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史部第九五册目次

## 史部・傳記類

# 義烏人物記二卷

〔明〕金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義烏人物記二卷》提要

## 義烏人物記叙

正議大夫資治尹禮部右侍郎四明黄宗明撰

天理之在人心無古今無智愚其善善惡惡公其公非如日月之昭晰不俟指數而見者救世道淫人多蔽於所私見有善焉恥己之不若也則從而忌嫉之又從而拔剔其幽隱攻訐其短長以爲掩護遮蓋之地必使彼之長不足以形吾之短而始快是非其性獨異也於此亦足以驗人心之良而流弊至於此極者則前言往行不暴於斯世而尚友之意微也義烏金子孔穀治經之暇慨然有志千古博收鄉賢之傳志及行狀碑銘圖譜之類類聚而分之以義孝友政事文學上下數百年爲義烏人物記一編持以告予曰事則無改於舊義則頗爲加飾焉

予觀之磊落大節類多著列於國史信義烏之多賢也而君鎰爲之表章使讀者不覺欣慕愛樂眞若佩芝蘭而說好色其於行汙節辱亦爲之指摘譏評不少貸使讀者毛寒骨竦憫然若將有浼焉之意今之世人人而用心若是焉則所以興起其善善惡惡之公而流漱斯世者又何如也予嘉金子之志不暇論文之工拙而僭爲書之如此云



## 義烏人物記引

記者何紀實也紀實者何昭世則也世則昭而記義盡矣洪與劉嘗志郡縣以及人物矣曷爲著之病二子也二子不其紀實乎曷爲病之顧其晦弗彰淆弗別善弗旌是以病之然而名爵史編固嘗顯矣奚俟於著特沉微者爲泯泯焉爾是故刪其所不必錄者參吾之所必錄者矣考索而著定著定而記成記成而實紀於是晦焉用彰淆焉用別善焉用旌故曰世則昭而記義盡矣

嘉靖十四年仲冬既望綱東金江書

凡例

一楊琁傳取後漢書駱統傳取三國志駱賓王傳取唐史宗澤徐僑傳取宋史黃溍傳取元史其餘諸傳或采洪遵郡志或考劉同縣志或按朱子宋名臣言行錄呂祖謙十七史吳師道敬鄉錄鄭柏金華賢達傳更參之行狀碑銘譜圖記序諸先正文集以取其大槩而節為小傳不敢妄改其舊傳其有詳畧不同則取其長而姑置其短以備參攷焉

一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為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次之

一郡縣有志即古列國史也皆所以紀事行遠例當稱名今倣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子孫之於祖考以字書之

一楊琁已入宋濂浦陽人物記蓋浦陽未置縣時地隸烏傷琁自高祖茂始遷攷其所居處實浦陽地按洪遵以扶隸浦陽以扶之子喬琁隸烏傷何耶然必有所據焉爾觀其封烏傷新陽鄉侯又攷

大明一統志亦書義烏人故載於此不以浦陽人物記而[illegible]也

郡縣志或畧者參兼申屠[illegible]大年朱環金涓見宋潛溪文集及賢達傳中皆可據今皆增入

一傳中知所從來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於某鄉不知者但書曰縣人至於居在何鄉年壽幾不傳世遠近可攷者亦書

一舊有名而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不可闕者附諸傳中

一贊文之作則於傳中所未備者務是以發之豈敢以管見效史氏作評品耶

一本傳所載與墓銘行狀不同歷官次第行事後先多舛亂雖攷今擇其理優者載之

一責人欲輕論人欲盡故是書去取不得不嚴本據諸史傳志行實將著書傳可攷者既以類輯之矣又或畧示微意於贊中其有載於他志而不入甚至無足稱者欲并不書恐貽後人脫畧之疑故自為論之以俟博聞高見者定

一入記者皆先賢達蓋棺論定故也

凡例畢

義烏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孝友



政事





下卷

文學



# 義烏人物記卷之上

後學金江著
後學金沙校

## 忠義篇

天下有大閑亘萬世而不踰者忠義是也蓋輝二耀競美兩間大誰爲之蓋萃天地勁正之氣發爲磊落偉儻之行蹈白刃赴水火歷萬死而不改其操故龍逢於夏比干於商申蒯於齊弘演於衛紀信欒布於漢向雄嵇紹於晉顏杲卿張巡許遠於唐誠烈士哉宋當靖康建炎之間虜人長驅而南也宗澤知磁州獨擅城死守爲天下倡及留守京師以忠義鼓群盜嬰公鋭無前之鋒時河北已陷郡縣皆爲國有江南辛賴以立國力請回鑾以圖恢復中原爲邪計阻之積憤而卒我

國朝初定南未奉正朔王褘奉

詔往諭遂不屈死蓋褘之功業於雖小見然皆知事君之大義守身之大節不以成敗利鈍而少變其執天常其植人紀扶拯亂臣賊子之氣裨補世教甚有力焉江生也晚閒閱諸鄉薦紳

先生及歿傳誌備知二公履歷而景慕其氣節未嘗不爲之浩嘆作忠義錄以爲後世人臣之勸

宋宗澤傳

宗澤字汝霖婺縣人母夢雷震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倖用事者誣職罷羈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而止除直秘閣知磁州



從羸卒十餘人單騎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蓄募兵敢勇爲必守計且條畫邊防及勤王策進秘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康王再使金過磁澤力止之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加集英殿修撰從王起兵入援澤自將兵與金人數十戰皆有功王承制除徽猷閣待制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遷二帝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趨詣行在所入對涕泗滂沱陳興復大計踰十言且曰願陛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駑怯當冐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足矣高宗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方議割河東北蒲解地上疏諫止改知青州尋知開封府宣布恩威豪強斂縮盜賊屏竄河東王善最爲巨寇澤單騎說降之王再興李貴楊進王大郎等皆相繼降即上疏乞車駕回京時欲幸維揚金陵澤復以疏諫不聽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金人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將部伍乘城澤



命解甲歸休毋事張皇時已遣將劉衍率兵在外大敗虜衆又遣王宣敗虜滑州進資政殿學士既至修宮禁治城壁增武備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京城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剋日大舉渡河前後二十餘疏力請上還爲黄潛善汪伯彥等所沮憂憤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矍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至此汝等能殲滅醜虜我死何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是日風雨晝晦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渡河者三薨年七十贈觀文

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薨數日間將士散去
者十五六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穎嘗居
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會杜充已除留守
乃以穎爲祕閣留守判官充反澤所爲穎屢爭之
不從尋請持服歸自是豪傑義士悉皆散去而中
原不守矣穎後爲兵部郎中諸孫皆用蔭補官惟
從孫武繼登進士第

贊曰高宗南渡澤留守東京招徠群盜數百萬
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是時也旋爲整頓幾
復中原而高宗已無北還意澤於是勸回汴京
前後凡二十四上疏每爲汪黃所沮積憤而死
可悲也夫嗚呼俾假之以年則神州之壁可完
二帝北巡未必無還期惜澤死而志竟莫伸天
乎



皇明王禕傳

王禕字子充其先太原之祁人五代時節度使彥
超自會稽還義烏之鳳林又自鳳林還青嚴禕幼
秀敏酷嗜古學從黃溍學溍以斯文之繼任之早
游燕京諸儒列薦其文行於朝不報遂南歸會
太祖皇帝取婺寧爲掾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尋
擢起居注尋陞同知南康府事召還議郎位禮復
出爲漳州通判又召修元史同爲總裁官書成拜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
預教大本堂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洪武五年正
月奉
詔往諭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把都而諭之時梁
王已有背意會元之遺孽自立於朔漠者遣臣脫
脫徵糧餉於梁王覘知其與中國通迫其殺禕以
自明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慷
慨爲曰天既改元命我



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吾將
命遠來豈爲汝屈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脅爲懼耶脫
脫怒其言禕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二正統間贈翰
林院學士謚忠文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
玉堂雜著五卷詩五卷續大事記七十九卷弟補
字子勉以明經薦歷任登州招遠縣主簿從弟初
字子升薦授嵩泉縣主簿所著有時習齋稿長子
綬字孟縕工五言詩有愚軒集仲子紳孫徐曾孫
汶別有傳

贊曰禕以惟才受知

太祖故於出使雲南不屈而死可謂烈丈夫者矣其忠義之心雖本乎天性夫亦由學而成歟其後以文學鳴是知忠於國者必昌厥後云

孝友篇

父子之親天性也自世教漓人始以孝弟爲難能而旌別之至習俗之偷鮮有能覺者嬴政以子廢毋胡亥以弟弑兄劉季分羹呂后不哀其子綱常倫理果安在哉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德色借鋤誶語取箒賈誼之言信矣夫若顏烏者胥俗不移天性獨堅親歿之時躬負土石感



烏噪泥來助吻爲之傷貞孝上通神明可感異類是非難哉江閭議者以顏肅君子沌芳無窮庶世處士泯滅無聞每竊笑之是焉足以議論人物耶彼懸銀黃拖朱紫志遂當時身死未幾不能道其名若守者往往有之至若閭巷之家布衣之士修孝弟之道隆愛敬之誠傳志必謹以詔後世然則顯晦固不足較也有志之士寧不於是重有感哉江不敏開闢鄉先正及舊誌若烏者未嘗不爲之欣慕故謹錄之繼烏者宋之樓蘊周祖仁元之朱環亦庶幾焉爾自秦迄今一千七百餘年以孝友著者止三人焉亦艱矣附之以勵鄉人

秦顏烏傳

顏烏縣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塚群烏銜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

贊曰烏當嬴秦人倫廢壞之時孝行足以感異類彼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非歟

宋樓蘊傳

樓蘊字季發縣之在城人毋喪廢櫛沐塩酪不入口結廬墓左繞塚哀號塚下耕者爲之墮淚負土



築塚日自課三十肩塚高數仞鄉人合辭請於郡邑刺史遣從事勞之且問狀固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鄰里強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褚幣終其世巫祝不至門人稱曰孝子呂祖謙銘其墓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氏廟

宋周祖仁傳

周祖仁縣人親喪廬墓朝夕號慟甘露降於墓栢人稱曰周孝子

贊曰烏之貞孝無足議矣蘊與祖仁結廬墓左朝夕號慟愛日之誠未知何似泣血之哀有足

稱焉故錄其行而著其名所以勵風化而敦彝倫焉爾

元朱環傳

朱環字君玉縣之赤岸人襁褓時無兄弟聲仲父桂奇之養爲子桂後生璧父定周因外環環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刼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爲桂怒撻環孺慕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辨其冤桂猶日靈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恒順受之不怒桂死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實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

元字子初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置巖者峽源山山抵元家甚邇盜將刼元父環及環凡遇魁爲謀帥元聞遽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續至翁去則是翁從賊及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爲今之計者孰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傅參謀執刃伏垣



一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葅醢耶元曰吾知有親爾若得白親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斫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翁負之北逃賊平翁竟無罪

贊曰宋濂云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履霜中野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夫伯奇不必爾也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環羸身立大雪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受之而無怨元爲親故拔劍斫賊而不知有身蓋有得於家教然也郡縣志乃失載焉用爲表之

政事篇

孔門設教有政事之科若由求之徒皆能施於有國以著成驗者也是故有天下之才有一郡一邑之才大小雖有不同其以福天下均也吾邑之士有忠信廉勇禮樂文章其憂公忘私膽國充民足以懿潤天下生留餘惠沒留餘法者載在政事其無從考質而所可見者不過敘其科第品秩之盛而已吾邑第進士自王固始固字天眖卒官恩陽令從孫求年繼登進士知福

州贈正議大夫求年之子鑄適判嘉興贈金紫
光禄大夫求年之孫寧提舉廣東常平實歷知
宜達藤柳峽鐃江七州求年之曾孫謙知隆州
自南渡後第進士以捷圖南爲首知吉州贈中
奉大夫從孫晏子固俱世科若龔應之官右史
許復道子堪並登文武兩科宣教郎陳昭郡丞
黄耕秘書丞王世傑醴陵簿周大亨合州司理
擾斗南候官簿傅光龍知縣何傳長沙同知朱
肇他如朱叔麒與諸兄夢魁復渟文魁夢周宗
周炎皆登第於宋季又仕於元歷官郡邑王龍



澤登宋進士第一拜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宋
亡仕元爲監察御史故自楊玟至龔求吉凡十
有四人敢錄之以爲將來者勸其餘位望雖隆
政績無聞出處去就終未光明者不敢妄爲紀
載以俟博聞高見者

漢楊琁傳

楊琁字機平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
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
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爲武原令遷
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
言政事桓帝愛其才欲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
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琁初舉孝廉靈帝時爲零
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
而琁力弱吏人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
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
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
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
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
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
破賊而妄有其功琁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



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
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
之詔書原琁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琁三遷爲
勃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温特
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于家
贊曰琁用計破賊以勞定功政聲蔚然稱有祖父
風然忌賊之賞未蹔奮身忘言至及卒致自明
真誣異報固足爲公道之一快亦以識琁之能也

漢駱俊傳

駱俊字孝遠縣人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

值袁術僭號盜起俊保境賊不敢犯潛養百姓歲饑曹稔時鄰郡饑荒人多仰給俊俊悉賑贍全活甚衆育子者厚致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爲名後術衆饑求糧俊拒絕術怒密使殺之

## 吳駱統傳

駱統字公緒父俊爲袁術所害統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幼聰慧有顯名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嗟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嘗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出爲建忠郎將時徵役繁數民戶損耗統上疏曰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强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傳於豐祚然財須民主强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曹仁攻濡須使別將襲中州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權納用焉年三十六卒

## 南齊朱幼傳

朱幼字長明其先會人漢朱雋之後避亂過江曹



祖洗字孝祥晉永興中任臨海太守秩滿來徙義烏蒲墟村寢成大族後名蒲墟曰赤岸幼歷高密平昌淮陽三郡太守遷揚州刺史兼度支治揚有功人歌曰朱幼渡江東人安盜賊空

贊曰俊能濟衆百姓惠及鄰郡統乃盡忠於吳建功立業幼之治揚有功人安盜空是皆政績彰著有功於世者也君子稱之固亦宜矣然統仕孫權昧知正統觀者取節焉爾

## 宋龔蓁傳

龔蓁字實之縣人父維休伯父維邑運擢進士第蓁以世科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己以求賢爲務時宰不然改軍器監丞差知荊門會京西帥幕建議築城東蒙兩山之巔蓁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置制使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蓁歎曰斯民誤國寧有去耳遂解印綬去有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結廬東山扁曰抗雲祠滿差知武岡軍未上而卒弟暮亦進士子由庚別有傳

## 宋朱質傳

朱質字仲文縣之溪西人受學呂祖謙而卒業於

唐仲友紹熙親策多士質次之後陳春秋大義以復
讎爲說孝宗聞之大喜質自兩使職官任四用故
事改秩歷武學諭博士召試館職自正字三遷至
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入見侶慢上書
乞斬之時韓侂胄用事雖不行其言然遂下詔北
伐擢質右正言左司諫皆兼侍講奏疏論邊事甚
悉及師出無功侂胄乃欲議和質猶以爲和不可
恃侂胄怒即日移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
冊和遂以論去用累赦復官予祠差知道州未及
上而致仕積階朝散大夫有易說舉要奏議詩文



雜稾

宋黃夢炎傳

黃夢炎字子賜其先由浦江徙義烏曾祖中輔以
風節聞夢炎博學善文淳祐末登進士第關陞入
京湖制幕以掌故准備差遣平反盜公庫銀寃獄
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
議獨放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府撙節浮
蠹以代民輸租白免淮西總領累歲所索無名錢
民力以甦咸淳初除司農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
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修官累
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
朝請大夫致仕扁所居曰桂隱室曰潛齋有詩文
十卷

贊曰依世則道廢違俗則身危此古人於爵位
所以難也黃夢輪對言政有干時宰朝廷不從解
印去職質陳春秋大義以復讎爲說而以和議
爲不可見黜侂胄夢炎力陳時弊請減浮費與
宰執不合引年致仕孔子謂以道事君三子近
之矣



宋康植傳

康植字孝厚上世家金華父仲穎字謳之擢第後
試中教官始來還義烏仕至尚書吏部郎中居官
以清白稱植登世科自奉化縣主簿三遷爲武安
軍節度掌書記以需次之暇執經於孫僑之門者
三年端平更化侍僑赴京喬行簡欲屬以職事植
亟趣書記任制置使史嵩之闢結漁舟防江植持
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徑歸未幾除
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
抗直忤時宰竟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
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遷兵部郎官出爲浙

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
狀嵩之宅之兄也時爲丞相并逮及之其言以謂
宅之不恩撓前人之從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
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
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群臣
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
鋒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
重罪之杜範輸範時在樞府爲之極諫謂憲臣言
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
徙宅之隆興而權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
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奏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
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建寧
府振水菑極塩弊政惠大孚赴闕奏事卒于建谿
驛積階朝奉郎



宋朱元龍傳

朱元龍字景雲縣人從徐僑學登嘉定十六年進
士第歷平陽青陽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訟
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死縣卒具獄上力辨其非辜
其兄弟得不死後皆爲名進士他所平反者甚衆
嘉熙元年以處州縉雲縣令治最擢幹辨行在諸
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納語近臣曰
朱元龍好言諫官除宗正寺主簿陞宗正丞兼權
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
舉牘可以勢取耶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
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
宗室有圩田之訟舉朝無敢可否元龍毅然決之
歲旱宰執勸上幸明慶寺禮佛元龍曰稽首號泥
佛蘇軾且不爲可以天子而爲之乎時方括兩淮
浮塩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
閫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塩自今始不可又辨督
府殺富民王倫之冤而活其子兩上封事言自宮
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可痛哭流涕於是史嵩
之入相疾其直言遂以斥去差知衢吉二州皆旋
予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既而鄭清之再入相素
惡其剛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家居十年乃卒有
遺稾十卷及讀騷集子幼學用蔭入仕終臨安府
觀察推官從子杰繼取進士治郡有能聲卒官將
作少監



贊曰徐僑承朱子之緒傳聖賢之學倡道烏傷
及門之士多著賢行若康植朱元龍者而發於

政事之間尤光明後儒王柏銘楨墓稱其傑出之堅風力之勁有得於僑之遺則嘅然慕想而已哉

宋喻偘傳

喻偘字伯經縣之香山人蚤從從祖良弼學繼受經於陳亮由太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內偘登執之歸于府府帥臣丘密異之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具縮不敢前偘奮不顧難遂



行卒致餽于濠粮有羨遷慶元府觀察推官外艱不赴調隆興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爲帥素知偘能文將薦之德秀去偘爲宜春丞宜春地接額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偘枰枰諒直聽必以情民畏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改奉議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陞朝奉郎遂請祠歸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所著有蘆隱類稾五十卷隨類錄二百卷從弟南強

南強字伯強從陳亮游亮爲當路排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辭色見葉適及諸臺官備陳亮狀辛直之慶元間連貢于鄉入太學俛奉南廊對授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創射樓補闕卒額民有以痼死女誣人者南強辨其狀立抵以罪境內多盜販禁捕之雖貽權勢怨弗懼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爲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亟見賦詩爲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卒所著有梅隱筆談十四卷

贊曰杜游稱偘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證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爲工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不亦誠然乎哉



宋虞復傳

虞復字從道縣之華溪人師事倪千里傳宋嘉春秋之學由太學登進士第以樾村酒官上羅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主管戶部架閣文字累遷籍田令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兼文府教授太常博士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鄉土豪收刻郡利權因上表進必養根本之說大忤

其慮有旨除冗官郎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
命遂奉祠而論祠湖差知興化軍不赴嵩之雖去
而鄭清之繼相復非其所喜退居東巖十有五年
清之罷董槐相槐力薦於朝特改桂陽軍俄除金
部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入見改
尚右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為綱領分好樂
忿懥為節目發漢文帝欲造露臺以為好樂之勸
上嘉納焉外差知寧國府改知瑞州命未下以疾
革請納祿得旨轉朝議大夫致仕所著有成已集
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贊曰震復屢上封事言論剴切庶乎能感格君
心可謂務引以當道矣卒忤時宰遂致落職然
守正不阿窮達不變歟以古人之迹見繩無以
加焉觀其見推於鄉行誼見舉於董槐傳云同
明相照同類相求其斯之謂歟

宋樓大年傳

樓大年字元齡縣之竹山里人父伯寬由太學入
官授江陰縣尉轉知縣為軍糧安鎮以終大年從
徐僑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調青陽縣尉監嘉興
府戶部堰場尋知嘉興青龍鎮擢遂安縣令差兩
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兩易監行在會子庫尚
列以侵欺被劾唯大年獨免改知南昌縣為治先
教化建利去病吏皆欲然縣民夜行為讎家毆死
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
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賄使甥承屍以滅跡大年怒聞
于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賄如丞大年正色抗
辨錄事為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定重獄事始
白民敬之生為立祠遷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
以大年廉慎命錄一道滯囚大年隨重輕而疏裁
之抱成案就迪言咸聽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查



氏以父遺書據幼弟資產錢六十萬弟長訴之縣
州歷二十年不能決迪曰非清白吏如大年者不足
以究此以其事下大年舉張詠決子婿爭財故事
為例命歸其弟人以為允擢承議郎提領戶部摘
賞所主管文字尋陞朝奉郎卒于官

贊曰宋濂稱大年洞察民隱如睛空皎月一塵
不染及解印綬去舉橐卧衾若總且十餘里或
者以為無愧古循吏云

皇明朱文傳

朱文字悅道縣之赤岸人從王禕游學博才贍潤

方少可許人洪武六年舉明經授知星子縣廉介
自持興學勸農奏其縣山高風冷春意來遲艱於
茶
上可其奏遂罷茶貢人惠之後陞贛州府同知盡心
撫綏𡻕歉民庶擁留至今贛民立祠祀之
贊曰宋濂𢧐其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
關閩之說既履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哉
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粤
考文章政事蔚有可觀誠無愧於潛溪所稱者
為



皇明龔求吉傳

龔求吉字天民縣之在城人父泰字叔安卒官户
科都給事求吉舉鄉薦授職方司主事陞武選郎
中以事謫戍平凉時北虜犯邊用兵部尚書王驥
薦爲佐軍從討之尋
詔驥南討麓川緬甸等處及征勦苗蠻養子等處求
吉俱從出師皆有勳績累擢至大理寺卿决獄多
平反成化改元上疏乞骸歸七年卒于家子全名
用任知贛縣
贊曰史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
為廷尉民自以爲不寃彼無寃民者君子猶以
爲不及而况推情研實不能無訛焉者嗚呼大
理古廷尉職天下之平也唯公正明恕有守者
宜居之求吉在大理至今有板卿之號可謂執
法者矣



贛州人物記巻之上

# 義烏人物記卷之下

後學金江著
後學金沙校

## 文學篇

文者天地之精鬼神之奧所以演貞元之妙緼發聖賢之心法者也先王之文如布帛菽粟日用之不可無者也後世教弛以文爲藝小技揚而大道湮始專意以爲文夫文以載道也是故陰陽變化繫於易治忽幾微定於書成孝厚倫刪於詩尊王賤霸嚴於春秋辯叙名物悅和人神則見於禮樂蓋有是道則有是文探於道而得於言者也亦有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撰述著作雄辭逸氣足以發舒志意衛翼聖教遂於文者則其譬於道者也吾邑文士自南齊至于今其間鉅儒碩士鍾靈產秀或風興瀟洒或議論確或析理毫芒羽翼經傳是皆所以洗元化之英華貫六經之體要者也若徒以雕刻爲工而於道無所裨益適以滋弊耳亦奚尚之哉



### 南齊處士婁幼瑜傳

婁幼瑜字季玉縣人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著禮捃拾三十卷禮記摭遺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贊曰宋濂序華川文派自隋至唐宋名士輩出若幼瑜則其尤著也惜乎其著述之富皆散逸無存然吾邑儒宗推婁子云爾

### 唐駱賓王傳

駱賓王縣人七歲能賦詩與王勃楊炯盧照隣以文章齊名號爲四傑賓王初爲道王府屬歷武功長安主簿遷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武后時徐敬業起兵署爲府屬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是人敬業敗賓王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贊曰新唐書載[illegible]劉崇[illegible]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綱目書起兵書死之予得義也至於英公亦書起兵而著其怨望[illegible]辭[illegible]之之深尚[illegible]其事耳賓王是時既序[illegible]府[illegible]爲[illegible]所[illegible]文斥武后罪至今痛快人心誠亦知順逆之道者然使得志於[illegible]后之朝則又不敢決其必在五王之黨否也然則與宋樊若水又何異焉觀其文藝之美

則以王楊盧駱並稱嗚呼先器識而後文藝裴公固已識之矣

宋楊忱中傳

楊忱中字德夫縣之赤岸人祖昇字漢卿登進士第終通直郎知分水縣忱中擢國子監丞累遷朝請大夫知蘄州著易原三卷其言欲觀八卦生而為六十四卦請玩先天圖欲觀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則繫辭說卦之所言康節之極數知來其妙在於加一陪法孫焯累官中奉大夫知南雄州贈通議大夫熙燾煥炳仕不大顯與焯俱以文名於時焯子埴所學尤傳自號芥軒以蔭補官累遷奉直大夫知肇慶府爵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贊曰楊氏之學家傳有自昇以進士起家繼登科第見於先達題名者十有三人雖仕不大顯其文學之盛為時論所歸若忱中優於經學又所謂傑出諸楊者矣



宋喻良能傳

喻良能字叔奇其先居富陽宋初始遷義烏之香山父蒢先娶黃氏睦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千五百兩屬蒢光窖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莫知金所寘蒢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兩為謝蒢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簪珥買書延師教其五子皆有成立後以良能貴累贈其父太中大夫黃氏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年登進士第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秩辭不受調鄱陽丞遷國子監主簿進忠義傳起戰國王蠋止五代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歎顧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于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而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鄉人慕其名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經講義五卷香山集三十四卷家帝編十五卷忠義傳二十卷從子不伐侶演國衡皆進士不伐甲科

良倚字伯壽卒官臨海丞有唐論四卷詩文十卷策斷二卷文選

良弼字季直太學生特科補新喻尉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



宋何恪傳

何恪字茂恭縣之官塘人父鎮多才略睦冦竊發
諸軍門獻策主帥楊維忠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
信郎監恩州酒營卒謀爲變容白郡守而往誅其
元惡釋其詿誤上功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
光世辟主管本府機宜文字未踰月徑歸每謂人
曰使吾二子文行有成勝吾擁使節疏侯封也恪
與兄恢皆感勵而力學及同上舍官恪中選恢欣
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遂謝場屋恪性好古藏書
至萬卷博覽而工於文初主末薪簿再調徽州錄
事參軍未赴詣闕上萬言書進故復二十策與朝



論不合歸治圃築亭奉母爲樂識者悲所著有
南湖集二十卷從孫嵩宣承進士終於廣昌丞
善爲古詩詞亦工詩有曲汀集

宋陳炳傳

陳炳字德先彝之在城人好古文務爲奇語登進
士第爲太平縣主簿有易解五卷進卷五卷叢臺
雜稾二十卷

贊曰龍川陳亮謂邑士之傑雄者四人俞良能
於人煦煦有風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不釋
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良能過
人無親疏貴賤皆與之盡其文蔚茂融暢蓋將
世羅襄礎而一字不苟讀之愈讀而無厭何恪
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
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illegible]而卒能自闡其意
陳炳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
游然其文清新勁麗亦不可少云

宋徐僑傳

徐僑字崇甫其先諸暨人有祖官吳越爲常侍始
遷於義烏之龍陂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邽登淳
熙十四年進士第調上饒主簿詣安撫朱熹之門



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
皆以憂去嘉定七年由藏場提管考擢左右司刑
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錄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
字遷校書郎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
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言[illegible]言朝廷時政
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心[illegible]之[illegible]憂國蔽
繫安於己危邇治於將亂求輔弼遠邇令言者
劾罷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言敢言
如徐僑者類其之言流聞史彌遠怒惟在相位不報
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紹

興六年勅行罷沘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
江東提刑尋以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逾年
始入覲于踊數千言皆感慨剴切上為竦聽顧見
其衣垢履敝愀然謂曰卿何貧甚對曰臣不貧
陛下乃貧耳上曰朕何謂貧對曰陛下國本未建
疆宇日蹙權奉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
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尅
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
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閹宦表裏用事帝為
之感動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



狀者申儆群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
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除兼侍講尋
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
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
祀王安石宜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帝皆如
其請論王檝使事僑以既無國書則非正使宜館
之於外如晉叔向辭鄭故事持論不合力求
去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求去益堅除集英殿
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讀[illegible]須[illegible]讀乃[illegible]親
重臣之禮[illegible]力辭不[illegible]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祠

卒年七十八謚文清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
詠一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子鉌鈞鏄皆傳其
家學以世賞入官

贊曰朱子之學大行於婺由徐僑與何基始基
承再傳之緒於黃幹而僑則親承指授於朱子
者也故制行純篤風節高邁其立朝剛直感格
君心實能行所學矣授以高位而展其志則天
下當被其澤屢請奉祠不獲大行惜哉

宋傅立傳

傅立字升可世家歙之雲霧黃山下宋初有名雄者



始遷廬山立六經俱通尤精於史學從游之士户
屨常滿登淳熙五年進士第僅得之台仙居尉未
上而卒有講義及南園詩文雜著二十卷再從弟
珩字季珮好學能文有松岡類稿從曾孫漾字伯
長受業黃溍以才行見稱由本邑校官擢監察御
史遷武昌太守後超拜河南廉使以終

宋王邁傳

王邁字正叔縣之鳳林人通諸經尤長於詩登第
後帝次弋陽尉諸生為結廬於龍門山奉而學焉
淳祐四年郡守趙汝騰以其經明行修與何基並

薦于朝綦累被召除崇政殿說書不授而邁以有
官不召亦來到官而卒

宋傅寅傳

傅寅字同叔縣之杏溪人毋禱於石姥山而生幼
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
間從唐仲友質疑問難皆有援据可反覆仲友喜
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陑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
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寅於天文地理明堂封
建井田律曆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
究根穴訂其譌謬號曰群書百攷呂大愚閱其禹



貢圖攷曰可謂集諸家之大成矣黄文叔欲與同
列奏補以官知爲不可屈乃止學者因其居稱之
曰杏溪先生卒年六十八循子定從朱子游仲子
大原皆世其家學

宋施郁傳

施郁字景文縣人由太學內舍登高第擢國子博
士從子南一字與之咸淳龍飛第六人官太學博
士與石一鼇黄溍同時並以文學教授從游者以
百數名人科士多出其門兩施所著有石氏易五
言總論春秋經傳記要

贊曰淳熙咸淳間縣之能文章者唯傅寅王遂
爲盛而兩施次之遂於研幾優於博覧則寅一
人而已寅之著述意其必有大異人者觀呂
所推與有足徵焉今皆亡之惜哉

宋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生而口吃嗜讀書習春秋爲舉子
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僑倡明朱熹之
學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
說由庚蚤夜磨礪探索經旨驗之於躬行期凝合
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篤志無他好講



學意趣殊深吾道爲有所托矣僑遂以適名其齋居
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
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
柏皆宗朱熹學次第相傳遂有器紹皆慕由庚造
詣真切相與聚書精析至無虛月基柏皆深服其
言嘗謂古人知行並進留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
能行唯恐有聞若繼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
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平生不務著
書惟研濂洛諸儒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
干卷詩文若干卷曆曼自誌一卷藏于家

埜曰由庚之學得於徐僑徐僑之學得於考亭
井淵源益有自矣又與何王二子往來甚密貽
書辨詩然則衍吾邑之道脉者非由庚而誰

宋陳礽傳

陳礽字子容縣人志趣高邁不喜自衒靖康初游
太學京城陷東書東歸結茅爲屋於雞鳴山之陽
采蔬拾薪以奉其母而母亦懽然忘其憂自號靜
翁有詩稿五卷

元劉應龜傳

劉應龜字元益縣之青巖人應龜少倜儻常落落

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妻以
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藉甚久之當以優陞解褐
值德祐失國退隱南山之南人稱爲山南先生會
使者行部知應龜賢強起主教鄉邑始幡然出山
即席更調月泉山長改正杭學尋以疾卒應龜學
本經濟而以簡易爲宗讀書務識義趣未嘗牽引
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爲文縱肆俊拔駛水飛一
出於己無少蹈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所
著有[illegible]聽雨留[illegible]共二十卷

元傅野傳

傅野字景文縣人博學工文辭與劉應龜相繼以
詩鳴於時黃溍嘗評其所作精切整嚴如清江漫
流一碧千里而魚龍百怪隱見不常云

元陳堯道傳

陳堯道字景傳縣人父希聲以文學爲後進師堯
道好學不覊淬游物表以能詩聲黃溍稱其詩涵
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
翫之而不厭弟舜道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詩已
而厚物緍紳稱之謂可比古之獨行君子云

元王炎澤傳


王炎澤字威仲縣之鳳林人父濟景定二年國子
免解進士炎澤少習書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
當宋運去物改之後場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
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得其要又從徐僑門人
傳考亭之學風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
愈堅窮居約處[illegible]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者久之
部使者起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
長所至以善教稱已而棄官歸隱於家學者尊爲
南稜先生炎澤侍父一本於誠言論謹飭略無所隱
蔽莫不敬服爲諸生講說精確明本義不事文雜

寶鑒為文簡質而主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
不屑以雕刻求工所著有存稿類稿二十卷二子
良玉常山教諭良琪義烏訓導

元石一鰲傳

石一鰲字晉卿縣之松山人宋景定甲子鄉貢進
士少從王世傑得徐僑之緒學茂而聲遠嘗與
教邑庠從學數百人多取高第故名愈振晚年覃
思於易著互首總論十卷子子定善事繼母以孝
稱

贊曰當宋之季神州沉璧斯時臣民宜不共戴




天以紀國雖不能為而野服遯跡山林其殆庶
幾矣乎陳了翁對其道身追其宋之逸民也歟
應龍發澤一鰲潛晦弗耀乃待之矣為郡使者
強主教鄉邑何耶

元黃溍傳

黃溍字晉卿縣之在城人母童夢大星煜煜然墜于
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幼俊異善文嘗著另
諸書武俠評劉龍卿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喻
叔奇兄弟耳此子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
受業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陞諸暨
判官用薦者召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
史編修官轉國子博士改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上
以翰林待制之薦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
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陞侍講學
士仍兼前職階中奉大夫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
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為前官久之得
謝而歸七年卒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所著有文
集三十卷筆記子梓字仲恭餘姚同知

贊曰晉卿素稱淵論著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




非深知其文者能若是乎

元朱震亨傳

朱震亨字彥修縣之赤岸人稟資爽朗讀書即了
大義為聲律之賦刻燭而成豪邁俠負聞許謙承
考亭之學即摳衣至門而師事之謙為開明聖賢
大旨震亨心領神悟抑其疏豪歸于粹美不以一
毫苟且自恕而欲見之設施嘗應試赴闈不利喟
然歎曰修齊政治皆一理耳苟能推一家之政以
達鄉閭寧非仕乎乃建祠奉祭講行朱子家禮屏
釋老之教罷瀆神之祀持公平以服眾心排紛難

以安閭里人多德之俄毋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
而不知醫或委之庸人卑無失乎於是研究醫學
博求名師得羅知悌之傳治症多獲奇效蓋其理
明識精所學必過乎人嘗著宋論格致餘論局方
發揮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義補遺風
水問答等書者因其所居稱為丹溪先生

贊曰周宗智修郡志書震亨隷方技是焉知震
亨者乎觀其師事許謙一聞其言超然領悟棄
任俠之習趨聖賢之途不亦豪傑之士哉

皇明金涓傳



金涓字德原縣之在城人自幼警敏日記數千言
比長遂大肆力於經傳閱許謙承考亭之緒講道
八華山中乃執經從之謙語曰學者必以五性人
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
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德原朝夕惕勵
研究其旨體驗踐履務期脗合時同門者百數十
人獨稱為入室高第又嘗受業黃溍見其文辭
簡古奇之宋濂稱德原氣雄而言放發為文章尤
雅健有奇氣不但長於詩而已與吳萊宋濂王褘
朱廉輩為友講索益精研考洽隨遇貫經史暨
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究其蘊奧至論古今治亂之
源政治得失之機儒人傑士閎謀累績行兵用師
之機命將之要歷歷布在胸臆善於指陳而縱橫
之說是而非非他隱者心目為之廓然及其乘筆
據興援筆為詩文頃刻千百言不自休率新語
皆可喜可愕時胡允入方中周宗賞其時嘆曰
世道如此雖欲有為其可得乎遂杜門謝客以私
淑於人者授諸後進遠邇爭趨之雖屢集柳貫上
章交薦卒不出迨及
國朝有司聞其名屢加薦辟德原固辭不起曰犧樽
青黄非木所願豕豚之好游戲污瀆且吾髮已種
種焉能馳驅於簪組之間哉於是厭所居逼市去縣
南蜀山之下青村隱居以著述自娛焉學者因稱
之曰青村先生性擬倚瀟花飛雲弄月朋舊扣門
輒焚香瀹茗抵掌劇談促席對榻連日夜不盡歡
不止客去即復閉關不交世宋濂撰青村隱居記
稱為文貞肥遯之上所著有文集湖西某青村某
總凡四十卷散逸無存行於世僅有遺藁二卷子
存字思存從宋濂遊洪武中以明經薦授北平布
政司參議坐同寅誣揣謫戍而卒有文集十六卷

孫仲字壵高以太學生知四川富順縣以廉能名
有詩集十卷
贊曰出處之際不亦難哉是故孔子可以往佛
肸之召子路尚不免於衛而閔子則善辭焉龜
山之從蔡京薦也人以爲未可與權彼皆以聖
賢之徒猶有所議而況後世功名之士乎哉又
況冒貴之士乎哉是故不同從人清修吉士德
原之不拔薦辟宋潜溪曰爲己功深可以觀所
養矣

皇明朱廉傳

朱廉字伯清義烏之赤岸人曾祖約從徐僑游精究
理學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祖叔麒承家傳之懿
見之爲政歷官同知黃巖溧水二州事以朝列大
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號遯山父同善字性
與幼承家學復從許謙請授研究奧旨嘗應辟爲
兩淮屯府幕屬未數月解職歸隱以所居曰桴軒
遂以爲號廉自少涵濡過庭之訓刻若勵志遂貫
經傳悉領要義既而學文於黃溍遂以文章知名
及婺歸
國朝之初知府王宗顯器其材辟爲郡學師及浙東



行省右丞李文忠開鎮嚴州尤加禮敬遂移
長釣臺書院未幾丁外艱洪武三年詔修元史
聖朝日曆起爲纂修官史成拜翰林編修八年
乘輿巡幸中都命廉扈
駕至滁州
上問卿有紀勝之作比至中都進紀行十首
上覽而大喜曰佳詩朕爲汝和有頃召廉賜示和六
詩當時以爲榮既而授經
楚府陞長史久之兩耳病瞶遂致仕而歸窮經
講誦探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
學纂言其爲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子棟
字子建強記過人亦以文名永樂初薦授國子助
教以疾卒于官孫曄字文華領鄉薦任無錫縣學
訓導
贊曰江觀宋濂序理學纂言稱廉能繼朱子之
志而爲孝子蒐考師友淵源家傳有自德學充
粹信足徵焉

皇明樓璉傳

樓璉字士連縣之竹山里人祖有成字玉汝習六
藝而文著學童識字異衆稱精緻可傳乾徼任無

所著有齊山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俯字彥尚太
學生

贊曰君子謂
國朝文獻金華爲盛王氏於金華爲尤盛蓋締之
文章節操關天下休明之治而繼志闡善如紳
之文豐若雅贍非適爲鄉里之望若稌之孝義
清白不失世守所著文和雅沖淡粹然不戾乎
正而文亦世濟其美矣豈獨一家之範而已哉締
愈曰莫爲於前雖美勿彰莫爲於後雖盛不傳
王氏有焉

義烏人物記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金江撰江字孔殷義烏人是書成於嘉靖乙未
取史傳地志及諸家文集中所載義烏名人各爲
之傳贊所載凡四十七人分忠義孝友政事文學
四類蓋全倣宋濂浦陽人物記例而敘述過於簡
畧不及濂書博贍也

濟美錄四卷

〔明〕鄭燭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家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濟美錄四卷》提要

濟美錄序

嗚呼美莫難于世矣鄭村鄭之先有曰安者當宋亡之明年以一言解元人屠城之師卒令于歙歙之人廟之號曰令君乃有子曰千齡卒于休寧令有廉節部使者以貞白名其里乃有孫曰玉以道德文章名天下學者稱師山先生卒以忠義傳元史從祀朱子祠里有師山書院特祀焉祖孫父子賢賢相承備茲録矣故世濟其美云梓成視訓訓讀者再仰惟令君以功貞白以德美哉洋洋乎不朽於世矣乃若先生又以言焉而德固懋而功亦懋後生乃有疑于死元元固　也非先生之君乎元以待制徵也雖固辭之若酒與幣則受之矣表謝于元一則曰陛下二則曰陛下可謂非

先生之君乎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可以其君之　也而廢之乎可以其君之　也而廢之則亦可以其君之桀也而廢之可以其君之紂也而廢之爲夷齊之道者何義于太公仁于孔子乎疑者於是焉過矣側聞先民有言先生之死蓋守徽之將見之不以其禮也見之以禮先生可以無死吁可以無死無可以臣前乎先生有箕子焉爲箕子之道者訪洪範則可仕則不可後乎先生有環谷焉爲環谷之道者聘修史則可仕則不可環谷嘗貢于元矣猶先生徴于元者也夫既無可以臣乃不訪不聘至辱焉使仕先生可以無死哉可以死則死者義也致命遂志於是焉成仁矣開國寧河之祭所謂太公者非耶爲孔子之徒者惡能已於言哉先生以道德文章名天下無間然矣卒以忠義傳元史是泰山一死大有功於名教也不朽于世備矣茲録也蓋有世爲天下道者存焉豈惟世鄭之美而已訓惡能已於言謹序

嘉靖十四年乙未九月望兵部郎官前進士鄉後學黃訓拜書

# 濟美録目録







濟美録目録終

濟美録卷之一

郡誌聞見紀　　洪杏

〔印〕

歙爲附郭縣當鼎革之際李銓納款尋入覲已而行省差總管忽都歹至郡調其裨將李世達所部兵往戍爪洲於是世達爲叛省遣萬戶李术魯敬提重兵壓境世達以千户潘興逆戰敗而走時城中無人惟邑龍友與鄭安相繼出迎極言於敬謂亂由兵非百姓罪乞免屠戮因權署龍友充本路同知署鄭安知歙縣事招諭百姓復業未始妄殺一人龍友字舜臣貌甚偉美鬚髯性豪爽能文長於駢儷終廣德路同知安字子寧幼孤事祖母孝周遊江湖遇知淮閫秦琳置幕下授忠翊郎宿州符離縣尉不赴改辟置幕以祖母老辭歸侍養道濠梁間冦掠其資官爲獲冦獄成將置之法群冦叩頭涕泣求哀安爲告檄獄者悉疏宥之羅拜而去居鄉値歉歲傾廩濟貸無靳四妹未行罄已資遣之嫁同族之孤女三人二皆欲析居安懇諭弗從乃推已分悉歸之知歙縣有訟抵極刑者白其枉而釋之改授從仕郎年近七十乃休致子千齡孫玉皆能世其家

郡誌鄭安傳　　朱禮侍



鄭安歙縣人早孤事母以孝聞二兄欲分財異居不能止悉讓之寸田尺宅無所取宋亡之明年李世達叛李术魯敬駐兵昱嶺以檄反覆將屠城民亦自相焚殺安曰不可乃杖策謁軍門而言曰將軍承天子命攻城畧地欲弔其民亂者世達一人耳既而敗走民爭具牛酒以俟將軍民亦何罪而欲屠之且將軍殺人以立威孰若不殺人以得衆敬乃許之兵不血刃民皆安堵時邑龍友攝郡事以安爲歙縣令就職未幾年而邑治將代民詣府請留上其事始更賜銅章真爲從仕郎尹歙既没鄉人思其惠請立祠祀於其里



授鄭安尹歙縣牒

皇帝聖旨裏行中書省今擬鄭安充徽州路歙縣知縣勾當所有劄付須議出給者

右劄付鄭安准此

至元十三年八月　日　押　押

再授鄭安尹歙縣牒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　牒鄭安　牒奉

勑可授從仕郎歙縣尹　牒至准

勑故牒

至元十八年正月　日　牒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耿　押

資德大夫中書左丞郝　押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張　押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押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押

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　押

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　押

中　書　令

追封鄭安牒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牒從仕郎泉州錄事鄭千齡父從仕郎徽州歙縣尹鄭安牒奉勅可追封徵仕郎職如故母洪氏追封恭人牒至准勅故牒

至順三年八月　日

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耿　押

正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帖木兒　押

歙令鄭君墓道之碑

奎章閣授經郎從仕郎揭傒斯撰

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程大本書

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虞集篆

徽歙令鄭君諱安字子寧宋末奇士也其先自諱球者居歙雙橋里號雙橋鄭家曾大父諱仁遠大父諱孝全父諱文政世以貲雄鄉里然一用為義好恤匱賙飢貧不能昏嫁喪葬者輒相之至歙令行之益篤令早孤事祖母陳極孝謹二兄欲分財異居弗能止悉以讓之寸田尺宅無所受貧而無怨內兄黃嬰死淮間徒步往歸其喪故世稱鄭氏為德門令幼篤學獨耻事進士業放浪淮漢間以材勇為淮帥秦琳客



琳用其謀計輒有功奏授忠翊郎宿州符離尉不拜又辟兩淮制置從事棄而歸宋亡之明年春二月寧國萬戶張杲帥師入徽都統李銓以城降盡易置吏守之五月行中書省遣總管忽都解調副將李世達兵戍瓜洲道殺忽都解還據城守盡殺所置吏王浚以下境內壯士皆起兵以應六月唐鄧均三州招討使李术魯敬帥衆來攻李世達以淄與兵拒戰境上世達與敗走敬駐兵昱嶺關三日以觀逆順否且屠城鄭君召所知曰吾昔不仕者非薄祿仕也食人之祿則當死人之事知時不可為而死之是不智也今

城民危急如此我等坐視而不顧是不仁也吾其行乎廼纓冠杖策伏軍門謁謁入長揖而言曰將軍承天子之命攻城畧地非徒欲得其土地也欲得其民也今爲亂者李世逵一人耳李世逵既敗走民爭具金帛牛酒以俟將軍聞將軍且欲屠城固降而屠此安所不識也曰蠢尒衆反覆僣亂不殺何待曰將軍殺人以立威孰若不殺以得衆人聞將軍殺降誰肯服將軍者且以帝王之師而求釋憾於一邑何以示衆甚爲將軍不取也廼許之按兵而入兵不血刃郡士丘龍友得郡印綬以獻遂以龍友攝郡事而以鄭



安治歙歙鄉邑又承喪亂之後一以靜理之未嘗修睚眦之怨居三年邑大治民爭詣府請留府上其事始更賜銅章拜真命爲從仕郎仍歙縣令尋以老自免去遂不復仕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廿又六日以疾卒年七十二夫人洪氏賢明淑慎德爲九族師晚好釋氏斷滋味二十年大德十年三月五日無疾而歿年七十五合葬里之蕐千子男五人昌齡斗齡先卒千齡今從仕郎泉州録事椿齡郡文學掾岳齡累仕當攺秩而卒昌齡實兄子立以爲後者孫男十有五人千齡之子玉以父命至京師請銘玉力學善爲古文矯然有高世之志人謂似其祖云揭傒斯曰吾聞黟歙之間高者槩雲日深者鏡毛髮士生其間多磊落而奇傑方至元之世孰不欲乘風雲依日月而令君確乎其進退如冬夏之不可易也豈非山川之英士林之特哉若世之聾聲音盲采色常瀕死於覆車之轍者何啻相視於秦越嗟夫

## 鄭令君廟碑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程文撰

宣文閣授經郎文林郎兼經筵譯文官危素書

奉政大夫僉淛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余闕篆



鄭令君廟者歙人祀其故令鄭君于廟也鄭君名安歙西鄉人以一言解屠城之師令歙三年民大治其沒也思之數十年不能忘至有祀之者父老且死戒其子孫鄉人曰微鄭君吾屬無噍類矣且鄭君正直後必爲神盍相與祀之廟毋祠于家於是共立香火于城西之甛崇庵尊之曰鄭令君久之以爲未稱崇禮之意即庵旁立廟會郡太守不悅於民斥其請民大讙事上行中書行中書按令君功德應祭法且下

縣令聽民立廟以時致祭如請民大悅則又以庵旁廟臨大道煩囂非神所居卜遷之吉乃踰溪二里營高敞地近令君之墓更作新廟云歙人之祀令君也不敢慢恒以歲仲春中旬卜日刑牲釃酒大會廟下陳簠簋籩豆張樂歌舞拜薦以娛神禮畢醉飽神賜闔戶而退仲秋之日亦如之正月十五夜則奉衣冠出遊燈燭簫鼓香花湍野稚耋歡呼争持紙金銀錢迎道望拜親之畏之儼如令君之復生也飲食必祭出入必告懷私負曲者不敢禱於令君之廟廟成之歲風雨協和疾厲不作盜賊屏息五穀大熟連三歲



民咸曰令君福我哉具石請于新安程文書其事刻廟中以傳永久文惟東南之山川奇秀絶特者莫如歙其鎮之最大而遠者為黃山山之峯三十有六而其最高者為天都世傳黃帝嘗臨是山故名環城若問政紫陽披雲金紫靈山諸峯林立如畫川流奔悍數百里蕩為淛江故其間風氣所蓄洩在人則賢在神則靈而人之生往往歿而為神上古遠不可知近代大而負出世之資開繼聖之學享國家千萬年之祀於天下小而烈夫孝女仙翁釋子之見祠于其鄉及其徒與在外縣者不論論自漢以來有功德於玆

而血食不絶者東漢贈尚書令方黙侯廟在白羊山村後三百餘年有陳儀同程忠壯公廟在黃墩又百餘年有唐越國汪公廟在烏聊山最顯又四百餘年有宋錢氏兄弟廟在汝溪又百五十餘年有鄭令君焉是皆所謂生也有自來逝也有所為而不為偶然者嗚呼盛哉漢之盛為縣令若卓茂之於密魯恭之於中牟朱邑之於桐鄉得祀者蓋不少而皆非其本土及其季世以諸葛忠武侯之歿蜀人屢求立廟不聽至祭於道陌之上賴習隆向充抗章上言久而得立廟沔陽嗚呼又何其難哉我國家之崇明祀順民



心歙人之報功德厚風俗皆足以昭往古耀來今而令君之威靈赫然流行於兩間以為國家生民無窮之庇休有不可掩者矣廟起於後至元某年月日遷於至正某年月日屠城事載郡誌及翰林學士揭公所撰墓碑茲特紀立廟始末而系以迎享送神之詞其詞曰

靈山兮青青沙水兮冷泠中有原隰兮衍以平
樹木總總兮花冥冥庭户敞深兮虛牖櫺几席
儼布兮崇豆登懸鐘鼓兮兩楹待令君兮不來
佇屏息兮肅以聽倏奔雲兮擁霧令君翩兮其

來下駕鶴翼衙兮使雙鳧先路馬闐闐兮珮珊
珊從之兮祖父酒注罇兮肉載俎恭獻進兮拜
傴俯繁音發兮紛屢舞傞傞兮坎坎撞鐘兮擊
鼓神欣欣兮顧喜口若言兮目若視予上下帝
所兮司福祉錫豐年兮驅厲鬼無遠四方兮殄
茲邑里飄風颯兮神以還我民報祀兮于來年

建立鄭令君廟榜

皇帝聖旨裏徽州路歙縣承奉　總管府司吏彭文
忠承行旨揮該承奉　江淛等處中書省掾史王宗
文承行劄付該來申至元十三年收附賊人李世達



還據州城孛术魯敬招討領軍議將徽州城池屠戮
歙縣鄭安挺身詣軍告而不殺一人遂以鄭安知歙
縣尹視民如子三年大治自以年老不仕有功於國
有德於民如蒙准許立祠聽從民間歲時致祭實副
輿情申乞施行得此照得牧民之官在任德政理宜
去思省府合下仰照依上施行奉此至元五年十月
初二日據歙縣狀申二十三都住民汪道崇等連名
狀申切見本都鄉先生故歙縣尹鄭公諱安方國家
收附江南之初至元十三年二月寧國萬戶張杲領
軍前去收附徽州都統李銓隨即投降拜設官吏了

當五月行中書省差總管忽都觧前來調遣李銓副
將李世達軍前去把守爪洲行至績溪殺死忽都觧
總管還據州城盡殺本路官王同知等六月孛术魯
敬招討領軍前來收捕李世達與千戶潘與拒戰境
上敗逃走城空無人孛术魯敬招討駐兵昱嶺關議
將徽州城池屠戮鄭公為見危急旦夕必死挺身不
顧直詣軍前言為亂者李世達既敗走百姓無罪乞
免屠戮言辭慷慨招討感動按兵而入不殺一人遂
以鄭公知縣事招諭百姓復業撫字有方視民如子
三年大治祇受



勅牒從仕郎仍歙縣尹自以年老不肯復仕委是有
功於國有德於民至元三年耆老王文宣等告蒙本
路許令建立祠堂聽從民間歲時致祭實愜輿情亦
可為忠國愛民之勸告乞施行得此照得至元三年
四月初五日據二十三都王文宣等狀告謹按祭禮
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捍大菑大患則祀之又古者
鄉先生沒而祭於社故有功於民者死必尸而祀之
社而稷之示以不忘也竊見鄉先生故歙縣尹鄭公
諱安方國家平定江南之初至元十三年宋亡當年
二月寧國萬戶張公帥師入徽都統李銓以城降盡

易置吏守之五月行中書省遣忽都觧總管調李鉉
副將李世達往戍爪洲道經績溪殺忽都觧總管還
據城守盡殺所置吏王同知等六月唐鄧招討使李
术魯公帥衆來攻李世達以千戶潘興兵拒戰境上
世達敗而走招討駐兵昱嶺關以觀逆順且將屠城
令以城民危急纓冠杖策伏謁軍門力言爲亂者李
世達既敗走民爭具金帛牛酒以迎將軍殺之不祥
招討許之按兵而入民由是得免於死遂署令知歙
縣事招諭百姓復業歙邑又承喪亂之後一以靜理
之居三年邑大治民爭詣府請留府上其事祗受勅



牒從仕郎歙縣尹以老不復仕優游里閈邑人尊稱
之曰鄭令君去今六十餘年流風未遠父老猶能歷
歷稱術其事所謂有功於民能禦大菑捍大患者也
况其爲吾郡之鄉先生乎今來文宣等心思兵亂之
餘玉石不分之際若非令君一言一郡生靈肝腦塗
地矣然則使一郡之人得保首領長子生孫以至今
日而享太平之福者令君之力也祠事不設何以示
報令君世居本都文宣等耳聞目見不容緘默本都
憇崇庵一所俯臨大道實爲士庶往來之衝如蒙准
告許於庵內建立祠堂雕塑遺像以令君廟爲額聽

從民間歲時祭祀實副輿情告乞施行得此縣司看
詳方至元間李世達兵亂之時玉石不分之際鄭令
君以頰舌折衝干戈之間遂使一郡之民免於鋒鏑
之禍此官民之所共知昔之所傳頌政所謂有功於
民者也如准父老等所請建祠致祭允愜公論庶慊
輿情爲此申奉總管府指揮該相度鄭令君當大兵
屠城之際片言折衝止戈戢暴一郡生靈俱獲安全
然捍大患有功於民蔑以加此稽之祭法擬合立祠
歲時致祭報功崇德以愜人心實爲允當仰依上立
祠祠成委官致祭施行奉此行據二十三都里正黃



榮卿申祠堂已行落成得此移牒主簿韓進蒙依上
致祭施行得此先據歙縣亦爲前事已下本縣依上
立祠祠成委官致祭施行去訖今據先申鄭令君當
李世達叛亂之餘大軍屠城之際奮不顧身爲民請
命言辭慷慨義動三軍德澤汪洋全活一郡及爲縣
令號爲賢宰遺風善政至今未泯邑人立祠致祭以
示不忘自古賢宰沒而爲民所祀往往有之允從所
請豈惟激勸忠賢誠足以淳風俗申覆省府看詳照
驗去後今奉前因總府今將榜文一道隨此發去而
照驗收管張掛出榜依上施行奉此出榜曉諭依上

施行所有榜文湏至出給者

右榜諭

衆通知

至元六年正月十五日　總府　押 押押

徽州路祭文

惟山川淑氣篤生偉人能爲民禦菑捍患是宜享有明祀方至元之初郡將叛逼王師壓境誓將屠城非公奮仁義之勇掉三寸之舌使三軍之衆易暴爲仁一郡生靈何以有今日功德懋矣某等來守是邦訪求遺事敬仰英風會有司以立祠事上祭法惟允公其安靈于茲尚與山川之神相時雨暘作爲豐年使郡無水火盜賊癘疫之虞以陰祐我郡邑承平之治神亦享世世無疆之休厥惟嘉哉尚享



徽州路萬戶府祭文

猗于令君生仕于鄉歿食其土功德既茂祀報宜佳兵不祥以殺爲事轅門一語三軍偃戈公誠以言將仁而聽兵不血刃斯爲王師烈烈英風凜凜義槩忠真之至貫于幽明山高水深日月遠矣父老懷感如臨目前余襲弓旌保此城邑追慕往哲亦惟令君兵以仁強不以殺暴公神如在余言不誣額額新祠儀像孔肖刺牲釃酒以告微衷神其鑒之尚饗

時祭祝文

維宣德七年歲次壬子二月乙巳朔越十有五日巳未裔孫行簡等敢昭告于十世祖從仕郎歙縣令十九府君之神惟神鍾山川英爲士林特宋亡明年保全城邑寖功登膺錫歙尹秩澤被斯民政聲洋溢歿世不忘慕功戴德請祠祀里求享血食行簡等叨居末裔沾澤罙深茲循歲規祀於仲春秋謹以絜牲剛鬣粢盛醴齊敬修祀事式陳明薦以十一世祖承事郎休寧縣尹貞白先生萬八府君十二世祖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師山先生仲十四府君配食尚饗

# 濟美録卷之二

郡誌鄭千齡傳　朱禮侍

鄭千齡字耆卿歙縣人授延陵巡檢轉祁門縣尉淳安縣尉休寧縣尹以疾卒千齡操守廉介學者私諡曰貞白先生鄉人因以名其里

郡誌宦業傳　汪静軒

鄭千齡字耆卿歙雙橋人授延陵巡檢轉祁門尉改淳安縣遷休寧縣尹操守廉介所至有惠政祁門民尤德之學者私諡曰貞白先生有司復爲作里門易其所居善福里爲貞白里子玉



祁門縣宦蹟類

鄭千齡字耆卿歙縣人泰定間爲祁門縣尉剛介廉明歷任五載凡有不給日用則取之於家鄰郡有以僞鈔移文勾擾鄉民爲取賂計灼知其弊竟匿其文而不署其害遂弭凡有僞鈔盗賊事覺不容妄指平民邑西某村有强句聚黨嘗刼人財物頻年爲患躬捕其首繩之以律散其黨而爲農行旅無懼修葺公廨創置兩廡門屋一瓦一材必經於心此爲政之良者也

文獻志貞白先生鄭公行狀　程黟南

公諱千齡字耆卿姓鄭氏徽之歙縣人故歙令鄭君安之子也其先有諱球者始居歙之雙橋里以貲雄有里號雙橋鄭家自曾大父孝全大父文政尚德樂義好施予至鄭君行之益篤嘗徒步千里歸内兄黄嬰喪盡推其家財與二兄寸田尺宅無入已者淮帥秦琳聞其賢辟符離尉不起至元中唐鄧鈞三州招討使孛术魯敬帥師臨徽討叛將李世達世達敗走進兵昱嶺關城且屠鄭君奮起杖策詣軍門揖白招討亂由世達非百姓罪招討固奇鄭君聽之不屠城因署鄭君令歙三年有功德于民民祠之號鄭令君



公幼卓越七歲聞人講吕東萊春秋退即能衍其説從令君行沙上仰視飛鳶即問曰是何所憑依邪稍長師上鄉先生魯齋鮑公一以躬行爲學及壯從令君入京師出入諸公貴人一時翕然稱許禮部尚書謝公敬德吏部尚書劉公伯宣侍郎夾谷公之奇交薦之於朝署公秩八品宋降臣留夢炎新用事吏部以白身南人側目公待調行省丁外艱大德元年始板授寧國路太平縣弦歌鄉巡檢時徐道者以妖術惑衆弦歌之民皆徒市登山妄言禍福公擒其魁得誣罔狀衆盡駭散設布方畧察姦防盗民安其業始

買地爲官舍旁爲屋牓曰弦歌書院日無事討論典籍後進視以爲師六年遷鎮江路册陽縣延陵鎮巡檢首謁吳季子廟召父老謂曰昔季子薄千里之吳而不王百世之下遺風猶在其民矧肯爲盜乎公等幸爲我戶致此意勿陷刑辟即月旦十五日率吏卒謁拜祠下遠近化服水決練湖郡檄公督治公負畚插以身先士卒連晝夜風雨不倦水以不害丁內艱至大二年調處州縉雲縣美化鄉巡檢劇賊金卒二嘯聚無賴往來溫台處婺閒白晝鈔畧吏莫敢誰何公潛遣聚石道旁山上匿壯士草莽中伺賊過飛石



擊之賊驚走草中壯士大譟從之賊窮蹙圍之盡俘其黨皇慶二年調建康路江寧鎮巡檢流民數千過册陽市持弓矢刀槊殘害居民民不堪起而敵之衆數萬人擊鼓圍之使不得去公聞疾馳至觧其圍单馳入流民隊中呼其長數之曰汝等皆天民不幸流移本欲逃生乃更速死殘害吾民何也叱其爲亂者數人縛之拘其械器驅其徒衆送之渡江適野見婦人哭而哀公使問其故婦人抱嬰兒前拜曰妾孀也家貧唯一子尒有田若干與勢家連勢家僞契奪有之母子無以爲食是以哀也公曰盍言官乎曰勢家

不可言也有死而已他日公召勢家語之且開以禍福勢家感悟謝過遂歸孀婦之田有負篋暮投主人宿者主人方蚕設榻堂下戒之曰東壁敗缺宜謹視篋中藏東隣之老見焉是夕亡其篋意東隣之老吏執而訊之其子自外來面毀衣裂若穿穴隙之爲者吏喜得盜獄成公曰其跡是其情非也緩之無何他郡獲盜乃嘗盜篋者也衆乃歎服去之日百姓遮道不得行公舉手謝之咸拜泣而去延祐六年始命于朝爲建德路淳安縣尉淳安界萬山中多長林深谷盜賊之所出沒守禦者竝緣爲姦利公至盜賊稍稍



引去而千戶汪元珪貪酷病民公曰盜在是矣即條上其罪府若省元珪坐罷境內晏然尉署傾圮公撤而新之取孔子答季康子語扁其涖事之堂曰不欲署之東舊有梅隱軒西有拄笏軒皆廢公皆起之立朱子之祠表錢公之墓修淳安誌書舉邑士吳君暾洪君震老夏君溥充試有司後皆知名泰定元年調徽州路祁門縣尉祁門亦鄉邑難治公集長老好諭之曰爲我約束鄉閭勤固門戶謹守望慎毋犯法人亦素服公威望人人自重縣曹失文書一櫃無所蹤跡檄公詰盜公曰是非盜也必愚民有獄不解計出

無聊故爲是以滅跡爾即問吏有獄事在官最重者誰乎吏曰某鄉某公即馳至其家搜無有也唯一棺馬發之文書果具在縣民馮華甫以孫壻爲後俗謂之補代馮沒二十年矣其族人訟之十年矣官不能決公攝縣事舉春秋莒鄫之義立馮氏子有僧言其徒育於已十八年其叔欲奪而歸之以爲後者公曰民無後後其兄弟之子禮也法間民爲僧故有覆實之文謂非爲人後者今叔無子後其兄之子所以廣占籍明人倫僧柰何欲絶之命叔償其衣食之資歸其姪以爲後或訴康氏兄死不爲立後而有其資者



公召問狀且云有母公曰天下之愛其子者莫母若也子死無後忍之乎召母問故母謂子死時七歲公曰殤子不當立後其訟遂息大修縣學建明倫堂門廡齋舍皆高壯宏麗尉署爲風雨所壞公發已帑新之其屬爭先趨事公曰必完必固無憂後人祁門與石埭青陽浮梁太平諸縣接界奸民數以僞鈔事誣連吾邑公燭其奸折以文移至十往返卒不逮一民一日旦起從數卒東馳不十里奄入山中民家衆莫測所爲至則縛其人搜其家得僞鈔及器具以還旬有五日復入山羈其孥秋毫無擾所過民相率拜道

上及代歸老稚扶携送郭門外者十餘里不絶至順元年陞從仕郎泉州録事是時廷臣有言泉南竝海多諸番寶貨宜擇廉能吏爲守令者故起公馳驛就職公歎曰吾老矣毋以貪介取辱即手署致仕章上之明年夏四月感疾卧杭州傳舍三日子玉侍側從容語曰吾思平生心身無可愧者可以見先人九原矣瞑然而逝身無遺衣物布被破靴而已其友宜興王仁源爲貸於所親得錢具棺衾以斂玉持喪歸舟過淳安人皆哭迎送曰我公不復得見矣五月壬午王奉柩歸于家之正寢且卜葬嚴陵吳縣尹暾涿郡



張副使士弘太原王教授瑄與其徒合辭言曰明公德行明潔正直不回請私諡曰貞白先生明年里中父老白于有司請改善福里爲貞白建里門立石刻辭以表著公德又明年朝廷以公前致仕章贈承事郎徽州路休寧縣尹妻汪氏贈宜人命始下公臞然長身顔目清古性恬澹無所嗜好衣布衣如錦綉啗糲食如粱肉鄉鄰有貧病患難救之如不及與人語休休孝義忠愛不飲酒對賓客有餘歡入郡縣不騎馬蒼顔白髮行市井間唯一童自隨初欲與兄弟義居嫁娶喪祭各有儀式及志不得施則悵然取田之

磽瘠器之弊陋者退處於偏而讓其正居於昆弟居
鄉如處女當官臨事則剛毅奮發而有爲不阿長官
不承風旨僚吏莫不敬憚之部使者行縣皆曰鄭尉
長者必加禮貌公前後爲捕盜官四十年未嘗任親
民一攝祁門令旬日間人稱其神明之政所至禮儒
先興學校舉廢墜功績反出縣令丞上既去有去思
惠愛之碑職專勢微德不及大施材不獲盡展也公
生於宋景定六年十月甲午歿於皇元至順二年四
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七娶同里汪氏即宜人先公十
四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玉次曰璉女一曰柔貞嫁同



郡吳虎孫玉柔貞宜人出也孫男一人女一人以元
統二年甲戌歲十一月壬寅葬於里東方村之原宜
人汪氏同墓文郡諸生也始拜公于京師之旅邸即
辱知愛數與公之子玉游及爲黃竹寨吏當祁門道
上聞祁門人言益信公平生德政又得公之客胡黙
先生所記遺事頗詳謹序次如右玉將求諸立言君
子乞銘以圖不朽焉婺源程文狀

改善福里爲貞白里帖

皇帝聖旨裏徽州路歙縣承奉　總管府司吏許敬
承行旨揮該據儒學狀申准本學教授[illegible]關該竊
見本郡鄉先生故從仕郎泉州錄事西疇鄭公少以
篤學著聞及長卓然樹立凜不可犯故當官行事有
特達之見發擿奸伏有超逸之才歷任無一毫之私
處已無四知之愧且甘粗糲鮭酸虀麥飯以爲常自
守貧窮雖敗絮布衿安其分行止隨其所遇得失皆
委之天身歿之日家無餘財卑職乃會諸生及先生
所往還與其徒聚曰謚以易名其來尚矣古之賢者



必有謚其或困於貧賤厄於下僚法不得請于太常
則其徒自相與謚以旌其德以飭其風庶使爲善者
知勸願學者有師其友南陽府鎮平縣尹吳從事江
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張奉直與卑職議得謚法
清白守節曰貞內外復貞曰白謚曰貞白先生率衆
領諸儒及寄居學官人等祭享焚白了當今來照得
貞白先生所居歙縣二十三都衮繡鄉善福里如將
善福里易名貞白里庶使前輩尊崇後生激勸亦明
時風化之一助關請施行准此申乞照詳施行得此
照得各官所議誠爲相應仰照驗依上謚改施行奉

此照得先准儒學關亦爲此事行據本都吳鵬舉弁彪等狀申隨即會集本縣都鄉老汪友石鄭文旺王文先社長鄭昌壽從實照上思得故泉州錄事貞白先生鄭公存心誠實處事公平居官著氷蘗之聲在鄉得山斗之譽以廉致貧衆所推服如將善福里易名貞白里使後之學者懷慕道德想望風釆聞而興起其於教化實有所補誠爲便益申乞施行間今奉前因除外今將榜文一道隨此發去仰照驗收管張掛依上諡施行須至帖者

至順三年四月　日



相補

## 貞白里門碑

翰林待制揭傒斯撰

國子祭酒歐陽玄書

監察御史趙期頤篆

至順三年春二月之望歙郡文武官屬勸農于郊郡西衮繡鄉善福里諸耆耋咸盛衣冠扶杖輯屨來言曰僕不佞竊慕君侯之義久矣夫政有關於教化繫風俗足爲民望者亦君侯事也僕之里有鄭先生千齡者其父安在國初時嘗爲邑宰我等獲保首領長子孫養生送死於此土者皆其力也今先生又能推



先世之德擴君子之教使我服禮義涵教化垂髫戴白不失爲良民皆其力也先生嘗爲淳安祁門尉其政亦如其父宰邑時不幸以從仕郎泉州錄事卒淛江肅政廉訪副使涿郡張君士弘南陽鎮平縣尹嚴陵吳君暾郡教授太原王君瑄等言先生於家爲孝子於國爲良臣於鄉爲賢父兄是宜有諡於私既相與諡曰貞白先生若夫宅里之表著於三代惟君侯圖之皆曰然乃擇日作里門易善福里爲貞白里表諸四達之衢里四隣諸耆耋又盛衣冠扶杖輯屨詣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君侯特表鄭先生里我等涵

濡先生父子之化深矣而不獲竊餘光以庇子孫歿且不瞑顧以地附先生里惟君侯圖之又皆曰公等景行懷德不移死生風教之幸也敢不敬從於是東西行者出入是門莫不仰先生之風慕長吏之義油然興起不能自已乃謀刻石以告來者其辭曰

惟古致治褒德顯庸厥有典常諡以易名表以著行式昭四方茫茫歙郊乃有鄭公德音孔良民懷其惠士服其教既歿不忘或議其諡或表其里靡不用道愚夫愚婦抃手頓足懿德是好莫濬匪黙莫高匪黃是爲輿區在昔有言惟歙西里神秀所都民習禮讓



女秉貞潔士恥佞諛聮公累卿政事文學竹帛所書於鑠鄭公孚冲毓和與世作揆巍巍高門貞白是旌過者式趨

又　程縣南

微故歙郡郡之西鄉曰衮繡里曰善福地夷曠綿亘數十里山廻水舒風氣蓄密甲於一郡鄉先生鄭公世居之先生卒至順中士大夫私諡曰貞白有令德善教鄉人思之不忘白于有司請以善福里爲貞白里以昭往哲垂來世里之四隣咸請附焉有司從之乃立木爲門表諸道途大書其上曰貞白里維時郡邑之賢學校之英官府之良山谷之氓咸歎欣鼓舞環觀聚嘆交口稱善請伐石載辭以紀成績謹按先生諱千齡字耆卿故歙令尹諱安之子以文學起家歷淳安祁門尉轉官從仕郎泉州録事進承仕郎休寧縣尹致仕以躬行之學仁厚之政居一鄉化行一鄉仕一邑化行一邑爵祿不足以累其心故位不加顯而安聲色貨利不足以奪其操故家愈貧而樂卒之日身無餘衣物然生也人慕之卒也人思之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先生之謂歟里之有門三代之制也門左右塾父師少師朝夕坐焉以教



其里中子弟之出入者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今不講矣里門之設猶有存者漢萬石君家子弟入里門必下車趨至家鄭司農爲當時儒宗孔融曰鄭君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名其門曰通德之門蓋一門之設置雖微而其有關於世教爲甚大況徽爲朱文公父母之邦其山川之勝風俗之厚世家之舊民之懿德官之善政皆不可以不書使來者有所觀感而興起亦三代之遺意也繫以里人之歌其辭曰

桓桓歙邦貞白之里其里伊何維先生所止貞白之里有里有門其門伊何維先生是尊猗歟先生若昔

子産遺愛在人不泯盜遠出事長上人事父兄詩書淵家惠我後生貞則不磨白則不滓豈惟名稱惟德之似毋曰官小亦政與仁雖有桐鄉不如里人里名易矣里門闢矣先生之德庶幾斁矣里門峩峩有山有河居民孔多來遊來歌里門雅雅照耀原野於千百年過者下馬

徽州府學檢舉鄉賢追崇祀典申文

應東白

元貞白先生鄭公千齡學有的傳政多奇蹟

先朝有表里之帖流輩多闡幽之文仕不盡才見稱於程禮部書不盡美追惜於揭翰林全活一郡承厥考令君有光羽翼六經啓厥子師山爲烈郡誌足徵

公論可覈實

先朝之逸民後代之遺矩也



# 濟美錄卷之三

元史忠義傳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臣王禕等奉

勑修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耆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春秋絶意仕進而勤於教授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玉文章不事雕刻煅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以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材不敢受也玉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

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

其相從地下矣王使語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而死

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豥繡鄉貞白里十二世祖諱球以貲雄其鄉號雙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將屠城即扶策詣軍門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徽事郎歙縣尹沒而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列之典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友私謚曰貞



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爲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隣里驚駴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脫罪罟者不尠天或報施是兒其大吾門乎先生自髫齔不與凡子伍稍長頴敏不治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誦朱子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說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

既而載書入黃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觀處已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爲本攻苦殖學靡替寒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鷄供具僮隷逐鷄飛鳴躑躅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游涵泳蘄必至古人之域至順初侍貞白公游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爲古文將交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于杭先生扶櫬數百里歸殯於家哀毀踰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



先生祖載遣奠躃踊相偩一循古典大敬悅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笑而不答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寖盛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刱師山書院殿堂門廡庖湢咸具講肆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說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蓑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于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絕不就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蘄黃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三月聞饒州繼陷語

門人曰主上未有失德茲不過烏合之衆然承平日久將驕卒惰莫克禦之耳四月蘄兵躒婺源破徽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蘄黃主帥搜求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璉冒刃入城內賄以免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脅從者以獻爲名爵計先生嘆曰殺人以干祿仁者不爲也是冬蘄黃兵再陷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絕復甦明年淛省平章三旦八公率大軍来討郡邑悉平平章素



知先生名德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十四年遠近窜謚門人以師山精舍歸然猷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删定所註春秋或往来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謝嘉卿齎內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召先生于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按敦海牙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強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淛省而番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搭失鐵木兒公見先生驩甚劇論時事便宜至莫弗勸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爲江淛屏翰生民莇

臨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猷何心歟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爲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其會合徽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饟饋十六年三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不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淛来會遂與俱歸隱于郡南孤山之麓時淛東元帥八爾思不花公監郡濟都沓兒公太守鄭公傅



翼歙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畧孤山之傍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澼先生疇昔釣游其所淮南省平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爲文記之里人吳虎臣刻諸石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黃山舊遊偕諸生尋訪故館浴于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

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熏沐東向再拜不

自勝語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
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
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
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
恩偷生苟容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欲亟死而吏卒
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挽之跪
拜先生不爲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
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耶又問爾隱山中曷
不爲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耶抗辭愈厲主
帥命左右挽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戶高卧不食七



日猶賦詩爲文從容若平時手爲書諭諸生曰人言
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
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
其本心哉吾初欲伉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志
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爲書戒弟璉屈志以
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纘孝友之風
夫人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八月
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見
者賢與不肖咸喈喈歎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
柩歸殯干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

嶺上尊治命也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
二人長祖澤早卒次逢辰女二人黃庭堅吳宗其婿
也惟先生質類清古襟度坦夷卓行特立應機能斷
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歿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
輒泣下霑襟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毋
夫人汪氏病癰若石榴然以沒終身不食榴實弟璉
蚤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于成人從兄國英實祖
毋洪氏之兄子子也睠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尤極
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
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爲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



世群從子姪名字刻諸徽事公墓碑之陰敦孝友也
爲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
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
爲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爲急先務其爲學大槩本
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
具於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
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疾
乎無愧於古之人矣晚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進無
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獎借而汲
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爲首出而

獨爲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
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
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
翼之辭以爲傳其或十翼辭義簡輿則附以註說命
曰周易大傳附註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說合爲
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
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
具帝王之法而有微其功足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
理於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
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人



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無全書朱子間有
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
鑑綱目凡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凡諸說之合於理
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
知者命曰春秋傳闕疑於禮經則屢欲與友人汪其
寀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析經傳因衛氏
集義刪定註說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弗
克遂其爲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榷渾警拔之辭
感慨頓挫蘊藉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爲雕鏤鍛鍊跌
宕怪神之作臨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

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
京師或傳數篇于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
郎揭公傒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聆曰是蓋
工於古文嚴而可法既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
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
振於朝野間矣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
搜奇選勝極峻郡幽南游浙左右北上燕薊跨青齊
之墟瞻岱宗鳥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
南山佳處皆一恣往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五
立亭上瞻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爲雲



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携書避暑山中門人洪斌
爲構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嘗偕程君文湖南金德
鄰君潛前進士須君南華同游賦詩以詠歌之尤固
察山水之情性然識其理雖未讀郭氏葬書而遂
論玄妙與臨川吳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南
嶺溪山環拱扶與清淑之氣凝粹於是屬弟璉曰吾
沒則葬於是焉既而遵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
縉紳稱謂率以字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
稾藏于家嘗論先生平生使縣大抵學有本原而忠
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措置爲帝京論章孝女贊

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瞭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緊先生之謂矣克寬蚤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来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闊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撮其大槩如此庶備
朝廷大史氏之採擇云戊戌歲八月望日祁門汪克寬謹狀



## 宣命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燕古児怯薛第二日水晶殿裏酉時分速古赤児道童三都不花等有来省官啇量了蛮子右丞相實理門叅政伯顏帖木児叅議野先普花都事直省舍人善財奴等徽州路鄭玉有名的秀才晦跡隱居有為不仕今將他委付做翰林國史院待制教徽聘將来呵怎生麽道皇太子根底上位根底奏聖旨識也者麽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依外今差本役賚宣命一道御酒二壷叚子二表裏馳驛前来

## 壙誌

### 先兄翰林仲十四師山鄭先生壙誌

先生諱玉字子美行第仲十四歙縣衮綉鄉貞白里人曾祖諱文政祖諱安官徵仕郎歙縣尹考諱千齡官承事郎休寧縣尹先生生於太平縣弦歌鎮生而火光滿室考君心竊奇之八歲就學記誦如流長不治細務讀書黃山後遷城陽南阜兩赴鄉貢不利乃習古文究聖賢心法以養親為樂一介不妄取與人以孝廉目之嘗游
京師奎章閣授經郎揭公奚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



覩其古文嘆賞不已侍書學士虞公集揚于座曰鄭子之文異日必負大名於天下因交章薦之先生翻然南歸耕於師山註書立言從游者衆諸生為構師山書院久之
天子知名出内府酒帛遣使就隱所拜翰林待制不受以布衣從使者入
覲至海上疾還復隱師山有司請設官於
朝命下而郡城失守先生避於淳安梓桐源明年徙休寧山中秋七月有中以飛語者先生慨然曰吾即死報

國足矣言未已捕者奄至談笑就捕至庭抗論不屈主者怒遂胥縻之閉門自餓七日不死乃起賦詩為文越二日沐浴正冠望北再拜自經以死時戊戌八月初一日也嗚呼先生學問見諸所註春秋闕疑才識見之文章惜其才未盡試卒罹禍亂可勝痛哉先生遺言謂殺身成仁盡其本心其忠肝義膽俯仰無愧如此實祖宗之光璉也不才抱憾無極先生生大德戊戌七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一晚嗜登臨精地理學得地於休寧廟嶺之上謹以己亥十二月庚子奉先生神柩歸葬遵治命也先生娶休寧率口程斌



六府君之女克相厥德子男逢辰女二人弟璉啣哀忍痛謹叙先生行誼大槩納諸壙中恐異時五患之不能避也知其為忠義師山先生之墓幸相與掩之元至正十九年己亥十二月葬前五日丙寅弟璉泣血再拜謹誌

承事郎池州路同知會昌州事鮑同仁填諱

## 生旦祭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七月壬子朔旦裔孫孟崐等
敢昭告于
十二世祖師山先生文貞公惟　公海嶽儲秀純粹高明涵泳聖經討論理學躬行實踐上法程朱受業從游生徒雲集值前元傲擾之季力辭聘徵當
王師下城之初義不屈辱名昭史册道尊儒林百世之下鄉邦後學莫不聞風起敬而況近宗末裔者乎孟秋之吉適届生辰爰具牲醪敬修明薦英靈如在降監有嚴佑啟後人文風日振尚饗



## 重建師山書院祭文　　裔孫淑

惟公道傳洙泗學繼紫陽一時高第雲集百年書院重光沉潛乎仁有一介不取之節從容乎義有百鍊不磨之光先世之墳墓賴公立石而不泯本宗之支派籍公筆削而表彰公之英靈更歷世而猶在公之名節愈久遠而彌芳推其生也不受二姓之爵禄今其死也肯享異姓之蒸嘗功存後世德澤難忘此所謂沒而鄉人當祭之於社況吾宗而可不奉祀之悠長也耶尚饗

濟美録卷之四

郡誌紀

鄭璉字希貢雙橋人師山玉親弟父椿爲郡學正至正十二年紅巾蘄賊竊據徽城璉年三十七與兄璿傾貲召募義兵協助大軍克復城池用心守禦十三年隨福建道都元帥帖古迭兒克復婺源州以功擢太白渡巡檢十六年正月賊復據徽州璉又與兄璿募義兵三百五十名同官軍克復進攻黟縣漁亭鵲岡賊寨又進復祁門縣治守禦黟縣屢次殺賊三十餘人生擒僞百户牛子俊僞千户巴子成數人元帥



李誠以其功咨呈樞密院陞充行軍都鎮撫璿字國英性孝友居鄉每仗義濟人人多德之

授鄭璉婺源縣太白渡巡檢劄付

皇帝聖旨裏福建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據徽州路歙縣住民鄭璉隨軍克復婺源四月十八日周坑臨陣擒獲賊人洪德五謝壽一謝壽七朱奇翁汪禮五名除名正典刑驗定功賞例合一官保充婺源縣太白渡巡檢具呈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統兵官平章政事榮禄照詳施行外所有執照須議出給者

右劄付巡檢鄭璉准此

至正十三年　月　日

行樞密院保鄭希貢尹歙咨呈制江行中書狀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行樞密院所委總制官制東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八爾思溥化准本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李誠咨呈嘗謂定亂安邦當奮揚於威武理官輔治在愼擇乎忠良切見鄭璉年三十七歳本貫徽州路歙縣儒籍係巳故本縣尹鄭徵仕郎之孫休寧縣尹鄭承仕郎之子即今

朝廷徵聘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鄭子美親弟斯人才



謀出類文武兼能衛兵懐應變之機臨事有高明之識慈祥愷悌智勇端方昨因至正十二年紅巾賊人竊據徽城本人召募義兵協助大軍征進于當年九月内完復城池用心守禦至正十三年跟隨福建道帖古迭兒克復婺源州治驗功擢充太白渡巡檢繼蒙江東廉訪司體勘相同移牒本路擻申省府移咨中書省定奪去訖至正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賊人復據徽城鄭璉自備巳財召募義兵三百五十名跟同官軍於四月二十一日克復城池當月二十八日畢職以浙東道都事自太

平旌德縣前來會合克復州縣城池鄭璉管領所
部義兵隨同畢職征進五月初五日進兵攻擊黟
縣漁亭譌岡賊寨鄭璉就陣射死賊二人割到耳
記生擒賊人二名許壽張深解赴軍前典刑至初
九日又與萬戶也宣海牙統領千戶百戶荅剌罕
軍士義兵一同追襲餘黨克復祁門縣治本人不
顧支賞管領本部義兵守禦黟縣無虞在後畢職
陞充僉都元帥爲見鄭璉前後宣力效忠不避艱
險驗功陞充征行都鎮撫出給執照勾當十月内
畢職因病罷政所部獲功人員理宜舉擢優加陞



用准此照得先爲徽州路歙縣尹王質彬病故去
任之後省府將縣丞潘從善陞充縣尹責令撫字
今本官取充行樞密院椽史缺人撫字將鄭璉保
充歙縣尹具呈省府照詳去訖今准前因看詳鄭
璉抱忠義之志挾英邁之才自備己資召募義兵
爲
國効力叅隨征進奮不顧身冒犯矢石前後所獲功
績名著昭彰兼以處事不苟操履廉能似此良才
堪居守令又兼至元十三年歸附之初徽州李世
達叛亂伊故祖鄭徽仕首先獻納城壁全活一郡

驗功差充歙縣尹功德在民至今民懷其惠若將
鄭璉陞充歙縣尹責以撫字委實官民相孚允協
輿情爲此給具呈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伏乞驗詳施行湏至呈者
樞密院陞行軍鎮撫鄭璉尹歙照會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行樞密院所委總制官浙東
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帥八爾思溥化准本道
宣慰副使僉都元帥李誠咨呈嘗謂定亂安邦當
奮揚於威武理官輔治在慎擇乎忠良切見鄭璉
年三十七歲本貫徽州路歙縣儒籍係已故本縣



尹鄭徽仕郎之孫休寧縣尹鄭承仕郎之子即今
朝廷徵聘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鄭子美親弟斯人才
謀出類文武兼能衛兵懷應變之機臨事有高明
之識慈祥愷悌智勇端方昨因至正十二年紅巾
賊人竊據徽城本人召募義兵協助大軍征進於
當年九月内克復城池用心守禦至正十三年跟
隨福建道都元帥克復婺源州治驗功擢充太白
渡巡檢江東廉訪司體覆相同移牒本路撒申去
訖至正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賊人復據徽城鄭
璉自備已財召募義兵三百五十名跟隨當職到

於建德路淳安縣威平鎮屯駐征進勦捕三月初三日賊人透入淳安縣五六都等處殺掠人民初七日進兵攻破賊寨鄭璉臨陣殺死賊三四名四月初七日攻破歙縣白石嶺賊寨本人殺賊一名生擒僞百户一名牛子俊從賊一名呉復解赴軍前典刑了當進至深渡賊衆隔溪列陣拒敵鄭璉爭先過溪迎敵殺賊一名趕至五渡橋生擒僞賊千户巴子成奪到旗皷解赴軍前典刑十八日進攻大佛等寨鄭璉殺賊二名生擒從賊二名軍前典刑二十一日進攻徽州城下鄭璉殺賊二名當



日克復城池二十八日本道都事李誠領兵自太平旌德縣前來會捕克復州縣城池繼調管領所部義兵隨同征進五月初五日進兵攻擊黟縣漁亭鵲岡賊寨鄭璉就陣射死賊人二名割到耳記生擒賊人二名許壽張深解赴軍前典刑至初九日又與萬户也宣海牙統領千户百户答剌罕軍士義兵一同追襲餘黨克復祁門縣治本人不領支賞管領本部義兵守禦黟縣無虞在後都事李誠陞充僉都元帥爲見鄭璉前後宣力效忠不避艱險驗功陞充行軍都鎮撫出給執照勾當十一月内元帥李誠因病罷政所部獲功人員理宜舉擢看詳鄭璉抱忠義之志挾英邁之才自備巳貲召募義兵爲

國効力衆隨征進奮不顧身冐犯矢石前後所獲功績明著昭彰兼以處事不苟操履廉能似此良才堪居牧守爲此切照徽州路歙縣自縣尹王質彬病故去任之後省府將縣丞潘從善陞充縣尹責令撫字今本官取充行樞密院掾史即日缺人其鄭璉故祖鄭徵仕至元十三年歸附之初李世達叛亂鄭徵仕首先獻納城壁全活一郡驗功差充



歙縣尹功德在民至今民懷其惠若將鄭璉陞充歙縣尹責以撫字委實官民相孚允協輿情除已備呈

省院鈞詳定奪劄付徽州路比及

明降以來先行照會本縣即便禮請之任具到任月日申來使職合行出給執照依上領職勾當施行須議出給執照者

右執照付徽州路鄭璉准此

至正十七年二月　日　押

元故歙尹希貢鄭先生墓誌

公諱璉字希貢姓鄭氏世居歙之雙橋曾祖諱文政祖諱安當元初以全城功廟食於里父諱千齡歷官至休寧尹操守廉介歿謚貞白先生因名其里母汪氏生母鮑氏年未髫齔而休寧尹卒謹事孝廉先生儼若嚴君為人不羈世故倜儻有器量雖生儒家不減將門子弟驍勇威猛臨陣善機變與休寧吳克敏結為死友以身許之元至正十二年蘄賊據郡城公年三十有七與兄璿傾貲募兵協助大軍克復城池十三年以復婺源州功受太白渡巡司十六年郡城復為賊據公又與兄璿傾已貲募義兵同官軍夾攻



賊潰乘勝追擊賊寨克復黟祁二縣元帥李誠以其功呈樞密院陞充行軍都鎮撫十六年予轉淛任邑之撫字官元帥八爾思公薦公為歙縣尹氷清玉潔政聲卓然署事九月兄師山命辭之十七年城再陷主將鄧愈聞其兄師山名欲要致之師山從容就死囑公屈志以存宗祀公歸其喪於家遵治命葬於休寧廟嶺虞祭卒哭咸中禮度執紼千人莫不悅先是嘗謂從善曰吾生代汝政吾死汝辭誌墓乎盖志士不忘在溝壑也明年或以公訃聞時同縣尹葉公郡博士孫公送葬西王村山陽公嘗愛是山形如落地

梅花遺言夫婦合葬於此契家生鮑深以山與勢家相鄰遺孤未蒲八歲世值干戈鄉曲尚力滅絕理法苟不豫啚雖誌無補即集鄉老明立界限南横六丈北增其二東西倍之四焉穿壙于中面丁背癸生以元延祐四年丁巳四月初一日卒以至正二十年庚子九月初十日享年四十有四歲娶王干洪氏蚤卒繼程氏子一人拱辰女一人鈞姑配潭濵黃志公生平好直言勇為義偽漢逆拜為萬戶不受自兄卒忠義沉默恬退口不談兵殫力撫訓孤姪禮二嫂時人稱曰兄死報



國弟生保家公今雖死九原猶有生氣從善忝以舊尹未及告之以政敢不槩書其行鐫於墓側以為陵谷變遷之備云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十月

江淛樞密院椽史邑人潘從善謹誌

里人汪仲彰填諱

# 濟美錄後序

濟美録者集吾先世之美而錄之也始於三府君者三府君其顯顯者也繼此未録非敢畧也盖有待也先令君以行誼顯卒以一言觧元人屠城之師郡人義而廟之歳時尸祝貞白先生持廉介歴官多惠政有司表厥宅里文貞公明道垂訓而死節從容史官傳以忠義有餘耀焉祖孫父子相濟以成其家也猶五味相濟以成味也五色相濟以成章也大哉美乎足以訓矣乃若修身隱於家利澤洽於鄉宦業著於國永樂成化弘治間盖彬彬然高池府君肇其基文貞祖父洪其源而諸先輩承其流謂之濟美者非耶愚嘗讀史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君子曰濟美濟美云先君子未能媲美於元愷然其以德以功亦足傳焉宗老子西翁恐其散逸也遂裒焉駕部黄潭先生叙之矣父兄訓燭宜言於後燭不肖其何以有言乎無已乃言曰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先世有美而弗錄非仁孝也有美而[illegible]揚濟尚得爲仁孝乎美也者天之命[illegible][illegible]之遺也善事天者事其親而已善事親者濟其美而已濟美以立德[illegible]德以度事度事以獻功是之謂仁人是之謂孝子反是則爲濟惡爲不才可弗懼乎茲錄也足以揚先焉足以昭後焉有仁孝之道焉有勸懲之典焉可以訓矣爰刻之家塾與宗黨奉以周旋

嘉靖乙未年冬十月望後一日裔孫燭百拜謹書

濟美錄四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鄭燭編燭歙縣人是編成於嘉靖乙未蒐錄其祖元歙縣令鄭安休寧令鄭千齡徵授翰林待制鄭玉歙縣令鄭璉國史郡誌諸傳及制誥公牒誌狀之屬人爲一卷千齡安之子玉璉皆千齡之子也前有黃訓并稱玉之死節由守徽之將見之不以其禮使見之以禮可以無死前乎先生有箕子焉云云其說至謬氐生於三事之如一臣不二心天之經也豈敵國謬爲恭敬遂可叛君父而從之乎如訓所云是玉非爭名節而死乃爭禮貌而死也蓋自講學風熾儒者類以傳道爲重但能註太極圖解近思錄即爲有功於世敎而綱常大義視若末務焉訓之此說其亦浸淫於習俗而不自覺歟

# 逸民傳二卷

〔明〕皇甫涍撰　劉鳳補遺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夷門廣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逸民傳二卷》提要

## 逸民傳目錄

朱百年　劉凝之　樓惠明
沈道虔　辛普明　郭希林
龔祈
卷之二
齊
宗測　蔡謫仙　徐伯珍
趙僧巖　孔祐　沈麟士
杜京產　臧榮緒　褚伯玉
庾易　明僧紹



梁
阮孝緒　鄧郁　范元琰
沈顗　庾詵　何點
劉訏　庾承先　諸葛璩
魏
鄭脩　眭夸　李謐
隋
徐則　張文詡
唐

朱桃椎　仲長子光　李元愷
終南山隱者　孫思邈
秦系　衛大涇　司馬承禎
崔覲　盧鴻　田遊巖
王希夷　陸羽
五代
騎牛者　張荐明
宋
松江漁翁　杜生　南安翁



蘇雲卿　順昌山人　郭曩氏
箋叟　魏野　李瀆
戚同文　章登　楊璞
林逋

逸民傳目錄終

# 逸民傳卷之一

少玄山人皇甫涍撰
羅陽山人劉鳳補遺
金陵荊山書林梓行

## 晉

###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及出大笑時



往來人間或設衣食卽弗受辭去嘗有人見之宜陽山不似常人因與語不應文帝聞而異之使阮籍見之與語亦不應籍曰故是向人耳尋求之不知所在後乃知其姓名稽康從之游三年問所圖終不荅康每欲息將別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天以子之才性烈而識寡其能免乎後康遭非命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後不知所終

###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事兄弟每采相求食皇行夜歸或至海濱拘蟝蜒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曰卿淸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柰何甘辛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愷評



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耕耦沮溺豈有辱身曲意于郡邑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市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辟塞也言者大慚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也後其毋病篤乃詣洛市藥大尉顧賈先見之恠而問之統初不應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因爲水戲乃操柂正檣折旋中

流初作鯿鷂躍後作鮪鮮引飛鷁首攞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風波振駭雲霧杳冥儀而白魚跳入船者八九觀者悚懼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俯首而不答統又爲歌土曲大禹慕歌曹娥河女之章伍員小海唱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嚮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克耀以文武鹵薄覩其來觀幢幡鼓樂妓女錦



綉花翠照耀耳目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欲曰此吳兒是木人心也統歸不知所終

## 朱沖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少有至行閒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先犢誤以沖犢歸後得犢大漸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飼牛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尋又詔爲右庶子皆稱疾不庭沖每聞徵書至即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沖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虫猛獸皆不爲害以壽於

##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桓溫嘗造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



銘贊竟卒于山中

##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在洛陽隱居白社時被髮行吟于市乞殘絮敗繒結以自覆號百結衣或與好帛輒不受或排辱不與亦無怒色時孫楚數就社中載與俱歸又貽書勸其仕進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

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于靈縕袍不今能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隝集遠巢咸以欲死睇彼梁魚逡巡倒尾吟沈不決忽焉先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羣顧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



静以圜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其寢處遺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詩曰乹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大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誰知其實逰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陶淡

陶淡字處靜廬江人侃之孫也幼好導養之術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相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涸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逐逃羅縣山中終身不返

董養

董養字重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不干祿求榮時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欲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欲曰



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二鵝蒼者胡家白者國家象也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博學精究經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树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虫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氏屢徵皆凝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因

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以壽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不娶辭家遍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居之時猛獸爲暴文獨宿十餘年卒無害常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



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嘗有猛獸張口而文文視知橫骨所若以手探去之明旦獸致一鹿于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無倦色頋颺葛洪共造之贈以常衣文不納颺容置衣室中後至毀爛竟不服用王導遣人迎之文不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居文西園朝士咸往觀文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温嶠嘗門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而來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

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遺命則爲鳥獸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德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居導園



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廬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以爲神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以疾終

石坦

石坦字弘孫自云如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産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叔或有遺以衣服受而施人人不喪塟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之又

能賠中取物如畫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成帝康帝皆常徵之湯固辭不起年七十三卒于家子莊字祖休篤守父操不交人物惟弋以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皆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至



一何哉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莊子矯矯子法賜皆樂遯遁世有隱行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周之孫也少而靜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將亂豫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李氏據蜀略有巴西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不庭常冠皮弁服弊衣躬耕山藪桓溫滅蜀薦于朝以秀年老道遠故不徵勑所在四時存問後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秀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筆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精于陰陽著天文



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長欲涕泣或請問不言陰澹爲敦煌太守奇而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曰世人之所有餘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悅者五音也先生棄家人之所收收家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妙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焉

乃諡玄居先生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舉賢良家于臨川漁獵自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暫業之稻將熟有認之者坐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里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欲貴焉與翟湯俱爲庾



亮所荐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墓庾翼躬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翼又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敢固辭翻曰爾尚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復沈沒取之翻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邴郁

邴郁字弘文城陽人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勑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與高密劉鰤及韓續並有高名鰤字長魚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三人及翟湯等例於博士徵郁辭以疾鰤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皆以壽終

玄晏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餘始從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勤力不怠博綜典籍百家之言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時人謂之書淫沈靜寡欲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勢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景元初相國晋王辟謐等三十人七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畢至

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獨謐以疾辭不及國寵其後鄉親責之謐遂著釋勸論以通志其略曰進者身之榮也退者欲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又曰天玄而淸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奇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元元柔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



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又曰若乃聖制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能而肉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幾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

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于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感樂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



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前後徵辟敦勸九十餘次皆辭以疾竟不仕子方回亦克遵父志卒時年六十九在太

康三年嘗爲篤終之說俞其子曰人之死也精竭形散魂無不之故柔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又曰今之爲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柔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



五尺廣六尺坑訖舉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魄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其著論如此

##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所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剡縣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著論譏之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辟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



有別館在虎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上疏曰逵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絶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或時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絶其召命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珣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復不至以病卒子勃有父風義熙初徵命不起

##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于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于懷抱哉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尋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嘉之弟也少而貞立清操



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簡文帝輔政命爲叅軍稱疾不起或謂桓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命非敢爲高也陋博學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以壽終

虞喜

虞喜字仲寧餘姚人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懐帝卽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賀循雖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及咸和永和間又京徵薦竟不仕年七十六卒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人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



書郎太傅叅軍並不就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召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畜門人清靜自守年七十一卒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表人莫之知嘗采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澗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者問徑得還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驎之至更索之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

冲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受其家在官道之側麟之餉給賓旅一無所惜鄉人死無所歸輙身爲營棺殯後以壽終

曾褒

曾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不仕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莫知所終

許邁

許邁字叔玄句容人家世仕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爲之筮遇泰上六爻發璞謂曰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以親故未忍遐逝擇餘杭懸霤山去茅山爲近于是結廬居焉而往來茅嶺間放絶世務以尋仙館惟朔望一歸定省而已及親終遂棄家徧遊名山茹芝斷穀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業及見暐不拜王公巳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歲餘陽暐枉送之平郭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尚隱遯加以好學遂博綜經籍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一時顯者欲爲改築居室或遺以厚饌皆固辭之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辨有若齊魯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

年竟不仕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義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討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博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孫晷

孫晷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雖矦家豐厚而晷常布衣疏食躬親龍畝吟味不廢欣然自得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既而自刈送之鄉人感愧不敢復犯司空何充司徒蔡謨辟之及公車特徵咸不就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奬風尚朝竟不就卒于家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疏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士並宗敬焉王導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讐及李壽戍漢中與特孫期有隙壯因說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壽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受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假壽殺期私仇以雪數說壽使歸朝以明臣節壽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彈思文章而已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弱冠受業于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見之深相器重劉彦秋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精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不能喬安貧樂道行身不穢其父粲因齊王芳廢遷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後遂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絶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元康中詔求寒素時多荐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皆不就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卒時年七十八



張忠

張忠字臣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爲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修導養之法以至道虛無爲宗鑿地爲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欲曰我東嶽道士沒于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

宋

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尋陽太守孫緬一日出遊江渚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清灑垂綸長嘯緬心異之因爲取魚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蓋怍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覩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黄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不贊緝熙之美而自晦若是也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湖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歌竟悠然鼓棹而去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法賜少守家業立屋廬山喪親不復還

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後家人至石
室求之因復遠徙逃避徵聘遁跡幽深卒于巖
石間

郢野老

郢野老不知何許人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于
郢有野老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對曰昔楚子
盤遊見譏于令尹今陽和播種之始非勸農之
意也義季止馬曰此賢人也賜之食老人曰不
奪農時則一時皆受王賜也飯不敢當問其名



氏不告而去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辟爲主簿不起問
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少文妙善琴書
圖畫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
釋慧遠考尋文義兄守南平逼與俱還乃于江
陵江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又累召之處以顯
職後受禪及元嘉中皆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
有高情與少文協趣後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

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欲曰老
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惟澄懷觀道卧以游之
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
山皆響其孫測從弟或之皆隱遯終身

闞康之

闞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特進顏延之及一時
諸名士嘗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巾帔席松
葉枕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
敢于也後徵辟一無所就棄絶人事守志閒居



惟精深經學點定左氏傳及所撰禮論齊高帝
甚愛重之臨崩遺詔以入玄宮也帔音帕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
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後除著作佐
郎太尉叅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
教弘等共爲人外之游教弘以女適其子尚遂
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
迄暮而歸或怪之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

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居惟床上有書數帙元嘉初復徵之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黙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之服闋携妻



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藥爲業以樵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之而去或遇寒雪不可售無以自資卽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與同縣孔覬友善性皆嗜酒相對輒酣飲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卒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寒時就覬宿衣悉裌衣飲酒醉眠覬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卧具去體謂覬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覬亦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顔竣爲東陽州發教餉以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于山中會稽守蔡興宗餉其妻米百斛其妻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慕老萊子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



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一無所就娶郭氏梁州刺史銓女也遣送豐麗悉散之屬親共安儉苦夫婦當共乘蒲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覔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鎭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荅書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曰荅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

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其餓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樓惠明

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皆避之藏名匿人跡莫之知宋



明帝齊高帝皆召不赴文惠太子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徑達臨安衆不知所以旬日之間唐寓之妖賊破郡惟臨安獨全

沈道虔

沈道虔武康人隱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所得贈遺悉以供其衣食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三百斛及以給其嫁娶之資道虔京世事佛兼好老易嘗有人竊其園菜及還見之乃自逃匿待竊者去乃出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悉以所得與之郡州府凡十三命及徵員外散騎侍郎皆不就子慧鋒亦修父業

辛普明

辛普明字文達河南人少就闕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士子高其行悉以金賻之後至者不復受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耶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 賻音付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

逸民傳卷之一 終

# 逸民傳卷之二

少玄山人皇甫涍撰

羅陽山人劉鳳補遺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 齊

### 宗測

宗測字敬微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少静退不樂人間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叅軍測荅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横斤



山木復嶷復請之測荅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枉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鬓巳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建武中又累徵不起測欲游名山乃寫其祖所畫尚子平圖于壁上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一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遺贈測曰少有枉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蘚蘿淡然巳足豈容當此横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巳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後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絶賔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而巳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于行障上坐卧對之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玄晏先生高士傳三卷尚之自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虬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及武帝和帝時並徵不就壽終虬音仇



### 蔡謫仙

永明間鍾山有隱者姓蔡養鼱鼠千頭解其意旨言語狂易時人呼爲謫仙後不知所終

###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獨伯珍累床而坐誦讀不輟太守王曇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而退如此者凡十二馬蚤喪妻不復更娶自比曾叅宅

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後伯琮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舘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儼尓而滅白雀一雙栖其石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刺史豫章王又辟議曹從事不就兄弟四人向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

趙僧巖

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



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至夜而亾

孔祐

孔祐山陰人至行通神隱于四明山甞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子道徽少高厲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齊豫章王辟爲西曹書佐不至道徽兄子揔亦有操行 礫音歷

沈驎士

沈驎士字雲禎武康人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或恠而問之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驎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甞謂其子曰山藪故多奇士若雲禎黃叔度之流



也豈可澄清淆濁邪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或勸之士荅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器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絶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後隱居餘不吳差山時爲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所居成市征如張永爲吳興請驎士入郡欲以爲功曹驎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

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黜貶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沈約並表薦徵之梁天監元年又與何點同徵皆不就鱗士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再日而食守操終老年八十五卒於家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錢塘人少恬靜不樂榮宦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不就永明十年名臣多表薦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于會稽日門山聚徒教



授建武初又徵員外散騎侍郎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遂以疾辭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後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徵爲主簿不就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試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京口世號爲二隱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父爲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矣自非折節下賢何以



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于兹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此子索然惟朋松石分于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固

辭不欲違其志勑于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

庾易

庾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初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建武中又徵竟不就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由宋元嘉以迄昇明中累徵辟不就弟慶符嘗爲青州僧紹以乏食隨之鬱州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翫水石竟不一入州城齊建元元年詔徵正員外郎又以疾辭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亦堯之外臣朕雖不搽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笋籜冠後僧紹嘗俟釋僧遠定林寺太祖欲就見之僧遠問之曰天子若來柰何對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苦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初又再召竟不肯見鬲音革

梁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性沉靜雖與兒童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旣冠其父誡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屛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



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顚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飡覆醬及晏誅孝緒竟獲免所居以一鹿床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迹其人甚遠一時名公屢表薦之後與吳郡范元琰同徵俱不起陳郡袁峻嘗詰之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

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嘗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列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録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年五十八卒謚曰文貞處士

鄧郁

鄧郁荊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年惟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一日魏夫人忽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



襴色艶桃李質勝瓊瑶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尋當相侯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謂弟子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内惟聞香氣 袿襴音圭屬

范元琰 音演

范元琰字伯珪錢塘人隱居不仕嘗有人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爲橋以度之盜者大慙鄉人化之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

莫不肅容正色齊建武及梁天監中皆被辟召不赴年七十卒于家

沈覬

沈覬字處默吳興武康人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覬不至其門勃就見覬送迎不越于閫勃欲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儀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永明建武永元中又三徵俱不赴覬素不治家産値齊末兵荒與家



人并日而食或有饋以梁肉者閉門不受惟以樵採自資梁天監四年卒

庾詵

庾詵字彦寶新野人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産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我百五十詵嘿然不言恣其所足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不出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又

稱疾辭晚年尤精釋教年七十八卒謚貞節處士

何點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容貌方雅傳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宋太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



玄竟陵王子良問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以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游宴樂不隔也梁高祖與點有舊及踐祚詔起之點以巾褐入見竟不受職年六十八卒 灊音尋

劉訏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其兄嘗爲之娶妻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訏乃挂檄于樹而逃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州鄢陵人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愠不形于色人莫能窺也嘗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又居五臺山鄱陽忠烈王欽其風尚要與游處承先爲講老子深發玄義得所未聞卒于山中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玟瑯琊陽都人幼師事闞康之及臧榮緒博涉經史齊辟從事梁舉秀才並不就



卒于家

魏

鄭脩

鄭脩北海人隱于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一見尋還山舍後不知所終

眭夸 眭音爲

眭夸趙郡高邑人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

浩友善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後浩以詔書投于夲懷夲曰桃簡已爲司徒何足以勞國士也吾便于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夲竟逃歸或謂夲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嘗徵著作郎佐及州再舉



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絶世之心年三十二卒博士孔璠奏謚貞靜處士

## 隋

###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嘗欲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中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于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穀養性五十餘年所資惟松栢水而已年八十二卒 剡音演

### 張文詡 音許

張文詡河東人嘗遊太學一時名士莫不宗仰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其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毋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䘏輙辭不受每閒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



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年四十卒于家

## 唐

### 朱桃稚

朱桃稚成都人澹泊絶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靴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輙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

與之語不荅瞪視而出士麃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輒走林草自匿瞪音棖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績嘗從之游子光瘖未嘗交語惟與對酌甚歡而已後不知所終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洺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年八十餘卒璟音景洺音名

終南山隱者

終南山隱者不知何許人也長慶間有巖士則者性好真道一日採藥終南誤迷于巖嶂之間所賚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忽見茅屋數間遥出松林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叩



其門竟無出者窺其籬隙內有一人于石榻偃臥因推戶直造其前隱者方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曰天子嗣位幾年吾自安史犯闕居此也遂于梁棟間啓紙囊其中有百餘顆如藹豆狀取鐺拾薪汲泉煑之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巳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則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巳極豐飫乃告以歸路言士則位壽履歷後皆驗云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巳老而聽視聰瞭帝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

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思邈于陰陽推步醫藥靡不精善盧照鄰師事之嘗語之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

欲大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照隣又問養性之道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慎以畏爲本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已者不制於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於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年百餘歲卒

## 秦系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甞至城門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 衛大涇

衛大涇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就謁辭不見大涇遂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志

##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後辭去遍遊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甞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



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荅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巳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于王屋山山置壇室以居年八十九卒謚貞一先生

##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

子乃以田宅資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咏相視爲娛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叅謀敦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後文宗以左補闕王直方荐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盧鴻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從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不至五年下詔敦諭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



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後卒于其中

田遊巖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其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荊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入疾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曰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岩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田先生比隹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勑游岩赴都欲處顯職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隱于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兗州徂徠善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業強刺史盧齊卿就



謁問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延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年九十餘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水諸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

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羽嗜茶嘗著茶經三篇貞元末卒

五代

騎牛者

騎牛者在婺州山中古頭巾裼手執鞭光樂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烟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時有僧入仙見之揖之不



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張荐明

張荐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安袵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又曰一者萬事之本也能守一可以治天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宋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甜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猒喧煩處閒曠遯跡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



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曷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栖隱岩穴追園綺之縱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舍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

杜生者潁昌陽翟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縣去三十餘里有屋二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籬門者三十餘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瀟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由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爲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居縣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



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邊居之惟與人擇日賣藥以具飯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履室然中枵然一榻而生氣韻閒曠言辭精簡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純質未嘗妄言嬉游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也軫嗟欲留連久之乃去

##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人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莫投宿野人家茆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人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



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既而二子歸捨鋤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後其子以鬻果先稅爲關吏所拘郡守釋之翌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敬愛之稱曰蘇

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哭布褐草履終歲不
易未嘗疾病善于蓺植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
圃不絕疏滋欝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
圃尢勝又不二價欲者先期輸直夜則織屨堅
韌過于草屩人爭貿之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
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隙閉
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
衣交浚爲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
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



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
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
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
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乃延入室土銼竹几地
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怳若自失默
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
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
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
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 有餘而才不足因問

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
翁曰恐未便了得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
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置几上雲卿欲
息若自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
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
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其所往帥
漕復命浚撫几欲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
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予期與之
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余罪



昌鍼

##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靖
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
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恠而問曰諸君何
事挈妻孥能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
而起邪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
宗朝人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聞
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有幾何年矣

郭曩氏

郭曩氏者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邃于象數涪陵人譙定字天授嘗從之學易後亦棲遁于青城蜀人指其地曰譙巖

篋叟

篋叟者不知其姓名史稱其爲蜀之隱君子也初程頤之父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



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舉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漫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于頤頤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滋入蜀訪之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郿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得何從也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世爲農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兎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絶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咏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閽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巾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荐遣陝令王希招之野自陳本性不願登仕年六十卒



李瀆

李瀆字長源河中人淳澹好古博覽經史杜門不仕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以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荅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懇于廛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鬻之其惡囂如此真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扶釆陳堯夫後荐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因自陳世本儒

基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荅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年六十三卒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晉末喪亂絶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㓜從邑人楊慤授禮記讀書累年不解帶慤嘗勉之仕對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性好施予未嘗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焉用此爲鄉里



有不循孝弟者同文必論以善道遠近推服之年七十三卒揚徽之云陶隱君號堅白先生今同文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

章登

章登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守多以逸民荐之及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後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一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强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嘗爲解述大旨再復攡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若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年七十六



卒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絶處構思爲歌詩後與宛丘萬適歷城田誥俱以翰林學士韓伾之荐召至闕下璞自陳不願仕進遂放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年七十八卒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弗以爲念客遊江淮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畜兩鶴逋或泛小艇出遊有客至逋所則童子開籠縱鶴逋睹放棹而歸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棊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棊耳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後卒于仁宗朝賜謚和靖先生逋善爲詩既就稾輒棄之或謂何不存之以示後世曰吾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周履靖

周履靖字逸之浙江嘉興人少羸去經生業專力爲古文詩詞麼箸千金庋古今典籍編茀引流雜植梅竹讀書其中自號梅顛道人又號螺冠子所著書百卷手書篆隸章草晉魏行楷文休承王元美茅順甫劉子威尤爲莫逆龔曹劉車四郡侯皆顏其門曰高士云　卷之下終

逸民傳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明少元山人皇甫涍撰考明史藝文志載皇甫濂逸民傳二卷江南通志亦同則舊本傳寫誤也濂字子約一字道隆長洲人嘉靖甲辰進士除工部主事謫河南布政司理問遷興化同知明史文苑傳附見其兄涍傳中是編採歷代逸民事迹人各爲傳起晉孫登訖宋林逋凡百人其去取義例不甚可解如鄧郁傳純述白日冲舉之事則葛洪神仙傳以下何可勝收其他表表在耳目者乃或不載殆偶然寄意不求詳備如皇甫謐高士傳例歟即其託始於晉亦似續謐書也中庚易明僧紹二人有錄無書其爲傳寫者佚之爲當時失於檢校則均不可知矣

# 元祐黨籍碑考一卷慶元僞學黨籍一卷

〔明〕海瑞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祐黨人碑考一卷》提要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僞學逆籍作惡於韓侂胄頒行於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參道命錄陶宋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熟史者證之海瑞識

# 元祐黨籍碑考附慶元僞學黨籍

明 瓊山海瑞汝賢編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善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張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已上並元祐人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已上並元符人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廷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已上並元祐人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已上並元符人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　夬　　王　回
呂希績　　吳　儔
歐陽中立
已上並元祐人
尹　材　　葉　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　倚
陳　祐　　虞　防
李　祉　　李　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楊　琳　　曹　蓋
蘇　昞　　葛茂宗
劉　謂　　柴　衮
洪　羽　　趙天祐
李　新　　衡　鈞
衮公適　　洪伯樂
周　誼　　孫　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　察　　趙　岣
封覺民　　胡端修
李　傑　　李　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　芳　　金　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　集　　黃　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　漸　　張　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　貫　　朱　紘
吳　朋　　梁安國
王　古　　蘇　迥
檀　固　　何大受
王　箴　　庶敏求
江公望　　曾　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　治

都既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万俟正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盥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刓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適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紃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　醇　梁士能

已上並元符人

武臣二十五人

張　巽　李　備

王獻可　胡　田

馬　諗　王　履

趙希夷　任　濬

郭子旂　錢　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　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　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　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　珫

劉延肇　姚　雄

李　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　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　倬　譚　扆

竇　鉞　趙　約

黃卿從　馮　說

曾　燾　蘇舜民

楊　偁　梁　弼

陳　恂　張茂則

張　琳　裴彥臣

李　偁　嚴守懃



王　紱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　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　祐

王化臣

並元符人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　珪　章　惇

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倜儻如予賭或觸時

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買罪他可知已然予有疑焉韓琦富弼歐陽修范鎮趙抃程顥皆以議新法罷去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敦呂誨唐介馮京亦忤安石而不列黨籍呂公著韓維初時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應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履訐黽籐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得與黨人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當韓富歐范于度外



者蔡京之公評也不得章惇輩小者蔡京之私怨也則夫漢有恥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脈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即蔡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耶

僞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相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潭州帥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徐誼知臨安府

彭龜年吏部侍郎　陳傅良中書舍人

薛叔似戶部侍郎　章穎兵部侍郎

鄭湜刑部侍郎　樓鑰吏部侍郎



林大中吏部侍郎　黃由禮部尚書

黃黼兵部侍郎　何異禮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吳祖儉太府寺丞

葉適太府卿　楊方祕書郎

項安世校書郎　李𡌴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曾三聘知郢州

游仲鴻軍器監簿　吳獵監察御史

李祥祭酒　楊餚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左藏庫　趙汝談淮西府幹

陳峴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

汪逵司業　孫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　陳武國子正

田澹宗正丞　黃度右正言

張體仁太府卿　蔡幼學福建提舉

黃灝浙西提舉　周南池州教授

吳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刑



孟浩知湖州　趙鞏知揚州

白炎震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道林　仲麟

蔣仲　徐範並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元祐黨人碑考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海瑞撰瑞字汝賢號剛峯瓊山人由舉人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謚忠介事迹具明史本傳按元祐黨人碑載於李心傳道命錄馬純陶朱新錄者互有異同茲則專以道命錄爲主其闕者則以他書補之故所錄人數較他書爲多如曾任執政之黃履張商英蔣之奇曾任待制之張畀岑象求周鼎以下十餘人皆他本所未載者搜羅可謂博矣至所附慶元僞學黨籍與他書無所同異然不及永樂大典所載慶元黨禁之詳備也

# 續吳先賢讚十五卷

〔明〕劉鳳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吳先賢讚十五卷》提要

續吳先賢讚序

古賢人之修於鄉是其貴德乎若出而定國家功伐在天下則太史氏存焉無不書者其鄉之行則惟閭里族黨詳之豈無遺者是以在周游宗黨正各使為書有以也夫吳在昔為輿區賢人產焉者衆泰伯潛焉子游澹臺各標其閒然不附青雲之士則湮滅無聞者可勝數哉昔有輿地記諸書及吳先賢贊多不傳余重既夫賢哲立身修行莫不始於家是故古者正月朝於鄉而復事遂定其論及有所遷也亦自其鄉登之則雖出之四方有功烈著於內外何不記於鄉哉顧今之為書者多繆妄竊操弄顛倒之其所褒進非陰有所附離則顧望

且自為地所刺非不於其媢嫉則以無所於藉忽遺之是胡所徵信與往志作於文定公諸賢又有別載者則揚循吉閻秀卿徐禎卿祝允明其著也余私其緒有所述删略其義則竊取之矣且不能遠及古始者何夫前之作者既藐世與人易不能有所奪予故斷自今則論其行事跡其始終



之縣若功施於民蒸蒸遂遂者以勞定國赫有顯名者翔序卿列藹藹濟濟者歷踐機要善保無咎者積資賴寵默淳慮遜者躬勤砥濟宣翊庶猷者董正彈壓望實克副者艱棘危慄蹇蹇擲直者闢造土疆桓桓師武者智畧輻輳鎮安宗祏音伏節引義矯矯烈烈者介厲嚴公侃侃謞謞者廉

清潔貞操行絶俗者高遯不污違世獨立者好博硏思閑雅知物者敏贍辭致蔚有藻章者淹該藝事綜毫翰與繪素者精理微解善為方論砭后者雕文刻鏤巧擅倕爾者誕恠屝隱游意變多者至於婦人之節抑或有女教焉然無得而紀者以貞一自其恒範自非有姜嫄太任之德慶流無



窮則繼梁高魯寡亦所不列自節義以上不為題目者所以效於用亦各因時或未可以槩之也彼君子者其虗其徐威儀王國是我吳之盛也出處異道庸無得而譏焉

萬曆大淵獻之歲陽月沛國劉鳳子威撰

續吳先賢讚卷之一

沛國劉鳳子威譔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高啓

高啓者長洲人少時以詩爲饒介所稱介在僞吳間喜文學垂意啓良厚遁去之隱青丘洪武初以史事召預執簡已乃命教胄子上忽令與謝徽同對時已暮而授侍郎戶部以不經爲吏且金穀重孤遠驟當寄任力辭得罷仍



賜金遣歸屬魏觀爲守故與相優尤禮遇之魏得罪遂并坐年三十有九所著書曰缶鳴息藻學者多有之

贊曰國家肇基威武出三代上其始開以文則季迪有力焉爲詩沈淡以撟舉精理間發加藻釆焉弘於前之勤矣觀亦宗臣安集吳卧撫時以飛語中良惜人謂賈生以絳灌斥外若啓遂文致之悲夫

盧熊　熙

盧熊字公武本武寧人家崑山父觀好讀書熊在元爲學故洪武初起守兖州時兵革後未安集重以大役熊所爲畫善分別不待令趨事後竟坐法人傷之初游於楊維禎覃思義喜博絕偉異之觀而尤工小辨多所正之爲書甚衆子彭祖被薦爲禮官亦善著文孫瑛以進士起能世其家

弟熙以薦起同知雎州明年行州事使者逮民而伍之取必盈無問所從留令者以不如



詔論熙不爲動上吏戍者數人使者雖怒不能奪後卒官貧不能殯吏民爲歸其喪送者塞途遇大雨無一人避去者熙既雅慈仁又涉學與兄名相亞子充賴以善書召孫儒亦有文守中書

贊曰熊爲吏廉公其惠足以使人殆以儒徒守文耳法理乃非所長耶然坐之亦不顯其過公暨愈愈而能脫士籍千愛結於人矣其子孫咸簡簡有典者稱不墮其風茂矣夫

楊基

楊基者本蜀人自其王父官於吳基生焉幼則警敏日誦千言已有論著欲自試不果乃隱吳赤山僞吳辟致之即辭去又客饒介皆未及有所見

王師平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令榮陽復從坐徙用薦爲從史又以罪斥也再起奉使還授貟外出按察山西竟以讒逮役錘官卒其往來數數是皆法初行少有過則從吏議



且以自士誠所雖見寬猶不能善也欲以庸庸免又不可得基工於詩與季迪張羽徐賁同著名四傑初楊維禎來吳一見驚焉謂已不逮今其詩實傳也

贊曰漢定功以從起豐沛爲上有以哉其次雖自歸者猶時見疑而況以收籍得免幸矣高哉特以儒亮得復用然既無他才能斥乃其分好進矜名竟於作所殁與公幹役上方異矣若吳之詩盛於今基並有力哉

姚廣孝

姚廣孝蘇之相城人初爲浮屠學通占筮兼綜兵家書王止仲知其有當世才雖自匿欲有所用之會有以道高薦者令侍

文皇於燕一見以爲天授即深相納數以奇謀進起兵時多其畫也迄成功所籌皆閟寄人不得聞或以爲通於數跡甚幻蓋天造

皇始特神之耳堅不受封且不置家上親愛之呼少師而不名竟徒步歸出入里中不改初



服逮卒

上又親幸其第問所言終不對乃官其養子焉

贊曰時運方達則異才出焉固不一途哉當

高皇時固疑

文皇之受命也幾道衍以仁慈佐之而首定大計開萬世洪業及成功謝不居則又加於人一等矣子房學黃老謂有託此其遊於方之外自性然豈爲富貴哉所著書多不傳若其深詆宋儒必有見焉張洪何者輒焚滅之惜

矣

滕德茂　王遜

滕德茂者仕元爲江浙行省官從討方國珍浮海風大作艣多徂欲崩衆無人色德懋諭以無恐賴之濟留撫台人甚德之

國家初起徵爲丞相掾巳乃令與王溥同守建昌溥多自恣德懋持之力自湖廣行省召拜夏官尚書以事見法其才長於綏集又工爲奏論事爽激故見拔擢子枋與從弟權皆有



識用

王遜字謙伯崑山人以進士選自御史丞上高尋以功復召性剛廉峭刻所治以鷹擊毛贄爲能人或規之君不虞後患耶曰虞患思避隱忠不竭其又得全哉竟坐法子復亦以進士任御史然直氣少折矣復子敏能不墜其業

贊曰司馬以故元臣進用其初豈有所不得已者彼其操尺寸思欲用所未盡旣遭值不世由郡邑附風雲遂秉統樞機適不當意以嫌逮非以不從始起疑易構耶遜𤣥亘少戇然守戰不回慮使撓而從之烏稱死官下哉時以刑亂國用典無所貸要之終見察其子孫皆顯用豈不至明矣哉

郁新　余熂

郁新者家本吳人其父避之臨淮以貲致饒新伉爽結少年負奇氣洪武間徵主度支事貽今名巳而更定制爲郎中進侍郎數對稱旨問天下戶口錢穀轉輸占對無遺大被眷拜尚書卒永樂中



余熂字茂本崑山人家故鏟工少儁慧喜學問爲儒有意當世洪武初選造於廷無何遂拜尚書吏部掌銓稱平迄無悔咎熂爲人長者未嘗譛毀人其以事見疑者每進微諭有所寬釋居家尤恭謹望里門輒下見故時所徃來必自名若未嘗貴者

贊曰郁新方締造時上大計非其才長於應變善心計無所滲失烏能免哉及壬午之際委任無改信乎其工爲自謀也熾雖蹝蹝然畏慎不被嫌猜其事乃不能詳既總百官備宰阿蓋亦有足稱矣

衛浩

衛浩字季洪常熟人永樂時任御史未嘗深文詆人罪見酷急吏輒論罷之

仁宗爲太子留守殊被知遇詔獄多乞付衛御



史奏上輒報可嘗有大將收其偏俾上之請論死浩議令以功贖後遷按察江西歸年至九十餘

贊曰浩誠寬仁未嘗足已自負所守官不察察任威似寬謹無異能然其治多得全卒以此蒙福雖忤時見原將在外始不敢專殺歸之

上自治乃獲釋自此疾力戰者寡矣

錢芹　俞貞木

錢芹者吳縣人幼自修立厲志介廉初不覬覦欲以奇節見嘗從大將軍辟絕塞宿留既罷府居貧漠無所營意良苦守姚善愛士貺米俞貞木誤致之芹所芹以守賢也不逆他日貞木見守乃知之因欲見焉不可期於庠序展禮賓之繼忠出一書遺守遽退善乃薦之朝從征虜將軍諸議令請事司馬門未至卒遺奏言邊事

上善之賜歸葬



俞貞木者琰之孫琰有名前代貞木頗好學問善著書洪武初薦爲樂昌令又爲都昌以親故累罷免太守善方向文學尊禮有道以風民俗極重之數延致於庠行乞言禮多薦達貧士因以進者往往而是然糠覈不繼空匱愈甚不以干意靖難時勸守舉兵因逮赴司空論

贊曰繼忠雖高行然本負氣欲有所出之兩在行間其奇謀秘計亦將有所效之乎貞木

敦行尤以節著其居平潔清重一介取予雖嘗仕或以逃疑之豈遯世不顧者哉方其爲守決策要與俱死志義皎如日有夷之清稱貞隱何也

王英

王英者崑山人也始約時諸父老會里中嘗爲傳食無不贍卽他時傳食者多不以時咸曰無傷也王孺子性謹厚廉仁時爲博士弟子者多避不肎就獨慨然應之數歲升於國



學選授御史以能舉其職聞命攝都御史事上手翰寵之又以爲刑曹出爲邑永樂初召還繼遷按察陝西得代歸卒泗州英始終以憲法賦於政剛果善斷臨事毅不可奪有所論識人間之不對及已行下猶未知爲英所上也常曰旣已出身奉職當死官下寧復顧哉然其中純質居鄉時時過所善者弊衣冠行道上人不謂嘗貴也喟然思往傳食時曰吾素事諸長者未嘗少失意異時吾且得相從游豈非幸哉王公驟性嚴峻嘗與公爲寮深念之數問遺其妻子所以卹之良至時亦謂其厚重不泄類周仁張歐也

贊曰俊伯未有赫赫可紀然在朝不能久居其位良由伉直少所容貸不假顏色於人故恒不堪之然爲吏寧當游意於法之外市恩哉得不黜辱幸矣迄善罷能保其終則又可謂不詘曲之效乎

金問



金問吳縣人其父道玄爲元將陳養子陳戰而敗道玄自投海中義不爲賊得若有濟之者流不知晝夜忽在石上竟得免人薦之僞吳逃焉以終問旣貧家無書寓讀於人學於俞貞木永樂初薦起官正字授
太子經會有忤與黃淮楊溥繫請室三人深相得也各以經義講誦不輟洪熙間待
詔時引對有所匡益累進貳秩宗。卒
英宗時。更歷四世皆在肘腋。參預時政。每有謨

述未嘗不在其學長於訓詁勒成一代典藏之太府與鄗習之博士弟子者皆有力焉尤工書解星曆凡聲亦嗜學問事之甚恭嘗病禁寒時欲得亂鼾即解衣覓進之其友愛如此

贊曰兢兢公素修闇為婞厲行自家平我王路悴惟誘匠卬恤蹎牾䝞䝞阽危居之若裕恒頎帷幄通塞異趣偃游著作匪寵能躭貞行之以豈徒藝翰平 允茲執心庶哉忠貫平



楊翥

楊翥字仲舉系本宋高宗將沂中後家於吳翥少與兄戍武昌為人講說時文貞公士奇亦寓焉見即歡相得文貞方困乃令諸弟子從之受業而自之他所日往返餘十里與文貞期會未嘗失也。由是德之甚。當

仁宗時薦之召主註記從史氏撰

三朝事遷傳

郕王謝罷及景泰間

朝焉竟不仕歸二年又以虜保寨赴

上賀所以寵之良厚公因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進位秩宗俾食其祿年幾耄乃卒素敦行以德重稱其處人所不能堪無幾微介於意純心為質君子哉可以厲世表俗也

贊曰常伯壁壘篤哉有斐方其困時兩賢同厄言議甚偉卒建忠策序功

當康曷恭之敦而靖以無侮。曷仁讓以恢而桀桀其庸愈。幾而能含。不弘於進以取悔。五謙恭是則三命而傴壽俊如何實里我土（公之故居相去余甚近）



王璲 王璡

王璲者其先蜀遂寧人也自其祖父仕元宋時家吳璲有異資幼則善屬文名籍甚因得備侍從與王洪孟揚逢善並以才聞璲等既後進文獨工諸在位者雅不能善又自相矜許遂被以輕薄名

仁廟在東宮試神龜賦極稱善語解縉縉頓首

謝不能及後語黃淮淮因譖之遂與孟僩先
後論死
璡璲弟也先在謫遣中以明經舉爲掌故以
著作召與楊溥等入直
内庭璡稍醇謹文亦不逮璲故得優游免凡璡
少有逸才先被遇命從宋濂學以早卒名乃
出二弟下璲爲文能立就雖數篇並作受命
即奏不淹刻咸以爲神而性又無所推讓故
不免於忌然其書未久遂無傳者



贊曰吳稱文學自言游始後乃盛海內然初
之能紹者汝玉兄弟寔先之雖不善終亦由
傳會能以其文進用被眷良厚有名稱於時
顧不爲資適逢世得當哉逮其及也一由於
文文適膺乎竟以名敗故亦安貴名也

吳訥

吳訥常熟人幼有成人度能通誦五經父爲
沅陵簿被逮訥請代未得而歿喪之哀時稱
有禮乃用善醫起

仁宗素賢之授以御史其所莅必與立教化獎
進貞義黜姦邪除暴戾之意表閭里修忠臣
墓時稍敎廣法無抵嚴歷官都御史皆以仁
厚稱致仕歸卒年八十六謚文恪所著書多
行於世

贊曰訥豈不誠賢哉躬行孝悌務在沈至感
切於人與彼華而不敦異矣至晚節益恂恂
恭謹雖履貴盛謙巳有逾未嘗作重劾按人
亦時初解網密用忠質爲化數賢者風厲以



節槩敦儉用追隆於古自今談者罔不嘉其
過若其老而劬勞勤於著作故亦頗著文焉

陳祚

陳御史祚者吳縣人字永錫自庶吉士參議
河南以言事黜均州力田宜德初召爲御史
復疏言帝王之要載在典者具以質言儒者
所爲明興壞之端在薄嗜慾謹游幸審忠邪
之辨若此之不慎徒文法爲何以制義憲爲
之建利去害錯世於安而不傾

上疑其言游幸倿邪有所褒毀刺非抑損當世之意遂逮治請室且籍其家禁五年乃得釋復其官則親已前死獄中乞行服不聽又乞歸葬乃聽後按閩擊去方岳而下甚衆代還視河渠重劾將漕者雖蒙宥令惶恐謝又按楚言

遼王事

上怒械治論死尋赦出之侍郎吳雲者薦其屬吳悅悅坐之而文法吏因文致其罪云以釋



憾悅自剄矣上言爲理者用法不平以私上下其手亂舊章應死

上是之因著爲令遷按察僉事福建得謝歸卒年七十五矣性刻廉有所爲奮不圖難操裁太過不無逆戾人情然能苦體蹈危險若其之人亦矜其壯氣尤怨亦復少損焉其後世官亦有顯者乃多智計用和謹貴矣

贊曰古伉埶爲慎者暴公子之屬史猶稱之豈非以抨擊凌挫艮難矣哉至引是非爭事之曲直剴切人以所不能在下尤患之而況以事上乎祚數跌不悔佚與佚廢至陷其親於囹圄以死不爲服雖成直臣名然以此易彼吾聞之中大夫美中云是豈有不得已者且其所激憤果天下大體奚不可者當是時故無失德徒以口語屢至譴忌惜夫

尤安禮　虞祥

尤安禮字文度父從道前元時辟從事後避去至洪武初以才薦官楚當草昧際務晦慎



自全安禮生而淳謹無傷也寓楚時與楊文貞及尚書翕相善履方挈規行不遝人笑爲迂有欲試嫖汚之變色走匿其同門生當遠徙妻子稚弱安禮謂之曰第行我在何患已而女長爲子娶之子故所後弟之子也弟以女疾難之曰吾已心許吾友可食言仕爲掌故進司馬屬同列面罵之安禮不爲動既病免幾不能給朝夕況守鍾入

朝文貞公問焉不能對歸而得之監巷居甚卑

陋請更之不可其介有足稱者
虞祥者崑山人也以掌故擢給事禮科頗能
謹默不妄詆見人有過務覆匿之雖容容隨
世然賴以全者多歷官侍郎巡畿內為政大
率以清靜不事紛更有所論
上終夕不能寐報可乃已其慎如此子震以力
學聞孫臣為司馬屬叅議益部所至清謹歸
不持蜀貨人問其橐裝曰吾以市德於民重
不任載也蓋亦祥善為貽謀矣



贊曰余觀謹愿者事未嘗不為動容也曰羔
羊之詩見之矣伯有佚奢而子產嘻晏不敢
盈禮焉。臣齊道缺。樹德務滋。豈厚封之謂邪。
仲禎用誠長者處官雖畏慎庸不乃愈教子
孫不失秩可謂能遵業哉子禮不欺其友貧
約没齒無憾豈有所要固自其志絕人矣夫

施顯　張洪

施顯者以進士第一人官都督斷事已復行
按察事北不半歲久之乞自劾授御史有所
諫諍皆大事疏未上而卒與張洪為同邑人
相善也洪被譴竄適在廷欲言洪目止之得
薄謫既洪以明經起永樂初授行人使日本
餽賮一無所受又以茶易馬於番冬而往逮
夏歸裘為不更人稱其介緬人入孟養地又
命諭責之還所侵方阻兵不服六返乃聽洪
所著書多於顯年亦高其為經解皆遍不專
名一經也
贊曰張洪之使狄開說令服從無所為屈其



誠仁有以動之雖南夷且懾息國家威命四
暢非搢宦者有人曷以哉顯雖欲效而忠不
能遂固亦有未易者當是時法峻獨無可瑕
疵謫而旋復足謂善保終始矣

何源　張昺

何源者吳江人也洪武間以博士弟子試為
吏德州山東蝗大起獨不入州境歲饑極於
病能綏靖之以功遷守梧州梧蠻夷地且患
歲相仍議上所以賑之曰俟得報民不其餒

而吾寧以擅發罪耳遂開倉廩多設方畧拯之已而坐事謫英公張輔辟教士六州後復召爲翠士歷岳牧源在事久屢斥爲越仁厚温籍故能免年八十六時謂寛身之效也

張最永樂中以掌[illegible]爲御史侃侃有直臣風出按山西封上有所言譖者以幾事不當露泄必欲文致之不能得遷叅政以卒最氣厲急少所容然於守官亦實有文武焉

贊曰源用寛濟斥雖屢竟躋通顯以考終觀



其所設施無異能碌碌不與物忤故自行間起得晉用非有所附麗然哉最之剛急可謂能稱其職雖以早世不竟其用蓋亦無復之矣

曾熯　平思忠

曾熯若其先錢塘人由其父徙吳江熯少學春秋於曾道源洪武間遷於鄉令黄陂召侍讀禁中修典令使交南還陳黎氏所以當討贊師有功既平之復使往卒於富良江子堅亦以春秋起官蜀藩

平思忠吳江人以功曹進永樂中官主客時方國來同忠竭力能節承時叙無失秩官尚書呂震才之以事被譴値虜使至震爲言立出之後任楊弘闗中以思忠參其事復被譴會市馬西域以思忠能貨令隨官者使吐蕃還卒初太守況鍾嘗同推擇故禮之厚且使其二子事焉曰此吾故人爾無挐驕失長者



意忠亦視之自若也

贊曰語稱使於四方宣其辭命招携柔綏服之豈易能乎熯再使交人其勤足紀思忠懷遠人致饔餼其逆也以班有加等益虔使小大莫不得其所再絀終以復用自非其才不可弃耶方是時綜核詳上下不敢苟若忠之進退亦文法所不得而裁之矣豈徒無害哉

劉璉

劉璉自永樂間仕御史歷侍郎守邊幾二十

年當
英宗時虜數入邊能持重少失亡其以首功上者必審覈之云有如不中率令爾對簿書爾果陣而獲於何所遇敵疾力戰勝耶故終不敢冒賞嗣後未久輒累功徼求過當矣璉之不矜豈非人所難哉致仕歸卒於通州貧無以返葬遂葬公感疏上其功狀請加恩乃得追恤旋先人塚崑山

贊曰士談說就功何易也使乘一障能令虜無入乎璉任巳巳與郭登守宣府為城下盟計欲詭奪虜雖不克然使知有備不敢犯又數偵虜虛實竟使款塞和未必不能逆策其然也功皆抑不聞至歿而不能返其丘墓身久為將故猶窶甚何論請美田宅多從賓客車乘哉且戒妄殺不敢徼功畏謹矣或責之死封疆之義不能出驍銳鏖土木下濟師事誠有之則所傳聞異辭未可蔽其罰一人也



李贇

李贇者長洲人以進士任司馬尉尚書方賓器遇之進佐太僕從靖遠伯征麓川父卒不聽歸以墨衰從迄驛以功疏爵而贇亦遷貳司空乃乞持服後以司馬鄭埜薦令佐巳。先巳巳之變卒。贇事無所見。雅善為兵其從征也由其計畫得全故以文臣封者惟麓川之役在兵間久知邊郡地圖阨險遠近埜深以此倚之為人長者居鄉甚著行義時有劉繼初者嘗官輿司馬寶為贇談邊事且囑之無喜功云

贊曰聞之長老云當
英宗時朝野方以虜為事埜實謀之贇贇為具言所以戒慎而中官振務徼一時。讕納偏說不參稽且虜中國累葉盛強氣奮。決策於內茂實言不用亦前死。故得不被書云無侮老成人則計之生孰於得失可知矣



施槃

施槃者吳縣人少落拓寬博衣冠游里中人

多謂之狂生從博士弟子誦學而亦好爲詩故時詩近俚猶有闉門稚席意槃既雅自負選造對策於
廷第一年纔二十餘皆以洛陽年少遇之公卿爭前席亡何遽卒

贊曰天道不全患在美好故盈而若沖用乃不窮槃少年有顯名方幾進用遽摧折惘傷豈有所奪之耶且也何足多而似靳者雖適然遭之而槃也巳盈溢不夭札亦將安之乎



續吳先賢讚卷之一

# 續吳先賢讚卷之二

沛國劉鳳子威撰

## 劉鉉

劉公諱鉉余從祖永樂中以善書徵預修史進侍講
英皇帝深所眷知
天語褒之云鉉開說簡質大有裨益巳而
景皇帝稱攝諸司勸進獨不預名及易儲事起時爲祭酒又不肎表賀屹然中立在



廷倚以爲重楊翥薦公及呂原可相而公竟不肎一見貴倖遂累考始進詹事歸方在翰林時王汝玉輩爲文若宿成公必淹時乃就然沈至深切於經國匡導納於善爲多不與輕薄體同也所著蓋多藏之不出久乃散泆惟詩二卷傳尤工於書楷法温媚極爲時所重不肎爲人題故益少存者與人雖造次未嘗不厚念若同官者子弟見焉拜起必令如禮而恤所乏及問遺其孤無不至不好立名稱

而咸謂長者敬之性廉厲不治產家故狹小
耳卒贈少宗伯謚文恭子瀚官副使尤嚴毅
能伉其法於宗蔚有禮教孫棨以公任爲郎
至太常階一品實異數也
贊曰昔汲黯在九卿中謂能立愼非徒言論
無所避也卽聞其風憚之所操裁異矣若吾
公在當時。以文學侍從。無所主守。何以見謂
剛特。當其有所發使人不寒而栗。至舉動雖
小必愼行已皆有尺寸寧遲毋速利害藐不



能易不可謂誠直臣哉以所後死靖難時故
終其身不得追恤而劉氏自是遂以忠義世
其家雖稍陵遲子孫咸依以爲重實有所始
之矣
仰瞻
仰瞻者長洲人爲大理丞以持法稱當官者
振擅命人爭附之朝夕走其門惟瞻與薛瑄
及少卿顧惟敬不肎往振嘗怒瑄不謁因卒
沈榮事遂坐瞻謫乘障已而尚書俞士悅等
言瞻抗直且據法不敢阿不宜斥弃者迺使
復爲理其操裁益峻竟以不能骫曲失當路
意謝歸卒瞻少嘗師夏時及貴事之尤謹經
其里必式過門則下而趨敦行自其性然
顧惟敬者吳縣人與瞻同爲理瞻事起并及
瑄獨不逮敬敬自請繫。乃出之吏蜀。未久罷
敬尤畏愼居平不妄出一語得年八十餘
贊曰李離爲吏以死守法張釋之當犯蹕以
金不敢動搖彼其爲法吏寧當有所阿哉若



其不謁貴勢無所陵折可謂剛矣時者喜趨
和承意不敢引當否至疑瞻卞急惟敬素長
者乃能與之進退亦賢矣乎然皆由於瑄有
所式化語云義不虛出而譽不獨生瞻等之
謂邪
陳鎰
陳鎰字戒永樂間任御史進御史中丞撫陝
以西被邊郡善於綏柔故虜亦不敢犯尤得
人心薦達人才惟恐後嘗舉王鉞自代及召

入行御史大夫事諸御史咸重之不專厲威
嚴而自惕若歛服不暇王鉞繼亦得入欲排
鎰出之會陝旱甚吏民請公車上章乞鎰乃
復令往撫至則禱而雨西人大悅又大爲興
發賑恤之躬行田野察幽隱理沈滯導疏川
澤豐殖藪壤佐寬民力其精勤不舍晝夜蓋
安集陝者十餘年
上所以加惠錫賚寧鎰者亦歲至雖召公之在
西土無過也民人私相與尸祝之至有疾痛



號於鎰若響應者遂神明之纔六十餘乞歸
卒謚僖敏而其弟子僎仕御史能析疑獄覆
股從輕典理鹽筴除其姦亂以不賄聞僉事
蜀值寇作率衆二千直抵其地賊方數萬據
險待我乃請濟師及督將貴至僎遂前驅入
破其寨四十餘不解甲兩月又爲畫所以靖
之策上蔡府明年賊再發夾江之花溪又檄
僎討平之雖以書生冒矢石出入行間介胄
上所難使者方上其功當趨貴州溺於叙之

江中
贊曰國家初興其定功基造者皆佐命二三
臣至綏固和之丕克保乂非老謀長慮忠篤
之老則曷以哉若鎰之分陝陳常布藝樹之
經法而民知有恃至竊竊然俎豆之不能使
人無保已惠之入人深矣夫若僎以死勤事
其功乃不顯人臣之義惟其所在庸有猜乎

兪士悅

兪士悅者長洲人幼敏慧能誦學永樂間授



御史以肅敬任職稱遷按察楚。是時法尚峻。
上下皆不敢苟。而悅所莅更稱寬。惟吏坐姦
利事者與重劾。屬所部裁。荐及署。吏皆走匿
悅爲具器備。巡屏攝。行火所及。衣冠禮於纓。
風爲返滅火焉。進參政浙。浙多名禍吏悅佯
若不問者已而盡得其姦狀窮治之政爲清
倭人入寇自悅設詐激二戍至今賴之召入
爲大理當巳巳虜在城下以悅爲都御史與
衛穎師師門焉晝夜不釋甲迄平進尚書刑

部天順初六卿皆例謫成化時赦還復官卒
八十餘悅與鎰同時無赫赫譽然能薦進士
其被譴怒者多爲開解不避雖無犯顏爭諍
柔而能立有足稱矣

贊曰人臣衛社稷死生以之春秋之義不有
居者其誰與守叔武之復衛國蓋權之有焉
功雖能定所以忠上者則無方與悅值勛攘
因時傳會致位公卿其忠計式有所效之矣
至同之一時用事者謂不能廷爭庸庸隨世



實亦有之若彼持攜則有人矣哉悅無預也

徐有貞

徐有貞初名珵其先以褒右徙有貞生而短
小精悍目光映人爛爛慷慨有當世志始從
吳公訥游訥奇其材祭酒胡儼有人倫鑒訥
進之儼所適儼病臥見之令爲詩不覺躍起
繞床曰此則鉉器也何意得之以進士讀書
中秘時楊文貞諸公在內每都即得其試文
概歎息有貞以士所以謀議濟萬世業乃獨

以文焉爾乎肆其力於學無不究通資故絕
人非有從授若星曆運度緯候數象禁方既
所該綜而智計權畧意算又非書所盡也當
正統間仕侍講時方以虜爲事乃上言戎謀
便計及討伐利害若言不當出擊者
上爲嘉納至事變作中外皆嚴以有貞素善言
兵令之河南起兵以爲聲援行御史事守便
宜不待報使恣所爲貞直馳至鄴民巳匿山
谷不出應爲諭以無恐命善吏能得民者四



出招之遂大集因申約束教之司馬法修器
甲什伍之特不置尺籍調事寧當任所之故
士爭願效行間皆太行驍勇可用惟得當爲
此會虜退召還以舊學侍帷幄先是河決張
秋治者徒築塞之乃益潰不能絕資費無算
漕渠梗饟卒弊不勝事下司空集群議求善
治水道者貞自請行時欲以興發大徵役貞
言不當先自擾俟馳詣彼相度遂乘遽發始
渠涸冬月漸爲陵陸行者道絕貞至之夕水

忽驟發威驚以爲神。因召所司語以工非朝
夕計。設徒僨。益患苦之耳。吾嘗別爲方。姑悉
遣歸。又量遠近爲部伍。先後發。衆得無窘聚。
躬履行。循水所出。踰濟汶道泗沂。泝衛涉沁。
沿河下濮范。極水勢所底。圖地形高下。前所
遣度已集。遍上言水之潰違。雖天時地利有
適然者。而人事綿經。乃由作治。昔禹之治水
豈有他術能逆水之性哉。今臣驗河流自雍
之豫。出險阨。就沉斥。固已汨蕩。又自豫之兗



土益跡惡。其衝河曲爲大泽。奪濟汶入海之
道而去。衆流從之。徙而北則北溢。南則南墊。
而漕渠淤。潦則穿溢潰防。旱則舄鹵千里。又
不可耕而食。今治者欲塞之毋潰而潰愈不
可止者。可謂失策矣。臣請疏導水所趨平之
乃治其決。決已治乃濬其淤。因爲溉灌宣節
俾安流。當可。詔從之。惟所辟置興立無得從
旁撓者。貞乃作捲埽法至今遵之。緯竹大爲
簡薄。實土石。視其潰數十人推而湮之。既

使不旁溢。又深爲渠。引水入之。度勢疏近置
牐隱以金堤。張秋之首亘大潴之野。越范暨
濮又上接澶淵以達衛沁。用殺其怒。流隨平。
命渠曰廣濟。渠則異流同委。牐乃上下櫛比。
以次閉啓。流之濫溢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
袤皆萬丈。於是水不得東。益薄濟北出利漕。
治既底績。又大作堰其上。楗以水門。綴之堤。
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又十分其長以爲之厚。
門之廣視堰之崇而厚二十之。堤厚視門。崇



視堰。而長百之。其疏鑿視水之性。而渠牐乃
少引之北。復作牐龍灣魏灣。積水過丈則泄
之由直沽以入於海。又以蛟螭潰堤。置金鉄
馬。且與水相顧。凡沉之數萬斤。蓋作治三年。
竣者議大興役。貞請繇河濟牧馬庸專事河。
省費不啻十之。有以役久聚沮議者
上下之貞。貞守便宜言河漕洛之水爲趙魏患
者自古記之矣。臣非敢必有功顧奉
上所指措不敢不力

上悟數勞問倚之專故迄就者由信任也歸擢
貞副御史大夫至景皇帝彌留際衆方危懍
不知爲計戚屬張輗張軏侯石亨寺人曹吉
祥謀之學士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顧彬老無
能爲在今惟貞經濟才往圖焉其可亨雅知
貞遂以二月己卯夜就貞言之貞曰
太上皇非以佃游出天命未改歸而揖讓人尤
屬心今奉以復辟天人同符因爲陳計亨等
去二日辛巳夜復造貞貞乃升屋步覽天象



亟下謂亨事在今夕不可失密爲畫所以發
狀亨輗小語云今虜薄城事危且奈家族何
貞請因聲言納兵備非常誰當疑者遂倉黃
起貞與家訣曰事若成宗社福餘無復顧矣
獨馳去與亨輗及大鴻臚楊善收諸門鑰夜
中納外兵衛士愕不知所爲禁無得出聲既
已詭入取鑰匱寶中皷進之嚮振遠近夜色
猶晦衆惑所向貞曰時至矣不可後亟叩南
宮門鋼不可啓撞之俄聞開闔聲隱隱內中
無燭亨等入
太上獨出問誰耶衆皆俯對請登極揮士以輦
進貞翼
上升遂及　皇后同行天忽開朗日月皦然
上顧問貞誰對以都御史徐有貞
上又曰此事出卿耶朕失遇卿矣蓋貞嘗侍
上講既登殿始辨色鍾皷鳴群臣入猶惶惶已
乃知
太上復立喜甚中外謐寧事俄頃定



景皇帝聞鍾聲知爲
上曰兄兄好癸未進貞司馬又論定策功封武
功伯賜之誥以升華宥密謨猷盡善爵三世
又錫章服一日三接顧遇甚隆使命相繼
上不時召對或已出復入萬務庶幾皆與疇咨
虛已倚任貞亦以不世遇慨然思所以致治
爲萬世利極慮安危有所創裁釐擇時進密
議人不得聞始漸側目不便諸貴近矣且語
亨石等。遇邁會成功。當思抑損以示人臣義

無顧私。豈其一有所出。敢徼
上寵哉。遂愈嗛貞。每有陳請或不得。則懟謂貞
所詛。恚不已會
上有所賜玉帶先以許欽已又與貞益恨之御
史楊瑄論亨吉祥侵奪民事
上又善之謂敢言乃同譖愬貞嗾御史將圖害
之者
上爲解慰不能釋陰使人伺貞對承
上語以機要不當泄者以質之



上廼驚謂此客與貞言汝安從得之以貞所宣
示告遂疑之眷漸衰益進讒誣毀之造危惡
語誹時政託給事李秉彝名上之時秉彝以
服去久逮下請室論不勝楚毒死曹石又言
此貞客馬權以貞意爲此李死滅口貞宜知
之者
上雖怒猶念其功姑貶斥之又上急變激以異
謀乃復追貞理之適風霾作貞已入亨等遂
將死之

上見遽令出就外聽乃得全掠治權尤慘令承
狀終無驗權請至廷當有所言乃獲對大呼
貞冤聽者愕不敢詰遽引退適門復裁焉
上頗感悟有出貞猶用前詔有纘禹功語爲不
臣者謫徙之絕徼貞自以負於時獨思咎戾
無幾微介時有守臣誣罪或迎奄意辭連逮
貞
上釋不問後數思之欲召輒爲相賢沮止居久
之



上益念不置特
詔使歸田里貞既得返屏居一室謝絕知友賓
客自以於易有所詣愈益玩之其有會亦不
以語人。既精占候。一旦覩天文云曹石當敗。
其彼乃不但若所中我者。已果相繼卽其罪。
至
憲宗皇帝初賜之章服晚始縱尋山壑隨所之流
連不舍俛仰慷慷時游於酒人乎酣歌狼籍
酒數行已往起舞相屬雖寓之宵實怳惚而

忠國蓋主之念惓惓不忘若所賦詠迭宕無
所之而奇致可想書散在人間得者輒藏之
貴甚亦習黃老言有神仙想惜未能升陵喜
夜與客語或遂徹曙與至孤往輿有遇之又
或謂其有異術能變幻者至其雄沉有深槩
卓犖精識善謀能斷爲一代宗臣豈虛乎哉
贊曰上當無事時雍容濟盛治然猶稱焉及
制變圖難定傾扶危决策無濡忍之意存亡
以之此其諒烈顧不丈夫哉且其身嘗貴爲



徹侯受辱獄吏不恥謂不能裁耶人臣義不
當貳一旦被汚惡言不以死明責誰當知者
若有貞事無可疑何至今論未定也或以于
司馬死罪之夫于誠有功於守若城下之役
與
乘輿南旋信有力焉至南城易儲二者謙
俛股肱大臣且獨親信何無一言爭而謂其
猶有翊戴之意者將誰欺哉不有所廢其何
以興謙與貞本無怨而勢適然尚何云貞之

卒廢由南陽之娼功乃謂迎衛之舉無事者
又何其重誣也傳有之使好我者勸惡我者
懼乃易之矣惜夫若士權忍死以明有貞雖
任安田叔之義又何以加焉

葉盛

葉盛者崑山人官給事中當巳巳師潰盛
廷劾將帥失律虧損
國威請致之法然後飭師徒勵神武爲必報之
意時盛壯之。命守主兵興事。中外方嚴疏六



七上皆幾重最者既事漸寧封賞未行又疏
上死事適政謝澤等宜蒙錫賚以勸封疆之
臣其失守分地不赴難者久未正軍法則何
以懲不恪宜論之如律時有議留重兵屯衛。
疏言守當在四封。今日之事阨關要。遠偵候
而已。向使獨石諸營不弃則土木何以中寇
紫荆白羊能守。虜豈得闌入哉。若聚兵內地
示之以弱如遠近之望何迄虜既惰威
輿駕且旋有襲遂榮書上公車言迎奉當如禮

用事者意難之不敢以
聞盛謂此群情所向豈不可因以動
上哉遽白之有
詔令進雖未施用而盛所持論一時爲傾遷叅
政山西都御史李秉言其知兵便有意謀俾
乘障獨否時新中虜城砦多廢所以綏緝安
之繕治壘壁使急則入保亭障相望爲基置
連絡勢又以邊人不知禮義設學教之碎致
有儒行者數人爲之師遂與於文學與中土
埒初鵰鶚靈州諸屬城相去遠並沙汭無休



舍行旅患之既爲之置郵又十里輒亭爲具
芻藁餱糧烽燧相接以備非常商賈遂集漸
充實矣地多斥鹵且爲豪右據田牧之軍興
役無所籍不浚削之下則移大農請而調度
恒患不給乃悉汰出之并教以墾土樹藝法
使無所出再歲始薄入之爲調而自將率以
下占地有差由是土益闢治公私皆贍以持
服歸天順初二屢以各置率不相統軍役無

時與期又不如所尅輒無功乃以盛節制始
開府梧州與征蠻將軍同鎮之及駐兵據要
害設戍守又以鹽筴賦於商置關爲榷之鹽
實夷蜑所急私貿不能禁爲薄其征而聽之
出粥易故公有羨利而筴亦流通不壅法至
今賴之然竟以被譖召還改守宣府以堡壁
隳毀至則力興復聚徒作治邊人縱逸久始
役頗患之乃堅持之不爲恤數月計築七百
壘自是畜牧被野無寇抄成化間進貳秩宗



復進少宰受命視虜河上疏言窮討非計宜
益斥地築壘募士僑土相雜教之使服習爲
便卒於位
詔追恤甚隆[illegible]文采盛歷官於外以善著文名
時南陽李相賢忌前惡盛者累譖之不行乃
云盛嘗非薄其文者始銜之故其罷嶺外也
敕諭代盛者有無若盛殺降之語然卒不能退
爲公論絀若他時使者在外一言忤禍且不
測矣故時謂李無休休度然未爲甚也盛所

著書惟水東記存
贊曰盛爲諫官屢廷爭引是非指用事者數忤不顧其誠直哉然才實能經變圖慮緩急可仗當夷虜並興折衝之任恒交擯之作鎮方陲遂乘勝千里邊候不竦其所規置鳩耩用恢崇我王略迄於今是賴可謂重臣矣哉嘗有所保任吳禎以事敗遂終其身無所薦初以人倫鑒士歸向之卒乃謂以虛辭借故論議及之若其恬於榮利每進皆以危殆委



之忘身殉節官下豈易能乎

徐俌　蔡蒙　蔣廷貴　劉竑

徐俌者長州人始選於鄉爲文學掌故擢給事侃侃激直言論無所假出僉事楚其劾治乃嘗依仁厚與爲文惡者異矣介廉甚行不資裝嘗蔬食布衣或以既有祿秩何用爲爾俌故自其性無所改

蔡蒙者其先在宋直煥章閣世洪始隨而南徙因家崑山中蒙甫年十一縣道舉充弟子守光公鍾壯其氣貌撫之曰此子他日當如我者詔業春秋時臨川聶大年教晉陵從之游累試誦通升於國學尚書馬公昂才之以劇曹章疏俾之主守無不當意數月遂授以官都尉處州括爲浙重地都尉佐守爲理乃推行義忠史民戴之山出銀聚滑偷少年騷動郡邑命官者來視賊將斷道邀之夜半候者以告蒙遽馳援出之然勢已張方欲發兵討蒙請無煩當計取之遂以一騎入衆愕



不敢動不戮一人止取其倡亂者俄頃定以功遷守南寧尤在蠻夷中蒙彊力能行其政下皆畏之田岑氏與其族爭爲理之岑氏德焉故其歸送之數千里外

蔣廷貴者宋侍郎堂之後也堂守蘇卒遂家焉廷貴少時業博士有敏思以進士知樂亭吏愛行焉歲侵役繁爲之請寬其賦六七建州役興守以貴才委之督諸縣調輕重得其東事無不舉者縣故僻前令多苟而可貴能

以身勞焉悴之不恤卒以死官下其少時入都嘗爲諸姬擁之遑遽絕袂去故見謂介

劉竑者其先自汴徙家常熟知浙之縉雲民素勁詭滑難治尤勇於私鬪至殺傷遂逸不肎就吏竑故緩之使出輕重論無脫者有婦戕其夫不承爲默念之若有告者一訊而得驚謂神焉版所載田上下胥舞文亂之竑奮爲稽致正其籍衆稱覈無不服賦因以定穴產銀爭所由興而吏因以墨又爲請罷其課



而禁鑿者使者行境內皆以賢書上考移知定州俗勁悍能柔之以文教武吏恣橫奪之治竑取其卒繩之法緝不敢動

贊曰良吏之於民若苗之植而善耨之又從而壅之日益而不知其徒文法教導爲乎故有身親隱之謗讟之不恤而其要歸使卒就功爲利無窮若備之長者論議常依正直用法能流其惠蒙雖其廉不如然當渫惡民倡亂不煩兵服之所全活者衆矣廷貴勤其官而瘁死竑之治劇縣皆有蹟可紀亦賢乎哉

## 陳鑑

陳鑑字緝熙正統間任史官以法從講誦禁中奉使朝鮮不辱命爲祭酒國子時有以襲食弟子貢錢爲不快於前祭酒邢讓者因及鑑鑑以身爲師儒寧當對刀筆吏辨遂默不語用事者怒皆罷之未久卒鑑操行無所汚特好古嗜書多蓄之或爲累且爲居室修之未及獻焉而丐者在門迄不能定也至今



離皆流入他室又言其父謫戍遼碭毋更適人鑑少則依黃冠既貴因奉使求得之與父喪同歸亦爲孝矣

贊曰陳鑑之始本由貧賤嘗依父友野夫黃冠而卒覩會有以自見奮其智能才多所善出入周衛時亦被眷逮其結鞅東馳箕子之國奉使稱旨不失秩官國之壷士豈爲素餐雖斎一錢苟以優之胡爲生患（叶胡官）

續吳先賢讚卷之二

沛國劉鳳子威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 韓雍

韓雍者長洲人甫弱冠爲御史果敢善擊斷氣直陵諸御史出其上數疏發姦利事在廷股慄出按郊甸有掌故爲其下所持慾雍一訊遂縛得之即其罪又按豫章閩賊大作檄徵兵雍誓於衆爲將赴者會復得檄以賊降謂雖聽且變[illegible]生而即解何害而必使



者巳承檄罷散戍果未下則委其罪按閩者抵死人咸稱雍善策事知兵矣巳乃遷副使嶺南相陳循才之擢都御史復撫豫章乃廉得俗多嚚譊知其豪姦之家捕治之吏民重足一跡天順初有所改革仍副使山西遝繫之無所坐授少卿大理尋復爲都御史讞獄多所平反學士倪謙爲仇訐以重劾力爭釋之石亨敗株逮者衆爲上下其罪得無濫方擬以黨雍謂此前代事可鑒今奈何立此名

也出撫被邊郡國雲中。簡汰師徒有所黜進。益固完險塞正尺籍逐逋逃者實其伍虜嘗一入獨石擊走之召爲少司馬又以事出叅政浙適二廣寇屢不靖役無功太宰王竑奏非雍不能定者即以都御史召令往撫且重委之得專征伐自偏俾以下行軍法不必請者別令督將趙輔和勇乘遽至境上議兵所從入時諜者云全州之興安有苗出刼。傷敗王旅。斷道路。又新會陽江有猺橫潰殺掠。而



大籐茘浦修仁爲宿寇逋焉者。衆請先以兵援廣以東。且斷其歸。雍謂全興安爲廣之東北喉襟。新會等爲廣之西南藩籬。茘浦修仁羽翼峽賊。而峽則其根蔕窟穴也。不剪其羽翼則且左右掎我而本根未除爲我腹心害乃先遣鄒宏廉忠等將而前合新會兵討賊之直東方者親率大軍至興安分出西延融江敗賊灌峒斬獲甚夥追之入崖菁懸峻匿。又兵巳壓南韶清遠。及楚桂陽。勢大振。遂乘

勝席卷千里。賊皆奪氣竄。乃移攻荔浦修仁
分五道入以和勇高端將左孫麒將右彭倫
葛宗蔭將前雍自與汞瑄趙輔按中道歐信
將後而侍郎遠主饋餉及監軍御史孫等同
進賊陵高阻監發石下礫人傳毒矢拒我發
驍縱擊之戰身令。賊輒奔益深入崖塹不可
仰攻虛鼓之屢誘其投。乘夜開道攀緣上。賊
猶以死捍。既不支乃弃兵潰。鹵獲斬級無算。
破峒寨五百餘。取其畜聚及械器而險阨樓



疏梁欃皆毀刊燔蕩。夷其址。乃休士止舍。大
校閱。行誅賞激厲之而前所遣宏等又於新
會之牛欄與賊遇疾力戰敗之以首功來上
雍即日之潯之武宣營馬將攻大籐詢於知
地利者咸謂天險不可乘且瘴癘時作難入
不能留往者討伐終未能窮所至今賊攝兵
威爲守益固必設長圍困之可耳雍謂兵貴
速役不可淹。今討不時決是遺不可爲之疾
腹心也。圖之長六百里。詎得數十萬兵。且歷

時能無變乎。今聲勢大振。吾豈留此窮寇使
復蔓哉。遂誓師於原。申令以視吾旗鼓所向。
敢後者斬。命歐信高端等五軍取山北道古
眉雙髻以進自率趙輔和勇等八軍徑上直
搗山南巢又令孫震程文昌等二軍及潘鐸
出各要害別攻且濟師。賊窮。巳令其帑避之
窮險桂州横石寺塘諸崖。而留精銳堅壁待。
置械守甚嚴。士殊死奮。殺傷雖衆不敢却。其
爲機以發石者先巳遣死士入其中盡發之



而又募百金士潛道登其顛舉燧焫焉。夷方
鬪。驚顧寨巳燔。遂亂。乃四向攀緣上。呼聲動
天地。大破之。一日間砍關奪壁空其穴。自山
南大信屋厦紫荆沙田諸峻阻窮絕所無不
蕩夷。暮止其壘。詰明復跡賊急躡之。顛隧及
中矢刃者且盡。進至横石九樓諸崖下。則巖
𡾊萬重陡入霄漢。陗極益又倍前賊既獸挺
摽險。以死敵我。縋發振谷壑餘勢猶激而中
人不可近。復詭進誤之竭。又潛於賊所不備

登焉。且百道上。前後不絕。疾力壓之。歐信泓
泰彭顯英等又各攻林峒四面合賊不得左
右顧路窮絕乃盡潰計所取巢監三百餘徃
所憑恃官軍必不能入者皆覆之蠻遂破心
願服從無有貳因爲疆理其地相籐峽險固
廣衍恐賊復滋以田之上隆州遷馬岑鐸先
以事繫赦出之令往莅柳之東鄉爲峽後戶
貴之龍山峽之右掖而峽上下周冲獻俘有
廢壘中曰碧灘有郵傳及戍者皆修復之爲



築治置。有秩吏。擇能爲衆服者佐之守。使峽
爲通道無敢睥睨其間籐縣之五屯峽之左
掖往所置屯亦廢修復之令李慶臨馬而盜
以兵賊逆逆在外及他所未至者令鄒宏范
信廉忠陶魯等復分道出鬱林博白北流洛
容慶遠之銅鼓十二磯諸山監窮追及高涼
之海淤皆命張適等以樓船卒往攻既已盡
敵乃返居無何餘孽侯鄭昂等復反側又平
之自是二廣皆定迄數十年無大患者雍之

力也人謂宋以來蠻所據險未有能造者一
旦殄滅之無不震動稱快而會有忌者貿不
行遭父喪免後議者終謂梧當襟喉必重臣
鎮之無踰雍者起復莅焉辭不得命至則爲
經略尤悉又與奄尹不恊遂謝歸卒雍豁達
大度慨然有安天下意若其沉勇篤密敏智
機斷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出入矢
刃意氣自若有王佐才今觀其成功固易亦
由上奉成命亶固和之棋會逢世得暨其材



用稱一時得人之盛光於前古豈不善始善
終哉

贊曰予少則浮湘桂道五嶺間詢之父老皆
戴韓之功不敢名呼而戶尸祝事之其威烈
入人深如此然言其所殺傷猶爲毛慄傳有
之曰有如愛之則如弗傷信夫若司馬法雖
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亦少褒矣將家者以
致果殺敵爲毅與儒者守文異乎哉而其後
遂微豈亦殺戮過耶

練綱

練綱者長洲人大父塤洪武中爲春坊司直

侍

太子宮抗言用事者不奉法有所阿

上嘉之賜織衿綺衣改御史爲文惡擊治不少

避衆忌之出諸外竟中毒卒綱始以春秋對

當巳巳時上八策言安攘兵便及虜在郊遂

衆汹汹動綱復上言小虜豕突是將恣其狂

勢易我令以



國家威靈是何足言。特任事臣求昔李綱韓琦

若少者且所倚惟于謙石亨二三臣宜策勵

之以全取虜耳中外臣有意謀曉兵勢者當

廣擇焉及召大將楊洪羅通等以兵内向屯

要害遮虜歸分命重將門焉備其衝夫機貴

速決若與道謀遷延不斷此宋人所以見笑

於前也至有欲與和及遷避者此正姦人當

亟斬以殉疏奏

上異之遂拜御史其蝮鷙敢往有祖之風尋

廷授之治鹽筴淮南綱頓首謝云有如宗藩戚

屬干憲令容臣劾治臣敢不盡死不然終不

敢依違損傷中正負委任者

上曰悉從爾命易敕付之時爲姦利蠹敗牢盆

者衆聞綱來皆匿不敢出駙馬都尉石璟縱

其下有所擾按其罪言之

上爲褫冠服尚書何文淵項文曜等推擇吏不

如令爲有所私者率同列請黜之且舉王翺

年富餘瑄



上爲命王代而餘等遂皆進用始者以警募卒

巳而多逋逃失伍或請罪之且正尺籍綱言

此曹子本義奮勞之不圖又因以籍焉後何

以使人者乃立爲罷遣出按閩隷適盜起雖

平之未折其首株連逮綱皆釋之而出兵根

捕又追論沉命吏遂大忤於衆始綱劾何項

時廉察楊珏在黨中珏嗛之深因是各列上

而項猶在吏部得肆憾與楊偕譎旋又移之

甘州符方下綱以服免迄不復起以卒綱性

訐急喜攻發人陰罪慘礉無恩同時有歐康
者文尤深故綱特以有口稱耳
贊曰令御史持法稍與古異古謂官邪失德
不奉六條飭察部內者得以糾之猶時一乘
傳稱使者今既歲遣而政之小大無不綜焉
其重不以輩乎漢以前命御史監郡其行事
界無所紀若綠綱斷擊有足稱者然為文刻
深郡國畏之威命幾如
上矣其治雖小有益殆非綏靖和又不擾之謂
乎



吳惠

吳惠者其父徭籍里中不勝惠年十七代往
役令楊隆奇之使從博士弟子學遂以進士
諭上為行人使占城風於海幾溺危甚舟虞
懼不知所出惠喻以無恐力為備且禱焉而
風稍定迄以無敗還自衛見制地者或頗夫
征不獲時歛輒寓其稅土著而流者漸衆則
征亦愈困不郤為上言蠲之西戎底貢悉由
陝服來者益衆皆賈人竊私其利外國且覦
賚不繼又以起釁而匱吾邊邑請令其酋入
朝而止其餘境上待遂省供億無算還守桂林
義寧蠻為不靖萌亂我邊鄙郡使者議發兵
殪之惠謂裔土之人未有知覺蠢動無亦惟
是訓定之而何遽以兵為既撫納之矣武岡
有訌者復聲言義寧相與首尾楊文伯等遂
自列言所以蒙宥恩甚深胡敢通叛人勢遂
解在象郡凡十年所威愛並洽遷守參政廣



右柳慶夷寇我開薌城兵適盡出惟率門焉
者夜砍其壘獲首虜百遂徼遁光氏女巳字
人開其累不欲行乃詭言造妖惡語主者為
重劾惠得其情立釋之亡何致其仕歸雅好
書有所論著子鳴翰亦名能文
贊曰光祿嘗語余海之利害也不謂經涂遠
邇即王者無外鎮撫四夷豈有所拒不臣哉
然銜命而使良不易惠履險如夷即其膽決
不可量乃非使旨有所陳守便宜不肯讓事

焉所爲選壻者迨守封疆提桴鼓戰陳能勇
顧豈儒生坐談者哉或言其縱恣任數無愨
愿意在官少潔廉之稱豈具區故善貨耶誠
有之亦烏害其爲濟治才也

盛杲

盛杲者長洲人一曰宋盛度之後
景皇帝時任御史出按山東匡乘馬數時穀比
不大登馬爲耗杲曰昔管氏筴守高下歲三
分使民不失本業而飫壤守之若干閒壤守

之若干輕重與天下相准今豈不能哉故自
杲之視牧也馬爲繁滋又按嶺外值黃蕭養
亂後在所凋敝爲披荊榛立制度所下令寬
簡不專以惡用而人畏之甚瀧水賊又起即
策馬至其所諭以德意語頗厲賊齘舌不敢
動遂降之使還言撫臣揭稽事頗過失用事
者意會
內死以翠被飾艅艎張水嬉杲率諫官爭之其
語甚

上赫怒召之入將督與杖杲伏陛呼云
陛下聞古有殺諫臣者未獨有杖殺臣可耳無
與諸人
上益怒久之竟叱出明日盡逐遣之杲爲古田
史天順初稍遷知龍江早藴隆禱而雨曰縣
素無汚池不爲備天時可徒恃哉教民渫治
若干所遂饗其利無窮盜趙鋒等弄兵摽掠
歷郡邑杲佐擊賊戰甚力迄平之進守敘州
戎夷荐作敘在山藪閒屢不靖杲戰數勝又

與督將期共攻之前已遇而敗杲在後突之
申孫之矢著於兩耳益奮擊不肯退賊忽驚
衆亂復進乘之遂大克使者方列上功狀杲
以創甚遽謝歸後
璽書勞杲金綺即家拜命
贊曰杲爲吏近苛然持法不貸能舉摽彈至
犯顏色蒙捽詈摧辱猶抗言矯矯其氣不少
衰已乎乃縣道佐宣猶爲盡其力嶔崛谷壑
山澤之閒與士伍同勞佚親介冑面夷不避

奉職可謂無負。若其馮氣而驕。苟已重而行上不休。見笑於倏溺。可謂苦矣而不自知其失。見畏於貪得而權竭於多取。居復獲譏於時。庸亦才之過也乎。

劉昌

劉昌者生有異資讀書數行下一過不遺成童時與諸老先生試通諸老先生人人目之即奏上都試者謂爲諸老先生言已而知爲昌大驚由是名遂傾以進士論上與告還益



事學誦博通諸家書景泰初授主事虞衡與張節之同被選以史事復有沮者改都水遷按察河南視學故文學即諸掌故復薦昌宜侍帷幄冢親近必能有所啓沃不當與外者不報進叅政廣東歸卒昌矜抗自憙無所推與微爲寡恩弘農氏即其甥遇之不甚異所著文深厚猶未離其質在豫索遺逸金石作中州文表名其書爲臺者五又爲雜說敘論所見聞爲郡志并倣蕭儼載明以來文未成

贊曰吳爲文者代變昌乃授之季迪而弘農復授之昌皆好學不倦至廢其仕專攻之。意良苦。而非以爲名。隨所肆各極其力。質未開渾厚有餘。雖尚沿近代。不至乎虛。亦斐然可觀。邇乃至以謁請事王公大人。初不說門閾而已志在名高。若爲樹赤幟焉。皆欺世而罔之取虛聲矣。可勝罪哉余爲校飾厥文亦頗有傳者故昌之業不墜

劉珏



劉珏者長洲人況守時辟爲掾辭願就博士弟子學況嘉馬俾誦業遂得仕守主刑曹事丞董坐重劾。讞之。辭以貨入。珏曰吾嫌欲辨之。令比自實矣。即論當遷按察山西脊壤舉無蓄聚教之墾田人稍知務力穡矣亡何乞歸他縣受賕見法。以珏與使者習。請焉。珏曰爲長吏不以民爲事。至以賄聞。尚可使汚吾耳。亟去。家故狹小耳。姊發而有嬰孺。迎養之。并爲置田宅。毋癰親吮之孝友乎於閭族其

持己潔嚴與人也惠而不可干以私好學不
倦工爲詩書跡繪素皆善故時者俗猶質悖。
無游揚爲聲譽者士亦無出疆謁請。若今縱
橫於衢而爲文學者反借以輕重故若珏抗
以清貞遇意所至相羊自放林壑。當途者敬
焉過門常十餘軍有所咨詢輒不敢對。蓋其
篤慎云

贊曰珏以才著而行已尤無愧。其尚德也哉。
藝誠有絕人者。然所以重。夫豈徒與。珏既仕



不竟所爲家居者久之學士大夫聞其名若
不得見焉。設令藉曹丘輩爲唇舌不爲辱。此
寧能令至今慕其流風也。

吳凱

吳凱者崑山人幼失父養母以孝聞嘗以役
徵邑有賢令茜翀。凱自陳欲學。令立免之遣
從博士游。始仕主事刑部易上盜二一已斃
一病所連六人凱恐并死無從質謹療之後
乃得真盜釋所妄指者未幾以母老乞歸凱

公方介立有行義鄉閭化之御史大夫李秉
薦之謂凱不宜弃置不用者葉盛尤重其人
可作式後進家居者四十年履操既敦遠近
所望卒私諡爲貞孝子愈亦矜廉強毅繼爲
士曹刑名比詳善於爰書具獄上視其文辭
無不驚司寇遂倚書獄且薦其才行廼出守
敘敘在蠻夷中不知有漢官威儀愈聲實甚
竦得民夷心蠻獠以馬湖叛方徵發討之愈
遣卒偵其動靜用計取之卒不煩兵而服後



復以撫之失道致亂再命愈往喻之即自歸
遷叅政卒

贊曰凱父子爲吏皆善理人雖至二千石而
家不益富由凱垂風蚤自引退不以仕爲急
遠矣夫與彼蒲心戚醮求益者異矣

孫瓊　張和

孫瓊者本長洲陸氏子後崑山孫氏遂從其
姓仕刑曹時尉門達方倖。縱其下株逮人以
飛耳目幾察非常。事下瓊者多得平反奄牛

王養子坐姦利事。瓊持之不少貸。或勸之數與權貴忤。不虞為患耶。瓊謝曰知且憾深。然欲盡節官下寧顧哉。已而竟以事有連謫謫成化初復起。遂謝歸。家故貧無所營。恬然而已。居甚隘。絕非苦體約養嬌以立名。方罷時年尚強。利榮在前。能自遠。所著書十卷。子裕亦舉進士

張和者崑山人幼以能淹誦名亦善著文舉進士遂予告辟都試豫章為曹郎復以著記召出按察浙以卒節之抗直有操立不汲汲於進權倖門跡未嘗及才昇推一時無所交納弟穆與同被推擇至參政

贊曰仕者善依和承迎非必自其意見榮爵利勢恐失之故於人雖已內心不欲必陽浮慕之不敢幾微見於色而況敢顯然忤權貴乎即瓊治獄所爭必大體不游意法之外有所寬假向背和內行修恬於欲豈有所感而興耶大抵執已立於獨無所阿彼巧宦不能



甄志勤懼異矣夫

祝顥

祝顥者長洲人正統初舉進士時詔奄尹察舉四人備法從召入試不肯就而出乃選授給事刑科素通達國體朝章多所糾正而未嘗索細碎事務苛察

上嘗令按行所立寺稍毀除之奄或庇浮屠以請顥即先令撤去不為奪土木之役適居憂景皇帝以都御史召不奉

詔除服遷參議山西晉壤瘠加以兵後益空竭徙遷者衆而征輸故繁顥鳩繕安集綏緝固和阜財求厚給贍為法詳公私賴之濟久之不他授進秩參政又以被讒鄙少文民不知義為博延儒生教導臨汾陽曲故有吏老象猶左祏立為吏之臯陶里於洪洞。為表其墓凡飾其里名士師。又祠裴晉公趙忠簡聞喜。程先生顥澤州。擇子弟教之隨其才習法律詩書不強所不能曰異時者可措之用遂各

有所成才大小佚與矣人德顥善誘咸父母
師保之顥既明習法令多作輕刼遇有宄輒
爲平反汾州人竊爲妖僭稱號乃檄縣道察
之而自馳賊所擒十六人餘以脅從弗問其
所攀引且千餘人部使者議弗以逆聞是爲
沉命聞則獲止數人其所當名捕者衆奈何
乎顥力請作奏但言此十六人者應坐彼雖
連染未動何以入之竟報當如所上峙縣囚
七人御史訊已服二人嘆息顥鞫得實以語



御史御史不聽因謝顥襄陵人子贅婿既復
生子而死婿育之長而爭分訟累年不決顥
按之曰婿字孤義也而專財久雖善賈盜鏡
而業由婦翁於法不當捨若何婿乃伏罪孤
亦泣謂所爲爭者不平彼既已引咎復何較
哉遂相與推讓顥慰遣之皆感泣去絳之俠
賍胝有獨死者廉而詆之罪每駐車勞問民
夾道擁觀不能行又七年謝歸任之久亦他
時未有也與徐武功劉珏杜瓊日相與游而

其後卒孫允明別見曾孫績仕給事官至布
政所至有聲性仁厚即之温温而操尚存焉
賛曰士生以時其成也亦異若
英皇帝時羣才出焉皆渾厚不佻以誠長者處
官非獨政俗尚淳質貴實效自其性習所見
無非敦已植行忠恕爲務若顥者予聞之長
老言其養孤娶繼絶存亡撫接教誘義恩之
有焉在方岳則有功德於民平居好學不厭
退與二三君子遊又皆弘道厚倫成禮化一



時之盛遠乎哉

陸杲　顧昌

陸杲者太倉人天順間爲郎刑部以察者既
桎梏之鼠嚙焉爲置貍後乃蒙其利尤善造
請不間寒暑客相過無問所從與飲食結歡
而去其倜儻類陳孟公家故無餘貲而問遺
交際不缺送往迎來既不暇而晉事亦無廢
遷叅政以讒替

顧昌正統間以掌故爲

淮王長史已而遷都尉思恩昌性剛峻務在修
潔與人造次無所通久益不見其嶰有所過
雖遠必徒返未嘗就人食時有論著亦要歸
於節介
贊曰昔趙禹謝絕知交而鄭當時請諸公皆
徧其行意不同而皆以名孟昭在劇曹而所
游乃無擇日酣飲然不至通輕俠昌猶介於
取予無所苟可謂孤立即二者則昌爲寡失
爲孟昭者有人矣哉而蹈輕薄事游媚誰偕



之也

徐瑄

徐瑄者嘉定人正統間爲御史出按蜀不以
風厲殺人又按嶺外遷都御史守邊延綏治
兵畢日不戮一人而衆無敢譁平居遠斥候
廣間諜虜謀動悉皆知嘗入寇孛羅池溝迎
戰克之又入金鷄峪雙海子諸屯預設伏要
遮擊敗之捷上
璽書加勞亡何乞歸于時少則謹約不敢有所

爲成化間主事刑部即善書獄如老吏務盡
隱幽然不以深文詆人罪司寇太原周公特
深許之除叅議楚主餽餉爲正事典稽慎新
舊出納自其手實不重煩而不可爲僞嘗述
職曹令史對簿遂自免歸居平友悌日與賓
客飲賦詩治家生
贊曰瑄舉寇不倚法而削在邊有威惠未竟
其用粤善負荷克承先業著績於外仍父子
俱退優游以終斯亦海澨瓌奇能自奮者矣



顧睢　夏璣

顧睢字敬顧於吳爲著姓父巽永樂中進士
以疾不就吏睢正統間爲庶吉士久之授行
人滿一考乃用薦爲御史治鹽筴山東已又
復使佐歲饑爲亭其法有所施舍而人亦不
敢犯議獄緩死以佐荒政時太保王文爲御
史大夫數稱之蒲當代民乞留從之遷按察
闓免又爲守贛洞穴岷獷時出剽郡多匿不
以聞睢以爲是不一懲而云撫愈驕之荐蚕

食我何計之有乃倡言用兵事迄乎之
部賜以金綺雅才長於爲理人不能欺子餘慶
既亦以進士起家故蚤自謝免居久之卒自
入官凡六十年從容進退有可稱矣時又有
崇明顧謐者仕刑曹郎亦以不詭衆蚤自免
夏璣者崑山人爲應城令有治劇名調大庾
入爲御史按軍貴浙其所籍爲士必簡無濫
亡何謝歸以孝養稱於世少善飲母戒之即
止絕及與之尤如禮四十年不造公府謁兄



弟三人友愛甚至勤身薄奉已絕甘分少有
無是同終其世不異居也

贊曰書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信哉君子
之篤慎於出處也若雅盤桓久之不調與夫
出入三廟銳於進取者多乎哉而璣尤蚤謝
謂苟無忠謀便計補民益主何徒干祿爲也
士於利榮稍能自抑非內量已殆亦時哉其
用晦乎

陸容

陸容字文量少治掌故業而誦學諸經兼通
之人謂何多學爲取青紫顧在此耶容笑謂
吾自求通經非有他慕與張亨父汪舜儀善
葉與中尤器之成化間爲主事驗封又歷職
方武庫當虜急我封事日三四上籌畫方畧
累數千言皆其手出而動中事宜西域貢異
獸至嘉峪乞遣使以兵迎之容言獸非其土
性不畜且
上方罷獻而何以迎爲庸不取遠夷侮也交人



迪屢未靖議聲兵討之容言不當窮遠畧且
久臣服未敢顯叛我而遽加之兵險遠豈謀
於萬全者哉時以爲然錦衣今之肘掖韋瑛
者凶狡方倖用言者不得已罷之又謀以告
反者復幾幸容言於尚書疏上竟論死而被
誣汚者皆得釋往告變者賞重故妄訕以妖
惡言輒坐容請分別之無滋濫自後告者乃
吏有倚中貴人求將者執不下乃言之
上召而諭旨容對以西南夷重地將非其人啟

釁生患怨結於夷異時者臣不敢任其咎事竟止容以小臣抗言。在廷爲聳。已而復有所欲用二人都督者。容益持不與。言都督今之大將必有功後援彼何者遽敢請。亂法擅命以私市。此而不懲何以杜倖門正威罰
上從之遂著爲令他所論國馬與穀籍輕重設版法致民田牧又陳事四及選衛卒益實之皆經國大者遷叅政浙部其所發姦如神又列便宜十餘事上之悉見從以計入論漕渠



利害語侵時貴益取忤遂罷免容素有當世志其所守官無不竭盡有可益國便計即未能行必疏記之事親至孝疾則累月不解衣夜嘗醉歸母不樂遂終身節之持服不離所廬踴步居凝然無喜愠色若不可親而與人則深相恤。皆書。多所博綜。亦時有所著。若式齊菽園州志兵錄諸書有傳者

贊曰文量侃侃謀國竭忠其論將也必才武而功多者乃授寄請依附痛裁之法除道穴左右一以正格之
上亦數聽明矣哉適時之盛乃能以小官數讜言容下守法豈易得也雖未竟其用然所論議錯施有可觀哉若今娖娖小謹視當時激直如彼愧夫。

# 續吳先賢讚卷之四

沛國劉鳳子威撰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吳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未弱冠從博士游雖名一經喜博涉兼通之日覽記諸家書數千言時著文雄辯獨高之屢試誦通輒不在異等久之乃升國學時張弼卞華皆負氣一見不覺折下徐有貞重其器量曰必當起佐王爲誠臣顧以數上不就欲謝罷使者陳賢敦勸



乃往遂舉進士第一授修撰侍
孝皇帝東宮其所匡益日新輔翼
聖德實有賴。以修
憲宗書成進學士至少宰掌綸誥仍侍
武皇帝幼學以會典成進位宗伯既再居審諭
德行之任以禮樂交修內外弼成
元良當世榮之遇講學少間疏上曰
東朝於學自風雨之不時寒暑休暇歲不過一二月日又不過數刻況又有間之者古八歲始就外傅欲其近師保朝夕習業衆庶且然而況奉神靈之統者乎借令誦習於內何若
御講席延見儒臣訪咨弘益也
太皇太后方議升祔禮未有定爲引閟宮詩姜嫄祭於別廟春秋考仲子之宮明惠公不得私其母未嘗祔也宋雖有並祔者作而不經豈足法哉從之又議元吳澄祀於學云禮所謂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者以有功於經者稱師焉故別言先聖謂不責其全也若楊



雄馬融皆於經有功得祀焉則澄何可廢也寬之學無不考而能折衷以意於經制損益辨而加之斂性恬於榮進人或謂之淹而每拜命深執謙讓自其心非矯爲名衆望寬爲政久而竟未及用雖在表署暇治圃日游焉賓客過命之賦詠益厭厭洽也年甫及數引疾乞罷
上不許亡何卒重爲憫傷所以飾終禮有加等
寬爲德也崇天下重其人至今思之然莫錄

其行起居狀略嘗詢故老言其於平生交眞
能死生之賀恩與同鄉賦止所寓卒遂喪之
何耕者嘗與游弟坐逋稅耕罷樂會令歸使
者牟倖方爲虐卽捕箠楚之寬傾槖裴且貸
請爲之償下士不問賢不肖及幼少皆爲折
節若沈周龔與仲布衣交士因究得名者衆
人以志銘請未嘗郤故因獲附以傳所著書
皆行於時
贊曰吳公當熈洽時以醇德居輔佐贊翊朝

夕謨明衎直功顯百世其度固有異哉方其
困戹時人爲公戚何以彼其才而令久悒悒
乃不以約有所詘及侍累
朝次當遷人或先之公不以爲濡滯也當進對
𥳑辭避此其誠讓有師師風古之人乎不可
得而見之矣若其學尤邃於經術議必奉以
從無所阿曲故其格正爲多而一時禮樂制
度亦彬彬質有文武焉可謂盛極固多君子
哉成以純質敦厚濟穆穆之治休哉

國家文明之會也
孔鏞
孔鏞者長洲人家本闕里父友諒永樂間庶
吉士爲令雙流人陋不知學諒教之詩書選
秀儁親爲講授自是始有籍於朝仕至通顯
者鄰有寇逸境上自行掩之悉得計上對簿
功最
上復策之對又善令入侍未久卒鏞以景泰間
進士初爲連山令故越在榛莽寓治他所爲

剪荆棘立邑屋招懷綏集使治耕稼務以靖
之境因漸闢道路無壅遷守高州高亦數中
夷寇鏞至卽發其子弟率厲之躬自行奮擊
摧鋒所向輒奔斬捕首虜五百餘并得所掠
民四百五十人降其衆萬餘劇賊鄧公長復
合衆據茅城距高不十里所猝無兵度巳亟
乃單騎往諭賊駭挺刃夾道欲恐脅之鏞故
徐行抵其所下馬據中坐極言利害令解散
卽爲良民何阻兵勞苦爲公長尙恣睢未有

吩意鏞術歷其壘曉以無為惑誤不得安回
里從容歸夜漏已深城中疑已沒賊望見公
來大驚及晨自歸者萬公長知衆散乃亦請
命餘寇在雷游魚博白相繼破降之使者上
其功遷按察廣東仍守其地以憂歸州人祠
之復以御史大夫撫貴州貴尤在鬼方有曰
溪剌者剌勇而溪善為兵為訌甚且以賄交
諸禍惡吏時詗我動靜為持其構鏞欲詢諸
將知不可乃之清平擇所部可用者王通優



假之且問以所急通以他語對乃屏人詰以
與溪通狀通猝愕引伏謝曰死罪有之然言
之恐不能濟則齮齕首事者墳墓矣雖公庸
不傷威重哉鏞曰何至是遂悉言所以且曰
若通無能為必得曾瑞乃可此兩人者溪所
信可切之伏鏞秘之他日者曰吾欲使行徼
誰可者乃以命曾曾入謝謂之曰爾何得通
賊曾懼不敢對曰無恐第為我謀曾引瑞瑞
對亦略言溪剌不易制者鏞曰徒為我使其

出吾自取之瑞乃往見溪溪迎問以新將若
何密計策瑞曰易與耳不足患今者來見道
旁犍寧然巨試以牛往鬭溪喜欲得之瑞即
邀與行又言夢惡非祥使卜卜又不吉頗懼
瑞詭言夢惡得吉且剌以勇聞今不行豈怯
耶剌乃奮勸行遇曾以衆警道上瑞言曾新
被命宜謁之且請去佩刀為禮溪剌見曾曾
佯曰而素謹事我今我行部爾何不親掃除
具供張而敢易視者溪剌以狎不虞有他曾



遽麾兵擒之猶手格傷數人以獻磔之境上
蠻惕息不敢動召為少司空卒富陽鏞重厚
少文其功在西南夷為多忠誠體國知無不
為而未嘗自列行事具在所報牘每載以從
即所為爰書皆吏議稱平者亦以是無傳焉
贊曰鄒文質謹以忠信明察之長稱至所建
立廼赫赫有武烈焉故時者吏必盡其職不
敢飾情妄有希冀即鏞始終於外從事蠻貊
忠誠不欺其志而有謀策倚神靈奉威命故

能制其死使輯寧無患可謂封疆之臣公篤之慮然不置之內者亦因所長用之不者庸令久爲軍有司掌詰禁達險易死行間耶

程宗

程宗者常熟人成化間仕主事至御史大夫時相安斯於猛密欲使劉職方往辭宗方有服遂舉之視師雲南驗以意宗至咨之撫監使者吳誠宗言其不可狀宗怒曰內嫌此久正謂若不能任尚敢爾誠宗憂憤卒宗遂招



罕弄弄輕之顧邀宗來撫不得已而往弄益傲覡辭不遜隨謟之貨故時爽謟使者至廷伏不敢起兵左右夾之至是宗乃延之坐遂爲請畫分地世其官相安喜擢宗至司空猛密故屬木邦叛之自立西南夷不平以兵相攻久不靖

敬皇帝時斥宗

贊曰宗以庸庸致位顯榮無足言者特已命使出疆得專斷不俟報而西南事乃從中制貪者兆釁數年所殘傷不勝計且使譯中國恣其桀傲決夷夏防慎哉後所以馭荒服其無以浚利之臣也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爲給事所上言簡質可循而行。出叅議楚歲荒行流民荊襄衆刺郡邑吏二千石。勞來有意。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自辟署恪謂不應令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是直之

詔謂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免自愛者。河徙汴。有議徙封社。城許。事下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拜都御史撫豫。司農以民所負輸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湮浸後尚未蘇請俟其息許之漢上與鄖蜀之變皆相去遠故盜作屢不能治請別爲省下諸使者議恪獨持不可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鄖恪在豫每以義格

正不爲用事者所善有求又不應譖之
上知恪忠復使涖楚河南爲之罷市有司以帑
金餘幾所治行恪愧謂吾植行未邪何不能
使人無薄已者楚閘恪當至權若更生適始
建藩封使旁午於道壞鹽筴私其利恪捕其
下致之法貴倖愈不便恪共沮毀之
上益知其誠直進少司空不由外論上衆驚焉
恪遂力辭云初未嘗敢以齟要
上又謝絕知交孤立任一意欲有撟正拂違何



自而蒙拔擢似有阿附者
上爲喻所以用之意乃受命其任共工慎惜財
費諸所繕治勾計詳審百工飭力比材不使
失秩裁抑不急權勢有所干峻拒之滋不悅
恪累以年及請不得滿六載考上疾作
賜安車歸言者猶數言恪敦重守正可屬大事
欲起之會卒。自以受
上非常眷不有靡躬竭節。何以稱塞。已負無可
言。飛其家。慎勿以追䘏請者。生平慕魏公騤。

簡素渾厚無幾微間故功名畧與相比其介
廉自性植善爲奏每疏白事皆曲而致纖細
具如相對語在外度力所及無不爲過裁異
必力陳所以消弭指切時弊未嘗有所畏不
盡
贊曰恪儀觀甚美偉丈夫哉其所守乃不可
奪不以文學議論長而遇事是非鑿起以一
言立斷推誠體國公諒之有焉雖數忤特遇
明主知讒不行得以肆所爲固亦以見



憲　孝間得人盛無不侃侃誾誾謀議可否
中外相應越有成蹟豈偶然哉

李應禎

李應禎者長洲人一名甡又名維熊與弟應
祥學生少好學尤警絕多通景泰間選於鄉
中貢入牛玉欲使教諸閹要祭酒必致之避
不往已而授中書中書故待
詔殿廷。有所供方牘。或非其人。雅不樂。乞爲掌
故不許適命爲浮屠書疏言爲天下有九經

未有以浮屠者大忤旨
上明仁薄其責乞省母歸竟能中書遷南曹郎
未上久之始拜職方遷尚璽蒲一考進大僕
亡何遽謝免當其爲中書時郊祀禮成宴群
臣奏以中書戴筆有所紀舊班給事御史前
宜復雖不能從衆諱之襄楚流民所在蒲議
方逐之又言民有居久長子孫者因爲土斷
立郡邑撫之耳此前代事不遵不慮將復爲
羅尚耶卒如其畫使至湘中念吳雲尚書死



殉節葬江夏爲訪其後述揚顯之禎體貌嚴
峻衣冠甚偉而煦煦仁愛推轂後進成就之
惟恐不至嘗與交雖甚疎必恤其匱危阽始
終之季弟早卒養其孤又厚分與親戚貧者
家故狹小卒之日殆無以葬其書學柳公權
人多購之所著有范菴集
贊曰應禎嗃嗃矜嚴有威人望而敬之賢乎
哉其爲中書也與諸待詔者雜處諸待詔卽
然不敢出氣獨能有所獻替爭事體格正之

義後得藉以爲口實謂官無以畀既備肘掖
而忘所事徒請大官粟爲其出在外與居里
中遠近慕之行義猶有足稱者矣

章恪　陸釴

章恪字韶鳳章珪子也恪爲郎刑部諸以訟
自言者推至誠待之人無敢匿其情稱善爲
獄遷按察嶺南行海微有琉球使人市易他
國風於境上海有司執焉欲以爲戮上其功
恪不可疏言夷素服從不能恤其患而因可



功反爲釁卒資遣之再領雲南符緬夷反覆
綏之誠信遂皆歸心已乃入爲光祿南京又
移大理無何乞歸恪陟颺中外更五十年再
至九卿其功名亞於吳訥而長者似之
陸釴者崑山人以進士第二人官編修預史
事侍
孝皇帝東宮以經義日陳之善開導其所啓沃
功多論說皆見聽納甚懽相得及
嗣位進太常日侍帷幄益親忽被疾乞歸遂卒

所以追郵艮厚鉞性沉毅寡言笑嗜學亦工
爲文自矜高。人無能當其意故或目之隘。所
著書長於春秋當時有傳者
贊曰亢恪之始由治獄吏。遭時執已不失法
理。用以寬平得稱其爲士越在徼外將我王
度奮往來軫其行李。後乃益崇久於官寺。
惟是忠誠迄無咎恥。鉞與自儒竊徼以名。抗
已甚驕謂人不能。輔養弼匡方藉經術未及
有所發明。得謝爲倖獲福已盈。



姜昂

姜昂字恒頫太倉人成化間爲褒強令清淨
不優庭中常寂無譁雀俯而窺人稱爲仁令
召爲御史論方士李孜省被杖已而遷守河
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三四人吏民傳相敕
厲無敢犯鞭箠懸而不用暇則喜讀書終日
宴然俄乞近地就養得移寧波人素聞其風
不勞而治秩滿不遷遂不上考徑歸卧久之
進參政福建辭不赴疏請養數年卒昂廉厲
於去就尤愼平居惟蔬食糲粱之飯。家人不
堪。至子弟學書。削方不得用縣官物。賓客過
從。未嘗爲設。雖算器饌亦不輕也。其有請寄
一切無所假故時稱介焉子龍舉進士俶儻
宏蕩濟以寬衍官按察所至流連山澤誘掖
後進亦好讀書稱博稽楊愼嘗與交有文學
名
贊曰倏縱之愚其弊所害傷於何不及約厲
之過徑而寡失若昂者足已自恃矜奮絕俗



無侵然諾雖不能合於時取尊顯然稅藉位
勢招致喜游子弟張陳黨援而卒被輕婧名
亦旋踵敗昂不外交務謝絕專一意後乃蒙
其福遠哉可謂貞一矣

楊昇 朱栻

楊昇字起同吳縣人弘治間以進士爲庶吉
士除給事慨以論議弼違爲任會
上方詔海內直言無隱昇隨事有所規益奉使
遐碍素羸以勞悴得疾值其母喪卒婦孕且

未產已而得子伊志能績父業累官御史大
夫志初爲刑部郎視獄閔流矜慈。恩閔隸。多
所全。及爲方岳煦煦稱慈仁。嘗爲予言仕無
失長者家兒意爲難。卽使介廉才用。白黑竟
何辨。又云嘗授之君謙語云爲恬退誰相推
引者此可觀世也

朱栻者崑山人成化間令蕭山其賦於民也
平人人自謂得其所使者遂下其法以爲縣
道式尋召拜御史所上章疏皆救匡闕違敦



重持大體不爲峭刻然風裁特著於時亡何
卒

贊曰語云事以蚤知功以夙敗。所出實爲名
高而未暇爲他計一不得逞則俚頹無復之
而悲愁以死。其遂得志肆所爲而又以內熱
攻之不久而死等死耳而二者之得失何以
辨乎若井稱衣戢死官下可耳未爲遽而後
乃食其報栻亦奮不顧身欲有所效之而未
竟其業要之皆自喜不娖娖欲速好進雖趣
奚傚焉

枚倫　吳綝

枚倫字彥常正統間主事刑部天順季年乞
歸養久爲郎官雍容而已無躁競心時賢之
故疏上其名薦達之屢不已至成化中始復
起南刑曹持以寬仁多所全捨俄拜參議湖
廣主守祠祠事故簡益務清淨數引方士治
道術者與修習導引辟穀長年方遂無意仕
進投版歸



吳綝者成化間爲郎刑部靜嘿無外交書獄
辭務在寬全之未嘗作重劾按人且畏愼言
不出口爲法吏十八年始遷參議貴州貴又
絕遠未嘗以爲淹也弘治中入
賀至燕卒旅次

贊曰仕者之希慕貴榮急進取自非其情亦
勢不得不然其有度不任則讓能而處其下
甘心無所謂而優游卒歲久之不調此非恬
然有廉靖無求之操烏能爾耶若倫者寬和

有恒奉已約清於通塞之間無所繫吝稱可
與立豈虛乎哉琳之靜退不矜含垢爲量而
人行已有相類者而卒之落落於時固亦其
效與雖質謹無文與彼佞今者異矣

瞿俊　陳琦

瞿俊者常熟人今崇仁廉愛不受請寄召入
爲御史出按嶺外及滇持法不貸鐫直清而
閎以惠不辜滇與交趾壤接數不靖以柱後
惠文彈壓之遂皆率以聽又奉



詔慮囚所覓宥甚衆持服歸復起掌讞獄尤以
敬慎稱
上又勑今視徽上按軍實蒐乘簡士大稱
旨遷按察嶺南故珎貨所出抗以介嚴一無染
見有濱汚者面誚讓之人益不堪當上計遂
徑歸使者數薦於
朝促上道不行性方而毅寡所合卒之日至無
以葬亦有所著書

陳琦字粹之本以醫占籍成化間爲士師屬
善書獄不遊意法之外遷按察豫章務禁絕
謁請其行部惟飲水齕乾糒茹苦人不堪遂
以嚴見憚勢家子占陂澤田者無所下水琦
知之即日至其下決疏之還陂於官風裁傾
一時遷莅貴州寇亂方作琦乘城爲備且素
無可恃徒作厲士氣死生之憂勞尤劇里有
儒生格過人被殺官執所過者坐之琦曰安
有殺人自置於門不避耶訊果誣使者按尺
籍引平民伍之又爲力爭今自首實而出者



更衆值當上計大弊群吏與考鋼水者適在
位迺罷琦歸而蕭然一室無以朝夕部使者
知其貧月廩於公三石南州人過者猶望其
閭拜焉

贊曰士盡節所守豈暇自爲謀哉故苦體清
身厲志不侵汚而後能莅官行法人不得干
以私俊與琦皆起諸生爲法吏至方岳而家
故益貧豈非自其衷有執不以富貴易其趣
者乎近乃仕未久而富逐傾閭里專以惡治

所謂吏以贓敗後思其功當復起無以不任
戢耶然所取舍抑又不逮是矣何足論爲

劉纓

劉纓者本清江人宋學士儆之後隸籍吳成
化間爲武陵令其按事即如老吏有以賦籍
於里而亡粟者罪抵死爲書其牘守視不謹
非侵也傳輕効使者深以爲無害起復爲滕
縣益明習法令婦以嬰至爪所者有挑之不
得誣以盜令以嬰與爪俾告者負一爪輒



隨乃伏罪召爲御史出按閩訊獄所平反者
甚衆民有刲股於母所嫁者父有司上其孝
書下出切恩已殺而况爲所嫁者傷遺體得
不罪幸矣關市挾輕重以私洩其利外國以
爲虧國體禁楚之尉有陰養士恣橫畜他計
者掩以從戮得無變其發姦如此往奄孺多
取闒緣乃市良家子累數百爲馳往閱道之
人尤感其惠任御史漸三考値權貴方擅命
有所侵傷在

廷無敢出氣獨持論依於正時出於從容規諷
以逆折其萌讞獄以寃侵成之者即爲覆出
之亦不至大忤也已而擢太僕進都御史撫
蜀蜀故險遠外與夷壤相錯釁易構往未嘗
徧至也即叱馭驅之在所爲宣
上恩逮之當奉戢貢無從逸也俄與告歸又以
薦者言其治蜀狀不宜久使閒者遂再往莅
諸蕃方潰橫出爲盜雲境上乃親懾以兵威
服之爲方畧捕首虜千餘且安緝其逋逃捷



聞有
詔旌功焉橫涇道蒲江廢關皆要害爲設監守
邊鄙始安會逆瑾召諸撫監以例罷至秋復
奉
命臨楚又以在蜀開斐抵荊道避峽險不先白
也怒瑾逮使罷對一時爭爲之言得釋
荆王有所誣守臣遣法吏即訊又爲辨得輕論
進南京大理卿召爲侍郎兵部民有應募爲
兵者欲廩食之議詞廩則籍於公不得釋彼

以義沓一時而遂謫戍之耶乃罷給進司寇
及一考遂力請歸所以加
恩良厚居久之年已耄少年爲尹者侮之甚人
頗憤不以介也故尤以度稱亡何卒孫瑊進
士第二人爲編修
賛曰士能弘功業濟時變權不可槩卒成遂
之所匡益政俗底寧邦域爲利無窮豈與夫
坐談者高議三代而不親事徒以空文見乎
纓當正德間諸貴用事貞不絕俗和而能立



久於其位踐常伯尊用於朝陰行善使從之
不覺爲惠利多矣其後能無被之哉

劉杲

劉杲字世熙文恭公再從孫以進士爲郎刑
部其詳讞能稽慎之故事諸曹所決獄必過
廷尉又聽之乃制刑其所書辭以所上多寡
爲考任久之書下者不十一故得遷大理丞
中法調外歷按察典藩方其在豫章也選士
得廣信夏言迄爲相力請休

詔進都御史賜歸賓異數也歸而抗其法宗人
故合族以食極於盛公爲郎時嘗病亟自以
爲未也後且當受其福故卒自愈所取夏相
亦數致問子炯舉進士至太守汀州而炯子
璧亦進士仲子琛之子倬舉進士今爲御史
賛曰自昔保姓受氏守其宗祊數十世無失
墜其先必秉神靈有功烈篤不忘故能受寵
祿屢有發聞富貴福澤燕及孫子豈虛乎哉
御史大夫公立於朝風節矯矯雖其事不槩



見即其後乃熾昌非能迪爲世祿之家率先
惠綏之然乎故曰禍福無常歸於有德者也
夫

陸完

陸完者長洲人自爲博士弟子以群擊爲妖
惑者方士撫監使者王公恕奇之力爲奏得
免歷官至司馬時寇起山東諸郡遂糜潰不
可遏稍至畿甸縱橫殆徧遣將在外者遇之
輒衂乃命完討焉建大將旗鼓從中下秣馬

蓐食晝夜馳至臨清調集守邊吏士跡射佽
飛騎四出掩之屢戰皆捷在河南則都御史
彭澤在淮則張縉或掎之或角之賊既敗竄
復散逸楚晉之郊無不警雖斬捕幾盡已復
集佚間則突至破城邑殘掠自如幾我變乃
廣間諜遠斥候跡所向以兵隨之勢始大蹙
奔而南有
詔完追之至楊賊於江乘艦上下諸屯皆自衛
無敢出及兵大合掠無所得窮乃之通狼山



謀遁入海值大風作顛覆者半遂圍之賊故
不便水而狼山又四面絕卒滅之計是役大
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虜萬五千有奇完乃
旋師加賞甚厚進位冢宰及逆濠事起追論
完在司馬有所陳請衛兵下其議不能力言
不當與雖從中復還之而完持兩端無大臣
節逮下司空論減殊死謫戍故猶以功贖也
竟卒泉州初完嘗夢至山曰大武乃其死所
也頗溺於玩好有鸍鑑議亦緣其子受賕不

能訓也後籍於官
贊曰以儒生爲將驅之前耳遂削平亂階吳
亦代有人焉已哉有貞定難於內雍威之討
夷皆不世功完固磊落有縱橫略當賊起時
跨數州地師亦屢北張皇甚而一旦承委寄
決籌策指蹤諸將非其謀慮有絕人者則以
能任戰素知郡國道理要害山川險夷將之
材武可用與否故一出而所向如拉朽枯其
功名亦足多矣若其俶儻不羈公忠之節靡



乃病諸不然
恩威之命夫豈易乎

都穆

都穆字元敬本西濠里人善爲文嘗有所著
撫使者於貴人所見之問爲誰謨因以薦俾
隨計試在高等授主事禮部以奉使至秦中
識其川嶽靈勝古建國形勢故宮遺壤爲西
使記遷少卿太僕亡何乞歸性好游常遍及
在所名山川所著書甚富然多誕家者流其

與游皆一時才俊楊君謙祝允明及浙王守仁皆與善故一時稱籍甚

贊曰文學多儻莨不自約勑故士奚貴文哉元敬和今有美望在朝閭閻多長者遊王新建以道為仕獨時時稱道之四方賢豪爭願交而元敬故未嘗藉為遊揚樹聲譽也所著書又具在論乃不甚高之豈非以人重耶亦時者體未適治其故不適於變雖博敏閎贍猶未涉其涯如文何哉及徐禎卿為偶儷流之弊衰遂至於今為名者極矣然豈數君子咎哉



楊循吉

楊循吉者元敬同里人少選於鄉肄於少胥與郡人趙寬名皆擅多士已而寬先論上循吉次起家主事禮部游諸王公間益有名然倘氣好競性執而汚漸不偕於時乃乞歸既少年無復之惟玩弄文史自娛自云讀書不善記又不能遠自引日怔怔然行已頗近怪事皆類可笑所撰著亦時雜鬧諸獨購書甚富既性所嗜聞某所有異本即夙夜求之亦是時有故家傳藏之者今悉散佚閱其篇目索之多不得矣所著遊金小史最善曰金山日廬陽二志嘗手授余而惟手鏡一書極為博綜自昔類者不過繁則略未有若是要者文學韓愈氏似之而時有恢調若所善則有明以來莫之先矣聞鄭司農言其嘗使子上書請復建文年不報由孝廟明聖也



贊曰吳以文命者自汝玉後至君謙盛矣夫沈雄以渾厚未至於流越也其學蓋肆於不仕嗜之自其性乃亦不以為名務攻之不已故其邃微宏邈博通多戱稱達學命世視今之佻易者何如哉今惟急於名且無所庸其力而遽謂能甚至以市也屬士大夫不說學而好吠聲故使曹子得顛倒其間又何怪與

趙寬

趙寛字栗夫成化間禮部上所論士第一宦
主事刑曹雖以文法佐吏爲治而意常嚮學
是時同爲理者華亭陳一夔同郡秦廷贊天
台王存敬皆能詩與相和甚懽相得也吳公
寛王公鏊及君謙時相與賦每有爲下筆不
可了衆驚謂斂其所書獄辭多緣飾以經義
諸名爲文法者咸服稍遷按察浙察博士弟
子歲輒試第其行能差次之待推擇上郎又
名能知人明習故事 厚善宪宣禮佗巳



乃遷廉察嶺外卒
贊曰吳公寛在位時喜薦進文學故一時士
爭自濯磨其出於蘇者尤盛他所若寛與君
謙皆以才爲所愛而卒不私庇之栗夫在事
無不若人而循次除未嘗有所越卒未及登
用而君謙亦以拓弛遽引退雖欲自試無由
自餘未嘗進一人也吳公於持法亦少弘哉
蓋亦僅僅奉已而已不及人也

續吳先賢讃卷之四

# 續吳先賢讃卷之五

沛國劉鳳子威撰

[seal]

## 王鏊

王鏊者吳縣人父琡用令光化始少也父挾
遊大胥輒下筆不休人驚傳之傾一時葉公
與中郎擬之王忠肅翺奚元啓受業最久深
自挹折下之歸試誦通遂盡冠鄉之上計上
咸第一故時者籍奏則士所業主者必更之
至是無能易一辭及對 庚之抑置
授編修以經義侍



孝廟嘗幸後死因講周書文王不敢盤於游田
上爲悚然退召奄廣戒之曰儒臣進説似嫌若
等耳慎之屬大司馬請擇人諭德行
東宮者咸謂鏊允遂授之既又以少宰薦復命
侍銓以清簡稱方入陳所以禦之者八語
微指權倖相還以災異乞免薦之自代
武皇帝初立惑嬖臣司徒韓文率諸大臣伏闕
請黜遠佞邪消讒戾維新厥服

黨召相徒遷等問何爲者而其黨岳亦是文
等議言我曹自當簡汰惟外廷所裁二相持
之力而奄榮又言
上於疏無不納獨入人者未忍遽逐文對稍失
次榮入而事變相徙與文等俱罷而鏊以次
入閣冢宰焦素附麗瑾得進瑾方以威雪士
大夫且嗛韓深欲中之法幷及徙等鏊爭得
免又劉司馬大夏以舊怨及相一清以前按
邊事皆將甘心焉相京泮數請告焦懦不任



獨力持之故得無他異日者楊竟以計畫除
瑾亦其善樹人也尚璽璿等三人忤瑾拳之
正色言古者刑不上大夫柰何折辱至此乃
得釋至議廢后禮尤稱允內旣難瑾又耻與
焦列也慼然見於色瑾曰王先生何削甚因
力丐歸瑾愈疑使幾侯惟以謝客贊無所通
告始聽謝鏊本嚴方當其時未可顯有所出
故外不示同異而內有執陰折其萌奪之爲
多焦等憚之勢不竝立也旣以廉節爲名絕

請謝居惟嗜書尤不好玩弄初請爲治第戒
以務約及歸見之大非其意時游放山澤遯
之具區士大夫過者欲謁不得留久之去性
長論著而重於奪予時且多才凡所題目即
可徵信賴以傳者衆來乞言者亦未嘗不爲
削牘也嘉靖初遣使存焉疏請講學勤政契
上旨將就家拜未幾卒其書若春秋詞命等多
有截者季子延陵以任爲中書緼藉能嗣其
父文人謂流風不墮



贊曰今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皆誦法王先生言
亦淺矣知王先生也吳自有明以來傳者數
家言吳文定公於經術頗究明旨向濟之尤
邃深於學能斷大事文不離始之質與而裁
辭以有體往者靡未振乃微加蹈厲尚左氏
遷史沈雄之氣自是一開蓋漸趨於變矣詩
亦溫麗善發鄙以才勝王新建乃獨取其論
性書謂於道有得者蓋弘德間文學鬱興學
士大夫燁燁流風聲獨依以爲重尤善知人

其推轂後進如將不及故一時向風士爭奮
者咸自其力哉功業雖未竟能輕富貴蚤自
退不以寵榮矜雖在華要泊如也輔當世之
治垂顯名吳亦世有人爲至璽實皆茂詩曰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豈其庶幾乎

毛澄

毛澄字憲清太倉人少舉於鄉值父喪未上
旣乃以進士第一人官修撰預試郡國所上
士著作内庭侍帷幄與告歸適大父澥百歲



里中賀羊酒謂不恒有仍進諭德侍
東宮講爲稱於
上曰毛先生善開導
孝廟喜時方宴遂徹以賜後以書成進春坊庶
子己巳瑾奄以加秩不由己悉奪庚午選造
織内得人爲感家大人預焉尋遷學士爲講
官教庶吉士又命都試禮部進侍郎吏部嘗
署選事稱精覈已而爲大宗伯戊寅
武皇帝南幸累疏力爭要之必從大司馬彭澤

以御史中丞行邊有所按忤嬖臣寧主者以
深文坐之澄復倡言澤忠臣無他不當罪會
給事黷等亦言上遂得附輕而黷等皆斥寧
憾澄欲中之俟無所得初叛藩請朝其封内
澄舉守府之憲力折之乃又列上其孝行請
旌焉爲引孝經諸侯之孝與所上不符者又
得寢逆黨益憾己卯賜衣及玉束帶既俘叛
藩
武皇帝駐蹕通州將召集群臣於外議澄正色



言戎醜當獻之
廟社以爲大戮不宜委之草莽在列爲吐舌理
官竟依澄得申其論諸倖臣既竊柄且以擁
兵重。人自危。而澄議不少屈。及奉詔迎
世宗入克使往比至人有言始見禮當致隆澄
謂禮遞盈焉者則將行勸進辭讓之節復何
施敬
世宗聞而善之大加寵賚扈蹕至踐祚誠效懇
款

上每加慰勞大禮議興澄首引漢成帝立定陶
共王子事謂義不得顧私親當爲
興獻立後主祀事
上專奉大統又議
尊稱皆未允
上心而幾進者潛有所窺以及與繼三代禮不
同而不極所奉於親何以稱孝者
上意益嚮之而廷臣力諍且以宋濮議及魏明
帝詔進者雖暫格於澄等議而終未能釋是



秋擬用爲冢宰力辭
山陵畢乞歸不得
大婚禮成遂移疾不視事
命使勞問賜醫藥相繼於道而求退益力
上留之甚懇若曰卿老臣方所倚毗共爲理何
遽忘社稷圖澄遂稱疾篤始獲從道卒輿濟
上聞而憫之深謚文簡澄少時夜誦書毋夫人
遣婢鎖不肯啓門兄洪自往乃出居平雖甚
暑不褻露

上所賜金幣悉散之宗黨故室無媵字獨喜爲
詩時時諷詠成輒弃之曰聊爲適爾足留者
薦賢若不及而不以爲恩弘德間士競進恬
然不以遷叙經意掌禮樂久
諸王有所請據典法不可奪
上素知之又以迎奉功未及用而已謝罷故獨
有餘思焉
贊曰宗伯以禮佐王建保邦國典司神人重
哉澄以道輔臣凝然有大臣度當議禮不少



阿人主意執己自遂庸不知逢時就功名而
固守其言無變哉且方其立於諸倖寵間論
救爲多不顯其跡而默有以奪之非德義素
能感人不至此惜時方嚮其有所爲而未竟
後諸大臣弭者致恩禮不終顧又不爲幸耶
吳一鵬
吳一鵬長洲人弘治間官編修司徒周經被
讒上疏請留之人咸稱其忠槩再主郡國試
及司徒所選士進侍講時璫奄貴用事見者

皆勝席獨長揖而已瑾怒改南刑曹郎卽又
明習吏事書獄詞如老吏再遷祠祭郎及瑾
敗復故官又以策郡國所上士語侵時貴出
爲祭酒南都進太常其所莅官未嘗不盡節
知無不爲嘗因蕃異上言天人相應理甚愷
切
肅皇帝立。入賀。又上陳天命。下及民之悴。急宜
崇德業以答厚望。進少宗伯
命詣楚題



獻皇帝主且迎之卽疏上預約束奄尹無擾者
上嘉之賜金綺給事陳洸欲假大禮希進論罷
之已乃命入東閣進宗伯亡何請告歸以途
所見水旱民艱食請減其賦貸之粟漕渠湮
請疏之或開他道便轉輸瘉民疾困
上皆嘉納又以災變乞罷者再慰留良厚
上意汲嚮之遂爲爭進者嫉且出之部
宗人以過削奪求復奉藩而前議禮者以考上
援新幸者專爲乞力持不可重忤之則又比

而謀出之南矣以尙書滿二考堅乞歸次子
子孝明經射策甲科爲吉士時新貴用事旣
有所嫌又不能下之遂補外滄郡曹久之乃
遷牢士得請養焉所以娛慰甚至稱能孝後
起復丞光祿。故主大官給饔與中貴人共事
雅不樂之退朝詣書齋閉不造請復見忤用
事者出之參議楚王岳祠乃愈得優游嗜書
不厭而相嵩子猶銜之不置竟免歸初南夫
繼憲清爲禮官建議時能少徇貴寵矣卒不



爲動官乃再徙實疏之知奉節未嘗怏怏純
叔尤爽激。明經術。善方畧。自以世受恩。分明
善惡。少所容。故數躓。工爲詩有傳者
贊曰皇始作制禮由是興。折衷群儒顯定義
經。將非秩宗是賴飾色闡弘者乎。中興之始
業由茲抗而諸臣折折提請咸未允所稱。終斷
自
虖明以克承
神靈。軌已者澄。後先惟鵬。豈張桂作議不能係

和傳會耤以寵榮。而顧拂違矯正有所自矜
哉。適有所合持不敢變雖折而從之曾莫之
懲。進退必由其道以無虧股肱。大臣之義其
斯以爲有恒乎。純叔克紹前猷光烈蓋益繩
繩矣

朱希周

朱希周崑山人父文以御史按山東遷副使
其治效以長厚廉恕名希周年二十五舉進
士第一爲史官修撰在禁近小心翼翼人無



敢以少年視之敦重不妄言笑動止皆有恒
度儼有容觀數侍講席屢承顧問。所對必傅
以經義。規獻爲益不可勝。庚午選造南國所
舉士稱得人當
世宗時大禮議作雖不敢顯有所出。然不能與
新貴調。遂不得進用。雍容禮曹不爲同異。後
爲尚書吏部南都。五年大弊羣吏辨論官材
有所簡黜。旌其行上下之衆以精鑒無敢私
干奪。顧又爲當權者欲因逐臺臣嘗論己者

大竹之得謝歸以重德表式州閭所居吳趨
里。中庭隘不容車。室無奕豈堵無重城躬履
貞素執謙敦愼自始之操未之有易接遇人
諄諄不以造次廢禮雖耄及之其介愈厲人
望而敬焉卒諡恭靖子景固任爲叅軍亦誠
謹有父風

贊曰古大夫旣得謝教於鄉必可以爲楷若
太宰其人乎其度休休焉含覆無不徧慈仁
逮物恭惠之有焉至取舍進退義形於色自



昔之論謂使居官任職無以踰人臨利害有
所執不可奪繫安危爲時輕重則舍若人將
安歸哉故總五經之恥論辨文質同異論禮
於多寡之際廷爭而折誠不能如然言不出
口而衆雍焉以之端委恭己而在邦家無間
然有大臣體雖不盡用適國稱老焉亦弘於
時矣

戚洪

戚洪字思禹崑山人主刑部事明習文法三

被
旨按獄其所當無問貴勢適有連諸閹寺請命
不能得居久之遷按察嶺南故與夷貿易賈
闌出物私其利外國因以爲市洪嚴禁遏絕
之乃潛以黃金百斤饋拒不納又上章論夷
嗜利令監以所欲啗之而又浚刻之深召釁
啓侮非便蒙嘉納既罷後以其功復召按察
山東道卒洪介廉自其性爲理甚平若無所
縱舍而論事常依仁恕



贊曰法吏多懦不舉其職又或好繁碎不知
大體苛以取名其所刻轢至深切二者皆失
而苛爲甚若洪治若盧獄不少貸乃其爲按
察又不尚嚴督遠利違害去猶思其功居室
蕭然無所營經術文雅身兼數器不謂賢乎
洪

王倬

王倬者家本崑山割隸太倉州爲令山陰又
令蘭溪其在山陰有所廢置皆稱便民訟田
久不決親行視指樹渠爲界遂定發隱伏如
神獄爲虛贛盜殺信豐令符下討之賊據險
夜縱群羊鼓之鼕賊矢石乃殫之畧盡閩溪
多逋賦繫治滿獄爲誰差立釋之以
詔令寬其罪遂致盜賊伏匿居者戶不閉使者
屢上最召爲御史首劾選曹貢欽罷之又劾
罷尚書五人及方岳甚衆奄怙寵箠辱人於
朝勢張甚又論斥之時名剛直遷按察貴州
承夷方潰靡所止爲治城壘撫定之夷偉尤



黠不受令竟羈致焉移莅瓊在海中黎素爲
梗以兵往擊多所俘令還繫擄者而縱之又
討崖寇故緩之使不戒猝入大破之因析置
其衆勢遂分不敢爲非又輒自匿功狀不以
上再遷至方伯討滅臨賀賊撫其餘寇逼成
都衆議燔焉以斷賊倬謂何先示之弱也陣
於前開門待賊懼而退時列郡饋運苦抄掠
疾疫且作乃皆罷之獨以錢幣雜隨遠近給
之無乏軍興而民不疲使者令具馬三萬無

後期乃使有馬在郊者皆入保無爲賊得沿
如期備又檄令運四千石明日至軍則命市
裔夫先至者與考上乃未午足矣使者大奇
其才進都御史撫畿內值大饑議請賑恐待
報緩以軍興預發遂皆獲全虜邀射我裨將
死出師討焉曰虜偵我西且東入設伏待之
果大獲監軍御史劾退者當斬乃以爲未受
令得不加罪其賞罰悉以司馬法不可撓故
能有功既進少司馬乞歸卒子忬嘉靖間以



行人拜御史即疏
皇太子出就外傅當抗以古教世子者三事又
論不得任奄宋與以幾察使自擅者皆蒙開
納其所上皆先大體既按楚還又按畿內值
虜犯我急入保通州當其衝使東鄙得繕完
上嘉之進都御史委以東畧特議蒐乘補其闕
偶上言請益汰之以其食可募選士數萬又
請爲外郛置鎮四爲犄角示天下以形勢已
而拜鸞爲大將使忬主餉鸞所要芻粟無不

具欲危中之無由屬召還出撫山東以東夷
擾浙急也復命之視浙請得專誅賞守便宜
行從之時寇已逼以夜縱兵襲擊之海上鹵
獲衆又邀之洋中皆克賊顆犯淞江來告急
遣別將擊之得其首潰入浙者徼殺無餘。賊
沿倚。利徒兵。是役實跳驅殲之。用行部視寇
所道皆命所由城焉慈溪謝不能及後竟中
之始悔不蚤奉令。海於故主逋逃。爲賊詗。悉
籍之。自是無導者寇用衰止。則又以虜急我



大同也
上親以命忬遂乘兩傳馳而北比至以歲之不
易請大農金錢十萬賑之虜入合他將兵徼
其劇得首虜百他所鹵稱是捷聞進少司馬
明年薊督博入爲司馬
上又險度用忬既則酋台吉等數萬騎犯古北
諸監拒走之上八事報可即勒諸將以馬步
十餘萬分戍而間以奇兵往來與督宣大者
約視險所在相爲守九月虜悉衆數道入乃

各起而縱擊郄之捷上進右都御史奏裁諸郡戕更者馬日守利步一馬費可供二戰士矣虜先後入邊碉敗之得首虜數百招徠者千五百上欲召爲司馬不果時大討倭又發五千人以往九月虜犯喜峯諸緣邊地擊郄之明年闌入灤河頗有失亡復疾力戰拒之詔切責奪一官既而虜把都等各以十餘萬分道窺我諸鄙偵我有備不敢入乃復所奪官明年虜再至再奔歲三捷始議練士時兵漸强可減調發六七及省縣官軍興費又以屯戍多虛廪而募士亦未簡諸將不足任乃疏十三事請期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來犯遣楊照破之斬首虜至八百獲資畜無算故事半是即以大捷上而相嵩故抑之功不錄既乃以減戍省興發虜窺間入請濟師不報遂犯我鄙有所掠忤以輕騎躡之殺傷畧相當故上始信請非繆薄錄諸將無意罪忤而相嵩故受風旨鄢懋卿搆陷之中以法



穆皇帝詔雪之復其官二子皆負當世重名

贊曰俾始爲吏即在行間兵便機勢既所習之而能自戢不務殺戮以爲功名其所全完者多故垂期羨食其報逮忤尤仁心爲質余嘗獲事焉其方畧智計縱橫無窮在軍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憂勞爲國忠誠竭矣而卒不免豈道家所忌處其太盛而世爲將以功名終亦自古難之矣

盛應期

盛應期本宋文肅公度之後弘治中對策甲科爲郎都水治河漕濟上令行者艦相銜進無得爭先吳公寬以少宰召猶爲宿留終不以權貴有所撓吳甚賢之中貴人往來者挾貴滑蝟擠入之時奄尹廣興輩信用群愬之因已怒奪其家人私市鹽數十艘閱其無所摘慝見法悉投之水乃益忿共譖於

孝宗皇帝曰是輕婿吏宜與治

上不應諭以河漕不易若等知之乎既不獲逞

因薦時物者誣以闕
宗廟禮大不敬
上猶不肯諸大閹環泣懇不已乃逮置秘獄今
對吏侵之急終不易辭
上仁明知無他譎主郵驛滇三歲所使者薦之
數十上皆報罷已竟遷滇之祿豐今祿豐故
夷陋爲設科條約束之數盜匿且不可捕示
以威化遂革心自縛獻邑爲清又遷蜀郡曹
主賦民則又以能賦稱又移郡都尉楚王尺

籍則尺籍爲清攝守即作奏言鑿礦召隙爲
岡不以利孫司徒交得其奏嘆息久之奄裕
鎮其地肆貪雲釀至八百石請之使者張璪
禁遏張慨然從之遷副使未上而裕已誣奏
逮張晁復繫治秘獄張竟杖死群臣共請宥
會災肆赦得釋遷按察河南奄尹清侵吏奪
之治面數其失清喝不得對遂察其屬名禍
者搒治清忿將肆害使者伯温好諭之云盛
君賢者忍之不愧於心乎得止進領藩山東

其所齎葦無弗當人心爲公帑惜不妄一毫
費也大閹齎倚瑾勢張甚弟等怙恃作威至
方岳爭謁之初不爲意特發其姦作重劾廖
怒以供織罽檄取直嘗之乃討其侵已數萬
明日詰之方作色徐出其數問所費如此計
罽皆安在頫以聞
上廖猝不覺屈膝請乃罷趙林復以
中旨有所發數十萬力拒之卒不獲遲去
武皇帝將蹕榆林衆恐闕供議別爲調持不可

爲差次有所出具儲峙待比至供億坌涌取
辦俄頃晏然民不知勞扈從諸嬖倖焰薰炙
撫監重臣無敢吐氣獨暇整不爲慴請求皆
裁以法時司徒李在行歎曰承勛自謂男子
乃今知不逮矣雖
上亦亟稱良吏才逮還老稚夾道擁之呼使君
活我恩至矣進都御史撫蜀初上伍符
上度次用之方六師討豫章在所多掊克奉權
倖既獨不持一錢又痛繩絕縣道賂遺者乎

叛夷安反側獨遂以寧
肅皇帝初起撫江西當創殘後界内盜賊縱橫
爲設遊徼晝夜邏察在泝澤則以川虞守焉
爲賊詗者第之使相監司督捕一特疏請盡
應賦以粟者平其價暫折入之免漕費及罷
諸詗擇長厚吏恤其乏賴全完甚衆既連稔
遂充溢漕繼上留都方匱得以濟而備之餉
不時者數又盈百萬大司農以能裨國計奏
上特賜羊酒勞之且以激示諸方俗進少司馬



移莅嶺外則以政久弛蠻方未退嚴督諸俾
校閱軍實蒐乘大有簡汰勒陣以待蠻始畏
服遂進平劇賊李斬獲千五百餘恩安夷酋
召據險梁倚攻之召被創死獲首虜千而撫
其餘衆田州酋猛尤滛雹四出焚掠往者慮
難制姑息之事聞
詔下爲方畧與使者謝汝儀等議謂猛怙終不
悛非勦絕之不可具以用兵便計條上而巳
被命移易州矣遂力丐罷初奄尹與督將多

所私索部内簿稽之無所容又令諸縣道非
奉符不得輒調發積不得逞故共爲危語中
之及河決徐沛閘壞漕渠起往疏治進右都
御史勑不得辭時太司空議於昭陽以東拔
沙河別開渠而黃綰霍韜各陳便宜俱下治
河隄者乃與所司履行其地相度所開延袤
百四十里圖上形勢又與監撫使者及諸長
吏謀既恊乃疏言河之爲患與江所以異者
由地夷衍無所匯故弘治前分爲三其二由



汴之南會泗水經淮入海一則由汴以北東
至兗又分而二一出沛之飛雲一入徐浮橋
以入漕渠會淮入海正德以來乃并入北一
支河全入徐沛汴得以無塹而徐獨受之近
又徙而北自曹單城武等諸口奔溢趨沛橫
流爲害今之計有四曰疏者決上游殺之也
濬者順其故道也築者築障之也攺則別爲
道而不與之爭也奏下司空從謂爲便乃
詔興役時方率郎中柯維熊等先後治舊河俾

通漕而築隄障河之衝又濬趙皮等折其勢
然後爲開鑿計分地賦任程事發功甫四月
計成可八九而讒間大作柯維熊者尤狡譎
動欲自恣抑不得逞東昌守某以掊克得罪
共構飛語用事者遂與柯俱罷二三大臣力
爭不能得鄒文盛胡世寧皆當世誠直臣論
尤激慨應期雖得謝言者累上其才幾復用
而卒河可數世利功垂就而廢或爲惜之
贊曰應期矯矯亢烈奮難不顧身可謂貞孤



絕俗剛慎有執稱社稷臣矣且其才沉密切
至長於應變所辦護無不篤縝淹敏可推行
少長於里中家大人與共學董先生嘗謨所
董先生數推重其弟子人竊笑之已而竟立
功當世今雖漸久聞其風想見其人尚有生
氣而彼奄然取寵榮揄溢沒身無患者於志
節何有奚益國家哉同時有伍先生餘福及
金先生懋皆與家大人友而伍至守郡金少
從余師焉盛公亦少所誦法也

陳察

陳察者常熟人弟寰以對策甲科官太史察
始爲郡刑曹召拜御史時
武皇帝初逆瑾擅命引妖惑僧則主事子廣論
之乞爲養子者御史充論之皆謫譴去察又
舉同列繼論之乃繫治罰以粟二百石始釋
旣乃請告幾十年以薦起卽陳五事一言位
號所以繫天下望何妄有貶損名不正則分
何以定一言愼起居王者高拱淸穆動止何
可輕者又以



皇輅方蹕西北且議南狩言當深居九重以安
宗社寧可驅馳道路犯霧露耶出按滇聞將
親討叛藩又馳疏切諫滇故冶銀已罷復鑿
穴取礦奄乘勢苛之甚及金騰鎮護者貪[illegible]
人弗堪因言地氣貴無擾礦議宜止奄玉與
將校宜斥皆從之遂以
皇嗣未廣乞於
宗室中簡自

聖心有所預教育時輔弼大臣不敢言而察以
小官首發大議人尤異之
肅皇帝立即又首陳端大化本在篤聖志崇聖
德遇事輒有所規武臣勛戚貴倖重糾其貪
叢不報按蜀以功進秩復力辭既以次遷少
卿太僕役舉賢自代謫湖州文學博士凡二
年所繼有薦者稍牽復歷方岳至都御史治
贛平逆賊俄頃定未一考即乞歸其所莅皆
清身苦體糲粱之甘食未嘗兼味鈔持一錢



市少蔬多則還之跡類迂又嘗請簡儒臣一
二讎校天下書非掌故業者無得蓄時尤怪
之幸其言不用不然腐儒何知古賢所爲苦
心其術不同忍使
明代有燔書議耶。蓋有陋其所爲文者。故欲釋
憾書胡罪哉。其他亦多瑣屑無大體。特以
訐發人私。乃取名過實。亦多用智計。文惡少
緼藉。惟儉足師云
贊曰祭煦煦爲惠而剛浚險度廉公有威直

孽動天下雖謝免猶孜孜治道卻瓶不言自
以嘗備位九卿不當循默若劉季陵僅同寒
蟬其意乃未嘗不在事而實非有私也故能
使縣道悍之謂之請寄得乎固亦志行嚴方
雖有偏隘不謂難也

方鳳

方鳳者崑山人兄鵬官史氏至庶子鳳以正
德間拜御史時寧藩反形未具即疏言胡世
寧逮其獄誤者欲以安



宗室請無罪之王守仁在今日可任用皆豫爲
逆濠計出按畿內當
乘輿南狩有所需抗言不能奉
明詔者七事尤愷激聞者齰舌一謂索婦女納
之
行宮一謂使服數倖服禀有直氣又劾尚書燧
大奄敬等且極言災眚宜急修德祇崇天戒
危言數進未嘗有所覬望隱不盡至
肅宗時大禮議與即率同列言繼統追孝不得

徇私親大忤
旨兄鵬時亦頗是乎敬等議移書論之持之愈
力累三疏皆言廷臣始議不可奪不報又論
司農計所以紓民力者數事用事者以其論
議漸廣遂補外未上曾卒
贊曰御史執白簡柱後患無可言與言而不
繫大體乃方鳳當其時正伏節引義力爭之
日也而能决奮屢有觸忤亦乃諒其忠實含
貸雖不盡從然所格正多矣終以直見朁藉



第令貴用亦無復之矣若庸庸隨世自免不
重失其故哉抑
肅宗時禮議所執不同遂以大閧余聞之蓋以
孝皇帝恩澤深群臣思慕故惟恐不得竭所奉
者遂各奮起而爭其固結於人心也如此哉

周詔

周詔者長洲人少隨父令樂會父卒有欲留
娶之者曰父死之謂何而又因以爲夷乎觕
閤歸其喪萬里長蒞勅已厲矜被推擇從
睿宗之國遂以維新受命始建邦規佐之無不
用典速
睿宗登格寄以後命伏地嗚咽輔翊
世宗朝夕納誨尤見親信及迎入
嗣曆擢詹事侍讀
大禮議興諸臣不能將順屢有論諍
上赫怒將加之罪召詔入密詢對以
陛下制禮尊親群臣未達然不敢阿固其忠諒
令亟罪之則若彼懷二三者何因頓首請老



上爲之動已乃進太常少宗伯卒
贊曰詔以王國臣遭時摯隆寵在日月際用
舊學方顯貴謀謨密勿能以正對廻
主上意奮攝威怒出於從容雖一時不盡從然
所寬全䦔矣其勤勞既久又屬更始當有佑
緝蒞光前烈而不競至賞延累世倘亦崇德
懋功也夫

徇私臣

當

世宗時任粉諸者曰顧鼎臣崑山人始自弘治
乙丑對策第一領著作久之晉一都士幾內
媻臣寧有所囑不爲動至
肅皇帝初繼統以講學被知遇前後
恩賚甚渥
上所著五箴皆緣其進說有契且令以洪範日
交修焉幾若廿盤矣進詹事賜金綺又
特諭所以異於群臣釋菜文華殿俾預行禮已
又
召令與輔臣同見坐講周書無逸篇賜宴而退

凡
上所釐改制度正祀典行耕耤禮下議甚詳一
時樂禮樂極曠世之隆君臣之際可謂殊絕
荐進侍郎禮部歷少宰兩命教庶吉士
上幸山陵賜服物
召見行在所燕語從容因極言典於學及育材
之方且及宋一代史文繁當删裁者
上意嚮向之屢
命攝祀定
九廟禘祫樂修
累朝典甲春
三后主遷於陵寢秋既盈進思所以報無已上
疏言東南賦所出蠹敗民者四事
上皆爲下所司值歲大水燕地有流殍而他所
若承天尤甚又疏言所以格孚玄化加德意
以惠元元辭甚悉
上尤嘉納十七年

命都郡國所上士至秋遂爰立作輔日孜孜治
道值冬至
駕詣
圜丘復行
廟享大禮召對討論經史同異因請修漢宣帝
白虎觀故事大集群儒講論五經稱制臨決
者
上爲疎聽南巡命以居守
詔諭至再委寄之切及錫予繁庶亦前後所無

也軍國萬幾咸取裁兩月餘
駕始旋自承天迎謁
上慰勞良深
上於巡幸所著詩皆以示庶幾虞廷賡歌之盛
旣親禮益加歲時宴賜非諸臣敢望迨疾作
遣醫慰問相繼竟卒於位方未歿時猶疏五
事一爲鹽筴二爲水地其三皆爲邊計蓋死
不忘國家也諸從曰裦圭者累官執憲亦有
文



贊曰君臣之遇合誠難矣苟誠遇豈爲徼一
時榮寵哉當
世宗中興慨然欲舉三代禮樂虛己疇咨審則
法令動以經義從親禮儒臣晝日三接信任
無加焉咿臣晚乃獲遇其所對揚僅僅若此
非有所畏不盡則其術固疎與獨始終一節
不爲飾臣高自錯而無當於名實猶賢矣乎
人言其父倜儻有魯男子者事則其昌有由
哉

查應兆

查應兆者其先婺人南唐時文徽裔也年十
四試誦通郡守少之見其業驚焉旣成進士
爲共工屬命閱守藏者尙書霍公韜時在兵
曹與同事諸宦者爲懾已又視榷笕浙奄尹
爲監者方倨傲諸使者無敢出一言適與二
御史同報謁奄將據上座笑引却之曰公眞
耄耶何忘主客禮乃倉卒無以答卒讓席時
奄橫甚林司寇俊及陳嘉言皆以忤逐因極



言宦者奸狀請戮之而召還俊等時嘉其敢
言調駕部郞冢宰有所屬使宰士喻意因面
陳所以不可爲之愧謝旣而裁緹騎濫者衆
環訴之冢宰叱曰豈有狗私查駕部哉大司
馬李以論事數相忤曰人臣奉尺一寧當舍
法有所侵亂之李公爲之屈永嘉相以賢也
重之置酒會第中稱述
主上明聖應曰可謂有君如此乃大忤適復忤
他貴人遂出之參議山東轉粟遼左其所灌

輸法甚便又以餘益修守械將校多貲首功
賅削其下爲舉憲繩之且施寬惠以撫邊氓
迨後邊戍有據城爲變者遣使撫之曰還我
查公耳其按察徐上發姧若神獄有久冤者
一訊得其情立釋之在豫數引大體不爲苛
惡吏深文有所刻害嘗力爭之使者值
上南幸楚至衛
行宮不戒於火吏多被逮大司馬王廷相獨薦
公才俾專辦護往返不乏而民不知勞

上悅有所加賜歲飢
上命尚書杲以內帑賑之杲檄下監其事所全
完甚衆時以課不入欲移之他乃疏言天災
流行宜同恤者得不被橫征有以左道倖者
故嘗爲吏喋其恩將言之
上聞之驚曰吾豈以是盡失其平生哉遽謝歸
卒
贊曰吏道之失若販鬻然有由來矣應兆守
戢奉上持畫一當利害際不少動搖難矣哉

觀其烈烈引分責讓權貴衎酒間彼脂韋者
視之寧不有靦面目雖盤桓兩署不獲登三
事由峻謝宵人蚤自遠庸不謂幾乎

## 杜庠 瞿俊

杜庠者長洲人少游於張和人咸忽之和獨
許其爽爽不群已而論於鄉爲攸令未久謝
去益耽於游自以才氣見抑一寓於酒以發
舒其意任所之輒流連忘返時爲詩以其憤
憤者三致焉嘻笑不平甚於怒罵要之不得

意於時無以見所感忿故與屠酤牧販者相
爾汝人咸疑所爲不恤也
瞿俊者常熟人舉進士尹崇仁有廉潔稱除
御史當官任職不避難而性率直無所修飾
人見謂愿然其所執操亦峻甚或以此忤於
時遷按察副使卒
贊曰公序之放調有所激則誠過然無所與
何乃混跡市人欲以明其不屑抑又何至是
也若所著詩既與俗諧而猶謂能肆志此近

之爲名者則然何取於爾世用善宦雖不甚顯亦可謂守巳不失者矣

趙承謙

趙承謙者常熟人宋氏之裔也少業經生數射策不中至五十乃試通爲理曹顧贛之俗嚚訟仰機利而食間持吏民短長令賕謝破敗之乘壹用文法詆嚴而有所分别使無復者理用爲淸嘗爲商征槩輕重著爲令巳守令贛縣新視事尉爲盗得從兩隷徃立出之



諭散其黨又守令寧都方賑施御史行部畢賑而往謝御史御史曰吾行謝君君胡謝也後召入有不便之者沮焉爲南銓屬以考入分宜相子曰吾能留公笑曰吾乃行賄耶久之出參議嶺南其治效視爲理時尤得專矣和平盗起主吏請計報之曰五嶺夷俗寇盗自其性然非有他利欲攘耳且盗耳目我不舍而我寄腹心焉幾不爲所紐而吾猶狎之謂可徼旦夕功者豈不悖哉卒合爕平之然不能放折傳人語不得則色莊必申其意乃解竟以此憚使者曰是嶽嶽將折人角耶論罷之性既絜廉絕請謝而好爲義居故儉崇老氏嗇夫之旨卒八十餘子用賢官太史亮烈視其父

贊曰士必强毅勁直始雖不易合終必信愛親之參議五十服官政其慮事至精然不脂韋取容余識之吏部時迄老猶故而見謂長者固誠一之所致邪當其時取顯名厚實者其所得淺深可知矣



朱鴻漸

朱鴻漸者奉符按察畿内治河間獄竟之窮其根株無所避已而妄言公車幷逮赴若盧理果直得無坐人壯其敢決歷藩方久之皆有聲蹟爲方伯閩尤殭執能行其意諸使者至皆斂手無敢問職事屬吏稍不如令輒令對簿故自投劾去者相踵一時稱能督無及之者余入閩則已罷去吏言其操裁猶齰舌

也

贊曰古所謂文法吏未有不稱酷烈者若趙廣漢韓延壽之屬其治狀何如哉皆以嚴刻武健疆力行之故其治劇理亂鋤姦窮椎埋鉤致連逮纖微必得非其才有足擅不至於此吳有紈及鴻漸皆以精核能任職後來者莫之逮余親見其行事奮不顧難慷慨專已不偷官而外交不弃事而簡其業庸不謂賢乎哉



續吳先賢讚卷之五

# 續吳先賢讚卷之六

沛國劉鳳子威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 朱紈

朱紈字子仁父昂文學掌故罷歸婦所生子為逆娣施始孕紈生圄中逆者子已冥父他所又欲取紈戕之且將圖施賴施以死全之父亦竟以鄉先生陳琦列其冤狀免紈舉進士守開州為軌賦平其徭時利賴焉為郎職方南都奄橫有所侵撓裁之法請者為令遷參議江西初東鄉罷縣姧民避徭上公車訴連歲不決立訊得其情移按察威茂番素驕時出掠官軍一矢不敢發賂遺之乃去至則勒兵待番尚狃馬驟與之戰大獲首功驚請愉平又為畫所以給餉戍者境遂安無患遷參政山東時以魏滑兵及東人共戍鄴之涉縣紈當在行同相度形勢以東兵守廿土嶺畿內兵守毛嶺鄴兵守故關而又令東人自給餉因下議主客遠近東既煩遣率費又千

里飛輓非便且守涉者爲隘在南設虜出不
意入我不守境則何及東人且在敵後矣議
遂奪卒罷屯進都御史撫贛以閩浙彼海郡
數與夷市以私其利外國勢家積與之逋至
豪奪殺掠姦不勝乃命移莅督捕紈廉得其
狀由姦軌召寇爲之偵候急則縱飛語力能
動搖國是且一二用事者皆素庇之度不可
問然義不避難卽力疏請先治其內乃敢任
賴



肅皇帝神明聽之遂理根排治作重劾糾之旁
側目者百方沮未得卒能督以兵平閩同安
寇忽跡人來言貢者在浙意叵測卽又馳至
納之館以待
命持構者方導之爲變造危語鎭以靜使不敢
發益督閩將鏜由海中趨雙嶼等隘合浙兵
進與賊遇疾力戰縱火漲天斬二酋擒五十
三人奪其艘一械器甚夥又連戰敗之追賊
入嶼挑之不出乘夜突圍逸夷其巢燔烈之
幷燔艘二十七又一巨艘來駐沙中縱追鋒
舸益前懸之摧破焉獲者溺者斬首者愈衆
兵勢遂接洞山青鼎南荒等島穴賊皆望風
遁紈又親躡其蹤海中至雙嶼議留屯衆難
其險絕稍爲築塞而還閩人嫉其且將爲巳
不利有所論時則漳失因逸於海透入於江
諸方繹騷又奉
詔改巡視益督諸將追賊下溫盤諸出沒所大
克又虞賊侵衢亦平之浙以無患而素與賊



連者愈憾百端壞敗其功下亦且偃蹇不受
命紈誓以死圖效自辨析蹇蹇不巳明年春
命督將鏜按察柯喬於閩偕出洋中跡賊至
詔安之靈宮澳合諸軍設覆山上下千舸具
進賊徒兵伏敗之趨船者疾力鏖之覆溺殺
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
六皆獰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十二人
婦二十九斬級三十餘他資械等稱是皆五
澳酋桀驍黠者幷殲焉及夷之貴王妻妾等

滸人大恐有盡室浮海者日走徃聚觀諸俘偶語籍籍蹢時乃定捷聞則與連者無所釋憾反疏言其擅殺作威統罷而諸出死力殺賊者皆召令對簿譴責之矣按使者楊九澤亦以奏上得罪與并謫統竟死於家

贊曰甚哉大功之不可成將亦難乎免也雍咸忭皆懼讒而新建亦遭嫉幾殆况統則尤處其難持權者從中制之爲構者毀譖曰至雖不易自恤然誰謂爲盡力哉而統竟以計



畫求必選能左右之用素不服習之士強驅之前遇輒摧破此其疇略膽智權譎誠有足稱矣然大要激以忠憤可不謂善將哉余嘗屐行陳臨矢刃士皆變色而不心動者然每至決策以千百人投之必死地遇鹵獲即騎戮則需忍不能發何者氣奮不顧一身易而以衆存亡死生之則剛而無勇者有所不忍也統誠爲國無所愛故狗難不避昔司馬安以文惡致都守鴈門匈奴爲引兵去非嚴斷彊恔烏能勝其任褊快無所恨哉統敗而東南之患遂不可遏累十餘年將亦數以無功被收迄於定之而能督者若宗憲亦竟不免故爲兵者道家所忌惟坐談者無害耶

周廣

周廣者崑山人令吉水召爲御史纔兩月即抗言假子寧撓亂王度斬傷國論罪死有餘得遠竄寧使人遮道害之間行免復令建昌逆濠方肆力折遏之壁寧憾猶不置再竄逐



南荒資誅授以給訖寧誅乃復召補御史屢遷按察使奄在閩者横甚頗以文法裁之使戢斂以都御史撫豫章免又起爲侍郎刑部以卒始諸嬖倖驕恣於內而濠復圖變廷臣無敢言廣首發其奸人服其氣後乃有周大禮若守莆其政平所當無不服雖似纖細而仁愛常浮久而人益思莆故多士族稍蚕食窮下戶而賦法嚴使大小咸得人尤以爲難

贊曰寧彬皆以佞倖貴周廣用一小臣而氣

奮。斥逐之譴以幸全近佞之親在日月分。然逆亂之萌乃相應。往來皆蹇極於病。卒之悔禍始迄於定。矯矯執法無所阿。初辱後寵其獲則多。熙熙賢哉。禮之精彊實能負荷。平聲持裁得衷。衆庶以和。熙熙賢哉。

陸粲

陸粲字浚明一字子餘完族子也警悟故絕以春秋對策爲庶吉士試輒居上忤新貴者補給事甫三日屬羽書傳即疏言兵要及所當乘障要遮計已又疏言壅塞之患深。由上下隔也。乞時延見羣臣盡所懷。講臣既得接少。又間以寒燠罷。何以能從容啓沃究切事情。且才可用者非出一途。宜廣采納。而遠地不愼簡輕付之。不乃視之度外乎。令考牧畿內。即又劾閹洪所以耗敗之罔。上未即罪。條數事進。皆見用。及論乘馬鹽筴皆國之大政而任人輕彼且以輕自視焉有能舉其職者。適衛候徵者所發獄。付理官當其子大逆。而徵故當他毆者不符。



上罷都御史汶。而且連逮書獄詞者。即又疏言衛徵以幾侯脅恐人。所侵冤無敢爲平反。都御史大臣。由之罷。虧損實多。

上愈怒并杖之。會黃河清且千里凡六日廷臣議稱賀而司徒許公讚云恐新進有立異者不果張桂方貴倖廷論之謂孚敬以議禮蒙恩寵極矣而剛狠自用竊威命市私無奉公意當退而[illegible]辱則不飾箝盜以賄刑尤侈汰進其私人濁亂時政不亟責之無以警官邪語皆峻切上[illegible]嘉納立罷孚敬而褫萼職以粲等不發也下之吏既而詹事韜自以有所薦同之萼[illegible]焉

上[illegible]回留孚敬謫粲主鄱驛而行人岳倫及王[illegible]洪等相繼言者皆貶方粲夜草奏鬼爲之泣謝曰既以出身爲國不能顧矣逮譴所如平時以經義教授已而遷令奉新有異政惠足

及人俗善詆讕獄。爲亂。乃咸取伏法人尤快之久之念其母乞歸惟以養爲事罷不爲書謝所嘗游貴人而諸貴人重之道出吳必過焉爲停累日所居以娛親周飾之頗壟斷事寡姊撫遺甥施及宗黨尤稱有恩禮喪其親哀不勝疾遂革凡使者薦其賢三十餘牘竟不復用也燦外王父叅議胡琮以剛直名及副使姜龍有文學極推重燦皆不得其行事故無述焉後燦論子敬者有給事崑山秦鰲



言亦慨激

贊曰浚明學術至深其所解義儒者多不逮不獨一經能究明旨向皆爲疏前之滯疑釋之授受遠有緒於文辭尤恢肆勁嚴極其力要之不詭於正而屢抗疏公車則尤烈烈引義遂動鬼神歷詆用事者不少選蠕雖流竄戮辱氣未嘗折下也方舉朝難其異議不敢爲訣赫赫若此可不謂骨梗臣消患未萌哉雖沒顯寢逆者謀未或過矣

王庭

王庭者吳縣人少則言經義里中養其父博士君家甚貧故賴諸弟子食。既當與計偕。念其親老。不至而復博士君果亡何卒。時咸謂能孝。後第進士守許州可二歲乞爲大樂正屬得以爲母養者不許尋爲郎刑曹遷察按甌閩甌故在山海間多珍貨廉毅無所侵。盜恒作。都尉逐之爲所戕。詗得其首惡令自取以獻而赦其餘境遂以安其在僻幽素患苦



縣道者聲咸皆被之爭出就吏已而進叅議豫章示之禮化尤爲下所戴遷謝歸街居衢處四方走集大賈擁高貲遨嬉馳逐而泊然閉門無所通往弦誦時時不輒或與弟子習禮容揖讓俎豆巽以感動之故閭里爲之傾誘善家子修行立名譽無令放縱易傲爲。持議上下之旦夕異雖滐惡民能攻厲。即與爲含故能楷模一鄉。人有過惟恐聞。有仲弓風。使者按部必加禮數造其廬有所請或政與

俗㓜。一言立爲之更。子敬臣恂恂孝謹尤以
道高見推於世

贊曰直夫言不出口而化於鄉翕然歸之躬行君子哉世以學道者多僞則放誕任情無所檢反爲賢耶近者一二少年喜爲名惟以造請貴勢橫里中雖名文學而行乖義問故制行嚴方潔已自措與談說之士又可少哉

王守

王守者其先吳江人自其父爲後於王以明



經爲郡理鄞。召拜給事。性畏謹容貌敦重動止皆有幅尺委蛇可觀當永嘉相時毫臣爭有所言故相與爲水火甚而獨能得其意衆亦不以爲嫌也從容省闥時謂中庸久之遷卿寺往來兩都聞進都御史撫鄖又蒞濟上及在臺事皆無可見而寬簡有令望其治務以清靜致之未嘗喜事有所變更好潔修論議無所假故時者客游諸公所猶未若今盛且待之峻諸以好來者必察其人愼於接對不沾沾爲名藉人辭色使爲游揚故亦以毅直稱

贊曰風之偷也非士能以計才辨智惑亂之也亦在位者不能自持故無所磨厲而使漸靡日以潰壞將誰咎哉今其流涣涣踵相接於道假以詩請寄者不可勝也昔聞守之言云但謹謝客孤立直行已意保無過咎何以多游從在所嘗滿問遺適存之使賓客縱橫亂天下國家爲

袁袠　褧



袁袠及褧從兄弟也褧先以明經對策甲科爲郎以寺播馬謫斥之久乃用薦起按察廣西視文學諸弟子所誦通多寡亡何乞歸好讀書多所論著其言時可推行者曰世緯袠後褧仕爲令廬陵廬陵俗善街多所詆欺而能恤其情不任刑。特譬曉之使無復者。人爲之格心。故廩在卑下所貯積恒耗敗之時已被召當試補。爲宿留。請更之。及作縣賦法不

使若前得滑者皆爲邑永利有父老送之者曰使君何論遷秩多寡即爲邑可以不朽矣袞爲動容謝已乃遷爲禮曹郎未久遂乞歸與秦先後卒前有盧雍及弟襄皆以明經高等雍爲御史遷按察副使襄爲郎更三曹司。兵刑禮樂皆預主守。嘗以幾事有所爭下都船對詞益直。乃即出之。又命試郡國士豫章。貴要有所請拒不應出參議陝以服歸凡弟皆有文學而蚤卒不竟其業



贊曰二袁少以儁爽名傾一時與後明儁約俱起諸生而卒乃異襃於書多所通袁之理人有遺思惠在數世卽閔齒之叟能知之矣若兩盧名行足相比其居官爲長皆有功名足自表見特以世之不延故業未融與時之持祿養交竊富貴者不侔矣

張寰

張寰者崑山人世爲吏父甫明經高弟守祁遂自免歸寰亦以明經三爲州有治劇才所守輒以政最聞剽寇横河朔名捕弗得爲募少年入其黨計取之使者前後累上其狀召爲郎拜納言以災異策免遂湛於游以舲艦自載極五湖之間。恣所往未嘗問交亦不擇人凡以好至者卽相與流連。故爲任達。人多賢之在所逢迎嘗滿寛然樂也初不以家人作業爲意尤善誘接後來雖無可取必曲爲稱譽疑若有不得已者然亦爲不攖累於俗矣



贊曰納言偉矣魁岸爽爽和而不流周旋山澤將必使杖屨跡交焉蓋袵席江海而旦暮行路矣猶賢乎造請問遺通輕俠爲名者哉嘗見其詡詡謝益自恭謹則又與彼傲睨縱誕者遠乎哉

顧存仁

顧存仁者太倉州人令餘姚能舉其職召拜給事當

肅皇帝初疏上言事多隥切且直指

上身請典學修政者謂不當言逢赫怒徙邊者
久之赦歸
穆皇帝召起累遷至太僕自以嘗蒙譴無以藉
又遇拔擢寵貴不有奇謀便計利國家終何
以報
上哉乃思止足力請歸遂卒
贊曰太僕淳厚穆如其風即之使人親愛無
已時然不脂韋取容言議英慨誨人以德義
遇有阽難賑施無所惜方抗言於

廷傾自致節竭誠豈虞其復用尊寵哉內自惟
知無可效不能與少年逐遂風厲以恬讓雖
優游無為其所弘益多矣

陸師道

陸師道初以明經對策時相愛其書欲寘之
第一不果為尚禮郎令入侍以筆札從內雅
不欲因人進亡何請告歸遂臥不起時高其
志操有賢聲其處也尤敦行義曲躬卑謝溫
然長者又不治生業介廉無所苟故能跡晦
而名在士大夫前至
穆皇帝時召拜尚
寶時已被病强起及奉使還
朝儀不肅又應對誤落頼
上覺仁憐其病與告歸卒同時有章煥官辛士
至御史中丞撫淮徐數上言事有所興功業
益赫烈矣當權者疑其論建漸廣將不利已
譖之竟死
贊曰師道寔寔無大過人者其為潔廉亦自

其性非欲為名高自意而稱之者多失其實
本和令持慎初恐濡跡倖門有所悔吝故引
疾亦未敢顯有所出也論者非所長而以得
名崇飲不節傾以壯盛時不為利祿勸則安
得若人哉晚之顛踣道路遂盡失其守煥誠
俊吏好作事功論說無統慾而不厭宜其及
也夫

皇甫濂

皇甫濂字子約父錄守重慶子沖涍汸濂錄

初爲郎禮部明習國家故事若功令勳臣世家前代制度損益守府之憲無所不載故一時典禮措施中外文詞相應頗爲雍容及所析中恩澤請求亦良有意秩宗倚爲重其守夔方鄖藍寇起蔓延蜀郡皆坐甲不敢出巢招之獨躬率吏士具餱糧疾力窮討旣平使者方上其功屬已報罷其處也和良不爲忤而尤善者書若列藩所奏令甲及所傳聞與所見當世行事皆存之沖尤嗜學老猶不厭



故其所誦獨多舉明經罷不對策爲詩輒立就多作元嘉以來語高自措不妄與人狎文亦幾類齊梁間兄弟自相師友與二黃爲中表又皆應明經其論議與相上下仲涔對策高弟爲郎尤爲昆季所推貴溪相任宗伯時所上章奏皆草之或有故使他郎代即無以當其意改

太子司直坐法謫又移按察浙卒其在身詩曰東覽最戚濂亦以對策主都水事監所用薪而司空隸者入之少欲巧益不從譊焉適出使郢代歸未至而補外稍遷郡都尉與化行守事與人故纖嗇而法令亦稀澗視簿書期會恒多暇余時爲理與共相羊山澤間意頗得俄以奉計上數要之不復肯來濂旣玩心神明習吐納延化術與神仙可學而復游思典墳多所撰述閒居散齋輒不通謁又甚喜駐謹謝客不令前余毋欲從之學不肯云非師所授外皆已潤色之故亦不可傳也當



謂能却老返少廼一用之房中又不得交接益遠以之卒兄按察汸名方貴於時重慶公四子皆才感矣而沖於文豐縟近麗涔以五言名文甚少濂視二仲益清綺皆有集傳

贊曰皇甫氏父子五公皆名能文動海內然前則李何後乃王李與並時而作抑或少不逮之學士大夫向背亦特有不同而皆能傾視聽爭耳目之則非其才有足擅者烏能爾哉涔與周生書深相勵以學誦貫淹業就必

無虛者。惜未踐其言今觀沖雅好書獨意稍下之乃不適然長於諸弟矣夫未暇潛思而務於名至與實易此固今之疾在膏肓耶且以濂之秀美涔之通解要之無爽厥聲使能夙夜不已沉浸之古所載書則安知其所至哉

瞿昱淳

瞿昱淳者少則淹警所誦多試博士弟子即能屈諸博士弟子故亦以詩時時講說學者多往聽。已使者衡水楊先生差治習業者獨與之遂與計上主者籍奏第一對策復高第授編修至侍讀取急還謁相嚴嚴曰南中吏日下。何勞之不圖口語籍籍。將乃不足來者所何也遽應曰誠有之。若所聞者。夫將不夙夜厲士以死而玩使蔓焉。人日以瘁不能朝夕而安得不望之切也。嚴色矜。乃佯謝云吏日未式侯敗王略若之何。旁為齰舌貴臣有嬖其最後妻。請恩澤。當爲誥辭。持不下。夜餽



焉。揮之不顧。已自學士遷祭酒南辟雍居久之即進南少宰適大弊羣吏有所黜罷廼佐以寬明要歸之長厚其都試且數所得士爲多若淮南相李其所進也當穆宗時尊寵用事與書勸重惜人才於賢不肖進退無寧過於慎稽之勿輕用嫌似微過涉於黨并棄之且縣官方急可無備緩急者李公深納其言引疾歸以少宗伯召上疾復作力請罷淳少時道巢湖夜中若有千炬進前後淳叱之遽隱又嘗湖中觀虞山影水中沉沉緊蔚異他時見者故頗自負言貌不踰中人而氣蓋一州與人雖汎愛而有過輒不相爲容伉矜時發之和惠中其所執固不可奪也

贊曰始昱淳自諸生時語余今士喜矜且人亦未易量胡必能而自沾沾足也余謂淳固誠謹哉其不崇已好侈大也及遇時浸浸貴又三與之虞之山論議益寬然長者其度勝

耶然巳被病語及
上所欲用之猶氣奮思竭焉者不敢恤躬之瘁
末乃眷眷居室謂無可復者非其意哉

章美中

章美中字道華舉進士評事大理許伉不汚遷按察豫章時袁州相嵩權赫赫獨無所折下守文專巳謁請不得通相親戚故人無敢縱橫邑中者浸不說之移叅議答標故多瘴毒欲重困之又適交州役興親出行徼夷擁戈戟若林。按轡徐驅之不爲動。曉以禍福遂帖然服在嶺嶠積久罹毒淫幾殆又移按察松幡病未能往屬巳免家居久之有薦上者且欲召用亡何卒所爲七言有幽裁時見感憤欲用所長既不能廼鬱鬱不忘猶冀得一當俯仰慷慨故其辭激滅致壯使人摧傷

賛曰美中矜厲似峭直不容然實和謹遇人無所失余猶與游哀其壯志且時稱古賢有所激憤而爲禮恭送往迎來皆極有意此其



中豈一日忘哉至矯爲名行詐者深嫉之雖卒不用以死其才氣略可見矣



續吳先賢讚卷之六

續吳先賢讚卷之七

沛國劉鳳子威撰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節義

劉政

劉公諱政字仲理其先沛人父以禮則余從高祖也生有至性好學問其行義尤厲一介不爲輕諭於鄉第一方孝孺先生都試見其文目之猶孤鳳在鳥中當爲虛左旣感其知。思奮。欲有所出之日久矣。會靖難師起慨憤



不食死無嗣

黄鉞

黄鉞者常熟人洪武初以奉常弟子爲尉巳而舉進士給事中嘗言燕事遣將誤宜速代之計當以時決需之生肘掖憂後以持服歸兵入投琴川橋死時俞貞木亦勸姚守舉勤王兵爲衛尉執送死之

贊曰士守經義儒衣冠道先王語其雍容醞藉可也及事變起能奮難不忘死亦良難哉仲理未食其食徒以受國士知於孝孺遂以身殉叔揚有隕無二爲臣之節是其庶乎方國家始建威德遂威海內忠義之臣接踵而死湮滅無所復志者多矣故其事皆不得而詳焉至匿山澤易姓名隱約以終身此其人豈有所要於後哉名不名無預也而明教化以著統風勵來者是以貴君子表微乎

死事

王永和字用節崑山人永樂中爲文學博士



適饒之孔子廟庭壞請修之守不時應和責之以太守行風俗不知重教化何以率先吏民興禮樂哉入爲給事中劾侯尉馬順怙寵而驕妄厲私威使持節冊

韓世子又劾中官偃蹇無人臣禮尋遷侍郎工部撫監淮右治水徐州鑿呂梁疏河流正統巳巳從征沒於土木之師贈恤良厚進尚書蔭官其子賢評事仲子敬以明經舉季霖進士復爲給事中伉直不隨其父風

張益

張益者吳縣人少長於燕舉進士選爲庶吉士預修史遷修撰進學士召入閣典機政正統間北征益與曹鼐並從營勸上持重及師潰與鼐俱死益慷慨有志略師出深憂之竟爲中官振覆焉振亦死於師而人未知蓋非天敗振振實自敗也益爲文立就軍中書符皆其草初與夏昺嗣初孟暘同善賦事益爲賦獨工昺遂罷不復留意昺圖竹稱絕益亦絕不爲也巳巳之事誠猝不謀然兵久不用漸驕令少不能戰矣征伐未爲非計而將帥之臣不無罪焉逮正統間有許銘者思溫孫也初爲司馬屬後以都御史按邊馭兵以嚴將有被罪者因嗾其下亂作死焉



錢泮

錢泮者常熟人以參政家居嘉靖乙卯夏五月倭夷入侵我郊保殘馬衞泮父棺泮忿之丑王鈇者工騎射以功名自喜常手射二酋斃之遂有輕敵心值寇自漕湖將與在福山者合偵有船十餘可六七百人耳謂其弱易與欲徼取之泮亦奮欲報其私率其子弟前馬鈇繼發至三丈鋪寇伏不動以二百人誘我泮大呼進爲所乘四起猝突衆遂亂泮不能整卒殲焉鈇亦爲衆所擁矢不得發旋入濘止焉解劍命隸者謝其母隸猶翼之走鈇叱令去寇執之不屈死

贊曰大吳之風與燕齊異輕心易於去就守死不變奉其職無論利害是難能矣哉永和封疆之役親執鞞鼓提馬而介於陣雖覆師徒亦足償焉者益帷幄親臣不能畫計令全遭狂豎擅命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言者謂使固壘無動豈有患哉然益之沒或欲援之出不從志可尚也泮誠內激於忿夫寇入而士大夫無固心不以死悍其若死綏之義何故鈇亦可謂慷慨矣夫



孝友

金道玄

金道玄者吳縣人陳萬戶養子也方國珍起
行省朶顏參政督師討之聘曾戰驅之補門
國珍偽降陳信之懈不爲備道玄諫不聽已
而果揚颿直上師熸焉陳溺道玄求不得從
之獄曰父有知不使爲賊俘也若有溺焉者
流至温之沙瀨上竟得免歸或薦之士誠所
道玄聞復遁去子問以功名顯

瞿嗣興



瞿嗣興者常熟人母當暑病甚興燂湯跪請
洗親撫摩癰穢夜驅蚊不休又患積氣食不
下興刲股作羹母啗之愈又忽非時思芰解
衣行求水濱得之人咸謂異子莊以薦得官
至參政福建

錢迪 徐植

錢迪父逵洪武間當伏法迪年十八詣背請
代父刑上此其事
詔從之時又有徐植者父達以稅事當刑植亦
未弱冠請代既伏鑕猶從容賦詩無懼色二
子俱常熟人

顏琇

顏琇字季栗洪武初父戍鳳翔以母韓行琇
獨留久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
里未嘗釋於地寢則皮置之宿其下涉則戴
之泳焉父既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厠牏
親勞苦之云幸不乏養又何以爾爲人趣代
亦竟不肯意將視父溲安否也逮卒日夜號



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子昌亦有孝
行

贊曰爲人子者無以有已若他隨所事則致
命焉故育之之恩與所生等孝能無間然者
尤卞之見也道玄事陳驅馳兵間有隕無貳
不自意全也迫偽吳求之逃焉以免豈始於
事父以致之君者耶迪之與植少遇變而以
死殉傷哉是天性然耳非可强相慕爲之琇
之養極其心而卒以喪死雖云過者俯而就

然賢者之行寧可非與

枚應發

枚應發市人也事母孝母疾弗瘳發刲股進而愈他日又疾作發露禱於庭灼肌以代母痛頎以巳之年與母夕方晦忽開見斗十六星惟一星尚隱頃則雲復合入視母母巳擁衾坐云有六人來以水灑之霍然蘇

戴君用

戴君用者吳縣人洪武中父福以主守失火



當坐君用代之刑於市妻吳以節行旌

王洵王淳

王洵王淳者父鑄辟爲都督府掾屬洪武初坐之當伏法洵淳號泣無日夜爭請代走御史言父以洵故懷祿洵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應戮淳復進云由淳故不當坐父兄者御史訊其執志皆堅定無二聞於
上特免焉

贊曰

莫轅字巽仲幼慧悟從張適學適甚異之洪武初父繫治當刑轅年十一詣李請代李試笞掠問誰教使轅無恐言死父豈人相導爲遂上言之如其請父乃更爲轅陳非辜竟死繫轅巳釋季父侍郎禮方寵貴用事時持法嚴轅預恐及繆指一人戍問左者爲其屬後禮見法轅竟以前被伍符免兄遺胤幾殄取而育之又間行求得其父骨歸轅屢觸網卒全巳而遇赦宥既痛其家禍深自刻責常茹



糲飯蔬鄰失火勢迫躍入火抱其母出毛髮爲焦若其陰行善惠利人多矣里有賊禍少年葛嘗疻傷轅衆執焉且陳其殺人狀於郡轅曰葛所殺三人者死溺耳欲逸之不得深爲惋姻沈生坐之有遺孤女字劉劉又他適轅乃長而歸之鄰有舉室死疫者遺子人無敢視恐厲延又收養之素與鄉先生張子宜易九成遊故亦長於學問

都文信

都文信父賢與徐右善賢且死妻唐娠信泣不已右日使人存之且約若生子當女之已而信生唐遂行右養信長而歸之女洪武初右坐之抵死信請代右義不可曰而父以息托我柰何令不祀事亦良解後復以他見逮信曰今幸已有子可以報矣右復不許信潛冒其名往死獄右感之竟亦不子

沈伯剛

沈伯剛者本孟氏爲母之娣沈勝五所養沈且老坐法請代固不許剛彊謂吏願見刑吏怪其少上之得宥時又有朱昱父被左符攝老不堪昱亦先事逸昱請行所司少之加楚掠謂隱壯者昱終無言俱長洲人



吳淳

吳淳字伯善少與兄學兄中遭疾廢不良於行者二十年元季兵作人不自保淳負兄趨避之遇強暴剌以刃淳以身翼蔽中三十餘創仆於地兄竟死淳復蘇得入餘杭山蜚遁以終

朱良吉　俞敬

朱良吉者常熟人母錢病嘗劇吉自潔齋禱剔胷出心割以啗母母良愈吉創甚不能興邑人俞往視見其胷開五寸所氣涌出爲納其心縫合之頃乃蘇又有俞敬者太倉人亦嘗刲腹劙其肝愈母疾永樂間旌其孝官之尚寶朱顥廬父墓每攀隴樹號樹皆爲枯有烏馴狎不復畏人與參政盧雍皆以孝蒙旌典



陸安

陸安父德甫好客竟以客坐法時以用重典刑亂無貸安急卽與兄訣晝夜走至都伏闕請代許之驅詣市中顏色無變時年三十一妻鍾亦以節聞

梁昱

梁昱字文輝少從諸父學爲游娶三日遭父喪廬於墓者三年蔬食水飲如一日免喪隨

訃上冢宰蕭山魏驥重其孝親候之爲咨嗟而去部使者孫鼎表其孝將列上不果仕爲平定州有惠政民懷之

支琮

支琮少爲博士弟子貧甚遇寒毋衾单不能寐琮解衣覆之巳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欲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毋睡恐覺之故遲耳客嘆息憫之周公忱撫吳恤之僅獲濟後仕爲從事



贊曰孝友之根於性豈有異哉而悖傲者乃時有焉非教之衰則俗之易人湛溺之不復覺也吳禮義之國其君子閭閻焉溫溫焉可略觀矣其小人竭股肱之力誠所奉抑乃其常及至臨利害驅之白刃而天性之發甘之無苦又皆稱幼閭巷之人非有保傅之教詩書之澤也固習之寖漸靡者深至德之風尚有遺乎至非所自出而恩無與二又加於人一等矣

續吳先賢讚卷之七

沛國劉鳳子威撰

## 儒林

### 陳繼

陳繼嗣初祖徵本盜城人從婦父江承相來吳父惟允偶吳時客潘元明所矜伉專巳王行輩皆望塵走事之良誰騎而呼止仲隨吾來何自喜也後允死家破母吳操節有長之遺書尚出為卷遂從止仲學又游於俞貞木



時經術頗廢乃獨稱說先王有所論說不敢亢異而於箋疏畧皆通究釋其滯人稱陳五經他書亦多淹涌為文有思致楊文貞見而善之薦於仁廟召見授博士適開弘文閣詳延文學訪洛治道俾學士溥侍講璡及繼領焉宣德初預撰
兩朝史進官力辭又踰年乃得歸乞言者多詣之既老巳厭苦後王學士淮來與登城望因見其二子請焉雖彊應之思不屬甚病之遂戒不為故所交復從之乞謝不能忿曰彼學士貴耶當為之何窮交之與有遒不得巳操觚病遂不支蓋其文潔嚴周當需緩然褰蹟由才不逮耶其天性篤淳履道簡方蔚有儒行開之故老云初有司上其節孝事使御史旌之則方隨母抱甕行灌傴僂甚恭色若為樹藝娛親者頃母入以壺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御史亟以聞
上尤嗟異以為有禮所著集曰怡菴子五人寬



完皆有文

### 徐達左

徐達左良夫元季時家故饒財好讀書鄱陽邵弘道善為易從受之又受書於董仲仁喜與諸儒論難益求其說時兵革方息學者尚寡達左教授於鄉多所開誘洪武初守臣得辟署東毆守仁辟為文學博士凡六年卒嘗著顏孟四子書同時有林大同亦力學博通經傳時尚未專用朱熹氏學故疏義存者家

有之被薦爲博士大梁以病予告永樂間再
徵不就所著有易義輿

錢吏生

錢吏生者常熟人少竷治經術篤信之洪武
中應辟至中書見宰相不拜問之對以未見
天子故不敢先禮焉守事久之不得召會有
詔祭元幼主各爲之辭進吏生所撰大執
上旨卽召對欲官之謝病免歸卒初名沂以事
見法子迪代故易焉其所爲經亦不專宋儒



也至曾孫昕官布政楚有廉名

呂昭

呂昭克明崑山人以經明薦授掌故徐長於
學問敦行不苟慨然有當世意嘗上書言事
稱
旨改尉浦城故山谿間少耕植昭躬勸課遂以
豐穰遷守沁州不能治裝有老父持金贐者
峻郤之然行未半道資費竭盡質衣猶不能
貨舟車路出徐故所受經弟子憐其寒共進

一歲貢驢載之官子旦既從進上遺書屬之
廉乃亦有父性按河南以不合去後起爲郡
理迄罷無所侵居嘗環堵不蔽不以饗爲念
歿不能喪魏公驥賻之始克殮

殷奎

殷奎孝章其先自華亭徙崑授春秋義楊維
禎所洪武初以秀才異等開太常籍奏試通
一藝遂請諸能稱者官文學掌故因乞近地
見忤調咸陽卽盡節所守教諸弟子文義甚



美獨念其母不置竟齎齎死諸弟子私謚文
懿先生奎爲文爾雅深厚不爲浮誇學亦頗
究通天人分際所着書甚衆若咸陽志關中
名勝集陝西圖經支離藁等二弟璧孝連箕
孝揚俱經明薦奉卒璧徒步千里以其喪歸
官崑秀才試守僉事

秦約

秦約文仲本淮安人宋有龍圖閣觀之後再
徙之崑父玉學爲儒有高行約至正間官博

士洪武初召對拜侍郎禮部以母老辭歸後
復以東帛徵上封事乞重儒術廣教化之意
又令守相考上。各爲書上之省。以訪咨治民
術授文學溧陽。異沉薦約售儒宜置之側。得
盡啓沃在溧陽久之乞歸卒約爲文原本經
義貢師泰極重之所著樵海集及他書有傳
者

周南老

周南老正道在元季以薦爲文學掌故當塗。



又檄爲吳縣功曹。按獄能得其隱。詣闕上書
陳六事進省掾
國初徵赴太常議禮放還嘗集易傳說禮舉要
子敏亦以明經薦

顧巽

顧巽順中長洲人永樂間以易教授於鄉自
巽始時方統一經傳崇道德成就教化除去
異議颿以非聖罪之靡然嚮風其弟子賀廉
孔友諒顧詢以易在文學高等而巽子雖雖

子餘慶皆能傳其學起家爲郎

陳頎

陳頎永之長洲人言春秋於景泰間受業者
甚衆薦授武陽文學掌故適故人守豫與一
語乖以出入巳乃還之欲使遂受固不可未
幾謝歸頎雖以經教授文亦清綺不作老生
語在當時甚見推與性介特不肯苟容儼然
終日矜嚴見於色故尤以操履焉不徒文也
所持論長於刺非而卒歸之正要以經義從



有適楚及游梁録又有紀所傳聞書學者多
有焉

陶振

陶振者授學楊維禎所洪武初以三經義舉
言詩則慕書則沉。春秋則安國。故諸生樂其
近皆名陶生學。爲掌故吳江。久之坐法傳詣
錦官奏賦三篇多俚語俳調得釋復爲掌故
安化振才易辭近。卑俛爲時格。本無足稱而
爲經生者本之

## 虛應坊

虛應坊者襄子也少失父事母以孝聞力學甚苦以易𥳑於鄉與國之俊士習業其所爲未嘗不由禮言恂恂不出口退讓如將不勝而操諒嚴貞見不善義形於色鄉人子矯妄爲名造作語言而行汚市人嘗深嫉之所著書皆以勸喻德義不爲詖言

贊曰儒之爲益於世豈空言無施之謂耶自昔王者無不詳延相與博議於勵攘未集之



日首風示天下知所遵尚故太史公所稱功令務以教化成俗蓋謂王者之首務三代以下未之有易焉者然詩書禮樂之澤荐更壞亂及整齊於散泆之餘師異教人異說益遠益疎故分裂爲諸家人自爲疏固訓微箋解道爲天下喪也久矣宋人者豈能不藉前聞獨追古始出漢以來儒者外耶且昔儒其所爲說皆拾之掌故弟子口相授受及抗燔之後所記憶十纔一二而已若孔甲矯瓶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高堂生田生胡母生夜中翁之屬皆傳自商瞿子夏子張氏之儒而湮微燼滅存焉者蓋寡亦各守其師所授尚亦存孔氏之舊乎而宋人必盡以爲駁而不純簡斥窟削屏絕之甚於坑燔之列然獨竊取其義勦說入之而遂皆謂自己出是何忍焉矣哉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則雖先古所傳師氏所守稍不愜已掊擊不暇顧是猶有可言者卽朱氏爲易義皆顯竊王弼之



餘而云王何罪深桀紂則盜儒者不乃無罪耶使古之遺幾乎熄矣其曰經解而倍經者往往著於篇僻陋汚滯何以服往賢之心且使後來者杜口不敢談則其狠愎自用不肯虛受千載爲恨可勝言也聊餘至於元不復以經藝爲事惟許衡氏吳澄氏稍潛心大義有所考質惜其論說亦多守所聞不敢顯有同異若吳氏之於禮及他儒於詩書易各有傳焉亦未嘗盡廢古也特未自名其說信從

者鮮故大吳雖以文學稱而經術未得其傳
明興風示海內以專經業儒始有所統一然未
嘗令之必盡以宋儒爲至永樂間諸臣籍奏
乃有所專而學者皆嗜於數學且不敦而徒
標取近義際末括傳註口耳末學聲音佔俾猶
之未暇而況能淹該徹解心通誦貫徧識多
聞於服鄭馬戴稍窺 門戶一染指於鼎知
其旨哉甚非
上所以重經術明教化之意也然頗載前數君



子者亦其志行篤謹持巳公亮仕不希寵隱
不違俗皆近儒行與彼溺於文辭輕薄無檢
者異科故特列之云

文學

王彝

王彝常宗先蜀人父教授崑山遂家焉彝爵
而貧好讀書入天台山師事孟長文長文故
事元儒金履祥旣博贍廣肆於古無不窺其
所爲文雄沉以暇嚴加有典則特楊維禎自
名能文而多怪迂且不道彝心獨輕之數詆
訾其失
國初徵撰元書後毋老乞歸與高啓同坐魏觀
事

謝徽

謝徽元懿長洲人在元以言詩被遴洪武初
召上預修元史授編修兼今教冑子遷郎中
吏部辭歸巳而再徵爲大胥屬徽學長於訓
詁而淹誦多於他學者以博聞稱文辭頗暢
朗與高季迪齊名弟恭亦能詩皆有集傳



王行

王行止仲家本微父爲人行貨於都市以仲
操挐從時樂或詳貴仲能別其上下品輕重
之主媼欲聞諸小史稗官仲輒誦數家時時
爲陳說主異焉與書一秩洽日巳誦得遂俾
之學迺無不通其家所藏書且多盡發篋陳
之旣已習卽辭去游諸生間爲言濟甬生詩
伏生書孔安國禮灑灑不窮皆大異之然視

其居徙壁立故未嘗有書也問其所授則從藥肆翁爲文宕逸而譎。氣陵一時在張士誠所以止仲故賤下客畜之不甚奇也洪武初辟本郡文學諸生心易之𦁹叩以經義應如嚮且各有意更進與論難皆自以非所及始大服守魏觀王觀前後薦上不報將入都或止之仲自負奇材欲有所見不顧往客藍玉玉武人不喜儒仲以巾韝謁立談大愛之引與謀議未久玉以事忤誅與其客皆死焉王生有縱橫才當群雄間慨然欲立功名既無所就卒乃死黨人幾若蒯通雖其言不外閒然玉之威强震主性又暴戾豈足與者無生平舊而一旦遂爲石交生既無以勸之抑損而又甚之坐取夷滅非不幸也

申屠衡

申屠衡者長洲人言春秋於楊粤間與楊維禎游推其博贍嘗客潘元明所客賦詩衡每困及命筆爲文則亹亹有思致洪武初徵使



草檄喻蜀大稱旨授修撰亡何病免疑不肯仕謫徙濠又有陶琛彥珩攻文有志行篆籀久微絕琛考質精稱得古法與傳著皆以游士徊翔兵間雖不暇納亦禮重之洪武初並召爲文學掌故琛子伯承以書學世其家

錢逵

錢逵伯行自其父良佐以文學名書跡亦遒勁傳於今元文宗時召對命爲農桑書又命書古賢大夫事放歸復有薦者授吳縣文學掾蒲一考罷去逵攻文甚苦方其命思循壁行且哦時觸而踣或默坐沉想客入不起年四十餘猶無意出也屬至正間分行省於蘇始就辟尋又遷淮南修法令舉文書能無失秩洪武初徵詣太常議時方制作禮樂爲百世憲諸文學多膠所聞議不合者皆放歸後復以事被逮坐之逵雖以儒吏然終嫌前元官其學長於稽古而於六書尤所擅人謂過

其父若子山伯璣等雅推重之有所爲書曰
檜巢

金文徵

金文徵德孺洪武初爲文學掌故已乃舉進士同知郴州時用法嚴徵所守與蜀連蜀尚未通稱被邊地坐法免又起爲國子與從兄玫皆以文辭相命詩雖不多亦清綺

顧仲英

顧仲英者崑山人少爲輕俠通賓客豪於郡邑三十始折節讀書家故饒財益購古圖籍彝器既吳人嗜好多以贋往英自謂能辨瑜瑕風起然不能不寄耳月談者鑒益精則益工爲僞習遂堅不可破流至今英築館茜涇西日夜與客取酒其所交若張翥楊維禎柯九思李孝先張雨于彥成琦璞咸擅一時名因沼臺靚藻以丹緑供張華侈聲樂盡妙選長袂利屣招搖若狂詩歌間作才藝相若人皆慕之嘗辟召不就張士誠欲舉吏輒避去



既而用子思爲尉爵錢唐縣男晚與母居哀毀慕佛遂髡焉蓋見時變恐不免故將髟服而逃然洪武初誅鋤豪傑英既不蚤識去就加有輕薄名與倪元鎮皆以大家爲張氏客故竟見法

贊曰吳稱古奧區才所產不乏然至於元之末造方事戎馬於時以力舉梁倚者爲賢豨滑成姦利至饒贏者爲貴又烏事文學哉而諸君崎嶇奔走傲睨群雄間艱難其身而儻蕩其志相與歌笑如平時若無足顧者而彼亦謂無心焉非有能爲菑蠹者遂示優容故皆得全及天下既一方網羅逸遺悉致於用而猶敢偃蹇次且雖起就徵遽自引退既疑構隙開嫌間猜怒相因而發其將免乎哉若常宗仲權既束帛及門禮命方爾而自負
天施罪何所逭止仲反仄慮不可知伯英昔仕終卒以罹德儒循循而見謂不攜若仲英則由承籍之厚虛名薄技非敢弄法犯姦成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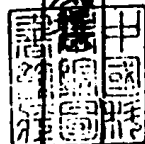
也又非敢立然諾睚眦若鄉時橫州里也而
竟坐之惜矣



# 續吳先賢讃卷之九

沛國劉鳳子威撰

中國歷史研究社

## 文學

### 郭翼

郭翼羲仲崑山人少嘗學問與衛培游亦通經義言王氏易摘辭必範之古有奇氣楊廉夫極重之謂可幾太史左氏詩亦質有骨體與顧瑛孝彥伯璣等相和皆服其氣調見群雄方逐鹿東南欲一有所用之嘗獻策張氏云明公仗馬箠下要地及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自恣不恤其下非能極慮安危者也故民離散而莫與之守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率以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於逸樂不惟精銳坐消且四方豪傑並起相攻壤進地蹙雖欲閉境自守勢將日蹙且吳又所必爭也其能保乎哉言頗切忤士誠幾欲殺之其妻勸之云郭生策未爲非縱不能用當善接之使無望

我竝遂得逸去洪武間徵授掌故自以遭時
不能建立功業怏怏卒獨所爲書有傳者時
又有馬麐元亂僻居海濱嘗田穀自贍死圍
雜畜衆禽爲娛樂州郡豪傑多造之常引避
不見時尤重之

袁華

袁華子英少好讀書與諸生學誦即他授皆
能誦諸生乃不能憶時時叩之尤工爲詩楊
廉夫爲樂府有所風刺前代別爲格惟引華



與同顧英家多名畫及法書日與共閱題日
之賞好風流一時爲靡既元政益衰朝不逮
夕而華輩詩浮猶宴然如燕雀不知堂皇燔
烈際
國家平亂辟郡文學又以子爲吏被罪株連逮
而顧英容若易恒亦以游談能誦古文重後
與俱徵詣鍾官

偶桓

偶桓武孟太倉人初以年少俠游客諸公所
倪瓚愛之勸令學遂日誦數千言試令爲詩
語警絕若素工聲律者因爲延譽嘗所往來
名一日起洪武中大搜故爲游者至則命爲
吏武恐及輒盡力所守主自從事閩之崇安
更桂林又徙荆衡所著有江雨軒詩集又有
鄒奕者美姿容善談笑元官也洪武初徵起
復命守贛州坐法傳詣刺姦徙置安肅二十
年塞義言其才用徵還奕所爲文與武相若

張適



張適父仕於元適少悟絕爲詩立成毋賤其
嫡姤之名曰狗子爲諸公雙愛憐其慧比相
如也值亂流離道路洪武初以秀才舉爲郎
工部病免復以明經被選擇爲吏桂林周旋
滇池上估倫鱖鮑稅金錢二十之一衣食其
間或不給竟抱案死爲詩若文與高啓楊基
齊名而客楚寒游困阨之意溢於辭嘗論滇
所創間云自楚莊蹻畧定之遂留自王也至
漢建元間王恢唐蒙司馬相如王然于等所

詔徠降下之者種以十數置益州郡而云自
靡莫之屬滇為大今之縣為昆明者也北至
楪榆古曰嶲州及所謂栟棟者今之大理也
臨安者本句町王地所謂邛人僰人也漢為
牂牁郡而蒙化者漢之永昌曲靖者舊為東
西爨者也自嶲以東北則徙音斯為漢嘉而筰
在雅州則昔蜀之徼也且漢初界夜郎置犍
為郡即今之戎州乃發卒治道自僰道指牂
牁此又漢經理之次也又云自滇以西求身



毒國往往閉昆明則嶲之南昆縣也此又自
滇畧通徼外之跡也且滇在禹貢為梁州界
井鬼所屬分則固非九州之外窮荒矣地又
沃穰千里名為富饒水土之美生物之盛十
伯他所雖絕遠其為要劇可知矣今道所從
入貴州古之鬼方也道隘且惡假令一夫昌
狂則懸車束馬之塗不知所出矣且以今兵
威因秦時頗畧通五尺道黔中者大索之諸
夷階廣為岐涂何不可哉夫制禦者先之形

便則威無不迄久安者據其要領則無負隅
不聚之患所謂扼吭拊背建瓴之勢在我則
雖有邪謀變計何能為乎且與其緣險寨徑
懸度臨不測道一孔之所出孰與交衢四注
分裂其支郡而關梁出入動悉由我有事若
從天而下豈足道哉又按漢所謂關沫若梁
孫水者若水出蜀旄牛徼外南道越嶲邛都
以至犍為朱提入於江所謂朱提銀者也是
水之所出自其界也而犍為故役屬西南夷



又豈假他道哉此其言之可推行者故刪取
其要歸之正而載之他所著有江館湖濆昆
明諸集有傳者孫梲起家進士為尉士上言
幾事被斥已而遷守保定

張仲簡

張仲簡在元師事張伯雨為黃冠張氏之亂
反服養母頗閑詩賦書法亦婉媚饒介為游
聞公子嘗延諸客授簡使賦季迪孟載方締
思簡已就為衆推第一介贈黃金一餅王偉

嘗序其詩

葉顒

葉顒者洞庭人自其父從游說之士多交游內家翛然猗文學故時若方幸無事相與恬筆和墨坐而吟顒知亂且起慨然有安時意論議事形盡得其縣掌故博士李祈字文公諒之屬皆丈容器重顒知其志相謂當不祿祿至元間選於鄉署吏不樂罷去北之燕中欲以策干用事者值勢已傾流落濠亳間久



之無所歸及耿長興炳文聞其名召之欲薦上自謂方事之殷。不能有所佐助。今已定。何復爲。吾且放意自娛耳。寧能爲吏守文法取戮辱耶。竟死長興所同時有許燁亦以處士名能文

國初應

詔至陳詩三章請緩刑寬賦蒙

湯以布衣遣歸故山中有許處士亭存焉

周砥

周砥履道少覷覷自好博學工文詞薄游無所詣故與義興馬治善治月周生久窮游無成而來過我於是砥往舍金谿山中孝常日往見之周生多謝病不見諸富人以孝常貴之也相謂曰馬君有重客時獨造。爲具召之。并召孝常。孝常既至候周生日過中不往孝常自往迎迺爲驅往諸客盡傾飲酒半孝常起爲壽客皆避席周生持酒不肯飲曰吾無德及諸君而虛飲食我我不及飽生明矣然



使何以復者我明日辭矣竟夜半去歸吳復與季迪仲載相和歌書跡尤工亦善圖畫已而又去之會稽歿於兵其所貽孝常書余見之魏先生所云砥之謂有好之士未可謂一節者也夫時之方潰士盡欲效其尺寸思有所建故伏軾結鞅西馳者咸欲輔既危之勢於將顛墜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皆睥睨群雄間欲以口舌說而中之以所欲者也砥逍遙無所之游嘗困而歸矣生以爲其中豈有

所不得已者然哉昔孔子大聖猶七十餘說
而不用況砥之駑鈍謀策無所可采論議不
能出於成功故以爲無關於成敗得失簡而
弃之尚安所望乎哉且今庸庸隨世回面汚
行以諂曲取容乎固非砥之所能也出於萬
分之一苟得當以效其所庶幾者豈患無尺
寸哉則又非可與於行所抵也委而去之自
絕於清水隅曲幽窅稿枯窮餓没世不見知
而不悔乎則又未嘗有槩拘直捐所不能釋



而忍之斯亦未足爲負氣矜高者勸也嗟乎
馬生視砥何若而可夫以砥不肖之身既不
能致之名實功利之際又不出於介清僻奇
貞厲之士謂游談無實窮年謁請守事羈困
而已矣嗟乎馬生事未可以一二言也古之
人豈獨賢智可伏哉蔡澤欸吟奪鬲於途季
子困於易水之上而自信其畫必可顯於當
世亦繆焉而已此其自喻如此然大抵拓弛
無能爲也

朱應辰

朱應辰少爲陳氏禮業舉子當元季數與計
對復弃去爲古文辭亦與楊維禎遊洪武初
辟爲郡掌故應辰爲文緊而不猥詩亦工爲
長句篆稿頗類古洪武初嘗命書符印有集
傳

贊曰方士擐甲冑爭旦夕之命豈不思投戈
講藝與於文學得休息哉彼其出入訓定勞
於役亦因休暇晴有訪延故諸君當劇亂迄



我造邦以樽俎談笑從容雅游故復貴耶及
事已定乃猶以異時者輕重論惟庸庸者得
免非以論議爲尤則才氣有足忌者耶然既
竭其力單精綜述有所垂於後與久而不衰
庸詎知湮微殲盡與化消滅若是速歟覩於
義仲以下諸君咸有所著聲傾一時今求之
其鄉發故篋鮮有存者則士所以窮年卒歲
研探繹思紬列者曷益哉豈嚮時務盈之以
而能若盡察亦既以漸削平則運與之易今

而作者益衆故無復稱焉文質損益何若後之視今乎及觀張適周砥所論議裁而著之篇亦非一時所敢望矣

續吳先賢讚卷之九



#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

沛國劉鳳子威撰

## 文學

### 虞堪

虞堪者宋宰相允文後也徙家長洲家富其所藏書多雍公遺又行重購校讐日夜不休自稱僻焉為詩頗清潤兼好叱朱設色圖畫樹石盤礴睥睨故為賞好所移盡費其產從祖伯生嘗愛重之其書廼亦賴之傳



### 吳文泰

吳文泰者貧而湛於詩嘗從事幕府文書無所省與丁敏游無日夕吟不休二人者嘗閉戶共為詩人見其終日突無烟徃視之則方瞪目相對亦忘其飢也語皆厲苦若孟郊益僻蹇矣文泰洪武間同知涿州坐累謫徙雲中而斂流落江淮間有憐而館之然故狂生不能久恠恠遂謝去卒飢寒道路以死

### 蕭規

蕭規者其先自楚來徙學通二經尤長於訓詁然不求仕販鬻自晦爲文亦鬱茂有體裁人或從索之多謝不能二子曰潭湖皆能世其家以文學潭舉進士湖以茂才選永樂中

鄒亮

鄒亮克明者長洲人少喜名善爲文援毫無停思然輕俠無行嘗薄游爲人所擊侍郎周公忱見其文愛之誨之學遂刻厲稱博絕况守鍾薦之授從事吏部已而遷御史既酷嗜



書時雖散佚然頗有存者所得故宋時本皆完全與湯胤績諸人共集湯氣豪見亮不覺自折下之詩與劉溥相若亦相服也有漱芳諸集二十餘卷他所撰未成者衆弟順仕至辰州守亦有能詩名

張辰

張辰與弟粹中並有雅才文辭清綺而辰善六體書又有阮維則林大同俱爲詩沿元季習雖靡亦稱工矣大同尤學問言禮爲容者

宗焉又言詩及書皆有源委洪武中辟爲學故開封病免永樂初再召不起又嘗著易義及他文皆傳

滕用亨

滕用亨者德懋從子也少從懋游既又之四方交其英俊與晝夜講誦弟子從之者頗衆於時以經義名者不過宋儒亨學通傳疏不專一家言文詞亦辯博工篆籀永樂初以善書徵則已老



上見其容止衰憐之又獻詩三篇大稱旨令待詔翰林預修甲典時同被召者長樂陳登登所書婉弱而亨用筆遒勁近古至其精識妙解尤絕人嘗被旨鑒別圖畫用思耿微見即知誰作故尤以是蒙賞

趙友同

趙友同彥如宋氏之裔也自其父工醫同亦誦黃帝書遂博通諸家言爲文溫麗宋濂與

游數稱趙生得吾意洪武間辟掌故華亭後
姚廣孝以善賢薦遂得召對又有言其知水
者令從夏原吉濬水道利漕渠工畢乃以文
學參侍從撰定功令及箋疏經義勒成爲制
學其弟泰子季敷至孫皆爲掾史人謂墜其
家風

梁時

梁時者吳縣人學爲文最苦其父初以博得
婦生時逾歲又博而負人携之去時少則隨



毋長乃走會稽山中讀書洪武中以善書選
隷
王府亦預撰列有集名噫餘時有樓溍者自鄞
來徙與時同授書沙中翁又授易魯人覊客
都尉胡歡所夏原吉與論水道溍具言吳三
江入海所由及所當疏導者原吉欲薦之辭
不就有林皐諸集傳子日宏至孫皆以馬醫
名

錢紳

錢紳者自泰州徙父少以鼓琴爲人所愛紳
生其家去從陳嗣初游乃得與士人齒學甚
厲苦故其文亦頗贍時有錢服者與同姓爲
昆弟交亦有文而紳毋更適人生弟錢纓仕
同知靖安

鄭文康

鄭文康時乂性能文雖以舉子義進卓犖有
奇志親歿遂投檄曰吾所爲竊升斗爲養耳
且擬擬爲寧能行吾道有所建當世耶發篋



中書晝夜讀間序列行事可爲時盜者十餘
卷傳

沈愚

沈愚通理世以秦越人方顯少有綺思與鄒
亮等十人稱才子詩格頹之而愚長於用多
劉溥長於用少有質賴吳歙二集弟魯才亦
宏麗與其季皆有名於時魯所著權畧五篇
長於論事

論曰吳當元氏以來文下衰矣明興則李迪

諸人倡之而未能大異於前遠宣泰以後鄒
亮文康通理奮為詩又一變然亦無甚相遠
也夫始之造制天下懸之日月儔能以情易
者故譴過必聞悔辱易構亦難乎免矣人誰
不重違其難而輕自炫哉異時者政稍寬則
學士大夫迺靡然嚮風爭自磨厲文漸以盛
矣然氣之渾龐尚涵而未發時所產才亦厚
醇以慤故未離於始之質雖放極其思猶且
縱轡逸足未絕驟千里自超踰也謂時變損



益必隆以漸非邪

張淮

張淮者吳縣人受學博士弟子輒弃去更名
他師然涉獵書傳不能為醇儒家徒四壁立
拓弛無行而才性捷疾為詩隨口出雖研思
不能加也衣弊屨决人皆易之淮人徐誌負
書游無所推讓見淮毫翰若飛滄譽出人意
遂驚而遍寓人有請賦者餉穀三十石悉付
酒家無所問竟以醉死

陳體方

陳體方者故酒徒也然沉深好書家貧落魄
其所游但為酒醉之置筆札其旁惟所命數
篇並奏或口授人疾書不給嘗自謂鄺生非
狂必我也者乃真狂耳。每賦必酒酣以往才
始縱發蓋得之天授非緣學也嘗於酒所好
一姬請詩百篇當就之為賦至六十餘人笑
為所欺將死游行田間並歌並進醉而卒人
謂迮生子大和亦有父性才敏利下筆不休



語妙一時而嗜酒甚日與所嘗游飲醉則相
和歌旁若無人者晚益貧弃家居無之寓浮
屠舍又不恒東西惟所之輒醉臥

沈貞吉 恒吉

沈貞吉與弟恒吉者徵士孟淵子也孟淵當
永樂間以才徵不就吏而學二子於陳嗣初
故一時士無不傾游於其父子者皆有名當
世相與推重而貞吉兄弟詩亦相若自相和
倡什甚衆下至其家人子亦能之幾若鄭玄

家姍又皆善繪素貌人高工絕毋圖構輒踰時乃就亦不肯爲人作故少存者至恒吉子周始大著然二君立行簡貴所居几閣蕭逸樹石環之激水映軒檻陳古彝器坐卧其中或舟泳焉歷諸浮屠流連賞好有烈士風故能成其藝也

陳孟賢

陳孟賢者嗣初子也其鑄詞深苦命篇甚遲而工有姬辨慧知書孟賢所爲皆能誦之時



謂女書記又有孫繼康王孟南者皆能詩

周原巳

周原巳名庚初學詩於舅氏閭丘頵用尤好爲古文辭乃以善爲方待詔非其意其詩溫厚和平有餘思焉與徐用禮交而禮詩好綺艷情多燕昵以詩故不事事遂貧蚤卒

陳紹先

陳紹先爲文簡質仕內史有所諫諍不納謝歸書跡亦清潤人購之多不與故尤以難得

貴年至九十餘時沈貞吉兄弟俱壽與紹先優游山澤間稱遺老焉

奚昌

奚昌元啓好爲詩其所賦亹亹不竭由鄉校升於司徒屢試輒下其所受業弟子皆得當補吏去而昌久乃被選

贊曰余聞之鄭司寇云國初言經義皆主古註疏而兼用程朱氏耳未始盡廢之也何後乃盡不說學徒以宋儒爲乎豫源落拓而才



故超絕雖矜木就捷疾不假思力則枚生何以加之然誦多不主一家言猶以不詰太常受業故耶若陳頎奚昌沉潛蓋久而馳騖於辭故不待試高第名也孟賢造體殆艱澀而不流庸不調蹇二沈和令紹先平贍無傷於氣原巳之質並君謙所推遠矣夫

張習

張習企翱吳縣人爲郎禮部出按察嶺外喜學問文章爾雅多取往聞佚遺者校而傳之

故古之餘多賴以存

陳震

陳震少則以警敏聞升於司徒被選授文學掌故濟陽頗言學特東人之學者蓋繇自震爲學官弟子遂盛他邑亦靡然嚮風矣

顧珣

顧珣文之雖以經義試高弟恒不足其所業謂士當多識不專一家言者故不任職學益不懈性介嚴居未嘗請謁人以此重



桑悅

桑悅者狂生也其學無所不闚善屬書離辟用剽剥往賢從博士弟子上謁部使者高其名。欲使者折下之。使者驚謂何物迺誕若是因進之使誦業無不通遂禮貴之士所爲貴學者。愼行其身。使華而不敦。雖文奚以爲。生有美好之資而滅裂弃之。是之謂何特以傲長者又非所以諭德行基厚命不佻也悅竟以升於鄉司徒諭士見其怪迂黜之丘公濬聞而召與語大奇之令爲文每奏稱善被選爲文學掌故濬語使者善視之悅復拓弛不肯束帶廷謁長吏以下皆遭侮衔之切齒於使者所使者以濬故虛已待之且爲其才遷掾長沙又調柳卒不能任職悅爲賦俚甚文亦卑耳特濬等才不相遠而以學誦服之且異時者習相沿靡弱未有能振焉者而悅實有異資溺不自覺惜夫

贊曰文之開以漸由元氏來豐靡之氣鬱騈



未宜故我

明作造至

憲宗時始再變然諸人亦不勝其質桑悅緣舊習有所發憤既已試前之失何巳之綜述乃不逮其言遠哉才者不易得亦藉於學及所爲砥悅豈不知效法左氏太史非薄李唐以降作者哉謂有所擇則其趣何所廣崇而流弊未還謂能辨之盍不耶將力有所屈是以雖指謫往賢不少假而不能凌厲加之亦時者

滯拘望之迪造難乎哉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一

沛國劉鳳子威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文學

祝允明

祝允明顥之孫也允明生五歲能書過目即誦爲詩時有壯語長益貫通百家縱横群籍有所撰筆不停思致佚發如涌泉故其名籍甚烝悅無所推讓獨心儀允明書法得魏晉人髓性儻蕩不備畧容觀褻衣博袖與[illegible]人居甚樂易至默而深思慨然有慕意不測也多兒女子情時亦惑焉不問家人生產人或饋遺之隨復散去仕郡功曹而子續由給事至方岳陸燦稱其精覃綺欝振發横厲文由此彬彬盛矣而俯仰浮湛混於俗類東方生云

徐禎卿

徐禎卿者吳縣人始業博士弟子試輒不當家甚貧遂彖而行故未嘗有書也而無不通

皆從他所觀其才雋上清朕初與唐寅文璧游則其詩逸麗時有焉迨舉進士見李何制作遂變而益遒研極詩之變邇其初由卿雲以來至西京之盛沿魏晉而下其所攻論甚嚴談藝之作出鐘嶸矣吳之文自昌穀始變而爲六代子伯虯亦名能詩

閻秀卿

閻秀卿者長洲人有睿資沉深好書洎如也文清綺雖未離當時體而婉麗以則逸情尉



翮若其人在目尤喜推轂後進人倫之鑒寔稱允焉。其行事乃盡佚。去之未遠而一無可徵

贊曰希哲佻佻而閎肆虛曠與循古並時其志趣各異楊則奇偏自好猖道寡與視乃發舒流易狂恣昌蕩雖傾一時而所著瑕瑜可覩故畧損於前昌穀奮起變詩之衰元美稱其雲流泉瀉輕霎映月仙人下遊逸塵絕軌則其靡艷飄舉蕩冶雄逸故爲絕倫而又云渾灝之氣少謝何李其未然乎夫余誠恨短而李之詩粗厲之有焉其何以尚之若何則比肩而遊又可誣哉

黃省曾

黃省曾生少後於昌穀尤長於學於書無不覽而考研鉤審精思微辨於經傳義疏古今事變典彝章物幽邈猥雜損益變化無不究通故其詳聞與學近古無比文亦多爲俳儷引援緝綴廣喻肆陳獵前之華而追琢加之



故鎔冶衡範操裁具嚴而所自放恣滔滌混涵包洞亦可奮千載於時喜名之士咸出其下詩賦雖云我則未暇然昌穀外無論也蓋有意見之行事故不徒虛文爲子姬水亦有雋才雖讀書不逮父而其所著五七言尤深悵作者或謂勝之然逐時趣取流易僅唐以來不能出六代上尤工書學若嗜古賞識雍容其都謂流風未謝

兄魯曾先省曾成名其意好惟書修人事請謝

賓客乃非所長落落於時與皇甫兄弟中外親特相善毎相和爲詩才亦近似嘗采吳士有聞者著爲書廣逸遺存舊故論多稱褎子河水詩極有意力採摭唐人語散遺者裒爲秩與父友徐繗游繗與省曾同學相長晚益工於詩着意爲後進宗

贊曰氣之散越也吳得其華而生才也恒鍾之故我

明百餘年來士乃佚與省曾語閎深則兼數子



語豐麗則擅當時而兄弟群從皆綜藝文自昌穀作而吳於詩感海內勉之長於六代時亦出崔蔡閒然尚服膺獻吉開後來者遂益變而古矣君子貴始之者今之秩宣故誰力恥得之番番好獎借成就之故得其一言爭自勵有不善惟恐聞亦可謂能畏矣姬水好賈疑其市人之心用以爲損

唐寅

唐寅吳趨里人少輕俠有逸才詩豔冶長於諷刺爲博士弟子時文林薦之守新蔡曹公鳳大奇之名始籍籍光馬梁公儲論士東南第一歸而言之程詹事敏政云所與來唐生今無比也即太常籍奏未足盡生萬分一敏政亦雅聞寅從儲請其文寅立奏幾萬言遂大被賞寅愜梁深。會其當行。亦請敏政文。適敏政被命都諸奏上者都穆嫉寅潛譖之謂有寄請給事論罷之且斥寅爲掾寅由此廢而人亦尤穆猜狠甚矣寅故縱藉游於酒人



詩多淒怨方其少年好爲飢窮語初欲發其憤傷於世有所慨悅既乃卒蹈之嘗爲書與徵明自悼其窮云孔墨皆因所遭垂之空文逮史遷下蠶室賈生放流厥有叙述身雖罹戮辱視吾舌存否也又嘗作昭恤賦以自哀繪事尤稱擅古今

蔡羽

蔡羽者西洞庭人嗜讀書文詞敏給其自負頗甚譏彈往賢無全者詩祗李杜未工及其

自爲則尤可議元美稱之汀花水鳥殆溢美乎而欲非薄昔人過矣過矣文亦無取性復鄙躬自約致厚藏家本習賈羽既籍時資陳椽其間故尤致譏云

戴冠

戴冠者長洲人博通多識刻意爲古文詞負氣矜伉無所推與二千石察可者亦無如生第毎歲輒試不當晩乃授文學掌故三原王公恕撫吳時重之其在銓也列上十事皆劇



切語爲之攺容降嘆長沙相李亦愛其文欲薦之不及瀕死歎曰天夢夢耶世汩汩耶侘傺摧愴娵沓斥矯虔肆駕夷由踖耶已乎已乎豪傑廢死乎其志悲憤所著書陸燦序之太史公云俶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戴先生幾是耶士有以信千載雖湮鬱無恨矣

王寵

王寵者守之弟吳書學自宋克允明遞寵皆名得魏晉法然寵之資雅馴不以誦多矜游於蔡羽所而一時名皆歸之胡守纘宗尤相愛重人有請寵者千金欲得其一言適又當償進無以藉寵竟不顧麾之父尤焉踧謝曰人所爲重寵者能修耳使自汚傷不乃見輕而又因利之耶尚書顧璘極推服而寵竟悒悒不得進用恣於酒以卒所爲詩與徵明相若而格少尚之

張靈



張靈本窶人子力作自給而靈生乃有爽氣遝爲博士弟子與諸俊少並游唐寅尤善之靈所爲詩能速成雖使遲之亦無復加也嗜酒貧無從得寅嘗晨詣之臥未起呼之靈作色曰而公正酣遽醒之若豈能醉我者寅與之適他所見群賈有被酒吟者謂靈曰爲若辦彼來奚若靈乃佯爲丐和其詩賈驚飲食之已而跡知二生乃大笑人以此汚之使者方詠來惡爲古文詞者斥焉生亦善圖畫能

不逮寅

贊曰自子畏遭讒亦坐所與當人子行已不自愼卒困於遊顧專患才耶才者衆所側目已又甚之其何以免冠纓纓老博士耳以言忤時貴其氣之死靡折使得恣所欲爲不快耶今其書存乃多慨憤矣夢晉無行黜乃其宜然以彼其才而使摧折至死生棟覆宇健犢破車獨不可少俟之乎蔡掾雖老無奇其言有存者亦幸不幸耶履吉實有儒生風可



謂方正博聞有道術者雖詳延之詔屢下而竟不能以高第爲郎將由吏淺聞不能宛宜也

趙同魯

趙同魯與哲少伉爽不群於書靡不涉獵意存當世喜論事能深盡不隨俗是非嘗上書三原王公恕請寬賦及與使者書論閤左籍言皆陗直無骫骳與所爲詩名仙華集陸粲序而傳之皆有賀美之都維明樓仲彝諸君子皆有文行其事蓋逸

錢同愛

錢同愛孔周性狂率無所屈下氣尤激昂思致青雲既不當於時乃潛志學問誦通諸家言究明其旨向無以徒訓詁爲然頗有所著或稱其養長華實郁郁乎沉漬熟哉以其放蕩不獲鄉曲譽

贊曰與哲其先宗系甚華既所憑厚矣而氣亦激直無詭隨謂儻正沈愼善持論者非耶



孔周誕迂矜己過甚曾何足云而沾沾自喜特以附昌穀載之

邢參

邢參麗文湛默好書立士行講授里中以醇和稱昌穀諸君皆與遊其文亦質而不華貧無以朝夕空如也竟未嘗要恒獨居遇雪累日甕無粟兀坐如朽株諸君念之試叩門見其無慘凜色方苦吟共相慰勞亦不言他第詢所得句自喜又嘗連日雨復往視參則屋

之三角墊方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滲亦累
夕矣昌穀論其有四懿居約而恬愉操槩履
方吳士寡任俠若參者有道君子也

史明古

史明古者吳江人狀甚偉鬚髯磔張性善交
請謝賓客不吝算器家故饒四方士歸焉雖
在閭左名出公卿間郡縣吏皆下之有所論
議亹亹不窮頗亦陞激聽者爲傾有縱橫才
若盡地利植經業賈市治生產故其習氣無



論好書多所通解。爲五言亦爲數君子所稱
池館宮室占水地勝。供張甚盛古圖籍雜器
陳之西序。詭衣冠與客談笑。有四方志。未遂。
少謁於徐公有貞而吳文定公與爲友。王三
原素好士。亦以吳雅稱之。故禮焉。然論者猶
謂其善市名或以爲文定累云。

贊曰士以固窮貴而窮亦良難矣參之潔亮
不汚獨高其節豈徒文焉爾乎明古居泰不
以溺喪而壹士不爲巳恩昔白圭遭戰國以
其銜行之時而明古僅因以名亦由使者賢
不替千旄之風
憲孝聞一時推盛雖在野亦有人矣哉

史經

史經引之和謹有令譽郎之溫溫而中實介
嚴以意氣重動能率禮不妄言笑獨好爲詩
與二三君子雍容終日雖倉猝無遽色

朱存理

朱存理性父少嗜學亦工篆籀不爲章句而



於書無不通故時者多長者遊而性父持風
素以雅道貴士亦不若今以遊揚寄請任誕
放恣爲故所著書或佚遺雖片言存者重於
尺璧以其人也

朱凱　王浹　李詗

朱凱堯民善和良承意能爲弟子都養與諸
生遊甚款五七言亦有可觀時又有王浹濬
之李詗好問皆好學尚友寬令敏慧可稱彬
彬矣而浹尤有儁資早卒未極所徃

吳爟

吳爟次明情寄恬淡穆有清思閒爲文流悅可玩雖未遒亦稱於篆刻仕爲從事請謝宾客日夜不怠

劉弃

劉弃封叔恭長者遊質亦高挺少不嬰俗沉志藝文與諸子皆允明所暱好也

贊曰士所以得顯其名者故亦惟所遭值耶太史公所謂不附青雲之士烏能垂於後世



信夫甿民等雖知所向慕然才不踰中人特以與二三君子時開北房從容燕澤縱薰服之樂或置五升之飯惟恐先生不得飽是以名存至今故不謂幸耶

文璧

文璧一名徵明生少後於允明而與徐禎卿唐寅齊名友善已又與蔡羽王寵同傾一時諸人皆先卒惟徵明在名亦益起後來者依以爲重事之甚謹徵明亦善接引隨所長稱之聲因以立不者以爲非其類雖才無所成名相詬爲俗若事少年爭奔走之賈人子與得其題目忘失販鬻長者家兒欲與士人齒旦夕候焉四方來者畛相接也懸衡一時輕重在口如此者數十年然徵明治質沉厚學誦亦博淹諸經義及子傳太史左氏皆覽涉不若後生務空名文亦當時習氣流易以婉懌詩在唐元稹溫李間工書善圖畫藝皆絕人求其跡者不惜重購尤稱善鑒古宗彝酸



年三代器及緗素品不一吳善以鬻售得其一言輒價翔故以文史玩弄聲重於王公間亦一時治熙得優游馳騖於彼或患其流使人若狂顛蹶造請徒好名爲非其意也初以薦得待詔闕下亡何遽乞歸人尤以爲賢聞之黃生云倭人嘗贄謁徵明服緋坐受其拜於庭示以尊中國體竟不受餽又不與書二子彭嘉彭書類父能肆於學其人尤長者仕爲文學掌故攜李而士大夫過必謁之彭乃

遣人持刺城門授之云掌故報謁今之前則
對云實未來也人以其負當世名笑而已遷
大胥屬卒而嘉亦博物君子有文　風書學
不墜或謂過之繪素尤擅至子及孫皆蔚有
其文

贊曰微明天篤其衷諄諄其慾。澄之不清撓
之不濁。雖耄及之而意韻愈遒。放道而行猶
之爲朴。循心循俗即之藐藐。故云聲者無翼
而飛情者無根而固。使雕卵而後瀹雕橑而



後爂則日之不足。何以無所因而傳。乃造作
名與瑕有所慕。黨之曰崇外韈以爲懼

魏先生曰余少則聞文先生端亮純直惠和
以訓其風穆矣時之方潰則狡焉以馳騖於
利行俠劫人而有名彰徹故遂以名爲病夫
名曷故哉且往者適厚醇多長者遊而交相
恤所無能死生之故三數君子有聞自昔豈
徒文藝焉若徵明與人無不容而終其身未
嘗褻近婦女此雖細行可以觀其槩矣

彭昉

彭昉寅之初有盛名選擇爲吏南粵粵人故
易動而今乃簡易無威儀舉止多輕躁遂不
能其官使者猶以昉文章循雅未閑吏事優
容之調他所後竟以罷歸子年少游於徵明
而潛思大業彌歲從事洛誦遂皆究逌之徵
明大稱焉名日以著。所爲文若詩一時靡焉
向風爭相慕。凡爲名者。出途者附彭君無不
願交雖傾蓋而語皆謂已得彭君爲幸部使



者衡水楊先生宜請焉不得已而起楊先生
命摩從之。且令預計。以其意良厚亦强應之。
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義策士年雅無宦貴
心頗未儒章句。不習佔俳。家素貧。又嗜酒不
問生産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跡遒勁貴
於時

贊曰寅之俊少斥於外用不振亦由自憑負
作不順。民叛其上乃即鹿往吝。孔嘉稱善筆
札而行簡易。貧約以終而無悔卒自其志。爲

名非有所覬覦出遂用爲利

周詩

周詩者常熟人少讀靈蘭書解內經深有意以醫行非其初也時獨玩心神明綜述藝文與子安兄弟遊子安規之書云觀以言雜文多超詣不蹈前人風而不自貴寥落無所成且生有其才矣又得所友而徒爾使後之人安所徵或徵之矣而僅若此如才與友何盍蚤自刻年時迫勿妄委之乎嘗與子循登其



隴悯然而止

贊曰詩之稱於時由子安然其人曠以疎行已有玼特誕迂類可笑至不肯見人或聞其名造之多避去與彼自衒者異矣士之貴名豈其爲利今乃以無行爲放達寄請爲通俠嚮之所羞居之不疑悲夫

姜玄

姜玄者黃生嘗爲予言其人少則嗜酒學雖誦多未嘗就博士弟子試與邢麗文游且慕好之不以貧窶爲慼足未嘗輕詣人或使其子弟學焉亦時謝罷之朝起每視盎中粟稍可炊即閉戶吟笑居湖瀆有幽遁趣歲中所過相善者率不出百里其詩時有佳者黃生誦其數十句皆可傳異時

贊曰古稱慕賢之行亦由篤信好古守道不易玄之事甚微當由邢參有所感發耶吳江爲邑尙通無以貞遯名者若玄豈染於俗哉其詩得黃生傳之固亦難矣



徐麟

徐麟先生者少黃省曾一歲與同學相親愛而省曾嘗名之蔡羽先生其丈人行亦受其學於時名籍甚者三數君嘗參預之聞之初名陵字少卿蓋慕李陵之爲人已乃改今名其從兄縉方貴也數射策不中以不中故業乃益肆所爲詩輒警絕有奇致然時從少年戲孰暱子女流連日夕惑於倡蕩致廢其産不恤也每游建業壯其形勝左擁僾愛右抱

孺子命酒劇飲興酣以往引聲出蕭瀏閒誦其所賞書若所爲詩自豪甚欲輕世肆志焉顧無爲藉何以效其尺寸者時巳往不留遭摧折者屢人見謂狂生而氣猶不能詘下益憤憤悲世之莫能知而道之窮也命之不可如何也前與游者其人咸逝久獨遑遑無所之余時與遇於酒所雖藉其老尚馮氣未肎深相服巳而相與言洋洋纚纚精說靡辨才甚遂傾心焉先生讀余書亦以爲世未有也



毎奏輒稱善故其交特異從之側目者衆矣屬縣道有所徵爲記上有不應事實者疑先生孰何之乃以危語諷余笑謂令何時原涉輩敢爾邪先生亦恔然處虛若無聞竟歸山中再踰歲始來在其諸從所人亦復就之然爲名者云今所急爲游談廣肆譽之四方賢豪長者與勢之名卿引援附離耳若徐叟雖惣微說約多言繁稱誰則聞之故詳爲浮慕而意乃猜焉時時過人宿留非不歡若平生

巾褐槃桼栝間間雅謔迭奏至漏下半不倦也而蕭然羇旅寄浮屠舍所謂獨出獨入從莊生言而惠施者乃操短長說先生蓋雯不欲以干意又無若彼何也有子中歲夭惟老女亦寡無子故歲中所過雖欲留不能久輒返其所闃幽寥閴寂默念所嘗往還悉寓之詩其旨辛楚傷痒而風猶勁厲愈益遒上不謂在耄期自歲旅於鶉首之次先生年八十中間去來具區之藪者不一嘗與余共陵嶠



龢卽威靈丈人之居訪禹所探書幾欲乘泛泭窮汪洪未果最後從革之紀先生來余適爲吳賢書諮之授所記憶至纖悉有所揚搉令余識之無避爲然益憐其篤老蹣蹻雖自彊每謝良苦迨明年冬歸期復游數相問云非徒卄粥猶善啗饋炙不衰也視聽未謝昔間曳杖耳戒攜者數覓止遽闖問則巳卽長世飾終苟而可亦古者志介之士固窮雖歿不忘哉素所爲書皆散佚或爲人乞去獨在

笥集幸及先生時傳之夫今之縫掖殆負販者之心其始欲有以自見不能遂或妄自名高士多其算券廣其謝請是安得不溷長上不憫有秩若先生以爲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吾苟自知也吾將終身守此勿勿故他時雖見賓禮猶不釋然所至未有一人能造之昔楊雄謂時無知者然人乞其書稱叩頭死罪則今之君子何不自喜而患先生爲闢其稱省曾之言云北地書某所已有之尚不行



胡待哉彼其自視若何而不憚下之若此也士之能傾視聽則固以相應和者有所以動之亦勢然乎哉

贊曰古有以少而教者亦有少不如人而老始厲者唐雎年九十而存危國何不及其壯而用之乎豈固有未可也紹卿先生始所與遊者不甚嚮之既芒然來辱業乃益進使非假之年則幾不中道而止與然非數君子者淬砥彈摩之則鍔刃且不廉劌而成風之技亦含郢人安所效也故知所與處其可不重乎若始之自好奪於外而遷心日以馳溶若甚醉懈怠而不勸安得不筒其業而功愈隳者固無論也

續吳先賢卷之十一

#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二

沛國劉鳳子威撰

## 辟命

### 劉德讓

劉公諱德讓余五世祖也先自汴來徙大父順之在元主領榷茶。公生而有偉度擴如也儀觀甚美於書無不讀遇時變晦遯不以才能見及洪武初使者訪廷且以經明薦不得巳而起授文學掌故沛縣學徒方輟學不講



乃大相開誘。使勸於業又舉張倫同事教人以經義。爲制文。於是沛漸有以誦通次補爲吏者矣歸而沛人祀之於師氏子五人曰孟功諱敏以經術教授里中里中兒皆敬事之無敢失其意弟子益盛去而仕有名當世者甚衆公事親謹視服膳纖細必躬必親仲弟嬰患。憂之廢寢食。厘治療積年而愈四方士問其賢爭來歸乃以孝廉辟令德淸爲政有經獎善黜惡務以教導漸一考徵入中書

士大夫無不傾者朝夕奉簡以從而推詩書之意有所著論數萬言孫海漢陽决曹有廉稱季諱敷則子高祖也學通諸經各爲之疏人稱經師永樂初以兄政前死累辟召避不應

贊曰余聞之杜瓊先生云劉氏自鍾山先生金陵徙吳幾百五十年其先則又自汴徙在宋之中葉也代有人遭亂譜牒散佚遂失其世次僅自掌故君著焉方戎馬閒釋介冑談



詩書大興文學雖明詔求賢自上詳延而首應辟命爲之敘宜其功顧不偉歟自是胤嗣日繁其以功伐忠烈勳名貞行顯於代者不勝記矣

魏先生曰劉氏之先蓋有大功德於民宋之南也貴州公提一旅以從奕世以忠義奮其死封疆者數人書畧可見然中閒佚忘不能著代由主領公而後乃以詩書之澤傳於今夫貴榮富溢華觀顯稱吳之巨室多矣若孝

友操行忠槩誠節則執有及者閩郡司法分
世鼎諄諄長者仁能逮物平居未嘗妄言笑
友讓刑於家施於政無間然稱篤道君子若
其在閩折獄無避權貴請對使者辭直得謫
凜有操裁嶺外時身至瘴所冒險諭使投兵
羅拜此其義聲烈烈又豈徒務循謹者哉

戚逮

戚逮景華者吳江人自其父時以閭右徙郡
中洪武初
詔求賢才得對稱
旨賜冠服使預論議與陳寧以事爭乞歸及寧
來爲蘇衛逮未釋欲甘心焉乃令衛籍於里
中俾以穀入雖他所逋必登之以補其準逮
爲竭其力遂畢輸無有負其友唐當入金二
百不能償急走逮逮又爲輸故穀之軌程既
及寧無以加罪而弟生鹽筴方見錄父憐其
少隷逸之而身出就吏論徙夏州初逮游泰
晉間遇異人授方爲之有效年九十餘子寅



以醫顯

顧禮

顧禮者崑山人洪武初以材徵授官刑曹久
之
上自拔擢爲侍郎已乃以其家坐之例免十一
年再徵侍郎戶部會計出入人以爲能進尙
書又改刑部方用重典刑亂司寇尤爲重任
禮守職謹其所當法未嘗濫卒於官

莫禮

莫禮士敬洪武中以里籍選禮無過徵爲司
徒屬與同曹沈玠王讓李鼎等十人俱疏陳
辭祿入許之一考進侍郎勾較簿書精解版
法時新爲政輕重未有準禮所守功歸於府
者衡籍十三四嘗云今所爲異後請寬焉不
果俄以黨人事起簿錄之

范從文

范從文者仲淹之十三世孫六世祖柔食邑
於崑父爲吏潮州卒從文幼則奔走求其喪

哀慼道路且失所在遇雨隤爲乃露遂啟之
歸人以爲孝致之洪武中以孝廉徵奉使不
辱命擢御史改綜戶曹事奏貸株送徙餘百
人其條族之中以法將伏鑕呼曰幸以識賢
得百世宥
上問而知爲淹後乃免之謫徙雞浪項復追戍
金齒永樂初復以薦召爲掌故金華歷金鄉
三爲師氏歸年八十餘乃卒所論著甚衆

馬逵



馬逵者吳江人以賢良徵令合水又爲昌邑
逵所賦政平民有訟者敦諭之使聽解度不
可已乃受理又重自刻厲蔬食水飲妻弗能
堪請去逵怒曰令法家而欲相隨赴西市耶
竟聽之去

陳則

陳則以秀才舉治中應天俄進侍郎戶部以
閱實戶口調同知復遷爲守則與高啟等齊
名詩亦豊縟俱以召命行後議選士法頗可
采

沈芳

沈芳以茂才徵奉使按察遷布政北平又有
沈應乾洪武中
詔求賢四方得召入文華說經令參議豫章又
改山東應乾爲詩視陳則稍質有集曰東淵

趙宗文

趙宗文者長洲人洪武中
詔舉賢才徵入以母老辭歸永樂初復以梁時



薦召上令鄱陽權倖有所請不從又嫉惡甚
中法謫徙後宥歸文性剛嚴終日儼然遇有
所發無緼籍故亦以奸盡爲累

袁政

袁政文理少學於俞貞木所永樂中召起爲
湘陰令民故窳惰不能力作每征調則多逋
逃而令乃當坐政爲教以墾田力嗇治生業
遂因以饒復以夏原吉薦遷守遂寧未至間
卧於亭夢小兒被血者盈望問知郡人貧產

女不畢乃嚴爲之禁又示之禮送女無過奢
俗因以革政蹟聞於時

沈澄

沈澄者長洲人洪武中以徵命入將授以官
見其舉止迂緩曰腐儒罷之周公忱撫吳時
重焉數訪以時政澄長於詩又善交際士之
爲詩者多就之澄爲飲食飲客未辨終不嘗
食異時者顧瑛好客爲儀簡澄加之敬恭金
問方都繫司空褱饘之饋凡十年所無怠問



後得釋曰微孟淵餓死矣年幾九十子曰貞
吉恒吉以詩世其家而履操峻高善圖象學
神仙方不就皆年至九十

吳簡

吳簡者吳江人在元季自謂儒吏役之板築
簡儒衣冠操築人笑之洪武初徵詣曹試以
富民論簡所奏願疏渠通灘溉課粟多者第
賞勸之授主簿崑山以疾罷所爲書皆舉子
業

季篪

季篪者常熟人永樂初以經明行修薦召授
文學掌故崑山遷巢縣篪所授業弟子多擢
第仕通顯而篪未嘗一入其庭抗以師禮來
見者不敢有其貴嘗爲吳書不就辭近俚人
多笑之

章珪

章珪孟端宣德中
詔求賢郡邑以珪應之授以掾史嶺南已而召



入爲御史當讞獄預爲分別輕重奏之辟所
當無不符其平反者甚衆畿甸蝗爲奏蠲賦
六十餘萬居亡何又廷論大臣數事班列爲
震以數件謝歸子儀表格律皆登朝而格有
名於時

伊恒

伊恒宗有其先自沐陽來徙則宋之建炎也
父又以閭左徙金陵恒少則從博士弟子遊
書跡甚善召侍

東宮洪熈初與修撰金問同被命待詔
闕前進符璽少卿時有宣嗣宗者永樂中亦以
善書徵授中書舍人進司封員外嗣宗素謹
人問以
禁庭事終不對故爲
宣宗所眷既卒恤禮良厚任子爲縣丞稱殊遇
焉

衛靖

衛靖者崑山人洪熈初



詔選書博士得召入備法從執簡文淵閣進主
事禮部及修
宣宗朝史預書贖焉賜賚甚厚靖兼亦能詩

陳述

陳述者嘉定人素稱廉直容貌甚壯以賢良
方正徵爲小官已而遷御史遇事能極言訊
獄多所平反陟參政蜀撫使者雅重述薦上
幾召用述力丐歸時有周網者數以誦多試
不當御史成規程冨並薦其才乃授融縣丞
融故夷中不能習教化網力爲喻曉之身自
行阡陌勸耕見忿爭者委曲解令相睦有操
刃者十八人疑爲盜柳守令訊之並得釋後
其人持金謝即厲色叱之去滿三載當代王
忠肅公翱撫粤薦其治狀請即用爲令益得
專行惠苗當亂網出禦之民自爲戰功居多
輒以讓南荒學者鮮又爲作之禮義俾民子
弟皆誦學時課之遂大變其俗士多舉於鄉
者葉公盛繼撫粤欲薦爲守適卒後其子奎



從韓公雍征柳人猶目之曰此故融令之子
率爲之效死遂特奏爲融丞

贊曰古之擧士也或咨於朝或上所自察至
於公卿皆得辟士故漢三府與州郡各任人
爲吏版授檄署惟所假置若
國家初建一言悟意即加拔擢又采之衆所謂
賢與觀其行能皆待以不次求之如恐不及
於時鄉舉里選之法未用也而所任人功業
章章顯於世類非後所及至法已備進用之

涤益慎而所得士視前之效節致忠勤事以死者何如哉且士懷能不見初未有所覬然上之求之也能無亟乎故時有周夏三原王公等在外撫循民俗祭孝與廉有所薦上其德業聞望乎於內外故能不疑而士乃得因以用不由遷造而往往

璽書及門徵拜官者自後雖有佐王匡國平治戡難之才亦屠釣藪澤終焉耳曷能自致青雲會於用哉



隱逸

王賓

王賓仲光獨高其道性峭履遠於俗學無不通毀形容異衣服箕踞道旁人不測也越人戴原巳以醫著賓叩之原巳秘不肯傳欲使賓痛折節賓不可因瞰其亡直徃取書去故益善爲方所治無不全與韓奕俱厲風軌守姚公善折節下士聞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肯見之受謁納贄爲第子禮所告皆大事繫於時守欲薦之朝終不敢發言其奉毋篤孝病革毋呼之絕而復蘇巳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毋者良久乃滅其所著書有吳名賢記古跡詩等姚公薦孝既賓其歸見之掩面走。姚守死勤王賓嘗爲決策云

韓奕

韓奕者宋忠獻魏王琦之後其先自安陽徙幼而矜莊有威動止不妄鄉里皆嚴憚之乃



舍去游行山水間並歌並進若狂焉遇野廬踞坐累日不言笑人叩之終無所對或與至爲詩下筆不復覺工洪武間乃與賓俱以醫浮沉於俗姚守聞而造焉不得前又欲因賓致之亦竟不能一日與賓至其所奕走蘆中守嘆謂古稱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韓先生之謂耶

贊曰易稱龍德而隱者爲潛。夫潛者謂時。然非其人又何謂真隱耶。王先生行詭異人皆

以爲近怪然潔其身不違其親志所之不迻於感豈志世絕俗離群者哉特旣無任於時可以死焉耳若俞貞木遂以死殉姚守。而計畫舉事賓實發焉。守之以死。固賓意耶。雖未食其祿而爲守所禮。謀及大事。以正對。遑爲利害恤。韓奕雖共隱而趣不同。且求之若此而逃焉。謂已必不能有益於時可爾。徒以爲名而苟遂其志非也

張介福

張介福子祺自覃懷來徙家。少從許衡游衡所爲學以道德自命福遂操軌迪踐。制行有幅。無或斥越。自以不及養不仕以祿食。家故貧寒不能具夾襦。或以紵絮遺之不受。雖纖介必以禮之死不移。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爲起。令導之他所發其藏。不應。以刀斫其面傷。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兵怪以爲昔乃見物。驚走去。又恐或發其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



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者。鑌之力辭焉。病且死。猶爽然謂其友曰。吾志慕古未能萬一。惟毋汚於時庶幾哉

贊曰士有貞行或類於愚及臨利害不易其操非自其性然誰可勉者介福固儒者時未可仕託以三釜不遂其親寧有爲耶雖兵革不之避顧亦無所往爾義動小人不敢加害誠有道之士哉

杜瓊

杜瓊先生生而孤育於毋俾從陳繼先生遊遂深綜經傳博稽古墳其行已醇和無矜傲色所謂枸木必待檃栝蒸矯而後直者以非其性也若其操觚削牘贊有沉思圖畫妙盡物理不徒區區規擬形似况守鍾兩鶴之朝皆力辭不上以生未識父嘗竊寐見之且徵其狀於毋遂肖貌之毋泣謂得其生平有司又欲以孝聞瓊請置之而旌毋節遂爲表其閭以貞義所居卽故朱長文圃唫笑其中客

非故人不得通姊老事之甚敬毋疾刲股療
之愈宣泰間屢下求賢
詔所司儀得用嘉應之知不可益禮重焉余大
父故與先生遊先生所題素甚相推與今猶
藏之先生詩則王文恪序稱其沉深有隱士
風卒年七十有九門人私謚孝淵子啓舉進
士御史

贊曰國家故事守令皆得自言事故往者若
姚守善況守鍾其德入人深固無論而千旄



之風至今詠之所薦達者亦甚衆若令雖未
嘗禁之而不敢言上者以畏部使者欲白又
恐郄遂顧望用爲俗杜先生雖賢遇其時故
以布衣守令候其門爭欲得先生至不敢發
言古之人有云衣與繆與不女聊故處士得
申其節名不沒亦可觀其世

龔詡

龔詡大章父登洪武間給事中謫死詡少與
毋逍播久之肆探群籍辨於天時以知百物

周公恍數兢之語必移刻所爲發地利治粟
帛多其計畫兩薦之爲掌故松江太倉皆力
辭雖不仕而明習國家典故吏所書牘若軌
里籍無不載有田三十畝衣食其中未嘗娶
晚與一老婢居種豆植麻所適無遠近必步
卒八十餘

邢量

邢量用理亦不娶獨居癉瘁甚以卜自隱若
季主先生每作一二卦即閉肆不復與人接



敗屋風雨不蔽苔生座隅破絮自擁突嘗不
烟其庭可以搏鼠而猶歌自若也於學無不
通壁下盡列圖史枕籍其間客每就談不爲
具脫粟菁菹飢則往他所食復來與共徵逐
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列所未盡時有沉誠者
亦稱博極深隱自高人莫能識有欲見者必
避去然誠質無文故無得而稱

王錡

王錡元禹家荻鄉其從父廷禮有隱德存孤

嫁故人女客有貲僞券貸者爲償之終不言
錡素富躬自約糲粱之食葱涤不時設也學
讀書於其婦父劉溥尤刻厲故所通多而於
史所記事無不載與客語必自束不爲飾辭
曰非禮也敢雖數忤不肯唯唯故人多不善
也惟所知二三君子時就之其居水濱爲室
甚朗雜樹嘉木環之别爲臺成介吳文定公
踊焉吳顧謂雖楚茹溪何以過足使人樂而
忘死殆不虛然不爲在錡吳亦不能若是歡



也其所記事曰寓圃志傳焉他書皆爲人持
去

徐震

徐震其先自婺來徙父雖賈慕儒入數與四
方士游學其子以經義令不主宋人所居具
區又吳地奇勝處故善爲詩稱綺縟時蜀晏
鐸海昌蘇平輩負才名震與之狎相和爲詩
甚多劉文恭公實序之邑屋皆敬焉遂於郡
行鄉飲酒禮屢欲賓之堅不肯美田宅售者
必過其直已而恐其無爲活時復還之王公
鏊初與相鄰矜其執操每過輒盡日而震不
以王貴屈也

魏昌

魏昌在宋時自蜀來徙世有聞昌木訥人也
草服屝屨貌朴野無威儀居近市而堂涂甚
修潔疏池置石焉垤隆然有幽邈意故徐公
有貞祝公灝劉公珏皆好焉恒與遊昌既率
易不知有貴人諸君子亦樂其簡也數相和
爲詩沈啓南圖之一時傳爲盛事而吳公寬



爲之記李公禎伯書於壁人尤艶焉繼又有
朱宗遠者行義亦卓爲時所重其處親姻內
外皆有禮焉人以爲楷四方來歸者頗食之
三弋五卯不爲客有所輕重故舍嘗滿人疑
其有俠行然不詭於流俗侃然正議余少則
聞之先大夫云

閻丘賓用　徐訥

閭丘賓用隱於吳市耕以養其親尤力學好

吟詠嘗跨牛行且爲詩人遇之不測也雖日
野悠悠有廉直不汚之操時又有徐訥者以
布衣抗其行無所屈王公大人居家禮範肅
恭斷斷如也每晨朝其家人誨諭之皆諾而
退又集古賢行爲書可施鄉閭與嚴志道計
蒙正者俱相勵以敦義儉節吳公訥極推重
之其季子卽御史中丞恪

贊曰往閭里優游時有敦厚不欺其志以德
隱於窮巷市人而〻卿大夫皆高其行惟恐



不得友焉或不肯[illegible]人知而郡邑吏乃爲鞠
躬屏氣候焉至不得前况敢凌之非禮哉時
之盛如彼自後男子未傳輒算而愿慤者鮮
之必辨其道風餘澤又安得有存者乎必也
好佼而多私請乃橫於里猶盜處士名故雖
有好賢尊禮遺逸之舉忠信之長文雅從容
博求之野與復見往時而風之渝日以甚若
異日豫章南卑使君有所賓禮而誦言猶謂
交謫其負虛道而竊厚受媢謂之隱良僭謂
之薇公固自古有之矣尚何怪於今故周光
之稱甚烈亦時者有以成之寧非有天幸耶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一

#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三

沛國劉鳳子威撰

## 藝事

### 宋克

宋克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英慨以武力自憙擊劒跡𠛬學爲兵將北走中原從豪桀馳逐會士誠據吳度其無成乃以俠立忮於俗面折人論議無所假已而謝客杜門取蔣號臨魏晉書窮晝夜不廢遂精其藝眞行章草皆有意稱妙盡古法今所傳七姬志等類鍾元常。允明論書謂如初筵忽見三代鹵彝。蓋亦天授非人工能逮。時又有宋昌裔者工力不減克時稱精媚



### 夏㫘

夏㫘仲昭者崑山人以經義舉博士弟子爲庶吉士

文皇帝課書學仲昭書獨被賞改中書舍人命書

宮殿榜眷賚甚至賜第與告且賜名從日在上已而遷考功郎出守瑞州入爲少卿太常其所守官皆無失名譽居常好縱適。遊放無不之。子鈸事之亦至。日爲具待所善客與之相羊畫竹石名擅一時遠夷來者皆購其跡重賈而畫乃善於書兄㫤亦工於用筆㫤既遇知

文皇問其所學書以㫤對遂驛召入試善之授中書舍人



贊曰書於六藝居一焉自史頡創體至於秦漢代有改作而古今之變可覩矣夫禮樂制度無不由質而文而書乃獨自繁而簡古之篆籀其難習甚。自隋以前隸特行。唐以後始以楷用矣。雖鍾張二王兼善諸體而便於操牘無踰行草法故曰趨簡易耶。我

明肇開二宋書寔擅代及盧熊仲昭皆善題榮若余宗文恭公精極楷法筆意閒麗然以名

德掩焉及徐武功吳文定李太僕其所源淵
庶有自哉而祝允明王寵遂度前代比於中
古可謂擅絕論者猶謂克實始之允明備焉
徵明以下其流益繁而吳書嘗冠天下無不
善學者莫能圖何哉

黃子久

黃子久者本陸氏受重於黃資故絕人負書
而遊見學士大夫伎其技能多所凌忽遂以
罪錮之後逃去為黃冠往來吳越間好狡儈



教授弟子無問所業談儒墨黃老以口辨屈
人其畫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已乃稍變之有
畫訣傳於今

趙原

趙原者亦師董巨然善為山林肎深窮邃意
國初徵善畫者集中書令圖往賢著功名者原
應對失
旨見法

張觀

張觀者嘉定人少而游四方見山川形勢輒
志之遂工圖象師事夏圭馬遠及與盛昭吳
仲圭輩交故盡得其法格力加遒又善鑒古
其所辨三代器如探丼嘗從華高洪武中遷
吳卒周莊

史公謹

史公謹洪武間以伍符發赴滇已而用薦為
理士應天又調丞湘陰節槩甚高善為詩而
尤工繪事家大父與遊所染素多為人請去
今存者踰百年設色若新



沈周

沈周者相城里人即恒吉子世隱德不曜而
重於州里周有經世資專工於圖畫至他技
亦時學之。書誦之辯而特好說家。故所著多
本裨官雜說論所聞民間事。瑣屑咸載之。頗
言神怪不經。間為詩。亦如與兒女子語耕稼
織衽事。雖俚甚而頗切於人情。其請謝賓客
無論寒暑。自其里入城多寓浮屠舍。人請之

輒爲探脉。無厓異。事親孝母夫人歿周已八
十而猶孺子慕至毀與弟相友愛撫妹孫嫠
有恩汪守汻欲以孝廉薦力辭王端毅撫吳
時重之數延問得失。周終無所應。然有開焉。
必爲之動色。其畫得之天性綿密疎縱。摹臨
自運備盡古今之變。妙絕當時至以繪售者
皆假其名以行至於今尚然
贊曰世本稱史皇作圖書所載山龍華蟲夏
之鼎象及科斗書雲鳥形是圖畫之始也吳



故多才藝而畫尤稱最馬子父趙原名載自
前而史謹杜瓊及周代作豈惟擅東南存典
刑哉誠一代之美無復加矣至周之跡獨多
由其善體物隨所染無不愜而亦以賢者並
行故耶若其重則以延陵太原諸公卿。爲之
折節。雖欲無重得乎。故技雖所自致而有籍
緣余聞之故老延陵以少宰歸周疾已革不
下車排藜藿入窮閻執手與訣則非古之人
乎何以及此哉

王復

王復安道者崑山人學黃帝書於朱彥修遂
盡得其術謂漢張仲景之論寒疾備矣而未
言其變所謂上下無常合而並至偏害陰陽
推本岐素爲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與傳少
陽所病病及太陰厥陰所傳爲忌篇有脫簡。
於三百九十七法。有所簡汰益入之。極論內
外所中及暑與風無以自繆也名曰溯洄論
及他所著上參天文下極地理人事諸家所



治法爲書甚衆履思既精。手敏而視遠。加之
博綜方論道術。善爲詩若文圖。畫學夏圭。使
腕有餘力故秀勁。行筆意在前。故麗密。嘗遊
華山爲圖四十餘系以詩時稱合作若醫其
所究通後來皆不逮

盛寅

盛寅啓東者吳江人少學於王仲光察脉所
甚精永樂間有奄人以蠱斥居外父之
上望見驚曰而固在耶對以寅實生之得召見

拜官尚醫時有黑白猿者上愛之其一忽病
使寅治寅視脈謂不可爲
上怒與猿琅當之使偕死寅日夜泣已而猿果
死竟赦之
太子妃孕而疾動寅謂當與利藥諸醫咸駭阻
之妃聞令言利藥者進治立愈大被賞宣德
中使應制賦詩又嘗與從官弈禁中
上適至見之令畢戲且令賦弈詩
上親和以賜寅雖以醫進操立固殊宵夢以椒



寄者私啓之寤乃深自刻責家故隸尺籍請
除之弟宏亦精藥論傳子至孫皆能爲方時
又有劉敏李恩勉者俱傳寅術

韓凝

韓凝復陽者魏公琦之後也能論病士誠據
吳時方許延士凝隱不出子奕有高名次子
夷少凝令奕子之永樂初從兄奭言於朝拜
官奕卒夷得請歸葬永樂中扈從時巡疾
上命中使視之卜史命龜殁而悼恤之深奭凝

弟之子亦被遇有秩祿及其世

沈以潛

沈以潛先自汴從宋南徙世以軒黃術相授
大父新父日章皆著在前代潛少孤尤精於
經方藥論所治十全八九宣德初徵上入未
知會葬用文病
上遣人問堪代者以潛對召見稱
旨拜官潛質重恭謹亦能爲詩其孫宗常尤善
別經脈營氣以知人死生按法逆順和齊湯



液有患衄出血無已醫以爲熱宗常投以參
附或驚阻之曰脈小而少衰非補之不可遂
以愈孔侍郎當晨體如燔絕飲食醫益以爲
熱獨謂熱寧可瀉以暑藥佐之溫以益脾愈
黎守溺不下或寬以藥益閟曰此結絡不解
淡成僻法當吐果吐而溲如故臨緇人自謂
無病忽見神思有異晚歌笑不節曰此陰火
乘肝晚而動直以柔齊少加利之良已吳丞
妻孕而驚遂病悸醫以爲疾在中神越焉無

可爲。宗常以爲膽傷耳。脾服抱膽丸愈廬陵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矣視脉無他問何食飲對以近食羊脂。曰得之矣脂冷則凝溫熨之所及也溫之得利而愈。所爲治以意度之察五色診病。決嫌疑定可治不。藥論變化皆所自得。晚無子其族乃多仕顯矣

劉觀

劉觀者長洲人父毅以醫給事燕邸坐法籍入之永樂初念舊臣召觀還爲尚



醫賜第以居貴人有所苦皆令觀治之扈從北巡歸卒子溥有儁資工數術以古經方散佚論病之淺深不能中博求之諸家書遂及陰陽形法五行星曆靡不究該以醫薦爲掾史己巳之役知溥者又薦之朝而徐武功素善之數引與謀溥見徐銳欲白去曹石而視徐面有異曰公旦夕且有不測果被逮時有義丈夫泰州馬士權以爲徐所使爲疏者收下

詔獄掠訊楚酷瀕死終不撓曰徐有貞忠於國猶有天地鬼神可誣汚也徐賴以免溥雖與厚能滑稽取容故不及且善爲詩時有晏鐸湯胤績等皆豪縱好大言然皆不檢湯所爲示溥溥輒訾之溥所著曰草窓集

錢瑛

錢瑛者世爲小兒醫宣德間召拜尚醫時有嬰兒生九月悸且啼而汗衆醫不知所爲瑛見之令坐之地且以水弄之驚啼頓止或問



焉曰兒在懷抱春氣作。衣帷擁之無以泄宣。其鬱熱乃甚。得水則解。近土以平其藏。故不煩燥。子三人皆傳父業孔周孔貞皆其孫也時又有陳公尚賢者自宋爲兒醫曰良炳者著於元。曰道者贅於孟景暘氏。孟故精於王版九宮入風論。道兼通其說。傳彥斌仲和。以逮公尚。少而孤母陸撫之即自刻誦其家書治療多全抱携至門者嘗滿焉以薦召念其母遠乞歸孝愛自天性其論病多隱惻雖危

慨必欲全育之不問所從寒暑晝夜未嘗怠其仲子曰希承尤善其業徐氏子痘而泄衆以爲不治希承視之則加數巳乃稍止居頃之又作。衆以爲必不可療。希承曰急矣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而愈。人謂錢氏專主寒藥而陳工用熱。然希承實能變通故無敗。至今吳業療孺子者皆本二家也

王時勉



王時勉仲光之孫也仲光輩遜不欲以醫名敏少孤游於先友韓伯承父子間又從盛寅受方遂爲人治有驗精良婦有患月事不下醫謂蠱者敏曰是當娠與之五分之齊果得男有佐酒女子無苦也視其色顏而青曰此火亢金也不可以夏果嘔血死千夫長年近二十忽瞋眩熱且咳醫謂寒敏曰疹也以火齊湯發之而瘖出愈撫使者鄒公病診得其脈驚謂何以知曰肝脈深下知有孔洩污然察之有死青之玆勸之旋臺計五日當發至期而歿其人長者。不獨以藝。容止甚偉而瞶。貧固聖儒。得書之要事。盡其方意。獨能解論。不可傳人。從學之未嘗效。曰吾方不爲受公所。顧天解者鮮耳。子穀祥遂以進士舉於朝同時有劉子紹亦與敏名相若其所論應天道四時而治之以意所全十得八九不能盡識傳其子至孫皆精於數爲時所重

張養正



張養正者中歲以疾廢而負氣峭岸其治以固護元氣爲主往往有奇效或未病即知其死如所克人望而畏之又有奚五者亦善論病其治效淺深能測知人所以受之故爲時所傾家大人嘗賴之濟年八十餘猶誰差人病不失毫釐

贊曰醫於數深矣論所謂如迎浮雲不可得而窮也非聖人而能之乎黃帝生而神靈若岐伯天老等豈可望耶秦越人之傳自長桑君固非常人遂能解肌結筋揲荒爪幕浣腸

胃後世能若是耶吳之醫自王仲光王安道韓公達公茂盛啓東劉原溥宗序至沈以潛張致和錢伯常張養正劉永嘉數君子者或以德爲逸民名高當世而隱不見或以學術貫以詩若文自負不肎以所授禁方妄傳人或祇祇惕惕以惠愛爲心故藝爲國工其稱君子而深論方術百世爲之精也豈徒然哉豈徒然哉後之爲醫心不精脈所目不能視色而児能見五臟察腧輸知淺深之度乎且其意在得糈望望然志於獲又何論也



沈景暘

沈景暘善以易卜小事多驗宣德初交南役興英國公重師入其阻久無耗驛召暘卜之得有夫出征獲其雄豚之兆克以明日午捷當至巳而使果乘遽至虜其王訖定之

贊曰古稱卜筮之用莫大於著龜其來尚矣然三代之占不同而後出者乃盍不可知著雖存無復古之遺其兆辭往往載之他書何後乃遂不可復睹耶至龜策短長亦無復論自漢以來人自名家惟焦氏著若李尋京房翼奉不知其所用占何術郭氏洞林稍稱密然今用者多似鄭玄所主五行十二辰貞悔相乘之數而鄭法與書不傳猶傳其意歟夫著策之用誠神矣惟所爲尚苟能專意致精叩之無不應者而況天之所開善敗必先知之亦有不藉焉者特神而存之豈易言乎

沈遇

沈遇者吳縣人其先有名宋咸淳間能寫照遇善設色亦工用墨其圖貌雪備盡生韻永樂中嘗召見



謝晉

謝晉孔昭尤善山水得其窅渺層深意而構體落勢態各不同嘗一障或踰丈亦頃刻就

又善詩

蘇復性

蘇復性初以鄉所論士守綿州師盛懋畫不

爲人作或一幅終歲不就若晉之遠性初之暹各極其致又有范暹陳復皆宣泰間陳暹成化中書皆有意

陳季昭　周臣

陳季昭者善設色山水人物畫周臣學於季昭而益工於古所謂六法殆庶幾之其圖象大小綿密蕭散皆有意態時能者多以縱筆無所拘長於寂淡若纖穠麗治惟臣與寅其弟子仇英



陳淳

陳淳者御史大夫璚之子善畫花鳥樹石生動有韻名甚著又善書子栝爲圖亦得其父用筆意又有陸治文伯仁而治所圖閒遠伯仁稍茂密

贊曰吳之善圖閒於四方然前數君皆以名行重特游於藝以自適故足貴耶陳以下雖業焉抑又因以爲利非無善賈莫能逮昔何哉夫今之視古豈獨一藝而畫者尤易見上焉則不及元宋間下者益以卑又況不能自運徒摹臨耳烏足言乎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三

#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四

沛國劉鳳子威撰

## 道術

### 時蔚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焉傳法於長干巖來吳玄墓聚橡栗藜藿而食之或累日不進開立宗教建寺設壇授受其徒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召之蔚已預知趺坐而逝使至已無及數日肢體猶溫如生



### 隆菩薩

隆菩薩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疑四方避役竄爲僧者衆集之金陵悉使隸尺籍時亢旱隆請自焚禱雨以代戍者許之積薪雨花臺下劍戟擁隆登焉口自吐火既炎取香書四字焰中伸手授使者肉燼而體植立節節不墮雨隨而降

上喜曰此眞永隆雨製落魄僧詩美之

### 溥洽

溥洽南郡陸氏子也洪武間住北禪寺詔領其徒及少師姚廣孝以翼戴功不受賞讓之而洽以建文時用事又預知其出也坐縶船官獄久之姚將卒乘輿臨視問以所言獨請宥洽立命釋之拜姚床下髮已鬖鬖長所著有金剛經註及詩集

### 萬金

萬金者吳寶積寺僧也洪武中令住天界詔與宗泐等疏楞伽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辭義能暢非有神解不至是也



### 大祐

大祐姓吳氏幼開敏有契聞經聲惕然悟一誦即得十二出家寄心菴既又爲澤天泉司識巳之武林參及公禪洪武間召預蔣山法會歸住北禪永樂初召修釋藏最般若義六百卷及其所著淨土指歸等解彌陀金剛二經天台授受二門圖諸書有傳者

### 趙頭陀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證成化中游吳幾十年所丐食往來噉肉能頓盡十數斤餅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或四五日不食問之無所答夜宿北寺門按使者王濬臨視之坐不起捫其帶笑焉死時遍謝嘗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道昱

道昱陽山寺僧也闇誦法華七軸如注水焉不遺一字毎旦入城持諷數周他經若圓覺



金光明地藏慈識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復檢梵筴人請爲懺悔輒謝不往

慈舟

慈舟本大弘寺僧後官中毀撤舟去之浮游閩北都僧講玄覺析幽眇義徒步四千里從學之歸止定慧菴與門人論禪旨戒典宗法弘闡爲多當永豐聶公爲守日行廢浮屠令黄省曾爲博士弟子以書諫言釋之傳自古初以來我

國家列聖具作賢輔名公卿在若其可廢豈待今哉或者陰寓教化之意柔獷戾難馴之性使無畔渙恣睢神道設教其殆然乎今苟欲毀除獨可私祠淫昏之屬耳且非制擅有攺革義固未允而諸所毀勢家者必請之奪彼與此惠則有偏而啓攘爭之端彊驅迫之彼失所藉如逸鹿挺而走險恣其傲桀於何不至往事可鑒也可無念諸聶公覽而變色卽收令反之舟嘗造經二藏貢之天目山送徒



在道所供足給及其歿罄然無一物遺其友楚英共依止而與所爲不趺坐不談義

法華

法華者自云河南人游涉甚遠來止蘇開元寺狀㒵鼻巨肩魁然丈夫也修苦行禪立五年不卧且坐亦不語已而人問所見境云魔姥有四怪險威皆易駭其以美見者惑人甚非卽斷遣將溺喪之時有所依衆則雲集或檀施稍廣卽捨去當歲儉時衆鮮有願施者

幾得華一過或勸之行中道止曰是足動吾
一念耶黃僧曾云華雖精進亦未證真諦故
法不能盡通且叙覲久宜有悟而徒見魔境
其慧定皆未耶時有雪僧者飲酒食肉而頗
能爲詩率流浪語無足采至非詆王新建云
其所論學誤則未可知其蘊而與華異行皆
爲黃氏所稱
贊曰嗟乎吾讀莊氏書謂無不任無不廢何
遽遲速於其間哉且焉知吾未始生未始不



生也者以爲至矣及觀釋家言又未始不懊
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幾入於幾其往來猶
旦暮也而儒者勞身苦體以天下爲憔然肌
色皯黯昏然五情爽惑其勤至矣而不過以
爲名實道以清淨爲貴未始攖情爲物可謂
游於方之外而未可謂能離有無也若釋氏
言極之恍惚窈冥芒然不得其際天地猶之
有窮而刧運終始如恒沙往來相代而吾真
如泚然未嘗有所變易豈與夫局趣俄頃間

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其教盛於梁隨逮唐宋
間至元而微今則幾乎熄矣象服徒存彼所
謂禁制屏絕遺外之訓皆不能遵而況其沓
微圓精三乘無漏嗣五宗十七世者出其間
哉故非無勵行精進神變應世佐命之徒然
非復嚮時之士矣因即所睹記列之如彼

周玄真

周玄真幼從紫虛道士李大無遊太無師杜
道堅有異術真至正間來居葑之報恩院能



召雀立至其事母尤孝巳而受靈寶法於曹
谷神又因顧浩授五雷秘文於步宗浩洪武
甲申旱李太師善長迎致之祈而雨
上問以鬼神事稱旨又問以雷所以神對以二
氣運行語同儒者
上尤善之至三月不雨又禱而應乙卯又旱冬
無雪命祈之皆立致遂益神之真好利物。春
築杠梁道路得
上所賜皆以施未嘗畜也其同受法宗浩所楊

宗立者亦能行其術若有異物之神見於前郡邑重焉

黃道淵

黃道淵一名孤山嘗授郢人衛淡丘修真術及藥論方伎又南游事金華道士潘雷鑑已而憩吳有嚴德昭者疾久不愈獨齋禱於北帝道淵適見之與藥遂愈故一時爭神之留主壇宇其徒遂衆且傳其方至今亦秘之外人無從知



李德膚

李德膚者嘉定人始爲道士寧真宮習方論能精脉所又遇淮人李隱授以竇太師九鍼法甚奇効洪武初召入辭歸賣藥市中獨携一瓢道士張羽及王行高啓皆與善爲之賦人疑其仙時又有郭守源者初從張簡學詩慕方外事周玄初盡得其秘洪武初召領祠事頗寵異之

金善信

金善信少好黃老術嘗畜婦有子時有道士能以符役鬼物治病從學之及聞莫洞一行雷法劇飲市中叱咤怒罵雷隨之應遂傾身事焉盡得其秘益研覈肯要其道以神所遊泊然虛也陰盡則陽存陽無盡而與氣化始終則長生之說也故以清淨爲宗諸有爲累

席應珎

席應珎者常熟人少爲老氏學異衣冠走山澤間有所訪求盡通符籙經法亦涉獵史傳



其事母孝至哭泣之衰有踰常度人謂太上以忘情貴何爾爲者云仙道有孝行明王豈悖而可言道始主普福宮已而遷白鶴觀卒洪武中

張皮雀

張皮雀一名道修體貌瓌異舉動無常人莫測也父欲爲娶不肯去事頗道士爲師傳其術甚神宣德中旱常之巨室田盡暵焉重邀設爲壇而祈初未知崇事也霆折大樹遂爇

其廩熾焉晝晦曀龍見而雨大注人咸股慄
崑復旱。令請之恭。期以三日雨。果沾澍。人有
疾者爲噓氣治之卽癘瘧覺有以火逐之者
應時愈馬氏婦或祟焉聞其將至卽昏仆巳
而遂醒適過神祠。衆方皷舞祠之敬甚。見則
啨笑向之。裸溺而去。神爲所侮。下教言其道
成故不敢校也。嘗墾而披紵絮服裝奇詭而
姿奕然映徹數人不覺起敬其所捕鬼物携
之行聲如兒所戲雀故以名無疾而逝後復



有見者云其解化所謂顚道士者名胡道安
吳江人始隷玄妙觀晚有所遇授以青城太
乙真文及斬勘術召呼風雷俄頃間景泰中
旱守請之祈時巳醉登壇四顧揮斥詬詈簡
所擊雲隨之合雨大作時時佯狂惟所之故
以顚稱又有曰張宗茂者傳李雷谷法奉其
教謹。請祈多應。而不好爲人禱。自尅其終良
驗若所謂解化者

曹大初

曹大初者不知何許人嘗寓止諸觀中亦不
知其何所師授侈口蹙頞深目狀胡大髭鬚
茸布而嗜酤酒日就市中啗膹胬嚾滑不輟
口而時時瞋目語有所召呼或若有所對。接
靈圉振於怪物者。人或謂顚。又或閉門臥累
日其徒呼起之或儼然坐不食亦不傾踦人
固疑其異弟子事之久者。居終不見其所爲。
者以間叩焉則叱之適旱祈者開陽閉陰禳
磔百方。士或水之。克以日。又不應。乃笑謂之



曰待我乎衆因謁焉則與之期。旦當來詣。竟
令去。迨明雨遂大澍。連日夜不止。人往窺之
則方大鼾。及醒而笑曰雨足乎。故始謂其逼
於陰陽變化甚神之。由是祈者遂衆能陰知
其誠之至與不至告之曰吾無能爲。當爲發
書易可耳。故多託之筮以言。而拯危殆解紛
亂急人之急或有物祟焉則至其所黙坐叱
咤詈之若有所考核者。夫旣獲利賴。愈益嚮
之乃語弟子曰吾不敢私其力爲人者。然以

此幾落吾事。吾奉召命不可以俟矣。爾並久此。吾豈不憐爾誠向語。爾大道者。顧爾未能契。且懼彰泄為累耳。吾少讀內景經有悟。自爾遇仙師授以至真要道。惟黙存修之道。成後乃有職司。所守主既鬼神事。不可語。遇有請祈精誠。法不得秘。而膠膠擾擾。吾恐馳焉今乃得從所願。吾欲授爾。爾姑精一其心。齋潔奉所禁戒無敢犯。若素所嘗修盡誠為之不懈。上真鑒爾自當有所簡命吾於爾豈能



忘情哉。能從吾教吾為助爾請。深妙與微當盡以指悟。不然無益也。余得之道士曹守真其言如此蓋自元丹陽長春之後其道或顯或隱不可得而知或謂皆有授受所自其世次存焉特余所接見或言能變化倏忽作黃金服食者多未驗云

贊曰夫道書所稱其旨博哉皆推本黃帝而源於老子然其言欲以無為治國烏有所謂變怪怳惚役鬼神之事乎且莊生非十二子。已亦自列為一家未嘗附柱下也況可最諸神仙方伎槩以黃老目之哉至陰符揚墨鄧析兵家者流俱附之道書一何猥雜不經之甚也然能傳其術者莫盛宣正以前皆自元入今又何寥寥哉豈元氏固自為胡而異端者因以顯其為方術為變幻為考召為羽化登仙服食黃金皆有所授之耶不然是亦人頭畜鳴若秦時倉海君黃石公者固皆近於荒時一見其跡耳乃若是著又何為哉若今



之為術疎也寧獨道家者言學者率窳怠苟而可至不能名其說而望有究通者出其間耶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所自來負杖而游翩然有塵外姿其毛髮稿而容更若處子舉止甚輕壯者不逮人見之無不慕焉爭願請終無所言或飲食之亦多不顧或為少嚼之則深自言其去來不恒不知其所休舍特往往行途

中則人輒隨之有問其年者云紹興至是三百十有餘歲矣林守世遠聞而召之問其所從師授第云吾宋人也無所學偶自游行於此耳無預人已而竟去人又有見之天台山中者時有吳丰泉者好數能知物撫使者俞公諫以跡人來言寇且至令策之曰寇雖必至然未及接而覆其中秋日乎已而如所克凡策人卽知其生平無爽或令爲尹布算則茫然不能測也宄思累日始愕眙曰是先天



虛一之數也不能死不能生非仙乎何以有此然吳生數人亦不知何以得之術者皆不解

裴慶

裴道人者吳市人也忽有所遇一旦遣其妻去舉其筐筥所爲養者悉委之衢乃浮游無所之後坐廢時累月不起亦不見其飲食人始異之叩焉輒不應旣而之信之山中卽爲張氏道者宮止焉間有言事良驗人愈益神之來者幾得其一言卒秘不肯酬也亡何化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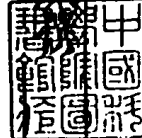
贊曰聞古有不死方人爭慕而求之者多矣然或成或不成其求者嘗傾海內力從事彌年索之窮上下而不得其得者又不藉餘力往往著之耳目所覩記是誠何哉尹事傳之故老甚衆裴則近事耳人多識之言其初無甚異也而忽若有悟此誠有不可知者不然一市人而能稅化坐忘知未然謂其無以致



之則不可昔太史公所稱燕齊迂怪之士爭言有禁方中當世欲今幸時不好之故得優游山澤間無物色之者然可爲沉溺者勸也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四

#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五

沛國劉鳳子威撰

## 寄寓

### 周伯琦

周伯琦者鄱陽人以任子主簿南海遷修撰翰林後以近臣出廉察嶺南陟颺中外久之復假江東叅政招諭張士誠遂沒士誠所覊旅無聊時與諸文士遊亦客淮元明雖倥偬時飲酒賦詩與張羽盧熊等流連日夜或前而爲變徵之歌皆垂淚涕泣已又爲羽聲慷慨士盡變色投袂元以太常召士誠留之乃攺行省丞在吳十餘年士誠敗竟得歸伯琦儀貌都雅而非戡難才虛談無實雍容自免而已博學能文章尤以善詩名



### 饒介

饒介者臨川人仕元亦通顯累陟方岳以叅政莅吳介長於學問時元政弛。吏亦無能蹇蹇險危其身捍忠者。偷旦夕。集諸客觴焉。賦濡詞樽俎間相命爲樂。諸方既潰。勢且及吳而介晏然未嘗爲計。至張士誠自海濟師襲齊門。介無復措。已入據。城内紛擾。乃堅閉門士誠知其無能爲也。亦不逼之。已而造其所請焉。遂爲所縻。仍俾領省事而實無所預。束手而已。介惟勸士誠猶假元號令四方。歲輸粟大都。及

國家兵討滅之并俘介死京師



### 陳基

陳基者臨海人在元從黃溍學召侍講幄御史以時政咨於基基謂後宮干政嬖寵滋多因爲草疏上。大忤。欲罪之。遂引避於吳爲人講授屬亂作開府復引爲從事已又轉而之浙張士誠受元太尉又以基叅府事及其謀自王也乃獨諫止之謂當且需時者遂命以内史領學士院凡軍旅文符書檄悉委之士誠無大畧不知攻取勢遂晏安徒好文爲故時有命篇諸人與相和歌亦皆無巢幕及燼

之慮從容宴笑恣其湛荒不欲聞疆埸事及與同覆基既俘乃蒙宥俾預著作修元史成放還吳卒

姜漸

姜漸者諸暨人當元時來吳。張氏起。羅致之。官以行省從事。然未嘗有所干預。獨時在坐席杯酒從容。未幾遽以疾辭杜門不交賓客及

國家初平吳禮其賢才用之徵爲太常博士卒



漸喜讀書文亦質而近理

張羽

張羽本潯陽人刺史戩後也元政已失亂方作羽避徙湖州薦授官再徙吳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

旨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坐不消潔。當刑而免。後之嶺南未半道復召懼自沉於江羽頗好著述文亦典雅其紀載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書今其書有存者與高楊齊名時復有一張羽爲道士亦能詩書法甚長客潘左丞亦潯陽人字伯雨名尤顯

徐賁

徐賁幼文本蜀剡人來在常州元時徙居吳齊門日事吟不暇而名遂彰徵稱張徐亦善圖染有山澤閒意張氏辟爲從事即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與還案惟所賦詩乃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御史按粵又改刑部陟參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南以征洮岷乏軍興爲左將軍論死獄所著曰北郭



集存

贊曰士所遇。制命於時。無可言者。若其覬萌漸。擇所處。鑒於幾先。自遯於藪荒。不見其芒穎以自異。人安得以象求之哉。徐賁張羽在張氏上。爲所羈。然居卑不與謀議卒免焉而亦蒙時猜雖欲竭忠致節輔當世之治而人罰如二三其行何漸也幸保首領亦其名尚微隙基在元能正諫雖汚張氏嘗勸其毋專

竊據故以文儒獲全若介有守土之責而竟爲張氏用雖云迫脅志在苟免其若封疆之義何伯琦尤爲元近臣受方任失地不能死亡之又不自貶損而日與從客宴樂不思食其食之謂何而且以文史玩弄給人之娛是烏得無罪也哉得歸死首丘又何幸矣至二三君子之才皆一時選其書多有傳者故備論之

李幹



李幹家本睢州元時佐守許累從征役後乃與其將擴廓同抗我師兵敗被執置京口已而選所俘才足任者用之方攷制度議典文舉禮樂幹皆得預焉及列六曹以爲郎吏部復兼相

秦王謀議軍事召還議不合黜居夏州又召入直樓邇禁內不敢挾扶已篤老俾匍匐行

上憐之遂得歸來吳依故人臧逮居卒年八十六無子逮爲葬之幹明習故事值國家初建有所創設皆綜論焉不爲無助

吳福

吳福者鄞人也以給事使琉球浮海風蕩焉傾摧在俄頃衆惟恐懼不知所謂福詭辭慰止之云當必無患者但謹備之使回領典著作出按察豫章復入守禮曹修諸經疏義出叅政陝歷三考遷布政閩既得謝來居吳子憲完憲以孝著且以所居讓諸弟杜用嘉賢之謂其可比辥包



周伯器

周伯器者魋顏戚鶻長上短下始來寓吳以授經自給正統間閩寇作尚書金門往征厥討乃拱立道旁自呼有嘉與儒人周生願效力行間尚書顧而偉之曰生既欲從可仍儒服耶遽曰諾敬易之短衣楚製介幘趨乃納之與籌軍事大見信用號令文符皆主之嘗以功上會金與他使者不協故抑不叙伯器好書年八十猶手讎校兩漢正其訛

贊曰李幹元臣預謀國軍敗不能死以獨免獲復用遂委心焉出入盡瘁能老焉者烏則擇木其亦得所從耶禍奉使絕域出萬死其陟顯於外久才亦有足稱者了復著廉讓節其慕大吳之風而興者哉伯器比壤來止效行間賞不酬勤然其志慷慨矣

夏迪

夏迪吉安人當前元寇作以萬夫長守崑山國家既定天下託以隱焉結屋海濱時詠詩自



適然有所寄

郭彝

郭彝宗常本蜀人父教授崑遂止焉彝善為文客致而嚴常客張士誠所王行輩皆折下之氣亢爽敢直言後亦被徵竟坐之時有盧昭者閩人亦來婁地其父鈞華能亢其教於了里人皆化之昭博究經傳涉誦諸家工詩洪武中徵為博士学故楊州又有林鍾者自華亭來寓其學長於訓詁因授掌故崑山遷尹楚慈利僻在夷中數相爭鍾身入其峒諭解之遂皆出率化擢考功吏部叅政山東坐事卒

孫太初

孫太初者秦人也有逸才嘗有所避縱遊江漢躡屩數千里走齊楚踰汶泗嶽麓數壤咸躋焉於是來吳太初容觀甚偉膚體瑩澤人望而親之喜談神仙事又善為詩吳為詩者尚有諸君皆仰焉喜名者爭造門進飲食服



玩。食酒能多而不亂。終日酬暢登高望遠。有遺世去人開想。時遇貴遊或談朝市則又欵欵施於名實善為經務故時貴復好之嘗病屬人以殮事既而愈怖其哀忘人亦知太初非忘情者喻之婚宦乃益憤憤詩多悲激有不平氣時倚杜而歌其音哀切少年和之皆泣下沾襟復自放袒裼號呼俛仰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持此安所稅駕巳而人導之娶施侃妻之妹建業劉麟龍霓亦來在吳越

間相與往來而獻吉輩亦遂與相應卒年三十七耳劉公嘗稱之云與太初對令人坐忘其爲人題目之如此

方太古

方太古者蘭溪人也少則有美名能致客四方來者日益盛會葬其親諸顯者冠蓋道相接士人里中父老無不畢集族之人嫉之乃謂其所視兆吉將昌大遂夜發其藏訟焉不得直其宗人或行賄顧坐之逃之吳楊君謙見而重焉與談竟日夜不窮故遂傾一時其性迂緩好潔高自措尤負氣慷慨嘗與省曾諸君遇於途誦近所爲詩值雨且至咸匆遽欲疾歸愈益徐徐誦不輟已而雨大濡浥明日乃謂客曰昨與洽吾乃徐步然諸君前亦遇雨也奚擇姬水以父友事之謹嘗與徐紹卿先生偕造止之宿薦以新裀席衾潔之香氣乃自令解所携白褚藉之寢迨明視之褚故不爲動鮮若初置之無痕襞積者此其輕



體善寢殆何以致之子循言其詩多有足觀嘗詢其家則已散佚無存者惜夫

宗伯昭

宗伯昭者宣城人父爲方伯閩嘗携之見於鄉先生林見素時年十七許以才性輕財好推分恤人之匱緩急向之無不錫焉者遂以俠聞然非其意能讀書卽所解出域外又不封已自多寃尋義若不及有所避來吳見徵明諸君遂傾焉日與游履吉兄弟皆爲石交時有和歌才亦相埒聞之紹卿先生言其豪且善罵嘗與省曾有所居間其父或許語卽罵坐起云乃公與若子交寧爲若耶且不者我寧識里人與圖議也子嘗於他所遇之時已老亦畢之無甚異特頗能誦太史班氏書且言往所交游時申一嘅有丈夫意

贊曰吳爲古名都士之以才名者必之焉則易以聞著謂赤之邇於朱然耶又或譬之亏治焉則角幹之重醳莫體齗目與上下其齊

陶旂之功其所賴故多耳太初故與海内士交然萃止吳久人尚能言之雖不能輕舉秋化猶疑若御風去者此其人固游於埃𡏖之上不可度思矣夫方生奇峭傲岸軒然自爲名高亦以二三君子皆一時重巽卯之遂得與相軋或以爲善譎不可測則不知其内挾何術伯昭後起之以故不容於鄉以彼其才而遑遑道路猶且肆巳焉所遇無問貴賤卽凌出其上人亦不覺下之或惜其善家子一



旦墮輕眺哀之故耶所謂王佐者烏在至其所著書槩未有足槪而行事相類者習氣然乎哉則伯昭公之學楚言是也其能無出乎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五

# 續吳先賢讚後序

吳魏學禮撰

余以端蒙大淵獻之歲旅食
王都獲交當世君子昔所願無弗從焉者且得觀於
上所建立執極創制造法順承天地神祇辨物類之官豈不信哉豈不信哉盛德大業至矣極矣蔑以加矣若



神道設教
睿明所篤制作之微雖不能窺而聲容禮樂備在斯乎余小子竊欲識焉而末之敢或責以旣覩其盛無所發明叙正之義者夫斯事體大固非寡學淺聞所敢議若賢士大夫言論及見之行事者亦私欲存之請俟他日乃有來自南者以子威先生所爲吳

賢人有聞自昔著功烈行義於時者書示余詳哉其言之也夫傳不云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吳自泰伯以讓德肇造逮延陵季子闔閭子胥以來號爲多士而言游以文學稱於七十二子間則吳雖僻小必效情竭其華道者明矣夫言之章章以貽識考中訓定庶乎故官是以能效其職百工



是以能成其嘉材民是以能有信鬼神是以能有明德使不有所載之幾何不瀆亂失次淆而無別已哉故善與不善才與不才之異夫既以刑賞予奪榮辱於一時而又隨以是非得失褒毀刺譏於後世故君子不畏於行所值患害而爲凜於衆所視不能以情易者亹亹怵惕戒恐保任如不

遑焉豈非以書之存乎哉傳謂有求名而不得有欲蓋而名章或微其文於此而義見於彼或指事正名考見成敗無所遁於千百世者是以崇議博觀倫論其始卒所由雖紀列斯在而義歸揚搉有以也夫且時殊變成功異人私其議孰所是各自賢其行而不同務要以度衷明分奉禮成義



質信於君子謹其端緒表見之最之立功立事古稱有五者故有以德建國家安宗廟社稷曰勲者則有若金問徐有貞姚恭靖其人乎以言垂範曰訓者則有若文定文恪文恭其人乎用力用勞曰功者則有若襄毅文莊其人乎明著其列曰伐積之以時曰閱者則自仲舉以下不可更僕數

也是多爵服重列疇官厚庸出入有謟於國名謚可徵於往至夫樹貞信操一行雖未受任不違其難若造士仲理公敬所事不有躬若季栗鴪阿辟之心孤特厲方若仲光輩及十擅故藝皆幽擯斆遯僻陋無黨易以湮微無為抽引慕之於後者乃咸載之策雖其文頗有不盡然本末著其明



疑者闕之雖闕之故賴以見以而推之賢人君子所以行權合變審形錯宜屈伸進退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援近者之跡用以裁輕重之準何必舊聞即揆量和齊祓除其過以昭明之無有解遷散佚墜失之患紹前之隆明系胄志古之道正所傳之緒意在茲乎意在茲乎余往則與子威先生

吳差次吳人士謂吳壤隘偏惟以弊賦從上之後嘗重天下至十之所生何敢侈為飫聞務盈焉者若其篤道遵德履信祇惕朝夕猶有先王之遺教餘俗故其君子秉心宣叙砥其業小人勤恁膂力焦勞覃瘁雖名街居衢處之國四方所走集嘗綰轂財貨之口而處脂膏者不自潤其風儉僿



而習纖細猶之飢餍困竭獨選蠕不敢為非若其玩巧而事末技往往絕擅仰機利而食者衆亦隨時而遷非必其故至邇者奸游亂法數扞文網乃時有之聞之亦一二輕儇滑禍作為虛譽內挾詐力而外以交結郡國豪傑行其私俗之論濡其何日之有且其氣炎有以鑠之而動色高議格

正其間得無望於綱紀人經教誨督厲之君子乎若整齊其傳以俟後得以覽觀固有在矣



# 續吳先賢讚後序

江夏黄河水著

河水游自燕冀歸見於子威先生請業焉得奉所爲書則家大人咸預繩焉者水悚然拜曰是將以信諸後謂盛德不可忘故記之雖記之故存之者也自伯叔甥舅一二兄弟實寵嘉之水也敢不再拜先生逡遁避席曰是非吾所爲託也子之家有其書矣若其志。則余也敢。且若古所謂記於功宗。及識之表旂分物。督不忘。善哉其爲訓於世乎。況我州黨稱禮義之國絃誦之聲四徹於郊是賢士大夫之所盧也夫盛德必世嗣太史公所次宗臣世家必先之者謂有功列在王室者也若其藪荒抗之專行獨節

不顧世是非君子比度其衷上下儀之著之話言以象類表徵志晦闇幽明有憲也幾何不大泯其跡而湮替晻絕無傳哉然吾聞之君子於其鄉也有善學焉有能讓焉雖無有循焉者不敢以其賢智加之況敢顯有所論議予則予舍則舍不自退託謙讓顯然見於篇乎故非先生所自為載



之也亦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吳之為記則有數君子者備之矣故述詳其辭而節裁其義。不有所刪黜其複。則有所鳌改刊剔其間。藻潤之豐蔚之美。琢追之温厚之則精瑩之可嚼況之旨。弘乘之有斐之文。故書而不與者其語迂作而不比於順者其語犯指事而有所詆傷者其語誣深而刻轢格人之過者其語盡直而無了涵蓄者其辭皦寛而蔓焉以亂者其辭枝是以詢咨之於往聞。而揆驗之以圖籍。諆稽之先所列。參觀之親所與接。耳而目之輿人之謳。然後侃然正色奮於筆無所避可謂善誦善誨焉有迂而諂側犯而險陂誣而傷善盡而訐皦而不近情枝而無統紀也



乎哉故君子觀於是謂貞慎恕思有質要也孚格慤愿可明徵也辯精博淵可永鑒也夫貞則不媚慎則不戾恕則能公思則能覈故若綱若綱可循而理者華贍有體也孚故能信格故不惑慤故不妄愿故不私辯故不淆精故無隱博故淹偕淵故能紀之遠支縩理貫聯會涵涌者漸洽詳嚴

也微文以示而淑慝不與則所以俟百世也彼孤陋寡聞不談學則以是為僭曰奚使夫人不得肆焉且何預執簡而擅有所記雖載前之文不無專以善許人乎故又疑其沃焉者則吳自張勃顧夷山謙之陸廣微以下皆有所著錄雖頗有缺佚然代有作者彼皆非耶且無亦廢墜是為懼乎之數君子者或於乎焉則從而緒之之故先生亦有所藉手以成一家言水不敏竊私其義敬受簡於先生請卒業焉後之採方牒求逸書徵郡國故事者安知不以是往也



續吳先賢贊十五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劉鳳撰鳳字子威長洲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河南按察僉事鳳所撰述刻意奧僻或至於餖飣堆積晦昧詰屈不可句讀是編論贊亦復如是所錄皆明人自六卷以前不分門目七卷以下分節義死事孝友儒林文學辟命隱逸藝事道術寄寓十門自序謂自節義以上不爲題目者所以效於用亦各因時或未可以槩之也然開卷即爲高啓槩以文學有何不可總之好怪而已矣

# 碩輔寶鑑要覽四卷

〔明〕耿定向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碩輔寶鑑要覽四卷》提要

碩輔寶鑑序

儒者稱大人之學豈虚語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既曰備我則天地民物通於人心有痛痒焉其大者固然也而君相者所以行其大之具其制與文其行大之跡也是故得其痛痒之固然者以立大之本而制與文則可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此之

大人之學繇載籍以來若古臯益之徒大者著矣而尤詳於伊尹之事尹始一耒夫耳非其道義雖千駟一介不以自滑如其道義雖五就桀湯不以自嫌弗自滑故忌利不自嫌故忌名利與名既交忌矣則尹何心哉心乎堯舜君民而已矣夫尹心乎堯舜君民故君不堯舜若撻之市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溝之尹之負痛痒甚矣尹能一日已乎故尹之道所以

能佐時保衡格於皇天卒售其志盖其大
有本也是故尹者古今之相準也山甫以
後斯義無聞孔氏之徒闡發大學歸於知
本可謂至矣而未嘗一試由秦逮宋閱歲
二千閱君九百閱相九幾百然皆不知所
學之大豈不亦欲續堯舜三代之治者歟
抑後之儒者暗於反本徒以其制與文者
當之世君時宰望其藩垣悖而卻焉故也



而斯民一何罹於涸轍之久豈不悲哉余
友耿在倫氏持御史符督南畿學日以六
學迪士閒摭古今碩輔事要凡若干人編
曰碩輔寶鑑附以讚述意勤而旨遠緘寄
數千里外屬為序題直何足以與此然俯
仰數千年間未嘗不撫卷低回盖繇山甫
而上其道行繇山甫而下其事近耿子之
意以為事近於道者當時君民尚食其福

向使此諸君子皆志於大學而反其本其
福斯世詎止是哉乃若時際道明之
朝身事
聖術之主潰平章而翊協和咸撥自縲躬敷錫
皇極俾天下士有不知反本而甘為葉言
者則樵夫恥之蘗伊尹之裹蹀臯益之軌
償孔子孟軻之所未酬斯則萬世一時也
宇宙一機也斌斌文武皇皇禮樂寧不重



延頸於
今日　時
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午月之望中憲
大夫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廬陵胡直謹
譔

自序

天臺生日與二三弟子貞考德之暇博及載籍論討理本爰溯除古以來相天下者而尚論其世有私嘆焉弟子曰何嘆也曰嗟夫天下之生久矣為民立命者君乎而君所與共理非相耶由余所覽記上下幾千年間乃相業之炳然著者僅僅可幾手指數如此而猶未盡純者也又用之有竟有不竟矣撫今思往能不懷乎弟子有前者曰桃李盈門行沖脩槊新豐遇蓬曲江奏記司馬復相子瞻抗言文靖秉鈞狂生致訕方今小往大來距厭茅拔思治者如渴畜膺者如飴子獨硜硜龎恩呼[illegible]時自失而嘆往為惑也生曰唯唯[illegible]子之夫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狂生過矣謂君子或以風抱獻謨或以時乖平理蓋亦有不得已焉爾乃今

宸宁協羲軒之德巖廊彙元凱之徵若與二三子進



昌辰亟求其志稽古尚往以俟所需已矣即欲效顰抒愫庚何有焉言非其質先民耻矣弟子曰有是言也不曰覽鏡可以察形考古可以知今乎臆時

二三元老昊食靡遑誠不能效書生抱鉛槧數行墨為矣即所覽記乃不可陳其大都以效芻分一耶生曰是則余志也已於是上述虞夏下逮唐宋得碩輔凡若干人原始察終捃摭刪拾蕞聚其勢各為讚述俟閑覽𨳝識者亞為夫鸞闢經換職方與日覲其地者固當與日談也昔人往矣省其勳德猶令人忻忻嚮往歷覯難之想為況遊門墻承望下風者乎悠悠我心

帝賓臨之[illegible]悠悠不能道辭耳若曰井底測天堂下剖訟實狂且瞽則何罪之辭

嘉靖乙丑孟冬既望楚黃耿定向諠識于廬陽公署

碩輔寶鑑要覽凡例

一歴代碩輔始虞夏商周迄漢唐宋餘不録尊正統也間有足取者附見爾

一我國朝碩輔載在金匱石室彬彬暉映矣顧孤陋無從考覽不敢摭述

一舜禹萬代輔臣之極已載在帝紀故不敢采列惟斷自皐陶始

一史云黃帝六相又曰堯十六相其事邈矣且相任恐不若是之分裂也先儒真西山氏李文節氏論之詳矣故亦不述



一佐命元臣周有若尚父漢有若張鄧雖職非宰相而功高師輔故特録之

一碩輔行論載在詩書中者茲不招摭全文第約其大指論次焉

一碩輔行實凡載在史傳者茲省其文止撮其綱要或為儒生所習聞者亦省之中多采其軼事稗官小說不采也

一碩輔言論行實關學術者録關立身大節者録用人行政矢謨攄猷為國樹長畫紓大難者録諸如細行機智文藝伎倆不録重本也其有能整齊家教貽謀有則者亦録蓋齊治之道通矣

一論次妄攄一得發往所未發者耳即儒先已有定評確論不復勦襲間或稱引互相發明爾

一碩輔有同事而共功者并論次之其子若孫能世其業者亦即附之後以彰盛美俾世祿者得考鏡焉先世有著者及之昭世德厚之道也



一碩輔或爵或謚或字或名無所抑揚本據經史之舊文也

#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一

耿生曰聞人恒言曰相體曰相器曰相才諸云云者其猶堂闥之論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相固有道也難言哉難言哉愚觀虞夏商周之際大都由此選矣漢唐之閒謹此理者蓋尠云中或翊開造之運或襄保定之業或撥絲糾之難亦爛然烈矣綜其行論注措固亦可節取焉

虞　夏



皐陶一名庭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而庭堅其一焉佐舜為士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民協於中不犯於有司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既禹代舜立乃復陳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其詳具虞書

耿生曰吾聞之陸象山氏曰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嘗讀虞書而詳味乎其謨也學者類云知人安氏要矣孔子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則知人

固猶有原本哉謨始曰慎厥身脩思永終言
禮命討皆推原諸天其於道也深夫
稷名棄為兒時屹如巨人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
菽美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為農師有功舜立[illegible]
申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後[illegible]民
乃粒萬邦作乂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治戒來
牟帝命率育無爾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蓋萬世養
道所自始云其詳具虞書及雅頌
耿生曰先王恒言仁者通天下為一身豈虚語



哉孟子云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其亟於
便人也如此蓋有相之道在戒其心自不容已
也於戲仁哉斯其為天下烈也已
契一名卨堯初命佐禹治水有功乃使為司徒敎民
人倫命之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
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及舜嗣立復申命之曰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汝為司徒敬敷五敎在寬蓋始唐
終禹之世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詩曰受小國
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世頌之如

此蓋萬世敎道所自始云其詳具虞書及商頌
耿生曰在昔洪荒首革化敎惟兹五品豈不易
簡哉學人士違離近實談說要眇謬矣乃不著
不察習習焉終身由而不知抑又罔也夫放勳
言勞來匡直而必歸之自得有以矣
夔自堯時亦已舉用然未有分職至舜嗣立乃命
典樂敎冑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蓋言敎之當如此年之聲后讓德庶尹允諧鳳
凰來儀百獸率舞云其詳具虞書



耿生曰余聞東鄙先生云古人從氣質偏處變
化令人從氣質偏處充拓夫溫以療直栗以療
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其對治醫案蓋如
此唐虞之際師師成風有以也三代以降魁桀
不羣士世多有之碩德性用事者何尠乎書云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之謂耶
伯益名大費舜初嗣位即言堯之文武聖神以為勸
勉而又重之曰儆戒無虞其言罔者五勿者三無
者二皆儆戒之目也○及禹總師時苗民逆命益

賛於禹以滿損謙益為言而帝自誕敷文德七旬
有苗格焉詳見大禹謨．
耿生曰滿損謙益之訓自益始發之即所陳于
舜暨賛于禹率是意也其曰時乃天道蓋觀其
深矣從古至聖上賢兢兢几几若無若虛豈作
而致其情哉達天者其德自如此爾世君子傾
盛持滿其尚三復於茲歟
總論 余初述虞夏碩輔臯益而止據所陳于謨者言
論獨詳也胡正甫氏自蜀寓書于余曰稷禹教



養所自始是惡可遺余乃摭詩書所槩見者綴
補之因及夔云身考諸臣所職曰農曰教曰刑
曰樂曰虞各有專司非若後世相任然碩其彌
綸參賛之功鉅矣寔皆有相之道也均列之碩
輔不虛爾又中多始終堯舜大禹之際論其世
未可分也故總次之虞夏云夫是五臣者故皆
聖哲之儔天所啟也且皆終其身惟備一職殫
一能爾近世人士即號稱才儁能齊聖者罕覯
矣乃踈所致歷傾古聖哲之所不能兼一者而

一身所為備豈不難哉昔陽明先生嘗著拔
本塞源論善哉其言之也曰聖人之心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
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
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
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
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
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
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



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
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
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
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
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
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
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

者無所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



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于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伯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伯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獵取聲利之術若

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以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刼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



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見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

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以其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右陽明先生是論語在荅顧中丞書中是秦越人滌膓滌藏之劑也余并采著于篇俟世君子志萬物一體之學者嘗覽觀焉

商

伊尹名摯初成湯得伊尹稱為元聖既踐天子位尹為阿衡以左右之太甲立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不惠於阿衡尹乃放之桐宮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厥辟乃陳戒於王作咸有一德其詳具載商書○子陟復相大戊勸帝脩德弭災世稱象賢云

耿生曰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至言哉蓋厥后不堯舜則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一體故也而其機原於一介取與之不苟何也人心無欲則明有欲則昏惟一介不苟而後能無欲無欲而後能以萬物為一體吁志伊尹之所志者其辨諸此夫

仲虺即萊朱為湯左相湯放桀有慙德焉虺乃作誥推天為民立君之意與湯之所以彰信兆民者釋湯之慙而因勸勉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能自得師好問則裕慎終惟始欽崇天道云云詳見商書

耿生曰吾聞陸敬輿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有味哉有味哉聖人之可學也於此益信矣

傅說　高宗即位興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
人名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時說以貧
不自給為胥靡築於傅巖高宗形求得之遂立以
為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納誨作說命三篇其詳
具載商書高宗嘉靖殷邦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
功云
耿生曰天下之本在君心高宗命相首即以啓
沃為言知本哉吾觀說命三篇中言立政之要
終則諄諄言學云近世談學者以政事為粗迹
而銳志建事者則又詆講學為空言即與之款
語與以耳食無異胥譊也已
祖己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
正厥事乃訓于王詳見商書其後有祖伊者亦為
殷賢相焉
耿生曰按書祀豐於昵其過若淺鮮耳雉雊之
異或亦偶然耶祖己即因格王正厥事自古君
臣克謹天戒不忽於細小也若此
周

周公名旦成王幼公乃攝行政抗世子法於伯禽爰
述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以告焉又作無逸陳豳風
以諷詳在商書毛詩篇中○伯禽就封於魯公誡
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今天子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
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
公行政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
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
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子君陳有令德惟孝
友於兄弟成王乃命分正東郊成周云（或云君陳非周公子）
耿生曰元公功德詩書所載詳矣儒生學士能
言之茲獨摭其軼事見公之所為吐沐覼攬者
誠不虛云文中子曰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安
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旨哉言也以身
徇社稷者其亦深味乎此哉愚每讀此重致意
矣然則所謂致身者此又何也道家者有言外
其身而身存是故無我者固所以存我而忘家
者固所以安家耶

太公望呂姓名尚字牙武王伐紂立為師號尚父後
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
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
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
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
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
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
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恒者
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
於席之四端銘焉機鑑以至弓矛各為銘詳見太
戴禮
耿生曰太公嚴濉間一老耳處則土木出則雷
雨士貴遇哉吾觀大戴禮所載丹書之訓則孟
子列尚父於見知者誠不虛也常疑其事若亦
有類于後世符讖家者乃其道則弘矣語云聖

人神道設教豈引君當道者亦宜委蛇如此耶
召公名奭武王時西旅貢獒公乃作旅獒用訓於王
○成王幼將宅洛邑公作誥進焉其大要欲王疾
敬德祈天永命又有公劉卷阿詩詳具尚書毛詩
篇中○成王既親政公欲告老云周公作君奭留
之後受顧命率諸侯相康王○共和間其孫虎與
後周公同心輔政擁立宣王為中興名臣云
耿生曰吾讀召公誥中語丁寧反覆言敬者凡
七八焉成王享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過於夏



商有以也及讀君奭篇周公殷殷一體之義至
令猶可想見世儒生疑召公所不悅於周公者
陋矣按史共和之際時事亦孔艱矣二公之徇
猶能同心翼蔽元儲鎮定王室況當時哉
畢公名高文王子武王克商公佐之周公薨代為太
師成王將崩公與召公受顧命相康王康王立作
冊命公保釐東土云唯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
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於先王語具周
書畢命篇中

耿生曰愚按公立康王時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書冊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朝之使天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有所鑒矣其意遠也老成持重乃若此則所謂克勤小物者豈瑣瑣者哉

仲山甫字仲樊相宣王詩言其德曰柔嘉維則曰小心翼翼曰既明且哲曰夙夜匪懈詳見蒸民篇○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欲立戲山甫諫為不可○又王欲料民太原山甫諫止之○宣王欲得國



子之能訓道諸侯者薦魯侯孝謂其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云

耿生曰吾誦蒸民諸什鏗鍧炳耀溢人耳目山甫之賢如覩面然其能補袞職之闕有以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之心其此之類歟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一終

#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二

## 西漢

蕭文終侯何者始佐漢興者也○收秦圖籍勸帝養民致賢進韓信楚圍滎陽相守三年侯鎮撫關中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漢廷論功誠莫得比焉○侯素不與曹參相能後在孝惠朝顧獨薦參自代○侯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云



耿生曰酇侯不衒舊郤薦參代己體國忘私當如是也其亦可謂無以有己者耶乃貽後數語識則遠矣彼穴金陵玉為無窮計而不知囊蝎蔵蝕自毒害其子孫若此者亦大駭也哉

曹懿侯參者代何相漢者也○始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後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侯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一用黃老術齊以

安集○侯既代何相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府中無事○時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令民頌寧一焉

耿生曰吾觀懿侯摧鋒陷陣蓋赳赳武勇人也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清淨為道其人亦寬裕有識矣史稱用黃老言即諸吾儒術者值此際不當如是耶若除挾書令等三事此則何所未及者益亦脉脉思潤色矣豈誠不事事者哉

張留侯良者韓人也以韓故卒歸漢漢王用其計定天下封留侯輒導引不出因呂后刧畫計乃招四皓羽翼太子及帝自將討黥布復起侯以少傅輔太子守關中後乃從赤松子遊

耿生曰子房豈獨可以智計名哉漢廷故多儁唯子房為具眼者譬則傀儡場提撥線索者與其視世啗一切榮利誠不啻若腐鼠矣從容運計動中節會有以也愚嘗臆曰出世而後能經世蓋觀諸子房益信先正曰子房能用高帝玄矣愚意授書老人或又能用子房者玄之又玄哉即此類推之則邵子所云不我物而後能物物者可神識耶

王安國侯陵　陳户牖侯平　周絳侯勃子亞夫條侯

高祖臨崩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誰可代蕭相者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以故後俱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言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平及勃等皆曰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平益聽張辟彊計安呂后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也○

後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平患之嘗燕居深
念陸賈往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念何深
也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户
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
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
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乃兩人深相結卒合謀
誅諸呂立文帝焉○後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

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
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於是乃以太尉為
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上益明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
何勃謝不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
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
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
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
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

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
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
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
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
能不如平遠矣○勃子亞夫景帝時亦為相帝欲
廢太子封后兄侯徐盧亞夫俱力爭之其謀國用
人蓋有古名相之風焉而非獨以將畧顯也
耿生曰當呂后欲王諸呂時王陵之爭雖卒不

遂而義正辭嚴呂氏之氣已隱隱慴矣即論功
不在平勃後然非平念之深為謀之周又不知
竟何如也即後事瀕其機實得於將相之交驩
而安劉必勃乃高帝即豫灼之謂其重厚少文
耳然則任天下大事者安用多文為耶陳平讓
功一節猶有古風焉至論相職數語誠達位分
之體也乃勃即虛心欵服更不聞以相形慊忌
度亦過人遠矣
綱論 蕭曹之為治也猶良醫用藥然蓋何時如重病

方兕參時如初起節宣次第當如是耳諸吕之
際諸公涖楷如用兵王陵其堂堂之陣也平勃
其按伏出奇者乎事異而功同也曰留侯何如
曰此當別論無留侯無漢矣其善用醫而善将
将者歟無染而識超故也夫諸人俱非儒生學
士者流觀留侯授書老人懿侯館賓蓋公而戶
牖之門多長者似亦各有師承耶若鄭侯之所
以能全名令終若此者實多鮑生召平與客之
計即戶牖多貸而交結絳侯又自陸賈啓之信

夫用人則裕而足已自用若拙哉

申屠故安侯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始從高帝征討
有功累官都尉至文帝朝代張蒼為相為人廉直
門不受私謁○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侯入朝
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侯因奏言朝廷之禮不
可不肅罷朝坐府中檄召至責曰夫朝廷者高皇
帝之朝廷也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
血不解上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始乃釋之

耿生曰嘉蹶張武卒耳非有夙望著名也而坐
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本其為人廉直
不受私謁故所立如此否則馭近習人亦難哉
若孔光元禎輩遇嘉當自媿死矣

魏憲侯相字弱翁時霍氏驕甚有陰謀侯言宜有以
稍奪其權○侯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
帝詔從之以故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帝
欲發兵擊匈奴右地侯上疏諫且曰今郡國守相
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
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
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芥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墻之內也上從其言而止○侯數條漢興以來
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
奏請施行之○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
焉○趙充國上屯田奏力勸上納之

耿生曰文中子曰魏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
而胡明仲猶深取其不隱風俗薄惡直以告君
謂賢者猶難誠然矣其條陳漢故事及賢臣奏

疏此亦相職之鉅者耶

丙定侯吉字少卿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在繫侯所以保護者甚至及帝即位侯絶口不道前恩後上自知之大稱其不伐初吉邑既厯光議無所定得侯言始迎帝侯終亦不言○侯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曰君為相姦吏成其私無所懲艾侯曰夫以三公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侯始○侯馭吏嗜酒數逋蕩從侯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侯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後因邊塞事更得此馭力吏焉○嘗出逢横道死人不問逢牛喘吐舌問之或以譏侯侯曰民鬬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熱故喘此時氣失節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

侯病篤上自臨問問誰可自代者侯辭謝固問之以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對上以侯言皆是而許焉後用之稱職以侯為知人

耿生曰夫漢相不甚當人意然往往知相職即陳平猶知理陰陽順四時為相務也豈其去古未遠猶有所聞哉觀吉之問牛喘可知已雖然穀祿平刑罰中盜賊衰息則固理陰陽順四時之本務也主者固有人矣而主主者抑又奚責哉

## 東漢

鄧元侯禹字仲華光武安集河北侯杖策追及於鄴因留宿侯進說曰更始雖都關中而今赤眉群盜萬數蜂起未有所挫諸將皆庸人非有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上披輿地圖指示侯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侯曰方今海内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

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上悅○侯舉吳漢取幽
州懋恂守河内上任使諸將皆訪於侯每有所舉
者皆當其才○侯内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守一
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
邑不脩産利

耿𪔀曰夫之立君以為民也湯武革命謂之順
天以識此耳後世干戈相尋效智謀者率無此
意卽子房韓圖策多奇而興念及民者不少槩
見何也豈黃老家流此念自是冷歟仲華杖策

數語拳拳以安民為念漢之血脉續於此矣至
其遠名勢不脩産利與蕭張事若符契然自古
豪傑士所見之同若此

伏湛字惠公濟南伏生之後也代禹相光武初更始
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公獨晏然教授不廢謂
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柰何獨
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
家門下有欲謀起兵者卽收斬之於是吏人信向
平原以安○光武知公名儒欲令幹任内職車駕

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群司○時彭寵反上欲
親征公亟諫止○賊徐異卿萬餘人據富平連年
不下帝遣公招降之公至平原異卿卽日歸降○
公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
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後策免杜
詩上書救之有曰伏湛經為人師行為表儀髮髮
厲志白首不衰其為時論盛稱如此

宋弘字子京光武建武二年為相嘗薦桓譚才學於
帝帝召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輙令鼓琴好其繁
聲公聞不悅伺譚内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
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
道德也而令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
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
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公失其常度恠
而問之公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
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
容謝使反服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嘗讌見御
坐新屏風圖畫列女上數顧視公正容言曰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公曰聞義則服
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公所得租奉
分贍九族家無資產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
人或相繼為公卿者

耿生曰憲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
奏寬大之令范氏云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
功遠固然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
風乎世稱弘者獨舉不厭糟糠一節未深考歟

第五倫字伯魚肅宗時擢為司空公雖峭直然常疾
俗吏苛刻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
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
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臣嘗讀書記知
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
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言京師諸王貴戚驕奢踰
制不可示遠其刺史太守以下宜皆得召見因博
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不
宜過譴以明在寬○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
馬廖又馬防當征西羌公兩上疏諫之後諸馬得
罪歸國竇氏始貴公復上疏切諫

耿生曰倫故峭直士省其奏議諄諄歸諸寬厚
其懲苛切之弊然耶前論馬氏後論竇氏言俱
剴切帝不能用卒至堅冰惜夫倫之事業雖他
無可考而其秉心忠誠行己潔白亦一時賢相
也史方之貢禹非倫矣

袁安字邵公任隗字仲和章帝時同為相初安為
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
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慕牧守錮人于聖世尹
所不忍為也理楚獄得出者四百餘家○隗為人
清淨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與安同心畢
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和帝即位竇
憲專恣要功匈奴安隗與太尉宋由及九卿議諫
止書連上輙寢宋由懼不敢署議而諸卿稍自引
止唯安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固爭者十上衆皆
危懼安隗正色自若○後憲與弟景日益橫安與
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
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邵公後累世三公大顯於時而仲和亦以榮名終
云
耿生曰魏相廉正故霍氏不能誣安隱行篤故
竇氏不能害為大臣者其本先正已哉使皆緣
祿如宋由華人主何賴焉且時竇氏之勢如烈
火矣而宋由傅會祈免卒坐是以死乃安隱迄
以功名終貞勝之常不虛耶
楊太尉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

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故舊長者或
勸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為清白吏子孫以此
遺之不亦厚乎○守東萊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
茂才王密為邑令懷金十斤遺公公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公曰天知神知
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公拜司徒時內寵驕橫安
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功緣恩放恣子女伯榮出
入宮掖傳通姦賂因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
理以去穢為務是以書戒牝雞牝鳴詩刺哲婦喪

國言婦人不得與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
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疏奏
不省○延光二年公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
中常侍李閏兄于公公不從皇后兄執金吾閻顯
亦薦所親厚于公公又不從由是見怨○地震公
上疏勸上奮乾剛之德禁驕奢之臣以掩妖言之
口奉承天戒無令威福下移○河間男子趙騰詣
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公上疏救之
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

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
負薪盡極下情也乞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
言帝不省○子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
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始應司空辟累仕亦至
太尉居官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
萬遺之閉門不受○朝廷每有大政得失輒盡忠
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
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也○孫賜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

州郡禮命後以司空高第遷侍中校尉建寧初靈
帝當受學以三公舉侍講于華光殿中熹平五年
為司徒時朝廷受爵多不以次賜上疏切諫帝欲
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止○曾孫彪初舉孝
廉州衆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
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黄門令王
甫使門生于郡界辜搉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
姦言之司隷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自震
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名族云

耿生曰吾觀漢相明經者即匡衡猶以贓敗伯
起獨純潔若此始可與言書也已矣乃其累葉
載德繼踵太尉清白吏所遺者不誠多乎彼厚
自封殖為後人千百歲計者安在哉安在哉

黄忠侯瓊字世英太守香之子也桓帝時為相以薦
辟起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侯侯
就徵時固以書逆之畧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
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
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頃徵聘之士功業皆無
所採是故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
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侯昔隨父在臺閣習
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時連有災異侯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又
薦樊英薛包諸賢○勸行籍田禮○因左雄所上
孝廉之選取士有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
四科○帝初欲褒封梁冀侯獨抗議抑之○冀既
誅侯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
餘人辟范滂等澄清天下海內翕然稱之○後孫
琬亦以名臣徵用為相其節操亦甚厲云

耿生曰予讀李固遺瓊書所督望於瓊者意至
篤矣卒考瓊所表建盖亦不相負云古昔賢豪
相勉期朌懇盖若此愚於近世志學者衷亦耿
耿如是矣

總論 耿生曰吾考東漢諸相多以經義孝廉辟舉進
及考時所表建若不甚赫赫章著者豈其才智
顧劣於販繒纖薄若哉權力不侔之以故是光

武矯枉之過也乃其剴論崇讓純心潔行視亦
漢有足多焉
諸葛武侯亮字孔明相昭烈侯少與徐庶孟公威石廣元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侯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輒抱膝長嘯○旣見先主即陳大計後一一如其言○侯治蜀懲劉璋暗弱之弊政尚嚴肅蜀人亦安之○有賢士用之如不及犍為太守李嚴辟楊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侯能盡時人之器用焉○侯嘗發教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然人心若不能盡惟徐元直處玆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illegible]其不疑於直言也○侯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掠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侯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侯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嘗自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云

耿生曰裴中立云秉事君之節有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優治人之術唯武侯能兼之信矣哉吾觀戒子書侯故究心問學所得非淺淺者其它論建世多能言之故不述述其軼事蓋所謂開誠心布公道者是相國者之要執也朱子謂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寡欲養心之助為多焉則其娶醜女奉身調度為人所不堪者豈為細廉曲謹哉

附謝大傅安字安石晉武帝時為相時朝廷多故公每鎮以和靜而德政既行威懷外著與王彪之共掌朝政每日朝廷大事衆所不能决以咨于公無

不立決○是時宮室毀壞公欲繕之彪之等以外
寇為諫公不從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宸極
而役無勞怨○時苻秦將入寇詔求文武良將可
鎮禦北方者公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嘆曰安
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已而
果有淮淝之捷嘗疑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
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
者服其知人

耿生曰典午式微之運其相術無足載然吾獨
多安石閑雅就其學似亦有所本者吾是以附
之漢末馬儒生家頗請其圍棋賭墅若不事事
忘國戚者又多即折屐事證其矯情云是迂腐
之談也方堅之重兵壓境也江左時惟倚安為
重耳安如忡忡惶惑則衆心搖衆心搖則天下
事去矣愚嘗謂安石此一局即決勝千里妙算
也後國家了此大事乃欲不喜非情哉

附昔管生向余曰安石非荒節致忠者迎枉濕忍須臾先云余時不應夫天𥇰若誅安石之忌亦有以也非生之所知也然余心亦脉脉壯生矣

#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三

唐

房文昭公玄齡名喬以字行隋室方亂公慨然有憂
天下志尋歸太宗從征伐衆人競求珎玩公獨收
人物至幕府○太宗即位公代長孫無忌為相時
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
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
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
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十五年公自
以權寵隆盛累表辭位詔不聽○時再舉伐遼公
已病猶上疏極諫止○上嘗授李緯為民部尚書
問人曰玄齡聞之如何其人對曰但云李好髭鬢
無他語上即改用之其為當時準的如此○公治
家有法度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聖
賢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
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耿生曰余讀王仲淹中說內載玄齡玄城時時
有質問語蓋皆其高第弟子云先儒謂二公得

志時絶口不道所師授故疑中說稱引為後人
所假託者耳吾觀唐時唯兩人所建白規畫多
根道義準古不庸俗大都與王通等篇意畧相
倖謂其弟子也或不虛

杜成公如晦字克明少聰悟好談文史隋侍郎高孝
基深器重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後為秦王府僚玄齡薦之曰如晦聰明識達王佐
才也奏留幕府叅謀帷幄○太宗即位與玄齡共
筦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
盖房善建杜則善斷相須而成故唐稱賢相推房
杜云

耿生曰吾觀房杜在太宗時其謨議施為若無
甚赫赫事乃論唐相功者卒莫先焉何哉嘗考
當時所與共事者則長孫無忌岑文本而諫諍
用兵與夫振綱擀憲長民守土者如王魏衛戴
劉李諸人又皆盡一世之才則柳芳所謂持衆
美效之君是矣是矣夫輔賛彌縫使斯人由而
不知是明哲者之善藏用也彼揚己取名瞭然
戶曉者斯相之細耶

魏文貞公徵字玄城公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
業好讀書多所通涉○太宗即位數引入卧內訪
以得失公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喜逢知己之
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左右有毀公黨親戚者
帝詔彥博讓其不能著形迹公謝曰臣聞君臣同
心是為一體若置至公事形迹上下共由茲路邦
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瞿然曰吾已悔之公再拜曰
臣幸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云○帝
又問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公曰兼聽則明偏信
則暗因舉秦二世及梁隋事實之○皇后欲建請
鄭仁基息女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公諫曰
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
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
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帝嘗嘆大
亂之後難治公因勸帝行仁義曰五帝不易民以
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帝納
之是以有貞觀之治云○帝嘗曰徵每諫我不從

我與之言輙不應何也公曰恐遂行之帝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公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爾此乃後言非稷禼所以事堯舜也帝謂其嫵媚○上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公曰陛下當監隋兢懼戒約柰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足寧有足耶因上疏極言亡隋之弊曰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罷不及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

○公慮上漸不克終因上疏言十思繼又陳十漸言皆切直焉○後五世孫謩文宗朝為相諫納李孝本女入掖庭與欲觀起居注言亦讜直綽有徵風焉

耿生曰史稱玄城貌不逾中人而素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上怒甚神色不徙唐仲友氏稱其氣最勝吾則取其志云叔玠謂其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已任即未能如所評若此想其志亦銳矣或駁其分別忠良之論余謂此又從言說分別者是世儒之見解也余獨辯其心世以諫諍為已任者遍真不顧有忠臣之名而後可與於諍臣之林矣

王懿公珪字叔玠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太宗時自嶲州召為諫議大夫嘗對太宗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勅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臣隨之○侍上宴語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如是何有不亡乎公因對曰昔郭之亡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也陛下知廬江王之亡其姬尚在是亦知惡而不去矣帝寔其言○帝問近世為治何以不及前古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伎不進數被讓公與溫彥博進曰孝

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
為輕乎上怒彥博拜謝公竟不拜曰臣言非私曲
也上默然○嘗侍宴太宗令其品藻諸臣且令自
量執比公一一評其所長自謂不如而以激濁揚
清嫉惡好善自負上然之○後為魏王泰師公教
以忠孝之道習法漢東平王為善最樂云太宗謂
王子不可使驕逸令王每為之拜公亦以師道自
居物議善之
耿生曰王叔玠在貞觀時其直言敢諫與玄成
同人並稱曰王魏云吾觀其奏對語其誠懇
不阿者乎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史稱叔玠性
雅淡少嗜慾能安於貧賤固宜其謇諤如此耶
又按仲淹公從子行也公嘗受業執弟子禮云
褚河南公遂良字登善博涉文史性亦堅正○初太
宗將有事封禪公諫止○又太宗欲觀史公對不
可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
臣職載筆君舉必書○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群臣
未敢諫因帝訪左右方今國家何事最急公因言
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帝然之○帝嘗嫌舜造漆器
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何也對曰雕琢害力農
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故諫者救其
源耳帝咨美之○帝欲自討遼東公固勸無行不
見省初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公諍不可帝不
聽後突厥寇西川帝始悔不用其言○太宗寢疾
召公與長孫無忌入卧内託後事仍命公草詔輔
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高宗既立欲立武昭儀為
后公以死爭不聽叩頭流血乞放歸田里上大怒
命引出韓瑗上疏訟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狥物
風霜其操鐵石其心云
耿生曰按史高宗欲立武昭儀時召長孫無忌
李勣等及遂良入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
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
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某起草茅致位至
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何以見先帝予觀其言
思想見其人蓋亦蹇蹇諤諤正直君子也或謂
劉洎之死由遂良綜其實不然

婁貞公師德字宗仁長壽二年為相公寬厚清慎犯
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公謂曰吾備位宰
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
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
為兄憂公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
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
乾當笑而受之○公性亢沉厚初仁傑未輔政公
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故問仁傑曰師德
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



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
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嘆曰婁公盛
德我為所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
紛公久為將相獨能以此令終人亦重之
、耿生曰易曰拔茅連茹有味哉有味哉一婁貞
公相則梁公進矣梁公用而五龍諸儁由此彙
進爲世稱𥪰唐桃李爲梁公植之而不知婁貞
公其亢布種者耶乃其功則遠矣賢如梁公尚
隱其德不知淵乎淵乎淵乎世儒或誚其與弟款語

若婗婗苟容然者夫貞公所值何時哉且兄弟
俱被寵榮矣夷明用晦履盛能降智矣哉
狄梁公仁傑字懷英初為叅軍同府鄭崇賢母老且
疾當使絕域公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
藺仁基請代行時仁基方與司馬李孝廉有郤感
其義乃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即相待如初每曰
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遷大理丞決諸
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有伐昭陵栢者高
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得免○帝幸汾陽宮為道



妬女祠發卒數萬改馳道公曰天子之行風伯清
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帝壯之曰真丈夫哉止
其役○及巡撫河南毀淫祠千五百所止存明祀
四祠○刺豫州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論死公密
疏釋之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
公拒之光輔怒公抗詞對不屈○天授二年為相
武后嘗謂公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
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
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后引用酷

夾開羅織之門以懾伏内外公因對曰陛下以木有一實之蠹將剪樹而棄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疋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鷙鳥鳶乎鷙鷹凰乎鷙無別不如不鷙矣后默然○會為俊臣所構捕送制獄後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契丹陷冀州起為魏州刺史轉幽州都督尋復相○時中宗幽房陵欲立武三思為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莫敢對公曰臣觀人心未厭唐德后怒令策出又一日后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後命策出又一日后有疾公入問后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后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於簾外故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侯卿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乎太宗



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后感悟命褰簾使廬陵王出曰還爾太子公降拜哭於地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公嘗薦張柬之可為相其他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云或曰桃李盡在公門矣公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公重之行沖數規諫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病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公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初李楷固駱務整數挫王師法當論公謂其驍勇可任貸其死卒討契丹有功○后常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公舉已子光嗣為地部員外郎甚稱職后稱其足繼祁奚云

耿生曰子夏有言事君能致其身夫曰致身致

身云者無論不愛生與榮利即慕節義之名而
致身者此致之未純者也盖猶有船之故矣乃
梁公不盖女主寧受屈辱瀕於危殆而不悔此
誠能致其身者非耶又嘗考所引拔者不獨五
龍輩樹一時夾日之勳矣即後數世治平似猶
得食其桃李之實焉傳曰上臣事君以人其公
之謂乎又曰梁公篤孝人也代僚使絕域所謂
愛其親以及人之親者耶仁基感愧頓與孝應
忘舊郤詩云錫類亦此之謂歟是可以觀公之

生平矣

附辯胡明仲云假使公不免於俊臣之獄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噫社稷之臣身已不有欲白何為明仲此言便是私意往羅寧國謂余曰有先生長老曰反唐之事時公所倚托者惟柬之柬之相時已耄老矣假令柬之即死公何所倚耶羅對曰有柬之又自有如柬之者出矣余曰誠然夫任社稷之重者第具有公之忠誠在則此念之烈天地鬼神亦自相之矣

張文貞公柬之字孟將少補太學生國子祭酒令狐
德棻甚重之曰王佐才也○武后常謂狄仁傑曰
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
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
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
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
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
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後姚崇又薦其沉
厚有謀能斷大事乃拜為相時年八十矣○后疾
甚昌宗居中用事公與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
已謀誅之公謂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
祚感泣公因曰今大帝二子為二竪所危將軍不
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

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公與楊元琰相代船泛江
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
及為相引元琰為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言
乎今日非輕授公又用彥範暉及李湛皆為羽林
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
為之易之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公遂以其
謀告之時太子寓北門顏範等謁見密陳其策乃
與將軍李多祚薛思等帥兵迎太子斬關而入斬
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

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漏
洩不敢聞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
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長久在東宮
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陛下宜傳位太子以慰天人
之望尋收張昌期等皆斬之以太后制命太子監
國明日中宗復位

耿生曰文貞輩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
辰而天下晏然其謀深矣乱或誚其不聽薛季
昶計盡誅諸武使餘孽復萌夫豈知中宗之暗



至此乎即其撫牀嘆憤揮指出血文貞亦自悔
之矣其曰欲上自誅以張天威其本謀耶

姚文獻公崇字元之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初
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公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
拜侍郎因言時治獄羅織之害剴切后悅賜銀千
兩○張易之私有請於公公不納因譖於后降司
僕卿出為靈武總管適與柬之等參計誅二張以
功封梁縣侯尋為亳州刺史○睿宗立拜相初太
平公主悍太子英武交構欲易置之公與宋璟密

言於上欲分處諸王而安置公主東都上初不省
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
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
陛下早定國本則流言自息矣公曰張說所言社
稷之至計也上悅從之公主知議出公怒讓太子
太子懼乃貶公為申州刺史累遷同州○先是公
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公奏曰佛不外求求
之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
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玄宗



講武新豐密召公公至帝方獵既罷乃咨天下事
滾滾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公知帝大度銳于
治乃因以十事要說一曰政先仁恕二曰不倖邊
功三曰法行自近四曰宦豎不與政五曰罷貢獻
六曰戚屬不任臺省七曰接大臣以禮八曰容直
諫九曰禁營造十曰鑒外戚帝欣然納之公乃頓
首謝翌日徵拜相○張九齡以公有重望為上所
信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公報曰近蒙獎擢[illegible]
勵庸駑每以推賢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

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
爲賢矣○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公常先
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
道無數移吏緣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於上矣
○公長於吏道處決無滯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
故邊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諳記與盧懷慎同相
會公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公既出須
臾裁決俄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
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公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illegible]



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
之似不及也公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
相耳公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耿生曰世稱才相元之眞其人哉齊澣之評誠
不磨今人士向尊貴前非稷禼姫召不方儗矣
視澣也何如雖然能令澣之不爲諛辭媚說者
固元之也
宋文貞公璟字　公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在武
后時危言切議爲張昌宗及易之武三思等所[illegible]

嫉瀕於死者數矣而公剛直不少移神龍初爲吏
部侍郎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
典選者爲權門所制九流失叙士庶嗟嘆至是公
爲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銓綜以清○玄宗初姚崇
請避位薦公自代上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在途竟
不與思勗交一語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
良久益重之○前在廣州多惠政廣人爲遺愛頌
公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
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欲釐正之請自臣



始詔許之○公與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
退不肖賞罰從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
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初貞觀故事諫史官
隨宰相入奏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
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
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是時其制
久廢公力請復之○帝將幸東都以道不治黜河
南尹與知頓使公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狩以道
不治而罪二臣緣此相餞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

捨之公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
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
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毛
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萬事已備但未
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詔
諸之公日中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飮不盡巵即
稱疾歸○帝嘗命公制王子名與公主號及邑封
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公不從上賢之他
如定皇后父塋禮及抑郝靈佺之賞人皆以爲睹



大體焉

耿生曰開元朝稱賢相者必首姚宋兩人課其
功實相等埒而璟之志操差優然崇之去也能
舉璟自代則璟之善亦崇之善矣吾嘗據其軼
事云開元時有禁徵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
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
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典厥政
矣夫以姚之敏宋之毅已足相資矣而又須是
二人者相質確焉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也信哉

總論 耿生曰善哉乎真景元推言之也曰重器不能
以獨任大功不可以獨成漢之名相前稱蕭曹
者以規隨之相繼也後稱丙魏者以寬嚴之相
濟也唐之賢相前稱房杜者以善謀能斷之相
成也後稱姚宋者以應變守文之相資也漢唐
數百年獨此八人爲稱首豈才能學術舉無其
比蓋以同心輔政鮮若是其班也如車兩輪不
共棘軸其何以行之哉



盧文靖公懷愼字　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
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在中宗時
所陳時政多要務玄宗朝與姚崇並相每事皆推
崇而弗專人譏爲伴食宰相公自知已才不及弗
恤也上嘗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
耳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執二人手曰上求治
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
第志之及卒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
悼嘆焉

耿生曰吾聞之有無功之功有不爲之爲夫以
盧公之才較之元之誠當袖手然每事輙推之
殆庶幾乎古和衷之誼歟假令盧公之才與姚
相埒而日相角天下事又不知何如矣吾觀其
疾特所屬璟輩語與所引拔其中了了若此者
豈真伴食者耶且即其清苦節約如此亦足以
風矣書云斷斷無伎此亦近似者非歟

蘇文憲公頲字廷碩父瓌中宗朝爲相時大臣初拜
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中宗崩遺詔



韋后臨朝相王輔政預謀者韋安石宗楚客等十
九人至後俱懷異議唯瓌獨抗爭之尋韋氏敗相
王立是爲睿宗○頲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覆誦馬
載稱之曰蘇生一日千里也○長安中遷監察御
史詔覆來俊臣獄驗發其誣多從洗宥○尋遷中
書舍人玄宗平内難書詔塡委獨頲在中口所占
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
吾所不及○瓌卒制起工部侍郎頲固辭上省其
哀毀甚乃聽之○制中即詔爲中書侍郎尋詔與

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
前數奏璟未有及或少屈頲輙助成之二人相得
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
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
今丞相爲過之○頲嘗諫親征吐蕃及不肯爲靖
陵立碑皆得大體爲性尤廉儉俸廪悉推親舊儲
無長貲

耿生曰蘇公四世相門又以穎敏文章顯乃能
以儉承家以謙守已艱難之際節操不回書曰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語曰文人少行不盡然哉
不盡然哉顧人自立何如耶

張文獻公九齡字子壽幼慧性篤孝十二三時識者
知爲致遠器初玄宗即位五載尚未郊見公對策
首及之又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
刺史欲重守令之選云其言深切時弊特附録于後○以母喪
解任居喪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
家樹○尋以張說薦起爲相時張守珪以斬可突
功帝欲以爲侍中公曰宰相代天理物有其人然

後授不可以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公曰名器不可假也又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公復力爭之○武惠妃譖陷太子瑛公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公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公在相位太子卒無患○公預知祿山有逆相欲因其敗誅之帝不聽後在蜀思其忠泣下遣使請曲江祭焉○初帝千秋節王公爲獻寳鑑公獨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録以諷○上嘗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公公對曰宰相係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後日為廟社憂上不聽

附録論守令云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也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耿生曰吾聞曲江常與嚴蕭兩人者善嚴惡蕭之佞也勸曲江絶之曲江忽獨念曰嚴苦太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欲召蕭李長源從旁言曰公起白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曲江改容謝之因呼為小友云彼長源兒時即能作是語誠奇矣曲江取善不遺孺子可謂虚受者哉

韓文忠公休字良士嘗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賦獨重公請均賦它郡時相張説以為私惠不為允公復執論吏曰恐忤宰相意公曰刺史幸知民之獘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公請○公峭鯁不干榮利初蕭嵩以公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公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聞知歎曰不意韓公乃能如是○公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之嶺南公言尉小官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請先罪之帝不許抗爭之上不能奪○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

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貌雖瘠天下肥矣○子滉貞元中為相性節儉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門第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夾廡其弟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而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時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為精勁尋與劉玄佐犄角克復汴州○滉久在二浙所



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常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先是滉修石頭城為迎扈之備後有譖之者李泌為辯之曰滉公忠靖儉自駕在外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多滉之功云

耿生曰公與曲江並時共事其風度亦相類人齊稱為夫敢犯顏色不顧其身若此者難矣哉顧使人主嚴憚乃爾不亦過乎君格心之道唯大人能之未可槩求也矣古稱拂士此其人歟非耶

楊文貞公綰字公權公幼聰慧敏識過人及長好學不倦早孤家貧事母以孝聞皆旨或闕憂見於色親友諷令干祿始舉進士○肅宗即位公詣行在拜起居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公悉均給之○代宗時為禮部侍郎上疏議貢舉請罷明經進士置孝廉科仍請慕



廣學校事雖不行識者偉之尋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上欲大用公時元載秉政忌之故議拜公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疏之也後載誅拜相制下士相賀於朝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公素儉薄自樂未嘗留意家產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

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沉靜寡欲常獨
處一室左右經史凝塵滿席澹如也至如往哲微
言五經奥義先儒未晤者公一覽究其精理雅尚
玄言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
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
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及見公自不敢發辭内愧
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重之士爭趨其門
至有數千里來者如顔眞卿輩亦公所薦士也公
以清德坐鎭雅俗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
儔云

耿生曰風之感人也微乎哉微乎哉不在言說
設施間矣余跡文貞生平趣操若此知風之自
矣假令久於位即格心之功可冀也

郭忠武王子儀字子儀天寶末詔充朔方節度使東
討祿山破史思明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
入蜀太子即位靈武時朝廷草昧軍容闕然公與
李光弼率軍赴行在威始大震遂拜相仍總節度
河曲以平○至德二載從廣平王收長安入京師



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遂復東都帝
迎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尋王元振亂朔方
公至軍收斬之以正軍法由是河東諸鎭卒皆惕
息○代宗立程元振忌公宿將難制構讒公副元
帥公懼讒且成盡裒肅宗所賜詔勅上之因以自
明帝悔悟眷禮彌重○初吐蕃入寇長安時倉卒
無備代宗幸陝公聞流涕董行營收兵商州出藍
田耀武振疑吐蕃以却悉遁去詔公留守兩京○
時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
之公奏曰比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徬徨
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顧陛下斥
素飡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
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
功日月可冀帝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
西決矣○上至長安公帥官軍迎伏地待罪上勞
之曰悔用卿不早也○尋僕固懷恩反引回紇吐
蕃進逼奉天公策虜深入利速戰請堅壁待之後
賊果遁○公自涇陽入朝恩賚崇縟公言用兵以

来簽賞者多至身無數官冐進士恥今𦤀醜畧平
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後懷恩又盡誘
回紇吐蕃等入冦京師大震急召公比至涇陽虜
圍已合公身率鎧騎出入陣中回紇惟問為誰報
曰令公虜驚曰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從以来彼
欺我乎公將出見之左右諌虜不可信公曰虜衆
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即單騎見之虜
皆下拜誓好如初反攻吐蕃破之○尋回紇請市
馬有司以財乏難之公曰回紇有功於我宜荅其
意請納一歲俸以佐馬值○公以河中軍乏食乃
自耕百畒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
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公事上誠馭下恕賞罰必
信時方多虞握兵處外每遭幸臣短毀然詔至即
日就道故讒間不行○田承嗣素傲狠不軌公使
至乃西望拜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
李靈耀據汴州作亂過絶公私財賦唯公物不敢
近猶遣兵衛送之○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
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



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富貴壽考其子
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云
耿生曰史遷有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
伯景公以治盖言二子異行而同功也吾於子
儀楊綰亦云雖然子儀之奢有以也其意指微
矣君子居常握化樞思肥天下與其奢也寧儉
崔文貞公祐甫字貽孫性剛直遇事不回○廣平中
朱泚獻猫鼠同乳為瑞常袞率百官稱賀公獨不
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
何乃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邪將之不禦寇者
以承天意上嘉之○永泰間元載執政政以賄成
載誅袞當國思革其弊杜絶僥倖四方奏請一切
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公代之欲收時望推
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
嘗謂公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
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
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宅如移王鴐鶴
之權發李正已之隱其知幾伐謀如此

耿生曰昔趙文子薦士七十古為美談祐甫除吏不着形迹若此至今人能諒焉滅私狥公故然耳然謂必待素識而用之則不廣矣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宰天下者用人之准鵠與

李鄴侯泌字長源幼即潁異玄宗召見時七歲令張說一試輙奇之比長博學多聞善治易嘗遊嵩華終南閒光然有得天寶中獻復明堂九鼎議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太子即位是為肅宗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公為右相公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時帝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屬焉公本謀也○上出行軍以軍士竊指勸之衣紫以絕群疑因勑為廣平府侍謀長史公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時廣平王旣領元帥伐罪公握中權中叅謀議收復兩京多其功力焉○先是玄宗尚在蜀上欲以張良娣為后以廣平為太子公曰陛下即位於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上從之○初上為諸王時李林甫百方危之亦常害公至是上欲勑諸將發其塚焚骨揚灰公曰枯骨何知徒示不廣且恐傷上皇意乃止○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裡建寧常於上前詆訐之二人反誣以謀害廣平賜死而良娣又忌廣平復潛構焉公因上就其所飲同榻而寢力求去上懇留之公陳五不可留因言建寧之冤上泣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公曰臣非欲咎既往慎將來爾因誦黃瓜臺詩以動之上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公畏李輔國等禍力請願隱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公嘗謂上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公時諸王請聯句中有云不食千鍾粟唯餐兩

潁梨云○廣平王立是為代宗召公至舍蓬萊殿
為元載所擠出江西監察判後自江西召還復為
常袞所忌出刺楚州徙澧州後又徙杭州所至皆
有風績○後德宗因朱泚亂在興元從杭州召公
至授常侍日直西省蓋公初居蓬萊時上常與之
遊也○貞元間拜相上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
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公曰陛下不以
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
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失

辭矣○適太子蕭妃之母有罪因欲廢太子而立
舒王公反覆切諫其語皆懇至而委曲上曰此朕
家事卿何為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
今竊居相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
視太子冤橫而不言乎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
之公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還
宮幸勿露此意恐左右欲樹功舒王也明日上開
延英殿獨召公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
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先是安馬燧取懷

光相李泌保韓晃止賂吐蕃地議停胡客給單騎
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軟奴獄起請付外庭潛
消縉紳株連之禍皆其力也○時又開三門運路
屯關中荒田北和回紇議復府兵規畫猶多焉又
時以陽城為議諫大夫公薦之也○子繁為弘文
館學士

耿生曰長源蓋誠所謂不食烟火食者耶其蹤
跡亦甚奇偉不群矣少微氏謂公好談神仙詭
誕為世所輕此世俗之論也昔德宗欲增祠白

起公曰國將興聽於人又德宗憶術士言嘗言
有命侯曰君相不言命即此昌嘗為不經語抑
蓋子房之流也顧其握機藏用運於無形猶在
子房後矣故中亦多犯手處也抑其遇乎非耶

附錄平泉林先生曰子房佐漢高祖角立之初
任用群策故運機用變不存形迹而鄴侯當肅
代宗戊又房人父子之間群小忌嫉值時不同
然猶隨事斡旋進退裕如亦可謂不犯手矣公
獨歸之所謂
當矣當矣

陸宣公贄字敬輿初授鄭縣尉省母歸壽春刺史張
鎰與語三日奇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為母

諱公不納止受茶一串○初上在東宮聞公名及
即位召翰林學士年尚少以才幸特承異顧常以
行輩呼而不名○時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公
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
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云中於今部
使者獻事甚切○又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繁公恐
別生內變因上疏言克敵馭將之方論居重馭輕
之道又請罷間架等以安人心固邦本上不能用
以及於建中之亂○上在奉天公朝夕進見然小
心精潔未當有過帝親解衣衣之雖有宰臣而公
常居中參決可否當時目為內相○上與公語及
亂深自刻責公因上疏勸帝勵志資理興邦之業
云○公常勸上推誠從諫上曰朕本推誠不疑多
被姦人賣矣又諫官少能慎密例自矜衒論事者
多道聽塗說云云公因極言兩情不通九弊不去
之故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
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
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上頗用其言○興元元



年公勸上下詔痛自引過無所避忌以故詔下雖
強將悍卒無不感激揮涕者○蕭復常言盧杞濁
亂朝政言過激上以為輕已出之既而上問蕭復
何如人公奏以為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
周行則可倣云○有士自山北來論說賊勢張皇
上疑之以為窺覘欲窮治之公奏云以一人之聽
覽而欲求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
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矣○上欲渾瑊李
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公以為賢君選將委
任責成故能有功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
自用乃能用人○公既為相請令臺省長官各舉
其屬未幾或間於上謂諸司所舉多有情弊不得
實才上以密諭公公上奏其略曰今之宰相則往
日臺省長官今日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
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
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
議悠悠其惑斯甚○河南北諸道水災公請賑撫
上曰聞所損者少議賑恐生姦欺公上奏曰流俗

之弊多徇謟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
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又曰所貴者財用所
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卒許之○上使
人諭公以要重之事勿對趙璟陳論當密封手疏
以聞公奏曰昨臣所奏惟趙璟得聞陛下已至勞
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
事殊鮮克以濟恐褻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上又諭卿清慎大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
不通如鞭鞾之類受亦無傷公奏曰監臨受賄盈
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
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鞾不已必及金
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
其意是以涓流不止溪壑成災矣○初竇參常傾
公後參為李巽所奏上大怒欲殺之公言臣於參
無分陛下所知但參大臣罪不至死公力救之乃
止貶驩州司馬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貲公皆請
寬之○上以裴延齡領度支公上書數其罪惡上
不悅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公曰吾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尋為趙璟所賣公罷為
太子賓客延齡復搆之上怒甚賴陽城等交章論
辯乃貶忠州別駕○公常言備邊六失又請均節
財賦凡六條詳見奏議中

耿生曰余讀宣公奏議數陳時病深切事情蘇
子瞻氏重取之蓋方之賈誼云夫其崇仁厲義
即在擾攘中恥任權數言讜且正視賈生不獨
其術不疎也賢人乎賢人乎奏議世多有之茲
唯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附論歐陽子論陽城為諫議七年止廷論陸贄及沮延齡相才兩事謂德宗時多事豈無急於此者余謂不然夫天下事又孰有急於黜陟相臣者於德宗時天下事固多有一宣公在已勤勤懇懇於章奏矣城之默默有以也彼逐聲傍吻賈譽取名不識其微不圖其大賢如城者或恥為耶

杜宣獻公黃裳字遵素初辟郭子儀府子儀自朔方
入朝令公主留務公時發李懷光陰謀又矯子儀
命出諸將之難制者故數月而亂不作○及順宗
寢疾王叔文竊權公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婿韋
執誼令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丈人纔

得一官可從開口議禁中事耶公勃然曰某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買即拂衣而出○憲宗立時劉闢反於西川上欲討之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皆難之公薦高崇文措摸方畧卒擒闢平蜀焉○公常侍上論及藩鎮因言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公啓之也○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如公因言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又言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公達權有大畧性雅淡未始忤物初不為執誼所禮及貶悉力營救既歿表還其柩塟焉

耿生曰吾觀遵素辯懐光之詐罷全義之征討劉闢之兇其智筭足稱焉至如塟執誼之柩猶有長厚風云胡明仲誚其不善居功披襟奬詡

曠闕多未詳

裴太傅垍字弘中元和初為中書舍人時李吉甫拜相詔下之夕吉甫感泣謂公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亡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公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鎮海節度使李錡謀反為左右執送京師有司籍其家擬輸京都公與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納之○元和三年拜相時憲宗鑒德宗之弊推心委任而公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公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公雖年少驟居相位而器局峻整有法度雖大僚前輩其造請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公資給優厚從容欵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公曰君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也○李藩在門下制

勑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謂
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勑公薦藩有宰相器○先
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公為相時有獨孤
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公
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
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
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初公在翰林舉李
絳崔群同掌密命及在相位用韋貫之裴度知制
誥擢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
跡其餘量材賦職皆愜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
議者謂公作相才與將會知無不為于將朝無倖
人百度寖理云

耿生曰弘中論為理之要在先正心此唐人所
不能道者余因其言考其行事如賞論事諫官
喜批勑給事即所薦引又皆精鑒若此似亦實
能從事於此者非若今世儒生剿說常談矣
附論李吉甫郎下感泣思所以報且曰惟任進
賢又能輸訪問之個若此此亦足稱矣乃後世
偶劣其品不樂道豈其得夫
之忠重而端亮之際少歟

李貞公絳字深之元和初與裴垍同為翰林學士帝
嘗問公欲庶幾太宗玄宗之盛何脩而可公曰願
陛下正身勵己遹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
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
肖與焉如是可與祖宗合德於中興也何有○上
嘗從容問公曰諫官多謗訕朝政欲譴其尤者一
二人以警其餘如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
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
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暮
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
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
善其言而止○白居易因論事忤旨上欲出之公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
少思志在納忠若陛下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
非所以廣聰明昭盛德也○初吐突承璀討王承
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公當制書固爭
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勑承璀果無功還加開封
儀同三司公又極論之因數論宦官横肆方鎮進

獻等事言皆切直○上嘗謂宰相當惜官勿私親故公曰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然其言○元義譏公私其同年許季同上以詰公公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帝嘗患朋黨公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嘗籍口以激怒上心耳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公居中介特尤為左右所惡故因以自明○帝又問玄宗開元時則治天寶時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公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憂危則用姚崇宋璟故治放肆則用林甫國忠故亂公所論列甚多俱切務焉

耿生曰貞公與李吉甫並時共事乃其言論若矛盾然吉甫言天下已太平勸上為樂公曰漢文時家給人足賈誼猶旡厝火積薪之諭今天下多故正陛下宵旰之時也此其一忠一佞即孺子能辯之矣吉甫言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恵澤深矣而威刑未振此語若以時發亦未為重失憲宗時則不須如此言矣公言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此其論則確也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此語若向諫者言未為不可孔子亦從諷矣公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公向君前言不得不如是侃侃也雖然君前爭論當如是矣下殿不失和氣而懸懸格其非心吾於貞公賢者厚望焉

裴晉公度字中立元和六年田興以魏博來歸憲宗用宰相李絳議遣公宣諭公為興說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公禮極厚○吳元濟亂淮西諸軍討之久未有功上遣公宣慰公上言淮西可取之狀且薦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尋有

時曲之捷上以公為知人○先是德宗時宰相以
避嫌至閭門謝賓客及公為相以時多故宜延天
下髦英咨訪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
○公以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上悉以用兵事
委公討賊逾急而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
兵公獨無言請自行督戰誓不與賊俱生卒擒元
濟推誠撫反側淮西以平○公入復知政事時李
師道見元濟擒憂懼不知所為公因說其納質獻
地又用布衣栢耆策以書說王承宗亦納質獻地

焉○公既平淮蔡而上心漸侈由是皇甫鎛程异
用事矣公耻與小人同列乃罪狀鎛异表求自退
畧曰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
下謂臣有負恩寵所可惜者陛下建升平之業十
已八九何忍遽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又三上書
極論不省○上常語宰相云人臣當力為善何乃
好立朋黨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
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
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辯其所

為邪正耳○公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
畧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穆宗即位朱克融王
廷湊亂河朔復詔公為招討時元稹顯結宦官魏
弘簡求執政公上書言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
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
上不得已罷弘簡元稹近職○公自受命之日蒐
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
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歎中使撫諭無虛月會
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公在朝而兩河諸侯懷

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召還入對辭和氣勁旋
涕泗嗚咽帝為之動在庭之臣雖武夫貴介亦有
咨嗟出涕者○公臨終帝恠無遺表敕家人索之
得半藁以儲貳為請無私言○公狀貌不踰中人
而風釆俊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為之聳然逢時艱
苦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為中興宗臣名振四
夷其德望勳業侔於汾陽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
安危時之輕重者蓋二十餘年云
耿生曰夫近世賢相多矣而韓魏公獨於公首

欄出其白點檢著亦有未盡處不識何所指也
其意遠矣
崔司空群字敦詩憲宗時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聞
於時○憲宗常言聽受之際為難詔學士集前世
事為辯謗畧以自警鑒公對曰陛下擇賢而任待
之以誠紀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欺矣帝題
其言○上急於盡飛頗奬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
希旨往往掊拾目為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
七千貫公議以為遠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郤
賜本州貸貧下租稅時論美之○皇甫鎛陰結權
倖以求宰相公累疏其姦邪嘗因對語及天寶開
元中事公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
宋張韓諸賢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
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
開元二十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理亂自此已
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
動鎛深恨之○韓愈上表諫迎佛骨上怒甚將加
愈極刑公與裴公力救之乃免○穆宗立召見別
殿謂公曰我昇儲位知卿為羽翼公曰先帝之意
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
且曰能辯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
深旨臣豈敢輕言○公有沖識精裁為時賢相初
陸宣公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
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常司空處厚字德載公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
憲宗初李絳請聞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
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常處厚
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願卿未知耳由是中外推
公為靖密○尋以宰相韋貫之故出刺開州穆宗
以其學有師法後召入翰林論思獻納裨益實多
○時張平叔以便佞詖諂他門捷進務言利以希
上意常疏列利害十八條詔下公卿議公抗論不
可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詰之平叔詞屈
事乃寢○敬宗立屢出畋游公極諫言甚懇切上
悟賜錦綵以慰其意○公又以既居獻納之地宜
有以啓導性靈即與路隋合諸經語擬其粹要題

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初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搆之禍將不測公與紳皆以孤進同年心傷之上疏力救乃得娍死○王廷湊之亂敬宗羞惋歎宰相非其人公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臣德文武備無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於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召度復相位○公在相位務濟時不為身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公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落及馭轄胥吏勁確凝然不可奪貌狀若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惟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人才往往棄瑕録用焉

耿先生曰崔敦詩韋德載是兩人者皆以文學儔身致位崇極其忠讜才識亦足稱為人言文士斷斷不足與成天下務不盡然扎

李衛公德裕字文饒前相吉甫子也公幼有壯志苦心力學恥與諸生試有司弱冠志業已成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事臺省○敬宗立遊幸無恒公時鎮浙西傾心王室獻丹扆六箴首曰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願念臣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納今盡節明主亦由是心【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辨邪六曰防微○時浮屠方士出入禁中公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修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

天子雖好方士术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甑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儻必致貞隱顛止師保和之術慎樂及藥則九廟慰悅矣○文宗敕公鎮西川維州副悉怛謀請降公奏其事請納之上聽牛僧孺議不受至是上悔彈僧孺公入相首極言朋黨之害○尋上欲以李訓為諫官公曰訓小人不宜引致左右上曰逢吉薦之公曰逢吉位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不得出公鎮海節度使○武宗立公復相首言致理之要在於辯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邪人為藤蘿云○澤潞劉貞亂公決策討之薦李回為河北宣慰使回明辯有膽氣及至三鎮無不奉詔郭誼稹謀主也至是勢孤力屈斬稹函其首降公議誅誼以懲惡上從之○公性孤峭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明辯有風采其談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嘉常以經綸天下自負當武宗時用兵決策致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于時王室幾中興云

耿生曰吾觀德裕父子常相反云昔吉甫與陸宣公有故怨宣公之貶忠州也當事者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而吉甫置怨與結驩乃德裕以李宗閔策中譏切其父故至銜之終身此德裕不逮父處也德裕事兩朝多所匡救侃侃不詭隨即六宸箴與諫方士疏可覩也吉甫在君前則多為軟美語視乃子不能無愧矣若吉甫互朝與李絳相持德裕立朝則與牛僧孺相持是則父子一轍也然前則絳忠而吉甫佞後則僧孺曲而德裕直矣夫佞且曲者無論已即忠者直者吾考其當時行事與語意間若亦少戾休休體焉是則不學之故歟假令二公學能無我則佞者格曲者輸未可知已

宋

趙忠獻公普字則平公微時居村中教學多智計村人稱曰趙學究初宋太祖之入滁也兵失利聞村人言因訪之用其計下滁州大悅之○太祖即位以公為樞密副使自唐季以來節鎮之權太重以致君弱臣強戰爭不息太祖因公之論遂以杯酒釋之又設通判於諸州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益輕矣○尋拜相上視公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一日雪夜幸其家計下太原公欲遲之深合上意○公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公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後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太宗立復相時上入彌德超之譖疑曹彬不軌公為辯雪保證事狀明白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呂蒙正後進與同相位公甚推許之張齊賢出為外任公力言其才入為樞密○公嘗戒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爾等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

耿生曰夫趙韓王村中一學究耳乃其經畧宋遠若此豈尋常人哉世儒據史載其受吳越王金市屋材私易尚食蔬地遂直以公為嗜利貪夫也不知此即客教蕭何自汙計耳是豈可與淺見庸識者道耶吾觀其戒子弟語可知已

呂文穆公蒙正字聖功太宗初臨軒首擢公冠甲科歷官一紀即入相公質厚寬簡以正道自持每論時政有不可者必再三言之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公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於地同列悚息不敢動公播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既而卒用之果稱職○上嘗病華卒私市公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

不知之君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蓋此意也○嘗燈夕設宴上自謂民物殷盛公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默然變色○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豪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耳上命復紳官公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公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公不辯亦不謝○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天下無事四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耳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為相文武各稱職者以此○上嘗謂公曰卿諸子孰可用也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上時富鄭公方十許歲其父言者公門客也以見之公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



業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遇之甚厚公之知人如此○先是宰相子起家即授員外郎至是公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天下才能老於巖穴者多矣臣男始離襁褓即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釋褐時官補之後為定制○朝士有獻古鏡以求知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我面不過楪子大安用此為聞者嘆服

耿生曰余觀文穆時時稱引曹參與道家語清心省事蓋其所自得也乃若夾袋儲材與薦夷簡識富公于兒時其精鑒足稱已

張文定公齊賢字師亮太祖幸西都公以布衣獻策以手畫地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公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太宗擢進士以公不在高第不悅因一榜盡與京官○太宗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公上疏謂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攘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願陛下以德懷

遠以惠利民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哉陛下之惠則遠人歛衽而至矣○時楊業死上求知代州者而難其人公自請行尋大敗契丹于土墩堡○真宗立與李沆同入相嘗從容為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耳○時王延德朱貽業因李沆請于公求補外公以聞太宗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兩人皆諱不以實對公不欲累沆獨任其責○公少孤貧慷慨有大畧喜提獎寒儁常



以致君自負云

耿生曰師亮向真宗言皇王之道推本所以然未詳其語余觀其諫太宗北伐疏中云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拳拳以根本為言似亦有所負不可謂非其質也跡其行事蓋亦扶義倜儻人耶

呂正惠公端字易直公初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公讀書若在齋閣時○初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抑挫未嘗懼亦不形

于言真台輔器也○及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念故與寇準同列不欲先準居相位乃請參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愈謙讓焉○時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與寇準謀準如上意公聞之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乃入奏曰繼遷悖逆之人耳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愈堅



其叛耳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附髀稱善其後繼遷子竟納款請命公之力也○太宗不豫時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公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公公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鎖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公曰

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敢有異議耶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既立公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拜○真宗既立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公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帝嘉納焉○公姿儀環秀有器量寬厚多恕意豁如也善與人交軽財好施未嘗問家計嘗為李惟清所搆公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兩使絶域其國俱嘆重焉○孫謪仁宗朝為御史中丞鯁直敢言始論陳旭次以濮議論歐陽脩及王安石初執政衆喜得人神宗倚任之謪始論其姦詐不通時事卒以疾諭朝政君實常服其先見云

耿生曰即人嘗誚公糊塗蓋亦朴茂不伐人也昔絳侯以重厚少文安劉乃宋之定大計者亦卒賴公信重大任非綫中揚巳者所能肩也漢高帝宋太宗其知人之鑒亦不可及也歟

向文簡公敏中字常之広平初公以故相為鄜延路安撫使是冬真宗幸澶淵賜公密詔盡付西鄙許



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公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懐短刃即席斬馬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栗邊藩遂安○徃舊相出鎮州郡多不以吏事為意公獨盡心民事帝愈嘉之使還復相是日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公門闃寂然宗諤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公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公亦唯唯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公性端厚豈悌多智知人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帝亦倚信焉

耿生曰文簡在相位不久故無甚表異余按此

二事其才與度亦足多焉
李文靖公沆字太初少好學器度宏遠父炳嘗即異之知為公輔器○真宗時拜相上嘗問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真宗識其言卒不用此兩人○一夕上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公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公公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



物議他日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公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嘗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時未能從後靈州果陷帝由是益重之○公為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公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死子必為相一朝疆場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公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

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慘然不悅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公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公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旦親見丁謂王欽若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公不用準問之公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



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服公言○公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公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公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居

家垣頽壁損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是豈可以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不荅弟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横賜計裝囊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巢林一枝聊自足爾何事豊屋哉後治第封丘門廳事前僅容旋馬或曰隘公云居第當傳子孫云

耿生曰文靖為相首抑浮薄喜事之人慶曆元



祐間循其言則治元豐熈寧間違其言則亂文靖此語誠萬世典刑哉其曰内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余嘗味乎此言也近世談學者行訕破綻亦口實此語可笑也哉

寇萊公準字平仲少英邁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公增年荅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公當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公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得魏徵也又時大旱公直

陳用刑不平之故上以是益知公○公自鳳翔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公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壽王可乎公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决定帝遂以壽王為開封尹尋立為太子○真宗立久欲相公而患其剛直至是以畢士安薦拜相○時契丹内寇縱遊騎掠深祁間徜徉無闘志公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鋭據要



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公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公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公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内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時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以問公公心知二人請乃陽為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

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
幸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
耶帝乃決策幸澶州發京師公命朝士出知諸州
皆於殿廊受敕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
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欽若多智
公懼其妄有開說沮大事出知天雄軍帝至澶州
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公固請曰陛
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
勝也衆議皆懼公力爭之不決出遇殿前都指揮



高瓊復激使力勸之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
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
氣奪帝悉以軍事付公公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
卒喜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斬獲大
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公居北城上徐使人視公
何為公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
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契丹統軍撻覽出戰中矢
死乃密奉書請盟公不從而使來請益堅帝將許
之公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

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
公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
後當有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公尚未許會有譖公幸兵以自取重者公不得已
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
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公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
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
一十萬疋銀十萬兩定和議解兵歸自是南北弭
兵公之力也○公尋為王欽若中傷出知陝州後



以王旦薦復入中書時真宗得風疾事多決於中
宮公以為憂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
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
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公密令楊億
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億輔政而公乃以被酒漏
言故復為丁謂所乘出為雷州司戶○處士魏野
嘗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是北使
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孰為
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

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冦公暫撫南夏不久
即還○初張詠守蜀聞公入相曰平仲真宰相也
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千言不盡
者平仲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
冦布衣交也公兄事詠詠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
改也及公出陝與詠遇詠諷之霍光傳不可不讀
云詠又常言使平仲治蜀未必如詠至澶州一擲
詠亦不敢為也○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
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



事嘲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傷且不忍棄之
久而以敝復棄也
趙文簡公士安字仁叟公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母
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
劉錫為友因為鄭人○初為王府記室端拱中詔
王府官各上所為文太宗閱之曰其才已見矣其
行孰優或以公對上曰正協朕意召為翰林學士
大臣有以張洎薦者上曰洎視士安詞藝踐歷固
不減但行廉遠在下耳○景德初契丹誅入境公

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上嘉納之
時闕相乃進公參政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公
頓首上曰朕倚卿久矣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
者誰可公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
駑朽實不勝任冦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
也上曰聞其好剛使氣公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
節忘身狥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
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
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



用也上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卒與準同相○準
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
古者搆準準莫知所自明公為力辯其誣下吏按
宗古姦罔斬之準乃安○澶淵之役時已詔巡幸
而議者猶鬨鬨二三大臣猶進金陵及成都圖者
唯公力贊冦準堅定前計上嚴兵將行會太白晝
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
臣應之公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舁疾從行手詔
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某得以身當星變而

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閒進至澶淵見上行在及和議定罷兵乃案邊要選守將易置之他所擇用各得其用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西夏亦欵塞中外晏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皆公之建白也○公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風釆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嘗謂人曰某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上常謂準曰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風沒後家用即詘常稱貸于人王旦爲請於上上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耿生曰吾觀寇平仲倜儻不屑屑繩幅蓋奇氣踈節人也畢仁叟恂恂雅飭豈所謂鞠躬君子哉二公不同調而顧相濟若此今世士好修者多喜人修謹無玷缺而不知思濟艱難非得如平仲者不可揄才者多取揮霍踸踔者流謂彼堆堆者不足與成務而不知如仁叟之能推是又善用平仲者也夫薑桂參苓殊味同劑相佐使也用人者亦若是矣

王文正公旦字子明前兵部侍郎祐子也初太祖嘗遣祐按事謂還時與王溥官職祐不狥太祖意竟不大用祐謂人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盖公幼即沉默好學有文故期之如此○時錢若水有智鑒嘗謂同列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才非吾所及真宗時若水罷樞務即薦公于上上曰此朕心所屬也○會二邊罷兵帝欲無事治天下公謂宋與三世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更帝久



益信之○公嘗薦李及代曹瑋守秦州衆議及雖謹厚非邊才公不荅後人復有稱及才者公曰吾用及非爲此也以瑋在秦州久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宜矣使他人往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成績矣以及謹厚能守成規故爾後張詠自成都召還公議以任中正代之亦此意也○先是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公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禦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

安矣帝從其言兵亂遂止帝稱其善處大事云○
張士遜為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
之職止於是耶士遜慙謝○陳彭年任翰林時日
求對呈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
待隔絕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一日向敏中同在
中書陳再来公不見令見向旣而向出陳所留文
字公瞑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與
建符瑞圖進耳○諫議大夫張師德兩及公門不
得見因向敏中問告之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



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
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又當何
如也○寇準數短公于上公故嘗稱準上以詰公
公曰理固當然臣在位久政事闕失多準不為隱
益見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愈賢公○公在中
書時準居密院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即上
聞公被責堂吏皆見罰尋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
詔格堂吏欣然呈公公令送還密院準大慙服○
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為使相公驚曰使相之任豈

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憾之巳而除準如所請準
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言公所以薦
者準嘆以為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
大宴[illegible]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為人所奏
帝怒謂公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公笑徐對曰
準許大年紀尚騃耶上意乃解○帝嘗欲相欽若
公以公議不恊諫止尋欽若與僚忿争帝怒命付
獄公又為解之盖全待臣體也○公相時賓客滿
堂無人敢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召與語



詢訪四方利害或使䟽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
密籍其名及薦之人無知者後史官修真宗實錄
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公所薦云○薛奎為江
淮發運使辭公公無他語但曰東南民力竭矣張
士遜為江西轉運使求教公曰朝廷權利至矣○
公與弟旭相友悌任以家事一無所問務以儉約
率勵子弟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盛為
懼其可與寒士争進耶○公婿蘇耆先舉進士及
唱第格在諸科陳堯叟為帝具言之帝顧問公公

邦立不對堯叟謂公曰公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
曰且為宰相自薦親屬可乎堯叟愧謝○有貨玉
帶者弟以為甚佳呈公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
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
乃勞乎亟還之平生所服止於賜帶云
耿生曰文正不市恩不喜發人過懿懿䟽恬退
黜奔競抑浮華尚質實所謂深中隱厚長者耶
宋家一代渾朴之風多公培養之力焉
王文正公曾字孝先青州發解廷試皆第一楊億見



其賦嘆曰王佐器也或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
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某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公初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尋遷翰林時楊公
好詆諸僚友俱為狎侮至公則曰不敢乘戲李翰
林昌武尤所嘆服曰若王舍人不可得而親疏者
也○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勸上推而勿居上
以是眷用公有詔以公為會靈觀使公不受帝曰
大臣宜傳會國事何自異耶公頓首曰君從諫謂
明臣從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

知義而已不知異也王旦聞之曰孝先介然他日
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及見爾或請其故曰非讓
觀使雖怫上音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悋且始被進
用已能若是以是知其偉度矣○章聖不豫事皆
決於皇后太子雖聽事資善堂不得與也中外以
為憂錢惟演時以太后姻戚交通宮掖公密語惟
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
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
以安劉氏也惟演感悟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



○章聖上仙遺詔以皇后輔太子權聽斷軍國大
事丁謂欲去權字公執議不可遂不敢去○太子
即位是為仁宗時帝年十三矣群臣議太后臨朝
儀公請如東漢故事是時內侍雷允恭恃勢專恣
而丁謂附之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公正色立朝
時倚為重尋因山陵事計去謂并誅允恭公論快
焉○公勸帝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
殿又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迹凡六十事繪圖以獻
上嘉納之降詔褒美○公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

害事密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佞倖帝問公曰比
臣僚請對多求進者公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
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范仲淹雖晏殊
所薦實出公意嘗問公曰明揚仕類宰相之任也
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
使誰歸仲淹嘆服其言○又嘗語人曰昔楊文公
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
不渝夷險可以一致○韓縝公嘗言公德器深厚
而寡言嘗特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
其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
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
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事爾

耿生曰避事者固僨事喜事者尤僨事余嘗誦
韓公所稱王沂公語而日惕乎其中也夫以希
文之賢猶曰未免近名吾儕腸胃中當重實滌
刷矣苟非純意於國一經沂公品題謂何哉又
韓公常言安石[illegible]或問之曰見答楊[illegible]
窺其心術只[illegible]不為天下云吁即兩公所



取與所不敢其心可仰思於百世上矣
呂許公夷簡字坦夫初為潁州推官真宗以蒙正薦
界擢知開封府嚴辦有聲帝識其姓名於屏風將
大任之不果而崩仁宗立太后知真宗眷注遂擢
居政府○明道元年李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
治喪於外公請宜從厚太后悟又謂內都知羅崇
勲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
簡不言也太后從之已而太后崩仁宗始自知為
李宸妃所生親詣洪福寺告易梓宮見后玉色如
生冠服皆如皇后上始安焉○公手疏陳八事
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辦佞壬絕女謁踈近習
罷力役節冗費其語甚切○郭后廢時太后服未
除公卽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作
一不美事何也他日公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
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
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公每事有
深意多此類也○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
者請城洛陽公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

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
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
○上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公聞命
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公愈緩轡既見
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
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若奔
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體○西鄙
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宦者監軍之過既誅
黃得和遂請盡罷諸帥監軍上以問公公曰不必



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上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
相不得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
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上從之翌日都知叩頭
乞罷諸監軍宦官由是士大夫咸嘉公之有謀也
公善斷大事動有操術每如此○子公著相哲宗
尤賢傳見後

耿生曰夫夷簡雖有崖谷多疵纇要非謹愨不
任事者天聖明道間倚公力多矣聖功謂有宰
相才誠才扎君子多過其擯仲淹諸賢與附廢
郭后議此誠無以解於人人乃即公後能獎拔
仲淹頓忘舊郤此在庸常人亦難矣至於附帝
廢后事此猶有說未可與滯域中之見者道也

附辯夫以臣子視郭后后同天下母由仁宗視之郭后婦道也亦臣道也忿爭至批上頸顏可貴歟余詳仁宗於后方寵盛非緣愛弛考后終始盖宗聲欬人也此一容忍非堅氷之漸乎武章可鑒矣仁宗故仁柔主此其剛克處也而謂為威德累非矣夫一介士尚可以叱狗蒸梨故出其妻而況天子邪時論者謂許公不當順父出母如爾則伯魚子思有遺議矣仁宗謂公獨忘身徇國夫有所試也史中多摘公瑕或亦以此故而蔽罪之與公此等處亦難向人陳道矣

杜祁公衍字世昌初知乾州有惠政安撫使察其治



行舉權知鳳翔府行間二郡之民相爭公於境為
○繼在吏部視銓事究心銓法格式科條有定吏
行文書而已不得為奸○及為相多知本朝故實
善决大事○慶曆初上厭兵久民疲亟用富韓范
三公三公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權倖滋不悅獨
公與相左右焉○初范仲淹以與元昊通書故宋
庠在上前言欲重罪之公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欲
為朝廷招叛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乃止貶一官
○公允抑僥倖凢內降與恩澤者率寢格不行積

詔旨至十數輒還納帝前帝詔歐陽修曰外人知
杜衍封還内降耶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
者猶多也帝又謂公曰朕宮中人求恩澤不得已
降旨者但止勿行公降拜賀陛下為宗廟社稷發
此盛德語即命史官書之韓公聞之曰杜公可謂
能釘鉸上詔矣○契丹婿劉三嘏避罪来歸廷議
俱欲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公獨曰中國主忠信
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為契丹
近親而逋逃来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乃



還三嘏○公常語門生今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
節不恕某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
公租所得均給之或量繼以公帑咸使自足如此
復侵擾真貪吏於義可責矣○又曰某歴知州提
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
不暇怡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
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絶德者
雖不識而未嘗不力薦於朝即有一善一長可録
者亦不忍蔽也○又曰作官第一清長無求人知[illegible]

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韓稚圭曰祁公虛心[illegible]
樂與人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某為樞
密副使論難一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
諫議看来未諫議曾看便將来押字某益為之盡
心不敢忽以此見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
是賢於人遠矣
耿生曰吾聞之羅仲素曰惟大為能有容故舜
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即稚圭稱
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其亦舜禹之
徒歟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文潞公彥博字寛夫初呂夷簡聞公名求見之一見
嘆曰此大有福人何所用任不可遂自發中侍御
史委漕使尋遷待制○慶曆七年貝州王則亂公
為宣撫使既平之還入相尋以唐介劾張堯佐因
及公出知許州○至和二年公復相與富弼同命
制下士大夫相慶爲會帝有疾公入禁中呼内侍
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公叱之曰爾曹
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

疾勢增減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率劉沆及富
公假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以備非常志聰曰
無故事公曰此豈論故事時耶○時有禁卒誣都
虞候為亂開封尹曰叩宮中上變公詗知虞候無
他不使入明且令劉沆判狀斬禁卒後沆搆公擅
斬告反者竟以判狀得自明○初富弼用朝士策
穿六漯渠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
天官二人抗言上體不安皆坐渠故後數日又教
之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公預得其事狀徐詔二人



詰之曰汝何得輒干預國家大事罪當族二人懼
公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
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何不斬之
公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時國
儲未建公請於帝許之會疾瘳而止尋又言之後
以告老去及英宗立起公為樞密使帝嘗推建立
功公竦然曰此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琦等安
預命臣無預焉○上以公宗臣詔位陳升之上公
曰國家樞密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

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用為以紊朝著固
辭乃止○神宗朝富弼薦公代已不省時王安石
多變舊章公上言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採
衆論以靜重為先祖宗之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偏
而不舉之弊耳夫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清議不容
況堂堂大國而皇皇求利乎不報因力求去○哲
宗朝司馬光言公耆德元老宜起以自輔詔公復
相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伊川為崇政殿
說書時公年九十矣伊川每侍講自處尊嚴公對



上恭甚會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令公少休公
謝不去或以誚伊川伊川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
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故不敢不自重
識者服其言○時契丹使來聘望見公於殿門外
卻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年曰何壯也子瞻對
使曰使者見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
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
拱手曰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有名馬請於邊
吏願以餽公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欽慕如此○公

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
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
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先是許州被召時即上言
唐介前所言多中臣病介來召臣不敢行於是介
得判潭州尋至大用與介遂為知己介子義問出
入公門下後薦為集賢殿脩撰帥湖南
耿生曰按公嘉祐中宿衛禁中事其慮周矣至
如遇唐子方之戇而卒相忌且奬拔之又及其
子豈不尤曠然古大臣之德度哉他勿論矣



本朝李文達稱賢相矣而不能容一羅殿撰或以
潞公為諷則曰吾不能矯情如此噫使公而誠
矯也吾猶以為不可及也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
譽懽戚不以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
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晏
殊知應天府聞公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
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尋
以殊薦為館職會冬至立仗禮官欲媚章獻后定

議請天子率百官獻壽於庭公奏不可殊大懼召
公責怒之以為狂公正色抗言曰某受明公誤知
常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也
殊慙謝○為右司諫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
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公倡之○歲大蝗旱
江淮京東滋甚公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
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公安撫江淮
所至開倉賑貸且條上救弊十事取民所食烏昧
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抑奢侈○時執政者進用



多不次間有情以公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
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又請營
洛陽欲漸廣儲蓄繕宮室以備不虞而執政者以
為迂闊公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
任賢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忤執
政諸職知饒州○尋遷知延州至則大閱州兵分
將領之訓練調遣有法敵人聞之相戒曰小范老
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似大范可欺也又大興營
田聽民互市招還流亡於是羌漢相踵歸業○公

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
疑故寇亦不敢輙犯其境與韓公協謀必欲收復
靈夏横山之地軍中稱韓范馬西夏和召公與韓
公同為樞密副使時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
尋歐陽脩等復言公有相才遂改叅知政事公曰
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不許帝方鋭
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給以筆札俾條陳所欲為
者公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
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上悉采用之○公在政府嘗取班簿視監司不才
者輙一筆勾之富弼曰六丈只是一筆焉知一家
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時刼盜張海
横行數路將過髙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具牛
酒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
怒富弼等咸欲誅仲約以正法公為爭於上前得
免死弼卒疑之公密告曰祖宗以来未嘗輕殺臣
下此盛德事柰何欲輕壞之萬一令人主手滑可
若何弼後遭危疑此夜徬徨始嘆曰范六丈聖人

也○公嘗與吏簡論人物吏簡曰吾未見人有節
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以此意待
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門下多賢士如
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皆公所陶成者張方平
及富公皆公所賞許方未第即以卿輔期之時張
載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公責之曰儒者自有
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卒為大儒見狄青器
度深遠以左氏春秋授之青卒為名將云○嘗言
幕府辟客須可為巳師者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



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公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請於洛陽樹地治
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
外况居室哉吾之所患在位髙而難退不患退而
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
常游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巳而後為樂耶
○在蘇州卜築南園地將居焉堪輿家謂必踵生
公卿遂立為郡學曰吾家巳貴孰若與吳下士共
哉○賈黯以狀元及第請教公惟告以不欺二字

黜後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俱以賢稱嘗自謂純仁得
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云○純仁字堯夫
後謚忠宣少時文正公遣到姑蘇取麥五百斛見
石曼卿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即以所載麥舟付
之單騎竟去至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否公道曼
卿事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公曰已付之矣○初議
濮王典禮公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
定策入繼之主異宜當如王珪議不聽還告勑家



居尋詔赴就職仍請出判安州○及知諫院奏言
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尅財利民心不寧願陛下
圖不見之怨因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
力行之○富弼稱疾家居公言弼受三朝眷倚當
身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
致主處身二者胥失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因
行均輸法公言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
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請罷安石而還言者

不聽求改去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
誥矣公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
顧也○哲宗初召公同知樞密時司馬光為政得
盡改新法公曰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
出光不從持之益堅公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
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公
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在相位務以
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蔡確鄧綰皆欲中
公者至是得罪公悉為申請得從末減焉○學士



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外補公
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之又慮朋黨
將熾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幷錄歐陽修朋黨論
以進○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
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
公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
陛下加察○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
事哲宗震怒公力為申救轍平日與公多異至是
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凡薦引人才必以天

下公議其人不知所自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
天下士使知出門下公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
何必令知出我耶○公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
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
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
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其遺表中云蓋嘗先
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
微臣資以事君云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
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



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耿生曰文正以天下為己任而忠宣亦拳拳然
計安社稷可謂世篤忠貞者矣然文正矯勵尚
風節而忠宣夷易寬簡每依忠厚此其父子間
可自相師友者耶
韓忠獻公琦字稚圭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
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通判淄州入監左藏庫
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筦庫衆以為
非宜公處之自若○在諫院遇事敢言切而不迂

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奸為急前後七
十餘疏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
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詔同較定鍾律公曰不
若窮作樂之源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
鼓腹以歌太平可也於是太常仍用和峴所定○
益利歲饑為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
元昊反為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公與范仲
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
○慶曆二年召公為樞密使自請捍邊至五表不



聽既至與范富同事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
失和氣甚相善又嘗與范公議西事不合范公拂
衣去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
和氣滿面范公意亦解嘗言我時三人如推車子
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尋詔宣撫陝西公條七
事又陳時弊八事又陳四策○公務容小人善惡
黑白不大分故忌之者亦少後朋黨議起諸公斥
逐獨公安焉○會富弼罷公奏留不報懇求補外
罷知揚州○嘉祐中公入相時仁宗春秋高既連

失三王嘗不豫中外惴恐臣下争以根本為言積
五六歲卒卧帝意策立英宗公之力也門人賓客
或語及定策事輙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
皇太后内助之力某何與焉○英宗初以驚疑得
疾遇貂璫尤少恩左右胥不悅遂搆兩宮成嫌隙
内外洶懼太后每對近臣嗚咽具道所以公從容
調解尋以危言動之太后感悟他日又因獨見上
言及公因稱引舜之所為大孝亟勸上承順帝亦
感悟兩宮調和至是帝疾漸平公因請乘輿禱雨



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尋委曲勸太后還政太后
允即日撤簾○内侍任守忠交搆反覆帝未即誅
也公一日取空頭勅令參政歐陽修趙槩僉書已
而召守忠立庭下責之遂謫蘄州取空頭勅塡與
之即日押行公意以為積緩則中變也○帝即政
公以其智勇不世出可與有為乃考尋中書祖宗
御札得百餘沓編成十餘軸皆經國長策大[illegible]如
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帝[illegible]見之了
覺避御座時謂公有不言教萬乘○臺諫官以濮

議攻歐陽脩不已諸官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
曰此事中書皆共議何可獨罪永叔士夫服其平
直忠諒不推誘與人○後英宗疾公入侍起居因
言頤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於是立頴王是為
神宗○神宗立公以不押班事求去益力帝泣謂
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公對曰安石為
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公在陜
以青苗法不便上疏極言之帝袖其疏示執政曰
琦真忠臣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利民不意害民



如此安石稱疾不出帝將罷其法會安石復出持
之益堅公申辯愈切不報○遼使来言疆事詔公
等條奏以聞公言彼見形生疑故先發制人之說
宜遣使報聘暫釋其所疑益脩内治使天下悅服
邊備日充若果叛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矣
○公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於色時朝廷多故
公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
一蹉跌恐家無處所公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
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

遂輙不為我○公為相日曾公亮為亞相趙槩歐陽修為參政凡事談政令則曰問集賢談典故則曰問東廳談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相體○或謂公之德業無媿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其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公平日奨進人才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為大濫其實胷中不啻黑白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廠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平日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意若自許也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曾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大用當如何曰才偏規模小○吳璟素以堅挺節槩稱公亦許之及推幕府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不中節當以此敗卒如其言○公駐延安時忽有人夜攜匕首至卧內褰帷帳公起坐問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蓋是時張元昊國正用事也公就枕曰攜予首去其人不忍



遂取帶而出卒不治其事○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公嘗言人保晩節難尤宜自立其咏重陽詩曰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晩節香云○公雖元勳盛德古今莫及而聞一小善則曰其不及也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奨拔人才為急倘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又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子彦忠建中初為相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忠直敢言世濟其美焉

耿生曰先儒論宋朝人物第一或曰范或曰韓余綜其實猶韓我君子謂公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洩雲雨藏匿寶怪皆其自然誠善喻云又曰世稱賢相者好士奨拔人材是矣昔王太尉每進用朝士即知其賢故猶遲之曰使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前途坦然也王沂公嘗亟稱是語遵行之蘇長公制科中

程後英宗愛其才即欲授知制誥韓公曰子瞻誠遠器須培養之如此恐累之也止授直史館其長育成就又若此視徒獎拔而已者意則遠矣

富文忠公弼字彥國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請罷宴徹樂因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越職言事禁○時契丹重兵臨境上遣使來割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



測莫敢行吏簡因是薦公公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既至契丹求割地公萬方却之祗增歲幣又與爭獻納二字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爾○除樞密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復拜樞密副使公又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以疏納上前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乃受命○時帝以平治責成宰輔命公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公上當時之務十餘條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而小人始不悅矣○公因契丹伐夏遂請行邊尋罷韓琦上疏曰富弼之出所損甚大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頃使強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樞密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不顧毀譽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耳疏入不報○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就



流食公立法簡便周盡凡活五十餘萬人天下傳以為式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活饑民則每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曰此臣職也不受○至和二年召與文彥博復相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尋以母憂去位帝虛位五起之卒不從命○熙寧初公入覲帝從容訪以治道公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

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年公再相帝問所先公曰阜安宇内為先○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者公聞而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正臣無所施其力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



怒為用舍云○久旱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帝手詔褒答之○疾請老帝問所代公薦文彥博帝默然頃之問安石何如公亦默然臨薨封遺奏上之末曰臣今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辯帝覽奏震悼○公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已○公平生所薦甚衆如王質王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絳陳襄之流尤有聞于世○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引坐語自是羣公效之折節自公始云

耿生曰吾觀公初為諫官與使虜時蓋忼慨磊砢人也及再為相乃其作用又別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若亦有所見矣其言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此其所從入也非耶



附錄或問富鄭公與堯夫極相信寓洛時特買園居之又即擊壤集中唱和什可知已及鄭公復相更未一薦引堯夫何也余曰鄭公信堯夫之學為相時見諸施用而不強堯夫以官出處公之所以善用堯夫也堯夫第隱隱以學[illegible]諸名公而不必身為之此堯夫之學所以為[illegible]世而或以為閑散道人者未親其深矣近古[illegible]與山讓白沙先生固過甚而白沙先生之所以處諸公者余亦竊疑有未盡也顧後學未敢輕議云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初為館閣校勘會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高若訥獨以為當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坐貶及仲淹使陝西辟掌書公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為己利哉

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尋起知諫院公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公數為分別言之時朋黨之議漸起公為朋黨論以進公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讐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杜范韓富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曰獬等天下皆知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夫正士在朝羣邪



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公知貢舉所取率以近古為貴文體自是始變○權知開封府先包拯為治以嚴肅著聲公代之以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任吾所長耳○仁宗儲嗣未定公因水災力言之其後議立英宗實自公始○英宗以疾未親政太后臨朝左右交搆成嫌隙韓琦以帝疾為解太后猶未釋公進曰昔溫成之

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解因再三言之彌縫其間卒復明辟○在政府與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樞密使闕人公當次補琦等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之謂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大服而止○或謂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吾非以縱為寬以畧為簡也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識者以為知言○公累乞致仕門下生或止之公曰吾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畫惟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其他言論具六一集中

耿生曰吾觀蘇子瞻常推公以唐韓愈氏信非阿所好云即狀其啟啟取善一念庶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耶其曰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則長公之所感深矣百世而下令人有餘慕焉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初以曾公亮薦為殿中侍御史

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凛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
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
力遏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
其德公時論陳執中不學無術及王拱辰王德用
李淑皆為論去而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
陽脩賈黯等因復求補外公言近日正人端士紛
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
耳脩黯由是得留一時名士賴以安焉○尋知虔
州御之以嚴而不苛繼知成都以寛為治及還帝



欲賴其敢言止受知諫院入謝帝曰聞卿入蜀以
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及入相王
安石用事公屢斥其不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
法而公欲俟安石出改之安石出持初議益堅公
大悔上疏言安石強辯自用違衆罔民順非文過
因懇求去位焉○公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平
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施德惸貧盖不可勝數日
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
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寛不同要之惠利

為本韓稚圭稱公真世人標表云
耿生曰吾聞濂溪在合陽時或譖之公公臨之
甚威至後公守虔州而濂溪復為州倅熟識所
為乃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
也薦之于朝論之于士大夫終其身夫百世之
下聞公之風者即頑可廉乃左右猶有譖人者
可怪也想濂溪之光霽覿之者當鄙吝自消矣
而不免蒙譖尤可怪也使公卒不與濂溪同寮
采疑將終不釋也乎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



誠難哉誠難哉
司馬文正公光字君實生七歲凛然如成人初官時
年尚少家人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
版危坐久卒以為常竟莫識其意范祖禹嘗問之
荅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可
不敬耶○初仁宗國嗣未立公在并州已三上書
及知諫院復言之帝曰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
耳復以三劄子上殿一論君德曰仁明武二論御
臣曰任官信賞必罰三論揀軍曰養兵務精不務

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其說甚備上嘉納之○公復上疏言建儲事益懇切帝感動送中書公退見韓琦復急切言之卒立宗實為太子是為英宗○英宗立太后同聽政公疏曰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則天下服又請放宮女凡三百二十五人○時大水公應詔上疏極言大旨欲上承順太皇太后以協人心進賢去不肖以副人望重臺諫以防壅蔽云



○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公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楊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以不能四六對不許乃就職○尋拜御史中丞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河朔旱公謂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因與安石辯言理財公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時以呂惠卿為說書公言惠卿險邪非佳士王安石負謗中外皆彼所為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美才公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公逐疏其利害會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又與呂惠卿數難對上前吳申獨贊之曰光之言可為至論



○帝欲大用公安石沮之及安石稱疾以公為樞密副使公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罷諸不便民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七上收還誥勅○尋上疏言臣才最出羣臣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乞同鎮致仕居洛絕口不論事會求言詔下公讀之感

泣欲嘿不忍復陳六事時洛下田夫野老皆號為
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
公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
至民遮道聚觀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畱相天子
活百姓公懼亟還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公謂
開言路詔榜朝堂○尋起公為門下侍郎公首言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
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遂罷諸法
皆復舊或謂公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



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
無此事○及公為相遼人聞之勑其邊吏等曰中
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公自見言行計
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
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公曰死生由命
也為之益力及病折簡與公著以國事託之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
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

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
耿生曰語謂忠信可行於蠻貊若君實者非乎
雖其元祐改絃亦稍涉于吹虀矣顧老臣謀國
如救頭然他何暇慮耶嗚呼忠矣吾又聞公平
生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與王介甫同
故初雅相善及論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云
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叔前相許公夷簡子也幼嗜學
至忘寢食許公奇之與歐陽脩為友脩嘗薦其文
學行誼宜在左右○仁宗時侍經筵因進講言㤥



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深戒
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
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耳上然之○神宗
初御經筵講尚書至天錫王勇知因言聖人之德
須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為盡善蓋
慮上之黷武也○司馬光以論事罷公言光以舉
職賜罷是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上諭之曰所
以徙光者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王安石
[illegible]公常云公有元凱之賢薦為御史中丞公勸

上去偏聽獨任之弊復言條例不便安石怒傾之尋彗星見公應詔上疏曰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人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擧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旣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陛下獨不察之乎安石惡其深切除知潁州○元豐初召公為使相祔公自河陽入覲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旣受命武夫衛卒皆歡忭咨嘆光獻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司馬光遺書友人勸其就職○公旣就職因奏自煕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所沮格此非國家之利頗加省察上然之○上嘗留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曰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上黙然又因論漢高漢武俱因事規切及論唐太宗公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耳上竦然納之又



疏言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唯陛下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上嘉納之○哲宗立公自揚州被召上言人君卽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於大治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歛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公旣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擧行之民讙呼鼓舞稱便矣光薨公獨當國除吏皆極一時之選○帝常出所書唐人詩分賜近臣公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之助公嘗薦處士常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公矍然謝之○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淨蓋天禀然

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
以利害動其心常書古人詩于屏有云好衣不近
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云○子希哲希純俱顯
希哲從二程夫子遊其學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
造聖人孫好問曾孫本中四世孫祖謙祖儉俱以
儒行名于世人稱其家為中原文獻之傳云
耿生曰史稱宋興以來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
者四人而公父子居其二時論榮之吾觀許公
之才亦卓犖顧多任智數或致喙焉乃申公則
粹然矣孔子稱子賤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申公誠賢顧取益於洛下諸儒者亦或不少也
公始薦明道為御史後薦伊川為崇政說書即
所敎崇若此其所存可知已
總論耿生曰世君子談道者類高韓范富諸名
公之品而惜其未知學云以愚臆見殊不然宋
之名相似多知學顧其得有淺深高下其功業
亦以是為差矣夫君實以誠為盡心行已之要
且曰自不妄語始盖所謂主忠信者也顧其悟
處未徹耳堯夫謂其人已到九分誠不虛晦叔
之學以治心養性為本歐陽子稱其清淨寡欲
有古君子風所養可知也是無論已即呂聖功
之清淨李文初之冲雅王莘先之沉毅其學所
入雖不同固各有所自得非鹵鹵莽莽直任性
資傷名誼為者也范希文筮仕初若尚矯勵未
融然即能識孫明復于負窶時又識張子厚於
儻蕩時可謂具隻眼矣且中庸篇時尚未經諸
儒表章而公即以此授子厚非自有所見然耶
富彥國初伉直不撓其英氣如出礦之金乃晚
年酷嗜內典深究性命之旨所謂禮失求野者
歟觀其入相時言論注措所得非淺淺者矣若
韓稚圭余詳其行事想見其人即願執鞭猶恐
其不我欲也嘗玩其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
望却斂神功寂若無其於學也深乎深乎世儒
竟未有以知道歸公者豈公唯以身發揮不效
世儒騰口吻耶就歐陽永叔世都目為文章家
乎讀其文非苟作者似亦有所見矣

碩輔寶鑑要覽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耿定向撰定向字在倫麻城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戸部尚書總督倉塲謚恭簡事迹具明史本傳定向以講學著論史本非所長此書乃其爲南直隸督學御史時所作上述虞夏下逮唐宋得輔相之賢者七十九人各爲讃述議論亦多膚淺其卷首論皐陶一篇引陸九淵之言則其生平宗旨所在也

# 守令懿範四卷

〔明〕蔡國熙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劉世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守令懿範四卷》提要

---

守令懿範叙述

記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汎言人當法古以為行也傳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專言吏當法古以為治也古人往矣其良法美意方册具載典刑猶存非事之已成者乎自馬遷著循吏之篇若叔敖子産之徒咸奉職循理以道民禁姦西京而下海内翕翕鄉又若吴公文翁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嚴而化乃獨稱仲舒弘寬三人為儒者以經術潤飾吏治蜀穎顧出其下耶而又别立儒林豈直守功令誦

說詩書文以禮樂未達於政遂
使秦疑儒為無益人國而吏將
為法家流耳矣哉
吳郡守廣平蔡公敬尚儒行以
聖賢之心求帝王之治其蒞吳
也興舉學校孝悌力田勸課農
桑教養樹畜通渠廣溉鋤兵戢



盜崇儉去奢大郡昉西京之遺
軌至明斷精識本於信義篤誠
又推尊宋儒周程朱陸而允蹈
焉故其弭災捍患格天感神蘊
之為仁心施之為仁政醇乎儒
治殆毫末罔有假者使我
明遵漢法徵所表二千石拜為三

公究弊其君用此道矣間取古
守令政蹟彰彰可法者自周末
迄於宋季總若干人釆掇其畧
分為儒牧循牧二編總曰守令
懿範思與當官者共之此亦伯
王之心也夫循吏之政無畔於
道謂之儒亦可也儒者之政非



出於術望其治不能也然循吏
若鄧攸贏糧以自給介失其中
李離伏劍以申法剛傷於矯此
亟功循名者之過而儒牧庶乎
其免矣夫漢反秦轍與民休息
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
帥延至文景遂移風易俗幾致

刑厝武帝外攘四夷內多制作民始凋瘵國亾虛耗矣孝宣興于閭閻知民事之囏難謂太守吏民之本思與共之于是良吏獨盛今

皇上居潛邸最久知民務益深嗣位世宗猶宣之繼武也首詔天下減服



御節財用裁冗員省工作郤貢獻愼簡守令恵養元元相府並有蕭曹之風馬正右儒時也是書當如崔寔政論置之几案以為楷範稍加變通師其意不泥其跡斯善於治矣由是捨筏忘筌斯神於治矣公嘗以示余俻

為揚搉旻有譏評毋虛心翕受復命占述并綴如此云

前進士吏部司勳郎

勅僉雲南憲使吳郡皇甫汸頓首

書

守令懿範序

守令職在牧民古今有志之士率欲一試以行其所學以服官政未必有治理效即效亦未必真純實意旁溢然庶此豈盡拘於時泥於勢或意者本原弗澄存主未定意見既多偏陂而毀譽得失之感又從而搖奪之漸趨時好潛鑠初心即佳質愷悌平易近民然未能超然聲利榮觀之外仁愛之施輒或自閼其喜功亟名者又至倚法以逞一時底績雖亦有爭稱而罔知民瘼固從之日深矣此在好修者且爾彼庸劣弗論也方今

聖天子御極軫念焉愼重守令之任海内矯首想望太平竊諦觀之大都吏治文法稍密繩檢而培養郡本似尤有未明其大者有識



者蓋不無隱憂焉前侍御督學耿公嘗行校官弟子輯守令寶鑑未成余承乏蘇郡適二年日惟磨礱此心質對士庶益見牧道之未易盡政暇廼述侍御之意延郡中博雅君子并一二文學采集儒牧循牧二編凡若干人本傳之下僭為論著數千百年往哲之精神運用雖各隨所詣分量差別亦較循牧矣心保民務求實濟儒牧悟仁者一體之義爰自眈切毀譽得失俱無以易其心也有民社之寄者稽古良吏之作用又進而得儒者之心源世累無營意見融液則此中藹然恫瘝在念種種注措皆為造化達生氣為生民立命脈以贊我

聖天子恬熙之盛治碩不偉與不然仁體不明氣質用事生幾少拂已為害政屬民之端矧

佐恣睢肆威愎如所謂倚法以逞者民何以堪哉抑愚復有深慨焉賢如程伯子猶以視民如傷自愧古人子惠斯民誠意懇至月見不足固如此乃或慕儒者之遐軌而民事則疏飾吏治以文學而本實則撥輒偃然自居其能視眞儒之業何啻千里其或雅意循良取便目前噢咻雖勤興剔未速赤子固依然困也頳川渤海之治亦果若是已乎嗟嗟吾為此懼矣編成名之曰守令懿範用備觀省且願與海内司牧者共勉云

隆慶己巳七月既望知蘇州府事永年蔡國熙書



# 守令懿範序

成一書而諸善可見者蘇守蔡侯守令懿範之編之謂也見用心之仁焉見師古之智焉見區別之審焉見擇取之嚴焉見評隲之當焉見嘉惠之公焉傳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侯欲使民各得其所保愛之計圖之甚詳不徒以虛受人集思廣益而又古人與稽善政是資多方講求由衷惻怛念念在茲而不肯莽鹵爲也其用心何其仁也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故何必讀書孔子惡夫佞者而
鏃礪括羽它日以誨勉乎門人
美錦學製未能操刀而使之割
又子產所爲重使於尹何也夫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侯之所編
侯皆懿之而以爲範幃我聞見
裨我聰明愈於共載白首之人



其師古何其智也均之爲牧聖
賢得於學問而豪傑稟之質性
是故有儒牧有循牧儒可以包
乎循而循未必皆合於儒體用
之間蓋有辨焉而功效所成亦
不能無大小偏全之異侯各自
爲編其區別何其審也趙張之

倫其在當時發擿如神既有赫
赫之譽而載之汗青亦甚膾炙
於人口矣侯一切舍之鸞鳳其
德而何容乎鷹鸇耶它如飾外
鮮終縱有異等可稱侯亦擯而
不錄貴其實與久也其擇取何
其嚴也人列數端其事皆關於



親民者績苟奇偉侯輒有概於
心高山景行嚮往勤切三嘆思
齊表揚曲至若或遇事而激矯
枉而過者侯亦設以身處而爲
之酌量揆勢度時折以中道即
使其人作于九原亦將自悔其
見不到此而心服於侯其評騭

何其當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
天下而皆賢守令也則天下之
民皆得所庇而吾一體萬物之
心慰矣故誠者非自成已所以
成物而獨爲君子則蘧伯玉耻
之侯以是緬付之梓蓋曰我弟
守蘇耳天下之民之望仁於其
守也猶之蘇也我所告于令者
吾屬之諸邑耳天下之民之望
仁於其令也猶之吾屬之諸邑
也有懿範焉而相與則傚之守
令之仁將徧於天下之郡邑苟
可以有益於天下而何必功之
自我出哉侯真仁人之言而慱

乎其爲利也其嘉惠何其公也
故曰成一書而諸善有可見也
雖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爲
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徒知徒言
蓋聖人不尚之矣侯雅志學道
澹無嗜慾麤糲是甘自奉蕭然
而民之供役者不知侯之專城
也氷蘗之操皭然不緇既不少
煩乎民及視其民則惟恐傷之
拊循是急生息是務孜孜焉詢
民之所疾苦害亟與除利亟與
興勞瘁神形惟日不足吳俗浮
奢躬率化導撝之鄉約家喻戶
曉設塾闢館選秀塾育蓋其軫

念民隱如疾痛之在身其引民
出迷途而登覺岸如慈親憫矜
赤子之顓蒙而携從明師之側
凡侯所希慕於往昔而自以云
者侯莫不有焉以侯之材謂豈
不能自炫以干譽以侯之明察
豈不能籠絡束縛以威制乎民
而侯不爲然也傳所稱廩廩德
讓之君子侯之謂也然則侯於
是編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不徒
託諸空言實以見諸行事知行
合一言行相顧而豈若竊糟粕
爲緣飾計者比哉嗟乎大丈夫
有志於生人每欲得守令而爲

之有終身仕宦不得爲守令者
則自恨之誠以吾意朝發而仁
可夕及於黔黎也彼哉墨夫無
足齒錄矣是編所載其所存主
其所作用上之爲儒次之爲循
乾
皆非俗吏可以同日而語信乎
其範之之懿也日置座隅能自
得師斯爲天地立心斯爲國家
布德而生人其至幸矣吾願舉
世懋敬哉吾願舉世懋敬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大典總理

大誌總裁官養齋嚴誠書

刻守令懿範序

今上御寓垂意元元數下
詔重遴二千石及長吏將慱恩廣施
興致太平甚
大惠也已巳秋余適承乏衛
命視河東鹺按部以來余兢兢焉惟
無以稱
厚惠奉
明法是懼故每矢志竭思欲效其款
款之愚諸所宜布悉務繩約郡
邑守令乃郡邑守令亦罔不烝
烝然異時之抗猷者比且稍稍
釐舉矣第慮余精誠弗孚無以
風厲郡邑而諸郡邑亦或以操

切猥客爲蹈厲於一時以追責
則殊非余所以揚
君德美之本意余尤竊有惧焉適友人
永年蔡春臺君貽余守令懿範
一帙蓋君守吴郡時所編云編
凡二自周言偃而下凡三十人
編曰儒牧洎乎公孫僑以下凡、



百餘人編曰循牧上下二千餘
載之間其爲牧汝之善者靡有
缺遺余諫意而覽焉既覽乃慨
然歎曰嗟乎斯誠守令之榘矱
不可使仕爲郡邑者人挾一冊
耶間出以閱平陽守呂君鳴珂
乃平陽守亦遂津津然有味乎

其是編也請余刻之業將刻呂
君以遷秩去則屬新守劉君世
昌成之而虛序於余余惟守令
所以牧民自秦罷侯始置泰以
上所謂諸侯相大夫宰其主於
牧民一耳是故守令之選尚矣
由周以迄宋季其績用之最章



章者炳然可睹已今幅員彌廣
郡邑守令視前代當相百乃其
治理效則寖不如古何也余未
暇遠引自余耳目所睹識數歲
以前仕者歙歙相是者利兢進
吏治若置醯聚蚋漸靡使然上
論已湏者科綱稍密薦紳多矯

鑒前違頗脩絜操矣至乃或揣
挫摧勒苦刻峻峭跡其矜名尚
奇亦足有可稱談而海內生機
元氣漸且蕩耗有識者方抱賈
傅之憂安望可遷臻古哉是余
之所以惧也且夫所爲儒與循
者豈必拘文泥故愉愉煦煦墮



嬾而無所事哉斷足論刑刑書
鑄鼎事有可詳而季羔獲封德
之褒子產致遺愛之涕由二子
以推斯儒循之畧亦可槩矣故
夫牧民者剛柔舒促異宜繁約
異時其所施措蓋人人殊矣惟
其本之精意蘄乎至誠要於寧

固根柢醞釀真醇則其大致歸
然也造父善御莊蹻復道靡不
控縱應節然未嘗竊馬之力秦
越人之醫也鍼石熨齊並用以
奏奇功而未始伐其性命之理
古稱儒循之牧其亦若斯者乎
今其民豈異於古哉而守令之



牧者非違則咈意其化導之者
或未至耳夫仕者惟上所化猶
泥在鈞而甄者之所爲乃今咸
謂君子之化民由學而式誠愛
人藹然必於其道曷嘗不望治
於儒而泯之能循哉然崇議論
則辯者馳尚機權則黠者用喜

文藻則飾者聞釆觳容則諛者
進諸若此類皆空譽遺實上以
循名化士欲令仕者以實應難
矣難矣顧
時方重內梏不可破非夫操衡鑒
者曠然並觀上下條貫
國家表裏鮮不眩于名實所化非



其所望何怪吏治之不古逮耶
此有志於為守令者所以嘆憤
若蔡君汲汲於儒循之編二郡
守君急于翻刻是編有以也刻
而傳焉以興當世牧民者共使
吏興敦厖之政世躋盛一之治
歌詠

聖德而比隆上古則余亦竊有志焉
耳矣
隆慶庚午秋九月
賜進士第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長垣
郜永春書

刻守令懿範序

守令懿範春臺蔡君剌吳郡時
編述者曷編哉方
聖天子刻勵初政軫念蒼生惻天下
治蒸蒸敝獨慎守令蔡君首啇
命往用是兢兢思托於君子之林以
仰副



簡材戢民之意編此自式且式海內
也歲庚午監察御公視醝河東
餝憲楊紀動民而繩吏治適覯
是編嘆曰亶哉其守令之程乎
可以訓矣遂屬平陽守再梓之
將布之郡邑以風遠而詔後示
隨叙諸末簡嘗稽譜牒至周禮

曰八命作牧知守令即古諸侯
後漢書云郡守以尚書令僕出
追入則爲三公而唐帝嗣立欲
以平章事出典郡乃先行爲群
臣倡益謂守令治民之首天下
之命懸焉故漢武帝好大喜功
遂耗海內孝宣以精覈承之元



氣盆索惟特二千石得人如北
海頴川東海者振百姓之急脩
養庶之和足以固民心維漢祚
則守令之寄係安危重哉重哉
然而三子者未嘗炫殊絕偉特
之功不過曰便民云耳此買赫
赫之譽者鮮循循之政揭揭而

明數數而盡則民日削矣守令之道孰出於儒與循者宜蔡君取是而有述也夫善車者兆軌善治者兆型太史公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周秦而下二千餘載守令之賢已旦逸矣是編鳩其名氏標而列之政



迹相比軌躅相躡如聚一時朗而存焉皆右仁義黜刑名敦禮樂劇智術進寬和去刻核先賢已試之效章章畢具開卷可師薦紳士能無待而興者與嗟乎芳馨起於淑蘭清響振乎琳瑯言發之有自也刻此者事備往

模義關政紀使觀者能鏡古自樹由之建猷植範宰世育民而令天下復覩周漢之治固作人之元龜醫世之永鑑也此其利溥矣較之法繩言踰爲益不已多乎雖然猶有餘臆也吾儒之道率性而已率之之謂循孔門



推心之恕即治平之矩偃之教羔之德僑之愛率孔子之道而用之非有兩也蔡君深於道者也雖因事判名析爲二牧要其歸有異指哉余懼世之切劘經術飾其游聲者托儒名柔茹煦婾市其小惠者假循譽卒之叛

道而冏實也故著合一之說就
知道者正焉
隆慶庚午秋九月山西按察司
提督學校副使表遠書



# 守令懿範目錄

守令懿範目錄畢

# 守令懿範總論二篇

## 儒牧編總論

自太史公始立循吏傳不以儒治入傳中豈非儒哉懼以吏治小儒也噫親民儒者之事也自秦而後元元之命實惟諸君子之牧政是懸吏治可小哉然則列儒牧於循吏之傳可矣分而別之何也曰儒者之政類循吏之所能爲豈誠有希世之事哉第其識仁之脈渾然同體於民物肫肫惻惻求以盡吾生生之心不作好惡不露技能不要功德則循吏或難以槩許耳載稽孔門立教以仁爲宗萬世立心立命之學於茲益著由偃諸子服膺聖言所試輒效若風行而草偃何爲其然哉聖門仁脈之淵源可默識矣漢世近古吏多循良若文翁諸君子之治化尤雍然和穆有三代之遺風焉然不以知道名豈古之學者潛行默成非後儒矜飾比耶唐之治雖不逮漢然覽元紫芝陽子野之風度蓋超然塵寰外矣退之稱文士其政亦炳炳可述非偉儒哉或者疑漢唐無儒抑孰知生生之意流行漢唐間未嘗息也獨無儒與吏蹟而

儒用雖儒之可也宋興周程二先生醇儒也顧其吏事皆精練近民得一丞倅猶且膏澤入人深如是而況上此者乎作史者特標之理學使若與吏治異格然者恐非二先生之意矣沿及南宋僞學之誚與而吏治亦寖不古然漳州之政澤及蔀屋其果僞乎哉至如張如陸如眞如魏數君子者見雖不同動臻實效蓋皆所謂有用之學也嗟乎運機者近譎遠猷者近迂吏化者近於多事孟子所謂仁術難言久矣瑾瑜微瑕賢者或不免焉吹疵以病儒儒何辭也顧舍此



而崇操切之儔生民之命誰挽哉乎恫然傷之錄儒牧於宋獨詳焉志諸君子之隱也濂洛一脈沉洽百年之後有遺仁焉儒者之用何其深且遠乎若乃釣名養望談空無實者亦附於儒詆儒者將藉口矣

## 循牧編總論

予既爲儒牧編復取鄭子產以下若而人爲循牧編夫循牧何異於儒牧矣乎其施爲大畧相同然率天資近仁未從事於聖學要之未能盡醇故別爲著錄以見學問之功之不可闕也至其氣度高遠心源平易煦育眞切不狥俗吏操切之格則卓然可爲世法故爲論贊如左云生民之困久矣夫天下多事起於多求多求生於多欲甚哉多欲之爲天下害也卑者欲利高者欲名人各競其逐逐無厭之求欺詐矯僞



詭秘百出相與蒙蔽籠絡於上下之間此俗吏操切之政所由起而生幾日微也夫以俗吏操切之政而馭末世矯僞之俗如築隄捍江湖之溢其隄益高則其浸益巨逮一決而不可復支矣君子知情欲之實乃其濫觴之始是故約志一情惟利與名皆泊然無所嗜好乃所以寡其多欲之源而開其生息之端也夫天下方困於多欲上下相與苛求詳其科條嚴其督責程功效於朞月之內我獨泊然無所嗜好惟以此赤心與之日相質對而徐徐焉默運轉於其間其

軫念民隱如疾痛之在身以求脫然而復其元氣其引民出迷塗而登覺岸如慈親憫矜赤子之顓蒙而携從明師之側不忍遽以夏楚施之而駭其為善之萌芽末世煩苛纒繞之法可以一掃而却而收清靜寧一之化矣此老氏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朴也三代以後漢文帝用此道與民休息天下幾至刑措善人為邦勝殘去殺之效如此其與後世以法把持驅民入於坑穽而桎梏之使不得動搖則天壤矣故此編凡炫才智立威名者皆在所不錄特自其欲淡事簡



懇懇於愛養之一脈者亟為表章之以為治道必出乎此庶幾乎堯舜三代之遺也嗟夫生民之命脈係於守宰其望吾以生養安全之者何甚殷然自漢以來千餘年間而循牧落落如晨星則困斃於繁急峻峭之中者何限悲哉生民之不幸也故茲論著古之循牧將與儒牧並行以為百世仁牧之鑑有志之士得吾說而推明之庶幾有補於斯民也

守令懿範凡例

一是書本以昭守令儀式而其旨歸則在體大造生物之心及朝廷養民之意孳孳保乂乃為稱職此義不明仕多為己或事發摘以稱神明或倚搏擊而重威望或假公廉而恣苛刻不知誤了多少豪傑害了多少生靈可為於邑故茲編於仁愛之脉諄切申明不厭反覆固竊有所重云

一是書不開門類蓋恐一有所遺反成滲漏故止



為儒循二編附以古人名氏倘得其大義種種妙用皆由此出凡重農桑興教化興利除害弭盜救荒一切事宜亦已具載其中雖不分類亦無缺略之嫌矣

一是書之載惟取其關係牧民之事則采而輯之非編紀前哲備述始末雖其人殊勛偉績亦未之及者特以非守令時事故於例當略去觀者鑒之

一是編既成謬以己意略加批點其旁用○者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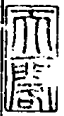
立政之本原化理之所自出也其旁用丨者乃
爲政大端行之既效可師法者也其旁有二二
處用丨者微有疵者也其中或間以一〇者別
是一事非與上相蒙而實相成者也觀者當自
得之

一古今殊時彼此異地諸所采集或有在古在彼
則可施而於今於此乃若有難行者竊以古人
一意爲民殫極智慮衍生斯世必有變通設身
處地因勢化裁師其意不泥其迹是在爲司牧
者引而伸之神而明之焉耳

一各傳後妄以已臆評隲數語要之見所取之本
意以興起吾黨之同然間有指摘一二者竊自
附春秋責備之旨且以共求美善之至觀者幸
勿罪以不自揣量云

一是編所緝止從簡約以便披閱且公餘甫一操
觚疎陋實多諸凡意見未逮稽援未周體裁未
當幸當世高賢相與訂正而續成之



# 守令懿範卷之一

吳郡守蔡國熙 鐵定
後學杜 偉校正
門人管志道纂輯

## 儒牧

### 周

#### 言偃

言偃字子游一字叔氏吳常熟縣人孔子弟子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〇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政在愛人尚矣聖門以學道先之知本哉夫世之悰磔者無論也即賦性慈祥煦煦焉黔黎是念中果無間隔否耶呼愛從念起轉念即別病在不知道耳道惡乎學歟[illegible]學[illegible]之剝盡一賜

衆復開闢之後天下雷行矣

宰武城不問其政問人牛刀之戲有心哉答以
學道於此見聖賢之爲政非規規事功末者

卜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為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
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嗟嗟今之從政者率謂舒緩不如疾給謂緩而
大者之難成不如疾而小者之易就而不知疾
趨者多蹶履泥近者蔑遠圖此無他功利之念



重故責效旰夕而政體國脉所傷滋多即號爲
高明者往往蹈此爲守若令者可以鑒矣

仲由

仲由字子路卞人為蒲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巖邑
也又多壯士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懾勇寬而正
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慎
斯以往不難矣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
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
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
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
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
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
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
偷也至其廷廷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
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
乎

子謂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則於蒲何有及觀
由以好勇稱然曰恭敬以信曰忠信以寬則撫



民之實意周行乎其間豈若世之恣威愎者而
夫子猶以無所取裁少之信能取裁其施爲又
當何似歟子固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
能也責吏治以中庸蓋自宰中都之外鮮聞矣
獨由也與哉

夫課政者淺采風者深治蒲三善豈假簿書知
哉殿最吏績此實綮要云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治单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所以

治民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
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
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
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
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為治之道孔子歎曰其大
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
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



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堯舜其幾也初子賤至單
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政是故鳴琴不下
堂而單父大治焉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
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
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
任人者固佚

古稱師臣者帝堯舜是已子賤以任人治單父
智哉為政者唯自是而不能下人故負氣任情
動多紕繆乃子賤之父兄師友豈直廣咨詢示
風勸其兢兢觀省之益多矣鳴琴而邑大治非
徒佚也雖然知人實難偏聽生奸子賤之取人
應不爽巳彼巫馬期者豈獨不知任人之逸而
以任力稱何居噫各盡乃心不強其所不能固
聖門切實之學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高氏之別族後仕衛為士師刖
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
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



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
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
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
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
罪無可柰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
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
君顏色臣又知之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
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
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

其子羔乎

於乎孰謂民可欺哉當子羔論刑之時愀然不悅其辭色亦幾微耳而刖者輒窺其隱以銷怨心誠之能動物也如此夫得情勿喜子羔以之視彼任氣作威漠無哀矜意而猶以才斷自多者蓋天壤矣

端木賜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以是道行之信陽信陽大治

蒞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二者當官矩矱也志功名者薄富貴廉猶可能哉心平則政平難言矣策功欲則師心而忽人之善求名亟則蔽賢而炫己之長皆不平之過也廉以平唯無我者能之

世謂廉者多刻非也廉者不忍取民之有非仁乎若不敢取民之有以立名已非真廉矣其刻也宜哉故仁者必廉廉者不必仁

漢

文翁

文景時文翁為蜀守廉平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無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修行

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蜀僻壤也界在蠻夷文翁一興教化學者之多至比齊魯孰謂三代後果難化哉漢守宰以淳德化民者固多至如崇孔氏勸訓誨以獎進人材為急務如翁者盖鮮是豈直循吏殆漢儒之醇者耶余嘗讀蘇氏紀蜀人治地得翁所為碑刻孔子古像躡見裾後盖危坐其懸式孔子如此亦可想見其志趣矣



夫土風非旦夕所能移也中有成算亦可計時而奏功文翁守蜀數歲士皆成就可驗已其始也擇材敏者躬自飭厲僅十餘人噫教思即無窮精神何能泛加哉因人及人教則漸廣固易俗之道也立教者宜加意云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公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帖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方將雛親瞿然起與公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徵拜侍御史



儒者之政仁民而愛物中牟三異乎化深矣追今想其氣象融融煦煦若飲醇於春風中也其仁愛之感歟噫仲康信賢者不遇仁恕掾氏然矣漢近古不獨吏懋實績乃其上下之際亦多相成云

倪寬

倪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張湯為廷尉以寬為掾時廷尉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居其間湯甚重之○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之說擢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緩刑理訟下士務得人心擇用仁厚吏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貧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愈奇寬

寬以經學聞其不求名聲負租課殿則庶幾學道愛人君子淡然世累者劣以儒生居文法吏之間而能使張湯信重則其不激不隨所養亦深矣謂之儒者非歟



劉寬

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道化如劉寬絕無法持之意三代後鮮哉牧體百世師也

蒲鞭示辱要在發民有恥之心不論作用之張弛何如也長民者得此意可以興化矣

唐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德宗時為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累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愈表諫貶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為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鱷魚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始潮人未知學愈命進士趙德為之師大風遂振愈去共立廟祀之○徙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

與約禁其為隷○長慶中遷愈為京兆尹六軍不
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退之作原道論不及格致儒者病之噫言格物
者物未必格也馴鱷魚暴格耶否耶是以君子
之學存誠動物乃為實際空言者雖詳無補矣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舉進士調南
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家苦
貧乃求為魯山令前此嚐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



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
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
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
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
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
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
象瓌璚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
蔿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

名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
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扃鑰
家無僕妾飢日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善文辭
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
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
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
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
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
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者



大夫無之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
耳謚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魯山一刺史耳清標逸節使見者頓消塵慮或
自瘦得同生其時何感人若是深哉唯不為名
利所繫縛迺其他行卓絕者甚衆以弗關吏治
故弗載千載而下仰之若孤鳳云

魯山之志操翛然塵外世之居民上而厚于奉
身者讀先生之傳可以赧然愧惕然省黙黙消
除矣

## 陽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由國子司業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鬵置瓯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産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賦稅不時觀察使數加誚責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来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



余讀韓氏書稱陽子未仕薰其德而良者甚衆及為諫議不色喜若在草野灑然異之其蟬蛻世味中者耶刺道州不進侏儒蓋亦強毅不阿士也拙於催科至自囚於獄近迂矣乃懇惻處足諒焉貞元之末稅及間架無亦時激之歟迹其委身殉民等名位若苴梗雖謂有道之士可矣

## 宋

### 周惇頤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慶曆辛巳年廿五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惇頤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不死○遷知洪州南昌縣南



昌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獨以抵罪為憂實以汙善政為恥也其為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附念菴先生謁先生祠詩去病中一敝篋身後幾升堂為語爭名者謀生孰短長語警策可省）○通判虔州前在合陽或譖之趙抃抃臨之甚威惇頤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抃來為守熟試惇頤所為執其

手歎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
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悖順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
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為己任
得罪者自以為不寃○時虞部郎中杜諮知端州
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為杜萬石先生惡
其奪民之利因為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
二枚遂著為令云○悖順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
自砥礪其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妻子饘粥
不給曠然不以為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書堂
於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潘延之曰可仕可
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
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
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後分司南京力不
能返故鄉愛廬阜之勝遂于書堂而定居焉

世謂儒者為迂不適于用茂叔精密嚴恕雖疑
獄一訊立辦果迂乎哉其置手板委告身所至
洗寃澤物不憚荒瘴類皆自無欲中出也彼中



多物役而欲有為於天下嗚呼難矣

夫士人居官履順安常從容應之易能也乃若
際難處之事與地與人鮮有不動意者中無本
而累於物也周程二先生當威嚴繁密之際趙
然綽然荒崖絕島緩視徐按監稅怙力談笑處
之此何以哉擴然無所累隨處皆光霽也噫時
疎識得此意豈有躁動失宜者哉

竊疑之賢不肖之不相能無怪也周趙皆賢者
閱道之心茂叔於眉睫間鏡矣譖茂叔者受焉
何歟噫焚香奏帝其嚴乎顧其心猶未能自信
也自信之未能而信人之心實難若茂叔尤渾
渾難測矣雖然始疑終信非兩賢相感而能之
乎



程顥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嘉祐初調京兆鄠縣主簿時
年北六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
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
證佐何以决之顥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

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白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惟顥所部飲食茇



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盖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讙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為盗者不可勝數顥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讙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初至鄠有監酒税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顥至將輿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

外人謂其自盗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禄詎肯為盗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盗卒以善去○移上元縣主簿田税不均比他邑尤甚盖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税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顥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税遂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揺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攝邑事牒訟日不減三



三百數顥處之不閲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頼陂塘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禀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顥曰比如是苗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顥察其由盖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劵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顥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

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
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顥捕而脯之使人不惑
○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
使勿為及罷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
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言而令行大率如此
○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来省其兄嘗
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
甚多何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
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移澤州晉城令



有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
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
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詰張是時纔四十安
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庭下者必告之以
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
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窮殘廢者責之親戚
鄉黨使無失所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
之語兒童所讀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
俗始甚野顥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

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
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
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
人者顥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
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
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
物價騰踴歲為民患顥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
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
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



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
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
使者至則告之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
其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
鄉鄰遂為仇讐顥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扑一
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常以農隙講武事
應文具數而已顥至晉城民遂為精兵○民俗尚
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顥教諭禁止○晉民
朴陋不知學幾百年無登科者顥擇其秀異為置

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勵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暴桀子弟有恥不犯迄顥去三年間編户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為深恥去後劉立之官晉城拒顥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熙寧中以監察御史裏行攺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顥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顥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辨遂無不從者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拒以法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大方大寒衆不勝役潰而歸城吏以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顥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氣懾既



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懼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顥方護小吳埽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急告顥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乃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忽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果橫水口遂合衆以為至誠所致云○奉詔論時政還朝差知扶溝縣事扶溝素多盜雖樂歲不減十餘發顥在官無強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患有犯小盜者

顥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尹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會大旱麥苗且枯顥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之○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水災民飢顥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顥曰盍亦自陳顥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濟飢者司農視貸籍所賦不等亦怒檄縣杖主吏顥言濟飢



當以口不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其意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顥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畿邑苦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民率輸以時而逋負獲除者皆頑民顥與之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恩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顥力陳不

可畿邑賴以皆免○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賣易如私田民乃服顥以為不可官至謂顥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顥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使已以害人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扶溝地卑歲有水旱顥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顥去官顥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



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顥嘗曰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間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顥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有媿於此臨民用刑亦嚴亦戚然至

誠感人而人化之文法漙書皆精密詳練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顥處之綽然時監司方務嚴急待顥率皆寛厚建利除害所欲必得前在晉城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罷扶溝邑事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顥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劉立之嘗問顥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韓持國患在下者多欺顥曰欺有三為利而欺者固可罪畏罪而欺者在



所怨事有類欺者在所察邪怨稱顥曰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余讀循吏傳其中往往有異績符道妙者私歎無能為役及覩伯淳所歷政跡盖津津然不能一言賛也仁人哉仁人哉跡所規畫注措要非人所不能為者第其嘿自運用物應民孚則在一念肫切處耳先生之言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盖其允蹈語也所至百廢具舉無纖隙滲漏即漢唐所稱嚴明吏不遠焉得其一萬事畢先生之謂矣

書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王道之始也伯淳之均田稅第產籍非乎其思精而法便則三代遺矩也扶溝經畫定數年計盖默寓井田意而人莫之測矣後張朱二君子惓惓正經界而人輒迂之噫發大議機則弗藏欲人不我迂也得哉世謂憲體牧體異然也然伯子為御史則曰只是格君心其令晉城扶溝則惟数化溝洫為急



絕無撥拾臣下小過塞責之意而職自舉亦無禁戢暴民之威而民自有恥不犯孰非仁體之孚上下乎

為司牧者即無論統治廣隘遠近而人之淑慝户之盈贏咸欲知之審者豈以炫能必如是然後賦役均而旌別當種種注措允愜輿情否則偏蔽叢生不得其平者多矣善程伯子之為宰也夜聞有殺人者即知為某村某非其精神不懈日運於一邑之間疇能爾使守與令皆若人

又何下情之壅閼哉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乾興初監泰州西溪鹽倉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仲淹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衆讙言曰堰不可成復詔轉運使胡



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衞民田堰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景祐初以諫廢郭后忤宰相呂夷簡出守睦州尋徙蘇州蘇為仲淹鄉郡地濱震澤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卜居南園地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即吾家有之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茲遂即地建學○進除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擢陝西經畧安撫副使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雍也）仲淹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



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者數萬户○徙知慶州初趙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為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壹命悅服始為漢用仲淹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入臥內屏人撤衞與語不疑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會元昊稱臣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鄧人賈黯

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鼎每語人曰吾得於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作岳陽樓記中有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蓋其素積也守鄧三年徙知杭州時孫甫為兩浙轉運使仲淹以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甫遇仲淹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吳中大飢殍殣枕路仲淹發粟募民存



餉為術甚備吳民喜競渡好為佛事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召諸寺主首諭以飢歲工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進戶部侍郎知青州會河朔艱食青之賦

輿置博州納塲青民苦之仲淹戒民納價每斗三錢給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費巨牓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馬上書言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其間縱有循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



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民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仲淹為政忠厚所至有恩其卒也羌酋數百為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論希文者類高其勳業不以儒學名余謂希文見處難忖己先憂後樂真仁人之言哉其政多改弦不狥時議史稱其所至有恩即此可稽實際矣凡牧民者皆軫念痌瘝如希文元元何至多虞哉

昔人謂救荒無奇策希文縱競渡興土木蓋人所駭且疑者亦奇矣哉拘儒按成說好議人長短必曰是詭行不可訓噫必擇其可以訓者民殍矣廼希文一念懇切處固不求人知也獵較猶可況利民之事彼憚浮議泥常格而救民不力者獨何心歟

夫寄職郡邑懸萬夫之命未易稱也廼士人由清要階謫外者率多怏怏含憤屈意甚者畀吏事蔑監司計日而望遷也今范公之待蒞甫何如哉范公以便宜行事而甫悉繩以法則志之不得伸亦多矣嗟嗟以宰執出守大藩遇轉運之相制無倦色古人誠不可及哉

陳襄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倡道海濱人謂之四先生仁宗朝舉進士主建之浦城簿會邑令闕獨當縣事邑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為常襄夜寐夙興務究其獄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無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猾縮首喪氣○遷仙居令地僻陋民不知教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篇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耆老翕然從之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有興建必為民利皆樂助焉及去民攀車遮留不忍去○徙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為郡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子弟于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已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奇之○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師生襄為拓之其規模遂為諸郡庠序之冠襄晨入其中坐接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毘陵學者盛於二浙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入江為蘇常數邑民田害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壟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北流民害除旱且有溉

豐稷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
無名錢數百萬悉以召積年有宜述未償情可矜而
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襄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
周物云

上蒲城簿時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禱鐘所祭訖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為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述古為政首崇教化不以讒言沮而且使無惑
於鄭公盖自信於心而亦能使人信者矣考其
素嘗與陳烈輩倡道海濱固積養士也聽斷措
置之善特其餘耳

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縣人嘉祐初為丹州雲岩縣
令其政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
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
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常患文檄
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
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
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
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
公樂道嘗延教郡學載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
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
亦多有從之者○呂晦叔薦載於朝召見上問治
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嘗謂仁政必自經界始欲
買田一方盡為數井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
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推先王之
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歲歉家人惡米不
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飢殍滿野雖蔬食且自
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子厚作訂頑備言仁體先儒謂秦漢無有見及
者其令雲若惟敦本善俗是先而制復周悉理
一分殊之旨鑿鑿乎皆可續語也顧其轉移運
用類嚴切者視伯淳猶覺費力焉其以苦心力
索中來耶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
者行部過之不問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

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顯
道嘗言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於
不寬便不是人作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
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
權常在手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後除書
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
命在

上蔡以覺言仁說者或訾其未該今考其政能
令吏卒如偶人狀其精神貫徹可想矣彼真識
仁者歟



馬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崇寧初禁元祐學伸時為西
京法曹因張繹求見程頤頤以時論方異恐貽累
伸贊凡十反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
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
受中庸以歸○初吏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
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為守
問其故伸曰弊之大者在諸司吏人封抄拒之速
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伸至場中則諸邑人
紛然矣豈飲食玩好飾美女凡可以蠱誘者計百
出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
敢誰何伸盡逐之嚴察吏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累
無留滯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
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怪問之俱應曰今年好
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
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



伸常以此語人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行直道無
用求於人也○遷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
行茶引伸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
守怒曰朝命安可抗伸曰伸為令誠不忍見民轉
溝壑守曰先須劾爾事乃可行民聞伸被劾爭赴
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伸勇於為義而韞
藉深厚蒞官時晨昏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過然
後出視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
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故在廣陵行囊從一擔圖書半之

時中直躬而行不忘溝壑盖矯矯勁節士也中
委已愛民意亦自懇篤薰陶之力歟第其拒茶
引觸守怒似稍激者鮮于之三難儒者其猶病
諸
夫丞簿倅貳要津所蔑視也任此者輒碌碌如
轅駒不自振乃有宋大儒則多為之矣周程百
世師其筮仕亦滯外僚即簿倅時見宰天下之
規模焉時中盖一丞耳署劇邑且時艱不可為
而剗蠹拯危豁如也當其時獨無梗之者耶嗚



呼士先志志在行道古之人固不羞小官矣

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紹興中主泉
州同安簿蒞政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
決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名士以為表
率日與講究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
○孝宗即位除知南康軍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
活痛懲奸豪之侵擾細民者訪白鹿書院遺址奏
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
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會陸九淵訪熹
熹請為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至泣下
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浙
東大飢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
事即日單車就道先是熹所居鄉每歲春夏之交
豪户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挻
變熹嘗帥鄉人置義倉以賑之米價不登人得安
業至是奏行之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
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與僚屬鈎訪民



隱至廢寢食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
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賫以行秋毫不及州
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所屬官吏憚其風采
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自有引去者尤以
戢盗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置悉如南康而用
心尤苦熹猶以徙費失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
道飢民自劾有短熹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王淮
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復奏請盡出内庫之錢
以為收糴之本詔宰臣沙汰被灾路分監司守令

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〇知台州唐仲友
者時相王淮之姻家也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
至台訟仲友者紛然熹按得其奸贓偽造楮幣等
事實奏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乃下紹興府鞫
之獄具情得因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為是蹊田而
奪之牛辭不拜陳賈首論其偽學詔以熹主管台
州崇道觀後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
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
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



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菴舍
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
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
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
宰相劉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
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差知潭州會洞
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勑令嚴武
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
畢至嘗答范伯崇有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

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
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
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
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
游

元晦學集諸儒之成無贅論已迹其吏治炳炳
乎皆行其所學者浙東荒政仁及蔀屋矣義倉
有制白鹿有規皆百世師也世多以鵞湖之辨
洧異同而子靜義利章則登石馬去知集長固



元晦無我之心敷効仲友章至十上見仁人之
能惡人而潭州之降洞獠亦信孚蠻貊之一驗
也顧其風裁凛凛稍不似伯淳之渾然者豈道
則同而作用亦微有別耶

提舉浙東皇皇鈎民隱單車屏徒從深歷窮谷
亦苦心甚矣噫同室有鬪被髮救之宜爾也彼
悠悠清談者能乎顧予不能無愧也已

奉公畏義之人每事兢惕顧得失諸念不能無
累已高明者識體要易簡宏博疏脫處或不免

焉豈盡善歟觀元晦答范伯崇書宛然無衆寡
無小大無敢慢之心法也蒞政者宜深省云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之子也生有異質師胡宏得
其論仁親切之旨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
警策淳熙中除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邊負荒
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讎殺間入塞侵掠而
州兵皆脆弱慵惰邕管斗入群蠻中最為重地戍
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峒丁十餘萬為藩蔽栻



知其弊至則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
健者為効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之法諭溪峒酋
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買馬
横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
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改
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
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
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
瀕北邊分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帥守所將獨

神勁親兵及義勇兵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栻以
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每案
視兵必令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
法使從縣道階級諭以農隙習武事候不時案驗
加賞罰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為盜者法皆處
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栻捕得數人有北方亡
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埸
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
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



賞廣招流民而奪其見戶熟田與之栻劾大辨詐
諼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
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栻以不得其職求去

嘗誦東山詩見周公拊征夫之情及其家室歎
曰諒哉德厚者當如此矣敬夫歷衡邑屬兵燹
餘撫戢士伍無玩非逸養其能爾耶及考先生
之學又以高明簡徑稱者而諸所裁畫曲中機
宜其用心亦既密矣第民裁猶頗見然者所叅
之時哉假養盛仁撫又當不亢於特未可知耳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從朱熹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語以爲窮理之要嘉定初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鄕人利之○換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揭於櫃內嚴覈而次第之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叅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



官秖爲胥吏之地且冐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爲開之自伏○民有殺人賂其子焚之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獲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獲有人拜於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耗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之爲都吏所嗇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常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銳未可嬰姑擊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日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按數歲之中所入已豈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致旱伸寃得雨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疑狀於獄德修遂從從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時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害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



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究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洽自少用力於敬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遇義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顰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

夫谷之傳聲此動彼應氣潛入也元德息兄弟之爭黠盜自服精神感人勝於威刑多矣

都吏一言怒郡守幾傾二十餘家民皆可懼

聽耶浸潤之譖不行焉信哉明且遠也公能生明其在無欲乎若元德不嬰守鋭徐計倉庾以釋之善乎率此法可以和上下矣

##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劒人少好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知莆田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會有顯者欲耴邑城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狗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白其能而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後耶必貪也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楊道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燕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盜陷桂陽韶人皆懼子晦燕笑自如蓋鎮之以靜也既而遣將督戰盜遁晏然儒者之動靜為時倚重如此豈其學已有得故應處自能中機歟

直道而行似矣率性乎任情乎周子曰動直則公而孔子則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夫為政者固多委曲以濟事也靜虛動直則曲而中矣率性之謂歟若乃強直自遂者身即無玷於民情亦有矛盾否耶子晦公嚴夙著然潯士愛之若甘棠此必善用其直者矣

## 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初仕判南劒州嘉定中累進禮部郎時相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官者○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

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
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
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
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薛拯每謗德
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
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使人劾德秀所任官吏
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乃悟遷知泉州番
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
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



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
焚其券不敢爭改知潭州首以四事勵僚屬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從事以勤仍為民去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泛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民艱食極力賑
贍月試諸軍射損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理宗時
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姓老人亦扶杖而出
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
入境首禁預借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
可為或咎寬恤大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

若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有勸嗇養精神者德秀曰
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耳海寇縱
橫次第擒殄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
秀士守長沙嘗集十二邑宰於湘江議事以詩勗
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
膏供汝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
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
春長沙人為立生祠前守泉州有僉判方阜鳴謂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非好人言語在古人唯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德秀擊節數賞阜鳴亦循吏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嗇之謂早服盖備生
之經也其流也遂為楊氏為我之學嘗念之吾
人精神自有所寄長人者真見一體意孜孜矻
矻精神自溢有息焉一覺即振矣異教家專事
內養念動則神亦搖何裨哉希冗聽斷不倦知
嗇養之道矣彼逐境生情精神浸無歸宿者尤
當別論云
湘亭一宴春意油然即此可見仁體識得則孔
門絃歌虞庭都俞別無風度

##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夫蒲江人幼英悟絶出從輔廣李燔遊知義理之學開禧中差知漢州漢號為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為治首錮積逋二十餘萬嚴户婚交許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改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耇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為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諭利弊興革



治書士論大服風俗一變○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遷寧關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了翁先見○理宗即位史彌遠惡了翁不附己會有詆其欺世盜名者謫居靖州築鶴山書院以待來學者民有爭訟惟閉戸自咎蠻夷化之為立祠○起擢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日弛城郭頹圮了翁乃葺樓櫓增置器械申嚴軍伍之律興學校秘復社倉義冢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後知福州疾且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問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蹙頞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

華父處已澹然不見可欲獨於民風士習則孜孜釐正不少懈其中必有大可欲者彼齷齪飲世味者知耶

易曰豶豕之牙吉言革民者在握其機也華父尊老興賢而眉俗自變蓋從根源上轉移者彼不善教治者與惡為仇與爭為敵革面有矣革



心誰歟

##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淳熙中差知荊門軍有縣丞問何時赴任九淵曰朝廷命速之任單騎即行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意九淵遽去如此則荊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若單騎却似有所畏忌也吏以故例白内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九淵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每

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辯爭利害於前九淵
唯默聽候是非既明乃從容贊歎以養其徇公之
意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受無早暮下情盡
達無壅故郡內官吏貪廉民俗習之忠良材賦與
猾吏暴強九淵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
逮皆特遣人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為立限
皆如期而至輕罪則曉令解釋其有涉人倫者多
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涖化乃
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反覆久之兩造有不持狀



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
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群卒
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知不
至是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其明有訴
遺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
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宥其罪使自新因
語吏曰其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遺奪
掠者即其人也乃知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
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

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者隣伍捕獲
不逸一人郡盜屛息荊門素無城九淵以郡在江
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
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
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又
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
役為恥吏惟好衣閑觀至是督役官吏布衣雜役
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事威荊門兩縣置壘歲困
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



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
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門吏取賄多藏覆
商苦重費大半由僻逕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
曰門譏所以防姦一旦罷廢商冐利必有不至務
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有一
巨商已遵僻逕忽聞新令復出正路邏尉卒於岐
捕之九淵訊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歲
收倍增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荊俗上元
設齋醮郡守以下環坐而聽其說曰為民祈福九

淵為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感動至泣下湖北諸郡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九淵病之乃信捕獲之賞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不使飢寒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九淵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令得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數目之間此奸貪寖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恥乎九淵家居時鄉人苦旱群禱莫應請九淵除壇山巔大雨隨至荊門亦旱九淵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乎洽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

世疑金谿之學入於禪附和者弗察也荊門治績炳炳矣盤錯之衝乃游焉民情事變纖悉調練振古循吏莫過矣禪學果若是耶吾尤愛其同官稟事默聽是非庶幾執兩端用民中者以洪範代上元醮迎機轉動神哉噫官庫二年學大進固先生自道者即此可以息群疑矣

趙廣漢治潁川鉤鉅發擿如神也儒者曰鷹鸇哉不若鸞鳳而好察者羨之予靜辨者老訴頑知境中姦伏神乎非鉤鉅得也水靜則明燭鬚眉亦以接受無壅得下情焉嗟嗟末世偽慝日滋親民者且遼絕矣猶不明而任察彼將為鷹鸇耶

先生嘗言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是箇閑閑散散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此可以為當官應事者之法然可襲取哉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中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簡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

吏持片紙入市可貨數千初富陽民不知學簡至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為士簡惻然即日詣白宰破食補生徒日詣學講習文風遂振為紹興府司理犴狴必躬臨端嘿以聽使自吐露猾吏催行文案莫敢舞越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簡白無罪令勘平日簡曰吏過誤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罝之法其不敢奉命帥大怒簡歎曰是尚可為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知不可屈遂已每謂白事上官必從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碍不見聽則決去而已○差淛西撫幹鐵甸災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樂平縣學宮逼陋簡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學校欲教養真賢使進於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為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也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又言良心



人人自有而顧為脩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其切惜之其言坦易明白聽者人人可曉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囂健虛唱官府異時長吏利為鷹犬挾借聲焰莫可誰何簡灼見姦狀寘獄中因諭利害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召為國子博士二人率衆相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出知溫州首移文罷妓籍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約放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簡架大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有私鬻者五百為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偎挑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度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

罪意良父得釋因奏罷分司〇或訟售產寓官負其直簡曰是名流且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為既而同訴者十八人即命吏籌計官爷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是在幹者寓官為動不得已吐實簡曰幸出幹者屬吏寓官靳之竟追斷償所負勢家穿宅障官河郎日撤之城中讙誦名楊公河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有冐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簡繳納告身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簡往謁特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間簡去十餘歲邦人去思未艾謂當時真有三代遺風金人大飢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蘄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

詆敬仲學者謂太高無實如捕風不可為據詠乎胡吏治之卓犖也所過欣欣發物民淳七奮淡溶乎三代遺風矣果無實耶臨淮之射處然瘝痌且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家六合之量歟囈扇訟一剖頓悟此心之無所不通敬仲固非一隅才也

修天爵以要人爵上賢慨之末世業學者果天爵耶一釋褐馬芻狗視之患得患失鄙夫已耳讀敬仲誨士數言而不竦然者無人心者也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紹興中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授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賦平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覈實獨除州議㳬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乃均境內之地為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所全活甚衆發運使史正志按郡至鈞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後召入對丁內艱服

除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而尤謹奉大洪山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火葬之清之皆諭令止易其俗戒諸邑董常賦綏襍征謹推收勾銷簿籍不使吏因緣為姦諸所滲漏漸為補置先是郡餙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貨賄為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於民足矣清之自常禄外悉歸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俸上供送使俱莫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



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郛人家有其書訟庭日清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愉情論學設為疑問以觀其所嚮徐示先後本末之序来者日衆則增舍居之為闢武場凡禁軍隱避者悉按罪籍俾諳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先賢及死節者因集雅儒吉士日與講論參佐誹議亦在焉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已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来學

者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下[illegible]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日革問[illegible]大来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為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與族人以財為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為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

昔賢有問何思何慮者程子病發之太早子澄



謂無慮可澄實際耶則吏治又其餘也事變人情倏忽千狀詳計預防思慮可無哉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慮而無慮矣

嘗試心體澄虛時民情種種隱動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其此歟終日營營者則否

賑荒不如備荒備荒不如重農重農之道廣矣在守宰加之意耳

黃榦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幼見劉清之奇之曰子

遠器時學非所處也命受業朱熹志堅思苦熹以子妻之寧宗初擢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民賴之○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政不令而自行後通判安豐軍淮西帥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井胡得欺我囚驚服果於廢井得尸○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矣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砦官人聽命以日成算授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以夢決獄涉於靈異恩之不得鬼神通之驗矣

分料計工先自築繼以委人奸饕者難乎盜食矣儒者之政其近民如此

守令懿範卷之一

# 守令懿範卷之二

吴郡守蔡國熙裁定
晚學杜偉王敬臣校正
門人文元發纂輯

## 循牧

### 周

####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産鄭公子子國之子也博物多聞有遠識代子皮爲政立學校定章服正溝洫伍井廬大人之忠信者與之其泰侈者斃之三年民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稱之曰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司馬遷曰子産爲政一年竪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桃李垂於街者莫之敢援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産棄我死乎民將安歸



子謂子産惠人也殖田疇教子弟是已蓋三年而誦聲作當其始猶不免栺伍之謗使中無定畫聚斂奪之能成其惠哉余觀正封洫定章服等事非煦煦取便目前者乃其惻怛一念自藏於嚴密中不可掩也久而政洽至令士無尺籍桃李垂街者莫援遺愛深矣然夫子猶曰子産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此又安所指哉誠求者自得之

#### 晏嬰

晏嬰字平仲齊世卿弱之子也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責之曰吾以子爲可也使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寡人將加大戮於子晏子對曰以君之威臣敢逃死自今以始請改道以治東阿景公許之三月上月成景公迎而賀之曰善哉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杜請託絶貨賂山澤之利以業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乃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請託行貨賂至公帑之財入於左

右山澤之利歸於權豪饑者多矣而君乃賀臣臣
不能復治東阿矣請從此辭景公下席而謝曰子
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晏子治東阿善矣其君不見信則去之何必易
行以求知哉雖然權以悟王非其本心也一辭
而致景公下席之謝有以夫嗟乎烹阿封即墨
齊威不可及也始惑左右而終悟保民景公其
亞與

公儀休



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仕爲魯相奉法循理無
所變更泄楙問之曰治國之道若何休曰治國之
道愛民而已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
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愛民之道盡之矣泄楙
曰何如曰教之耕斂勿害之也不奪其時勿敗之
也刑罰從省勿殺之也賦斂從薄勿奪之也節其
力役勿苦之也適其性情勿怒之也善爲國者遇
民如父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
勞苦爲之悲○他日茹蔬而甘拔其園葵視其家
織布美去其織婦曰欲使農夫工女何所售其貨
乎行之三年魯人甚悅而安之曰國相生我魯有
大故左右請閉門休曰止弛淵吾不稅蒙山吾不
賦苛令吾不布吾以閑心矣何肅閉門哉已而果
無事

拔葵去婦類細行然者其觸事怵心默察而潛
杜非真有痌瘝之念者能乎當大故自信閑心
可謂獨立不懼者古人所見卓然固如此

董閼安于



董閼安于趙人簡子之才臣也嘗使之治晉陽撫
循其民輕其賦斂內修政事外交强鄰罰思郤慮
謀及後人簡子嘗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車吏
進問君何爲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奈何以
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安于適
至簡子謂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
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宮之寶璧吾
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
行人燭過年長矣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

所以為後也安于可謂腹心之臣矣凡君心之所欲為而有益於國者安于皆代為之也他日趙氏祀之於廟迄至襄子之世智伯陰結韓魏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謀之曰安適而可張孟談曰晉陽董安于之所捬循也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襄子之晉陽周視之召張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足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對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為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勁



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卒憑晉陽以滅智伯趙宗危而復安皆安于功也

昔董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夫以從容詳審之性而矯以勇斷宜其慮事精而遠其行果而力也觀其凡有益于國者皆代君為之無有先事之備諸所施設率為國家長久計所謂竭智盡忠以事其主董子有焉

史稱晉陽之安尹子保障力也其端則安于實開之二子者深思遠慮默儲不測之備國無難孰發其先計哉古人不貴赫赫功茲可槩也

子奇

子奇齊東阿宰也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矣齊君以其幼也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必能治阿也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夫以老者之智而以少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



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宰庫無兵倉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子奇未冠治東阿才乎觀其載白首與共事蓋欽才取諸人者老成識宇也銷兵而破敵豈所謂制梃撻堅利者哉政貴人和此耳吁子奇信奇士乃使者揣知於未然亦具朗識也夫

西門豹

西門豹魏人為鄴令辭於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

樹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樹功成名有道乎文侯曰有之矣子鬪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鄴三老廷掾每歲歛民錢數百萬以三十萬娶婦與巫祝共分其餘巫行視人家美女指是當爲河伯婦委聘洗沐盛飾



綺衣治齋河上張帷薇女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上數里而沒其來久矣人言即不娶婦河必漂溢傷人豹曰他日幸來告我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之三老巫祝皆在觀者空鄴城焉豹呼女視之謂衆曰是女不堪爲河伯婦也煩大巫入報即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觀者股栗有頃顧謂廷掾與豪長者曰汝入趣之皆叩頭請命豹曰河伯何留客之久若等且歸鄴中大驚自是不敢言娶婦事矣（）豹即發民

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受其利至漢之興十二渠經絕馳道長吏欲合三渠爲一橋父老言曰此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置之

投巫老於河威稜苦竣盖愚俗久沿不痛懲不止況嫗老數輩殺民女歛民財積罪貫盈矣借之以雪沉冤而絕永患似無不可者豹之智且勇盡美矣乎雖然修文告于河神如韓昌黎之馴驅豫下令以娶巫家如宋叔庠之絕山嫗或



止懲一二以警其餘斯又盡善也已至鑿渠引水尤開鄴旁百世利焉太史公乃列於滑稽傳何哉

歲一娶婦費錢三十萬何不以是鑿渠防河患乎使豹不鑿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明行政果不惟除害而又興利其賢矣哉

西漢

吳公

又公上蔡人漢時爲河南守聞雒陽人賈誼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徵公爲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時稱河南守吴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云

夫西京良吏尚矣迺吴公爲河南其規緒無可稱述而治平居天下最豈悶悶不近名者耶上臣以人事君公進賈生能知人則安民可推也作史者於誼傳見之有以哉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事武帝爲謁者河内失火帝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内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發河南粟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病歸召拜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留内遷爲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不細苛多病臥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長孺爲治惟責大指不爲細苛可謂得綜理之要矣不問失火而傷水旱乃矯制發粟亦務大獨細之驗也病臥閤中而東海大治盖識體所致豈徒清淨自文者歟

黄霸

黄霸字次公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入穀補左馮翊卒吏領郡錢穀察廉爲河南太守丞明察内敏習文法然温良有讓足知善御衆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時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法寛和爲名○宣帝時由夏侯勝薦擢



揚州刺史復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賜車盖特高一丈别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爲選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種樹養畜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常擇長年廉吏有所司察屬令周密吏出不

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詣府言事者霸與語道此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為棺某亭猪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皆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夫治貴識體總成者責大指專司者綜細務郡縣之體然也然有機宜焉膠柱則滯次公當深文之末馭以寬和時乎獨以二千石析及米鹽類瑣瑣者摘道旁之伏又疑於鉤鉅矣豈承廣漢之後俗多構伉非精明不能犇理歟曰在用之何如耳若以炫聰明將流於苛察資以悉民隱杜奸萌則所謂仁術也何過哉為政者審之治道去太甚旨哉言也次公外寬內明諸所畫率過於精密即此誠善自調停矣憒憒者口實簸語甚未必去弊滋焉若矜智喜事者流真藥石也哉

##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



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于是令文學校官皮弁執俎豆為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數年徙東郡太守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旂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

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輙聞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甚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太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歲餘不行縣掾白宜循行郡中延壽曰縣有賢令長督郵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方春月可一出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



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夫治必先定規模循而行之考成焉吾見韓黄輩政緒率循循若持左契驗則必合此豈漫然爲者吳公好古政多更張始煩終便蓋其中實具成畫第難與狃安之民慮始也閉閤思過意尤懇篤躬厚薄責政行化洽其志識亦宏裕若乃竟以持蕭太傅受戮傷哉

漢稱循吏者非儒術即黄老而申韓參焉趙子都鈞鉅鋪筩申韓之遺也毋論已汲長孺尚清淨臥閤而東海治韓長公好古教化絛約若煩而潁川亦治二者操術異而取效均有說乎曰二子懇懇爲民之念一也用以見殊抑其所柔



然矣夫簡靜而不弛精察而不苛救時者隨所取焉弗泥其迹可也且夫坦中善藏何必非儒而槩目爲黄老之學迂滯不情與矜飾而入于僞者果儒術邪而世則以此輕儒矣太史公論人先黄老而謂言道德者溺其職意名法熾而德意微非孔孟之咎也儒不孔孟而宗黄老者因得以清淨收功蓋其真意猶在焉誦孔孟者類卉黄老而不免蔽于聲利之習并其真意亡之何爲哉彼二子或未可輕議也已

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師事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又出教敕縣功曹曰各自砥礪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無久妨賢○遷東郡太守河水溢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祀水神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三老朱英等奏其狀天子嘉之秩尊中二千石數歲卒官吏民祀之

王尊遇瓠子之溢願以身填金堤或曰果爾從井救人仁乎宋儒治曹村決者曰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人孰無死即尊以河潰而死其忠且勇亦不磨焉



龔遂

龔遂字少卿平陽人宣帝時渤海盜起二千石不能制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問何以息盜對稱旨且請便宜從事上許之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假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王生故嗜酒功曹以為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乃拜遂水衡都尉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之云

考地節元康之際政令煩苛民之為盜有自來矣予於少卿治渤海有深取焉罷逐捕開自新之路得其機要可謂曰智開倉選吏恤其瘡痍可謂曰仁率之渤海晏然遂誠良吏哉或慮德不可馴愁亂焉如之何曰殲決渠魁脅從罔治亂征有明訓矣彼激赤子於潢池輒令王石俱焚者獨何心歟

世人醒于爭王生醉于讓者與少卿楊善于天子歸美於議曹視息盜安民之功尤大也嗚呼厚哉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行視水泉開通溝瀆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累石為隄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刻石于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奢靡務于儉約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百姓歸之戶口增倍訟盜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徵為少府奏罷園囿食物諸不經歲費省數十萬

盡力溝洫禹也經畫溝洫之制非程伯子乎翁卿開通溝渠同此意也嗚呼井田不易復矣今日為民根本計以紹召父之攻舍此何術哉

韓長公守馮翊歲餘不行縣曰恐重為煩擾也翁卿則出入阡陌止舍鄉亭孰是歟曰近民牧體也召伯甘棠之思是已南陽之治行稱最有以乎若不躬儉約而反生驛騷則長公之慮是矣



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為大司農斗食屬察廉為不其丞琅琊太守趙貢行縣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貢令茂才為宛句令大將軍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成帝即位宣

爲中丞上疏論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咎在部■史擧措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聽譊倿以求吏民過失郡縣相迫促是故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上嘉納之○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上徙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封與湛一吏民條言不如牒馮翊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湛即時解印綬爲記謝宣



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之獨移書顯責之游之相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其令薛恭職不之一爲縣小辟在山中陽治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擧茂才遷在粟邑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擧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而立妻受囚家錢立實不知慚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立家私受財而立不

知殺身自明立誠廉士甚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宣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郡中清靜吏民稱之

歷代監司識大體與郡縣同心恤民者多矣類比疏者豈少哉

爲政得體則逸而有成加意州邑之長非郡守體乎然非恃文法督責已也推誠示物多方誘植使尹皆得人守何事哉惟振綱維於上而覈其實效此節體也君道也薛馮翊密封顯責奏吏二尹庶幾近之



密靜則思自生安而后能慮也長人者孰無思哉密靜之思則鮮矣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也以射策甲科爲郎光祿勳擧四行遷爲鄠令坐法免歸久之太僕王音擧武賢良方正遷揚州刺史所擧奏二千石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

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决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聖爲博士毀武於朝武終不揚其惡○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遷清河太守兗州刺史復徙京兆尹更爲大司空封汜鄉侯武爲人仁厚好進士奬稱人善世以此多焉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何君公賢不肖敬之如一似少鑑別然者乃其氣度則渾渾難窺矣所居無赫赫名以是歟然迹舉奏二千石豈憒然者乃以不禮廉小戴何以示公意不激不隨信惟無我者能之

始雖以不禮廉小戴不免一時之恒情而終不揚其惡以報昔日之毀非君子而能之乎

東漢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光武南定河內而難其守問于鄧禹禹薦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四百萬轉以給軍士與朱鮪將蘇茂賈彊等戰大破之時光武北征軍食急之恂轉輸前後不絶○潁川盜起拜恂潁川太守郡中悉平封恂雍奴侯恂在潁川三年拜汝南太守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



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潁川盜復起帝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士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致此其何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卒謚威侯

軍輸與國首務光武之威侯猶高帝之鄼侯也

傑哉分倴厚施難矣而謂因士大夫致此尤難哉眞長者之言也

盖世之抱雄略者不曰樽俎可以折衝也文士丠嘯今古芥視武弁而或不任盤錯於以殿國家而鎮百姓難矣哉子巽兼資文武宰大都至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躬自受業汪汪千頃量也能下人故能用人盖羣雄不足平已

##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禮及曆算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初辟丞相府史後以儒術舉爲侍郎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餽遺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女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



獨不入密縣界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茂爲密令時年已七十矣而能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觀其論亭長受米肉數語雖悖戾之人亦無不化者然此猶嫗煦者可能也至於嗤議叢興非有卓然不易之志鮮不撓且沮矣而茂方理事自若不以爲嫌器量固超然哉世之哓哓淺中動輒沮喪者視此抑可愧矣

禮律二語古今名言知律而不知禮可謂循良否乎世之攫察威明者視此胥壞矣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世祖時以討賊功拜成皐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後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之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君大郡不安求欲降避顧受小職帝惜其能不許○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劉統董崇等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視事七年政化大洽

夫貴位厚勢人所爭趨進念起則矜功害能將蔑顧已修職利民何有哉若杜公君非獨優於治郡其推賢避位甚盛節也不肝顧乎上不疾視乎下故實惠所沐民終賴之易稱渙躬詩



美緇衣公君有焉

公君節儉善計略便民之政知無不舉乃猶不安大郡求降避豈其中尚有不足處耶噫苟盡心於民事其所不足實多矣

劉平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重之任以郡事○後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顯宗初鍾離意薦平及琅琊王望東萊王扶略曰竊見平等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書奏徵拜議郎

夫撫察苛峻長告許之風非所以亭治百姓也樹德者令民沐浴歌詠追號而尸祝之亦云殊績矣或有沾沾意焉則猶未若恬然無喜怒之

爲至也劉全栐其惠政史不條載唯曰人人自以爲得所不知所問班詔書而去冲乎汤乎吾不能窺其用也薦其賢者謂執性恬澹所居邑里化之素履若此其政亦渾渾不表暴者邪

衛颯

衛颯字子産河内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建武二年除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曲



江二縣越之故地武常平之内爲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徙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絶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民庶常依聚私爲鑄冶遂招來亡命多致奸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恤理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視事十年郡内

清理

爲吏以期會筐篋爲能循循焉朝夕是計此後世通患也桂陽之政至鑿山五百里設郵置省勞役招流擕廣租税起鐵官居官如家若不暇給自媮惰循嘿者視之有不陋且誚哉廼君子則有取乎是矣嗟乎非常之原黎氏懼焉不有大勞不能久逸此唯識治者可與語也今世有加意隱瘼稍稍振刷輒爲流議所沮惜哉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號爲聖童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



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惟先遣饋禮祀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分俸禄以賑給之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順孫就餐飯之吴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豈可召乎乃遣功曹奉
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于道積歲長乃出署
議曹祭酒○建武初詔徵延爲九眞太守九眞俗
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
延乃令置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至千餘頃
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
無適對匹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
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
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是歲風雨順節



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
者任君也多名其子爲任于是徼外蠻夷皆慕義
保塞○初平帝時錫光爲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
以禮化故嶺南華風始于二守延視事四年徵詣
洛陽以病稽左轉睢陽令九眞吏人生爲立祠○
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
延曰臣聞忠臣不私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
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
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首權豪大姓田紺等威行

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延隨宜
處置各得其方○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
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
遂有儒雅之士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尋轉河南
太守所在稱治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世祖豈導人以謟者必有
忍其陋有濟與固可與貞孤之士語也長孫曰
忠臣不私其志確矣嗟夫吏重名譽生民之感
也急身謀而忽民瘼守道者屑乎雖然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不激不阿當官者有道焉
奚庸心哉

夫風氣待人而開不獨太古也嶺南華風始于
二守亦開物之政歟噫士大夫重內輕外外補
者猶擇善地鄙夷氓爲不可俱也箕子就封朝
鮮俗易文翁作守蜀壤教行獨非人情耶不過
盤根利器不顯君子以古道正今俗即樸陋之
鄉易率也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哀平閒辟太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建武四年爲中山太守明年爲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在職五歲户口增倍○後潁川盜賊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招懷山賊趙宏等數百人皆束手詣降悉遣歸附農○後再爲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



几杖之禮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告之日及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于諸兒遂止于野須期乃入

書有之德感者不狎侮易則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郭細侯與童稚期不爽信宿豈直重然諾哉庶乎毋侮毋弱者矣害山谷之陘竹馬道迎不聞褻郡侯威也所過搜民隱禮耆德親民者不當如是耶

##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少受業長安志美行厲世祖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送委輸詣吳漢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伐公孫述堪助漢破之成都既破堪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說○後拜漁陽太守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于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太息良久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張漁陽仁而有成視事數年令民陶然咏德而邊亭虛候殆文武之兼材耶乘折轅布被囊人

其細耳於乎材有偏全守不可玷也尚氏不
德而僅以廉自多其猶在張漁陽之後也已
惟其無富家之欲所以有富民之仁君游二彙
非兩截也

劉昆

劉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道多虎行旅
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
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



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
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偶然之對見澹然之心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少介然有義行爲鄉
嗇夫平徭理怨得人歡心○京兆尹召倫爲主簿
領長安市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後爲扶夷長未
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
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貿與民之貧
羸者○遷蜀郡太守蜀地人吏富實掾史家資多
至千萬倫悉遣歸更選孤貧志行之人文職修理
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倫爲知人
惠及貧民選用貧吏古所謂不虐無告不廢困
窮伯魚兼之矣長民者宜加意于斯乎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爲郡督郵時部縣
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意封還記入言
於太守曰春秋先内後外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



今宜先清府内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賢之
任以縣事○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
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建武中除瑕丘令吏有
檀建者盜竊縣内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
加刑遣令長休○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
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
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
竟還之廣殯母訖果還入獄○顯宗即位徵爲尚
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

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言於帝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贓衰伯有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意之委珠不拜其意深矣是豈世之硜硜小廉已哉至其恩及盜竊信行囚繫死乎醇厚之風東京良吏莫是過矣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以父任爲郎年三十餘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好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絶淫祀人皆安之○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均到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巫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不敢嫁娶均乃下令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絶○遷東海相徵拜尚書令復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

叔庠之禁山娶其鄴巫之遺意歟而仁則過西門遠矣格姦者類以權濟乎然而息虎患散飛蝗德政寔感之權不與焉吏治可識矣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建初元年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塉差爲三品各立文簿于是姦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漢自孝武末年任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牛耕

用力省而得穀多然肥磽未聚奸吏牟刻其間自秦彭度田為三品紀之載籍孝明因其法詔示天下遂為不易之制仁人之利溥哉彭本儒術致理故其教化勸率彬彬可觀云

黄香

黄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家貧博學經典究精道術安帝時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内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氷食禄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



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禄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于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禀貸荒民獲全

夫物各有分傳之翼者兩其足予之齒者去其角天道然也食禄之家與民爭利忍乎斂怨而施奪匪直敗名多不庇其子孫違天者不祥哉周儀休漢文彊庶幾知絜矩之義者

分禄贍貧使富民樂施出于周禮荒政之外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長人者可以為法矣

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舉孝廉拜左校令後拜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官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門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撫孤也于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强助弱以惠政得名

仲達善治得于任棠之善諭隱者之益于仕者



自古記之矣避堂待舍惠貽臨淄前輩風流類如此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客居于湖教授鄉閭不荅州郡禮命衆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
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
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開產業
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
亦厚乎

關西四知其心徹神明矣非孔門愼獨之脉歟
夫當時止曰四知迨今知者可指數耶毋謂幽
獨爲可欺也噫古來貪墨敗官厚爲子孫計者
今安在矣道關西印楊氏後無問知不知皆知
爲清白吏子孫貽謀者熟計之應不以彼易此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
孫國相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
乃止○祖母死服闋辟太尉李義府拜郎以凉州
之議爲鄧騭兄弟所不平時朝歌賊甯季等數千
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不解乃以詡爲朝歌長故
舊皆弔詡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
錯節不别利器始到謁河内太守馬稜請寬假轡
策勿令有所拘閡稜許之及到官多設方略賊皆
駭散稱爲神明語具本傳○遷懷令後羌寇武都
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遮詡于陳倉詡即停車宣
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乘其分散日夜進道兼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郡
復大破羌衆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
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詡始到郡户不滿萬
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户米鹽豐賤十倍於前

請寬假以散朝歌之賊倍增竈以退武都之羌



招亡賑貧以致户口歲增人知升卿之忠矣孰
知自順孫孝養中來耶古稱求忠臣于孝子之
門觀此益信

詡以龐亂理劇之才勛勣亦章灼矣然而九見
譴考三被刑罰終不少沮豈忠介天植威不能
惕耶至其臨終猶以擊賊時冤殺爲戒又何慈
惻也士大夫立朝則全軀自保握權則威棱發
戮者省夫

吳祐

吴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化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後舉孝廉爲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以道化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



性慚懼詣閤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乃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無子即遣長妻使同宿獄中妻遂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乃嚙指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書不入京師

范曄論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寡乏貞直季英貧不受遺守郡九年書不入京師孤貞哉其處孫嗇夫安丘男子二事秉心一何恕也中無欲故能盡人之情觀過知仁仁者能之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



讀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户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黨事起餘人多逃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遇赦得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勝殘去殺百年之功歟什伍令嚴而民怯私鬬刼之巳耳陳太丘不禁訟而訟息吾不知何所設施也史稱修德清靜民安之或又謂其爲善不近名信爾亦非淺夫能忖量矣臨張讓之喪有遺議焉易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其慮深乎乃胡氏則云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丘之志則幾於劉囂比在自審焉耳矣



崔寔

崔寔字子眞涿郡安平人也少沉。靜。好。典籍桓帝時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艸而臥其中寔至爲作紡績織絍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寔整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衣被斯民威行胡虜偉哉濟世之才也乃其自少即沉靜好學則士君子欲運量當世之務浮淺者詎能哉昔武侯謂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觀於子眞益信

韓韶

韓韶字仲黄潁川長社人少仕郡辟司徒府時泰山賊公孫舉叛亂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户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冒罪活人至哉仁心乎彼爲身謀而視溝壑之塡委者何忍也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少有高節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爲治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漢去古未遠郡縣吏自孝廉茂才徵者多樸茂

高行政有可觀劉矩少著節槩以禮讓化治本能使民無訟不假敲朴境內晏然猶有西京之風蓋叔世良牧歟

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仁言也藏乎身者無忘怒觀理之學民其喻諸叔方感人處亦在言外矣

##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父丕博學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



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城市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驚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歷司空司徒太尉雖累登台輔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

毋疾棄官而遁孝哉何其誠也世有告養而中沮者何如祖榮哉

會稽之政未見卓異而孚及山谷其所感者何歟無亦簡易不苛民安無事然歟嗟乎若耶之民在在有之而烹鮮之政不可多得已長人者其以祖榮為法哉



## 仇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遊恣者皆役以田事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朞年稱大化覽初到亭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食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

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語曰父毋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聞覽名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弗爲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栖百里豈大賢之路以一月俸爲資勉率景行覽乃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任德不任刑天道然也温克之政若善爲鷹鸇者而鸞鳳之志終有取于蒲亭之對爲政者可以審所尚矣



## 童恢

童恢字漢宗瑯邪姑幕人少仕州郡爲吏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殽以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靜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生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目奮遂令放釋吏人爲歌頌之

夫天之愛民甚矣產豺虎焉或爲民害聖人驅而遠之不曰令無噍類也何哉並生而曲成之耳且世之殘忍成性等於豺虎者不能盡格而獨校於獸耶牧民者修政而召和虎渡河蝗不入境豈駭異人哉然則漢宗呪虎其亦未可詭視也



##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辟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世之健吏搏擊豪强逐捕盜賊曰吾治在是孰能留心保育以挽天倫于既泯如彪之爲政者

嗚呼仁哉

劉梁

劉梁字曼山東平寧陽人少孤貧桓帝時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磈磥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哉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

文法之吏止重簿書期會而臨雍之政衰劉君聚徒勸戒執經試策偉哉越俗之規也浮文盛而實行疎課業雖勤士習日敝立教者盍亦反其本歟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修操行仕郡爲户曹史縣有寡婦養姑至孝姑以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酖毋列訟縣庭郡不加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言于太守太守不爲理嘗遂謝病去婦竟冤死後復以其事陳于後太守殷丹終白其冤訟女伏辜○後舉孝廉拜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常與交阯貿米前守宰並多貪穢采求無紀珠漸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盡革前弊求民利病未踰歲去珠復還商賈流通稱爲神明

聞貨貝產海陸者本不可脉還珠事將偶然爾然剔弊興利吏治則良矣雖珠不還豈爲嘗少哉爲吏者亦無使溢僞焉可也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舉孝廉再遷爲京兆尹會合浦交阯二郡反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皆言賦斂過重百姓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後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惡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者乎命御者褰之百

城聞風悚震其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觸復于既亂之後豈若撫字于未亂之先乎古
今覆轍相尋往往如是悲夫此雖非郡邑所得
爲然受牛羊之牧必有所處矣吾因孟堅定亂
之善政而興感云盖責孟堅之前政也非責備
孟堅也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其先七世二千石續以
忠臣子孫拜郎中後黨禁解累拜南陽太守當入



郡界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郡縣采問風謡
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
内震慴乃發兵討殺前守賊趙慈宥其枝附賊既
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
之家多尚奢麗續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
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乃出前所懸
者以杜其意○六年靈帝欲以爲太尉時拜三公
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
乃坐使人于单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
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公位

晏子浣衣濯冠或曰隘哉君子曰國奢則示之
以儉其有警也南陽多貴人相競以靡奐抱羸
服敝車以是斅懸魚之節似過乃其介有足多
焉吁以功臣子孫歷六郡無纎芥緇涅處汚涵
世不以三公易一緼袍古人哉

蜀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漢末西遷益州劉璋以



爲成都令蜀土富實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
婚姻送葬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
僭逾爲之軌制遂能移風變善轉爲巴東都尉吏
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
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信南
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
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禄外牧
殊域内幹機衡二十餘年家無擔石之財
夫婚葬人倫之大者豈不重乎然世有百兩治

裝奩不舉女三年爲榔恐松暴骸愚亦甚矣蜀土富饒卓鄭餘風染茲侈俗董和躬率以儉示民以禮善矣外牧殊域内典機衡而家無擔石之儲雅有羔羊之節其化理亦允蹈者哉

魏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太祖既定河北高幹擧幷州反河東人衛固范先等與幹通謀太祖以畿爲河東太守畿到部設方略不煩兵卒誅固等



是時天下郡縣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詞訟相告訐畿親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不盡更來詣府鄕邑父老自相責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擧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牛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豐實焉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太祖征漢中畿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

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畿在河東十六年課常爲天下最

漢賊不兩立杜伯侯效忠魏武非正也既富方穀佁體則曉暢矣嗚呼兵殘之後不有循牧民其塗炭乎乃出處則當別論云

親陳大義遣歸諦思簡訟之法莫過是

# 守令懿範卷之三

吳郡守蔡國熙裁定
晚學杜　偉校正
門人顧雲龍纂輯

## 循牧

### 晉

####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初領樅陽令有能名尋為江夏太守時屬陳敏之亂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



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賊所向皆捷侃政齊肅凡有虜獲悉分予士卒身無私焉〇遷武昌太守時天下飢荒山夷斷江刼畧侃令諸將詭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知為西陽王羕之左右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為後繼羕遂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賑給人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〇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分予士卒賑給流亡法外之仁也權用運船以討官賊逼斬王使以除江刼法外之義也仁可法矣義可法乎有士行之志則可

運甓惜陰可謂勤勵不息自強矣然使士行聞道則運心於民政惜陰于禹功豈止形勞而已哉雖然運甓之事未可法也惜陰之說千古之



法言乎豈特有民社者當省也三復不已不覺惕然

#### 呂豫

呂豫字仲悅為陳留太守宣布禮教敦尚名節一時人士化之〇瑯琊王澄嘗行經其界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時郡人多至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

郡以吏言謂豫曰此中小吏亦知如此可以知君之德化矣子尼即蔡克應元即江統也

易辭有云王用三驅邑人不誡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盖自古記之矣陳留小吏荅瑯琊王澄語而能樂善忘勢所對非其所問乃澄則以德化歸美其君嗚呼為民牧者其毋但役役於簿書期會間哉

王承

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

嘗見一為守者淺中狹度閒事菲不察輒盛怒決撻人胡以堪王安期從容寬恕不為苛察被澤者當不止犯夜儒生盜魚小吏而已嗟嗟情



僞百端過寬則玩德威妙用而無著在神明之耳

盖世之苛峻者豈皆性忍哉或曰非鞭撻無以立威名也夫欲立威名何意耶使其中不見可欲雁無是念矣安期清靜寡慾故政多寬恕有以夫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方競尚浮虛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救之○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被讒疎隔求補豫章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十占固請行在郡又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

王何餘風至令貽盡士習武子以為罪深桀紂
宜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風化大行其諸
孟氏反經之說歟為郡邑者苟欲一洗虛浮之
習必以崇實學為要云

崇學敎教守令之首務也長民者不務何哉令
則或制于守守則或制于監司也武子篤學通
覽固已得教本矣況令餘杭則潔已守豫章則
資給一出私祿詎得而制之

顧顗之



顧顗之字偉人吳郡人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
户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顗之御繁以
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
務簡而事理者莫能尚也孝建中為湘州刺史政
績尤著

語云生事事生省事事省多欲寡欲之辨乎劇
邑之事可知也務簡而事理吾知偉人之欲寡
矣彼不惡己之多欲而罪外之多事者其見左
哉

善治民者猶被裘而挈其領貴知要也御繁以
約良得體要彼擾擾焉以自疲何益哉老氏有
言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為民牧
者可以鑒矣

此心至簡多欲則煩係念能心自生勞擾庶務至煩無心
則簡無心匪跡靜一坦平此機在我萬化歸根
隨物順應循序漸舉終日凝然民和政理右近日作

執簡御繁銘附此

南朝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人梁初為武昌守杜絕交游請
謁不行饋遺秋毫無所受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
漆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遂為人所
訟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
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
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
隻鵝而別武帝聞其能擢宣城東陽二郡守遠處
職疾強富如仇讐視貧弱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

惲田秩奉錢並無所耻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為常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其耿介無私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然也

史稱何義方清公為天下第一特多為俗士所病夫同俗誠鄙也耿介之士動與俗迕可哉德厚者能混世塵善矣猶或不恭焉秉心無競諧俗而俗自化其唯至仁乎噫非有超俗之志而與時浮沉猶然世俗中人也

夫為政者不能使民無貧富能使貧富相安可矣義方子視貧弱而佽疾富強豈公平之體歟其耿介無私則可取也



北魏

房景伯

房景伯清河人孝冒中清河郡山賊群起詔以景伯為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率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賈生曰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為也夫片言折獄豈不謂能以淳薄俗難哉景伯化悖逆為孝子所謂有諸已而求諸人者耶俗多不馴悉以此法諭乎曰精神不分故勸一而風百不教而殺虐也已



善用其母食子侍之意則所謂子欲善而民善矣躬行道化莫先乎孝長民者宜加意乎

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也北魏孝文初為荊州刺史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史所載善弭盜者如漢虞詡魏李崇人不一矣其所施設雖各不同要皆不得已為一時權宜救其末流非治其本者也本安在不過輕徭薄賦卹其貧乏驅蓄游民使之得所而已如是而又嚴保甲之法重窩藏之刑嚴門關津渡要地之察然而盜不息者未之有也惟不能先求致寇之源以塞之盜至而後為之計不亦晚乎

## 蘇瓊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瓊至姦盜止息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成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子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攜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服其德績○瓊性清慎不發私書在官餽遺一



無恥受○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顗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府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辨郡縣吏長恒無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綱紀謂瓊曰雖救飢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在郡六年人庶懷之

蓋聞德盛者與人並立而人自化蘇君種種善政莫可縷數第觀道斫青雲地上之語想其丰度不言而飲人以和者也談問玄理而意且自消其轉移人處亦巧矣諭普明兄弟數語長人

者類能言之而訟未必息此無他效顰即工精
神未必眞也

隋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隋文帝時爲相州刺
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
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
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竟坐
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



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黜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
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
州豪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
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
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之
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
百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
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相授教常以季
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
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
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
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剋厲風俗大
改○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
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
杖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喻而
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爲善士吏民感悅畧無爭訟
寬嚴之用難言哉即儒先謂御善良以寬治強
暴以嚴與夫撫民以寬御吏以嚴皆未可爲極



則語也何者以有所着也一有所着不免偏重
弊隨之矣乃若善爲政者內境常虛剛柔時出
何成心之有岐州民質以靜鎮之當也治相亦
如岐可哉改絃易調庶幾近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開皇初爲息州刺
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
有疾病者景茂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
全活者以千數○後以疾徵吏民號泣於道疾愈

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行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條理者於都會時褒揚稱述如有過惡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以老致仕仁壽中復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享年八十七卒于官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者皆望墳痛哭野祭而去



稱善而不彰過此巡行足以化民乎世之徼行者豈無哉其不發奸摘伏以察為明者幾希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民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行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民無少長號泣于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詔擢莒州刺史

觀劉公之傳三代景象宛在目前信哉斯民三代直道而行也孰謂民不可以道化哉世之好談中行者必曰法不可弛俸不可繼中則中矣知民之不化何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



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卻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

惡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王參軍權脫流人之事雖出于非常亦足以開法吏之便門開皇之赦詔雖失于不經亦足以



廓世主之仁量存之循傳一醒吏治之酷法也王伽之事不可為法但當時詔旨數言曲盡理道令之為郡邑者可悉錄一通揭之座右

## 唐

### 陳君賓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貞觀初為鄧州刺史州承喪亂後民多流離君賓至篤意招徠朞月悉還舊業○明年四方以霜澇災君賓境内獨得免○儲積充滿鄰州飢民多歸之以遂食君賓勸率其下令通相迎養及還去尚多贏糧仍齎衣帛資送之太宗下詔勞之曰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使人不慮凶年二則使民輕財重義政化若此朕復何憂其令考司錄為功最

孔門以博濟為堯舜所病然心力可逮則何靳于施君賓為治不獨能厚吾民且復以其餘旁及隣境此其為度豈區區疆域所能限哉天災流行鄧之民獨免要非易易然矣

### 薛大鼎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貞觀中為滄洲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堙廢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民歌之曰新河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以州界卑下遂疏長蘆衡漳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内無復水害○時與冀州刺史賈敦頤瀛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鐺脚刺史

修治水利亦善政之一事乃盡力溝洫孔子以禹為無間然何哉要之民所利賴於茲者匪細

也薛公能令境無水害商賈流通滄之民所爲歌騁駟也今制郡邑類有專官以董斯役而漫無所事事取薛公之傳讀之能無厚顏乎

賈敦頤弟敦實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中數爲刺史每以廉潔稱常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代之道塗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貰之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河及滱水歲常溢溢壞民廬舍寖淹數百里敦頤爲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百姓利之○永徽中遷洛州時豪右占田踰制敦頤括沒二千餘頃以賦貧民○弟敦實爲饒陽令政化清淨老幼懷之時敦頤復刺瀛州饒陽其屬邑也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竟不遷替○咸亨初爲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勿貴也德幹爲之衰減○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人復刻石頌美立于兄之碑側時人號爲棠棣碑



立隄堰以防水患嚴田制以業貧民敦頤爲政勤矣乃敦實清淨寬惠並臻治效夫清靜豈苟簡媮惰無所事事哉謂舉其大綱毋苛擾耳夫禹之行水也行所無事而當其壅塞之衝則塹山堙谷固亦有焉庖丁目無全牛迎刃而解每至於族亦躊躇而四顧意此治體也

政在養人數語百世牧民之菽粟乎清淨之化過於廉明敦頤難乎爲兄矣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舉進士累補費縣令念丞尉俸薄以己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後爲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

丞尉祿微意趣多卑卑者往往侵漁百姓爲之宰者制之使不得行亦是矣然不能體悉其情豈同官一體意哉均分俸入不可爲繼豈無可

相通處歟此匪市恩俾有他圖者亦內愧潛滌
視檢制遠矣若夫今之為令者僅僅以訟獄簿
書為要務視儒生講誦為迂緩甚者疾而讐之
其以俗吏自居不逮智局遠甚哉

田仁會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中授平州刺史勸學務
農稱為善政移刺郢州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
獲甘澤其年大有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
誠為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

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田公禱雨之應卒致有年民歌豈專係一時自
曝之誠哉勸學務農之善政公之禱久矣

仁會為民自暴遂臻有年殆非偶然者嗟夫天
災流行胡代蔑有憂旱者不惟其本朝夕勤劬
即倣自曝自焚亦陳迹耳欲格彼蒼難哉尸居
龍見淵默雷聲桑林甘澤毋曰天道遠也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
其歡心郡人勒碑頌德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
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其獄密
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
欽恤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
哀其詿誤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而勞
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
而後行○後契丹陷冀州徵公為魏州刺史時河
朔震動前刺史懼賊至盡驅民入城繕修守具公
至謂曰賊在遠何自疲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

若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

用密疏以活數千人幾絕之命豈特可為良牧
哉相度固已兆於此矣

姜師度

姜師度魏人舉明經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兼河
北道度支營田等使師度勤於為政又有巧思頗
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障水為溝以備奚契
丹之寇又約濟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
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開元初出刺陝州

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倉地形高常自倉以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六年以蒲州為河中府拜師度為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决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再從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

巧思雖非特大體者所尚然顧用之何如耳用之以裨國用恤民隱亦奚不可師度成溝洫之功曲盡智慮卒以禦契丹便轉漕廣鹽屯溉農畝一勞永逸公私蒙益國家尚亦有利哉



韋景駿

韋景駿萬年人舉明經神龍中為肥鄉令縣北界有漳水連年泛溢舊隄迫近漕渠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郭水至隄趾輒去而堤北爆為腴田○漳水舊有長橋衝蕩易毀每年修葺民苦之景駿易為浮橋至令便焉○時河北咸飢景駿躬撫之令縣境內各相贍恤貧弱者因免流離○開元中為貴鄉令民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及汝幸在溫凊之地何得如是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涕泣嗚咽仍取孝經付其子令歸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遷趙州長史道經肥鄉吏民驚喜競來犒餞留連經日有童稚數人亦在中景駿謂曰計吾為此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慇懃之甚童稚曰此間耆老相傳縣中廨宇庠塾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何意今得親睹故不覺欣戀倍常也其為人所思如此

賑濟之法非躬至閭里親為勸巡則孰肯以有無相通假且委非其人必有並緣為奸稽緩阻滯者欲以利民而反病之不逮韋君遠甚

韋君之政葺陂渠撫流離非有異蹟也肥鄉童子欣欣若覩古人師古者何以好奇為哉故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李栖筠

李栖筠字貞一趙人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後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浚渠厮江流灌田遂大稔○寇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之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書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民為刻石頌德

灌田以富民書孝友傳以造士養教之大端舉矣質之孟氏制產章其庶乎至於鄉飲酒禮古



人用意深厚叔世忽之猥雜非類欲以彰勸難矣栖筠雅知敦重庸俗吏詎能哉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開元中為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托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實儲廩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遣司兵參軍李平間道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賊繼以涕泣士皆感憤

清臣先事為備足抗逆虜至陽事遊樂則法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者其機亦密矣忠義所激諸郡響應豈獨殉節之奇哉才節兼全君子人也彼乎居嬉嬉偶遭變則束手無措是燕雀等也夫



嗟夫世同患夫文靡也開元天寶之間詞士彬彬盛矣而戎且生心清臣泛舟賦詩以愚虜而偵者以書生易之然則漁陽鼙鼓彼固有所侮而動也陽拙而陰備灑淚以鼓同仇茲豈沉泪於詞章中者哉按清臣之學得於內養為多其捐軀徇國非但憤烈實超死生之際云蓋有才華擅世者偶遇難非濡足則鼠竄學貴重內此耳

柳渾

柳渾字惟深河東人開元中舉潞州進士第一調宋州单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遷永豊令其治務威奸暴而恵鰥嫠敺除物害消去人隠吏無招權乾没之患牢制聽斷爭訟自息既富而教庠塾興焉○表為洪州豊城令到職如永豊之政而仁厚有加拜袁州刺史酌古良牧之政可宜於今者即施行之人有疏陳並見採納導利致富教之禮則優裕和慈周普不匱

夫循俗者曰不易民而化也與時俯仰苟道已



耳好古之君子動稽成轍而或不諧土風抑何啟敷善醫者采古良方試則輒驗而用乖則傷人滋多噫藥無古今察脈者有善否也柳惟深酌古宜今其權審矣

酌古政以施今採疏陳而並納取善之途廣矣哉以此為相可以集衆思廣忠益豈特牧政之優也

李朝隠

李朝隠字光國京兆三原人舉明法授臨汾尉後為安令有宦者閻興貴詣縣請托朝隠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下制褒揚遷絳州刺史入為吏部侍郎出刺同州玄宗幸東都路由于同召見賞慰之尋遷河南尹政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害民朝隠曰此而不繩何以為政執而杖之

貴倖家強縱之則怙勢病民激之則起釁生變顧控制之者得其機斯可矣果勢不容已取其甚者密計而迅發如雷霆之威不測不褻善矣



乃隠隠然轢彊弗友自消不更為第一義耶

韋丹　子宙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游惰興學校廣屯田教種茶麥民窮自鬻者贖歸之禁民不得掠為隷仁化大行○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作陂塘五百八十九所以灌田○有吏主倉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廢耶籍其家盡但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恃權取於倉罪也吾貫汝罪與汝期一月還皆頓首謝及期無

敢違○子宙宣宗問宰相周墀曰冊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拜侍御史出為永州刺史州方歉乃斥官吏什用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

韋文明灌田貰吏法外之仁也比之教耕興學



不尤難乎乃子斥供用以市救荒之糧給種植為生之書置社探錢以市牛取仕家子弟以充學官種種仁愛之意溢于常法之外真可謂世濟其美矣古之良牧出于一門奇哉

世有言曰興一利不若革一弊貴無事也然興革豈判然二事哉警游惰而農桑漸開革而興矣勸生理而淫邪日遠興而革矣二者權蓋互用而斷之在獨苟便於民不曰生事也韋丹父子其有焉

## 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光啓中李克用表為河南尹時東都荐經寇亂君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還歸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



縣至二千人為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禾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一旗一榜招懷之簡法勞田勞蠶勸課之圓機

宜乎變流散而成富庶也國維之政可師哉

招懷綏柔寬弛憲網此安集流亡之道宜爾也

若夫躬巡農畝勸勤懲惰平常聲伎曾無一顧

一都嘉植俾爲邑喜國維之於斯民真猶盎然

同室者哉

守令懿範卷之三



# 守令懿範卷之四

吳郡守蔡國熙裁定
後學杜偉 嚴治 校正
門人曹胤儒纂輯

## 循牧

### 宋

#### 曹彬

曹彬字國華靈壽人小心畏謹遜言恭色被服清素有同儒者尤踈財利未嘗聚畜局量寬博喜慍不形平生未嘗言人過失居公庭必冠帶危坐如對君父雖褻未嘗旁視王仁鎬嘗謂人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始覺已之散率也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杖之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詈之矣其何能存吾故緩其事然亦未嘗廢法云

緩杖吏以全婦此與漢吳季英處毋丘長事絕相類仁哉長者之用心乎

## 張齊賢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太宗時以大理評事判衡州州故鞫刼盜論皆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荊渚至桂州水遞舖夫數千户困于郵役衣食不給奏減其半後以給事中知代州時遼兵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



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聞歸功漢贇○後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永興軍閤門祇候趙贇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爲多橫齊賢奏之抵法

巨寇乘城司牧者非殉節則走耳土磴之捷所謂神於用智者非邪活囚減役在有仁聞又藹藹吉人矣昔賢謂勛伐非殘剝者所建諒矣

土磴之捷奇哉幾事密成固不易歸功懦將良獨難非智且仁孰及此乎



## 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雍熙中舉進士授同州推官聽決明允有富家女奴逃亡父母訴於州錄事參軍嘗貸富家錢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之投尸於水罪應死獄具若水獨疑之留而不決州郡上下切怪之錄參詆若水受賂若水但笑謝而已旬餘屛人語知州曰某留獄者所以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取入從簾中推出示其父母父母驚曰是也於是富民父子得釋

釋富民究亦雖矣笑謝録事不欲自顯其功而
置彼何地不尤大難乎彼以富民為嫌雖知完
而不敢釋或以巳長形人短者視贍成何如哉

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權判
大理寺時賜没入祖吉贓錢敏中引鍾離意委珠
事不受○出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議議敏
中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太宗遽
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



之○尋判西京時有僧過村舍求宿不許遂宿門
外夜半有人携一婦人并物踰墻出僧恐天明爲
主人所執因走去至莽艸中誤墮粘井前踰墻婦
人已爲人殺投其中主人踪跡捕僧送官不勝拷
掠遂自誣服但云贓與刀留井旁不知何人持去
獄成敏中獨以贓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云前
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力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
遣吏訪賊吏食於村居有嫗聞其府中來不知其
吏因問僧之獄如何吏紿去昨日已笞死于市嫗

云今若獲賊如何吏云府已誤決不復敢問嫗遂
曰賊乃此村少年某也吏詢其處併贓捕獲僧遂
釋○會有言敏中亦受皇甫侃書物下御史按實
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
私童詰之云其書尋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
如故太宗驚異召見慰賞之

向敏中白遊僧之枉獲盜於村居卻及門之書
完緘於傳舍明與公兼之矣

邵曄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居桂陽曄幼學恥
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知蓬州録事參軍
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
等三人被誣爲刼盜悉寘于死獄已具曄察其枉
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
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遂得釋
全坐削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曰爾能活吾平民
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後以右
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颷

風韓鑒內濠通舟颶不能害

叔世吏習諂阿幕僚視守宰意迎合之雖習知究抑無敢出一言也此其心類知有已其于民命何如哉揚全以悍昧坐削日華以匡正蒙賞任意見縱詭隨者可以鑒矣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閬州人舉進士第一知壽州歲大饑堯佐自出粟爲糜以食饑者吏民效之爭出米賑給全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之也○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爲陳公堤徙幷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後知開封府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爲政一以誠信爲本

賑饑則出粟以率先爲政則去察而本信陳公之治得其要矣彼令民而民不從防民而民愈狡者其思自反乎



陳堯佐之言曰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于激水欲其澄也司馬遷嘗云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乂安即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信哉言也政尚張急理尚烹鮮斯民三代之民耳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少從陳摶游郡舉進士第一後知益州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永制凡十户爲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不敢犯法○知杭州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纔三歲故見命掌貲産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覽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人皆服其明斷○詠嘗謂李畋曰

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有字前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着字後屬陰陰主刑也成不可改盍慎焉〇李順之亂官蜀者多不挈家詠知益州單騎之官官屬憚其嚴無敢畜婢妾者詠不欲絶人情自置二婢以侍巾櫛自此其屬稍置姬侍詠在蜀四年及召還關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處女也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時爲守因問曰天使公路來還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著作希顔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詢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整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廓肆無賭賻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耳詠笑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並題以能吏稱



不邇聲色成湯所以聖也邇而不邇聖猶難乎張莅州過人遠矣宜其德威之行于吏民也公事有陰陽生殺之謂也死中求生陽明常勝仁人哉

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舉進士第一知乾州婺決疑獄人以爲神簿書出納推析毫髮條目無倦邑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施于民則簡而易行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衍權知鳳翔府一邦之民爭于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〇夏人初叛天下苦于兵自陜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産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衍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



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〇後尹開封開封治京師嘗撓于權要衍能使權要不敢干前尹惟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獨衍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譏亦諸縣之民皆被其惠〇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今豪右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糶其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開封比比出能吏

而兼於民政者惟衍一人○衍食子家一飯一麪而已或美其儉衍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皆國家所有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敢自奉耶一旦國家奪所有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乎後以祁國公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隘裕如也

夫政無遠圖惟以聽斷爲能終日疲精神於刀筆筐篋之間而民瘼不及講求即剖決如流閭閻窮困自若也杜世昌典守鉅郡迺有餘力省約民事而惠徧下邑豈獨材力精敏良識治體者哉雖然政平訟理良二千石事也聽斷亦豈可忽固尚有大於此者耳嘗以此義語所屬多知注意者

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禹之所以盡力于民也世昌措大之語藏于胸中衣食居室皆從儉其禹之徒與宜其不勞民力不挑權要而乾鳳之民爭界上也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歲飢為體量安撫使汰冗役數百活飢民百九十萬始游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為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

韓稚圭負宰相之望而勤勞吏職丑開封所為亟羨也有謂社稷器非百里才者何以稱焉曰以器使人掄材者事也君子隨分可以自盡一命之士豈必不能濟物耶彼羞小官而覬要路者其器識可知矣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天聖八年中茂才異等第授將作丞知河南長水縣持重精密雖小事必詳思審處吏民愛而畏之後副樞密坐謗知鄆州徙青州會河北大水民流京東弼擇所部豐稔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在貯之量置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分統馬老弱病瘠者廩而醫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用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



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慰勞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家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者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八萬餘人是時人有勸弼非弭謗之道禍恐不測弼曰吾豈愛一身而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訖之益力上聞之遣使勞弼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悉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即僵仆自弼

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云

夫救荒無奇策亦無定策在相機而行之范希文興作惠民蘇子瞻乞牒易米皆便計也然不可以訓矣曾子固權常平之價朱元晦發義倉之入其可久之規乎歲大飢將復求濟于司農彥國散處飢民隨在貯廩法便而澤均一時荒政莫過也吾觀溫公救荒疏云富民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此與彥國之策相表裏勝官粥



賑濟遠矣行之其在人乎雖然在險而運奇平若宅平而無為國無九年之蓄而委曲妄吾信無奇策也已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蘇州人仲淹子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親遠不赴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重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桑後呼為著作林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

地初不隷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税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税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隷縣凡牧地隷縣自純仁始○時久旱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俟食闕時吾爲糶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境內民不知○知河中府役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摭拾私事不能得○知慶州



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壤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飢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

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環州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讕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泣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盜刼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恕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于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恥玩之道○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



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恣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于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大半○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斂小斂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妻與小吏奸因會寘毒鼈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以中巡對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鼈其曰毒鼈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耳實

僚年醉歸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初秭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為永興軍路軨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秭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

子産曰唯上徳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太叔弗是也無何國多盗至取人於萑蒲之澤而後悔聽信之晩猛固可以禦盗耶范堯夫謂寬出於性強以猛不能持久秪取玩耳然朞年而盗亦減夫二者奚取衷焉噫陽和發脉震雷佐之嚴霜隕草即兩露不能復潤何者其生殺之氣殊也由此言之寛嚴之用視其意所向矣且夫以生道殺民者春雷也不爾則秋霜也夫

范純禮

范純禮字彝叟仲淹季子為永安令時建昭陵京西轉運使𨡆不石塼燒及工徒于一路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説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歳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



時用乎○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盗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寛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務去之○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徳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耳徽宗從之

今之人類言曰理劇者非厲以威不可因而棘然種種也所謂成心僨事非邪彝叟之治開封寛役省刑豈非有得于家學仁厚之脉哉

夫論刑者權其情與法焉已耳二者互有重輕焉情重乎當裁諸法法重乎尤原其情仁人之用心也失火而俟誅盗絲而論死此所謂法宜

於情者歟彝叟並從末減善矣哉夫吏重故出之律兢兢馬承順風旨巧文逃責者比比也效優之民一言而宥其死仁厚中尤有讜直氣馬

包拯

包拯字希仁合肥縣人舉進士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後



治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名呼曰包待制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後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以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趙禹以令史事周亞夫府中稱其廉平亞夫弗任也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真仁人之言也已包希仁以嚴名史乃稱其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未嘗不推以忠恕吁此其異趙禹輩歟

語曰廉為官本希仁律子孫之嚴乃其律已之徵乎世祿之家宜刻此語為戒石

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之法吏當以



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讞而生之○知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抃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後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抃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着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守懼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日州以無事○後以御史乞補外得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曰為令當為

任事勿以亭謾郡訟事辨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
皆喜爭盡力處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
鑿賴石民賴其力○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抃
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沒而不能歸
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
道里費○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治蜀
蜀人安之○抃向使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
法及為守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無他曰是
特酒肉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神宗



即位召知諫院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
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知杭州抃素
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緣此皆驕聚為惡抃知其
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率適去○未幾
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
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成
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
皆莫如抃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
無自政府往者卿能為朕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

法也豈例之問因乞以便宜行事既至蜀默為經
畧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
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
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忠戰以帥衆比
戍還得餘資持歸為室家可也人喜其意轉相告
語莫敢復為非者○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謀
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
縱逆黨朝廷悉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
剽境上抃亟遣部將帥兵討之驚潰乞降將殺奴



耶血以盟抃使易用牲皆讙呼聽命抃為吏誠心
愛人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
守必曰昔趙抃治此最得其術焉京相繼守成都
事循其舊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
本然至於治杭鋤強懲惡姦民屛迹不敢犯蓋其
學道清心遇物而應變有過人者

大地通者易軋勢危者易傾謀長者易遂小丈
夫險險成性其何所不至矣有君子焉以才集
事秘其謀以功與人覆其短厚矣哉非志在為

民淡然得失者不能也闕道之全泗守可以風
矣
竊聞天下之事莫不有幾識其幾者沉慮集謀
當機決策而鎮之以安靜故變未形可使不形
既形可使即解而變之已作也猶可因敗以爲
功否則倉皇失策不免債事也已濠亭之謀變
守日閉門靈門旦夕關道獨從容如常濠以無
事豈倖而然哉蓋得其幾而有術以潛消之耳
噫非圓照之識詎可語此

歐陽觀

歐陽觀永豐人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爲泰州
判官時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
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
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
生猶失之死而世固常求其死何也後以子脩貴
贈中書令崇國公
歐陽觀錄死因必求其生卒食其子之報于後
天之報施善人豈爽哉讀瀧岡阡表嘗三復而
悲之

歐陽脩

歐陽脩自永叔舉進士補西京留守推官入樞府
後以事降陝州夷陵令時脩方壯嗜學欲求漢史
可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一一披閱其
間枉直多違錯歎曰夷陵褊小尚爾天下可知也
于是仰天矢心遇事加謹○後奉命計度河東凡
百一一別爲圖籍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脩曰
公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脩曰
吏之不職吾所愧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保州
叛兵降既而皆殺之脅從一千餘人分隸諸郡富
弼爲宣撫使恐其復生變將使同日誅之會脩權
知鎮府遇弼于內黃夜半屏人密以告脩脩曰禍
莫大于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
爲變不細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弼悟而止○知
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
或謂脩曰前政威名動都下公之風采似微弗逮

若何曰人材性各有長短豈可捨已所長而用其所短但當盡我所為不能則止既而郡下無不治

○脩平生連典大郡務以鎮靜為本不求聲譽治存大體而施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獄不過終日吏人不得留滞為奸嘗曰以縱為寛以畧為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吾所謂寛者不為苛急簡者去其煩碎故所至民安其不擾既去追思不已

君不嗜殺人必能一天下臣不嗜殺人必能相天下永叔仰天矢心始于陳年公案而出罪全活以畢先志官至參知政事豈偶然哉嗚呼君子未有不矢心于天而能成美業者永叔其我師乎

歐陽父子生意盎然卒以休懿終宜矣彼殛鷙者安在哉

昔人以立德立功與立言為三不朽然德不近名功須遭會而能言之士吐一詞以名天下是故敏博者趨之而畢吏事為不屑矣吁嘖與索丘存者幾何剡文不載道數千年後果必不朽耶親民之君子生生一念與天地終始也人知歐陽子得韓籍于廢簏以文擅世不知夷陵閲舊案矢心勤恤蓋不朽之實云

##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山西夏縣人年二十舉進士從龐籍辟判并州時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籍檄光按視光建議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俾紓河東貴糴遠輸之苦籍從之麟將郭恩妄引兵渡河沒于敵籍以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後與王安石忤出知永興軍朝辭循乞免本路青苗助役時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為奇兵調民造乾糗悉修城池樓櫓關中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内郡繕治非急宣撫之命皆未敢從軍興若乏臣當任其咎于是一路獨得免

君實不負辟 王于既沒豈肯上負朝廷下負百
姓哉宜其相業獨顯也
夫處寅僚者君常煦煦相下真偽難別也猝然
臨小利害若楚越然懍懍懼波及即身共其謀
諱之矣古之人有推功分謗者此何心哉君實
之倅龐籍生則引咎沒撫其孤自謂生平事可
與天知信矣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嘉祐二年進士除鳳翔判官
長吏意軾文人不以吏事責之軾盡心其職老吏
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
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
繼軾徧問老校修衙前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於
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通判杭州時
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水利鹽法軾嘗因法以便民
民賴以少安○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司農寺
又下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為提舉常平官曰
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



造律也豬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
手實之害罷之○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使
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殺
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
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河決
曹村滙於城下城將敗富民爭山避水軾曰富民
若出民心搖動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
驅使復入軾履杖策親呼武衛營卒長曰河將害
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
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率徒持畚
鍤以出築東南長堤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然
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使官吏分
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
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知杭州吏民
習軾善政不勞而治旱飢疫作軾請於朝免本路
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度僧牒三百易
米救飢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患軾
又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方治病活者甚衆

又裒羨緡得二千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
坊稍蓄錢糧以待之是秋大雨湖溢軾度來歲必
飢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
平米并義倉所有以備之○浚茅山河專受江潮
浚鹽橋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
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為長堤以
通南北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
名曰蘇公堤○浙江湖自海門東來執如雷霆而
浮山峙於江中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



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
引浙江諸水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以達於龍山
之大慈浦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忌者排之
功卒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
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
常欲淤塞河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
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篙行無
陸挽者自慶曆以下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
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築挽路為千橋以泒江

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再莅杭有德於人家有
畫像飲食必祝○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
諸縣多水患吏決陂澤注惠民河東亦多水至是
又將鑿鄧艾溝且鑿黃堆注於淮軾適至遣以水
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
水顛流潁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從揚州發運
司舊歲操舟者私載物貨故操舟者富厚所載率
無虞而速達近歲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
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奏乞復故朝廷從之○



以學士知定州軍政尤弛衛卒驕墮軍校蠶食軾
取其貪污甚者配隷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
博軍中稍足乃部勒以戰法眾皆畏伏有卒吏復
以贓訴其長軾曰有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
中亂矣亦決配之眾乃定

在杭浚兩河復六井議引兩浙水以避浮山之
險欲築三吳挽路以泒松江之勢蘇公之興水
利滋多矣及在潁則奏寢黃堆之鑿以免州境
之浸豈空談水利之儔哉

觀奏復運舟事乃知古稱盡法無民信哉恤民之私乃所以善行法也

曾有開

曾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氏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逐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者衷誅之足矣



安得若是衆耶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新法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乏食擅代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洺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

興陂增隄先事知備視患至而猝圖者遠矣有開以世胄服官乃究心民事若此可嘉哉至於懲大姓則戒株連治蠱獄則雪誣枉擅發錢穀全活飢民豈其好生之心所植者厚故隨在輒形邪感格冥漠孚洞應之有以夫

曾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司法參軍追判越州歷知齊襄洪福等州初嘉祐中州歲飢度常平不足賑給而田野之人不能皆



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厲之虞前期諭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爲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奸強盜賊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鞏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屢

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輩與祐嘗
酒食假以騎從輩所賺金帛隨之猶之郡中盜賊
多出自言友諒智力兼人輩外示章顯寔欲攜貳
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歛
手莫敢動寇攘屏迹道不拾遺毫亦號多盜治之
如齊盜為引去〇至于盜清風俗振理頹壞鬭訟
衰熄綱紀具修所至皆然也〇襄州有大獄逮繫
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輩至閱囚牘決嘗勿論即
日縱去并釋百人州人驩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
矣孰知非冤乎〇其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
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卑民不能自養者以官舍
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
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全市里不知
也

宋文章家必曰蘇曾云觀其治水戢盜諸事豈
呫呫觚翰間已哉故二君子之治郡可以言文
矣

趙尚寛



趙尚寛字濟之河南人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十
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寛趣尉出捕曰盜
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
且為害尉既出又遣徼巡兵躡其後悉獲之〇知
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寛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得
不死募索為蠱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俗嘉祐中
以考課第一〇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廣
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寛曰土廣
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
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溉田萬餘頃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寛復請以
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
復為膏腴增户積萬餘尚寛勸于農政治有異等
仁宗嘉之下詔褒焉留唐五年民像以祠之

信臣之政迄嘉祐且千餘年按其迹榛莽頓為
膏腴夫治豈在好自表見墾田治渠百世之功
迹可循循之耳覩河思禹配天咏稷至于今能
忘其故智哉

蘇頌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訟他事互問民鄉里丁産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産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刻剔凡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邑法之至率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頌諭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懽心一旦緩急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



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徼外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且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敬者唯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屬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産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諸縣鎮公事頌謂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置郵所經而関無防守請置營兵以備非常明年果有飢民乘虛向長垣如頌慮○頌又請以募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巡檢縣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令也且民罹剽刼而長官不可不任其責時論是之○歲餘知婺州方泝桐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愈譏薄鄧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婦所紿但諭醫如法檢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必有不得其死者悔將



如何既而婦果真病死元孚懟曰我輩小人豈測大君子之用心哉○吳越飢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其以轉運責逋市易緡錢晝囚夜係雖死何以償頌憐之釋使營生以衣食之餘悉償官期以歲月皆不敢負果如期而足○宴客郡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

傳曰察見淵魚不祥而世之爲鄧元孚者衆也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巋然子容而已所謂大

君子用心諒哉

互問一二以警千百執簡御煩之術乎豈特足為戒賊法也

常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卭州人登熙寧六年進士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遷成都教授秩滿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為治民不忍欺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每先他邑而辦擢大理丞以讒監滁州酒稅至滁自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為山水游曰誦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

錢明逸自禁林出為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王子明嘆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萬千生靈邪希古之治滁得之矣

世之為治者多惡民欺似也反而求之亦嘗如希古之主信乎

張戩

張戩字天祺鳳翔郿縣人既冠登進士第攝蒲城令蒲劇邑民悍不畏法鬬訟寇盜倍他邑異時令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戩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教喻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為衰○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多訟戩待以至誠反覆教喻民化之○嘗知靈寶至是靈寶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君還舊治使者欣然言於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戩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皆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

蓋世有長於詰慝者曰吾以安善良耳乃聖人則戒忿嫉于頑夫太虛之中獨無風霆歟吁風霆無心之用也忿心一熾太虛翳矣彼頑者豈皆敝民上失其道或迫而驅焉古之人所為得

情勿善也今之君子疾惡如仇則以拘執為快心否者亦土芥視之漠然不復矜恤得無少生生意邪觀靈寶父老數言可悯已記善不記惡道化之意寓其閒乎若兼置記惡簿則民生疑畏之心難乎化矣

## 蔡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年十八舉進士知福州遂為福州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利之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〇知泉州為政精明知其風俗善調停之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除其甚害〇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〇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所羞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



券舉債終身不能償公曰弊有甚于此耶即下令禁止至于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之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襄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襄立德政碑

溉田減稅禁奢作戒今之民牧有之矣尊師下士古之民牧或未多見也而況今乎蔡公德政之碑非偶得于閩人也

自秦而降法令為詩書禮教從此泯焉非獨淺聞不能究宜所謂碌碌奉官救過不贍無暇論繩墨之外也烏識勸學修禮為太平之原哉君謨破觚為圜似與世迕而閩人感之刺骨禮教深於法令矣

## 葉康直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進士知光化縣縣多竹民多編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寍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禮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為司

農屬後知河中府復為泰州夏人不敢犯境知亳
州通濬積潦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為兵部侍郎

教民以陶火患寧息此與廉叔度同科清乎之
論亦不在五袴下民心之可感如是夫大抵從
政者率多因循一任事則羣議從之已且自疑
矣專意勤恤將之果決毋談難于慮始毋奪志
于人言則天下事皆可為豈獨息火患興水利
乎哉

宗澤



宗澤字汝霖登進士為衢州龍游令建庠序設師
儒經術風俗一變擢科者相繼靖康元年命知磁
州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徙避帑廩蕭然澤至
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
計上言邢洛磁趙相五州各畜精兵二萬人敵攻
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
之

守令之典文學者必曰擢科者相繼也譬于醯
雞焉知醯甕之外哉宗汝霖著烈節勁氣于靖
康建炎間而恂恂與青衿伍豈武流云乎哉
五郡聯兵相應禦敵之勝策也邊虜之郡可倣
而行

陳規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守德安李横
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
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横
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與濠橋陷



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
之須臾皆盡横拔砦去○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
流亡立保伍會劉錡引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
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
萬斛勉同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
四門小酋至輒挫之金人告急于兀朮規大饗將
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在諸將或
謂今已累捷宜乘全師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
正欲為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

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也鏑叱諸將曰府
公文人猶誓死守況兵曹也時方劇暑規謂鏑無
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致勞蔑不勝矣毎淸晨
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
城中爭奮斬獲無筭兀朮宵遁○規守德安時嘗
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
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保砦寇至
則併力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
屯田民户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



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
者以田還之自紹興以來文臣鎭撫使有威聲者
惟規而已○常爲女求從得一婦甚閑雅恠而詢
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
活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

士大夫常日多自負也一聞鉦鼙聲處女已陳
元則推李橫走兀朮設然丈夫也觀嫁張氏女
事則又廢卷而歎功烈必自行義得之孟子曰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諒矣予曰我戰則
克豈事刺擊技哉

##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
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既無以給饘粥安得
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允文惻然憐之
爲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百萬生
靈鼓舞感賜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彬甫蠲添丁之稅一州之民生子並舉其德豈
在貫父下哉



##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溫州樂淸人擢進士第一授紹興
府僉判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奸不行
時以四科求士府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
以應詔○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
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
先聖所居斗朋何敢予人移知夔饒民乞留至斷
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
知湖州得請起知泉州會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

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黄堂一杯酒
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初饒久旱入境
雨全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獲其至誠不獨感
人而亦動天地鬼神朱熹張栻亟敬之
勉七邑宰詩宜書黄堂當令百世邑宰生春也
覩其有禱必獲誠且動天矣而況人乎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舉進士尉蒲圻多決疑獄擢
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誨訓之人皆



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告其守史彌遠曰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
化人以為名言○後以屢挫金人保全京西官至
太師謚忠肅子葵范皆名臣

大學擢科不足為彥直評隲也告史彌遠二言
可謂萬世守令之龜鑑矣彼憒憒者鮮不曰吾
不能行吾志催科獄訟掣吾手也視此何如
耶

孫子秀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
縣主簿日詣學官與諸生討論義理○後知金壇
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
齎牒自詣里正併隣正來然後行不實者徙自
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
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
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
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後徙浙西
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



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於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
居截撥上供贍之

造士保民於境內人或可及也淮民之流移淮
兵之浮寓亦且括田以使耕截撥上供以贍食
非有一體之仁者不免町畦之隔也其誰能及
之

黄震

黄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
知廣德州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

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揹
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
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
不思救其弊耶況熹社倉法歸之於民而官不得
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別置田六百
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
息○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
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為常鬬爭
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榜掠以徼福者震
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
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
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
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鎖一夕
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
之諸司禁絕之○撫州飢起震知真州單車疾馳
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
糶者籍彊糴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置文書不入州
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煑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

賞旌勞者而後入恒未明視事

法存大畧潤澤在人天下之法皆然也豈獨社
倉哉苟非其人王莽之井田宇文之周官猶且
不可彼不咎人而咎法者是懲噎而廢食也

趙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登淳祐元年進士
第知台州至郡以化民成俗為先務首取陳述古
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為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
諷誦服行期莫失墜約束官吏擾民生事取孝經
庶人章為四言詠讃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為之
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
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横建黄巖社
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堤路三十里節浮
費為下户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期年之
內乞歸田里景緯天性孝友雅志沖澹無意仕進
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書歌舉旌之化社倉之建代輸奏蠲之惠而終
之以乞歸何其善教善養善斂身哉德父之孝

文冲澹不虛矣真牧民之師也
吳師禮之言曰近民無若為邑宰貴德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憚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幾也此所謂達治體者也景緯之謂矣

遼

大公鼎

大公鼎者渤海人咸雍十年進士調瀋州觀察判官時遼陽水傷稼北樞密發瀕河丁壯以完堤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民之道疏奏朝廷從之罷役水亦不為災瀕河千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令省徭役課農桑建孔子廟學部民化之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為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于上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太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為大幸他郡如此者衆願均其賜于天下上從之
仕宦賢者庇所理止矣他郡肥瘠朔粵已也大公鼎裔夷耳而處意蕩平無藩圃隔越昔人有云六合之外別白有人信夫

元

譖都剌

譖都剌字瑞芝凱烈氏至順初為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飢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武關譖都剌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譖都剌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耶既又煑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為築城外橫堤遂以無虞元統初除益都路總管俗頗黠悍而譖都剌務興學校以乎易治之秩滿以最聞
瑞芝蒙古人也守武關堤襄陽中國學者先之鮮矣君子不以類廢人不掩人善錄之

周自強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好學能文練于吏事以文法推擇為吏泰定間廣西洞徭反自強往見徭酋說以禍福中其要害徭酋立為罷兵貢

方物請命事聞超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為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見即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曉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覈畝聚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于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縣吏



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稱籍甚部使數以廉能舉于朝遷授撫之金溪尹階奉議大夫

法持不告道化鷹鸇不若鸞鳳仕者皆知之矣及據案決訟往往刻深何哉取經語曉解訟者使之悔悟首實則原其罪此百世息訟之良法也

守令懿範卷之四

# 刻守令懿範後序

侍御仰蘧郜公以隆慶己巳秋

奉

明天子詔莅河東糾察并冀豫雍諸郡國公章憲布度謹身率先風釆峻凝表儀當世凡百有位莫不精白一心以肅官常矣而公志在下民日孜孜期保惠而安



存之迺進諸長吏於庭命之曰

皇上即位存撫遐邇惠養黎元臨遣使者以六條課諸君非直以勑法爾也諸君抑皆視治若家保民若子體仁以長民者乎亦或有務炫燿奇蹟之近功而忽惻

恒拊循之遠畧者耶是豈惟非
皇上集安中國之意亦非使者之所
樂聞也夫古訓不由于何其訓
日者蘇守蔡君纂輯守令懿範
一編擇取品隲最號詳悉諸君
其亦有意否乎諸屬胥拜手曰
先民舊服厥有成績允惟德惟



義云者顧得顧諟而祗若爲於
是公以授屬吏古昌既玩味終
篇犁然有當於心也請刻以傳
爲刻告成適謠于衆曰至哉我
公之嘉惠諸屬甚盛舉矣夫惟
天惠民作之君使司牧也惟辟
奉天承以郡邑守長俾分而牧

爲牧以養民爲義養之云者豈
家益而人食之哉竭節守官導
王者之澤以布於下來庶人之
瘼以聞于上爲耳是故保息寬
護以寧其居敬教勸學以成其
善儲蓄賑貸以恤其災經理咨
詢以興其利不秉華名不規速



效仁愛淪浹精意感孚殆若膏
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
人不見其形而民之懽忻贍直
不期而然矣載稽編中所錄諸
賢剩調光後軌政殊科而質行
直躬畢誠則一咸於牧養之意
不悖也故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藏非百世守令之師乎
邇来吏治類以峭厲相高嚴峻
精敏操切辨具鈎摭深隱發摘
奸欺使物無遁情部無遁事其
光華豈不煒然哉顧法令滋彰
姦偽滋有上下相愚以避文法
視諸賢所舉措君子當自有辨



矣甚者驅之若群羊束之若
薪則失之愈遠而守令之體愈
非矣今守内雖稱久安而逆虜
之蠢動於三關者獨數發軍興
制轉餉運輸取盈於河東者獨
繁且卯第之常供營伍之月給
雲朔燕薊之需郵途尉傳之費

其出於吾民之肌膚者未易以
數計也地日蕪而賦愈增民日
貧而斂愈急田里之間其所係
賴於守令以蘇息而生全者豈
其微哉公蒿目時艱首舉是編
爲吾屬範非昏夜出居者而明
以燭倀倀徑趨者而指以途耶



吾屬誠即前修之軌迹爲緒正
之章程則其政而兆師其心勉
其難而不忽其易庶幾乎牧養
君子之遺風矣公憂勤之志其
少慰哉且公以
天子耳目近臣抑直是司乃循循然
以則古昔善誘人爲先務盍有

其道不忍私其身故用訓誨代
糾繩欲俾人人得守令之懿也
豈非曲成才傑以康兆民計遠
慮深為
國家建無疆之休者哉然竊聞公
筮仕南中廉平聲實洋溢江東
居而民悅去而見思鴻猷茂烈
方膾炙口碑真前無古人矣而惟
不以所長自表亦不以所長律人
若無若虛取諸人以為訓為樂
善之大如之何其可及耶傳曰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嘉惠
諸屬者誠至矣又曰率辭揆方
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世昌不敏願與諸長吏胥勗胥
規以克對公之明命為
隆慶庚午冬十月屬下平陽府
知府劉世昌書

刻守令懿範後序

守令懿範之編編自吳郡守蔡

春臺君既錄于吳郡矣茲復繕

而刻之則平陽呂劉二郡守奉

侍御郜公仰遵翁意而刻者也公

嘶

天子命按鹺河東會河東鹺法方盬

壞商旅駢坒鎩發軔之艱而彊

垂軍實技梧不給任職之吏蠢

萸不皇皇焉公毅然曰斯余行

部使者責也遂上書

奏裁報許如舊公乃嚴更輸既宿壅

杜過私鬻鹽莢摧于池者趣取

必時即池以南往多泆弗取則



令盡取亡棄於是潞南垣之捷

通芮鹿之道而商至如歸矣公

復曰吁大浸為菑備不豫具何

以應卒余攷鮮西池所繇來上

矣今弛與盗盗甚無謂也其亟

甃復焉如是而備豫公私可具

足也又故姚暹渠堙且久公檄

慮材鳩傭浚而闢之俾毋溢為

鹽沴至躬測水脈欲資剌剌以

濟不通鹽之眥殆充充益沛焉

公凡所經畧裹誠畢慮所為夙

夜者皆軍國至計上以宣揚

德音而下安輯元元也故公所操馭

必於機要異時者牧守令長惟

吏事是事稍涉鹽賦鮮不俗觀而翫即所奉行丞若尉已下耳法揺而抗姦弊漏於網密固其所哉惟公抗威稜而端化本諸浮靡冗濫裁什之九以儉瘠風屬郡邑其所約勅務在郡邑長吏郡邑長吏罔不娓娓肅給轡



之振裘者擎其領杼緫者揔其緒斯乃靡然順耳茲公之精意尤恐未能諭人吏或媮怏一切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公誠有意其推本之也適蔡君是編有當於心遂命刻而傳焉盖公臨制三藩督察萬里所紀繩在

誨獲受以卒業竊窺公學聖人之學升堂覩奥駸駸於古之儒者矣其刻是編以傳豈非遺伯玉氏耻獨為君子者耶凡我司寀與郡邑大夫士得是編以玩尚當覽鏡既往施之有政俾軼跡前列士志公董振至意則庶



幾哉異夫漢人所謂鬻乾鼠竇燕石者焉

賜進士出身原尚寶司司丞廬州府

通判晉江林奇林書

## 守令懿範跋

吾蘇郡守永年蔡侯輯守令懿範成迺示以總論二篇凡例七條俾綴一言于末簡余觀古之循牧大抵各就其質之所近者為之未聞道也然自漢以來上下數千年間僅得若干人斯已難矣儒者作用與循吏迥別豈不尤難哉而前代史官不能別立名稱表厥殊異良可惜也今侯以儒牧創名使自別於循吏其諸異乎史氏之見與余讀凡例知侯於二牧簡擇精詳評騭允當足為世法信哉其為懿範也而侯於儒牧亦惓惓焉夫所謂儒牧者非徒以文學飾吏治之謂也明乎聖賢大學之道而推廣其子諒惻怛之心其斯以為儒而已矣於戲天下之牧循而未儒者有矣未有儒而不循者也侯名儒也於循乎何有今歲水潦為災民罔有秋而常賦是恤是編所採豈無成事可為今日荒政之助者乎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余於侯日夜望之



隆慶三年七月十一日郡民吳江徐師曾謹跋

守令懿範四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蔡國熙撰國熙永年人嘉靖已未進士官至山西提學副使是編乃其官蘇州府知府時輯古來守令事跡自周至元分儒牧循牧二類儒牧自子游而下三十人循牧自公孫僑而下一百一十人前有皇甫汸序稱儒可以包乎循而循未必皆合於儒體用之間蓋有辨焉云云夫儒者之學明體達用道德事業本無二源岐而兩之殊爲偏見且唐韓愈宋歐陽修所學不甚相遠而列愈於儒牧列修於循牧亦不知其以何而分楊簡傳陸氏之學黃震傳朱子之學所著之書釐然具在乃升簡於儒牧以繼陸氏而不升震於儒牧以繼朱子豈非未見日抄耶循名失實尊儒而不知所以尊徒成其門戶標榜而已

# 古今廉鑑八卷

〔明〕喬懋敬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廉鑑八卷》提要

## 古今廉鑑敘

閩封人喬子懋敬徵靈

上所燕及去集無塵黎烝按堵得以擾縣備職可幸無罪第行間無齎書足讀記古今高廉一二輙列清防玩而誦之用資自鏡而已比覈之載籍益之所聞之士爰自六經而下諸子史暨明興訓誥文獻蒐輯廣普者半釐為八卷

間以視客客啞爾笑曰夫貧者士之常也舉廉而不與恥也何异以庸行而諄諄稱引慕嚮之為且也古無論即如近代薦紳先生或班鉅儒或擅名世亦既顯懿稱成矣顧舍不述第述持廉一節豈所謂窺豹非耶而懋敬唯唯否否不然也夫相車以輿相墉以基本故也勞人堅务識吏僕未易數顧亦有本余每

見都人士俶儻奇偉往往世所指名乃懿德洪伐廉寔爲之則無異繇矣應龍之神也人得而豢之豈非以欲哉嗜慾屏則純白備純白備則天光發彼其眡天下事皆游刃也惡乎制而不敢哉仲尼未見仁者乃取舍約樂閒曰仁在是矣莘野耕夫幡然應聘格天之業爛焉孟軻氏論之謂自一介不取始由斯以



譚賢聖之士所以崇德而廣業者非廉其道無繇已籍第令操心少繆而陽慕由夷則君子者已德色閫之彼亦奚實實以矯飾爲抑皎皎易爲汚衆口難爲理逆旅遺冠同舍亡金罹此患也故其道在信心如必昭雖明汚以求信於人人是何異建鼓而求亡子者哉古之爲士名不出一家衆下乃顯其能以彼用力者猶無貴以力聞況廉茂之士乎廉於剎而多取於名未爲盡行也爲名所勸未爲褭誠也傳曰大廉不嗛繇是觀之有清畏人知者有畏人不知者雖其趣別軌乎總之不離嗛嗛自喜是謂廉清則不信不信不大矣乃有瑕瑜不相掩堇堇有聞而錄亦靡遺古人所以致論於繩枇也客於是奭然自失任而曰



天以日爲鑑象明地以水爲鑑形清人以廉爲鑑行潔命曰廉鑑期與同志者誠勉之

萬曆戊寅孟夏雲間喬懋敬譔

古今廉鑑總目

# 古今廉鑑凡例

學者稱引唐虞三代誦法孔門乃賢聖之廉六經具載矣茲不敢贅至如許由務光之倫自司馬遷揚雄已以為疑茲亦闕之肆六經而下斷自春秋季文子始據左傳史記廣以子書擇足徵者録之秦漢以還據二十史宋史新編間參諸家紀載可傳信者綴其一二乃

國朝則取典故名臣詞林吾學憲章通紀鴻猷等録及郡國文獻志采裒薈萃義取自鏡非有品騭補厥漏遺尚望作者



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儒家類喬懋敬古今廉鑑八卷　一名壺天玉露

癸酉端午後上海回杭州以四十錢得之

長興王修記

# 古今廉鑑卷之一

## 春秋戰國

季文子友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三公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麄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麄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他七日自是他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家器為葬備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孫叔敖為楚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何不為也孫叔敖曰吾聞君

子服美孟恭小人邪美孟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屬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又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先是孫叔敖知優孟賢善待之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



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以善地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丘不奪也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時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



農工士女安所讐其貨乎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我

晏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每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以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

輅車乘馬三還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至景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而不顧其下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他日景公分慶氏之邶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先富也且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君子曰公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富者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也夫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一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輝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先是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



公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䘏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後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宣公卒公子負芻賊太子而自立晉君會諸侯討之執負芻歸京師將



見子臧於王且請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負芻於曹是爲成公子臧盡置其邑與卿不出子臧讓千乘之國其廉大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後若干年吳有季札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日使過徐徐君愛其寶劒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也及還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劒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季札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劒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劒於是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喜



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季札去徐道逢男子五月披裘負薪於道傍有遺金季子顧曰取彼金乘薪者曰五月披裘而採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顧而去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魯叔肸者宣公母弟也宣公弒子赤而自立叔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抗

志高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宋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對曰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傳



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解揚之謂矣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野人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

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魯昭公在乾侯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羈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賞獨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

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或曰即介子推事

佛肸以中牟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



將入鼎佛肸播而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義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栢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倚於庭墻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爲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矣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劉向論之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楚昭王出亡屠羊說從既反國賞從亡者亦賞說也說辭曰大王失國臣失屠羊大王反國臣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遂不受而反乎屠羊之肆荀罃之俘于楚也鄭賈人將寘諸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無其功而敢有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論者曰屠與賈小人之嗜利者也君子所不道也故秦將賈人子也而已

羽用販繒屠狗也而敗以其見利而啗也而楚鄭之人反之孰謂可以類盡人乎於世之貪天功以為已力者往往而是視諸屠與賈也亦獨何哉當是時又有江上丈人云

伍員已荊急求之乃如吳至江上見一丈人刺小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名族不告解千金之劍與之不受曰荊法得伍員者祿萬擔金千鎰子胥過猶不取我何以千金劍為乎員適吳使人求之不得也每食



必祭曰江上之丈人丈人與鄭賈人蓋皆所謂非常人也傳逸其名惜夫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闔鑿坏而遁矣

荊與者荊人也躬耕自給其妻偶之市楚王使使者齎百金造門曰請先生治河南荊輿不許也其妻從市還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轍何其深也荊輿語之故其妻曰許之未曰未其妻曰君令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遂負釜甑經而與其妻去莫知所之

爰旌目將有所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能視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



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

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扎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之四子者高士也其行皆過激非人情難繼乃亦博禹世之名耶然而蟬蛻穢濁之中不獲世之滋垢何可少也何可少也

列禦冦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冦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數



千乘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以彼遊方之外或辭粟而饑或却金而隱豈與溝猶鄙儒猥云苦節貞凶遂冒貨取者等哉或慨談禪者衆也君子曰世患無禪耳誠禪則求田問舍悻悻爲子孫計者無之矣由二子觀之誠有味也夫

魯仲連說新垣衍不可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



伍拾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貳拾餘年仲連爲齊說燕將下聊城田單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

貴而詘於人窮貧賤而輕世肆志魏王問天
下之高士於孔子順孔子順曰世無其人也
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
者魏公子無忌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
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
受公子財彼雖戰國策士乎誼至高矣公子
所以厚自引下嚴事侯生者誠重其廉也
趙王信秦間以趙括代廉頗將括奢之子也括



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對曰括父
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
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
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
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
利便田宅可買者買之願王勿遣王不聽括
果為白起所殺以其貪也
西門豹事魏文侯為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
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
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
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文侯復與豹豹
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
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
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
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
子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君子謂豹廉矣而
節中變雖有激乎其為之也然非君子所貴
矣



楚將子發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
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
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
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
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敢以衆威受賞
君子謂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而遜
卿頤以為譏其亦劉子政論申胥之意也夫
顏斶說齊宣王貴士宣王願請受為弟子曰顏
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

# 古今廉鑑卷之二

## 西漢

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治春秋不及仲舒而弘希世用事躐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仲舒家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公孫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嘗於帝前詆其詐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於乎國敗由官邪况乃握衡機即貽素餐誚何如饕餮為余每詠嘆不盡

同叔爲魯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爲丞相長史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是時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少卿無相誣汙而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武帝以仁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李廣爲將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



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業事廣死時一軍皆哭百姓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鄭當時爲大吏城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卬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閒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當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内行脩兩人中廢賓客益落當時死家無餘財

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俱上疏乞骸骨歸上賜黄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



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舊有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貴者衆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況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於是族人悅服
尹翁歸當宣帝初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舉廉累遷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東海人欲屬托邑子兩人比相見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官至右扶風卒家無餘貲



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曰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有何孟者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史稱亞翁歸云
王尊為安定太守獎廉黜貪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奸臧威振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
朱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累遷至大司農邑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改元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余嘗讀漢詔令周舉稱夷魚之廉王渙褒



羔羊之義漢世廉吏為盛由上有以風之也夫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廉直不見容上責之曰君門如市何以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由是獲罪
羊續為南陽太守時權豪多尚奢麗續敝衣羸馬以矯其弊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

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佐騶所至輒迎逆尊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車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佐騶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公位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數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

楊子雲雅寂莫家無儋石儲晏如也嘗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

荀恁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冦本縣廣武聞其名節約不入荀氏閭



嚴遵賣卜城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爲具車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尚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爲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冲大慚遵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東漢

高密侯鄧禹方天下既定嘗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光武益重之

寇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

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博士范升上疏追論其功有曰臣竊見遵名聞於海内廉名著於當時身無奇衣家無私財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臨死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臣愚以爲宜論敘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謚成侯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李忠光武時將也上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惟忠獨無所掠上悅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衣衣賜之

任延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少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饌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之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宣秉字巨公少脩高節顯名三輔建武初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一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秉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得擔石之儲帝憫惜之

范遷有清行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

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策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鄭均有清操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建初中徵遷尚書數納忠言後以病告歸帝東巡過任城廼幸均舍賜尚書祿以



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

孔奮建武中為姑臧長時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廉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安之不顧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帛車轂彌竟川澤惟奮無資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不共報德遂相率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百里奮謝之一無所受

張堪拜蜀郡太守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犯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嘆息焉

趙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斂枯魚二年敗之不盡豪黨畏其儉節先是盜嘗夜劫之咨恐母驚



延至門迎盜謝曰老母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知名

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

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第五倫性質慤少文采以貞白稱爲蜀太守蜀地故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資多至千萬皆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賕賂抑絶



鍾離意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盗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寳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朱暉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閉門不受就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君非有愛也遷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



袁安甘足苦節會大雪丈餘洛陽令身自案行見民家皆除雪出至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不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其廉介如此及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率感激自厲

王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

須臾瞑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
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怆即鬻金一斤營其
殯瘞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
署怆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
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怆前即言之於
縣縣以歸怆怆後乘馬到雒陽馬遂奔走牽
怆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怆所
由得馬怆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
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



此二物怆自念有瘞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
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
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
瘞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怆悉以
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怆怆辭讓而去
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怆休息與
俱迎彥喪餘金俱存怆由是顯名

戴封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
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経其家父母以封當還
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竟
業時同學石敬平病卒封養視殯殮以所齎
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
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
略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
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
還其器物

李恂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
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



殷富多珎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
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
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
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
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
自資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
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
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

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
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彊宗
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
還

崔瑗文雅軼群李固爲太山太守奉書禮致殷
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循行郡國以
臧罪奏瑗瑗自訟得理出瑗愛士好賓客盛
脩肴膳不問餘產居常疏食菜羹而已家無
擔石儲當世稱之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



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
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
之奠一不得受寔用治命馬寔歷位邊郡而
愈貧薄及卒家徒四壁無以殯斂

楊震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
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
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密愧而去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

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
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
乎

楊秉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
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秉性不飲
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
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震之子

王暢爲南陽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
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從



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
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
君不希孔子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
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
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
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
立志暢雖不德敢慕遺烈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
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曰今大人踰越五嶺

遠在海濱舊多珎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
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
苡興謗王陽以衣囊激名嫌疑之間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矣父卒祐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嘗牧
豕於長恒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
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耻柰君父何
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為膠東相嗇夫孫
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



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
首祐問其故性具述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
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
還以衣遺之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
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
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
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
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

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時冀州饑
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
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
令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

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初為
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
莫不改操表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
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
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竇武為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苞
苴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兄子紹為虎
賁中郎將性踈簡奢侈乃上書求退紹位又
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
小莫敢違犯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
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
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
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

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劉寵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貪暴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



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吠夜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耳寵曰吾政何能及君言耶勤勞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累登卿相而家無餘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論者曰劉寵被徵百姓齎錢送之趙執轉任百姓以水餞之寵與執皆清吏也而民之送錢不同如此寵之選受一錢不若執飲盃水之為甘矣

黃香為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穫歲數千斛香曰舊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可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與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



雷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范丹好違時絕俗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桓帝時辟為萊蕪長不就議者欲以為侍御史遁身梁沛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居焉有

時絶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嘗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後有程堅沐並者事絶類丹堅清潔居貧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諶甫何為不食人食並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吴攻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荅者否也呼者曰汝作沐徳信耶其清名流播如此



羊陟遷河南尹下車計日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請托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

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徳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勉應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子胤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盜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勑不犯其閭

檀敷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恵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徴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黄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



公沙穆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于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家有病晁給得厚直穆追還之其人言已有約辭錢不取穆亦終不受

錢而去後舉孝廉終遼東屬國都尉其爲令時縣界有螟虫食稼以身爲禱恭雨螟銷百姓稱神明又苦大水穆曉占候豫令百姓徙齊地故弘農獨免湮沒焉

向長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與禽慶相善並隱避不仕王莽婚嫁既畢逾遊五嶽竟不知所終

龎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



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

管寧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廢書觀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此卜寧歆優劣漢魏之際寧獨完節居遼東二十年孟觀孫邕王基薦之曰寧含章素質冰潔淵清區景藏光嘉遯養浩金聲玉色久而彌章前世未有厲志獨行若寧者魏明帝具安車蒲輪束帛加聘焉寧不徙家貧



好學一藜牀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 古今廉鑑卷之三

## 三國

諸葛亮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亦何求不得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君子謂武侯洪伐茂勛出處光明比跡伊



呂乃澹泊寧靜之學所蓄積深矣

董和初事劉璋為成都令蜀土富實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移風畏而不犯遷益州太守清約如成都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鄧芝為大將軍餘二紀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素儉不治私產妻子茹素不免死之日家徒四壁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姜維云

邴原與管寧華歆號為一龍歆龍頭原龍腹寧龍尾嘗行而得遺錢繫之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人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時鄭玄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以高遠清白順志澹泊故英偉



之士向焉故青州有邴鄭之學

王修為袁氏別駕時袁氏政寬下多蓄聚魏武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卷歎曰士不妄有名辟為中郎將

毛玠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嘗為東曹掾與崔琰典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

敢過度魏武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乎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屛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鮑勛清白有高節為太子中庶子出為魏郡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子數手書為之請罪勛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不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後被誅勛內行既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



華歆被召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尚書令文帝受禪改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儋石儲公卿常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嘆息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男女皆作衣服按歆為操弒伏后戕皇子獻帝至莫必其命跡其所為成濟之類也史稱清節若此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非耶

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牸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



陳表仕吳封都鄉侯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

呂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無所仰賴吳主權聞之加賜錢絹

鍾離牧少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爾遂以稻與民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行義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牧曰今

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上之為釋繫民民懸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晉

魏舒為司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闕乏儲初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去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



劉寔位望通顯每崇儉素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雖禮敎陵遲而行己以正弟智綿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胡威為徐州刺史勵操清白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初父質守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曰是吾奉秩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密誘問之乃知都督也取所賜絹荅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而除其名父子清慎皆此類及威為徐州晉武賜見語及平生帝嘆其父清謂威曰卿清



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何以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及遠也

文帝與山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賂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洪少以清厲顯名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
汝南王亮嘗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
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
故耳然實乎其常性故為詭說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
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
受自是顯名後更以牙籌取譏當世惜夫

范宣漢萊蕪長范丹之後家至貧罕交人事潔
行廉約韓豫章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室宣



固辭韓愛之以宣貧加年饑疾疫厚餉給之
宣又不受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
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
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
邪范笑而受之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
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
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
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

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羊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還而留
之篇太傅祜之兄子封鉅平侯奉祜嗣者也
事與時苗同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範為烏程令送一
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
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修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
遇便舍去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



獨酣暢昂貴之家絕不肯顧家無旬朝之資
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皋之間

元帝以周訪為荊州刺史王敦以荊州用武之
國欲自領之而以訪為梁州訪大怒敦手書
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於地
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聞敦有
不臣之心恒切齒敦雖懷逆節終訪之世未
敢為非

超當元帝渡江為舍人時天下擾亂超自以

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絶不與人交書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兼晨之積每帝所賜皆固辭帝嘉之不奪其志

劉惔字真長少清遠有標竒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嘗與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辭之仲祖曰聊以充虚



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周鎮清約寡慾所在有異績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汙泊青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爲吳興郡

陸納少有清操貞厲絶俗拜吳興太守至郡不受俸頃之就徵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盛陳珍羞畢具容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孔愉爲會稽内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王恭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常從其父自會稽



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平生無長物

杜軫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悦服秩滿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無所報受去如初至累遷尚書郎時涪人李驤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

踰之號蜀有二郎

鄧攸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去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納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攸拖不留謝令推不去

吳隱之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初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



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朝廷懲嶺南多墨以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氈席家人并日而食身恒冗衾妻子不沾寸祿其至自番禺也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隱之見之遂投於湖

陶潛為彭澤令在縣清絕惟性嗜酒公田悉種秫穀妻子固請其半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遂解印去賦歸去來辭既歸顏延年送錢二萬即日送酒家潛嘗言夏日虛閒高卧北窗下清風飄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律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音



南北朝

南朝宋謝弘微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遺財祿秩一不關預叔父混聞而驚嘆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

詵爲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爲江夏內史時
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百錢道存慮覬貧
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謂吏曰我在彼
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未幾那能
得此米即可載還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
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去
覬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
他物麁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凱之亦尚儉
素衣裘什器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
人



褚淵爲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
因求清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
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
人大懼收金而去淵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
人莫之知也淵仕宋卒爲齊佐命元勳至今
子弟恥其失節君子取節焉可也

羊玄保廉素寡欲爲宋文帝所知故屢授名郡
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
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
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江湛元嘉中爲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
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
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在選職頗有
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
稱焉

江秉之宋少帝時爲烏程令後補新安臨海太
守並以簡約稱卒于官所得秩奉悉散之親



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
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
一枚及去留之府庫

柳世隆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口觀君舉
措當以清白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
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
經後授尚書左僕射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
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

裴昭明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

卿汎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受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中奉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将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内史及罷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甞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自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



萬伯成料

経故終身一不事産業子子野子野在禁省十餘年未嘗有所請謁外舍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不免饑寒唯以教誨為本

張瓌以功封義城縣侯出為吳郡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齊高帝勑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

陸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内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甞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氷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録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武帝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征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



盡矣張融為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住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水中後問其從兄諸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笑其清高類此

丘寂之年十七為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或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或歎曰不意郢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為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舟徒縣令沈嶠之以清廉抵罪

寂之聞曰清吏真不可爲也政當處季孟之
間乎
沈嶠之性跡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
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
問曰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
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
爲誰嶠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
是若臣得更爲吏令清譽日至嶠之雖危言
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

傅翽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
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荅曰無他也
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
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
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後翽又
代玄明爲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
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
既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
一策也

任昉仕梁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曳杖徒
行郡邑民通詞訟者就路決之尤以清絜著
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令户曹掾訪其寒温
郡有家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采昉以冒險
多物故即時停絶爲政清省吏民咸以爲百
餘年未之有期年卒于官舍惟有桃花米二
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
雜木爲棺浣衣以斂闔境痛惜立祠于城南
歲時祀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緑沉瓜投之

于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
五十今年四十有九可謂知命
張弘策受詔與呂僧珍先往清宮封儉府庫于
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
先是定計與武帝意合帝甚重之
傅昭爲安城内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者
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餧于門厠昭所莅官
常以清靜爲政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
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世稱學

府
江革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
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至並賫待緣道迎候
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
唯資公奉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
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
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王
惲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躭學好
文梁武以為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



一無所受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
安卧或請濟江從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
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斤以實之其清貧如
此
徐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
親族之貧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荅
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
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為它有
虞愿出為晉安太守在郡絕不營私前政與百

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還在郡
立學堂教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
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
隱蔽後瑯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
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除後軍將軍褚彦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牀
惟積埃有書數帙彦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
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孫謙衯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齊



衯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
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
固辭謙每去官輙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
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
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
何遠仕梁為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
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跡
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敝素器物無
銅漆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

人多以細過受鞭罰遂爲人所訟徵下廷尉
被劾十數條除名後爲武康令愈厲廉節除
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行部諸
縣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
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
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
能擢爲宣城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強富如仇
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
伏暅爲新安太守在郡清恪人賦稅不登者輒



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
爲繩其厲志如此
北朝魏長孫儉清正率下無懷仁恕吏人表請
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徵授大
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儉本名慶明他日周
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
名儉以彰雅操後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
白勳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
麥以彰其美

長孫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
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
第宅庳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
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
爲今強寇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
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大武世所在著績帝
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魏文成拜高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
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



曰何不先言今見我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
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塩菜而已
帝嘆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
疋粟十斛拜長子忱爲太守允頻表固讓帝
不許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
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
鄭述祖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齊天保中歷太
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兖州刺史時
穆子容爲延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

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
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布歸
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
袁聿修在官廉謹爲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
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嘗
呼聿修爲清郎太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
使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
聿修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
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



亦欣然報書云老大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
指吾無間然弟昔日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
矣
柳虯脫略人間不事小節敝衣疏食未嘗改操
人或譏之虯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
孜營求徒勞思慮爾
周文平江陵軍還諸將多因擄掠大獲財物唐
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周
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
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
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二十餘年明其
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
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
也
申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
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
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



之皆接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
並寫誦之
馮偉齊趙郡王親迎之賓館將舉充秀才固辭
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
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
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
修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食不改其樂

隋

張虔威爲謁者大夫嘗在途見一遺囊恐其主

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求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緋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緋帝謂虔威曰御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叅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緋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

王通以策干文帝不用退而講授於河汾屢辭徵辟楊素勸之仕對曰踈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願公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素遺之食絕不受曰含糗羨藜將焉用之



# 古今廉鑑卷之四

## 唐

太宗以燉煌公狥渭北房玄齡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識公爲秦王即授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置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

屈突通爲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之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初桂州都督李洪節亦以清慎顯既沒其家賣珠太宗疑洪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来朝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置不問

隱太子嘗以書招尉遲敬德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幽仄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

生之方以身狥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
若私許則懷二心狥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
許國師為相州刺史部有受賕者國師不忍按
但賜清白箴其人自媿後修飭更為廉士
李襲譽為人嚴懿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廩隨多
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
謂子孫曰吾性不喜才遂至窶乏然負京有
賜田千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樹桑事之
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吾沒後能勤



此無資於人矣
蕭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貺叢夥不以入門
家人病取槁梅於廚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
子廩為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侍南方多
穀紙倣教諸子善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
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於囊笥貪者伺
望得無薏苡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長孫順德為驍騎將軍以受賕為有司劾發太
宗曰順德元勲爵隆位厚何至以墨闇乎因

賜帛數十愧切之太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
賂破法不可赦柰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
得賜甚於刑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後
召為澤州刺史順德素少檢至是折節為政
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
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張良貴趙士達占部
吏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坐累還第
韓思彦為蘄州録事參軍客汴州有張僧徹者
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彦為頌餉縑二



百不受固請為受一匹
賈敦頤入朝羸馬繩羈人不知其刺史也久之
徙瀛州刺史水歲溢溢室廬寖洳數百里敦
頤為立堰水不能暴百姓利之
馮元淑歷三縣令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與奴
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奉餘
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
苦中宗降璽詔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絜
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元常元淑從兄

王方慶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首領沓墨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者號第一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

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任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



崔玄暐母盧有賢操嘗戒玄暐曰吾聞辛玄馭云子姪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于廩祿則善如其不能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暐所至以清白名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饑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酒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按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尚通尚法尚吏尚文尚儉尚直各具所長若懷慎之清亦宰相中不可無者懷慎之卒家闕亡儲清不俟言其上表薦宋璟革並明時重器以人事君尤得古大臣體是可以伴食喻之乎子奐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瑰怪前守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

六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
開元後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與三人
而已終尚書右丞
李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未嘗改治第宅僮馬
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歎曰李公引宋
遥之美黜劉晃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
文子之德何以加哉
杜暹補婺州叅軍在職清慎自持秩滿歸吏以
紙萬番贐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

一大錢何異哉開元中以監察御史覆屯磧
西會安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鎮守使劉遐
慶相訟詔暹按究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
左右曰公使絶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
幕下已出竟乃移文俾取之突厥大驚服為
禮部尚書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
一不受以行父志
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韓休曰尉小
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

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
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
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
奉詔帝不能奪
開元中山東旱饑詔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
以王丘與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
州清嚴為下畏慕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
丘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
丘訥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丘更履華劇而

所有清約未嘗通賂遺室宅車騎敝陋既老
藥餌不自給帝歎之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
禄以旌潔吏
元德秀為魯山令時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
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傳
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
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
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者德秀所為歌也
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

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罰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空居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儉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殽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房琯每見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吾不幸生衰世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惟枕履箪瓢而已

劉允濟修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



臣懼此權頗輕於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廼視如浮雲耳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

李白爲虞城令三月政成隣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白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我居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改後變爲甘泉

鄭虔爲廣文博士在官貧約甚澹然不以爲意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氊

裴寬景雲中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詵問狀答曰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屬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李勉少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



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絜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舵居官久未嘗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

李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産前後賞賚皆上于
官以助軍
楊綰性沉静獨處一室左右圖史疑塵滿席湛
如也始天下兵興従權宜官品同而禄例差
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利因不
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険雖上
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儉
約未嘗問生事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
駟禄廩分姻舊随多寡輙盡造之者清談終



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内愧止
始輔政中丞崔寛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
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
出入従騶馭百數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令
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聲樂散
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
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郗士美為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来皆
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

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
時討王承宗士美兵鋭整最先有功憲宗曰
固知士美能辦吾事
段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将焦令諶取人田自占
取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歳大旱農無以償
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喩令諶
令諶怒召農以牒置背上大杖撃二十輿致
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
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将尹少榮頗剛鯁入



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而
爾必得穀撃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
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
犯大人撃無罪者尚不愧奴隷邪令諶聞大
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李愬行已廉約其昆弟頼家勲貴飾輿馬矜室
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居無所増拓始晟充
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竒近
世所未有晩雖忽于馭士與鄭注善論者不

以旌其賢

陸贄初為鄭尉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贄後秉建竪廉為之本也

崔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寃財者必剥下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



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孔戣為嶺南節度使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船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戣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戣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比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以左丞乞歸韓愈上疏言戣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可苟順其求不留自輔也不報

韋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戞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財瓦於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代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以廢倉為新廄馬息不死築



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籍其家盡得父記乃權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常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于泉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

何易于爲益昌令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訟在廷易于丁寧曉指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蓋資性云

鄭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賙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儉狹至官府乃開肆廣



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

鄭綮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歛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羸錢千緡藏州庫不持後他盜掠州終不犯鄭使君錢君子謂綮清德重望不可以欺後薄之也且拜相讓不聽立朝侃侃三月遂引疾致仕此豈持祿保位者等哉

## 五代

賈郁仕閩爲仙遊令時多墨吏郁獨以清白自將有以新果饋之者郁辭之其人曰人無知者郁曰女不聞古人畏四知邪竟不受得代有一吏酗酒郁曰使吾再來當懲此輩吏更爲嫚語云公欲再來猶造鐵船渡海也是歲會延鈞建號聞郁有治稱擢贊善再典舊邑醉吏適盜庫錢獄具郁署其案末云竊銅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以渡海不假爐錘遂以法隸尺籍蓋與張益州判盜錢吏同云



鄭遨與李振善振仕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省之

古今廉鑑卷之四 終

# 古今廉鑑卷之五

宋

范質性廉介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沒無麤蔵藝祖謂侍臣曰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熙陵亦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

慕容德豐歷諸州都監其在昇州也澤國富饒德豐獨以廉潔聞積遷至客省使德豐輕財



好施厚享將士在西邊母留京師妻孥寓長安貧甚真宗憫之詔給團練使奉踰年進團練知貝瀛二州卒家無長貲

曹彬初隸世宗帳下歷遷西上閤門使奉使吳越私覿無所報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至數四嫌於近名受而籍之歸輸之官世宗不允則悉以施予不留一錢礽太祖典禁旅彬非公事未嘗造門群居讌會亦罕預由是器重焉平蜀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謂彬廉謹授義成軍節度使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

郭守文事太祖太宗為將所得祿賜悉以犒士死之日家徒四壁士皆流涕帝聞而嗟嘆厚恤其家為真宗聘其女焉

袁繼忠長存忠謹士大夫多與遊前後賜賚鉅萬悉以犒士既沒家無甔石之儲

張瓊為防禦使時史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為巫媪二人切齒發瓊擅乘官馬納李



筠隸僕畜部曲百餘人恣作威福召訊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亂下氣垂絕曳出遂下御史案鞫瓊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獄具賜死太祖旋聞其無遺貲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百人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優恤其家

田重進為節度使太宗居藩時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

太宗益重之

劉溫叟為御史中丞太宗在晋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納貯廳西舍中令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遣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白之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雍熙初子炤羅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及引對太宗問誰氏子炤以溫叟對太宗憫然召宰相語其事且曰其父有清操錄子登朝庶足示勸

沈義倫初為從事以廉聞王師伐蜀用為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彥進入成都競取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脫粟之飯東歸篋中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樞密副使

盧億宰相多遜父也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遇禍人服其識

呂蒙正平章事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大幾何安用照二百里哉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微時求貺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紳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



賈黃中知昇州時金陵初附為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按行府署見一室扃鑰甚固發視之得金寶數十櫃直數百萬乃李氏遺物也即表上之賜錢三十萬

王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辭曰筆資禹偁却之及出守滁州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笑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頋肯虧一馬價哉

真宗嘗補軍校皆敘已功或至讙譁呼延贊獨

進曰臣月奉百千用不及半忝幸矣自念無
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生再拜
而退衆嘉其知分
呂端知成都府為政清簡後以開封判官左遷
會置考課院諸受譴寘散者引對皆涕泣訴
饑寒至端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潁州副
使臣之願也帝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擢
至參知政事趙普嘗稱為台輔器後果為相
不蓄貲產諸子時有困絕又迫婚嫁因質其



居第真宗出內府錢糧五百萬贖還之又別
賜金帛俾償宿負
王旦為相面奏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
園居第沒未免喪資用已詠真不負陛下所
知朕使其家稱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
當出上恩非臣等敢為私惠真宗感歎賜白
金五千兩
寇準初為樞密直學士受賜金帛甚厚乳媼泣
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

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
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奉入惟務施予寢
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穴敗益命補之或
譏以公孫弘事笑曰彼詐我誠且不忍棄之
久而以敝復棄也處士魏野贈之詩云有官
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或乃有萊公燭之譏何
與
王旦平生不置田宅曰徒興爭為不義耳真宗
以所居陋欲治之旦以先人舊廬辭王質旦



姪也為天章閣待制家世富貴克己好善自
奉簡素如寒士不喜蓄財至用不給日初旦
為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償
以所乘馬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
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又得顏魯公為尚
書時乞米于李夫人墨帖刻石模之徧遺親
知聞雅尚如此故所至有冰蘗聲
李沆嘗讀論語曰沆為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
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

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人莫能干以私治第封丘門曰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謂太隘沆笑曰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頽壁損不以屑慮曰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完滿如意且人生朝暮不可知安事豐屋哉

向敏中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剡南惟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聞晚



與張齊賢競十萬之貲論者惜之

張詠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知益州日李畋嘗侍坐廉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詠陋曰吾不為輕肥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以詩寄傳逸人云前来失脚下磻溪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野史記丁謂逐萊公垂厓恐禍及買田宅以自汚按張卒於祥符八年後五年為天禧三年萊公方罷相其誤如此

劉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皆以清直聞隨臨事明銳敢為在蜀人號水晶燈籠為刑部郎兼侍御史上言比年庶官使倖請託貪殘者濱于貨賄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為下詔戒中外既卒帝憐其貧賜錢六十萬

曹修古知興化軍澹泊簡易家稱循良再歲卒槖無餘奉至不能護喪歸賓佐賻錢五十萬



佐之季女泣白其母曰大人雅介節即束脩之餽猶恐黕之今柰何以數萬緡汚餓乎拒不納同時又有蔡高者主簿太康卒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邑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緡為賻程氏泣曰吾家素廉不可以此汚吾夫悉却之二子者皆能以廉化其妻子者也高襄之弟

李及清介簡嚴喜獎薦下吏而樂道人善知杭州惡其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

謂當治具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居官數年
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賻白樂天集在河南
間與提刑杜衍會而共具菲薄中貴人用事
者至亦無益膳衍歎其清德
周湝坐累謫彰信節度副使真宗聞其清節召
還将復用詔下而卒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
十萬
秋棐知廣州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
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将援棐於上前



棐答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布衣今
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汚耶死之日家無長貲
戚同文隱而不仕瓶無儲粟未嘗以貧故干人
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
之辨也既瞑未曙皆不出戶見鄰里范仲淹
師事之
李畋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
自奉甚約為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
卒無瓶石之蓄仁宗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

繻午贈講讀官飛白書扇遺賜置其柩
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
客相對清談知開封時常食惟一麵一飯或
美其儉衍曰衍山陰一措大耳幸遇明時俸
入以周親族常恐食浮一旦國家奪所有却
為一措大将何以自奉乎為相以清介稱退
寓南都凡十年第室湫隘才數十楹不殖田
產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綿袍革帶或勸
為居士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嘗



教門生曰官清只畏人知若求人知同寮不
廉者必譛之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賈禍
而已但優游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
呂公孺廉儉與人寡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
不受談者清其節
范仲淹好施與為政尚寬厚少時與一術者遊
會術者病篤呼仲淹告之曰吾術能鍊水銀
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付今以付公即以其方
與白金一斤納仲淹懷中仲淹方辭避而術

者已絶後十餘年術者之子已長仲淹召而還之封識宛然他日讀書南都留守有子居學見仲淹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之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箸得非以相浼為罪乎仲淹謝曰厚意詎敢忘第饘粥安之已久遽亨盛饌寧能啗此粥乎頃之以進士授德廣叅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比去止一馬鬻之徒步而歸



包拯知端州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拯雖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游宦有替墨者不得歸宅里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吳奎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言不從不止也少甚貧既通貴買田為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沒後諸子至無屋以居

趙抃初任成都攜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役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自成都召還知諫院神宗謂抃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喜慍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及他孤女三十餘人施德惸貧甚衆晝所為夜必衣冠露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為

唐介以言事謫潭州倅潭州一巨賈私藏珠為



閱吏所按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爲無何事覺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馮京少儁邁鄉舉禮部廷試皆第一時未娶外戚張堯佐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帯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出奩目示之京笑不視

周惇頤自少信古好義以無欲為學自奉甚約奉入悉以周宗黨妻子藜莍不給曠然不以

為意知南昌時嘗寢疾潘興嗣視之見其服
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而已後分司
南京力不能還故鄉愛廬阜之勝遂家焉
石介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
比者侍郎王濟聞其勤約因讌客以盤飧遺
之介謝曰朝享膏梁暮厭麤糲人之情也介
所以不敢當賜顧寢嚴命竊謂文正徂徠二
公者使繼饋可以不乏則從之乎士非可受
無功之食者此食豈為憂其不繼以口腹累



人君子所不居也二公之意蓋有在矣
程珦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其親故
貧者分奉稍贍之職斯祿薄克己為義人以
為難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
官給其葬
趙槩為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千
萬槩知其貧為代以己奉其平生所為皆此
類
胡宿清謹忠實少與一僧居僧有秘術化庬石

為黃金且死將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
力他非所冀也其督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
布衣時又有楊揩者為漢州判官道遇術士
能以庬石化黃金欲授之方揩曰吾從吏祿
安事化金哉又有實舜卿者監平鄉縣稅有
僧欲授以化汞為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
不願學也事並與宿同
彭思永仁厚廉恕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
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



即還之始就舉持數釧為資同舉者過之出
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為求索思永曰
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衆服其量
居喪寠甚鄉人餽之辭曰思永不孝何敢煩
里旅記存
穆修盛有文名時張知白守亳有豪士作佛廟
成知白請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五百
金遺修為壽且求載名于記修投金庭下趣
裝去郡士謝之絕不受曰吾寧糊口為旅人

終不以匪人汙吾文也宰相欲識修且將用
爲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不飯
浮屠爲佛事修雖窮厄然一時士大夫稱能
文者必曰穆參軍
周美爲馬軍列都指揮使每邊書至諸將各擇
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
服之祿賜悉分戲下及死無餘貲
李允則廉約衣無兼副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
河北二十餘年事功㝡多其方畧設施雖寓

於遊觀亭傳間後亦莫敢隳至於國信往來
費用儀式多所裁定云
呂大臨歷秘閣校理仁宗嘗遣使賜館閣官御
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皂隸方自秣馬使者
還奏帝曰真廉士也大臨清整有守因爭李
定後名益重世并宋敏求蘇頌稱爲熈寧三
舍人
張問處已廉潔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
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

世衡卒其子占用父治命亦不納田無譏者
叄拾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及諸种氏
徐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嘗從胡瑗之學
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
弗受
郝戩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錢數百萬使
取息自贍戩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戩篤
行苦節竟不仕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

灼隣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
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顥廉正
數往來境上竟不入
程頤見韓侍郎維於潁川維朝夕親張具一日
謂其子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有黃金藥一
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令
爾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指啓之頤曰頤
與而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
遂歸維歎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

戩戩載之弟也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嘗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貸罪已待之復如初

邵雍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所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市溫公諸老為醵金購之

張田知廣州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戒邏



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暴卒田伉直自喜好嫚罵氣陵其下然臨政以清作欽賢堂繪古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云

司馬光知諫院以濮議不合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仁宗遺賜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辭不許光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熙寧中擢樞副使光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當時市井小民凡狥私者皆指笑之曰汝一包家耶見貪汚者曰汝一司馬家耶包拯也陸務觀書布衾銘後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顏復有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復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妝其子長之

劉安世性廉介絕聲色貨利之好梁師成用事求得小吏吳默嘗奉趨走者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于地下還其書不荅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軾曰若器之真鐵漢也

曾鞏在官有所市易予賈必以厚取賈必以遂
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
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
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
也
陳從易為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
致聘者從易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
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班宗族之貧者
陳瓘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每以瓘學識卓異



待遇加禮而瓘已窺其微常欲踈遠之屢引
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卞檄瓘攝之以
其時當得職田意瓘貧必喜少紓瓘至明遂
伸尋醫之請所得租俱不受歸之官廪
馬伸居官晨興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
莅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
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
行也故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
蘇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熈寧知應天呂惠
卿諷以一謁則執政可得頌笑而不答[illegible]
政府所得扶奉隨即散之其奉養至薄嘗曰
吾引拔不知幾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
以雙井一斤為餉知吾無苞苴之嫌也卒之
日弔者造其寢室見所居處服用無不歎愕
咨嗟以為寒素不及
呂希哲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
十餘年布衣糾屨樵蘇不變所居無几案以
竹縛架上置書一切燕器悉不能具而處之



晏如未嘗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
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
劉恕家積窮至無以給旨毳一毫不妄取於人
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光以衣
襪一二及舊貂褥為贈辭不獲強受而別及
潁州悉封還之溫公嘆曰於光不受於他人
可知矣
趙善琮嘗言王安石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
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

夫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主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陳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侍郎傅堯俞求介秦觀見之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師道素惡友壻趙挺之適預郊祀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挺之家問所從得卻去遂以寒疾死



范純仁將娶聞婦以羅為帷幔不悅曰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邪敢持至當火于庭純仁自少至老退食必易短褐衣之自奉不擇饌餔嘗誨人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潘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初登朝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親故致蔡京願交意正色謝絕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例宜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

趙逵除校書郎逵單車赴闕關吏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愈恨之逵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怒曰逵猶以為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荅檜滋怒欲擠之會檜死得遷



高登紹興二年廷對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攝六郡獄兼賀州學事滿秩士民匄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乃置于學購書以謝

張九成為禮部侍郎秦檜惡其敢言冊謫南安比至結廬掃軌以經史自娛縕袍糲食家人幾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先餽遺九成一切謝遣廣帥時致麤金九成曰猥蒙霑逮故舊

之証也濫竊而苟取豈所以為大丈夫哉恚
歸之嘗自題柱曰平生好書老來病目執書
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庭磚歲久雙趺
隱然

杜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因對褒諭曰
聞卿出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

岳飛家無姬侍吳玠遺名姝結驩飛曰主上宵
旰豈大將安樂時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
滅何以家為凡有犒賚均給軍吏部下有取



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軍號凍死不
折屋餓死不鹵掠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死天下平矣

王希呂居官廉無屋可居紹興歸猶借棲僧寺
上聞之賜錢造第

胡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
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于朝曰弗請
則已白之是沽名也秦檜執政士大夫多托
跡門墻為自安計松年獨鄙之

建炎初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illegible]
舍寠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
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
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
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
曰譙巖

楊簡知温州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嘗曰吾敢以
赤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畫像事之

劉勉之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



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為事
紹興間特召詣闕勉之知不與秦檜合即謝
病歸婦家富無子謀以貲盡歸于女勉之不
可乃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祠其友朱松卒
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焉

劉愚與里人丞相余端禮相善端禮召堂審竟
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妻徐氏
甘貧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
為賢而若是子亟歸愚出書以示柬修得也

乃已

朱震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薦於高宗召為司勲郎稱疾不至會趙鼎入叅政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上乃召之累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為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頃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官吏有貪墨無状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從之



葉顒為相孝宗曰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顒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顒為人簡易清介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朱熹家素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崇安已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䟽飯蔾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自給非其義一介不取也熹登第五十年在外九考立朝僅四十日屢辭召命孝宗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其提舉浙東常平茶塩公事也郡縣墨吏憚其風采望自引去所部肅然

張栻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知江陵府一日去墨吏十四人

蔡沈從父元定謫道州元定沒沈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帛義不可受者悉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劉樞帥建康月俸千緍樞欲止受所當得者以恐壞後例不敢但受之既而送所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作漕盡却所不當得者



樞甚稱服之

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陽墨陰以驗理欲分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

廖德明為廣東提點刑獄有里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厚具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不悦曰一主

簿乃若是俢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
萊康直知光化縣時豊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
顯人歌之曰萊光化豊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真德秀知潭泉二州皆以廉仁公勤四事廣厲
僚屬而又弛科罰禁和市輸租令民自槩所
部肅然初蕃舶畏苛征至泉者歳不三四德
秀首寛之至者増三十六艘及擢禮部侍郎
直學士院乞收人心其一言當乾淳間有位
于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



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
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有王
邁者依西山四事作為四箴詞多警切
呂祖儉以疏忤韓侂胄謫在謫所杜門讀書賣
藥自給每出必草屩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
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
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牛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槩自將慶元入對
言今日士氣太靡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
夫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搢紳無貪名嗜利
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
操
方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
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巖竇
自放於詩酒後資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
死矣宋史新編曰以方信孺之清節抗辭金
庭顧反加之罪何以為竭節懷忠者勸哉
崔與之自中年喪偶不再娶不蓄聲妓未嘗增



置園池產業惟買宅一區左右圖書無玩好
帥蜀奇玉美錦一無所視去之日四路餽鹽
俗謂大送悉郤不納子叔以納婦有奩田六
百石責令還之自蜀帥罷歸累召不起值虜
賊亂徒以不忍鄉郡荼毒黽勉一出而帥臣
六閱月祿俸悉還公帑已而除叅降麻前後
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蓋當其
時黠后奸臣相倚竊柄于竑廢而理宗立與
之之心即魯叔肸之心也或但稱其清風高

節淺乎睹矣廣人至今以與之並唐張九齡
稱二獻

徐僑端平初被召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
數諭之顧見其衣履不完愀然謂曰卿可謂
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
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
事將師非材強賊並起帑藏空虛群臣養交
而天子孤立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爲之改
容賜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論者謂僑守官
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趙逢龍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點家居講學丞
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嘗謂師門囂
塵欲市其旁舍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
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愧於心逢龍寡嗜欲
不好名歛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
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
患其饑寒也

孫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
盖茨不翳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丞相董槐召
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遂召
用

孟拱在軍中與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
撫接惟建皷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
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肅然事外遠
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
句名警心易贊

歐陽守道爲秘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



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
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

謝枋得三十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
不滿八月祿俸無秋毫歸家親喪貧不能葬
宋亡乃變姓名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
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受無何被薦不
屈死之

元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

哭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
而取之非義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
主吾心獨無主乎後仕元有名
許熙載爲貧謀養不擇祿仕僦屋以居羅市以
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卑祿薄年又高何狷
介至是熙載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小大之別
記獨不云小臣廉乎



# 古今廉鑑卷之六

## 國朝一

中山王徐達取元都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
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侍
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肆不
易人謂曹武惠下江南不是過也南征陳有
定至姑蘇閶門見良家子豐姿色即重幣備
結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
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侍巾櫛達固



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裝資且謝負約
達之廉介仁愼皆此類也
誠意伯劉基內艱歸時方氏據土未服素畏基
遣致書禮不受使人白 上 上令基與通
問基宣示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基事 太
祖累辭爵賞 上嘗手詔敘基勳伐召至京
稱基孔明之儔欲封之基謝曰 陛下乃天
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 康陵贈謚賜誥有
云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

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

黔寧王沐英深謀遠識臨事果断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凡得 上賜悉以給戲下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興學簡僚孳孳為民興利懇田至百萬餘畝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自是為樂土

同知王復春 太祖嘗遣庶吉士楊靖齎勅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而不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苟且以



營利死不屈節以喪名其泛泛之徒弗厲名節是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深可惜哉今爾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朘民之利以狥上官之欲觀其所言實為公論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遣使齎禮以勞就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爾其竭乃心力以光初志

學士宋濂文名重四夷日本得集梓之遣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濂卻不受 上以問濂濂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 國體也濂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我乃所以遺之也致仕居蘿山閉門著述人不見其面以其孫得罪謫死天下惜之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衣中得大珠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必偽物也命碎之因以上聞



太祖嘉歎曰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動心遽斥為偽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矣

御史凌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者擢為右副都御史

參政王純嘗持節撫諭麓川宣慰司贈遺金貝却之或勸曰不受固善第恐蠻人懷疑生變

如何乃受而輸之雲南藩司公帑

都督徐司馬元季兵亂生九歲無所依　高皇帝子之賜令名比長屢從征伐有功好文郵窮尤敬禮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常布少長富貴能省士家無餘貲人皆賢之

僉事王平在河南巡至孟津有司斂衆財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太祖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物書勞勉之



周用由進士授新化丞以廉動稱門無私謁至於獄訟文牘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課最擢考功主事既而民詣　闕乞留　命復為縣丞宴賞而遣之

祭酒劉崧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受任十載不以妻子隨清苦如居約時其為北平按察副使携一僮往至即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

給事中張思恭人有暮夜以金遺者思恭郤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白於朝　太祖善其有守擢刑部侍郎即以金賜之

學士張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其奉使安南也襆被而往卒于途疾革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陶垕仲按察使福建清介自律在任治贓吏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簠簋不飭垕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垕仲逮至京竟得白



上治大方罪命垕仲還任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王興宗華春並為皂隸事　高皇帝　上以二人老成不貪以春為鑾儀司副使陞福建參政興宗為金華知縣李丞相言興宗厮舍柰何為令　上曰興宗勤而不貪又善處事儒與吏不及也何有於縣歷陞懷慶知府會蘇乏守　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請　上曰莫如興宗改守蘇州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

老歸陳建曰嘗比鄭牢事觀之國初雖賤隸中猶有如此之賢近日儒紳或反不逮何也豈非世變哉

都御史詹徽　太祖嘗稱其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徽後以藍玉黨誅清議以此薄之

尚書齊泰嘗使燕燕賂泰泰受歸請爲兵費建文益倚重後建文君遜去泰見　成祖不屈



死之

文學博士方孝孺嘗卧病絶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李賢云孝孺師事景濂議論波瀾似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凛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按察使周新由鄉薦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憚之目爲冷面寒鐵公有呼以怖童兒輒匿去　成祖亦知其名言無不從擢長浙憲風裁益厲僚寀一日餽以鵞炙懸於室後有餽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未遇時妻治褥以給及同官內眷各盛飾新妻獨荊布而往盛飾者大慚更爲澹素錦衣紀綱使浙受賂新捕之被誣訴於　朝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此　陛下所詔也臣奉　詔除奸奈何罪臣　上怒命僇之是夕奏文星墜　上深以爲悔未幾紀綱以擅權作威誅

刑部主事劉寧妻安氏發人餽銀納瓜中　成



祖下詔褒揚寧平日廉信於妻妻能佐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緞八表裏

錢本中以人材知吉水清操苦節門無私謁妻子大布之衣脫粟之食重重朝夕給註誤免官翰林學士胡廣力薦其守己愛民遂復知吉水民聞本中復來空閭井以迎

御史靳義洪武初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吏民畏服日恒蔬食髮毫無取於下時　皇太子居守北京賜

魚米以稚其薦且語左右曰斯義可謂真御
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
吳公恍都指揮王玉奸贓之罪風紀肅然
大學士朱善謫遼陽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為終
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
翁之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
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直
少師楊士奇永樂間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
南藤簟將以遺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獨無士奇名召問故士奇對曰徐奇
以都給受命之廣朝紳皆贈詩文故有此餽
臣時病無所作不然亦宜有之令名雖具受
否未可知且物至微細當亦無他也 上意
解即以單目付中官燬之一無所問 仁廟
即位命士奇以學士兼兵部尚書士奇辭不
許請辭俸 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故酬
以此祿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
養壯士六十人臣已受二俸安敢復加尚書

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
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蹇
義曰廉頑之風士奇有焉一日 仁宗立文
華門召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
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士奇對
曰榮屢從 先帝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
今閣臣知邊將才否塞阨險易遠近及虜情
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 上笑曰朕初即
位榮數短卿非義原吉卿去內閣久矣卿顧



為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 陛下以曲容臣
者容榮使改過初士奇微時遊章貢章貢守
儒者重士奇命攝教琴江琴江令亦儒者重
士奇邑有重囚士奇為言得解因懷金謝士
奇曰吾以教為職縣令事吾安所與聞辭不
受比入閣後嘗奉 旨歸展墓所過澹然不
改布衣時道途所遣迎送騶從悉屏不用歸
鄉入謁守令避其正路時人比之歐陽原功
君子曰得無如宋太宗稱范質所云乎

尚書古朴由鄉薦積遷戶曹長平生不事生產
操勵清苦几案間惟有自警編一帙而已卒
之日無一錢尺繒遺子孫
漳國公鄭亨善撫士恥掊尅人不敢干撓鄭國
公薛祿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與士卒同甘苦
二人並廉潔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及二公
為最焉
尚書師逵起太學生積遷南戶曹長操履端潔
有風裁　成祖北巡常問南京群臣孰廉



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
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耳
侍郎段民宣德三年以刑侍奉　勅考察在京
百司以民廉介端謹故殊制也民自庶吉士
與修永樂大典大全諸書累陞山東左叅政
文皇再征虜　勅民舟車轉餉節約曲筭
省財力民不擾而事集　上在道中　勅民
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廉墨狀三年召
入南京户部為右侍郎尋改刑部民精練吏

事廉明勁直人罔敢干以私官貧不能喪吳
文恪力為經紀始克襄事
胡壽安歷信陽獲鹿新繁三邑為令性清儉未
嘗肉食其子自徽來新繁居兩月膳二家鷄
壽安怒曰吾薄遊餘二十年嘗以侈汰為戒
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今爾好大嚼詎不為
吾累耶壽安自受任不携妻子或曰子之名
美矣柰妻子何壽安笑曰此常人見也吾豈
薄糟糠不念乎吾曹誦法聖賢當居約時孰



不欲砥礪名節顧既登朝籍以耳目玩好墮
其身名者比比而是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
水有蠱以金珠錦繡彼不欺吾而取之乎藉
使僥倖不露吾去後人必曰胡某外陽廉而
內實貪耳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我也
尚書宋禮治河功最大身沒無所贏藏同時有
藺芳者洪武中舉孝廉知吉安府有惠政民
思之坐事謫為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為工
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宋禮薦陞工部右侍郎

清潔無私
襄城伯李隆鎮守南都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昭世訓嘗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兢兢惕厲悔往修來不敢欺公貪墨以負 朝廷付托則自謂庶幾無愧也隆所善者陳祭酒敬宗則其人可知矣
都御史顧佐歷两京尹剛稜不撓貴戚豪勳斂戢改按察使貴州 仁宗素知佐廉健召為



通政使宣德初 上問東西揚孰貪為甚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寮憲長如此則諸寮皆效之 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孰可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亦言佐嘗為京兆尹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遂命治觀罪以佐代之與 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群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升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懲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姦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是時貪冒成風慾樂奢汰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自佐為都御



史糾正百僚禁用歌妓奏黜其屬貪淫不律嚴皚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為民頃之皚潛入京造詞脅人 上以佐言誅皚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招奏佐受隸金私遺歸 上以佐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

永樂至於今　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
俸　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
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息
法並行矣　上召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
為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卿自治
之佐呼吏至言　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
且貸汝　上聞之益喜時南京諸司緩弛御
史尤多貪縱乃以福建按察使邵玘長南臺
奏黜不肖御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



顧佐齊名憲臺為之一清
都御史向瑄洪永間兩以府尹左遷　仁宗知
其廉直召為副都御史兼詹事宣德初蒞南
臺致仕瑄有文學屢經窮阨介節不渝羨藜
含糗泊如也
大保黃福再往安南為賊所得相與羅拜曰我
父母也公向不歸我曹何遽至此言已皆泣
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不忍加害其酋長
饋以餱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

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
懷遠伯山雲為廣東總帥有名鄭牢者老隸也
性鯁直敢言雲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計貪
矧西廣素重貨賄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
有一點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雲曰人云
土夷饋送不納必疑且忿柰何牢言居官黷
貨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
耶雲笑納之雲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
渝其問牢者嘗之也而牢亦可尚矣



范希正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焚
廨宇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
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年來
縣令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
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
年間政簡訟息今為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
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莫
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為伸寬恐被誣罔通
政司以聞會侍郎許廓過曹縣父老相率訴

于鄜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者
奏希正不應径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
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径解赴部益欲急
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
民心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
後也

按察使朱仲安居官廉臨事必存大體為御史
時以學行受知於　仁宗一日顧侍臣曰朱
仲安今御史之翹楚也蓋有意進用之而宮



車上賓矣

僉都御史魯穆自為諸生毅然以清操自厲嘗
大書座右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登第歸未
幾戒行邑長贐寶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贈亦
禮也何敢拒之穆曰區區始出仕可以此自
累乎此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剛止清慎
歷仕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積被服如寒士
既沒無以為斂公卿賻治其喪而還

知府況鍾至蘇州廉察官吏嚴禁狡猾而惠愛
窮弱吏胥貪冒不法者立杖殺之又黜屬官
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慄
革心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歲滿去民叩
闕乞留者八萬餘人稱曰況青天時已有代
鍾者竟易去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規越
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再期卒論者謂其廉
潔之操一塵不滓執守之固千夫莫回

布政蕭省身以進士預脩永樂大典為刑部郎
夙夜勤勩廉介自執名實孚于上下超遷河



南右藩時頻歲旱蝗省身一務寬卹守令承
風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容己過
每有小玷輒赧然面赤焉

御史曾泉以詿誤黜為汜水典史卒河南參政
孫原貞奏泉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儲積
民無科擾聖明在上郡邑固多良吏然求其
如泉者亦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
民猶思之乞追復其官為天下士風之勸從
之

同知張宗璉在常州廉介寬厚鞭箠不施而事
無不舉有清戎御史峻法誣民為軍宗璉堅
執不從民賴以免於枉者十七八御史怒其
異己數詢之宗璉恚憤辭不能平數日疽發背
卒衣衾不能備民老少奔走哭於庭皆極哀
時蘇之佐郡者希御史旨枉濫動以千計常
人益思宗璉尸祝之

通判檀凱在忠州九載當陞其民詣　闕言凱
廉介豈弟乞復其任吏部以聞　仁宗歎曰



貴州至京師跋涉遼遠必其撫字有道命即
遣還任予正五品奉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
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
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
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況
州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
優之乎

尚書柴車由郷薦為兵部郎以清慎得名擢江
西參議廣信守當有舊餽銀一篋車疑其
重發視之皆白金也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
知故人竟不受歲餘入為職方郎中以才望
出守岳州居三歲郡大治復召為職方郎中
內艱奪情超陞兵部侍郎晋尚書兼賛理陝
西軍務都御史

學士劉球廉介天植不苟取予從弟玭為莆田
令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力行
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初為主
事使蜀行喪禮餽遺一切謝卻後以劾中官



王振死薛文清云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
者

侍郎林鶚奉身儉薄在刑部卒圖籍之外囊橐
蕭然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田無增畝
謝文正曰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者
公真其人矣

都御史吳訥孝與襄城伯善及致仕襄城伯饍
以紫貂裘帽及白金百兩訥悉卻之周忱撫
江南見其宅湫隘欲為創第于城訥曰訥素

不愛華靡況勞民邪忱乃止詠呂辭義色厲采凛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求人過而奸贓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彭惠安稱其清德寡二云

少保崔恭在湖廣初布政以下魚菜油燭茶果之類咸取辦於民恭至諭其寮屬革去之遷江西將行官舍器物皆籍還官篋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巡撫吳中有歐御史者校士過刻受黜者訴之恭恭擇可者還其故物未幾多登第時人稱恭剛廉敢為南畿巡撫自周忱後恭為特著云

祭酒李時勉為學士時 宣宗嘗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命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 上嗟異以袖中餘錢賜之正統閒為祭酒與奸閹王振忤誣奏枷號諸生皆伏闕請有石大用者獨上章乞代罪遂獲釋初時勉道拾墮釵揭示于門明日一媪往尋驗之良是即還之亦不問其姓氏蓋錦衣千戶妻云久之千戶自海上歸妻具說其狀因持筐籠為謝時勉悉却之惟受血竭一片封付夫人既而被擊脇折昇至錦衣適此千戶在獄驚曰李翰林先生也 上固未嘗令必死密召良醫入視之醫云非真血竭不可千戶因憶嘗覓公立命問其夫人取之以敷夾脇傳藥越一日遂甦蓋陰德之報云



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言敬宗敬宗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以故十八年不遷時以敬宗配李時勉稱南陳北李

少詹事柯潜景泰中以洗馬奉命主應天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潜潜叱

之黻以重賂遺潛因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潛尚氣節有權閹以重幣購詩潛不予後以宮詹居憂　憲廟奪情起之潛具疏力辭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栢二株曰學士栢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弗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彼者遠矣

尚書軒輗天性廉介初為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亟進衣却去徐待



故衣乾衣之為按察使俸資外一毫不取布袍疏食約同寮三日出俸易肉一斤多不能堪者晉南臺清操愈厲時都憲張某素侈縱設席會諸寮輗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　裕陵復辟首用輗刑部尚書耿九疇為右都御史二人廉介有名天下信之未幾九疇欲去石亨太果反為亨逐去輗亦疏病致仕陛辭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滿考歸家僅攜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又問卿年未老病痊再可用乎輗又頓首辭疾　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

尚書耿九疇平生無他嗜好公退惟焚香讀書交遊不泛請寄不至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清景泰中以侍郎出陝西鎮守濟弊屏貪威望益著天順改元擢右都御史未幾出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人清正但為石亨輩所嫉一日對輔臣論人才念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



得會禮部尚書缺召至京　上憐其老改南刑部曰遂卿優閒九疇父子清修不營產業不治第室儉約蕭然無異寒素太子太保裕即九疇子也

布政陳選學以克己求人為要因自號克庵父員韶亦為御史選既貴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督學南畿時都憲韓雍居憂猶務崇飾聞選　戒其下曰陳御史至矣悉屏儀衛去之既為河南憲使權閹

汪直以事往河南藩臬跡息郊迎選不為禮
候其至處報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詣
責之選密疏其專擅罪疏入留中直歸 上
問河南廉官為誰直以選對 上出疏示之
直悚息自河南開訃選行裝蕭然車一兩而
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郡門而去其儉約有
寒士所不及者市舶中官常眷倚進貢為奸
利選每事沮抑為所誣奏被逮道卒王浚川
曰陳克菴節行振世仁為己任死而后已者
乎



尚書年富為人剛正廉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
害不少變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誣
富臺置獄訊 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
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
辱富厚竟削籍又按分守內臣高力轉貪雷
力轉誣富巡按御史為雪誣狀事得已天順
初為戶部尚書彭惠安稱富爵然一室懦夫
可立焉

陳元宗使高麗大振風采方物侍妓一無所納
國請造其殿記元宗不允懇禮數四乃為握
管夷王燕謝獻紫金餅一枚元宗拂去王強
之即索文毀裂王乃收金謹謝之歸朝或問
既為文受金可已元宗曰固亦有名第吾念
之以天朝儒臣為彼記殿體勢重矣受金則
是鬻文也聞者服之

古今廉鑑卷之七

國朝二

禮部侍郎薛瑄初楊東里薦瑄於王振振自山東學憲擢大理少卿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不可會駁還疑獄都御史王文恕之譖于振振遂唆言官劾瑄逮繫有大臣救之者得免居久之用薦歷陞大理卿時官者金英奉使道出南都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還京言陪京名卿惟薛大理一人耳比入閣見曹



石恣橫日甚懇以疾辭得允三日即出都城至直沽中阻風絕糧晡西猶未食吟詠不輟其子不免愠言瑄笑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太保高穀正統末也先奉　乘輿入寇人心洶洶謂虜情叵測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穀時為學士解所束金帶贈之後官至台鼎而敝廬磽田僅給衣食身沒無何子孫貧窶

知府劉實在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實止稅十之一餘斥以寬商賈僅足公賦不私一錢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遂實入見輒加呵郡人擁實竟出中貴比至詔聞實節操懼將不免急馳奏實抗毀使敕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歷官三十年未嘗以家累自隨饔麤衣敝唯畐為國養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英廟聞實名不窮治數日竟卒獄中彭惠安名臣錄序武問知府劉實曰其廉足尚也

太保余子俊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嘗語人曰大



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為知府時有盜過其門曰是縱入無所得遂引去

太子太保王翺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遼餽遺一無所受其官同事久持珠為餽翺不得辭乃受之自綴衣領間則起自隨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其官死其子貧甚翺使人召問何不治第宅曰貧不能也翺乃出衣領間珠與之直可千金翺居第三十年不改於舊

英宗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多列屋若干[illegible]
以非　詔旨拆去之彭惠安賛翔淡然無[illegible]
不識美姬而況芭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
公見之
僉都御史揚繼宗先為嘉興知府止携一老僕
書一篋署中蕭然如逆旅調劑興革誅奸恤
民有孔御史者威凌有司杖殺人公搒通衢
孔御史酷殺人至死者言府孔御史見啣之
臨行直入府署欵訐其短繼宗引入卧內几



上惟圖書數卷状頭惟一衣篋且不封識復
啓示之孔媿服而去嘉興當東南孔道内臣
往来百方索賂繼宗直與菱藕曆日内臣曰
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繼宗
即出牒取庫金帀之持入餽曰布絹金錢在
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
受會以覲入京時巨鐺汪直用事聞其名欵
得一見繼宗不可人皆為危之繼宗不屑意
一日　憲宗以廉吏問直直以繼宗對遷長

浙臬威信益著貪墨吏望風郤避盡華諸司
和市鎮守内臣張慶横甚日索供萬錢一符
下杭盡華去慶兄敏在司禮監時于　上前
中前中之　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
敏懼因遺書于慶可善遇之　官家已知其
人矣未幾内艱一篋自隨制闋陞左僉都御
史會蹠忤左遷雲南副使既復巡撫雲南居
官餘三紀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
其名



侍郎葉盛莅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於世俗聲
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前堂後寢各置
范文正圖像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久乃已
都御史朱英嘗入賀歸遇新淦南海二令曰李
舟趙壯者各橐白金以贐英郤之後二令以
贓敗受贐者俱坐累英獨不染陳白沙曰朱
世傑節用而愛人
太師王恕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守楊時有
德恕者以千金為壽恕辭謝郤之然亦未能

志情終夜不寐每念一動即痛自刻責曰王
某汝何得起此念如是者數四比明此念遂
息盖庶幾有慎獨之功云
少保于謙常以病在告　景帝遣中官更番来
視見謙家具蕭然因聞　上持勅尚方繼供
資用　上皇復辟為石亨徐有貞輩譖死既
而籍其家惟　上所賜及誥勅在焉別無長
物以陳汝言代未幾邦政大壞賄賂狼籍汝
言尋被誅亦籍其家寶貨山積運至左順門



上召百官入視諭之曰汝言為兵部未久而
殖貨若是汝等今見之昨于謙權重且任事
日久寧有是耶亨有貞輩低頭大慚懼先是
汝言嘗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定之戲曰君所
洗幾何劉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
洗不得盖諷之也
尚書劉定之微時家貧授徒資束脩為養既仕
分祿自甘菲悪色温氣和與物無忤至居官
論議據理直言略無沮忌

周子良正統間為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數
户産以支宦費有千户王某者以事褫職良
愛其材貸之已而千户緣其臧從持三百金
入酬良駭而大叱欵暴於官因伏罪求免乃
麾去世言廉士多傷于刻若子良者豈皦皦
好名者邪
布政使豐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
事言甚剴切逮繫詔獄七年　英廟復辟歷
陞河南右布政使廉聲大著威風振於郡邑



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其至大懼
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為燭饋之諭數慶初未
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慶佯曰試燃之乎廳
子曰燃而不燃也慶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明
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燃
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輙棄印綬而去
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張東沙論之曰一
事也而持巳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
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

揚之衆謂其有以来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豐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尚書石璞由鄉薦為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凛不可犯歷官四紀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董百畝里人有為縣尉者璞往看之几上皆金銀燕器問曰君官幾年矣曰吏職歲未滿曰胡歸乎曰民訟吾貪璞曰嗟夫使吾治汝汝焉能還里中耶拂衣出

脩撰羅倫剛方庶介當揚東里作相時以百官



禄薄請令得支隷錢自是遂為例倫獨不支既以諫謫提舉泉州例得拆薪錢其人詐以貧告即放遣之不復問倫嘗欵倣古義田贍族或以堂食為助謝却之或衣之衣行遇亡人死於途輙解覆去客晨至欵之會糧絶其子干之比宇比舉火日已亭午曠如也結茅岩居往来樵牧若無意于世者興至為文一發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章楓山曰一峰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意

右都御史盛顒初為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来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不可犯也顒至孳孳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時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附郊外有荒落一區遂聚成市至今稱清官店云

吏部尚書魏驥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携一蒼頭有歷年所積俸資携之不可歸之又無人乃召



同鄉同年之子為刑曹郎者挈而付之其人請封鑰驥艴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之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有子壻從于官舍乃如其輕重欵識為僞銀而盡盗其真者比驥南都竣事歸先出俸銀令銀工碎之則僞也驥意部司之弊歎曰近来官員無良一至是耶乃又出兵部柴薪猶夫僞也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為此物出自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驥戒之曰慎毋洩也彼將不安

矣寧亡金可使失懽乎已而刑曹郎陞辰州知府請教于驥驥曰君練達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為第須嚴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也刑曹郎恒念其語不置已而舍中人稍稍有露其事者辰州入覲乃携其奉入盡數以償驥乃駭曰君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迹加人不蹝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僞易者也竟不受驥前後居官有聲臞然若不勝衣雖王振禮重之贄見惟帕一方根亦不較以南吏書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屩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叟雜處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壇墠驥渡江從之雩乘竹兜行于道中會二司前驅具至避入委巷猶謂其弗亟也披而出之二司見則驥也皇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驥而驥已渡江歸矣幼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鷩悪而避之俄有一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市而傷人追買棄之貸僧錢以償人多其陰德



尚書楊守陳介潔自將未嘗干求恩澤為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先是以洗馬乞假覲者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何官也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守陳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捉令讓上舍處之守陳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揄御史不見蒲伏乞憐守陳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謁則牴書侍生由中道以入故事稱治生所知或以為規守陳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欵其稱也迄不改

布政張清歷晉浙藩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為青菜張以其持法過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儉僚官多不堪

竟以老疾為趣浙刑侍晋鞏奏罷人皆憐之
太子少保陳俊平居寡言笑慎操履既仕以清
白自持自為主事迎父喪于海南贈賻一無
所受比為郎中督餉兩廣丁内艱總監軍合
百金為賻郤之為南戶部尚書南曹務閑惟
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内外諸司相關多撓
沮不可盡如法俊一切按典則制國用省財
不啻數十萬王文肅稱其位至六卿蕭然不
異布衣



太子少傅何喬新父吏部尚書文淵守温州有
藨名晩節頓改喬新筮仕即誓不營私不阿
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終始無媿其言以進
士奉使准西巢令闞徽以先公門士贈白金
文綺郤之在閩時典市舶官者死鎮官分其
餘貲以遺三司喬新獨辭之不得已則受而
輸于公帑及長汴臬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
詰喬新盡鋤繤坐法都帥德嘗薦達以犀帶
銀器為贐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及為刑
部尚書中外貴有力請寄一切不行有郤御
史者凶横欲躐大理丞為喬新所抑啣之會
喬新外屬與邑子訟遂誣喬新得金錢與行
賂下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蹤跡事雖白竟不
安其職請老去有揚宣慰者獻文梓為壽器
并幣俱謝郤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喬新平
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丘文莊以為知己
太子少保章懋寡嗜慾服器居食隨寓而安嘗
曰學者奉身儉約為貴若一趨華侈必至於



貪他日安能為清白吏家故田居諸子躬操
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耰跪迎任司成時其
子自金華徒步来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
罪懋笑曰吾兒敗褐敝屩宜尓不識也君子
謂古三不惑章懋有焉
左都御史李綱嘗為少卿過蘇州盜奪其篋闘
其隷曰乃李少卿邪是無錢者擲篋而去
太子少保彭韶藨介　方寡慾清心始終無玷
儀狀歛然不啻寒士以質儉起顏風處己待

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自處若無氣
節勛伐為國朝名臣之冠林俊嘗疏言韶文
學經緯道適中和危言峻行廉閒貞風文有
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與憲則又有也
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謚為
文彭韶宜無所靳況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
靖彭韶實足並美不知議謚之時何取惠安
之義含人錄細不類其人不足服中外之心
為後世史書之信挨彭公易名不稱由元宰



徐溥與之不協非公論也俊言雖不行士論
快之

太傅丘濬自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入閣後
倚任尤隆乞休疏歲凡十餘上並不允歷官
四十載奉稍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
京師城東居第始終不易中官求詩文堅持
不予人服其廉介第待翰林後進過嚴多憾
之者又三原白沙之歸人皆疑濬沮之然國
朝大臣操履之嚴學問之博著述之富蓋鮮
儷矣

聘君吳與弼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
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
来學者約己分少飲食誨教其學術質任自
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天順
初被石亨薦授諭德不就門人 獻章以周
易疑義質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獻章
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
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獻章歎服而去



龍潭語其子曰康齋非愛我者龍潭老人蓋
清江陳海雍云

尚書黃孔昭初執友建寧守賀沈知其賢薦扵
溪訓導不果嘆曰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舉
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毫忘寢食清介有守
自舉進士即著廉名及擢秩以公事之江南
雖鄉人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卻之後司
考南宮有勢家子暮夜持金私謁叱之不容
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

處士胡居仁嚴毅清苦以敬名齋親喪三年不御内家貧甚鶉衣簞食處之泰然或勸治生計荅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其學㝡嚴儒禪之辨後人以居仁與薛文清並稱曰薛胡又有以讀書敬業二録合刻曰二子粹言者舒梓溪芬曰胡之純粹㲃於薛過之而薛之比則蔡虛齋其人也

尚書馬文升居官重風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闢四夷退然若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



利害屹不可奪有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悪命劍士斮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城中引衆去夫均一大臣也焦不能保其室馬乃能庇其鄉君子自立可不慎與可不慎與

布政方守初為戸部郎時嘗奉　勅督邊餉出納無絲毫汚染例當擢京堂僅出雲南叅政部長不能平以質太宰王恕恕荅曰吾豈不知方郎邪顧雲南萬里外官邪賂章非若人不可剗滌耳陞湖廣布政致仕貧不自給常稱貸于里人以事入郡城令其子若姪舁輿人比之陶令籃輿事主事陳仁疏加優䘏御史宗彜給以田不受既卒林貞肅言於官助其葬事

騐封郎中莊昶初在翰林以諫謫尋遭二艱服



闋不赴巡撫王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治其敝廬辭之曰昶平生不欲費人

知縣盧秉安任東莞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挂心腸

太常卿岳正成化中出守興化才大氣豪又以直閣大臣領郡稍厭俗調以故多宏闊略細即操利權如賈豎然不引嫌是以浮議蠭起

去後蕭預備倉積穀數萬凶荒有備林居蕭
然貧困人始知其不持一錢入也居三年入
覲乞歸先是正吏知　英廟發曹石為腹肘
禍已而左遷謫戍自貧有自京師來者傳
大語於廿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
曰　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為寫陋容
遂隱括其詞題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
惟　帝念扟必當有感如或赦女再敢不敢
臣常誦古人之言盖嘗之死而靡憾也



庶吉士鄒智幼居龍泉　也貧無焚膏之給則蓄
葉繼晷讀書達旦後以言事坐累議者歎處
以死刑侍彭韶不肯判案遂獲免左遷廣東
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
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納都御史秦紘請為
士子師吳廷舉時為順德令因款留焉及卒
布政劉大夏暨廷舉資之還柩于蜀
少保鄺埜端介清謹父子輔亦賢其按察陝西
也嘗以奉市一紅褐寄父父貽書罵何處得
此褐者得無以不義汚我乎父為教官埜[illegible]
見父聘陝西鄉試父又大怒父泣子官所向
以示防埜自是益厲操後與太傅曹鼐俱死
於土木之難
定襄侯郭登景泰初為都督憤邊事未戢弊政
猶存思得公廉有為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
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
莅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汙濁之風致有夷
狄之禍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蹠



乞官給牛種在大同多有戰功虜送　駕至
大同登謝曰幸天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竟以
此罪謫登之意盖與當時于少保同商文毅
稱其廉潔尚謀善撫士卒有古良將風
太子太保林瀚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
恩凡差撥歷事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
託越次故事祭酒謄役銀歲以百數瀚悉貯
之官購置祭酒公署合監師儒廨宇悉備實
瀚創其始也

太子少保張敷華風釆凝重義利介然在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召還內臺首請嚴禁奔競貪酷　孝宗知敷華名信任之　康陵立逆瑾惡其不為詭隨矯　旨令致仕敷華初為庶吉士內閣彭李欲官之翰林敷華與劉大夏並辭不就

太子太保劉大夏自入仕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宦轍所至屬僚有簡禮者未嘗慍也時逆瑾百計誅求而大學



士劉宇嗾瑾抄劉大夏家云可得鉅萬瑾因潘乇獄詞連大夏姓名遂矯制逮之千戶羅某至鹿知大夏貧雖以酒器為賻彼堅却不受至京繫北鎮撫獄同繫者教大夏行賂為求脫計大夏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發戍肅州故人贈遺謝絕不受發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饁進米食亦有焚香家禱曰願公生還者至戍所囊無盛烟藩臬諸司畏瑾不敢館穀三司生徒相繼餉之瑾誅復職致仕初　孝廟召劉大夏戴珊面議政事既畢令中使出白金貳錠以賜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且命曰勿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懼愧也

太子太保戴珊為南刑書改左都御史益自檢飭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　上親



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開擇天威頓霽　上知珊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為動容懇劉大夏代為求退不允祿仕四十餘年無尺石之儲晨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敭歷中外所至有聲而學政尤著

尚書秦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紘欺凌親王

茂陵怒逮紘下獄命内臣尚亨籍其家得遺
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具言紘貧狀　上親
閱所籍嗟嘆良久立釋之且賜鈔萬錠以
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
紘獨與抗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紘密疏
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
賢否直稱秦紘廉能　上出紘疏示直直頓
首伏罪紘歷官四十餘年所居僅蔽風雨既
沒無宛財未幾子孫有饑寒不聊生活者劉



瑾專政時有誣紘子盷有資萬計瑾喜即籍
之竟無所得

都督王信嘗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
行當以江水洗滌肝腸少盡區區耳信沉毅
簡重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寬袍緩帶糲飯
蔬羹故人昏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
十年笥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
聲金玉歌玩一無所好論者謂我　朝將臣
廉正前有山雲後有王信

提學僉事王琦清介自持不殖生産値歳大祲
無以為朝夕冬大雪僵卧不能出門饋者非
故舊輙不受即故舊至數亦却之有啥之曰
當路甚重公出一言何所不濟何自苦如此
琦曰無求無所媿於心雖饑與寒樂也竟以
饑寒卒

侍郎呂原為諸生時知府黄懋奇之召見藍縷
與之衣不受會葺理黌舍與之諸餘材木又
謝不受懋曰生家貧粥此且得善價又謝不



受太守益大奇呂生天順初入閣温恭潔約
與人無忤身無紈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輙分
祿贍宗族貧者

尚書王槩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
遮道訴王廉使寃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掊
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　皇帝還我
王廉使　上喜立命法司雪之還任尋為大
理卿多平反有駁稿傳世久之遷刑部尚書

涿陽伯金濂初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来按東廣者多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毛不染廣人德之為都御史奏對宏壯為　英廟所知拜刑部尚書改戸部不終所守論者惜焉



# 古今廉鑑卷之八

## 國朝三

御史陳茂烈初計偕時不辦一氊帽董舊時馬尾為之者或勸易之曰戴此可以習清苦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贐乃謝曰吾窮時嘗授徒兩臬司尚不款規利于人況今日邪為吉安府推官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以敝裘始甦及為監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繫風



紀之重疏乞終養供母外短狀敝席不辦一蚊帳妻子服食粗糲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盖皆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郡守嘗遣二力助汲閱三日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隘口食也還之　武宗嘉其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辭既卒士大夫為治殮具都御史王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守特純孝行如徐中車而所處尤困　詔表宅里曰孝廉仍廩厥配蔣孺人終其身蔣苷足枯

竊與二騰分勞每壯孝廉郤餽孝廉自以爲
賢於列子妻也
大理少卿黃鞏與車駕郎陸震同疏諫南巡下
詔獄廷杖震竟死杖下鞏罷歸家素窮空
客至留款日可中猶未舉火貸米旁舍恬不
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嘉靖初起家大理丞
未幾卒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不過三四十
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
彼易此何邪鄭端簡曰二公皆莆産忠潔足



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
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太子太保張悦初爲廉使入覲時尚銘居東廠
任事衆皆趨其門悦獨不往歷官宮保清約
以終其身儉素如寒士兵部致仕歸杜門不
出見風俗奢靡乃益崇節儉率子姪至於待
賓不敢少豐以勵薄俗嘗揭屏間曰客至留
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
親不撰飫雖大賓不宰牲匪直介奢侈而可

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布政使張吉以主事應詔上言謫判景東景東
處西南極邊土官陶氏世握郡章其民鄙戾
吉率先以孝弟忠信民以事至庭必諄諄曉
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
無再犯陶始見空囊且無室家謀爲買妾不
聽以銀器數事爲餽一無所受已而遺于來
學子即化而孝夷亦由是信服進肇慶同知
拜表吏書王端毅恕款處以督學吉守孟子



説夫人家瀍衆皆異之竟擢守梧州積遷前
職吉居官三十年在朝僅二載兩罹斥逐久
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常食遇二豆必撤其
一所御布袍雖累經澣綴弗棄也誡諸子一
以節儉訓之
學憲黃仲昭初授翰林編脩與同官章懋莊昶
諫元宵烟火謫改南大理南諸司隸皆入月
錢公謂旣以直堂守門爲名而收其月錢以
充私用是亦義所不當得者也縱上下相安

無以為非者於心安耶悉卻不納督學江西
呂貴子弟未嘗假借再疏致仕歸
尚書謝鐸孤介廉直取與進退一斷於義先後
在國學律己率人嚴立規約南監中故有羨
金鐸盡籍諸官均贍僚屬北監廟街偪隘益
市地闢之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
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出羨金
不私入一錢家居稍有餘財周賑宗戚衣麤
食惡囊無長物



右都御史張泰為御史嘗言宮闈預政　憲宗
怒廷杖幾死正德後累遷長南臺奉表入賀
聖節惟以土葛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苦然
猶啣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
姓名以請瑾矯　旨令陞職致仕
刑部尚書陳壽廉名甚著居常衣糲食如寒士
沒無以為殮親舊共資之諸子旅寓南都并
白弗任先是巡撫延綏創火篩有功時同事
諷壽注子弟於戰籍壽曰吾子弟未諳弓馬
豈可欺罔以邀賞乎時論多其賢
都御史何塘有文學行誼高古以長揖忤劉瑾
致仕已自編脩遷開封同知晚年懇辭召命
灌園自給不妄取與廬舍不過數椽麤袍糲
食當世達人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川呂涇
野諸公至屏從造廬雅談終日
國子祭酒蔡清飭躬厲行動遵古人平生好學
至老不倦所著述皆足以翼經術而扶世教
家極貧雖位至四品恒借貸以自給嘗題卧



內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
顏回任貧夭督學江西與寧庶人忤引去逆
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清先歿矣
祭酒魯鐸初入翰林閉門斂跡不事交遊教兩
京國子多所造就尤持清操澣宿弊縉紳欽
仰家居有巨盜掠民牛馬或紿為魯公家物
必釋之其感化如此識者以比謝鐸
太子少保邵寶為都御史總漕江北寶有清譽
在江淮不事敀革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

不敢許黙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爭
江伯者漕帥也事連賓瑾益怒禍且不測會
李丈正力解得致仕瑾誅起歷户侍請養母
歸陞南禮書辭嘉靖初再辭詔特與終養母
服闋請致仕不允賓性度端雅於聲色貨利
嬉戲絶口不言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
道學

太保劉忠性峻行方寡合自處常過抗貴人亦
力抑之以故久在南京焦芳頗知忠薦之理



傳 旨內召比相見又不喜改吏書瑾誅始
入閣時張永用事大臣事永浚如瑾永遣其
黨廖鵬来謁忠待之如陪僕又郤其餽永銜
之會主禮部試 武宗忽召元宰李東陽至
煖閣摘録中語言欵罪之忠適以省墓陛辭
聞之抱快去抵家遂疏休許之忠在內閣未
久以故無大建明崔銑曰余為編脩時見公
公言古羈人匹上雖當流離困絶不取非義
財况禄食者乎

尚書雍太初為監察御史風度廉厲吳人富好
饋太不受一錢巡塩两淮淮竈丁貧而鰥者
幾二千人大巡滿俱與完室至巡撫罷歸時
逆瑾用事以太鄉人欵親用起太至户書太
不謝遂矯 旨斥去太歸復居韋曲日焚香
讀書與鄉人論稽事不與上官相見奉身儉
約晉八座猶未製緋衣既卒家人製之以殮

侍郎潘禮清廉恬退未老乞休巡撫韓邦問疏
言禮歷官居鄉益堅晚節草廬蔬食不求安



飽詔給米月三石

太師李東陽性清約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
其慄輙就日暴之日移則移其倹如此一日
興化守者門下士也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
扇令從吏餽之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柰
何遂取扇還其帕時逆豎劉瑾亂政閣臣劉
健謝遷並去位而東陽獨依違其間論者以
此頗少之

少保石珤初在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及官家

宰默陟公明弗為權勢所奪然緣是見忌歿
知　制誥蓋前無此故事也嘉靖初入閣誠
門者不容私謁謁者以帕為儀受則還贄致
仕歸行李不滿一輿蓋其剛方正直始終不
變云

工部尚書蔣瑤為揚州太守會　武廟南巡諸
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官妾親軍賂遺
莫可貲算瑤曰倫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
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菫菫鳩供應之具



自衣布袍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
不為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
正欸中之曰莫如揚州知府宜　上乃呼而
屬之瑤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
魚有直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
罪臣死罪　上熟覗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
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直矣由是清
節動天下歷仕至工書白首懸輿卒無歿於
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戶部尚書林泮先以侍郎督儲太倉時逆瑾方
用事泮惟内無所失而處之甚恭晉南戶曹
長方出都門傳旨着致仕廩與如例泮自以
為得保全矣未幾罰運米口外幾百石泮家
素貧雖歷官三十七年俸資之外未嘗過取
家又先被火歸之日寄居寺宇書房者數年
口外之役不勝艱苦泮亦視之坦然舒修撰
銘公墓清廉異行公廉非清清則易至於絕
物廉則一物之不攖位列于卿家無儋石維



公之廉六計以禎

太子少保梁材清苦自將嚴於操捨瞿然布素
也為杭州守郡以繁富稱於天下蓋衆所歆
染指者也材練衣糲餐屏斥華好會入覲止
具書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歷轉浙江
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鉞則同
里也疑材易之積不能平輒誣材十惡銓曹
察其非實量移雲南材居之晏如凡入民課
金輒令納戶自秤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得

高下其手凡往來傳置諸所饋遺即果蔬弗
受也為戶部尚書夤緣請寄一切謝絕數令
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
不可貲筭時相張璁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
辱公卿於　朝會厲聲語曰梁大用苛處粮
草當辦則應曰已踰曰某處折銀當發復應
曰已踰張意頗輕之謂其中黯黯弗了也既
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曰渠固若是辦乎終
日約厲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即郊



廟大祀與歲節朝賀不廢退食之室於凡榻
恒置四書律例有間即諷誦之以為常凡所
用煤炭米蔬率於廛市以日取給頗浮其直
其夫人曰非計也陰令致諸郊外如所用數
而課其直積有奇羨則市酒肴啖之材舉手
相勞苦竟不問其所從也西長安有宅一區
價二百金人嫌其敝陋材至即居之絕無不
堪之意

副都御史王雲鳳守官廉正持行清介立朝正
色不避權貴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
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贓稱貸鄉曲終其
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山西巡撫言雲
鳳忠義廉節請周其家

尚書吳廷舉為副都御史　勅勘永順保靖兩
江口夷情夷感恩以數百金為壽堅卻之又
疏倫宸濠變宸濠大恨惟恐巡撫江西嘉靖
初召用竟以忤輔臣晉滯南臺廷舉衣敝帶
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



信人鮮能奪之視利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
予不較有亡以工書乞歸所居湫隘亡郭外
田顧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斂都御史姚
鏌為之經理崔文敏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
力鮮儷也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
朝夕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月安于朝
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尚書羅玘盛有文名寧庶人將叛遣使致百金
壽玘知之一夕逃山中家人莫知其處李文

正處瑾永間曰調護善類玘奏記於李引大
義責之顧削門人之籍丘文莊問桑民懌門
下文人誰也對曰桑悅次羅玘余觀玘處寧
藩事未嘗不壯其節蓋與當時李献吉異矣
論者無槩以文士目之
少保李承勛楚人嘉靖初尚書兵部抗疏言彰
義東市之事觸忤内臣賴　上聖明卒從其
議以驕驤四衛隸兵部其為人也通達國體
議論英偉提兵南北廉潔自守家無餘貲弟



大理副承芳舉人承箕同講學于黄公山藐
食屢空相顧自得也承箕竟不仕以理學着
聞
少保胡世寧幼極艱苦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
志舉于鄉者例給道里費人百金世寧以浙
右歲饑但受五十金而行明年舉進士歸進
士得坊其門時須謁鎮守中貴人世寧重
折節棄之去為太平知府太平遠惡[illegible]上官
世寧訪接示禮意不擾一錢翕然[illegible][illegible]一繳

劉壹關萬夫畢集工費數千金皆土官辦數
甸成功太平州李濬淫刑撓法莫敢詰世寧
察捜方略龍英土知府趙元瑤元瑤擒濬來
獻元瑤者濬外兄也土官世及輙轉展結勘
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士人公
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
歲朔望或有事謁集皆携之見太守太守為
識年數状貌父兄有故按籍為請官於　朝
土官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内艱歸土人走



送者數萬　世廟初為兵部尚書時昌化嗣
伯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
廷安仁相變色大沮世寧論大禮是張桂説
竟不肯相依附以故禮臣皆忌之世寧天性
廉約禄至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卒之日
家無積鏹廩無餘粟其憂國薦賢之心老而
益篤云
吏部尚書羅欽順莊篤由衷凡出處取與必歆
律以成憲嘗曰人立身居業必先打破義利

闕否則擾擾直到底自發身詞林以至入座
行巳居官靡得而訾及退居即杜門惟以著
書明道為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嘉靖初辭
冢宰之命真有鳳翔千仞之意所著困知記
多格言
少師梁儲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宸
濠初未反多内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
濠誅閱餽籍惟儲無之逆瑾惡其不附巳改
南吏部尚書瑾誅乃召入閣朱寧江彬陰受



秦寧二王金將益秦藩封壤入寧世子司香
太廟俱賴儲沮止正德中兩蔭子錦衣千户
世宗入繼大統復以定策迎立功蔭子錦
衣指揮皆辭不受其廉相而歸也時乘一艇
遊詠于山水之間平生輕財周急蹻然清脩
田園少負郭未幾子孫不免貧乏論者謂閣
臣貧者惟薛文清梁文康二公然文清入閣
纔數月而文康十餘年在文康尤難也
知縣李元令廬江歲饑孳孳賑恤丁守入覲帶

忍欲以賄守譏之廉歸嗣是令屢更民愈思
父老益思元遂有李明廉之謠家居貧乏處
之甚安天性孝友廉官始與弟異爨先業悉
讓之同邑黄伯固贈之詩曰兩朝清白吏一
代老成人
少保林俊自論劾妖僧繼曉直聲動天下居官
尤廉約不取隷金不費公廩深厭末俗侈汰
直欲以身為鄉邦表率雖重客不過三豆秋
堂事記云余疾瘫三發愈家人市一海蟳侑



鮮巨且壯時傳羅君汝文來余命養以需擇
最佳處共烹而擘焉比過余余瘧復微發闢
白板扉布席其上以卧聽君談不覺疾之去
體也既又談一二老辭去事予疾猶初又恭
述我　敬皇帝顧命我　皇上及三國老之
言余老淚横出嗚咽重不可勝疾遂大作手
别君姑去則煩懣沉覆殆若難支數日强起
致君鷄一豆肉一豆適饋魚者至魚又一豆
則三味巳如倒海蟳者又不得越烹如宿酲

期云又數日君有九鯉之遊予四十年賤誕
處也神爽遄邁而病相阻留則生致是蟳于
君君得專而享之矣嗚呼謂微一蟳有成數
默運其間如是邪其清儉類此所遺推與諸
弟一弟無子産獨厚以姪嗣之　永陵登極
起刑部尚書致仕未疾疏辭郵典且及時政
薦海内名賢數人盖憂國憂民不一日忘也
督學僉事彭甫正德中逆瑾擅政公卿多趨其
門甫獨不往賦壺南招隱以見志尋上疏乞



休瑾惡徑批允既而瑾撫舊事中同官奇禍
甫以去任免人服先見甫歷官雖久比歸衣
食僅給瑾誅更化甫以寡援不復起嘉靖新
詔進階而已子大治亦清操肖其父
都御史熊繡卒于家時何孟春為太僕少卿疏
言繡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田盧一
守先業在官恒蔬食巡撫之日雖廩米有羨
亦斥還官退而山居饋遺一切謝却或曰士
知禮法孰不顧清而繡之清實過於清者也

乞比都御史戴珊張敷華賜謚仍查照主事
張鳳翔孔琦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孫報可
少保毛澄自及第歷官恬澹古朴恂恂若不勝
衣而當事持正不回　永陵選婚韋錦衣女
與馬皇親内侍並得重賂咸屬意之澄在左
順門厲聲曰韋錦衣是韋宦舍中兒不知其
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曹不敢任汝等自為
之衆議頓息
太子少保胡富尹順天堂食分毫無取勢要畏



其廉白無私屬以南户部尚書乞休吏部稱
富保全清節始終不渝嘗語諸子曰予從政
餘四紀無他長惟清白二字守而勿失耳金
帛易動人遠而勿視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
曹無忘予言

侍郎鄭岳為湖東按察僉事時常德守其刑貲
瀆濫捕其信任者寘之法守解印綬去累遷
江西藩臬長宸濠恣横害軍民岳每事沮
止致其怒而李副使夢陽者與濠交[illegible]　會夢

陽與御史江萬實相訐奏下藩臬會勘岳懸平其理而夢陽務求勝夢陽遂通宸濠執岳察司舊役門隸誣用公堂銀鍛詞送濠禁錮事聞遣大理卿燕忠給事中黎奭勘問濠收質事證妻子脅無異同岳恐累及無辜乃自誣服削籍子泓充戍濠反乃復召用辭應於云時謂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不為士論所與

錦衣牟斌 正德初掌錦衣鎮撫逆瑾竊政逐方



正大臣言官劉茝戴銑等凡數十人一時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為申救忤 旨廷杖瑾誅斌復任鎮撫劉祥與內臣相訐下斌治內臣賄張楠令曲祥并賂斌斌不從雄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官賻三百金斌指其二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天若受金行及此矣斌庫屋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

太子太保陶琰宏才偉度累試繁劇動著聲績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性清儉自奉約節每飯一蔬衣服鮮御文繡嘉靖初起家尚書南工兵二部乞致仕歸蕭然行李三竹笥相隨者數十年

尚書方良永 筮仕即以廉介稱按察使廣西時有巡按御史朱某挾勢貪縱良永率二司暴其奸御史遯去尋擢山東布政以躬劾權閹朱寧罷寧誅良永用薦起乃歸乞終養嘉靖初冢宰喬宇議依廉官潘禮陳茂烈例優恤



詔有司月給米三石

右副都御史朱裳 少勵清節貧困裕如提學御史頤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為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為長齋御史積遷都臺清堅自信士頌其廉民懷其惠知友服其不市名其為浙江副使時迎父就養察友知其貧製衣一襲為壽父力却之蓋家教如此

太子太保孫需為南吏部尚書守法畏公議白

首清風嚼然不滓雖不能發揚功名有赫赫
之譽頃正德間大臣多掊克回適需獨以廉
約稱論者韙之
修撰舒芬諫　康陵南巡廷杖謫福建提舉端
居終日讀書洽事之暇未常晝寢　世宗踐
阼召還原官又以議禮廷杖丁內艱歸行李
蕭然以書麓易路費平生不事生業家無立
壁有欲居以官屋而免其直者辭之既卒巡
按江西御史儲良材為小築會城以居其妻

孥柯希齋稱梓溪為蔡虛齋高弟蓋誠於求
道者
戶部尚書韓文以劉瑾八黨導　上漫遊用屬
郎李夢陽草疏手芟以進瑾酙之會內府折
銀有假者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復陰
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而去瑾
酙未已乃以他事械下詔獄先後罰米叁千
餘石文素廉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侍郎儲瓘少貧無資勤苦嗜學歷南戶侍狷介

清修與物無競推引名士振起阨窮時逆[illegible]
專權公卿奔走瓘愧憤引疾去召用力辭再
起至吏部左侍郎
侍郎何孟春少耽墳素皓首不渝雖居卿佐處
若單微一介弗取臨事剛直敢言而仁厚儉
約有長者風嘗薦廉官熊繡請䘏其孤其素
尚如此
布政周宣方　武宗下詔南巡時宣奉命巡按
山西已出都門奮筆直諫僮牽裾泣曰大人

行部矣柰何故觸禍機不聽率同官二十四
人上疏　武宗怒罰跽端門外烈日中三日
幸不死嘉靖初積遷廣東左轄竟以議禮忤
禮臣罷歸宣雅喜賓客內子恒揹珥餉之宣
論文談奕日高舂咲語融融不知室之窶也
侍郎劉玉為御史坐論救言者落職起為學憲
歷至卿佐端方清白終始不渝嘗移檄討宸
濠讀者無不感泣既王陽明擒濠籍公卿多
餽遺賀啓惟玉介然無染

布政魏一恭性剛方清約累官行李槖不越數
肩過里敝服徒步如寒士一毫不苟取雖交
際微物無害義者亦弗受然寮寀多訾其形
人之短聞之不為變也嘗與李默同官默善
圖惡方不善一恭會默為太宰竟留滯不遷
卒于任其僚治後事出筍篋視之惟銀耳環
一雙綵布一端而已初授溫州推官張相一
子弟恃勢慢忽官府一恭擒而笞之境內肅
然時人目為三不要盖恭嘗言不要官不要



錢不要命則何事不可為

侍郎黃佐初選庶吉士在館兩年不一謁內閣
及為編脩會冊封岷府充副使事竣辭宴餞
金幣及銀食器諸物仍令有司封識以復為
南司成念南都俗尚奢靡作南雍志以訓
祖宗恭儉他著述甚博起家宮詹時見宰相
夏言伉禮再拜左右大駭又論役套不合罷

柯希齋曰先儒有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黍
泉黃公提身如冰玉念毋不愛其官如棄躧
蹊世之躭富貴而飾講學者亦可以愧矣

太子太保朱希周初舉狀元略無喜色歸里中
惟徒行人甚器之為禮侍時家人載席一車
為買宅費進都城官者沮之且云必得一刺
以別真偽希周不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曰
不得利何傷竟止于城外

知府廖梯優於經術推以潤飾吏事損己惠下
寸楮不罰出郊必自裹糧賓客之費咸出俸
金守貴陽三年不攜家嘗採賢守令化民者



刻為諭俗編皆關於倫誼頒行部內無不從
化政成譽洽顧念八十老母不得侍養遂蹤
休家食三十年安於窮約故廬容膝薄田董
供數口給薪止一僕步不暇輿嫁女惟布裳
縫紉皆出室人郡守以事遺數十金不受有
故人憐其貧招致官所謝却之

侍郎呂柟前後家居者十年非義之餽一切謝
却門庭肅然嘉靖初起入史局及為禮侍其
部長霍韜也適宰相張孚敬病歸卒霍約同

祭機文於柟柟不可霍遂疏張十善致之柟荅書曰公才如此倘不狥私黨奸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

尚書韓邦奇分巡杭嚴與鎮官不恊為所誣奏被逮郡縣贈路費揮之郡縣又以金贈官校祈途中稍寬邦奇斥之曰死即死何以金為巡撫陝西政益嚴肅守益儉朴間日以廪米易肉一斤有司供億悉拒不受聽事惟二小青衣侍立三司入揖議事數言而決公庭如



水不聞履聲在南兵部廉簡鎮靜雖六卿亦罕往返威望聳然

少保屠僑嘗按江西奬廉擊貪風紀大振聞父喪有知縣某以同鄉賻數十金僑大怒榜暴其罪行各屬禁止之列郡肅然無敢犯者知縣卒以此去官或議其刻然異於貪冒之為矣

王事柯維騏當莆中壬戌之變避地三山負其竟不點趾公門或諷之笑曰吾猶嫠婦也豈以白首改節乎巡撫譚綸薦其雖當兵燹亂離之餘守貞介一如處子嘗從京朝士夫之後苷窮約不異寒生維騏自登第後即疏病歸杜門講授潘臬郡邑大夫罕見其面一介非義不苟取予先業無尺寸之增廬燬於寇則粥田以城小築餘產菫菫給數口曰遺安何負兒孫其著宋史新編續文獻諸書皆以三品論人謂求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絜以禮義為進退以名



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為病根本既喪即富貴之流耳無尚何取其嚴正類此二三同年主爵執政蓋不通書內外言官連十九薦不起嘗有詩云落落閒身多病餘乞歸寔自 肅皇初 生来柰有雲林癖交絕全無政府書著述何功叨薦剡行藏已老合懸車木蘭孤艇烟波裏免負馴鷗與狎魚

贊善羅洪先登第立朝不踰再期即抗疏歸苷

苦茹澹聶豹薦之朝以書辭之曰生幸有薄田百餘畝歲入可給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正不欲以厚藏美業田宅之累近日移栖多所稱貸二僮販易久亦可了吾何求哉且仕非為貧而吾之官亦非為貧者所宜居也昨得書歸語之婦婦曰不做罷若往年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婦人之見何遽至此哉彼相從於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習知其平生所安故能以是相勉也已矣已矣幸勿復言洪



先初在翰林與某某稱三鳳而洪先晚節獨高云

知府林華任鎮江有富民毆殺人獄以賄停華立斷成案會時宰某以獄托華不從嗾巡按御史誣奏激變逮繫　詔獄發鎮江哭而喪者幾萬人擁傳車不得行逮者愕眙且嘆曰是可以為激變矣華至京師上奏自辯　世宗疑之而諸貴人亦多言其枉於是　世宗薄華罪罷為民郡人立生祠家居十七載不

入公府

士事楊繼盛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落益以勤苦其衍業益進領鄉薦下第歸應入大學兄其計當揹貲為負笈費不可則秉繼盛出而強其婦以入石穀廢著居曰母溷乃公為也繼盛游太學有名薦紳遞館穀之稍稍具槖中裝而歸告兄曰始弟所以默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為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



許會得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賵繼盛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徙也繼盛後劾柄臣竟論死天下哀之

古今廉鑑卷之八　終

古今廉鑑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喬懋敬撰懋敬字允德上海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湖廣右布政使是書所載自春秋季文子至明楊繼盛皆以清操傳於世者亦宋人廉吏傳之類而抄撮大畧掛漏尚多前有萬歴戊寅自序自稱其官爲閩封人乃其官閩時所輯也

# 桐彝三卷續二卷

〔明〕方學漸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桐彝三卷》提要

方學漸明桐城人字達卿爲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頻鄉薦
棄去從事於講學有心學宗通訓及桐彝即此書也
乙亥中元後一日午以 [illegible] 學太史藏書識此 貴池劉之泗

桐彝序

夫天有十日人有十際聖人之所海人之孫以此植斗極於中樞朗燭龍於長夜乃有不椒蘭而芳不帝槳而飲人以和不左執鬼中右執殤宮而文夫女子望之如板桐三成又如金馬碧雞光景倏忽且夫豎亥之所不能步而精至焉形天爭神之不得而呼之如在其牖也不羣索乎長房之符而靈應以通以至雲飛泥沈倒生之屬莫不桴鼓而受職腐鼠萬品拳石千秋至矣乎高辛閼伯職為亂階昭華既徙延喜既歸拱手於一處士之呵譴三苗之戮撥為口實卽不可與於小人之腹安得有喙三尺如食馬肝為探囊發櫃者之嚆矢皇圖之諫秣馬金闕之歌依稀乎旦星寧予賢者而鹿生墮角岌岌乎柔中孤兒不可讀矣性同橦花質匪丹石披昌之風既扇貞白之烈靡彰孰有邁夸獨逞曠然不涅以茁原為晁庚以太行之猨為櫨家珍此鳳毛作彼龜鏡旌嫩幟懿是在來者桐故巖邑西控天柱東跨大江漢皇南狩爰繫其馬名賢通人之轍蹟往往而在至今父老歌舞大司農甘棠不絕也道德之漸蓝自誰昔大雲在上賢人在下斯亦瓌異之窟乎及讀方公所撰桐彝奇行踔絕芳垂馨吐雖古節矢故雄情軫畫像者殆無以遠過余惟世之君子言無攎捋動無儲胥放意蟹行以自媮快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阞之門仁義存丹朱其轂大冠若箕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河渭不足九山是饕甘心焉蒙首負冢之不問帶益三副其樂栩栩周道如砥荆棘生之不可言矣謂之魁然則又椹杵習士間識博學汙泥之實秋天之言吐盆變幻莫可根詰政使危生而脈子路之言畫地而趨身不舍端安用此械而疏屬拘者且夫不周傾天柱折靈鼇死偃聖流物有待生也有待成也鑠三光之精墮萬物之紀遊魂假息空蝗黍粱斯亦蠢靈之所不登而滌濯蕩於海若者乎盍管子柄齊與其為善於國也不如為善於家傳曰天子孝寵龍負圖庶人孝草木榮茂至德彈矣要道賅矣勇何必戰神三日巧何必貫蝨心畫周筴博何必識元緒之性辨顯節之簡辨何必白馬非馬詞何必繡如虎雕如龍同夫海棗辟彼婁姬至於埏埴三才筵櫝元聖立人之道九泥封之斯公所為桐彝意乎公元風道素平時祭酒兼擅腹笥偏工筆陣而規矩模楷不言而化居然太丘長之風然則是編也豈惟春蘭不歌秋菊長芳魂魄陳人鼓吹風義斯為烈焉若曰吾何知匹夫匹婦之諒實有冢心以棄天地之性以縱其淫則是編為贅疣乎刻成屬余叙余何能增皇甫三都之重亦欲後之覽者以余言知公作書之意以是書知公矣

萬曆困敦之歲皋月之吉同邑以冲葉燦序

桐彝引

桐彝桐之孝節傳也桐於成周屬荆舒見懲於周公非若汝墳江漢之區覩聖明漸摩王化乃其秉彝天性即僻壤氓隸有耿耿不可磨滅者存焉孝之子純節之臣若婦宜代有其人顧趙宋而上典籍不足尚友之士靡得而攷鏡焉據吾耳目輯自國朝得若而人雖　聖明之教旁流下邑亦其彝性然也仲尼道德純備無所成名而著孝經作春秋以明大義删詩而存柏舟蓼莪此其意云何孝弟為仁本名節為道基本絕基傾不可與入道雖然道亦大矣彝是執而於道未融則孝巳申生果愈於完廩浚井之子而至人達節將遜匹夫匹婦溝瀆之諒乎德有慧仁有術懿行踔絕不學則蔽故風世莫如彝充彝莫如學吾所為桐彝者以此

萬曆己亥余月之望桐國崇本菴人方學漸書

桐彝目錄

一卷



二卷



三卷



目錄終

邑人方學漸達卿著

## 檀孝子傳

檀孝子名郁字道清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不二有古節婦風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兢恒恐辱及其親凡汪氏飲食衣服悉躬辛致之無難色汪氏疾郁晝夜扶持湯餌不解帶夜則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歲丙辰母卒哀毀踰禮葬縣治西北二里許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母葬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牖之越四夕鄉人胡伯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可丈餘耳既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醫士程伊聞之曰吾醫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葬郁廬其側哀慕常如初喪蓬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毋食必下山取水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而泉隨竭始郁之居廬也人念其貧且難其事或止之或議之及孝感致異始翕然稱賢爭周其不及郁受之免死而已餘分鄰里之貧者邑令郴陽李公請於直指使奏聞正統丁卯詔旌其門復其身方生曰孝子既受旌典作家訓七十章其論子職二十有五條皆修身正家事地於有政此且諄諄以勿負朝廷爲言始於親終於君也今距正統百三十有餘年吾登其堂其曾玄出孝子手澤及當時名賢詠歌卷玄纁重襲孝子庶不死哉孝子有祠里門有表山有廬墓亭猶巋然冠曜閭塗人語遺事津津然爲人子篤一念夫何求哉而何至神於天泉於地譽於鄉貺錫於朝聲名垂奕世不斬也吁是可風矣

## 朱孝子傳

朱孝子文林世居桐爲零族貧業喚頭不知書而竭力終母養遂以孝聞文林甫六歲衰麻哀慟如達禮者識者已目攝之母多疾文林力圖顧養食必視履必定進見愉愉惟恐毫髮違志焉母嗜魚疾欲之時桐溪水漲羣釣者終日不得一魚文林投竿即得魚歸以奉母母病間一日遊南山三十里許日且暮適民程萬里者臨陂舉網悉之魚頃忽所失之異日或告程曰文林晚得魚思母而去抵家漏下三鼓山溪晦冥獨行不畏文林有姊寡且貧又盲於目文林知母之念姊漢也迎養之與母同寢食姊先卒具棺衾營葬久之母病篤文林潛禱天地刲乳下肉一臠密丸湯以進母飲少許强而再飲之次日病減越三日愈鄰人閭堂吳仁者揚於里中邑令莆田謝公扁其堂曰顧養學博張公題其門曰樹之風聲督學四明馮公賜粟帛存問母八十有五卒文林號絶復蘇水漿不入口數日鄉人賻之衣棺具足葬西山廬於墓側朝夕哀毀衰麻不解風雨中爲孺子之悲泣者皆爲悽惋泣下其廬無戶牖依木苫蓋而成層巒茂蔚豺虎交跡或來墓側不爲害也邑令

胡公學博許公趙公時加慰問操文祭其墓鄉大夫汪安居輩亦
以文奠之文林醇朴不知所為惟攀顙呼號已耳督學　楊公
發粟帛嘉慰焉甲辰文林卒皖人無貴賤皆為垂泣寮馮公從至
祭於墓有曰樸純天畀孝友性成士論僉歸鄉評允協其某墓在
母之垂方生曰文林末技人當其孝聞無遠邇欽慕之其廬墓且
老尚未字趙先生鋭始字之曰士先謂士先孝也記曰孝不敢傷
髮膚又曰敬上毀下惡用封體傷哀毀自殞者乎夫士知學問重
名檢重名撿則防激知學問則用中先王所以戒踰經也然猶有
私其身不顧父母養者彼宴人子非有誦習之素一念奮發以身殉
親識不由學情不係名益其天性矣

## 彭孝子傳

彭孝子寶字惟善桐城縣博士諸生少事父母甚恭其父嚴其母
尤嚴毋交怒寶踧踖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
雨雪父醉怒母就卧寶跪限外旦啟門見之問寶何為者對曰兒
不能和兩親乞賜箠楚父曰我偶醉詈汝母汝何畀引入就爐寶
再拜以示體康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胡氏事姑稍不敬欲去
之里戚百計留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夫郎欲處於不可
自處新之地不當寶跽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
乎其妻感泣卒以婦道稱寶於父母所親者必善遇之弟容病心
父欲置之死寶諫曰弟病當救治奈何罪之友愛益篤數年弟死
撫其孫世父齊無子寶嗣嘗為營冢壙從妣李早寡守志以没寶
嘉其節而傷其無傳哀悼切至鄉人因致時祭祖考妣忌日必齋
居素服致祭家雖貧好施宗族閭里之困者量助焉南北郭舊有
義冢往逵露骼沙間時聚而瘞之喜放生童子取雛鵲與一扇使
還巢雛翼成鳴窗前若有德者寶曰吾所活當再鳴則跳向寶而
鳴不休省齋何先生倡聖學師事之毅然有志於道條其規曰正
心術堅志向防嗜慾明世務戒矜伐擇師友務實勝嚴課程毋苟
簡毋掩襲曰寶日省此十者而尤以孝為標作慶五圖圖列五等
一父母二兄弟三夫婦四師友五天王曰達道始父母終天王天
生萬物惟人具之可不自慶乎因以慶名其軒何先生嘗稱惟善
德子恒文學子恒者趙州守銳也寶嘗夢道傍遺金顧而不攫子
恒曰美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顧為寶矍然不寧者屢日立稽
過録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奈何過而不
改矛書古聖賢列上坐衣冠跪拜以為罰曰奈何不改過而愧聖
賢乎常曰昭昭之惡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
此嘗獨坐正襟凝神內省忽此自語曰好光景人莫測其求正德
丁丑欽天氏牒午日食馳走至未不食撤中乃食寶衣冠向日跪
復乃起學博陳儀良師也數月卒弟子為義服頃多懈寶獨三月
服東向再拜後釋之朱司農墓在縣西二十里寶曰桐之遺愛也
親持酒脯為文以祭因諭墓旁居民掃祀不怠者十數歲寶學日

進然劣於文督學者論文當黜罷邑諸生乞傚谷孝德以敦孝風教太守難公為言得不黜仍表之以彰善後每試更以孝行加賞逾四十侍父母亦益愉悅衣服飲食盥滌必親夜猶拭枕席伺寢取褊袴冠履定之父病躬湯藥虔禱祀不逾逢外艱慟絕復蘇治治喪準家禮處外寢苦適年病以事母屬其子曰居喪當以哀經徹逆卒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方生曰余幼時從趙先生學時何先生及慶軒皆沒獨趙先生時述其師友遺範漸乃得聞慶軒事篤信好學非耶愛其親不忘一物敬其親不慢一人見過自訟對對越在天戰戰兢兢此之謂矣卒三十年猶炙人口嘉靖末議督宗諸生以省齋慶軒請不行先是檀郁朱文林皆以孝稱檀有詔旌表而朱彭表於部使者桐人祀檀以二子配曰三孝子云

周孝子傳

周聘字延聘別號克齋幼有至性八歲受小學論語津津有嚮往父銑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入必告弱冠藉邑博士諸生慨然曰古聖人垂訓豈其華言獵世資將躬行是廸為人子服青衿乃不能愉愉翼翼為雨大人色懽慼用嘔嘔佔俾為溫凊定省問安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閥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常曰行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非孝也視躬斤斤不逾匪彝應試於池州羣寓一樓或夏祖裼適有鹽婦就趨而下覷延聘獨衣冠危坐樓上曰使知樓有人弟仲耳叔聽既婚食指漸繁父母命析箸延聘曰兒輩已受書何忍規疆畝惟二弟所欲歸餘於聘耳故分田獨窪澇延聘安之授經自食其室炎鄉鄰趨救延聘止之曰天實有討於不腆敢拒命乎望火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擗踊哀慟水漿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啜粥不茹蔬日三奠奠必孺子慕寢苫枕塊不離喪次歲餘忽謂其子曰旦日遠客來須為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頗驗或問先生不解占候術何能前知曰吾心似覺如此無何內艱禀禮致哀一如前喪欲附塋先隴宗人難之延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余不肖有罪哀奠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延聘曰大事未襄胥壤間一巨憾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經不去其身哀號不絕於口升墨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閾苦敗塊利鄉人靡不憫惻儀部阮公自嵩言於邑令李公尚然黎藩張公淌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八兩使諸生齊則肅往為營塋於時宗人感其孝許塋先隴或謂當諸縣謝延聘曰令自為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為諸生者代謝之李公歎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闋乎延聘曰為人子而以親表煩長吏其何能安又服二年然後釋起復至學宮博士先生曰知今歲鄉薦乎對曰舉者三其一為新生卒如其言然不復談來事矣晚皓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饔延聘戒之曰山河非吾有漁獵鄉樵荊榛足矣勿取大鍋得一鯉延聘愁曰過取之謂竊求其望而還之鄉飲欲賓延聘延聘逃越數年博士先生俠人

以他事羅至邑就而強之始一出諸生色喜若景星之耀於前也
後游衙門七十餘年方生曰何子平居喪八年不異袒括卒感太
守為營家壙廷聘十二年殆又過之勤邑宰格宗盟歸親首丘卒
償初願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之謂矣居喪能覺啟閟而望歉動
靜固然無足異者吾獨嘉其悍誼樹撿貧彌堅老彌邵戰戰兢兢
無忝所生倘所稱守身以事親者予於戲夫孰知吾桐有曾參也

## 夏孝子傳

夏孝子桐城人初名恩有至性六歲失母嗚嗚孺子慕持服如老
成里中目攝何物兒乃知禮父龍淳朴亦機籍諸生酷貧博童子
脩以自餉孝子旅館侍嚴食未嘗有遊色嘉靖甲辰孝子甫九歲
父疾頻危孝子涕泣傍徨不知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瞷室封
左股一臠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翼日孝子創臥父詰
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大號奈何生父故死兒乎鄰父
老趨視歎異聞於縣令胡公枋義申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
祥來詣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訖曰瑞予殆祥後身哉賜名子孝
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公植植曰孺子能孝性固天授未可以
中行概責之命籍邑博士諸生月給廩五斗膳百文胡守復以屬
貢生趙簡授之經義及長受經儀部阮公自嵩泉副戴公完之門
已而漢川張公逢署桐諭倡明理學者表孝子館穀之以風多士
孝子毅然係籍理學癸亥冬父天年終孝子哀慟幾絕明年春正月
塋孔城之麥園墩搆茅廬一楹於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於野二
月間鄰魏國者夜出遙見墓所有光炬百人尺許者千良久滅旦
詢孝子無所見季冬虎哮桐梓山孝子子楳自如廬墓三年身無
完衣口無甘味鬚髮皆焦形容槁悴服闋始奉主反室始往子甫
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識人不知其為父也驚問母曰從人
室者為誰孝子既終喪罕至庠舍而遊四方訪有道下秣陵泝荊
楚汎越浙客盱江歷事楚侗耿龍溪王甑山張近溪羅惺堂史北
陵王質疑請益得一懿訓不啻拱璧耿公督學留京攜之歷廬鳳
應天諸郡所至留邸與諸名士俱耿公（欲損奏孝子附辭曰不肖）曰遂成子以辭名孝子經
子不忍以亡親貫名耿公曰遂成子以辭名孝子經歲不過家郡
邑大夫益重之司理郭公嵩錄其行郡丞劉公蕊攝守請於直指
劉公移文獎之賜文綺白金將疏聞會孝子病卒五十有六嗚其
子曰塋我父墓側人稱曉雲先生配汪氏能借孝食糲衣疏不厭
容在堂雅謂孝子不內顧汪潛具款洽客不足乞諸鄰以故孝子
谷跋涉而無離憂子四長民懷孝廉次民望民敬皆諸生次民畏
方生曰孺子有親而忘身人少慕父母情乎廬墓壯矣而覲情彌
篤親在廩殁舍而遊求師友急問學鎔鑄其德性此何慕哉彭賢
力學文林封股夏始兼之彭朱不蘇後嗣而夏家昌天固有定未
定耶子知孝而已安所問天

## 斷事公傳

九祖斷事公諱法字伯通洪武元年戊申九月望日伯通生於鳳儀坊明年己酉六月宣使公卒伯通甫九月惟時開國初戎馬孟蝹場人爭習於刀劍安事毛錐程太君占籍啟家一孀婦耳獨授伯通書曰聖明定天下行且偃武而修文孺子不以文德紹箕裘未亡人其何稽手報地下伯通奉訓勵志以儒術顯治尚書南昌胡公儼爲桐令禮伯通爲邑博士諸生器之伯通有至性事母以孝聞魁梧奇傑英敏過人關朝廷利害輒奮激慷慨負氣節建文己卯應天試士經義五篇謂之簡場伯通以簡場中式同舉者二百四十人明年歷政臺寺授四川都司斷事剛正廉直執法不撓成祖即位爲永樂元年諸藩入賀有表伯通不肯署名尋詔逮諸藩不附者伯通與逮登舟謂家人曰至安慶告我次望江家人曰此安慶境也伯通瞻望再拜慨然曰得望吾先人鄉可矣遂沈於江屍不獲鄭孺人曰清江舊勝汨羅收其餘髮退甲於巾笥藏之鄭孺人守幾四十年卒遺命以伯通之髮甲於納懷中歛而塟伯通之舉也天台方希直典試首事以托孤命大節不奪命題居無何希直抗節死之伯通無忝其門人云贊曰洪永之際傷哉予難言之矣西京之變僅一龔生不食死猶無逃於薰膏之譏昭代方黃而下死者駢首接踵雖既平遐方賤職如我斷事公豈其司鼎鉉共社稷計不可引去自全者而必斤斤枕江流葬魚腹之爲悅予　聖祖作人忠臣殉國於茲爲烈矣嗟予堂有垂白之母室有嬌掰之孥五世之廟不絕如綫所取在義遑恤其他嗚呼夫孰俾其夫世燃而昌予

張僉臬公傳

嘉靖丙寅八月十有四日張公以僉臬討夙繼祖死之賜璽書贈光祿太夫少卿廟額忠節歲時祭祀廕一子有司樹石於皖城北之術曰仗節滇南而吾鄉之評忠烈者必推張公云公家桐城雲田之坂人謂張雲田高祖傑累千金好行其德歲浸出粟千石周鄰里供佛動十數金家用是落有鄰叟夢大石立其庭金標古篆不甚曉惟記澤被萬里四字明年公生傑名之曰澤被字大被從夢也公沖年穎異七歲授論語至事父母竭力事君致身喟然嘆曰忠孝當如是夫厥舅文學王亭奇之曰此兒識度非常長充庇諸生名能文章人多從之遊公語其予弟曰二三子欲爲聖賢予將榮肥是計乎先正之訓謂何而升斗爲榮貴惟六經是之尋踽踽獨立鮮知之者少司徒盛公汝謙獨重之數過廬劇論移日嘉靖戊戌選貢討僧丁未授沅江令沅多曠土招民開墾資牛種省阡陌沅江大治武陵請攝故事長史不他攝公乃沅江攝武陵武陵有洞寇公率兵禦之佯卻縱賊大掠翼日復卻賊斛陰使奇兵擣其巢擭渠魁遂平無何以憂去兩邑民爭挽其輞歸而不能具衣禮稱貸襄事人謂之債官既闋補巫山巫山舊無驛里甲貴綮赦一驛巫山使之稅茶歲有例公卻之以充茶商之贖大饑興發捐

俸為粥飼羸尩存活甚衆俗尚女巫杖之火其神巫風頓息戊午
升衢州別駕逋賦者盈囹圄寛而為期而出之感泣争輸逋逐杜
截一切例自奉甚約民稱張青天又曰張青来會龍游常山皆乏
监司使攝龍游矣而常山之民要之曰張公奚而獨常山監司乃
復從常山請而益賢公時督府胡公宗憲威傾兩浙其前騶求索
無厭二千石以下唯唯公獨縛而杖之白其情欲解綬去胡公更
延以賓禮戒部下曰而不知此彪有廉吏乎供具減十之五督府
新募之兵數百擁主糧者而譟竟日公馳而諭之曰張公至矣遂
潰兆嶺有礦寇掠處州傷官軍將及於衢衢守議避之公曰不可
單騎諭以威福給米數石曰為爾歸餉毋擾一方民寇退相戒不
入衢癸亥升廣安知州道出巫山巫山民扶老攜弱搴帷而呼車
不得前公步行數里至廣安一日而決淹獄五十出黄民義五人
十五餘年之冤於獄置釜薪廳前訟者徑入炊廳下須臾決剖而去
民歌之曰張不解袋馬知閭閻立二倉令有罪者重入米輕入穀
適年得米穀千餘斛為往來稽賬博士生貧者之婚塟歲數百金
有推官皮姓者至輙賂公不應因閉署戒閽人勿入知州公遂壊
垣而入曰澤有橐請君探之而吾亦(猜)探君橐皮大慚宵遯入計自
治騶不以煩民先是銓曹書其名於壁曰天下廉吏張澤相國徐
公階聞其賢招之日同鄉也何難一顧公曰群吏兢兢聽冢宰之
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請辭於是銓曹奏治行為天下第一

乙丑擢僉雲南公去家萬里兩僮自隨歷舊治不使人知分巡
安普當道雅重之事輙委印纍纍者七簿書旁午益勵精不遑食
尋改巡武定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夷其兄為首長卒而無子其婦
攝印蓋其俗也繼祖謀奪印治兵攻其嫂遂拒命中丞直指使議
計之公曰小醜而動大衆不武以夷攻夷不得其死命損威授我
千金師一旅不可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公監夷軍五百
前發公歎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毅然往誓師忠義
奮發衆皆感動一戰而勝賊走險部將哈囉銀曰險恐有伏掺之
不得追及戰復勝賊疾走渡河銀升高無所見公曰破竹之勢不
可失分兵為四哨約並濟自當一哨麾其衆前半渡起伏截流而
鼓三哨不及援兵潰賊以夷語詗熟夷得公狀執之公居賊寨衣
冠危坐時譲以大義賊皆俛首稱張命烈士踰八半月督臣調大
兵討賊兵四集賊置酒獻千金為壽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公叱
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賊寧為賊作說客耶賊曰不書則办之公
又叱曰死則死耳刃何怵焉賊乃使輕騎送公還而拘留其侍衛
惟百夫長胡翰一僮張時用從行至山谷有鐵騎草叢中躍出公
遂遇害翰時用皆死三日賊歸公屍面色如生督臣公攻益愈踰
月誅繼祖賊平公櫬驛還一子斯盛廕入監公後府經歷萬曆中
公進階奉政大夫方生曰君死國守臣死封疆將領死行陣士死
綏百有司死事明有義也張公得其死矣豈不参天地光日月與

顏常山張睢陽文相國王待制諸君子齊名哉當其片語戢兵單騎止寇一別駕見憚督府不獨才勝節固惴之矣剛介之士往往疎於拊字而所至以循良稱今去思碑五生祠二忠節祠一祠鄉賢者二没世不忘非耶滇南萬里與夢符張公殆天授已

桐彝卷之一終

桐彝卷之二

邑人方學漸達卿著

## 陶氏六節傳

國初有陶鏞者戍大甯妻鍾氏從之未幾鏞死於大甯鍾氏年二十有五子繼甫一週鍾氏哀訴於帥府得負鏞骨擕繼間關四千餘里而歸桐葬鏞於其先壠乃斷髮杜門獨處五十有七年繼又蚤卒妻方氏二十有七子晃二歲其兄勸之他方氏哀痛矢靡他辟纑養姑而課晃景泰間晃業成領癸酉鄉薦守節踰四十年知縣馮公廣以狀上不報晃肄業太學卒無子妻王氏二十有八妾吳氏二十有二相弔而扶櫬歸塟家甚貧所親諷之王吳泣曰而不知吾節婦婦乎為節婦婦而不克節節不媿吾祖他人獨不媿姑若吾姑乎異日何顏見陶氏先人所親不敢復言儆惟粗糲共守一室有亮同年者過桐禮其盧方疏布事舂杵郎疏布見不踰閾有瘁容嘉歎而去他日過中都亦有同年之妻名能守節者禮之綺縞出見有澤色曰嗟乎節婦不當如此若陶可謂真婦矣越二十六年為成化甲辰知縣陳公勉為之具奏詞甚剴切下禮部議鍾氏方氏已故例不應表吳氏年未五十例未應勸第四節相踵實所罕見如知縣言宜表之以勵風化詔旌陶氏三世四節之門其里曰四節里於是桐人爭為詩歌敍梓以傳後世八十年而其族復有二節婦胡氏陶啟妻啟卒胡氏二十有五子璽方五歲

撫孫矢節婦居五十年終重亦早卒娶范氏二十有四二子龍三歲梓半歲誓守養姑而撫二幼躬井臼者四十年郡邑表其廬曰繼世雙貞直指蕭公獎以金帛爲詩懸其堂有兩間正氣垂先後一派丹心貫古今之句未及奏而范氏卒方生曰士君子名節爲藩籬顧滑稽澒涊朝秦暮越靦顏而不忸中者比比矧婦人乎以三代世風之美固宜家貞戶節而攷信六經猶不多見於叔姬共姜之外乃六節萃於一門豈惟陶氏光蓋亦宇內之奇覯已例故不旌不十五不旌晚近有司不六十不敢聞茲旌四節惟王合例匪陳公之奏鍾方吳且難並旌晚二婦雖表於郡邑直指當其身不充上遠則奏疏難矣由斯以譚不有賢有司慨然以維風首務以聞幽爲善經孫貞潛耀名湮沒而不振者豈少哉君子是以嘉陳公之良於牧也

烈婦姚氏傳

烈婦姚太君吾族祖惟肖公說之配演蕃黍旭之女孫幼貞靜寡言笑事繼母孝繼母慈之十七歸惟肖修婦順舅一德公繼姑王太君皆悅惟肖籍邑諸生殫力博士業神太勞得瘵姚茹苦躬藥食三年不倦舅見惟肖篤預治壽棺姚請大之冀得同棺以徇舅不許弘治乙丑七月惟肖卒姚哭絕有頃蘇扃戶欲自裁家嫗排戶而入日夕與俱不得閒母家來唁辭不見一子曰荔兒甫歲餘姑鰓之曰婦存荔但無父婦亡荔又無母若不代兒爲父令誰代婦爲母乎姚收淚對曰舅姑有叔姒此兒有舅姑母乎婦以也是歲十月間舅將葬惟肖於三峰山有日矣前五夕沐浴更衣臥候侍婢大寐徐起衰服自經楊柱雞鳴家人訝兒啼不休叩戶問故姚死矣解懸面如生斂以初歸之服與惟肖合葬遂其志焉年二十有八惟時郡邑諸生及鄉黨父老多其慷慨從容捐生取義請於直指使將具奏而督學莆田陳公疏先上部撒覆勘正德八年七月詔旌表貞烈之門郡守泰安胡公載之郡誌邑令慈谿沈公入風教錄祀於烈女祠一時卿大夫詠歌積巨帙烈婦既死之明年荔兒殤以從子坤繼祀嗚呼犂犂者神參耀日星豈侍脊嗣而長存乎烈婦有妹適郡諸生方宿宿字惟應惟肖之從弟也惟應惟肖之從弟也惟應蚤卒姚年二十有六二子俱稺姚哭曰吾娣烈吾獨不爲烈乎首觸惟應棺將死其姆張指二孫謂之曰姒不爲孺子計則亦安所報良人乎姚低徊良久歎曰娣氏之死也其孫托之乎舅姑然且不保今此二姑孫將焉托之我其以不死希娣之死哉娣爲其易我爲其難命也出膏腊器毀之曰吾生無所用此斂帷素服循撫其孫而誨之伯曰舉叔曰學久之歲詘家漸落以學繼從父惟朴獨舉力田以奉姚姚且老猶手飼雞豚勤絲枲佐饔飧家貧室淺至老莫窺其音容七十有二疾卒守節四十六年眞不媿其姊氏云

詹烈婦傳

萬曆戊子八月一日桐城民詹伯之妻儲氏以烈死詹儲俱寒族貧無嗣比於糞灰其何足之與有兒而婦一死自閭里逢縉紳靡不哀悼懍懍髮上指奔走而請邑當道不表不休是非義氣之感乎儲父楠母鮑生浮山十四歸伯婉孌有志操田家罕敵內外而儲獨自嚴不妄言動事嫡姑楊甚恭井臼紉盧以佐伯讀詹之易襄為儒自伯始是歲六月十有三日伯渡石死溪溺死其外姪高尚賢以告儲號哭趨河上辟踊而呼曰誰為我得夫屍者田二畝請以半酬存乎為塟具一日屍不得則投河伯弟莊拯之頃又投河諸姒爭挽之土人感動為之挨舟揭網屍乃獲殼流血儲餂而吞之哭絕復甦者四歸以一畝酬獲屍者以一畝易棺營塟將変頭搶地欲殉為媪所持旋求毒鼠藥將自食第儲六覺而奪之儲大慟曰奈何束我而不令偕乎家人日夜防儲不得間乃佯曰詹族終吾身可乎防稍弛議婚者來儲不勝怒詈之防更密儲又佯曰欲吾若聽若先吾聽沐浴奠夫謝母家先期別諸姻款洽月餘而後惟若所為家人喜諾防解儲乃移伯靈臥內焚香奠盡哀給諸姒曰今夜獨靈前祈夢會耳衆信之出儲扃戶以衰絰經於靈座蒲伏案下死黎明第六排戶解之衣帶豫自密縫無所事襏塟從夫在其里邑侯會稽章公為之碑學博諸生為之祭直指西蜀黃公為之奏　詔旌其閭方生曰嗟乎捐軀殉志丈夫且難之况婦人乎郎有之巨室易田家難感激易從容難若儲難甚矣不與秋暘並烈哉草澤孫貞豈曰無人吾里寠人潘遇其婦不知何許人流離婦遇不數月遇死遂入松林自經里人憐之塟白沙嶺下乃以微賤湮沒不稱嗟乎亦各全其志也已

## 吳節婦傳

博士諸生吳沛之妻十六而歸十九而孀六十有五而旌表節婦無何子若孫相繼沒亡竟莫司鳴呼貞節煒煒且億萬年甯用後昆為永久節婦桐城富邦女沛貧世業儒富治絲枲佐沛膏晝以發其聲且治饔醴進舅姑務得其懽姑尋痿扶興居表衣牏器手滌而安之二老繼卒沛輒患疾富衣不更食不下左右侍者三越月沛自度不起屬後事富曰脫不諱我必殉沛曰二老未舉誰其子之一孫未週誰其父之若未可死也富笑而諾之沛卒具衾枕棺而號曰隻影而欲舉三老植襁褓乎吾淨吾軀已矣引刀將自刭乳母胡奪之旦夕悲號淚盡血出絕食旬有一日不死欲自縊家媪慰之曰節烈等耳舍節取烈則忘屬纊之托乎富乃力營三老成於禮稱生臥與孤俱挾利刃以防不虞同室之豪欲以力强之嫁暮夜數十人舁輿突至富度不能逸棄孤投井乳母大呼曰婦死矣奈何以强暴殺貞節人强者駭散乳母從井出之半餉蘇則守一室績紡自給家日落竟朝不炊楞然掩戶父邦憐其苦曰節誠懿行第饑而死如稺子何富對曰昔共姜不諒於母兒乃不諒於父請勿復見異日孤兒謁外祖耳遂非不見孫戠名之曰芳

伏就傳沛有執友嘉節憫孙相與討芳而弛補博士諸生芳既已
得諸生邪來富始一見閔而不踰芳孝母殊孝曰母節不揚芳之
過也傾身遊賢士大夫賢士大夫爭爲咏歌其母表於邑於郡於
直指而奏之芳閶闕數千里走京師竟得　旨而還方生曰雲彰
而淵隱勢使之也芳子然寒士而揚母九天之上髧彼兩髦實惟
我儀富氏有馬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芳也似之節孝固兩相成哉

鄭孺人傳 天啟四年大學士葉向高以一門忠節題旌、孔炤識

鄭孺人我先祖伯通斷事公配也諱崇德漢尚書崇之裔自浦江
遷桐城曾王父肇王父關先父宗甫咸有潛德母範氏洪武庚戌
十二月二十有二日生孺人有至性七歲道母受孝經論語列女
傳津津有所剳慕稍長從女曹攻繡刺不前何乃蠶宮工不絲枲
之爲務父母愛之非名家不字議及伯通乃笄方自伯通而上四
世醫纓宣使公早卒程太君丁戎馬之秋煢煢一嫠撫三尺務以
經術亢宗伯通奉母訓而修父業籍邑博士諸生孺人事姑羞甘
旨省寒燠必致恭侍夫子巾櫛盥頮躬親敬進之退而扃舍辟盧
攻苦達丙夜供饋餉佐宵晝而下帷時進規箴爲人子不念嫠母
之纏務大其里門非夫也伯通得內友而益勵建文己卯舉於鄉
計偕南宮授蜀閫斷事孺人偕行間靖難之師孺人歎曰婦道臣
道一也委身事人時艱而背之其何以明貞伯通正色而顧婦人
識能爾爾永樂改元詔緹騎逮伯通正色而傾至皖江自沉語具
伯通傳孺人哭曰冢土腥穢國宜濯骨清江屍不獲則取餘髮退
甲笥之攜二子懋恕一女川貞歸桐御氏端爲政忌孫懋懋捐世
業遊於邑東之隅搆茅茨奉孺人孺人曰孺子務世德無務世居
去卯不興周子迎姑侍養曰夫君義不將母則子婦代尸饗二孀
依依若形弔影世父猶戲齮不已孺人戒子增孝撫恚事伯父不
父若耳虎不咥眉已者況天親乎身下奴氏不減於姑篤愛從子
過於所出卒感伯氏而脫薑虀二子困衡克家爲父標榫榫食指
浸繁率孺人稽之川貞未笄而誓節孺人矜且喜白璧不負藍田
爲星爲月惟是長夜同明耳既踰耆父老以請於守令將疏聞孺
人使伯子謝辭夫子逢陽九逆鴟炎萬里之濤未亡人無從釋憾
奈何以空帷賈名煩賢士大夫之辱守令嘉異表其異宅尋郡守
廣武王公疏於朝部檄核實將有旌詔未報而孺人卒事遂寢孺
人將訣手裹所藏夫餘髮退甲命冢子納於棟而徼時正統之戊
午得年六十有九郡博士王來旬爲之狀邑令嚴公順爲之誌郡
邑祀之列女祠皖守泰安胡公入其事於郡誌墓在東龍眠之陽
贊曰靖難之季池黃觀皖甘霖之見救我伯通之逮而溺一揆也觀
之妻女死於觀烈矣鄭孺人植孫而誓栢舟亦足當於夫子黃之
烈方之節有二乎哉歐陽氏曰君子惜名節惜名而節非純德也
士嫺文詞襲衣博帶殉名蓋有之婦人之節類由天性非婞婞博
名高則以旌詔未及爲孺人惜者風世之意非孺人意也

方節女傳

吾家老姑者未嫁守節老於母家家氏稱老姑鄉黨莫不曰方老姑云其父法蜀閩斷事母鄭孺人建文癸未生於四川官署名川貞地志也明年斷事執節死之鄭孺人以老姑歸桐桐有鳳儀坊方居其北盛居其南盛有子議媾孺人諾之從蹇脩而受禾幣比徵女笄有日矣盛郎疽病法不可治老姑聞之請於母欲躬往省幸而生於義無害不幸猶及一面而暝母寛譬稍待之無何訃至老姑即製衰服請自臨喪孺人曰從一而終婦道哉未廟見者不為婦處子侵婦無乃拂經老姑曰見廟則婦受聘則待年之婦大人而不受盛聘則已大人而受盛聘兒固盛門之婦也非婦何媒非婦何禾非婦何徵非婦何以有笄日獨藉未廟為解而曠天經大人亦何辭諸責孺人慨然曰女能然乎哉往矣即報盛盛垣之堵圯其缺徑請入自徑老姑不徑茀車從門孺人與俱老姑至盛庭禮舅姑詣柩所是為盛郎故寢漸衰望寢而哭上香獻二醆几上蒲伏慟不能起家媪扶而起徐請於其姑曰女不二斬今斬矣不及奉盥猶及同穴敢以木請其姑曰苦子之喪重苦婦之喪婦誠賢死不代子祇增家累老姑曰能食我則終箕箒補子職之闕其姑曰載日方長余髮短矣遑勞吾子之婦為老姑默然不語鄭孺人曰吾稱未亡人有年矣獨不可以女居乎叔姬歸紀而終曾夫道何常惟不淳之為貴老姑復從母歸伯兄懋慰之曰妹能抱璞吾豈不能分半叔終妹之身由是老姑與母同寢食共興居二十餘年舅姑之喪服衰於母室里俊慕與賢私採懋懋曰南山有玉堅貞蘊璞若能使之為水乎孺人卒老姑幾強仍處孺人之室兄嫂信其靡他筐箱絲縷悉以委之老姑曰佐嫂氏治壼內久之兄嫂次第即世老姑艾矣曉暢事理度支贏詘惟所質會諸姪有大計必請於老姑可則行否則止諸姉及女惟姑是師穉孫依依每晨興必於其外寢盥櫛小婢傳茗始出就塾蔬二孫嶽壺老姑子之燠哺督教二孫卒賴有立成化庚寅病數日瞀疣人世今得解免其附先人首丘卒窆日終風飛鳥數百翔鳴屋極空隱如雷紅光爍爍出牖如火家人悉之不異大母瘞烏圍巡撿公墓石樹石其前蓋春秋六十有八云贊曰我先世榜節甯獨斷事烈烈哉程鄭雙發老姑終處稟凜冰霜躡踵矣其傳曰方節女謂之女未為家也女何節處子終其身也處而節云何媾盟矣心則夫矣外不踰盟內不渝心奚而不節也為盛節而系方公宮始亦公宮終也余忠宣公抑烈女不表豈謂過中哉心諾一劍猶不忍負況其身予若川貞者當與宋黃千金同列而並稱矣

節婦吳氏傳

節婦吳參政公撤之仲女字我族父子省吾參政公夢登方樓揭曰孟貞占之曰貞符孟母吳幼受列女傳四書小學能習其旨十四來歸慎儀簡默以孝順稱厥舅理問公綱富平里中而吳承父

清苦訓布綸綀裙不事綺紈十八吾病吳脩湯藥捧唾唉籲天祈代弗愈以死自誓時方姙姒氏妬而毒之吳感夢不食婢食之幾死是歲五月子學遜生八月之望吾卒吳慟絶甦入室自經姑黃救之不死大號嘔血旬餘又從榻傍自經侍婢解之姑謂之曰一時烈成之易三月孤成之難婦將爲易而以難者投誰吳乃剪髮矢志而撫孫孫多病伯氏欲危之藥者詛者水者石者雜沓加害吳多方保護使人謂伯氏曰未亡人暫生者惟孤而不爲孤利也者惟財苟全我孤悉與之則不然而忽一綫嗣必上聞財非若有矣伯氏謀寢久之理問公緯（辛伯叔以財搆訟妻吳）富甲中而吳承吳辭曰吾不欲以未亡名挂訟牒戒學遜曰大祀克續遑惜其他士願自立謂何甯用規規睒舊粟爲素多病拒醫藥曰我生已長安用求生敝帷寂處人莫能窺而拮据家政生產日殖訓遜（學）補國子生手諸生章句嚴禮教既冠猶撻之庭內外肅然郿邑部使者迭加旌賞萬歷庚寅直指新城王公奏聞　詔旌其宅時已踰六十猶斤斤繩守雖內戚子弟罕見面越四年卒學漸日以余觀吳叔母不獨操行抑亦神識焉一婦新寡僉議給米助之守吳曰夫有守志而無孫容者予米勿給可也又有名能守而訟伯氏貲吳曰爲夫守不敬其兄非禮也捐其生而訾貲是競非義也有其嗾之哉思傷利散嗾者必疎無墾地矣已而寡者適訟者殍謹乎節固以識成哉

齊母傳

齊生冢名有二母劉氏生母也蕭氏所後母也蕭節劉孝咸表於宅里蕭者臬副世賢女通孝經列女傳臬副與內翰齊之鸞相友善而內翰仲弟之冢子曰邁有聲邑庠蕭歸之數歲未舉子卿捐簪珥納側室者三咸不娠其姒劉生冢名彌月蕭郎乞以爲子頃之邁疽發背蕭親爲吮血以死殉誓邁曰吾以後嗣屬汝奚死之爲邁卒則取浴屍之水對衆飲之明無二志時甫三十族黨有異圖遂絶往來蕭剛明有大略能以義自衛人不敢犯乃百計欲害冢名蕭防禦甚周撫摩訓戒倍於尋常冢名感之刲其訓詞佩焉比長入郿邑庠蕭疾篤冢名禱於神刲股以進遂愈劉者滎州別駕劉楫女事姑李以孝聞姑病寒不食者十餘日劉刲股一臠作湯強飲其姑是日甦延二紀郿邑及部使者先後旌其門曰節孝並韮王屋山邑令陳公黎公揭於通衢戒里人勿得犯節孝二母丘木爲桐鄉重云

舒姬傳

舒姬天台公妾諱新金陵人父南京千户舒氏以處子侍天台公十年舉一女從公令天台居九月天台公卒於官元配羅孺人冢嗣敬咸在桐獨舒視含斂主櫬事吏民感公仁廉歸賻者衆瀕行得賻儀五百金舒扶櫬歸舟次金陵其兄舒啟舒宣憐妹少而無子將留之要過家舒曰爲謝母大人孰存亡與櫬俱義不得省私兄復同母來舟次強之舒拳櫬大呼若迫誓死呼命其僕方衣載

力急赴司城毋凡知不可奪乃退舒出綺服一與毋絲段一與兄曰吾主清官吾有止此今不再御矣㨿以此訣歸見冢詞獻吏民賻儀封識宛然宗人義之免其家其人探其義舒曰不朽所爲肯金陵者而令孺人獨見夫子哉矢志靡他縞素終身塟白墖青龍原嗚呼其其側室亦鮮子息鄉井既殊冢君云遠見骨肉之親闇弱草之說挾可專之貲乘自便之會篤秉一心艱關萬里卒完其貞以報所事不凛凛與霜雪爭嚴乎

安齋姑傳

安氏桐城人洪福佛妻也安氏幼而能食郎不宜肉毋強之少許輒吐其父有善曰此女宿緣齋乎號爲齋姑繇是終身不肉食十三歸佛十八而佛死無子舅姑僅佛一子耳哭曰家環堵喪子無孫其何能老安氏初欲殉見舅姑哀甚乃曰亡人不能爲子未亡人不能代爲子何忍兩尊人頤頷相視仰天而矢靡他縞衣素食勤辟績以養舅姑上食甚敬十年舅姑相繼沒竭力襄大事曰吾可藉手報夫君矣其兄安定曰妹能執婦矣道又能代子道吾乃不能亢兄道乎夫何能分一杯羹以終妹未亡人之身乃歸依兄嫂獨處齋素三十餘年凛然清節鄉里稱之生於弘治卒於嘉靖昌年六十有二塟邑後安家祖壠人稱爲齋姑娘之墓盖死六十年其從孫安從古稱於社而有斯傳方曰嗟乎家貧嗣絕舅姑老安氏何覬而節孝若此盖其性哉食嫿妹以完其節定亦賢矣嗜

好之偏性有固然夫人不宜酒不謂宿緣乃不宜肉謂之緣其妄釋氏始也果爾移生亦齋緣乎

彭節婦傳

邑人方學漸達卿著

節婦劉氏彭仲道妻也父處士劉正道母金太君生於陽和里劉生處士不欲舉使媼溺之太君方暈若見神人杖媼截劉水上良有聲乃舉之名曰救志異也幼習女訓七年不踰閾十七歸仲道其舅幽軒姑姚氏家四壁立而仲道習制舉則辟盧佐讀仲道晨視膳曰奈何不負令日米而覬他日千鍾吾為覵賈矣劉於是解簪發橐佐之買仲道遊湖蘇任時操羨數歲至數百金舟次廬江溺死劉甫廿二生二子迎遺而有道娘聞訃奔而迎哀號於道淚繼之血頃之誕一女仲道葬劉欲殉以間經於室侍子解之甘父曰殉與存孤孰重舊一慷慨重殞二孤夫而倍舅姑傷也則何以報仲道乃剪髮自誓杜門服縞素終身不飾仲道忌日齋戒茶盡哀從兄貢士采菁稱為三秋之月百煉之金又有丹心懸日月貞節感神明之句劉事舅姑殊孝躬炊上食迎冢祀臘醢酤餌必肅仲道有弟三皆賈劉為冢婦職饋内外數十指待著而食無間言一日家失火男子咸他出劉籲天拜曰舅姑老矣有棺在室風遂反火熄存其家觀者異之謂節婦一言回天二子稍長使迎遊胡史部吳道政之門四方賢士訪其子者緇郎磬猶命延客營具令歡迎由是道經義授徒里中稱善士遲善賈然死迎之妻亦死道孫孫者四此無怙彼無恃劉又日呴諸孫其舅年八十終劉時已六十執喪如禮其姑八十有五病獨恒劉養日嘗爐主藥食扶之定之而夜不遑寢劉孀居踰四十載代仲道為之子而舅姑安又代之為父而二子成寧獨抗節益亦有孝謹慈悲之德焉其婿姚生舜俞以聞於方生方生曰吾讀春秋二百四十禩見一叔姬詢詩王戴而下十有五國見一共姜何節之寡也豈所謂不附青雲風施無自哉夫節以自靖非以自見也然而巖穴之間豈少叔姬共姜其人而司世道者不使槩見何也貞節感神而格天若彭氏婦者是不可使見天下風後世哉

姑婦二節傳

姑婦二節者吾族父去逕公之妻張氏及其子婦錢氏也去逕諱敏籍邑諸生張世桐之何家圩以詩禮鳴歲貢生循有操行三女皆歸方季則節婦也淑慧端凝閑内訓於公宮十乂而笄去逕伯仲六而自介五節婦所齊事者多事舅姑孝舅姑室之以身下諸姒雍睦無間去逕早出居當室節婦秉内政學畫中程澣衣㲉食務攻苦而佐舊燈去逕好積書則脫珥佐購奇籍去逕以耽學病節婦躬藥石躬湯餌躬扶持與居衿帶不釋禱神乞代彌月去逕疾曰惟是孫孫纍若節婦泣曰君存則存君亡則亡孱弱其在諸父乎去逕不答頃之卒孤學祖甫三歲節婦二十有九含斂畢慟絕復蘇則將孤納姒吳懷中曰植孤有在欲經樞前吳解之曰毋

弗子而令他人子其誰能任之且人情孤以不死乃易死而難孤子節婦不得已向柩踞誓所不亢節撫孤者有如此誓剪髮毀形屏膏沐閟室扃戶非度支不出閫非奠薦不至堂非內戚不見初家人子非大故不得入中門闔右越侵疆承孺人以孤兒吳而侮曰有伯父孝廉而孤兒侵三人廿膜地下乎去病鬻慝反侵地甲長饑使家監賈黑豆亢楞學祖駁駁長矣辟師讀文書受室寶督錢氏其大父少保大司寇為吾方之男父魯府長史元善擇壻而字捐其第奉節姑媾大母黨良辛而學祖緣外舅籍魯府引禮錢氏奉世訓姚嬺侍孀姑依依若子母在閨十年息一子節婦嘗曰式穀在藐命曰大式一歲而學祖病火卒錢二十有八姑婦相持附棺而慟於時錢哀甚不水漿七日僅然骨立姑執飲飲之始粒錢母使人唁且慰之曰女尚艾其勿過毀錢曰吾之母姑也久姑之子婦也演姑能言苦節吾獨不能苦節乎異日者豈可使姑獨入方氏廟而婦不隨其後也乃請於姑曰姑德剛而婦柔剛主制柔主承家帑羸絀制命在姑未亡婦惟是晰夕廢奠之為捐伏哀號目晨受命絲枲則諾織紝則諾穀蔵則諾酒稍則諾色不忤言不違夜不閑不入子舍姑偶病錢皇皇宵衣達旦手捧嗟咦躬藥曲踞而進之姑為之閔惻強頭而受病間圍帶頓減己丑饑探芰芰雜糠粃而食不厭大式長醇謹奉二發訓修搢士言蕊可紹庭矣去遊道產今且拓之育奇羨不育女負嶠光家孫此子邑令德屢徐公表其宅贊曰予慕五十始稱大孝孀踰五十貞節乃聞張已大晝錢亦介在艾耆閭尚不足稱節表宅里乎持重女德栢舟外不聞並節二女志不同家人其睽矣乃同德白首存而世之狐緻旒遺祀復蕃碩果伊誰之力學漸修家乘故傳而載之

孀居二節傳

二節者一侯氏一張氏桐人蕭仲之妻若妾也侯父邑諸生珦博學好奇行無子晚得是女三歲即日授孝順節烈故實捫閨門象敘三卷因事圖勉因象勸箴使日夕玩誦之節婦固天性哉亦父訓從來矣稍長處密室閬若無人不窺坐不旅行精女紅書算時京幕蕭昇者倜儻任俠雅重珦於是侯歸其子仲徵賸得銜人張氏甫七歲都而莊侯十四即娩嬺執婦道有兩姑嫡楊生偁庶王生偁及仲娣姒各覲其姑或相勃磎侯愉愉淡無兩兩姑皆悅偁偁皆為學宮弟子仲獨試蹶侯即不以家政涸仲勤辟盧織紝以佐讀時稍稍醴延文學之士侯產二女不育幾二十餘一日語仲曰妾無能為君嗣不以君感時為嗣地其捐蕭先君子何仲不應又一日薦張於仲曰此可收而嗣也仲復不應侯則齋沐禱家廟命張持酒酒仲仲趨出外齋侯即張就外齋而鍵其戶侍二年誕一女侯喜手溮裓納懷曰是代吾產也又二年誕一男侯大喜曰所藉手報蕭先君子者在此襁哺借於張暮年仲臆痾二婦廢寢食躬湯藥呼天請代數十晝夜涕不休仲竟卒時為隆慶之壬申

中侯二十有八張二十有一二婦頭搶地號幾絶張欲殉侯曰兒誰乳俟欲殉張曰兒誰撫則向兒大慟夫子吾兩人所不敢殉者以兒故惟是畢命此兒報地下耳於是蠲簪珥解珮辱襦仲與十數歲以衰事毀形扃戶相弔而守督諸穫職絲枲夜分不倦諸穫指徵垢則色怒稍黍輒朴之閭中井井兒六歲名之曰諒勅就外傅不辨色起督諒之塾暮歸必誅日中所授業衣布食蔬與居如禮曰孤兒成立最難奈何以一時暱誨終身嬌是時姑王老不安伯氏養而安二婦二婦所為理生者至拮据矣會鄰火延焚積貯殆盡救者從火光中呼兩婦不得度必死及熄始知二婦擁孤兒瞿瞿圜壞中不以倉皇令人見云自是家漸落就田舍有謝媼者多賢舍隔垣一夕盜覬謝誤闖入二婦舍二婦且走且呼盜顧駭誤誤蕭寡婦不可相逼更噪而趨謝牖篋去竟無所化二婦二婦晚好施鄰不給分粟不索責已勉而字其女又勉而婚其子又勉而葬其姑無傾伯氏室罄罄矣而歲祲二婦伶俜入山剝榛榆食荼苦甚諒乃以其數承籌而濟荒索直歸浴於塘溺死而諒妾黃氏娠者四月二婦拊屍哭踊天亡蕭乎兩婺守一孤而竟奪之何也居七月黃氏子二婦則又呴呴抱遺孫以守孫甫脫乳黃氏以其父命他適而二婦守彌堅日綜理荒承茅椽以老益守孫之艱難較昔之所守子者倍孫亦且齠受句讀自仲歿顛危流落郎丈夫才力者難之而二婦甘之若飴邑令德慶徐公表其宅方生曰蕭氏祀事岌岌乎僅無子仲僅一孱孫微侯安得張微張安得子若孫微二婦相提守安與撫而世祇蕭氏之鬼不餒餒也侯之為張益其茂年捨其私而蕭是圖設孫才非己出乃其愛甚己出也母不能子遺腹而祖母子之張一嫠耳與嫡同貞較然不二劉向傳列女其志同者僅魏二順然而所遇亨也歷百折存一綫並勵志節嗚呼郎古人不槪見已

七列傳

余既為列婦姚若詹各立傳又摭吾桐死烈者七其六桐人其一不知何許人而少尹夫人也尹為桐死夫人為夫死桐人祀之千餘年其風遠矣乃吾耳目間諸列身處寒微藏音不振可使湮然無聞清風不施後世哉故合而傳之

唐王氏桐城丞張公之妻歲旱張公躬禱於龍眠山雨大注越溪墮馬溺死王聞之號泣奔走至觀音崖水暴漲望洋呼天遂自投水死其屍逆流而上與張公屍會於河之隈士民哀之合葬龍眠之陽立廟以祀事聞贈張公英烈昭應侯王烈夫人

桂氏清淨鄉周見妻十七歸見越三年見死桂哭奠水漿不入口數日扃戶裂帛自經死有司以聞嘉靖丙午　詔旌其宅

周氏錢巨瞻妻巨瞻病篤周泣曰君耐調攝脫有不諱當以死從巨瞻卒周自縊家人救之甦周曰我曾以死許夫安肯相負乎乃請家人集堂上長跽告舅姑曰婦幼失父母亦鮮兄弟賴祖母之

鞠育以至今日相夫十年而無嗣媿命之窮也偷生何益舅姑之
養有叔嬸在母婦以也乞容速死以全微節舅姑知其志不可奪
哭而許之周乃辭家廟拜舅姑過及家人徐入室設夫靈案跪於
前七日不食卒藏安慶志徐氏許聖德妻聖德服賈不數年致千
金早卒無子徐年二十餘賜美木敝畢哭奠以其券冊授宗臨曰
族長至而呈之入室自經死邑令豊城章公祭之旌其宅
陸氏諸生周一脈妻一脈早卒陸年二十有三子殀僅一女存既
葬夫仰天而呼曰天乎既奪我夫又奪我子我何能生不如其死
拜舅姑及伯叔姒娣曰煢煢孤女是在同堂夜自經於寢榻
吳氏諸生應采女適方九思二年九思卒吳求殉舅姑慰之曰若
有一女撫甈孤而稱未亡人稚不異殉既祥婣者來吳瞋目叱曰
安得為此無禮語遂絕粒緘口不語八日卒
方氏父大章孝廉啟之冢孫方十七適禎顯祖通年顯祖卒檄畢
方哭曰所天既失吾不可獨生欲速死而共其穴觸棺破額姑持
之曰子不幸死婦何以死益之家卽塞固不忍盡杯羹而不分婦
半方不荅絕水漿竟日夜號不輟至翼午氣之仆地絕令顯祖而
葬子之孝孫兆與令死序
方生曰王夫人生非桐而死桐衛流迅急舟楫莫施鱣鮪不能上
乃逆流會夫生氣勃勃千載令人髮指矣桐六婦亦皆愛身若璧
嗜死若飴有王夫人之風焉桂旌而周而陸而徐而吳而方不及
旌彼其殉夫之意非有千戈搶攘非有盜寇迫脅非有困窮饑寒
不聊生之感或縊或踣或不食或哭之慟以死總之從容就義也
者乃其宗族鄉黨不能達於有司無從上聞遂使汶汶滅沒埒於
蕭艾豈非世風之陵替哉吾又悲周陸徐吳方之不逢辰異日采
風者之若無微也作七烈傳

十五節傳

桐岡邑四塞揚江帶璞風氣顒鬱茂無論士崇禮教卽女貞足稱
焉少婦不冶飾重户不窺芳春不遊神祠不賽非嘉禮婣娅不相
見不為鞦韆禊刺簫鼓蹴踘之戲以導其媟婣而開淫竇一不如
禮詬恥隨之若俗若斯淳哉故茹素含貞抗節守義者往遝而是
自余傳陶吳彭方蕭齊之外又得十有五人皆可傳而風焉
孫氏刑部主事錢時妻洪武間同部郎白孝善長之寃上甚逮坐
賜死孫二十有七與主事訣拔髮為繩繩其背以誓無他有詔問
死者之婦願嫁者嫁願死者死孫獨對有老姑在願賜不死以終
養復詔殺願嫁者赦願死者賜孫不死給傳驛歸孫乃負主事骨
歸葬於桐守節四十有三年遺腹一字誨其後駿昌曾孫如京為
大司寇
倪氏孝廉戚德妻德名能文章工顏書畢章畫時稱三絕嗜學病
瘵卒無子倪年二十有九淡夜理沐自縊姒覺而救之者再姒有
子汝璪受學於德乃使汝璪祀德毋事倪倪乃誓守終身依汝璪

父母哀其無子欲奪之俛以死拒逐不復歸寧守四十年嘉靖丙午詔旌之

葉氏博士諸生尹衡妻衡早卒葉二十有八茹糵矢志于道者授子應奎游泮以佐膳燈應奎舉孝廉知安吉州葉守四十年嘉靖癸丑詔旌之

吳氏孝廉方璀妻璀嗜學不事生舉于鄉受坊直饒遺數百金悉進其兄為家匹馬討俗卒諸奎私室磬懸矣吳年二十有七能不問貲撫三孤臺主夏曰亡人固貽若心在吳父升篤行君子吳道其訓重門自守家人莫窺三十餘年家乃滋殖

方氏貢生見之女歸諸生周楨周石族楨英才早卒無子而貧方二十哭曰前罹恃後罹承惟是淨軀殉良人於地下其姑孀居有年持而哭曰未亡人子在子為命子死婦為命婦若亡阿姑云何方乃忍死誓守辟盧以養姑踰二十年姑卒殫力襄事曰吾當殉吾姑矣族媼慰曰未心堅貞誰不若諒盍從容天年步先姑之躅乎乃不死蓬室敝帷麻縷自給族賢憫惻時周而賑之踰八十終舉族數千指舉之祠堂操文而誄莫不為之流涕葬合楨

何氏盛汝愚妻汝愚卒何二十有九孤世涵又歲何誓守撫孤家僅一甑秤需錢六十易篙為飾得千文以資食桐人工苗自何始家人謀奪之何拒以死叔潛倉內覘知不可奪則構其父以與偽來迫何急持沸湯湯其父父走誅乃殺世涵長教之賢孫可立已延與市人涉而門何揚之可立恕于族祖侍郎汝璪市人訐我汝璪悉市人何曰孫寔要荒安得移怨他人直指賢之將類奏會何卒壽八十有九守六十年邑令石公李公陳公皆旌之

余氏諸生吳善教妻善教早卒余氏二十有三子之俊歲餘余抗節撫孤越三十有七年卒

笪氏劉賓妻賓卒笪二十有一子瘵甫八月笪哭曰徒死不若撫孤其母欲嫁之笪剪髮明志深閨獨處四十年不出戶限無日不討瘵而訓之俾入成均笪六十餘卒

方氏諸生吳應道妻應道早卒方二十有八哀痛嘔血絕復甦欲自盡姑勸之曰垂白之老所賴惟子子死賴婦婦不任養將使誰任耽諸孤乎方解鉛華誓栢舟孝養其姑以道者授孤用先用先下帷一切經費悉取辦寡母獨居三十年卒用先成進士為臨川令績成贈母孺人士大夫歌孺人之節柔帙曰蓼莪篇

張氏吳汝惇妻張祖合父繼皆受學於王文成公張幼受孝經列女傳能暗誦有志操歸甫兩月汝惇病革卒張年十八誓殉絕粒夜自縊姑解之持而號曰非子非婦吾將疇依婦必死吾必俱死張請於舅姑為汝惇立後廬墓終身舅姑許之張乃復食立從子為嗣名之曰紹貞構茅三楹於墓右以居酷貧辟纑自給養舅姑而撫嗣子姻族憐而周之俵不及則不受守近五十年不離墓所直指郡邑咸旌之

侯氏劉一元妻一元死侯二十有四撫二孤孟忠孟孝俾克家六
十有三卒邑令南昌蔡公旌之
沈氏某使舜之觴安蕨人也之觴官京師納之妃嫕貞順沈納既
城下氏亦有淑德下生道沈生近之觴卒沈二十有九與下相弔
而守訓二孤皆為學官弟子下踰九十沈踰八十皆完節終後近
為常山丞
邵氏邑諸生方燕妻元配高不宜子納邵誕男學暘甫期月燕卒
邵二十有五與高相弔而守高以家東投邵桔据經畫咸中其度
撫學暘授遺書長補諸生年五十有九完節終
方氏王沛妻沛年二十有六病篤已見子一柱為之子陏前顧命
而卒方二十有七矢志撫一柱而訓之為邑諸生一柱亦早卒方
又撫孫三重備歷艱辛以成其孫伯氏澤悠憤重方之義不為害
七十有二卒邑令道化陳公旌之
鮑氏何峒妻年二十有五峒卒越三日子思薦生鮑乃不得殉撫
思薦比長納婦方氏而思薦卒撫何方亦卒遺微孫之孫鮑又撫
勤劬拮据不隕其家東節皎然年六十有九卒邑令文安王公旌
之
方生曰昔文王淳化江漢遊女猶不可求則不遊者可知姓氏不
逖稽靡自然論節於腥世不必杖而舉也周南既遠鄭衛聲長得
一節宜表而揚之以樹風聲可令泯泯無傳已乎據吾所覩記百
年間吾桐節者若而人以今微昔上溯開闢桐之為國不知幾千
萬年節義孤踪豈其缺之何聲施者之寡也文獻不足其何以觀
於是乎作而歎曰某何當我而失諸節述忠固陋擬而傳之

黃氏傳

黃氏者桐民黃荇之女也貞生朱來有倅行才宜孫文燦文燦生
而惜病癃重聽謀約辞而御議荇重來遂以黃聘文燦既納采知
之恚甚欲改婚時黃九歲忱慨謂母曰命也某何以免故使大人
有語貢弟授我書稍識義理死家可耳乃誦四子孝經列女傳及
長美而皆歸之日入門文燦慚而逃其姑殖迎黃而泣乃以病免
累佳婦黃進顧曰姑勿泣新婦室之勉饮殖之父均州守也均州
來文燦而諭之文燦羞澀避樓上避我之抱柱不肯下三日均州
使人於朱曰若其以婦就見於是趣以黃來均州之樓文燦望見
佩掩耳竄匿内含榻下不出黃默然隨姑謀曰吾悔今日設入趣
從此不出朱門矣姑乃投黃金帛曰吾將女視若行擇良偶黃曰
此何言朱婦終吾身舅姑不能迫呂荇議之黃兇父曰父勿為戚
史兒且死蔵吏鄉之再醮其女者也父曰汝毋甚恐之其督歸寧
黃曰敢吾首去父亦不能迫舅姑百計索文燦黃曰無庸將自至
久之文燦歸黃進茶文燦不應已茶益恭習而御三月始婚三載
而娠乃歸寧并生子世臣舅姑大悦文燦又病癩數窘辱黃損衣
食舅姑怒大何痞且罪而道之癩也其必道死黃號泣救之曰病

者常殺子者變何不安常而造變寧受窘悲饑寒成疾不令舅姑知二年頗愈文燦不能家黃代為家事舅姑曲其甘毳上食殊謹襄大事如陞文燦優遊五十年黃使世臣遊明經恩之門伯恩沒北面方生而受業方生曰周恭叔不背肯女之盟程正叔曰顧未三十不能也黃九歲知命義父母舅姑不能係人大也寧直脂病其懇至不既合愈文而心發狂以父母夭性稍不堪而欲述其死愚在其為我儀閒闕百折卒完其天而延於世不亡難於以不以惡疾去大之祭人矣乎

桐彝跋

歐陽子曰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夫事不信則若孫濫修或至湮沒者有之矣言不文則屑辭增飾或至失檢者有之矣先高祖桐彝正續二編慎用是為斤斤也故有以匯集滙收與不盡收為闕者而否之曰所知者錄之所未知者人將續之且曰春秋之作筆削甚嚴故能為衰亂於邦家大如是而後彝之傳也事在實錄言不溢美信與文其琢至矣乎歲遠板毀其書不多見於世小子張懸函之下追釋闡幽闡善之心其有關於譬教匯細用是重後剞劂以求流布因是竊有感焉此編始已百年嗣是以來至行貞操所當表為表章者自復不少志乘所蒐雖云有焉必益裁或乙戢而復是或遺漏而未採或寒陋而莫採此皆有心世道之責倘續桐彝而事有相類者不惜懲恬示啟跋余嘗之亦請以事信言文為準不揣固陋為之采輯藉以紹先志而傳懿美當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故敢因疑先集附此以告同心焉

方氏元孫通侯拜書

桐彝續引

學漸業已鋟桐彝識者有曰桐之彝子其盡知之乎學漸謝曰耳目是聞則盤難之罪焉耳曰剪棘者務盡其枝拔茅者必連其茹匪彝而濫收與彝而不盡收皆非也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桐蓋不乏芻蕘焉者不博謀於衆而局於一人之見聞下體遺葑菲得無遺采乎學漸曰所知者吾錄之所未知者人將續之可乎會邑侯劉㛹甫慨桐志之久湮將有事於增修擇文學十二人給騎從餼糧歷西境而采風歸集於院會草未就爲劉侯調吳江不果卒業於安學漸稍諸文學之耳目以益寡昧為桐彝續二卷夫春秋之作筆削甚嚴故能為衰斧於邦家懍其史巫紛若以雅簡編則何續貂之為貴也

萬曆壬寅季秋方學漸書

桐彝續目錄

## 續孝子傳

### 胡用甫

胡先生效才字用甫弱冠為邑諸生家貧父其聰不任事先生授經博貲以供甘旨母黃太君蚤卒事繼母吳太君如事黃太君務得其懽太君嘗以事怒之先生跼蹐率妻彭宜人長跽至夜分太君意解乃起有大事必請於父出而返必問安否陳所適及見聞行事侍疾狀宴飲懷甘以進侍側愉怡無違色嘗館於黃華距家百里聞太君病即刻就道且驅且哭抵家幾至氣絕旦夕祈天願以身代湯藥必躬嘗廢寢食月餘太君愈先生始食乃如初仲弟效良同母李敦賢吳太君出先生一體愛之為娶婦皆求名家仲業商先生出本於仲耗無慍色且慰之曰奇贏商之常弟求商道耳復貸之暨李氏制科不以衣食累其心嘗遊江陰江陰令吳惟嶽以幣交辭僅受二布歸以一奉母以一三分之給彭宜人及二弟婦惟均先生始築東郭與弟同居矣白首毋相析也久之食指漸繁父曰效才已四十獨拮据艱辛少子業成乃不堪辛非訓也命析箸先生以所築授弟而自儳居又七年創一茲及舉孝廉復以授季氏而更自卜居王父之喪也衣衾棺槨先生獨與父營之不煩諸父王母之喪亦如之及外艱先生亦不煩二弟一門之內俯仰始終皆引為己任殫心力不厭先生篤學試常冠諸生既廩悉獻於父典文直指揚公胡公黃公皆旌其行外艱時已五十哀毀病痹及進士觀政疾轉劇與二弟書曰吾不及終母養以遺二弟遂卒於京師學漸既狀先生之行又撮其孝友大略如此

### 張思誼

張思誼字秉德居桐城之鰲頭山八歲父纏卒思誼慟成疾以風醫救之生里者齊則一日孺子有至性以女女焉母吳氏寡居思誼婢之無違色比長竭力圖養遂廢書授童子章句博修為養身無終衣甘毳未嘗缺乏朝夕定省夏驅蚊冬煖罏必親為之將衆躬逆悅或手為之濯足晨起衣冠而揖夕亦如之肅肅如也愉愉如也將出必告所知及反必述所事問今日安否出數十里當旅宿必拂泣而別馬上垂淚而內顧探母意所向必曲致之有弟思諶弱而思其母愛之每出母輒曰諶也將無失乎思誼㖿弟勿輕出但坐室中侍母可耳膳母必酒肉弟亦酒肉終母之世弟未嘗一日不在母側也進衣於母母恒以之衣思諶思諶復以之衣其妻思誼知之則更製衣進母厭後為母一衣亦為思諶一衣藏副吳延為子師學漸與之共事食恒舍肉使侍子進於母侍子感之亦分食以進其母因名侍子曰孝兒有范繪者辟居塾思誼曰吾不能離母繪曰請致母夫人於塾之兩舍以便養許之每捐甘以進母繪知之食必二品一獻其母一饗思誼遂為常赴里人酒必懷甘遺母里人習之不厭君子曰今之懷甘者非遺細君則遺驕

稱而秉德獨惓惓母於倘亦考叔之意乎居視膳恒長跽以侑觴命起乃起母習而安之怒唉諸品良久不命起終不自起踰五十館於方學道七夕歸省方之伻從堂隙覷則坐母堂上躬進餅衣冠拜堂下起獻酒拱而立少選更酌將徹下堂拜如初伻大駭歸以告學道曰嗟乎而知張公事母之常儀類如是乎母八十餘卒思諶老矣猶為孺子慕妻齊氏早死思諶二十有六曰吾妻致孝於吾母矣安忍忘之終身不再娶方子曰賢哉秉德廉無終歲之糧室無司饋之婦垂老而慕不衰予又聞張纁嘗刲股療父疾戒家人勿言及卒昆弟視襯怪其臂有刀痕詢家人子始知之秉德之孝蓋有先之者矣

胡洪

胡洪字孟廣邑學諸生父瑄母張氏洪事之祗順無違瑄以貲產之不均與其兄瑾鬩將赴愬於官洪諫之曰昔叔生佯瘖以顯兄姜公大被而敦好泰伯以天下讓夷齊以國讓家貲之於國於天下大小有間矣而以毛裏為戈盾乎瑄不從洪反覆極言不置瑄乃感悟遜瑾瑾聞之亦遜瑄更相和睦瑾素愛洪至是益加親厚不啻如子焉瑄卒洪居喪踰禮哀毀過情廬墓三年張氏卒洪亦如之邑表宅載其事於志

王贇

王贇字　清淨鄉人事父極孝父卒廬於墓所日夕哀號思慕不已忽夢父謂之曰兒欲見我何不畫像而臨之對曰兒不解畫曰我其誨爾起於鼻準乃圓其首旋分耳目後及於身驚覺命筆一揮成像酷肖其父見者皆驚以為神授贇嘗為商以三十金寄僧家欲因便舟歸忽僧他出其婦誤出他寄授之舟發百餘里始啟而視則有三百金舟人為之賀贇愀然曰僧必鬧婦其死乎促棹以金還之則僧家政罪其婦婦無以自解見贇大驩曰微君之義吾為縊鬼矣取原寄而還嗟乎思慕之極鬼神乃通非義不取婦冤以釋懷稱仁親以及人者乎

劉鐸

劉鐸宴人也居栿陽粗知學問結髮時即能篤孝父母旦日必衣冠揖榻下問安否夕亦如之雖隆寒盛暑不輟家貧竭力致養甘旨不備不敢自飽其父呼為道學兒父歿事伯兄甚恭伯兄貸人錢不能償收責者日詬於門鐸曰君子毋詬吾伯兄鐸有田十畝易錢代償鐸遂無田傭書自給居常無疾言遽色非義不取非禮不行有客寓鐸家而死無親識在側鐸盡客所有為治棺斂將殮鐸曰且緩客尚有靚布二端取而斂之棺中或曰此可留也鐸曰嗟乎客未與人誰得而有之嘗過驢蹊鄰之田鄰罵之鐸謝不置鄰曰非錢五百不可得驢鐸無錢乃解衣質錢五百叉鄰受之與驢去移時　鐸曰吾迂子而戲之出錢無慍色得驢無喜色可謂賢矣吾何忍受賢者錢悉還之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鐸有焉鐸

鐸死二十年其子流離不知所之邑修志鄉人以鐸聞於邑令曰志不收鐸何以勸孝子

程奎章

程奎章字子信郡學諸生兄奎煥字子憩邑學諸生兄弟俱孝於父母居喪一稟家禮葬親龍眠山廬墓三年奎章好為大言作心極圖欲獻於朝詩人目為狂生奎章恂恂雅飭言行果典文使者優賞廩之聲名出其兄上兩人趨操不同其篤親一也

張枳

張枳少有至性十歲母病割其左臂為湯以進母遂愈郡守以為幼而能孝不由矯強請於典文直指補博士諸生月給米五斗

朱蓬

朱蓬居羅塘洲兄弟六人淳樸孝友善事母一姊偶有忤於母母不悅目高春猶臥蓬自田歸問故率諸弟跽而請曰新婦有罪兒自責之大人何恚母遽躍而起曰偶爾春睡無子婦以也第往於田蓬室於兄弟和氣淪洽合力搆一室以居三年又搆一室以梁仲氏次第相及各其安居歲饑其鄰童翁貧且病田地蕪蓬曰童翁何能有秋問諸弟若能助之乎應之者三是夜使三弟服牛而為之墾詰旦童翁不知其田之為誰墾也異之蓬曰吾力有餘翁力不足故代之耕耳尋大雨又代而播之及秋獲穀四十石童請分穀以酬勞一無所受有吳王二姓者相毆於道王衆吳獨蓬遁力之為解且以身蔽吳得免夜詣吳曰子慎勿訟、必逮我不直天怒之直則人怒之吾生平未嘗忤人乃以解紛取怒乎吳賦之不訟蓬老矣猶荷鋤耘木綿其子趙而代之曰大人勞力可謂修身乎蓬曰純藝黍稷用孝養其父母辰人之修身也宅旁有害池或曰盍圩而漁諸蓬之子對曰家大人以為漁必利利必害故不為也邑官張楮聞其孝躬訪而勞之題其宅曰田龍

方敎

方敎字子學父曉母吳氏子學幼而喪母繼之者夏氏有二子夏愛其子而薄於子學羨其子衣食日居館就傅受書而栽子學衣食使之耕子學強筋力奉母命秉耒躬耕胼胝菇苦為諸僕先甘淡泊無雜色夕歸濯足更衣而侍闈飲食興居狀色常愉、父喜勞之曰惟爾克家能于戟食指駁紫惟爾其哺之子學唯、曰我其尸饔孟奮勵早作而夜不休子學有心計竊斂之暇操奇贏服賈逐十一之利三十年不輟始家百金晚乃致千金分給諸弟不以錙銖自私夏乃悅遇子學有加子學死諸弟德之序氏徽夏幽世學漸嘗問曰吾鄉之人孰為孝徽曰孰有愈於先兄子學者乎述其行以對

續忠臣傳

帖謨補化

帖謨補化蒙古人元末爲桐城達魯花赤愛民如子天下亂盜起桐無城民多入𧵍城避難補化不忍煩民乃就𧵍而聽斷元帥余闕知其賢以爲贊畫補化殫心竭力軍旅之事裨益良多及淮漢兵陷安慶余闕戰死補化亦死之桐人祀諸名宦祠

王勝

王勝字均德桐城人　高廟初興以勝爲副元帥梟勇有膽略鄱湖之役陳友諒軍勢方盛・上與劉基謀欲火攻之先募死士使詐降爲内應勝應募　上曰此去恐不生還勝慨然曰應死募豈有生心乎　上義之乃與樞密院同知丁普郎等三十五人詐降友諒夜縱火焚其營我軍乘火奮擊大破之勝死於火　詔贈懷遠大將軍輕騎都尉元帥府右副元帥封太原侯祀康郎山廟位第二

續悌弟傳

阮廷瓚

阮廷瓚字邦器所居曰愛雲之窩以父號雲隱也十歲喪母逾年喪父讀小學之喪禮執之手植柏梓于墓前曰異日百子同居乎其兄廷珪貌而奴使之儉衣食豐夏楚邦器共命不怨命之懶佩書誦乎積所習教讀兒而詰之何不小學而曾論爲對曰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力行學文八者得非孔門之小學乎及長命築恨力餘讀孟子作歌曰管叔死蔡叔死周公之德其衰矣何不生逢有虞時象憂亦憂喜亦喜堯舜之道孝弟耳哀哉哀哉陳仲子兄曰不堪何讀詬之跪而請罪僕曰仲子勤矣奪其書而還瘠命之田有石偃趾是于道左兄以爲情捷之幾絶隣翁鄭義誦曾植豆萁之詩以規其兄卑命之桔槔則足桔槔而手古史纂其要而誦兄病疽含唾舐之愈兄喜始爲之娶吳氏年二十有八矣兄有滕狼而殘譖吳氏百挂之嘗引鋤斷肋邦器默而治藥兄好訟殃邦器爲翼訟曰訟不可長遂笞而遂之已訟一僧未鞫奪其有僧稱盜吏捕之兄懼邦器代就捕備受栲掠極刑幾死竟不承乃得釋時吳未有子欲爲納妾兄不可肉歸嘗而納童氏與俱來兄怒逐之三月復有欲冠其兄者慄驚邦器而去翼日兄覺而拘之窮其黨邦器曰盜未得財夜縱去是歲童乃子勝欲有邦器之室謀曰仲子有子矣同居不利長河之田多水患盍使治之於是邦器挈妻

子入于河頃之疫大作邦器奔還侍兄疾愈復之河、漲田沒弁
日一食兄有召後期撻之踣呼膝撲其面邦器身七尺毋怒必踣
便責也兄又欲搆之理赴邑邦器聞而追之至則兄病于邸遂肩
其輿以歸大雪竟日百里氷裂脛血淋漓下兄稍為之惻然膝又
謀析箸曰使仲子訟必不應因而析之兄曰善即遣邦器命之
訟方烹茶兄輒咤曰而何不速對擲甌破面肘髮而曳之髮脫幾
半兄忽慿去過項斯敬斯敬引義侃〻兄復召之邦器廩、急冠
而趨兄乃議析膝曰貲累千金惟仲子之力徒河無以明直不若
陽平券而陰自厚乃券而示邦器邦器悉辭誤焚券齧指出血為
書以質兄大笑割地二畝田十二畝授之邦器既異居旦夕問安
朔望衣冠率妻子造謁卽寒暑不輟兄亦漸豫愈雨雪問邦器之
伯子鵬曰天德好生何摧花木對曰不殺不生問孝弟曰父孝而
子述之謂之孝父弟而子述之謂之弟兄大喜始以仲弟之禮禮
邦器給山一隅及兄死劉賊過皖兄子懼挈家而走邦器獨守
柩賊至迫矣開門伏柩側以俟忽見緋衣白馬之神當門而呼賊
退翼日報者曰賊掠于其隣而去鳳欲去其鄉邦器留之集字作
柏梓之歌辭、梓之華飄、欲何之往颺夜半摧起我速理枝呼
嗟呼枝殘根尚存花飄子不結不結奈爾何歲寒空墓柏鳳竟獨
產背毋張而遊吳邦器迎張養之及卒喪葬如禮嫁其女孫於錢先
世公老者僊去洗藥池在山山勢家厚直於兄而有之餽邦器金
泣曰兄命不可二世世業不可棄也卻金告廟侯夭之定大司寇
錢如京於邦器為布衣交遺之金不受脫汪大夫之兄於阨報以
車馬亦不受邑令陳詢於庠誰可風世者僉曰阮廷瓚致而容之
問曰兄虐弟受忍乎對曰弟則不弟反之而已矣由是郡邑守簿
於鄉督學使者表其宅曰義秉棠棣直指使者曰克恭純偉人
多化之芝產宅旁伏犬伏雞鶴人謂和氣所致鵬有聲於庠李子
鴞成進士邦器八十卒後七年贈刑部主事又八年入鄉賢祠少
卿方兄為作弟、紀方子曰予讀棠棣之什兄弟既翕不亦樂乎
甚哉阮公之難為弟也勞而敬瀕死而安捐利甫難是急兄既歿
猶奉嫡嫂郎遺孤終身不二豈非天性然哉君子不以義責報然
一念精誠足開百世阮氏之昌所從來矣

桐華續卷之一終

桐彝續卷之二

續孝婦傳

戚太君

盛太君鄉進士德之女歸我世父子復初、之生母將早卒戚不及事蔣而孝於我王父惟恭王母李太君乃舅姑性急好嚴使人時寒暖著僦居懸釜舅循日呼酒戚釜甑隙則以絲枲佐酒不一具訶責隨至俛而受之是時初且苦父母出炊而戚獨侍側茹苦不忍舅姑怒曰豈其夫出炊而婦不知罪戚坐之雪上引巨斧擊背仆地有頃蘇則傴僂入廚炊漸矣一日歸甯奇之曰翼午而來詰朝桐谿漲不可渡太君祈其父以巨索曳輿渡如期而見其敬命如此久之舅病痺在蓐五子三未娶惟戚及她婦余而余怕就食母家獨戚不去側五子雖顧養然常事外戚獨日內主膳嘗典衣具甘美剖薪棲充新以爨躬進稱前操匕箸飯舅適飯舅而舅之從弟尚入省見之戚倉皇避牀下尚卻立曰嗟乎姪婦行孝何用匿爲慰勞而出戚又日取牏器裹衣手潔之不憚勤勞家人皆自以爲不及三年舅歿姑已老諸子皆有婦次第就養戚必不得已姑復病眩惟戚及吾母吳太君上食則饑他人則怏怏不食甚且絕然蹴之養二十年姑終卷戚與吾母獨哀學漸結髮時嘗從傍問疇昔舅姑嚴使狀戚即淚盈盈若有所思麾手曰汝勿復言戚有五子晚年猶辟績授子書饋饘靈泉寺者十餘年學半學就學御皆籍博士諸生戚有弟汝謙為兵部侍郎殊敬重之曰乡舅而賢固天之篤於孝婦乎贊曰舅姑之喜之為孝易舅姑怒之為孝難戚太君亦戚甚難矣而致孝不已豈其怵於嚴乎舅病姑老其復何嚴疢而彌篤久而不渝沒世而有所不忍言其不謂之純孝乎哉

黃氏傳

黃氏黃時之女袁大韶之妻也姑早卒舅琥琶學生貧甚黃事之殊孝謹大韶遠遊訓童子博脩供饔飧不足黃辟纑佐之具甘旨歲大祲黃自食糠秕購米以奉舅舅六旬病風痿長臥不能興黃親操匕箸進膳如哺嬰兒舅又滌身癩日一浴不能自浴黃手為之洗蹙落水如糊泥躬負下榻浴畢復負上榻然必整容肅肅如書生歷二十餘年不厭舅每呼黃為孝婦兒八十有四惟黃是算將卒謂黃曰吾兒糊口於他方賴有孝婦兒省我定我食我衣我終而收我沒當為犬馬以報孝婦兒

## 續烈婦傳

### 汪氏

汪氏方如珽妻如珽趯諸生汪新安人歸三年如珽以病卒無子
汪時二十有一慟哭頭觸柱祈死姑力持之不得汪號哭彌月欲
見其母吳氏吳氏在新安舅姑乃走使新安往反千里而迎吳媼
至諭之曰而遽死子而夫乏祀誰司者而不終夫服致三年之奠
乎汪乃澟澟持服三年晨昏哀奠不輟既葬如珽服闋一日請舅
姑登堂且泣且拜舅姑曰今日非令節何為拜乎汪曰新婦遵舅
姑之命襄大事終服矣更復何需伏地滴血不能起姑扶之入帷
遂絕粒不食越三日姑持漿強之汪曰吾已貌亡人亡人迎我矣
不食七日而卒葬從夫墓在練潭

### 程氏

胡效俊之妻程氏邑人程養元之女也程氏生於隆慶庚午因名
庚一歲父卒九歲母黃改適庚遂不入繼父家有繼祖母再醮者
也庚不欲依之見則低眉不語乃依外祖母程媼萬曆丙戌庚十
六繼效俊之室效俊之前妻王有子二璨四年翠一年稚補之林
嘗乙出效俊為掾江承差居華陰菴四壁立程安之事夫恭順積
十有四年效俊病疫火程誓必以死從庚子夏四月之七日效俊
死程含歛畢哭絕復蘇尋自縊於倉內其母覺而救之加防程柷
於柩曰君子弟逕百日相會暦效俊於宅後之山母舅黃之正迎
之曰若不復見外祖母子程乃詣黃家與其外祖母俱兩月餘無
日不以殉夫為言防之嚴不得死其母諷之程趨胸泣曰母大人
失節矣奈何強兒失節叔父使日者推其晚當貴程怒裂其章投
地命固在我七月將半欲歸黃人止之程泣曰所不即死者為百
日耳吾夫雅敬佛逢中元輒糾眾為盂蘭之會今百日適屆中元
安忍辰致瓣香乃歸作佛事焚楮曰君子儉用留幾許待我適璨
病痢為視藥日夕調護祈拜於夫靈居數日璨愈有雞五十悉頒
里婦姻親十九日歎曰百日矣縊夫靈之前侍子救之蘇二十日
潛詣夫厝所縊於樹侍子又奔而救之慟而謂曰不見若主乎適
在此趨而入山侍子曰娘子神注耳二十二日紿侍子曰百日已
過不死矣使僕往黃家取肩輿吾將為外祖母壽使璨往鄉徵穀
呼翠為語諸什物及錢穀出入之數令紀之手縫一囊貯簪珥封
授翠曰俟若兄共啟出笥中衣四褶同之侍子問何為曰吾好整
短中修外為順哉白布為二子之服將鹽米織細坦然自若晚沐
浴呼翠共臥須臾翠寐熟起著所同衣密縫剪帶束腰線三十如
其年數以白條懸桷梁而死詰旦侍子解之哭曰娘子昨日問母
日食未嘗一下咽今其慰夫方子曰嗟呼孤女無父訓鮮母儀繼
入室而慈其子亦已賢矣況從容就義不食百日之信豈非貞烈
之天授者乎

姚氏

姚氏麻谿吳孟傳之妻姚棻潘公之曾孫女也父珍生於麻谿里幼閑姆訓不窺戶隙十七歸孟傳家貧歸之三日即解鉛飾躬井臼執婦道惟謹舅姑悅之孟傳勤於學得瘵以死無子姚甫二十有幾泣白吾清白之家有方貞烈之典刑在夫亡矣安能偷生耦未亡縊於卧榻之側姑解之歎曰吾猶及夫子之歸土孟傳既瘞惓、欲行其初志姑執手而泣曰吾視夫婦猶子也婦何不父母我而代子之為子耶姚從容對曰子不視勝子婦閨當戶養姑喜防懈是夜自經死合孟傳之墓而葬

楊氏

楊氏磨埠河吳仲淇之妻也仲淇之父子時家素貧娶楊之後益貧子時曰父子不能自養安能分穀於婦欲更嫁之楊曰從一而終婦之道也卽饑死必與仲淇俱子時不能奪數年室如洗仲淇裸袒負薪而收責者日詬其門子時謀於楊之父母將取貲以償貸楊仰天而呼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無所助於貧不仁失節不義勢不能存理不可去則畢志以對皇天耳自咽其髮而死

張氏

張氏峽山李楝之妻也楝死無子張號泣絕食鄰媼守之張紿之曰我悟矣人生幾何而遽死為媼信之而還張趣牀後裂布經於牀辨其母夏氏急呼救解張奮身起曰死則死耳何苦我為人各適其所甘我之甘死猶人之甘生也引巨斧砍左臂者三人家奪斧抑而坐之葬間張瞷舉不語家人稍退張遽挺身出戶投於塘寒冱冰凝以首觸冰穀而入馬家人習之起面如生

汪氏

汪氏適祁陽洪錦無何錦疾汪視湯藥晝夜扶侍月餘錦度不起執汪手曰爾父母在毋毀爾容汪嗚咽良久忽號曰君棄妾妾誰為容則有與君同穴耳逾日錦卒汪繼殯如禮夜不釋衰母詰之對曰夫窆而後衰可釋也窆之先二日命壙者曰此方多蟻穴必大之倍聚堊灰毋知其自為地也防愈密夜擁衾坐越宿倦寐汪遂自縊竟得同穴

## 續節婦傳

### 許氏

許氏戚世英妻也世英邑諸生早卒許二十有二誓以身殉將塋世英許投壙內搶地灰堁撲面耳鼻皆破流血不止欲死而同穴家人持之不得死因而勸之曰世英不有歲二歲孤耶節死抓飫死矣興何以復世英許乃忍死以立孤自任名其孤曰思立己舅姑欲奪之許遂引刀刳耳投地以明無他意自是人不敢言謝膏沐翦簪珥衣裳不再御獨處一幃撫思立克家年六十餘完節終

### 汪氏

汪氏龍燮妻也燮卒汪二十有一長子昌言五歲次子古言三月汪哭踊自經侍女秀貞救解之其姆慰之曰守志以存孤不猶愈於死乎汪乃杜閣與二孤俱皆産姿之伯叔不問其出入伯叔給之衣服食汪儉用存其餘而息之古言二十七歲卒汪與其婦倪氏同守昌言四十卒又與其婦袁氏同守哭泣太過遂至損明然勤拮据世業駸拓擇明師授諸孫書青衿者三鄉人以為壼範凡熙女之聚必敦請汪儼然而命之汪自五十後鄉里屢欲聞于上汪輒使人傳語未亡人為一綫緒忍斯須無死非其志矣奈何復冀世間名謹辭以故年七十有八守節五十有七載而有司未及旌也

### 張氏

楊楫之妻張氏武選主事張燮之妹也燮受學何省齋先生崇尚名理以清介稱張氏閒家教習列女傳內則諸篇歸楫明婦順楫卒張纔十九無子自分必死同穴為舅姑所持不得死爰謀楫祀舅姑從之以楫從子士良為之後張鞠而撫之比長而督張篤督其志饘淺室不露音容年七十有三卒寡居五十四年清風揚于里閈不負武選之家聲云

### 周氏

周氏贈禮部郎張木之妾也廬江人十九而歸六十有四而寡與嫡余安人同守嫡子淳方髫周之子漸在襁居數年余卒周總家政內外井、六十有五卒歷守趙公邑令黎公皆旌之淳舉進士為叅政漸入貲為散官

### 黃氏

黃氏胡惟德之妻也黃年二十有二有子女各二矣惟德病且革訣曰若方艾室如懸磬安能以二老四穉相累黃慨然曰生同室死同槨夫何言哉尋惟德死黃經於其寢姑救而防之得遂乃去膏沐勤絲枲以事舅姑邑有豪右聞其賢重幣介媒而議其兄時欲謀奪之黃剪髮毀容以死拒之自是親黨無敢復言其夫之兵曰珍珠墩在宅前黃每望而號時節必詣墓而拜奠至老不替撫孤有成年七十有五遠近無閒言邑令會稽章公旌之

劉氏

劉氏程萬銘之繼妻也萬銘之前妻胡氏有子曰材劉氏有子曰棠曰樂劉之慈材也甚于棠樂萬銘死劉甫二十哭曰可奈何則有三孤復夫子耳有僕竊金而逃材捕而笞之踰旬僕死其子訟於邑捕材論抵劉曰不能存孤何以對於亡人吾子生而前母亡子死將何對於前母日夕哀號禱於神夢神告之曰若祖仲珍有藏金一甕瓦為金環肆拾雙在牌樓東閣梯下天將以救若子也旦日劉率侍婢偕之家人皆笑夢耳豈其真乎掘三尺果得金及環如其數遂因左右以請於邑守材由是得釋劉修牌之棋樓金盡乃免年六十有餘守節四十年清白凜凜揚於里閈邑令樊公旌之曰貞慈之母

徐氏

徐氏錢帛之繼妻也徐方十五帛已三十媒抑其齒而議之歸之日父母送之門見帛強壯多髭怒而詬毆媒徐氏曰無庸業已入錢門豈有還理妾之命也已矣越三年帛卒徐無出而前妻有夭曰　徐撫之如己出子又早卒有孤孫焉徐又撫其孫鞠唯獨處年七十餘冰糵茶苦鄉邦稱之徐廬江人帛桐城人

劉氏

劉氏王忠之妻劉淵之女也忠卒一子道方幼劉二十有六矢志而撫道道復夭有孫劉又率道之婦共守而撫孫踰七十鄉里無間言

左氏

左氏仲魁之女幼許里人韓昆昆之父避仇於他邦將攜昆去時左十有三昆亦未成童其父謂仲魁曰此行未必返恐不能踐盟願得幣為旅資而聽若女之別嫁可乎仲魁可其請居頃之有勸議左氏不可曰一盟終身安能更事他人昆當還堅守以俟之仲魁曰避禍者不反顧易盟者不留思左氏曰昆如不還處子終吾身耳至二十有八昆果還左氏竟歸昆修執婦道七年左氏卒昆感其義終身不再娶君子曰微始之睽無以見節微終之合無以成義微昆之終鰥無以徵節義之感人易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近之矣

錢氏

錢氏安昆之妻也五歲時鄰人治酒食要其母母欲與俱行錢曰吾聞賢女不出閨門遂不往十四適昆家貧躬井臼養舅姑得其懽二十有四昆卒一子棋甫二歲錢哀號撫之曰兒兒孤兒將誰託耶焚香告天誓守不二六十有六卒鄉里無間言邑令黎公旌之

余氏

余氏余相之女方栢之繼妻也栢為邑學諸生前妻有子曰微生六月而余歸又六月而栢卒余年十七抱微號呼微乎微乎昔也

予爲而母今也予爲而父予何愛於一死乎但恐予死誰爲柏子則予未可以死也家不滿千金及徽之長也積有萬金乃使徽入貲補郎余八十有二完節終徽哀之不減生母余安慶衛人柏桐城人

程氏

節婦程氏者河南石方伯吳公之繼妻也歸三年封恭人父程騰母鮑氏居桐之小龍山節婦生三歲不窺户端莊寡言笑日者云當兩國封騰喜子可凡字哉必待梁伯鸞以故居室十九年不字及方伯乃字方伯一介字元石嘉靖丙辰進士隆慶初進江西副臬元配孫恭人卒聘節婦以行孫恭人有子四伯應徵長節婦一歲仲應宸叔應實方童季應賓甫五歲節婦兄視伯氏而子仲叔季較孫恭人在加方伯治家喃喃節婦佐以慈惠得尊卑長幼心孫恭人有姪淡適於方伯節婦曰吾異日何顏見孫恭人百計爲之請免兄之萬曆丙子方伯即世節婦二十有七所生一女在襁一男應寵甫三月節婦呼天曰吾共殉乎則又撫諸孤泣曰昔無母兒猶有父今無父兒可無母乎哀絰哭奠柴毀骨立會伯有母劉氏其歸先於節婦節下婦下之至是劉改適節婦獨處日如放臧獲闈以內未亡人司之闈以外冡成伯子授諸子經皆能承訓下帷伯舉孝廉爲臨朐縣令季子弱冠魁天下授編修而仲而叔皆博士諸生叔子更有文節婦色喜展幾揚手報亡人節婦已成四子獨當一室拮据以撫應寵使其弟程必雅授之章句曰毋非懿親不便三年易傳則出居於外命之曰先大夫之家而貌矣幸成安得悔然雁行於諸兄而其父事之應寵唯唯恭諸兄詡然挺論而濡沫之節婦雖首顯儉約如寒素既嫡卽訶欲冠霞帔不再御學漸以女女應寵見廟節婦不冠帔但椎髻青紵而已適吳以來未歸寧方伯歿二十年應寵已冠爲諸生而騰彌留始往省之終身惟一歸寧耳晚善病應寵進藥節婦曰嗟予侍亡已久安能更向醫人乞須臾病知我矣邑皆表其堂方于曰嘗讀閨損王祥傳傷焉繼母而慈焉者寡矣矧克成諸子懷貞不二以從於所天拒藥之心豈有所㓰習感憤哉較然不渝其性者也

桐彝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方學漸撰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以子大鎮貴贈大理寺少卿是編取其鄉忠孝義烈之行凡耳目所及者各爲立傳自序謂風世莫如彝充彝莫如學故以桐彝爲名凡五十人爲傳二十三篇

# 貧士傳二卷

〔明〕黄姬水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綉水沈氏刻寶顔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貧士傳二卷》提要

## 貧士傳序

吳郡黄姬水譔

[seal]

粤天生民惟民有欲廼作君師俾寄平理故帝王之治井授廛分務存普濟而王獨之化人熙戶給自臻大同粒被之外靡圖滋長當貧之目於斯未分自夫澒古既降窮縱肆[illegible]奪折士尋之俗遐珍甘峻雕之風起故天下之民五性盡其衷十盜集其室盈則驕華僭于家御歉而匱悴蹈赴頓淘貲鏹豐溢者力適而勢彰金隧單虛者友疏而家誚於是各人其人各心其心舍予身皆胡越處一姓爲仇讐攫而爭也如猛獸鷙鳥豢而養也如麃肥欄畜然祿以德享財非悖入精英之聚鬼神所殃多藏之門鮮不離咎如漢卓以郿塢而族晉崇以金谷而收若是燼滅者不可勝紀良足鑒矣然昏惑沈淪危亡安樂莫不熙熙利來攘攘利往貪墨克掊而桀心

充位饔飧苟得而跖行塞閭貴豪積貨于丘山元庶槁躬于溝壑嗚呼此天下所以日就于匪康而貧士之所以罕覯也困亨貞于周辭無怨難于洙訓豈我誣哉然庸彙雖繁廉貧者特受情淵雖倒清介者獨持則代亦有其人焉由今論世即事考心或逸尚高盤弗屑塵穢或懷冲養順恐係天和飽仁飫德則澹視如雲苦節清修則嚴揮若浼保身明哲以遠害而輕履命舛爭以居易而泰皆襟弁玄造意軼遐皇不以欲疚不以俗嬲不以終渝者也吁哉卓乎其諸蜂營蟻競而靈鳳卅山神龍滄海超然無累矣乎使天下皆貧士之心焉則揖讓成而雍睦登矣詎可易視之哉慨其不樂世聞名跡韜闕閒有發見經史百家者不有類傳曷便披仰馬遷之紀貨殖但刺淫奢揚雄之賦逐貧未融嗟抑陶歌蕭詠緗帙多遺予也幼遭坎壈雖處屢空之時[illegible][illegible]懷古人實獲晏如之抱癸巳之春青陽臥疾乃就榻上徐爲編摩踰周迄今凡得七十五人列爲二卷務皆畢老無榮斯登芳簡倘先微後達老乏少殷有一朝之遇者皆所未遑也始之叙述繼以頌揚庶乎景表懿德遠揄素風則是傳也匪徒爲一己之私好將以望天下之固窮君子庶幾有闡而起也

吳郡黃姬水譔

檇李王子逸校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公當夏五月披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鎌于地瞋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而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也遂去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札也行國公遘中逵食薪力負冬裘夏披黃金可拾素操豈移秘名　竹覽莫追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世亂逃耕蒙山之陽墻以莞葭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蓍艾水飲菽食墾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鈇鉞我妾詎能為人所制哉遂投其畚而去萊子亦隨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蹙然改容于斯言

老萊鴻翼蒙中耕處草木逾遊水菽啜畝繇閩陳譔朱方偕㡳績毛食粒蹙容宣父



榮啓期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已時披裘帶索行吟于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以男為貴而吾得為男或皆不免于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

爲之三日悲焉
啓期至素拒外抱中以款舒詠因服表衷志
楊殚絃詞慨尼聰三樂弗譲一丘固窮

春秋三子

春秋三子者楚之交子晉之周子齊之狂子也
三子生當衰世之季目覩王綱之斁思欲絶景
雲表濯志溟澤乃相與居泰山之陽處環堵之
室蓽戸不扉蓋茨不翦而髙歌不輟君子謂可



方之倪鈇云
殊方三子同道一心蜩覩姬邦鳳遠泰岑作
幾舉色含和保眞豈謂陋棲廢厥高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
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于此也焦曰天
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聞
之世不已知而行之痒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
毀廉也痒行毀廉然且弗舍惑于利者也子貢
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
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
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于
洛水之上
於烈鮑焦踊步周行耻厎叔季結想上皇日
賜啓言投蔬立僵狐絜名流洛水並長



齊餓者

齊餓者不知何姓字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道
以待餓人有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敖左奉食
右執飲曰嗟來食楊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
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曾子聞之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淵境荐凶敖也設食槁痒有來虛餓孔棘呼
嗟致聲舉膗作色簞豆終揮含餒甘没

##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魯恭公以鍾粟聘為相齊王以黃金聘為卿俱辭不就著書四篇抱絜而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至于此生而



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諡妻曰以康乎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于此而諡為康邪妻曰昔者先生之生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斯可諡為康也已曾子喟然歎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有穆先生正以矩身祿辭兩國室之乘辰缺斂曾惻攜諡妻陳存雖苦節殁乃康名

## 北郭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



使人分倉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身伉其難於是以身死白之

騷尚蠱盤銖陳筥籠母筐莫充相門斯踵銜恵何深殞身忻悃取不賊廉死非傷勇

## 仲尼三弟子

仲尼三弟子者顏回曾參原憲也回簞食瓢飲處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

賢之宅日嘗列弟子之行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及回死無以葬厥父顏路請夫子之車以爲槨云參不仕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卒傳孔子之道憲居以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盛服軒車往見



原憲憲韋冠縰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矣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之謂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素王樂天水飲疏飯道儔三賢器同一範乃回幾化乃參開貫彼不受命易知貧憲

河上貧者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假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宋有玄人希微澹寂淵淵幽鑑纖蔑聊食厥嗣淵投月珠乃獲量龍作戒碎糜它石

子桑子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輿與之友霖雨十日子輿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



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桑也居困輿實良朋淡旬病雨一飯造門歌絃甫奏思故方深究之莫得歸彼生辰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與粟數十乘禦寇見使辭之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不受非命也哉禦寇咲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君一年子陽與其黨皆見殺列禦



寇獨全著書八篇曰列子

鄭圃列子壺丘是師冊名山霧清諂女餓彼以人饋我以身辭乖言窮巷世仰冲虛

##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家貧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以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著書內外篇不仕而終

莊生知樂漆園嚥遨剡犧不爲塗龜自厄假粟監河誇金三百達言罕譬秩有倫脊



## 鶡冠子

鶡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之用馮諼常師事之後顯于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諼絕終身不仕

荊有哲靈幽巖芳蹈服不周形冠因作號亦緜隱名丹書闡道有川御顯斥交終操

## 顏斶

顔斶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爲
君子也願請受爲弟子斶曰玉生於山制則破
焉非弗寶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
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雖貧
晩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
正以自娛悅而已因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
矣終身不辱

斶居側邑明擢齊宣候師雖顔山玉弗完至

道一陳鄙邑言還貞璞無願君子誦焉

陳仲

陳仲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
仲以爲不義嘗殺饋鵞與食出而哇之將妻子
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食不非
義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取井上李食之
蟲者三咽而能視聽身織屨妻辟纑以易衣食
楚王遣使持金欲聘爲相其妻曰亂世多害恐
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子終蚓操於陵自高鵞哇兄饋李充螬半乃
屨乃纑乃衣乃嬰楚患内規高潛園灌

王高

王高者秦時人也當秦末饑亂父毋兄弟死者
十有五人家貧徒壁立夫婦晝則傭耕夜則伐
草燒博飢食藜藋寒衣草衣而夫婦安然不變
所守焉

高生不辰會秦鹿失煢然匹婦聲爾四壁晝
耕夕薪草衣藿食素患與貧而無戚戚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居穀城聚中孝纂
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家貧不能自贍乃依
食姊家數歲往受易長安以信義稱從兄褒爲
東平内史遣使招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
之願也乃去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

揖孔光就太原辟之不至

勝之德淳至孝作人姊食從寄兄爵豢輕樂
游郁固恥就孔勳絃桒綜玩展也鴻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仲蔚削智稀世自晦玄珠則保浮名弗饗采
椽唯何惟蓬與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人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餘潛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向子委順榛莽屏居含良淡舞置受餽返餘潛
玩微象暢契玄知綠海携友名岳偕歸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武城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不仕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黃巾賊起適期里陌輒相勑約曰莫犯孫先生舍司徒黃琬特辟之不行終於家



期也居約職共為子乃從充澤牧厥痂豕青
衿孝質芳態韶語德懷蠢寇名徹天府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以周黨之絜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弗食建武中司徒侯霸既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

一片屠者或不肯與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
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
去客沛以壽終

清矣仲叔廉節興推友儕弗肯公聘再辭館
頓在旅鮮食莫需深躬從沛 年老于斯

##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幼遭亂父卒卷
席而葬受業太學家貧尚節學畢牧豕於上林
苑中誤遺火延及它舍悉以豕償其主猶以爲
少鴻無它財以身居作後聘同縣孟光入門不
荅乃更椎髻布衣操作而前乃喜曰此眞梁鴻
妻也有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復至吳
居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孟光具食舉案
齊眉伯通知非凡人乃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
既卒伯通等爲葬于要離冢傍

伯鸞淸白幼遭屯極惟皇作合彼美令德力
耕陵山爲舂吳國良彥偕心烈士並域



## 張楷

張楷字公超不知何郡人也治嚴氏春秋古文
尚書就學車馬塡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
過客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
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

超克學融博古今簪從既廣鵲徙何深花
時駕玉壺永春優游郊里忘厥處貧



##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
爲新野里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
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
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俱曳長裾
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
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于賤業
晨門肆志于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

之宜豈爲鄙哉式汾縣令代嵩嵩以爲先傭朱
竟不肯去
嗟爾仲山淪賤攻古才成國器坻綿邑伍騶
侯新郊節逢故與握手論交報言援古

吳祐

吳祐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
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
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



無耻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祐方弱冠即抱莪悲履邦將贈牧諷典書父
交相遺忝生㳂規人各有心厥志莫移

婁壽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孩童岐嶷有志捴髮
傳業好學不厭榮汨溺之耦耕廿山林之杳藹
遁爽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龎絲
大布之衣糲粢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棬樞甕牖
樂天知命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
士高尚其事年七十八卒國人相與論德處謚
曰玄儒先生
元考純叟性澄不誘敦志星帷澨景雲藪在
歎克熙于天宜爲玄儒國謚懿述弗朽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
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



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與同縣宗仲至
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非日而食衣不蔽形常
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以母喪
歸凡司徒辟大常道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
二年卒
懿哉林宗胥吏豈羈遐追聖學言遁王畿賊
習典學麟獲投書夼裒歸處藏器栖遲

符融

[illegible]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道
辟皆不應會黨事妻亡貧無殯斂潁川張元祖
兆存咸推所乘鹿車牛馬欲爲具棺服雍不肯
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
即土埋藏而已與同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
終云

偉明逸韻抗道虬盤婦亡無斂友欲備棺乃
行古志青野埋櫬同襟偕逝用晦林泉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黄人也家貧傭爲漆工
郭林宗見而奇之少有名節鄉人稱爲父母卒
哀毀思慕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
禮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前後凡蒲車特徵皆
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恬曠子龍被褐處空冲心玄境汗跡傭工膽
依早失經緯咸通蒲纁數返考命以終

徐氏父子

徐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構由之
屋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
服其德常爲磨鏡具到所在傭以自給桓帝以
玄纁備禮徵聘陳蕃胡廣黄瓊交辟不就靈帝
欲以蒲輪聘稺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
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
彌篤不受惠于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辭疾不



詣建安中卒

孺子者何挺生杰出田耕止共鑑磨行給臣
儉擻求帝兩旌辟子胤丕承尺服先德

貧士傳下卷

吴郡黄姬水譔
檇李王子逸校

庖罕

庖罕字伯重京兆人也遭亂播遷徙鄴喪婦乃詣洛陽途不　文獨居道側以瓶瓶爲障施一厨床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不輟衣縕敝服亮平中縣令閔其孤老給廪不



足就工作裨補糧出後以疾亡

伯重局師青牛戶坐遠播京洛子止途傍潛道觀文理素詠翔須捷縣服甫保索糙

張貧

張貧者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乃就學長安宿儒樂文博氏通詩書於衆輩中最爲玄靜關中淘亂南入漢中不治産業不畜妻孥晝夜誦詠道書後還長安獨居窮巷冬夏

[illegible]遑結里人與之衣食不[illegible]　郡縣以其鰥寡[illegible]卯乞于市亦不多取人問姓名不答故因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哩而不言因與脯糒及衣取其脯一胞糒一升而已

德林玄默範彼樂儒塵業弗務道典日披寒貧致號芳字莫知戎臣問遺取食却衣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窟



土爲室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性無恚怒見者皆親樂之將游邑都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宿在宜陽山中文帝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以才多識寡戒之後不知所終

公和弗偶宜陽居穴炎臘敝草寒冬被髮文

倏焱紘哉鼓載閲阮嗣緘言孫遊戒别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常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逍遥吟咏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全綿棄而不受著作郎孫楚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後貽書之任京詩以辭之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而已



威輦飄踪洛陽客至絮栖幽社汙游鄙市達矣行吟鄙哉言仕倏焉遐邁獨遺玄賦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友聞每採稆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蟛蜞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衆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毛灑汗匝顔赤心熱口張耳塞也言者大慙

統幼孤匱孝睦則聞釆林星往拘水海征顧榮族勸沮溺自任斂形遁世畢影高襟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服畢不娶步擔入吳興大辟山窮谷倚木于樹苫覆而居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肉區種菽麥釆竹貿鹽以供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攜與俱歸颺贈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颺追遣使者置衣而去後衣爛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船車迎之文荷擔而至居導西園溫嶠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後逃歸臨安既卒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郭文嘉尚山水遐思名島既歷荒谷攸居颺

服佛御導國覽捂一朝捐瑟二拓揚徽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于臨川以漁釣射獵不涉世交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至稻將熟有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給之以稻還翻翻竟不受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不取其直亦不告姓名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以與之路人固辭翻曰爾所不取我豈能得復沈刀于水其廉不受惠皆類此也



武昌翻里臨川宿室乃耕汙萊禾成弗獲乃濁漁獵售人無直沈器速淅允符清德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與諸孤子姪共釜庾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穟道虔悉以所得與之爭者媿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周以錢服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恢之相與槐給受業者始得有成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儲而琴書爲樂以終

道虔玄濟老易妍文儀仰掇穟寒鮮複衿戴周贍族孔給淑人老年藿食琴典欣欣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會稽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性好墳集山水爲太原王公所稱居會稽剡縣茅室蓬戶庭草蕪徑牀上有書數帙而已與處士戴顒王弘之王敬弘等並爲人外之交又申之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䌹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若此答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鄭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苟不入我郡何爲入我郭

淳之嘆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
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復徵爲
散騎侍郎乃逃去家人莫知所在後東歸七年
卒
淳之居嶮縈丘山水經芫芫洲書楚楚三
星綺烟一壺成禮郡招耻屆帝微逃徙

翟法賜

翟法賜者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



高尚不仕法賜結屋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
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不就後家人至石室
尋求因復遠徙後卒于巖石之間
翟世清尚法賜充隱稍芳襲靈服毛御草迺
避數求復投杳冰遠人就蛻青巖陳浮

劉凝之

劉凝之　[illegible]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
爲人推　與弟及兄子作舍野外非其力不
食妻亦不慕榮華樂其儉苦共乘薄笨車出[illegible]
賣易周用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
凝之答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
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也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將
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
耳饑餓後携妻子入衡山不返元嘉二十五年
卒



自尚凝之古逸自期于宗謝業于野爰居擠
媛同德賢王抗儀衡陽移隱遂厥遐思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少有高志談玄屬
詠携妻入會稽山業採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
人所取明旦復然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處士
所賣須者隨多寡留錢取樵箬而　遡寒雪
不售貧匱自櫂船送妻還孔氏天　[illegible]之追

念婦氏亡于冬月衣無縕絮自此不御嘗寒將就孔顗宿衣被单袂顗以臥具覆之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溫卽洒涕悲慟顗嘆爲東楊州餉榖三百斛不受百年卒蔡興宗爲會稽太守贈米以給孔氏遣婢詣郡門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云

百年玄孫樵山自給一日炊售兼旬無食孝不御溫廉能却物淑妻辭饋並彰淸德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壁舍後聽無遺忘者夕則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居剡中天台山每日出戶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年六十四卒

歡也農流性資秀悟年方岐嶷推甲作賦屬垣肄業然糠宵度栖心永絶山禽掌啄

吳蔡二隱

吳苞字懷德濮陽鄄城人也學會三禮老莊遊江敎授荷巾竹麈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于褚淵宅講授論語隆昌元年徵大學博士不就蔡會字休明陳留人也常慕苞淸抗圭竇自守不與俗交字撝謂江斅曰古人稱安貧淸白曰



夷涅而不緇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懷德鉅儒北學南師屣揮宋紐鑰闡會書休明景式高抗亦符古稱夷白撝頌不虛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而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及長讀誦不倦妻亡不娶自比于曾參宅南九里有九

巖山遂移居之家極貧寠而兄弟四人皆白首
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前後徵辟凡十數皆不就
伯珍幼艱抱影長將藝鈎摹精古墳探奥九
巖逸栖四人齊老自擬命參世稱商皓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敏慧博學有高
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爲織
簾先生又傭人伐竹以繼饘粥辛苦無書因游



郡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稱疾
歸鄉無所營求負薪汲水分日而食守操終老
徵爲不就著易禮老莊等要略數十卷千家
麟士俊敏尚志窮居誦口而奇業手以需討
典郡游終復鄉歸咽咽經述來嗣足亜

沈顗

沈顗字處默幼淸靜有至行慕黄叔度徐孺子
之爲人家貧惟讀書著述獨處一室人罕見其
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塡門顗獨不往勃就
之顗逆送不踰閫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
也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倦二日一餐或饋
粮肉閉門不受惟采蓴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資
怡然不改其樂
處默高步憲稱欽風守我沖寂傲彼尊
戎並謝覊縻皆空山植溪毛日寀以供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孝緒七歲出繼
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孝緒
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姊瑯琊王晏之母之
聞者嘆其性至孝既冠若父彥之誡曰願跡赤
松于瀛海追許由於崇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
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貧無縻饘
侯鄰人墓樵爨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拆
屋而炊所居惟竹一叢而已

卓哉士宗年芳行傑百萬推金一塵甘儉
游清淙穎陽高執截竹安愉没窮無悔

劉訏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也幼負性不欲仕時有辟之者訏即挂檄于樹而逃事息乃還亦不願娶與陳留阮孝緒及族兄歊日夕招携都下謂之三隱卜築東澗有終焉之志毎遭窘迫併日而食隆冬或無氈絮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



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毎遊山澤輙留志返神理閑正姿顏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天監七年卒謚曰玄貞處士

訏當鄰紀孤田即遺粗完弗利比友相招東澗盤止遠岫遊遨玄貞清謚千載猶昭

胡叟

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家蕭空草逕唯酒自適嘗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不治產業饑寒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毎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布囊容三四升飲啜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容華視之蔑如也

叟不家治寔勝焦光碧草寄趾黃流適情仰供養子俯乞華門視彼榮富太虛馳雲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少通經史兼精佛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



不改容憚之家徒四壁唯以園蔬爲業縣令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吳有元琰斂求慧性既涉九經復昭三乘寂矣厭紛儼乎居敬龔疏足老終遂辟命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

厥業以自蔽贈遺一冊所受嘗織十芒屩置
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霅米茗易之置其所
歸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
降階與之語不荅惟瞪視而去士廉拜曰祭酒
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屢存問輒走林草自匿
云

桃椎恬閑裘索陶熙稀襟弗諒世網苦際携
雲取壯緯草由顧友治請言默示無爲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灌疏藝
竹以全高尚然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
不挂于選部家不儲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
若也鄣守韓朝宗借浩然入秦先揚于朝約日
引謁及期會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
預諾而忘之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
耳遑恤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閒罷終于冶城
南園

楚嶽壁靈孟拓挺生林嘉遯尚才妙匠心放
適情志任適天眞臨觴負諾槃苴易名

高繹

高繹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絶行慶曆中召至京
師上欲命官固辭歸山陽號曰安素處士家甚
貧寠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饋遺閉門
讀書而已



高子勵行卓犖遺古德聞帝擢號錫山處室
用雖艱鄉閭弗取唯勤遂志披文暢章

杜生

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爲杜五郎穎昌人也
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
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
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能公何見顧軫問所
以爲生對曰昔有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

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僦屋居
之與人擇吉醫藥卯以供飦粥有將不繼云
杜生野寄逾紀潛門譲啟敖惟俗室淵貧嚴
十韓方以粒以薪孫尉恵徳珍厥條陳

俞澹

俞澹字清老金華人也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
呼之曰半山道人荆公王介甫素其累尚乃强
爲釋牛山以資澹曰無錢得祠部耳公爲買之



牒名紫琳已戒期祝髮懲而不至公訶詰之澹
曰吾思僧不易爲生竊脫脩亦難堪忍祠部已
付酒家償債矣
清老从遊風神虛夷歷倜儻伴伕休狐蹈名
公致嘉迦葉强造贖性不堪從欣所好

賈收

賈收字耘老烏程人也以詩者名落伙酒家素
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恠石書其後以
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恠
石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還能入否若與
有好事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
者當便以贈之不爾可令侍姬輩時須添丁長
以付之也
賈生處士提藥吐珠録隣則皆白衣罕携室
嘗交論友實致思嘉園雖慰玩豈忘饑

丁時習



丁時習字行可邵武人也父廷彥爲太學録以
忤蔡攸歸卒時習遂棄青紫業僦舍掩籬玩讀
經史晏如也鄉朝貢有以書薦於有司終不往
謂妻危氏同甘苦未嘗以貧窮見辭色子百之
于之夙興供酒掃具蔬食畢即受業恭謹終日
杜來爲之立傳
延彥邦直克附折器國止青蠅圖臧月貲令
與荊德讓子純食龔士昭揚搢芳百嗣

蘇雲卿

蘇雲卿者豫章南昌人也初與丞相張德遠爲友宋既渡南德遠貴顯雲卿乃遁跡結庵于東湖之小洲家貧常傑爲圃織屨以自給垂三十年後德遠復相函金帛移書帥府云有故人蘇雲卿在治下斯人管樂流亞非折簡可招必禮致之帥漕乃以計造見翼日遣吏迎候書幣不啓而雲卿已遯矣



雲卿國彥乃丁世亂故交顯達湖洲遲玩管樂致折幣書疑爲松間一語明發遐竄

蘇扶

蘇扶者隱士蘇庠仲子也工詩書貧甚而有介郡守招之語子姪輩曰吾何以復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殆不過求吾貧而周之寧忍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往死至無以斂葬云

羊叟用略逸範風傳乃生麟角亦尚龍潜不彰循藴書適儒天花窮以發題慧弗全

何溥

何溥字商霖永嘉人也淵澤詳整屬詩知名釜甑常空而意趣悠然漠不爲累也棄水心常稱其爽儁自守之樂死之日殯具無貲其友翁[illegible]卒素往來者葬之

溥也指儒聖承賢翹王堪擬德賈倜彰儀躬遭育勤心嗜道腴獻稱有識友殞無歸



周方叔

周方叔字矩道居丹徒築室五州山下讀誦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米送之一日蘇與卿進孫常州與會造其廬無以爲具乃烹犬食之二公怡然盡歡數日而去

矩道當盧考槃自娛如何推施乃絲儲棲劭軒有遺山釜甑備餘餘作供式宴樂府

呂徽之

呂徵之天台人也居芳山中綜博述詠安貧遁名常漁以自給一日携弊楮詣富家易穀露頂裋褐布襪草屨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開閣中語貴遊子弟詠雪苦吟弗就徵之哂焉遽出笑之徵之口占以答無不精美問其姓字終不言諸子弟曰常聞吾鄉有呂處士者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吾農家安知呂處士因恚之殺徵之怒曰不義之貨我何庸



取遂去諸子弟微識其所適霽覓訪唯草屋壁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徵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障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漁乃至彼見之徵之隨漢謝曰必需之俟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異日復躡其蹤則徵之已行矣

作者徵之絕塵不羈盍來山樓網罟捕魚遁跡一出儕漏人知諸少甫扣孤雲夜移

## 胡汲仲

胡汲仲字長孺天台人也特立獨行涞餓有守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其銘長孺怒曰我豈爲宦官墓譽耶是日長孺絕糧其子以情白坐諸客咸勸之受長孺愈堅嘗從蔡如愚歸東陽云糜不繼襖不溫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讚曰風沿濁卓生長孺履有確守困無纖累雖



嘗拉絕終辭墓譽歸友贈言堅哉見志

## 杜有開

杜有開字伯陽江陰人也家貧授徒以給妻吳氏辟纑助之天曆歲歉學徒散去吳之弟繼勸鬻墓地少延餓死有開在疚憊中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能盡孝我獨不能盡婦道乎遂相繼枕藉死鄉人憐之

伯陽碩儒庚炊莫給饔飧而阻哉緝以易孔

翹儁夾克全守德予經爲義幾焉弗失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祉亞懷人也從姑氏來吳少慕鄉
哲許衡給軒轅以禮自持爲學誠篤周旋規矩
張士誠入吳後掠其舍命適諸富不從乃以其
面流血仆地復戴冠危坐而顏色自若家素貧
常多不具衣襦或遺以袂絮固辭之雖小物亦
不受及死語人曰吾學古人一無所成死有餘



憾矣

單懷秀崖吳邑郎旅志在希賢動能中禮白
刃莫懾素介無取生雖聞道沒猶含悔

王逵

王逵字志道錢唐人也足一跛家極貧無以朝
夕因賣藥賣藥復不繼又市卜傳兒子也百家
客至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務以疑難質
之無不口應

跛者王生外歉內足山謌泰方市隱楚卜
必窮年談雅務號身義問質皆彰

王賓

王賓字仲光吳郡人也志不願仕永絕中自壞
其面發身假狂被髮布衲遊行市中家
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群兒隨焉郡守姚善枉
謁衛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姚少
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與掩面而走



仲光耽漁獨影窮栖毀顏佯廢編髮爲嬉性
偕亦子道屈貴與同那企德展矣我師

邢量

邢量字用禮吳郡人也平生不娶併童僕無之
弊屋三間青苔滿壁室中唯左右古書狼藉新
水朝自采擷惟炊乘分而食焉未嘗得一淺食
折足鐺敗席壞几破被散絡其居也及叩之經史
傳記無弗應若客至清談不設焉老有奇畜歎

人毋謂之必挾鈔以往午則買食它處復就談

譸量以是畢老

邢安好古經紬史究室之御令身勞井臼晨

炊昏飱著麻寒覆問奇有來如饋在卯

貧士傳卷之下終



貧士傳二卷內府藏本

明黃姬水撰姬水字淳父吳縣人黃省曾之姪也是編載自周至明初貧士七十五人各爲之贊漏畧殊甚至如莊周貸粟監河侯一事亦列之貧士中尤不倫也

# 梅花草堂集皇明崑山人物傳十一卷

〔明〕張大復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清補修彙印梅花草堂集三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崑山人物傳十卷名宦傳一卷》提要

## 梅花草堂集序

嗚呼元長先生而竟没矣先生没吾邑其復有文章乎哉先是吾邑有震川先生所爲古文詞暨舉子義務在自得不顧世之譽誹惟時王李才名盛天下屢以意示震川先生冀相與

助揚共廣聲價而先生亦
贗也以故王李之徒故欲
扼先生文使不得列於七
子之林誰知百年之後竊
其隻字皆得托於大家當
時持扼之者安在哉震川
先生没元長先生起焉所
為古文詞暨舉子義尔務



在自得不顧世之謦誹而
又不以震川為宗大都嶍
強不屑羞從籬下生活吾
邑之風概然也今元長先
生文具在讀之真有繪水
必繪聲繪月必繪光之意
每與人談論竟日不倦未
有不聞所未聞而去者韓

昌黎何蕃傳惜乎蕃之居下其所以施於人者不遠也然而山澤澗溪之高下雨豈有擇耶其殆謂先生



歟先生於余内戚也不以余爲謭陋每進而譚古今之業因以其文相屬若余之可以傳先生也夫余愿

足以傳先生其亦先生之自爲傳耳諸孫貧甚饘粥不能給不忘手澤梓先生文十之六以公之當世余悲其志安忍無一言以識之

内姪詹尹顧錫疇題

梅花草堂集目錄

卷一 崑山人物傳

盧觀 熊 熙 彭祖 充耤 儒 瑛

秦玉 約 殷奎 璧 箕

王英 成憲 余熂

王明善朱璲唐汝爲龔一德

陳則史謹 附項駕袁華楊性

易恒呂誠范能孫俊沈本初

林鍾 泉



朱吉 定安 泰安 永安

王遜 復 曰敏 范從文

王震 父祖卿 偶栢

陸安范廷珍俞敬支琮徐任 附李文詠

王履 伯承 沈仲實

附沈貞許律董伯儒許諶陶浩葛拓何順

周振譽張翬范暹吳瓛李郡

卷二 崑山人物傳

昭 旦 龔詧

韓 助 諫 龔誠

劉璉 夏昺 岸 爲錫

周升 璉 虞祥 震

夏㫤 梁棟 昱 旒

王永和 汝霖 許剛 立 騰蛟

趙遠 昺

黃鐸 琚 玘 附張經

張翼吏鑑王綸附顧培李元壽

卷三 崑山人物傳



吳凱 愈 周號

盛顒 洪 章賢張翬

屈昉 礿 儒 蔣明

張翔 王資 庭 億

朱昌 甘霖

龔理 紘 夏佑 遂

張和 穆 沈愚 魯

沈訥 傑 龔琚 震

能 注

卷四 崑山人物傳





卷五 崑山人物傳



卷六 崑山人物傳







卷七 崑山人物傳

# 梅花草堂集卷之一

吳郡　張大復　著

## 皇明崑山人物傳　有小引

昔揚子雲作殊言十五篇自言梗概之法得之臨卭林閭翁孺蓋考信若斯之難也予不類僭述先哲行事次第歲年敘論成傳九十卷大要嚴覈耳目所及與其家譜牒所載乃至贈遺弔挽篇什編成一書原本事迹所得龔埏氏家藏寔多蓋龔氏自安節先生喜著



書多遺籍摘鉛次輯數十傳彌昌不類斯作豈有至精之所想遴妄擬殊言所藉翁孺從概之法倍于作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好古不可以信不信不可以述吾鄉方奉常故有崑山人物志六卷標位品目作者之事則予不類之所不敢出耳其詳見自序

盧觀　子熊 子熙　孫彭祖 孫克續　孫璟 子儒

盧氏其先龍興武寧人由平江徙崑山譜牒多缺不可致海虞季篪作崑山志勝國時崑山蓋有盧觀云

覩夊有常鐃隱行有常父鑑待補進士名系雖存懋
行事不少槩見尚論盧氏者自覩始作盧氏傳覩之
後彬彬多風雅名節之彥各序論之俾後之覽者知
貞元之際于斯爲盛焉然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盧覩字彥達少有志行嘗受業湯彌昌錢重鼎之門
頗窺玄奥奉親味道外一無所問與人坦直無分貴
賤即其人有相負者置勿校歸斯受之無介于懷晚
嬰羸疾益肆志問學古今之業繕寫殆遍朱黃爛熳
卷軸芬潔著書凡數種及卒勉敕子孫讀書修行無



長言門人私謚曰夷孝先生子熊熙

盧熊字公武元末爲吳縣訓導洪武初以故官迫遣
赴京毋卒告歸復起爲工部照磨尋以善書受中書
舍人遷知兗州州初罹兵革民力凋弊而大帥李善
長適營魯邸又浚兗河供億不貲民情洶洶公悉力
調護二役並就兗民不疲會錄刑人家屬事逮詔獄
死上籍其家篋中僅餘麻枲上深悔之公嘗受業楊
維禎博極經史尤精六書既任兗州見印文訛謬嘗
爲上言之時已忤旨至是竟獲罪子彭祖

盧熙字公暨博學好古善楷法洪武初以薦授睢州
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薦饑公一意休息惟恐傷之
明年攝守事會廷詔御史清伍四方籍無見軍輒以
民代而睢戶僅僅滿千點行不下百餘輩公按籍而
勾之得數人上御史御史大怒欲以格詔論公曹吏
震慴請如民代例公持不可乃獨身往詣御史抗言
睢戶凋耗一旦盡民而充非籍之伍則無睢無睢其
又何守予御史怒愈甚公堅不奪竟得免未久卒于
官州人士女製服哭之盡哀勉歸葬送者數千人追



被大雨扶携流涕無一人少卻先是兄兗州公嘗縉
之詩云蘿塩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人以爲不愧斯語
也子充賴

盧彭祖字長嬰洪武末任武康縣縣丞永樂初薦授
禮部主事坐事爲民阜城尋徵詣行在冠帶聽用以
疾卒公學求適用有父風　文皇知之然竟不能相
盡孫瑛

盧充賴字次農淵源家學行誼甚高嘗被薦給事詰
勑會世父兗州公逮死非其罪公負骸骨歸杜門著

書絶口不復言仕子儒

盧儒字爲已勤學有文頗自負人有請其稿者輒搖腹曰彼中有筍卒難相盡尋以薦拜中書舍人時被顧問上嘗命公作雪賦頃刻立就盡屈其同事者上深器重之有重齋稿行于世

盧瑛字克脩宣德五年進士性敏學博工古文篆籀不減夏太常太常每語人吾墨竹一派近在玉潤公太常婿也終刑部主事

論曰吾鄉縣治南故有盧氏世禄坊家宗老嘗指示



予輒言兗州居官事唏嘘久之其後坊不復見所領葴夏太常墓傍盧家予得觀焉有老人出迓予自言吾刑部後因道刑部麾因江右事稍稍問其先世大畧范如也予視其庭宇甚潔葩卉爛然爲咨嗟良久而出再往過之則爲墟矣盧氏自待補公已顯又工詞賦兗州而下皆有官職爲時聞人刑部又成進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豈盧氏信然歟今求其子孫而不得也蓋嘗伏而思之文章操行造物者皆不輕與人惟書與畫立名最久而盧氏世擅之毋多取耶又況其人安貧味道多著書有述于後者哉予每尚論其世慨然懷之兗州死非罪即亨于名乎猶當十世宥也

## 秦玉　子約

秦玉字德卿少孤貧與兄奉母家居讀書不求仕進志行卓然務苦約其身又能歌詩自放母顧氏織紝給業母令分志玉益感奮不勸聚徒講論二十餘年與兄未嘗異財用家政大小惟母兄是聽已身出入必稟而行母卒茹淡終喪未嘗澡洗俄隣家失火延



燒玉舍而母殯在堂岌岌不免玉憑棺號泣聲徹烟焰中烈火熾然抵牖而滅人謂誠孝之感云年五十三卒門人私謚孝友先生子約字文仲洽聞强記能析諸家異同而統貫其說綽有心行之契詩名大噪于時洪武初應詔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尋以母老辭歸天子束帛加賚鈔再徵詣京師選授溧陽縣教諭典教八年動履具有矩矱御史練則成待制吳沉薦約宿學遺老宜在館閣不報未幾請老卒嘗自號淮海道人

論曰綦之先世家淮陰宋直龍圖太虛觀用文章操
行顯子孫散居海上後徙崑山崑山之綦自孝友先
生始孝友父庚庚父楙楙父棟俱隱德不仕其世系
皆可攷然未籍崑山故不具載昔龍圖公與蘇子瞻
輩好著書文采表于後世孝友淮海相仍不絕考其
述作孝友有詩纂探說摘要雜錄諸書而淮海道人
亦有樵海樵史孝節等錄龍圖之後可謂必復其初
元明之間駸駸與劉向蔡謨父子爭烈矣



殷奎　弟璧　箕

殷奎字孝章璧孝連箕孝揚天性友愛兄弟自相砥
礪而奎名尤著爲一時文人所欽矚奎嘗受春秋揚
維禎深明大義又好讀濂洛關閩之書留心名教于
時事屢有建白洪武四年有司薦詣京師試上等當
得官州縣而奎念母老疏乞近地便養忤上旨調陝
西西安府咸陽縣訓導咸陽古渭城名勝有餘而兵
燹之後文采未著公本性理之學善誘生徒循循不
倦以間上秦嶺涉漢陂見白雲蓬蓬自東南起念老
母在其下悽然出涕噫悒久之竟以病死訃聞僉議

以母屬箕而獨身走咸陽歸兄骨窆焉乃揮淚句
母又私于箕曰母老途窮形神孔悴汝盡慎諸吾豈
憂汝昕夕奉乎雍州故不在天上行當自至汝慎無
念雍州念雍州其惟服勤老母聞者莫不唏噓掩涕
或慮其涉遠道又司訓宮貧難返骸骨而璧日夜間
關周旋無恙告母襄事母亦安箕色養眠食猶常其
後箕舉秀才試廣西僉事終太平府推官

論曰殷先生孝章好著書予得覽其目如咸陽志關
中名勝集陝西圖經渭城寤語等篇意必有感慨悲



戀之情觸事而作而惜乎後世無傳其苦心不少槪
見盧兗州熊陳博士潛夫稱爲孝子出處死生瑩然
不滓亦足表其素矣然非二弟歸骨養母惡能無憾
哉君子所以致嘆于在原之什也

王英　孫成憲

王英字俊伯洪武初貢詣京師授山東道試御史歲
滿授御史每有章奏輒削其牘世莫聞知而　高皇
帝愈器重之特命署都御史事黜陟惟允居內臺凡
十年陞刑部主事試郎中母老乞養出知寧海縣

文皇帝即位召還復郎中尋擢陝西按察司按察使
已改山西秩滿進嘉議大夫仍命治陝公之在西陝
也簡易有體獄至隨決不務深文巧摘而民以不寃
僧伍譸張之徒却步讋服既得代還京馳馬顛頓至
徐泗間疾作夫人閻與其僕王保隨侍徬徨莫救相
泣以歿勉含歛資斧弗滿一金用佛氏荼毘法歸葬
故里鄉人痛悼之卒時六十三子寧安定定子成憲
㓜名廷綱以字行號真愚先生揔角時已知名黌校
雅爲葉文莊盛所賞識其後偃蹇秋闈不售應詔試



吏部選授樊都尉府訓導都尉故興于文學名知人
獨引重先生事靡細大咸從審畫與吳文定寬王文
恪鏊王三原恕賦詩飲酒頡頏當世後滿九載當遷
京官公以老母乞外陞秀水教諭奬勤率惰諸生尊
親之居母喪會葬秀水士送者四十人服闋補定海
得歲九十六考終于家
論曰高皇帝嘗手書敦厚王英揭之殿壁以故吾鄉
之學士大夫下至小婦稚子必稱敦厚公云敦厚公
歿六十年定海始述其事請吳文定表諸墓道即文

定亦惜其歲久而不能詳也然以　高帝之明聖進
退大臣人莫能測而敦厚公獨久居內臺凜凜稱職
式厚其終是非盟心勿欺不有其身能若是乎殿廷
之揭毋其退焚奏牘精誠有所感著與何簡在若斯
之殷也志稱敦厚公居鄉恂恂與人易嘗犇入市門
門者縛之公笑曰庶人不犇禁也其如我官人何命
取幞頭示之門者謝公曰君縛犇人不縛官人何謝
之有有負鹺者與公並道而隘擠公墮水公攝衣起
夷然不顧其後鹺者復遇公棄所負却走公召慰遣



之鄰翁具雞黍飯公而令適會宴公辭令就鄰飯欣
然人怪問之答曰貧家無易事且吾居鄉何必造令
此三事者予爲童子時盖耳熟馬斯與漢石建周仁
張歐諸君子何擇哉傳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天下之士不出其鄉即論公者或不盡庶幾
近之予猶惜定海公文釆不少槩見其行事頗著于
虞孫政臣之書採次爲傳復載其壽予先王母詩一
章詩曰堦前葵萼如金巵堂中老人垂白絲金巵湍
引紅入面白髮萬縷生春姿清晝沉沉靜歌舞笑語

喧闐閭花鼓滕下兒孫獻壽杯邀迎王母來排佃閒
巷奐然致有蕭散之氣將令讀者知識小之意云

余熑

余熑字茂本超悟絕倫美丰姿嘗從殷奎陳潛夫受
春秋胡氏傳遂精其說里稱俊才有御史行縣美公
公曰御史皮相耶恐不足盡天下士御史改容謝之
洪武六年詔取賢良詣京師公應詔試入太學選授
承勑郎陞通政司參議試吏部尚書十七年授尚書
本部上特命公定考績法公爲人祗慎謙和不遺故



舊每賜休沐布衣徒步遍謁隣里有不值者輒曰煩
爲道吾故余待詔兒鄉人至今傳美之

論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典銓之于考績
重矣　高皇帝罷中書省左右丞相設九卿百揆時
叙揔于冢宰其實天子之相也皇帝慎簡天官不次
遷擢一時典銓者受成將美日不暇給類若無所事
事而考績之法特以命公此何如簡在哉雖甚盛德
稱任使英主在御夫安得高華終老哉自公以後詹
徽見殺翟善以驗封司主事驟試尚書黜陟如彼定
考績者宜何如凜凜也洪武之世公可謂銓局一人
而前志不載公考績事特序論之見公之居卿恂恂
與其在朝廷無以異也而世之小夫朝稅褐纓冠夕
聞于閭里猶沾沾車上舞哉

王明善　朱璲　唐汝爲　龔一德

王明善字復初別號樵玉性剛介矩步詳視動有令
則嘗念天下甫定應從儒術童而習之可成天性乃
闢館聚徒訓飭不倦百里之間束脩之贄畢集其門
公益慷慨自負校訂訛謬刊定句讀整衣危坐聲振



金石一時與文之彥州里相望絃誦聿新

朱璲字廷儀父宗海有士行至璲益感奮力學以春
秋爲已任嘗葺數椽于學宮之側安處徒衆一時執
經問難者望廬而集至室隘無所置席顧設大帷庭
中猶不能盡公性剛正幼從王樵玉游習其儀範說
者謂不愧師門云

唐汝爲號文谷學務該洽不名一經其教因材而篤
隨授隨解英特之彥有甫成誦已盡通其說者史學
書法一課俱下士大夫家競相延致即官遊數千里

外多載與俱主賓之情彌久彌肅甚有書之遺誡令
子孫世世延之毋爲勢家所奪晚歲賓於鄉白晳飄
鬚衣冠皓偉左右服勤皆一時譽髦之士論者榮之
龔一德字允咸漢陽判承恩之孫通經涉史屢試不
售退隱東市河上授徒養母不就高門幣聘顧司馬
王轉運常賙之請爲東道主莫得也樊孝介慎簡都
諱辟公爲政公謝曰老人眊矣生平不欲訓高門子
弟乃僕僕垂白時拱揖貴人之前哉令賢而許之
論曰國初陳振祖潛夫蔚有聲華盧伯融貽詩文清



俊史家稱其善訓廸教子弟有法度也師之時義大
矣哉然陳自華亭司訓崑山遷爲國子先生盧任揚
州教授于吾鄉人士未旦旦矣非藉王朱兩先生草
昧初闢人習其野疇若于訓而彬彬馬嘉隆之間師
道式微競走榮貴如唐如龔斯亦矯矯于鷄鶩之群
者哉　高皇帝滌瑕盪穢還之文物彌昌彌熾一鄉
之士論世者詎可令其沒沒無傳也

陳則　史謹

詩文二業至于我朝斷自北地信陽其本始實由高
季廸氏季廸手闢草莽奪漢魏人已饗之利而自壽
其德當時學士溺于所聞何論作者即索解人政復
不可得矣予孜邑志諸先生業文章毋慮数十家無
能出楊鐵崖之學其知信季廸實能副之者得二人
馬著爲傳

陳則字文度家貧力學以師範聞于鄉里洪武七年
由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轉戶部侍郎左遷大同府
同知陞知本府公少與高啓徐賁張羽楊基輩相倡
和嘗賦紫菊得句云惟有魏花顏色似春風秋露不



相同同社亟稱之呼陳紫菊

史謹字公敏少從毘陵倪瓚郡人高啓遊博學好古
工詩什善丹青甫冠從戍滇陽洪武末用翰林學士
王景薦授應天府推官左遷湘陰丞既謝政僑居金
陵自號吳門埜樵年七十餘以老疾終有獨醉亭詩
集行于世

論曰紫菊翁著詩甚多不槪見即當年所遺百篇寥
寥無傳矣而獨醉亭稿亦絕無及見之者讀偶武孟
錄得所爲與史敏結交行一篇其詞云故人故宅居

婁城嗟予避地臨東濱兩鄉相去不多遠擇交已結鷄豚盟適從別来三十載百粤東西隔嶺海臨風對月每思君人寰滚滚知何在我今行年七十餘客遊都門扶病軀莫愁家東杏林下握手一笑情何如子居巷南我巷北幾度論心話疇昔輔車今日幸相依故作歌詩寫胸臆三復斯言政堪與志傳相攷信而志云公字公謹誤也吾鄉人物薦舉甚都如項叔駅駕之薦平衷子英華之該博楊秉中性之敏贍與其父慶源皆有述于世要之不離鐵崖之宗陳史二公



故是吾鄉開山主無疑耳

易恒　呂誠　范能孫俊　沈本初

易恒字久成其先廬陵人祖斗元以宋咸淳進士尉常熟攝磐崑山遂爲崑山人今世所稱蓮峰先生者也父偉字戌大饒風格初試吏平江後以吉水州通判致其仕恒性簡澹卜居淞南之大泗瀼仰讀俯思無域内想甞闢地數百弓引流種樹號曰泗園興有所會嘯咏不輟以此終其身所著有陶情集子孫散處瀼上翛然之致至今勿絶

呂誠字敬夫抗志高潔不祈榮利所居饒花竹點綴飛紅殊有深林籬落之趣過者望之不知其室之邇也邑令慕其該達請爲司訓屢聘不許耳目聞見一寓于詩楊維禎稱其特絶瀟散不讓袁華時稱袁呂或曰呂性慎密衷自謂弗如云

范能字仲能少從毘陵謝應芳游精醫善吟尤工法書永樂初被徵詣郡賦詩上郡守願養老母自全其天年守憐而許之日以著述爲事墻壖几席皆有雙韻世傳淞南集于時號入室弟子曰孫俊俊字叔英



父暎雪翁自華亭徙居澱湖之陽至俊始築別墅于磧溪讀書觴咏既老不輟葉文莊爲序溪南集至今稱磧溪孫氏

沈本初字大中賦性嚴重訓養子孫號有矩度鄭主事某嘗聘爲滸墅義塾師既至鄭不迎謁力辭去杜門賦詩有韋孟風小楷絶類顏平原時稱二絶楊文襄被徵欲載與俱辭曰已無絶藝匡賢相豈有虚名壹友生丈褒械幣候之又辭曰身安老圃無餘念興寄[illegible]不遠情年八十餘終

論曰夫士脩身砥行名不出其家文采葩流則令聞載而行之二者宜何擇焉以予所聞林下諸人其存者大都邑乘之緒言耳其集其集其詳不可得見矣呂范辭辟不就沈大中不備禮而去易先生著書滚上皭然不滓自非彬彬質有其文者予何取焉史載蓮峰墓隱隱馬鞍西麓如蓬萊日出之鄉可望不可即而磧溪數椽巍然如魯靈獨存斯亦何與人事哉要之皆先立其大者矣

林鍾　子泉



林鍾字仲鏞其先魯人自高以上附籍杭州高祖少雅宋文林郎潮州推官曾祖和卿元德慶路儒學教授祖輿平江路崑山州同知父仲山始占籍華亭生公洪武中辟授崑山儒學訓導訓迪有聲會上臨軒選士和御製思得賢才詩稱旨擢知湖廣慈利知縣縣苦茆岡峒壘出沒爲患朝廷勦捕之兵連不解公肩輿獨往諭以禍福利害群蠻稽顙靡然從化未終三考用求賢辟擢天官考功郎中永樂已丑奉命扈從巡狩超拜亞中大夫參山東布政司事廉績[illegible]人會女妖唐賽兒反與方伯就逮以歿公言溫氣清[illegible]膽畧屢更煩劇卓爾不群初任崑山諸生甫投分即翕然宗師之毋相與語見林先生覺意表言外別有箴規可謂教思無窮者焉而公亦樂其土風遂卜居黌序之左自號松谷道人著書若干卷子泉字揚伯能讀父書不營名利周文襄稱爲君子

論曰聞之長老與林先生語如冬日送暖膚華充然即小婦稚子顒若其訓退而各自得也予嘗過夏生時家謁先生像須麋不矜冠履有適宛如所傳聞語



也厚積未伸卒罹刑戮君子惜之或曰　成皇帝時未設巡撫故藩臬禍福迥異今日其所遭遇然矣夏生之六世祖元爲公婿知之特詳予用其語表出之或曰生所居故宋王氏逸野堂林先生卜居處至今夏氏守其業云

朱吉　子定安　泰安　永安

朱吉字季寧洪武中被薦授戶科給事中時賦長稽違勘合上震怒命廷臣論死籍其家公上疏言勘合之說本以照驗歲粮魯否完納如使歲粮及限即勘

合亦不過查驗虛文今照得各省粮犯但稽勘合不
缺正粮伏賜昭蘓以弘恩宥上從之洪武二十二年
有詔肅清胡藍逆黨所在承風頗開告訐横及無辜
寃濫已甚公又疏言雷霆震物咸不崇朝上帝好生
春田幽谷往者病狂不逞之徒已膏斧鑕所有引絕
披根之類允屬矜疑射影無憑蒙沙可憫奏入上特
嘉之有織文繡衣之賜翌日欽諭廷臣深加奬羡自
後寂無告言者尋以墨妙改中書舍人遷侍書翱翔
禁闥荏苒十年出爲湖廣按察司僉事理寃釋滯不



可殫述會詿誤繋獄久之永樂大赦復召爲中書舍
人奉勑題　高廟神主眷賞特厚已謝政歸篋中惟
法書名畫路遇故人負租柢罪輒粥以償之年八十
一而終子三
長定安字士隆精篆籀學相傳玉峯前有篆塚其所
瘞也翰林吳均王洪嘗爲銘誌
次泰安字士栗永樂三年郷薦授内黄教諭歷調安
仁安吉陽信三學所至條教必以尊傳註惇行誼爲
本再满三考乞致仕甚力故人楊文貞楊文定[illegible]

之不可枚屢逍遥終身不談世務得歲九十有三
次永安字士常好蓄古今書籍工行草出入晋唐間
時稱三傑
論曰朱氏之籍崑山自中翰公始中翰不忍以身之
察察受僞吳緇垢故逃之崑卒亨于宦勝國廷祐間
有德潤者中翰父也字澤民初用趙文敏孟頫之荐
歷官編修鎮東儒學提舉浙省平章參謀長興太守
所在有聲又以書畫特聞天下至中翰益顯我朝設
科取士而中翰用薦辟起家登賢書者又是内黄公



始成弘之間御史恭靖絡繹聯翩于吾郷以一二數
矣其始故宋直秘閣子榮一人之身也秘閣公以六
歲藐孤提携譜牒寄身棹柁間渡江而南以有今日
斯亦宇宙之大奇也哉予攷朱氏人物多務忠厚耻
爲浮薄雖復筆墨淋漓無囂然自滿之意樹德務滋
其所自取耳志稱朱之先有應得者營墓陽抱夢讓
爵林天與澤民卒與朱氏此亦道家所時有非影響
傳會之詞也宋兵部郎中貫爲睢陽五老中一人有
德有行蓋朱氏始基之矣

王遜　子復　孫曰敏

王遜字謙伯洪武十七年進士崑山第進士者自公始初授上高縣縣丞蒞事明敏剖决如神考上上詔還京師令上殿糾儀復稱旨超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時朝廷法嚴而御史職侍從在上左右公凜凜嚴自治無情容然性峭直敢言事上多優容之一夕上卧便殿公與同直者侍詔問公月先無故入御座于律云何公請如夜入人家律上顧笑則公故悔之矣未久求去詔許之已又原之召還公公懼竟服重死子復字從道生三月孤既長感上之原之也發父書晝夜讀尋登宣德五年進士第授行人司副已拜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公悲感交至思報稱而耿直絶類其先御史于是人稱小御史云小御史之言事盡衆不能堪卒戍遼陽病死鐵嶺城當是時鄉人哀兩御史死直不盡其用然幸有子曰敏字仁功負特絶之資年十六就童子試提學金御史奇之欲與餼公引非令辭不就則鄉人更奇之必能成二父志也久之弗售而諸從游者往往脫穎以去晚膺里選司訓石門而公故不以司訓自隘尊師道成人材石門子弟于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論曰士君子處創業之世事英主欲直行其志而免禍災者豈易哉兩御史死直事世莫能詳然聞之長老皆無悔于心云石門雌伏不礙雄飛化成九載拂衣而去里後進側目嚴憚之公亦杜門著述不與物接斯何愧兩御史趨操乎石門釁舍災俄失小御史遺像所在灰飛諸生家自贊以上者面部宛然石門召工填出之藏之家廟人謂御史入火不爇也



范從文

范從文字復之魏國文正公十二世孫父原良獨身官潮州卒邸舍荒崇葬葫蘆山中山曠徑僻公間關萬里求之莽互不可別識乃號哭淒風苦雨間血晝眼枯忽土隔得所識石遂負骸骨以歸洪武丙辰以國子生奉使稱旨擢監察侍御史轉戶摠部主事奏免株連盜倉罪百餘人同官螯之罪叵測而上謂侍臣曰是先憂後樂之衞也寬之讁役莊浪螯者譟不止意必殺之追成金齒徙廣南公挈其妻子日走荒江

斷峡與魑魅逢迎海上久之赦免永樂初用薦起官
儒學歷金華東安金鄉三縣乃致政歸公既久去其
鄉廬會墳墓皆非所有勉力稍復之建祠祀潮州公
修范氏宗譜年八十七考終

論曰予所見范復齋先生墓志如此志墓者沈玄谷
魯與先生家世姻好幼行也其時近而可信予頗採
其說作范先生傳邑志謬悠不足憑所載官職年月
履歷與沈志稚不類學者溺於所聞如此孔子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



王震

王震字子東父曰祖卿洪武初爲行人開雲南道夷
山湮谷設施爲多震初應秀才舉選令益都會歲大
祲民採靡蕪給食常不繼洶洶思亂公開倉賑之吏
請未受旨非例公訶之曰民饑如此而俟旨賑耶直
吾死民矣一境全活者無筭廷論推重之遷爲益州
同知公性慷慨饒膽畧守益如爲令時而加毖焉先
是益州佛寺有像能言禍福小民祈乞者晝夜相屬
於道不可止公至爲設大胾置饒對像轟飲無所闇
說移時寂然忽勅左右吏爲取醉猴以來吏跡算中
得巨猴袒而卧公命縛之柱猴醒乞貸公顧吏曰左
道惑民于律云何猴哀懇即左道無敢傷物乃命釋
之像不復言

論曰王益州之縛醉猴廪廪吏山湮谷之累矣傳稱
益州故文恭絢九世孫云建炎初文恭爲御史中丞
陳攻守之策甚力宰相不能用其後扈駕南遷請與
韓世忠夾擊金虜可謂石畫而當時議者異之是也
數傳爲行人開道滇南烈矣益州之毆妖猴怖匹直



取之飲酒談笑之間無矜憤色剛正之于王氏甚矣
哉文恭不營第宅晚依薦嚴寺以居歿葬白馬涇北
而益州行人之墓不可攷矣

偶桓

偶桓字武孟落拓嗜酒喜吟詠嘗贄其詩謁楊維禎
俔瓚瓚亟稱之謂有超乘挽強之力日升川至之漸
公喜退語其友雲林故是解人洪武二十四年應秀
才舉授荊門州吏目幕府多暇觴咏不輟久之致其
政歸遇淮南故人蔣用文載入京師僑居建安坊下

綸巾藜杖放情江山間久之乃還年八十二嘗自作挽詩云堪憐八十白頭翁自笑生前萬事慵北闕薦賢雖有剡南村作守竟無功躭詩不愧詩才拙嗜酒惟愁酒盞空留得五湖風月在浪遊誰復繼遺踪公家桃源涇嘗築江雨軒居之著江雨軒集再遊秣陵雅慕醉吟先生之為人又作醉吟録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予讀醉吟録信老杜晩歲漸于詩律細爲偶先生言之也先生嘗夜起見星月交輝花影零亂自念徃與諸賢作社登金氏覽勝樓雨晴風雪類有吟咏故不知景乃在此因賦樓夜詩雲隨鶴影翻踈箔月送花陰過畫闌凡先生所自得如江之雨樓之夜讀者可以想見其人而惜乎其墳墓子孫皆不可攷也有偶嫗者事佛張家橋小菴中能言其先世嘗有死枕漏箭鷄鳴歷然可聽與今志所載相合予時尚小恨不詳詢其世系云

陸安　范廷珍　俞敬　支琮　徐任

李文詠附



君子之道始乎夫婦所能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此聖人所不能盡者也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姑爲之懸解云爾聖人受命尺地莫非其有夫何有海濱可以訢然忘天下者哉　高皇帝刊定曆律與民更始誰能攖其法茍畫吾海濱父子之情藉令當年有聖人者以身處吾鄉陸孝子之事其必不能故曰雖聖人有所不能爲千載之下論而勿議可也予按前志直叙其事而附以五人故不敢以聖人之所不能謂後世必如是而孝也然亦有幸有不幸焉

陸安邑三畝民父曰德甫好結客嘗緩急人難頗以身翼庇之而國初法嚴凡保結人脱逃或保結非類者連坐無赦德甫以事論死將磔于市安年二十而初婚浹旬別其婦鍾刺血書代父典刑于衣袂間獨身走京師德甫恐涙面之屹不動乃伏闕請命詔特許之赴西市曹就義觀者千人無不人人泣行下安色不變揚揚如平常德甫伏屍哭盡哀提其骨東歸𦵏廣嚴寺南二十步既七十年從孫霈請沈誠學⿱

作孝貞記萬曆甲辰崑山教諭沈應奎爲文
范廷珍字惟中父彥良以宿望表鄉里詿誤逮坐事
巨測與弟廷珪詣府請代上官故頓挫之淚盡流血
百折不少卻得末減遣戍河間公故善醫遂以醫濟
河間民無貴賤老幼皆爲診視病者輒起其人或忘
報勿校也晚歲喜吟學益該洽雅好率更手筆一時
齋閣題署必以乞公公亦欣然應之行年九十而筆
墨不衰魚箋鵞素紛委几席其神愈王業文莊公嘗
記其事



俞敬字用禮父得水母王皆早背寄養張氏張故戎
家子好雲人專自行已意張母孫憐而庇之如子公
亦謹事孫母如王母痌瘝疾痛無弗盡也永樂八年
孫遘危疾將不起公刲左脇割肝和糜飼母母忽愈
亡何氣發疾如初又自嚙左膊肉愈之事聞閭里閧
爭相愛重恐其冒張氏姓遂爲我家子也聞于朝
文皇帝嘉之詔旌其門擢尚寶司丞洪熙改元陞少
卿復俞姓贈父母如其官正統六年陞卿卒得年六
十有四

支琮字敬將長七尺軒軒出人頂而口吃不便道詞
同舍生或嘲之歛容唯唯而已學務深入不祈頓造
人謂之魯勿較也家貧奉母不能具純綿令母安寢
每冬月母不能寐輒取已所御青布袍覆母疊趾而
坐候伺母肴乃出有郡倅慕其高義凌晨候公公貧
無他袍低回久之而母睡方熟遂着短後迓倅倅知
其以袍覆母寧失候官長愈益重公周文襄嘗餽之
粟帛必曰以爲孝子母壽正統間里選終南京留守
衛經歷葬虞家巷



徐任字惟用世家裏東父彥輝宣德中歿于京邸公
徒步號哭歸櫬里中哀麻染血如丹毋楊氏有疾迎
醫檢方萬端莫效乃祈神佑晝夜稽顙頭搶地不起
而疾如故則三刲其股煮糜進之母病尋愈嘗語人
吾所持奉母惟此寸心雖母在曩者瞑眩之時意神
必許我而今幸無恙得常事老母即居陋巷不堪其
憂何害乎晚又自號陋樂云
李文詠號蒼石面削骨見衣表末三十即謝去其諸
生耽娛樂久之而父大經適謝沂水政還家則又益

務爲娛樂以歡其父雨暘寒燠勿間也萬曆己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從沂水公夜歸客且醉又圍爐而觴之沂水性不飲顧獨好客醉漏二鼓始登樓就寢孝子寢其下俄聞爆裂聲帶夢披衣直上而僕着李安面且燋爛從煙燄中牽孝子下孝子直上不顧俄棟摧瓦裂家人洶洶莫知所出質明發礫視之僅餘一股而沂水公以覆庇故尚具體癸卯知縣樊玉衡請御史疏旌之有詔建坊旌孝子門而孝子妻王氏請建坊興賢里曰先恭簡之宮墻在焉建如議



論曰范惟中請代父死得戍隣里爲俞用禮請落戍籍得官遂至太常何曩者陸孝子赴義之慘也李蒼石技焔救父斯與孝子何擇焉凡人一往之念皆可以爲聖人青袍覆母麻血如丹令此一寸心稍稍自知其爲孝鮮不敗矣吾鄉至性人未必盡傳于世如陸如李以一二數矣往見齊禮坊右有古綽楔曰故孝子徐恊祥之門今不知所在

王履

王履字安道與孤心遠讀書無所不極心手都靈所作詩文書畫皆成獨造無規則首尾而神脉清澈欲令千載上未有古人洪武初嘗游太華凌跨三峰覺青柯坪爲下淋漓揮灑筆翰精良得四十餘圖且爲之記爲世傳寶矜從朱丹溪彥脩學察毛髮洞五臟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辯標題原病式一卷百病鉤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索隱闡微皆先賢所未發子伯承醫名藉甚兩都無子傳其壻沈仲實仲實傳其孫承先縣令方豪嘗旌承先門曰昉孝

論曰自王安道游太華百餘年山東李攀龍記之俯



三峰望中原見黄河從塞外来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自詫善載腐肉朽骨者也其言甚壯以觀安道所紀鉤深跨險直令飛仙失路鬼無家矣安道故有奴人阿留能解主癖驚呼險絶皆其主之所欲言亦奇矣哉詩文書畫皆宇内靈氣透漏之路而軒岐一法可回造化指數吾鄉如沈貞許律董伯儒許湛陶浩葛括何順中周振譽之醫如張鞏范暹吴瓛李郡之畫如支鑑張翼王綸顧培李元壽之書各于其時而霸其曹夫子兼之則安道一人耳盧丹谷有言讀

安道所著書登峰造極如其游太華時也士有特絶之行舉一該百皆可不朽王安道其是乎



梅花草堂集卷之一 終

#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

吳郡 張大復 著

## 皇明崑山人物傳

### 呂昭 子旦

呂昭字克明性耿介博通經史卓然有古人之志洪武辛未薦試徐州訓導九載化洽遷浦城縣縣丞浦多蕪地而民持貧不堪耕作公捐俸給種使民雜治之期年田野盡闢浦民永賴焉爲植雙松于庭且歌之 文皇帝即位詔求賢天下監司上公治行超知



沁州州瀕行父老持金固請公曰吾無劉寵之愛敢爲父老留一錢哉郤不納既抵杭則已無買舟錢矣公在沁州清操弥勵廉能之聲聞于遠近前後凡六年沁州大治初公之蒞沁也道經徐州堅冰塞川公未挟纊徐諸生爲製一毛裘贈之風雨瀟瀟策蹇驢鼓篋而去子旦字寅伯以詩經聯舉永樂乙酉鄉會試甫釋褐奉勅伐木湖湘又督開平秋稅皆稱職超拜河南僉事嘗以冰蘗清宛中州亡何坐寅長詿誤事被繫長蘆凡十年免歸宣德初廷詔求賢復起爲建

昌府推官折獄明允再滿考疏乞養母詔許之歸視
其家環堵蕭然發篋得故所受詩經一卷拂拭塵網
口授生徒以此終其身

論曰國初士大夫多兢凜自持廉無害時運固然如
呂氏兩先生其天性矣僉憲初第沁州誠之菊酌貪
泉死不歆祀中州之政惟龔惟氷溪毛盂飯亦饗吾
清語云死可復生生者不愧是父是子其衾影之自
信何如哉余每式先生之墓黄土童童馬鬣林立欲
問其墓門之石而故老盡矣悲夫



龔督

龔督字叔言資性錙人耳目所際無不曉了嘗讀太
史公書未匝歲誦論如懸河人或試之可盡卷不錯
一字里人異焉時郡守方推選奇才貢京師里人相
與語無如公者然畏連坐法遷回未果又不敢秘竟
於後期乃補博士弟子十一年以春秋經應文學科
選授岳州學正律已造士諸生多興於廉直所得俸
推贍二兄齋廚索然讀書不輟岳諸生有以通鑑贄
者公受覽卒業便封還之謝曰已拜貺故不欲儒家
無餘籍也既數年岳州陞爲府公詣闕候調與守偕
見上上問守一切民情物力守震慴莫能對公舉止
嶷然上顧曰是官何爲者對曰臣岳州學官也代守
條對甚悉言多扼要上喜曰此可給事朕廷遂拜兵
科給事中未滿歲超爲科長獻替可否侃侃無所規
避會有密旨將易儲嗣公上疏論之甚力上怒叵測
詔籍其家僅得賜絹三疋上色動謫戍五開衞不一
年卒

論曰吾鄉盖有儒家六龔氏其第三姓云　高皇帝



六年始置六科掌糸駁糾劾之事顧必有所試之龔
先生以學官代守對數言遇主竟于切直以死斯何
負儒家事哉然攷其家乘不詳載疏中語但云以易
儲故夫其時有所諱而不敢盡耶其子翊金川門之
慟夫有所授之矣世謂先生未竟其志然有子竟之
何擇焉雖然非獨其子能也即先生之配王孺人者
亦烈女也五開之役泣別中途白髭自保教子述事
忠孝節義凛於秋霜盖儒家之致效若斯焉已

陳皥　從子助　助子諫

陳皞字孟東少孤貧不能就塾師學明律數給事縣庭會鄖城芮翀掌縣事推擇庭吏必知學者見公衣青衣翫䕶堂下而年特少目矚良久辟爲縣從事諭令就學公以間從林松谷鍾說春秋偶江雨桓說詩二業並興遂淹通五經之義臨池限韻無不圓美然氣不加溢青衣夘酉如初通政使趙公治水吴淞一見嗟異曰儒生也異日必爲良器久之應幕府書記從豐城伯平交趾以年勞授會稽知縣會稽民久習慓悍弁髦官長不就縣役公至重懲其尤黠者數十



人民趣令惟謹訛者謂有鄖城治崑之風馬三年上計會廷詔求賢公上䟽畧曰竊見河南前僉事呂旦奉旨伐木勞著湖湘徵稅開平軍儲允賴四知絕暮夜之金一清凜冰蘗之操加以長蘆被縶磨礪十年懸罄屢空愈勤學問可謂聖世遺賢允宜不次上納之詔起旦推官建昌尋改公知淳安縣淳安之政一如會稽致仕還家常不自給從子助字賢佐少從鄭介庵沈侄侗華講學談文里人號爲十鏵而公最有清才能爲長短詩歌日數十章斐亹多佳句精率更令書法旁曉古今篆隸又能寫喬柯竹石倣漢晉印章正統初嘗以薦授桐廬縣丞九年陞知臨江新淦改金溪縣有能聲六年自免歸公有曹李浜腴田三百畝健奴數十人賣鮮于市取充伏臘賓客不更置産年五十六卒子諫字敬言棠邑訓導天順中將葬金溪公馬鞍山北鳳凰石下遇唐姚仙客妻張夫人墓輙爲文祭而掩之避三尺爲穴兆介庵聞之稱爲吾門士云

論曰昔芮侯治崑自洪武二十七年迄永樂十三年



幾于長子孫矣考侯在任奏免事故包荒田粮十八萬三千有奇開濬吴淞江淤塞二十餘里解遣催粮勾軍官校牢禁里甲駢首淹滯者數十百人械送旗軍娶婦生子于邑者二百餘人有利必興無弊不革開闢讀清之功于是爲大而淳安公適見推擇卒成令器此其磨礪人才之益豈容泯滅而論者何沒沒也國初三賢無方不遺莞庫故所時有如淳安之遇雖曰會其時之可爲乎自非芮侯勸學何以至此士子一釋泥塗不復知學終于不振者可勝道哉金溪

多才知足不辱棠邑避地澤及枯骨予故并錄磚志
不嫌諄複亦庶幾介庵訪遺之意云爾
志曰夫人京兆人值安史亂離宗族崩喪夫人幼
歲辟地江南祖考名爵無得而稱爰及不惑歸于
姚氏貞元七年十一月廿八日終于私家春秋六
十有六以十二月廿八日葬于馬鞍山北原子長
曰清次曰昕後有銘十二句皆四言不書撰人姓
氏中有天不祐善落我舜華疑仙客自撰

龔詡



龔詡字大章父詧官黄門以諫易儲事戍五開詡方
三歲時法嚴戍者不得以親屬行先逮公母子四人
既就道多病亡而公最幼獨免會赦東歸遇黄門西
楚道中匆匆泣別未久黄門死五開公從母依外家
居春和里而勾伍之籍旁午于道積移至四百餘紙
責縣官甚急賴宗人清惠公保持之母又多賫金白
衛徼發稍緩年十四白母詣闕候補得瀋陽踰年
建文君閔公直諫子又稺小不堪遠戍調守金川門
公即金川門守戍乎乃志在王室凜凜多匡衛之算
靖難師起從軍淮陰會統兵敗績力收餘衆復守金
川壬午六月十三日靖難兵逼金川門谷王橞以門
降守者奔潰公奮戈擿之不中低回走郊外冀得一
當以安社稷俄宮中火起乘輿遜避始大慟遁去匿
江陰常熟間然時聞竊竊進討聲夜走任陽寄馬陳
二家二家故多藏書頗修朱家郭解之義乃匿公大
囤中公即讀書其間上討皇古下漁百氏几榻盡穿
多所纂述而又時時乘夜渡婁省毋旁皇舊游家冷
吟孤嘯甞有童汪非怯當年事爲有慈親在故園之



句讀者傷之　章皇帝即位詔寛軍伍公始仍侍母
崑山而是時周文襄恍籍田江南具禮相就公爲條
上便宜二十事次序行之東南以安居無幾有詔調
公鎮海軍而母王夫人卒公班白毀瘠孺慕終身自
惟髫稺之年見比閭子皆有怙恃我獨何人春露秋
霜感思深至觸事悲號幾廻病絶母子甫合何辜至
此既久之文襄欲處公師儒之任已定議蘇松間公
不可文襄躬辟之公泫然曰即詡非食祿之臣仕亦
無害但忍負往日城門一慟耳遂去不復見築逸老

廬虞浦上讀書鼓琴其中著野古集若干卷大都忠憤之氣光芒陸離不可磨滅云公身歷八朝年幾九袠沒齒沉淪綱常攸賴前際後際才有揔萃者焉

論曰揚子雲言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豈其爲安節先生言之也吾觀先生盖經世之雄不遇蒙難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要以還矢黃門不負天道而世之論者逡巡觸諱不欲正明其當日枝戈帰田之䟽編籍隱遯故不知就所著書已見行事非獨垂空文以自雄者也文襄百世之澤藉有先生亦少槩見矣



穆廟神聖首詔䘏錄壬午諸臣故先生得在廟食之列當時撫臣張佳胤抗䟽請祠張黃門棟始得盡傳其事無所避諱此所謂景星鳳凰争先睹之爲快者耶嗟乎五閲百年之目至是可瞑而 建文皇帝故不乏王宮守衛士矣天道神明焉可誣哉當撫臣題祠時江右龍宗武寔署先生事其詞曰龔某至性天植篤忠義於童幼之時高標代希挺耿介于阨窮之日身非官守痛國難而悲慟無窮運屬天移矢臣綱而堅持罔變至于蔵名易姓竄伏江鄉辟聘數臨力辭不起方之周武應天順人而夷齊獨耻食其粟古可謂千古同節者也及考伊父以直諫死遠戍伊毋以氷節撫孫童孝義忠貞一門共萃豈非蘭生幽谷無人自芳者耶其視死事諸臣雖得禍不如其慘而抗志各極其崇慷慨殺身從容就義故難以優劣論矣于是撫臣是其議請于朝制曰可

劉璉

劉璉字廷璉永樂十年進士擢拜陝西道監察御史論事謇諤無所避就諸權要凜凜憚避之尋陞山東



布政司右叅政洪熙改元上念邊將無文多踈脫議選方面叅贊軍務督理邊儲公與沈固周順劉紹同見任用參政宣府宣府故當阿魯台兀良哈出沒之處自黃花鎮抵大同平遠堡延袤一千二百餘里地勢荒落墩堡耗廢公至督諸揔兵官整理文書商確儲畜修廢舉墜漸致殷富宣德十年轉戸部左侍郎仍兼巡撫皇帝若曰乃者西顧移衛獨石開平一帶惟卿守之卿秉公正之心勵廉潔之行勤謹詳明夙夜無懈爾其益供乃職用紓朕憂公拜命竦然積貲

二十八年終始一節武夫悍卒承奉丰采如恐不及
軍民人等乃至老婦稚子裔夷君長咸若其政安其
俗已已之變井源敗報踵至王佐跪伏草中人民靡
爛蹂踐無餘而公嬰城固守屹然獨存景泰二年致
仕旋卒殮手足外了無長物遂藁葬通州天順間葉
文莊參政山西奏公在邊年久保障有功乞恩褒卹
詔賜御祭一壇遷葬崑山馬鞍山下
論曰國家肇造區宇邊防整飭自　仁宗選用方面
始一時諸臣駸駸稱提督重權矣乜先之亂六師陷

沒紫荊白羊獨石馬關諸寨相繼失守而開平八驛
以劉公獨存斯何愧守社稷之義哉然猶不免致于
文法道死通州文莊所爲疏請于朝謂此老不宜藁
葬沒沒也昔李褎敏以都御史總督邊儲隱然長城
萬里其修城繕堡積草聚糧都不改劉侍郎之舊是
何參畫哉玉山之陽峩峩馬鬣即其裔不可復攷而
公故免首丘之恨矣悲夫

夏昺　孫津　六世孫禹錫

夏昺字孟暘精書法以庠生膺薦預修永樂大典書
成授河南永寧縣丞永寧古熊耳地人物都馬而公
以時方凋瘵惟綏和爲務不蘄皎皎之名會營天壽
山公受牒送徒徒多道亡讁戍隆慶大學士楊榮薦
書內典召還擢中書舍人久之致仕公性恬澹與人
交一一擇便利恂恂如也善繪雲山嵐樹識者比之米
南宮高房山老壽卒長子欽欽玄孫禹錫次子錦錦
子津

夏津字時濟性至孝好學有文正德十二年鄉薦選
象山縣知縣政務近民遷杭之昌化昌化故有嵾

林一株初夏花開香聞十里公嘯咏其側曰此真
縣也如安仁憔悴何未幾病還昌化民遮道泣留
之既歸作夏氏世譜卒

夏禹錫字九範性靈穎一覽便能得書義之所會了
然心口垂髫謁歸先生進爲上座弟子諸弟子學于
先生者多忘年禮之浮沉諸生間不大售時有絕于
之知太守王道行知之特深呼爲上友同里有沈君
充俞者好古文詞饒俠骨迎君鄧尉諸山中冥搜丘
壑與墳古書剌縶標位且述且作而下及擊劍扛鼎

覆姑布之數無弗研覽與人語必具首尾雜以諧
謔人人絶倒廣𣗳曲席爭迎致先生爲快里後儁問
義輒傾倒不能休曰吾古文何必不如今人吾時文
實勝古人時以爲實録云嘉靖間諸大家多有竊其
文掇巍科者而先生藍袍自如毎就記室半齊魯燕
趙閩越之墟夢游山水雙屐未試先生嘆曰嗟乎吾
安得似曩者鄧尉時不徒托之空言也草亭寂寂玄
鬢盡改對客圍棊半勝而卒時年七十二先生所著
書藏其倩趙弘誥徐碩家時義走人間後進皆誦法



之

論曰帰先生叙夏氏世譜言方谷珍之亂夏氏殲戮
殆盡獨中書父亮方孩母抱以逃適海虞雙鳳里朱
氏因冒其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
告以故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翁曾祖曰景芳祖
曰君實父曰文通以及亮云象山之政不能詳也譜
一書可謂克家幹蠱蓋嘗反覆叙言原原本本若河
漢而無極也豈夏氏之譜待帰先生文而傳者耶爲
錫與其兄禹功弟禹範皆出先生門下知先生又有

寒泉凱風之思宜其有味言之矣予嘗過九範先生
拜中書墓環堵蕭然使人掩涕而象山塚在顧霞寒
山園中小閣之左覆土爲岡以資游目而馬鬣不可
問矣九範既老嘗語其子幼良吾百年後會從中書
游此也

周弁　從弟瑮

周弁字景星少游膠庠後以太學生理鹽筴淮揚捜
剔姦利商人畏服之頗爲六館士所稱説授四川嘉
定州蒲江縣知縣縣故臨卭地在京師萬里外土風



嚚雜不可處公至頗用明恕一切與之休養而潛化
之蒲民安焉會除服帰既闋補閩之連江其治連也
如蒲而加慎焉嘗曰吾曩處卭笮之鄉形勝有餘意
思不加戚今雖官天府之國恒懼其渝也不加欣聞
者韙之後引年自罷家居不喜飲酒日親魚鳥爲樂
閒子弟課誦聲輒如也從弟瑮

周瑮字季温受春秋林先生鐘遂通三傳初授烏程
教諭陞臨江南昌二府教授所至以師道自負督率
諸生方嚴有法毎相與講析經傳旨蓄閒燈火熒煌

嘗至夜分乃罷後以臺省薦入爲都察院照磨尋拜監察侍御史每有奏記多軍國重務侃然正色不避權要用是秧毀遷鄭府長史剛心正骨如在御史時以疾卒于官

論曰鄭先生誌蒲江公墓自言徃時嘗見其父天澤翁御史家輒述其徃來江湖之槩履夷如險也以故夷險俱得馬蒲江之宦川閩不改父道卒亨於官予又見周氏宗老稱康僖小御史以前有御史故盖御史弟璣者康僖曾父也往聞康僖在臺中動引其家



先御史自礪可以知其賢矣而志皆不載其行事何也

虞祥 子震

虞祥字仲禎敏穎絶人弱冠馳聲黌校間無學者自喜之氣永樂辛卯中應天府鄉試式捷以乙榜選授金華府儒學訓導弘奬人才各充其量滿歲掌教上虞上虞子弟烝烝向風達材尤偉宣德乙未選除禮科給事中未幾陞掌科事僧覺貴者恥猾也搆中使剏造毘盧閣僭擬非度公劾奏毀之置貴于法或謂公欲爲韓昌黎耶公笑曰不然先皇帝頒佛經四方貴璿承旨轉相煽惑搭廟寖盛禁城何地豈容此輩猖獗乎哉 高帝命造僧人周知册聖意云何且不見近者唐賽兒妄稱佛母幾涸青徐矣聞者悚服尋陞通政司右叅議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正統癸亥進地官侍郎改少司馬授嘉議大夫甲子春巡視畿輔賑窮挫豪民賴以安乙丑九月十七日卒于位訃聞天子傷悼命官諭祭營葬祭酒李時勉銘其墓子震字啓東別號常春散人散人性高介不樂仕進其先



司馬卒無遺貲僦屋養其老母本兵余子俊請爲部司務辭甚力手校遺集至老不倦自漢以下詩人都能辨其體製工拙其譏切時事尤見風骨云

論曰予讀李祭酒志虞公墓文詳而不諛其謹飭持大體之致隱然自見于言語諒非祭酒不能爲此作也祭酒折脇再聮言事不輟豈妄許人者乃諛墓耶奏劾妖僧自是大臣防微之漸如夏忠靖長揖法王與侍郎改 膜流出耳常春散人僦屋養母讀書高尚絶不言臣父清以成侍郎之大父作子述優游百

年雖曰不富貴吾不信也

夏杲

夏杲字仲昭少有奇徵七歲能楷書善屬對御史范敬先行學儒生周暉以公見御史口占詩句試之應聲而荅屬辭新警御史大奇之邑令芮子翱館以賓禮其學日進十三受春秋司訓盧從龍而是時太守姚善行縣甚奇公姚既被難詞連司訓諸生皆避去公誓死相依屹不動盧注目語人曰今孔融也永樂甲午鄉薦明年登進士第選爲翰林院庶吉士預纂



性理大全以善書召見　太宗覽其名曰旁永語之曰日宜在永上公就御正之今文日之上永自公始也明年扈蹕還南京未幾駕幸北京公留南　仁宗監國與舍人朱孔陽秀才淩晏如俱値東華門凡所摹畫無不稱旨戊辰乃趨北京書宮殿榜明年修三藏內典公書第一辛丑授中書舍人　仁宗登極學士楊公榮請公直文淵閣宣德間陞吏部考功司主事仍典文翰正統初纂脩兩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綺尋詔書皇陵碑加承德郎戊辰以侍郎曹義薦守

瑞州瑞古鈞地疆土沃衍公課農耕之年穀屢登遂興文教嘗訪蘇文定東軒想當年種竹植蘭與其兄子瞻過訪之處慨然久之景泰壬申朝京師遂陞太常少卿賜誥命階中順大夫歲丁丑　英宗復辟進正卿授嘉議大夫時年七十引禮致其仕又十三年薨于家賜葬迎鍾浦廕子一人長子鉞讓廕季弟鎡善事太常倫園亭竹石之養次子鐸字文振以字行公嘗進其書　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舍人大理寺右寺正次鎡廕補光祿寺署丞



論曰予從白庵進拜先生遺像如真官仙宰眉眼秀出簪笏儼然故當名聞海外欲無問其書翰矣考徐有貞壽藏記先生生而數驚不可止至舞象時猶然父携之崇明觀見列仙而喜遂不復驚豈其來有所自耶不然先生以經術進寖承恩眷賜第宅免朝叅羅鍾鼓于堂珠圍翠舞其側絹素一出能令朝鮮日本暹羅海外諸國懸金爭購豈偶然哉先生在東朝與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實莞機務非簪筆備顧問而已也而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故足

重耳世傳先生爲人灑落篤于倫誼兄曷戍隆慶第杲亦從坐先生徒步往省脫杲于難薦曷爲中書舍人以此爲孝友之證此不然先生幼不負廬司訓況乃骨肉手足哉蓋作傳者紀其生平之一事而非所重也夏氏竹澗天下久乃益噪書法在歐虞間故不識與陳文東何如矣

梁棟　子昱　孫紈

梁棟父孟鏞洪武中嘗爲館陶主簿指象食貧乃贅其少子鎬民家毋意甚憐將行囑鎬荷識之灑淚而



別孟鏞既卒棟思鎬不置白母詣館陶已失主家所在不復見鎬嗚咽奔還爾後隨所至輒求之垂三十年而棟意弥戀後以事寓居華亭東禪寺僧舍會天大雨有一僧袒而决渠胸露出瘢痕棟心怦怦動亟就與語嚙跡宛然疾馳告母載與歸相友愛終其身棟子昱字文輝靖恭持重不疾言猝見非常終無倉遽之色初婚三日喪父茹淡寢苫竟禪除不入寢舍正統十三年服闋詣金陵魏尚書驥請與相見咨嗟久之事聞從學御史孫鼎贈之詩有孝著崑山第一人之句是歲登賢書後選授平定州知州省刑緩賦務與民驅所惡而就所利州人德之後卒于官百姓如喪考妣歸櫬之日哭聲載道孟羨无飯相望數里見者莫不流涕子紈字尚素成化七年鄉貢士通判漳州已陞泉州同知愷悌清勤兩平巨寇民爲立石頌德致仕家居撿身率物內外斬斬稱有家法云

論曰梁氏之籍崑山自宋承德郎山西平陽府通判仲德始仲德子澤民元廸功郎婺州路經歷澤民子璨將仕郎太原府太谷主簿璨子孟鏞鏞子棟以孝



友特聞平定泉州務滋其德其後子孫世有官祿于朝雖閭門之秀多沭恩寵人以爲發源之深而澤流長也豈不信然後稍微削在隱見之間而人情思慕之論世族者必推梁氏惟恐其後之不昭也孝友之于感人甚矣哉邑志不載館陶事、可攷然嘗爲吏賦于民何至以子出贅則其所建立亦可知已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王永和　子汝霖

王永和字用節器度宏廓十三能文章司訓林公鐘

一見嗟異稱爲公輔之器永樂甲午薦于鄉明年中
乙榜公念兩毋在堂遽選授嚴州訓導嚴士易公年
少故執經用相難苦公應口隨授析繭擢絲多老儒
之所未發輿論翕服退相語曰見王先生真可謂虛
往實歸世間學問寧有少長哉久之改訓饒州孜孜
獎掖十年無倦當公之訓饒也文廟頹圮亟請于太
守潘浩將新之守有難色公侃然曰明府重改作固
當而不念我夫子苦風日耶即閭巷小生猶思葺舍
守爲容沮地儒官受命于朝率諸生駿奔頹垣斷礎



間毋已褻乎君子務本之謂何矣守悉而退卒從公
言會秩滿當遷少師蹇忠定時爲大冢宰薦公給事
兵科居無幾即劾奏錦衣衛都指揮馬順阿黨權倖
多以意羅織人罪薊州都督王彧不嚴守禦聽降虜
斬關而出上雖不報直聲已凜凜動朝廷矣無何陞
本科都給事嘗持節韓邸冊封其妃有中官幄奩殿
上公糾之以法無少貸會少司寇缺銓部擬公公曰
刑科郭璡資地高義不得先遂陞工部右侍郎時方
營建諸司廨署役繁事殷公至鳩工庀材事集而財

與民無傷害久之淮右大旱飛蝗蔽天公受命往撫
之興革利病歲乃大稔已又治河于汴築堤鑿石疏
通徐吕二洪運不膠淺正統巳巳也先薄都城擁上
出塞公與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
益等數百人俱陷土木時八月十五日也上還北狩
詔贈公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得年五十有九公性至
孝喜讀書父子楨病瘵手劑湯藥十八年如一日父
病忽起所著詩文清麗條暢有梧竹集若干卷從公
號梧竹云子汝賢字世英廕大理評事次汝霖字民



望正統十三年進士奉公恤民勞瘁成疾歷官吏科
都給事中終河南右布政使

論曰王尚書立朝風度可謂大臣父子同居垣省敢
言事亦一時之榮華矣及孜其墳墓子孫了不可得
或云今居長洲子多長洲交亦未聞有言尚書後者
獨邑志載公大父名允吉父名子禎及公之子汝賢
汝霖而已孜公行事當不至泯泯無傳于後殆是子
耳目之未廣耶公以司訓陟臺省歷卿貳宦從不辱
其身于國家超遷之意何負焉嗟乎先朝不循資格

得人爲盛其所激發者多矣

許剛　曾孫立　裔孫騰蛟

許剛字秉中永樂間鄉貢士通判鈞州廉勤敏惠所居無赫赫名而州人懷之未久以母喪去其任州人爲製寶廉輓以獻言曰磁鈞產也自君侯來此而民不苦磁請以抔土爲君侯壽令異日者尚相憶乎公揮淚受之既服闋補霸州霸州之政如鈞又二傳爲御史立立字伯基幼警敏明易詩二經中成化癸卯鄉試弘治己未登進士第選授山東海豐縣知縣豐



地方四十里藩邸別墅居其强半均賦爲勞而王又請牧地自益監司將議許之公持不可曰倘以王故受譴有知縣在議小損而公立召其民受所請地隨定額以絕藩王望王卒不能相加正德丙寅召拜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公在御史臺言事諤諤儉人多目公會歲例偕省臣審勘市租省臣受賕論免而嘶公者坐公不糾省臣出爲吉安府推官吉有王乙者爲怨家所搆誣繫其父子八人論死公讞得誣反坐誣者而活八人一郡大服尋遷漳州府同知公請老

遂致其仕御史之後又三傳爲贈奉直大夫騰蛟字騰伯口微吃然多條暢之氣讀書飲酒意思豁如也十八補弟子員浮沉徵逐間人無知者江右劉文正選訓崑山不能俛首事左遷給諫蘇某卒爲所螫詞連公公抗聲與質辨指誓監司前見者泣下而又獨身翼蔽司訓完歸故鄉人以此重公而公亦戢影負山中作芙蓉集若干首見者謂爲必得之技公亦慨然自命時已艾不倦也嘗與其子伯衡同秋試衡出將誦所奏牘公笑曰徐之顧翁翁爲衡誦終其卷不



錯一字神色甚王其後衡舉于鄉公猶讀書海上沾沾喜曰是兒必做吾姑飲酒爲樂矣公性長者絕不喜談人過聞有及睚眦者輒叱曰子何從知之先是邑中虜家徙壁立乃依外家耕其硯以事父母聚順萬端皆無所悔弟起鳳不竟學公覆翼之無令爲世眼所物色鳳亦謹事公皤皤黃髮相友愛如嬰兒鳳病噎而公色焦然每聞唱暖聲慟幾絕矣公嘗客游天中踰嶺表涉海東皆有詩集行于世其在汝南與蘇時雨往來倡和之作尤自謂賞心云

論曰方奉常言黃應龍氏故有寶蘆文今攷其集不載而瓶質顧家已為所滅倘所謂此最佳何得在者耶然而鈞州之政用是益顯然則文與瓶皆非其藉之以久者歟御史治豐將鑿井便民飲食而城西古井甘泉溺出夫不與鈞州杯土相輝映乎奉直自大父載父昌國以及其身孝友為政井渫不食後以晉寧奏最[illegible]其官君子以為未償所積也予觀晉寧之政清強有守蓋駸駸高陽氏之苗裔矣



趙遠 子昺

趙遠字弘仲永樂初以楷書稱旨詔拜青州臨朐縣丞公為臨朐廉而勤不以閒官自隘朝廷知之擢禮部儀制司主事儀曹清秩公為之益能而上念徐州南達江淮轉漕往來之衝議置倉脩緩急廷推董其事者清勤無如公詔督徐州營造公又不以清秩自懈也庀材鳩工衆勤惰而勸率之不期年竣事天子嘉其能超拜河間府知府卒于官歸櫜蕭然不能充驛傳州人歛錢扶柩送還鄉里葬馬鞍山北麓子昺字叔昭宣德元年鄉進士終河南輝縣訓導亦善貧孫成美鄞縣訓導

論曰按志唐都官郎趙綝婿于范氏遂爲崑山人然不名其所自來宋崑山州學正趙璧自淮揚元市舶提舉趙允中自開封爲我朝大理評事然則趙氏蓋兩族儀部之先不可攷以書得官與儀部相先後者又有趙楷洪武初有趙彥可見華昌府志崑山志不載其姓名可嘆也永樂之後景泰趙博宣德趙勉成化趙儼嘉靖趙肅趙世貞趙士傑皆列科目僅存姓氏而已吳無譜牒一二傳後即爲所不知何人而儀部三世有官職系可攷亦幸矣予訪儀部墓有斷碑卧壠上山中人指示予猶稱趙太守云



黃鐸 子瑶玘 張經附

黃鐸字希聲永樂十三年鄉薦爲性耿介有數椽逼縣治居之授徒自給不造令從學者三日不授書但令正立堅豎不動人或怪之公曰讀書易耳舉止動盪多跛倚側媚之態學何爲乎鄭有林方營先祠適在公許或問鄭費幾何鄭語之甚詳既退公語鄭曰後有問者但可及工料不必詳太詳恐阻其慕義之

急盖其與人爲善動有矩矱如此子琚字廷佩隱跡田里讀書不輟次子玘字廷儀性沉毅美秀而才正統初由賢良徵授光祿署丞滿考以大臣薦陞温州府知府捕盜有功屢受恩賚

論曰黄先生之裔不可攷今志亦不載琚玘蔣明志有之盖幽顯詳畧之際作史者誠難言之矣永樂間有張伯緒先生者名經成進士不拜教授鄉里二張項璁瞿泰安之徒皆出其門其教以絶嗜好爲主盖嗜好斷絶則小人無緣而至天下事可爲也其言甚



大論者比之先輩王樵王先生而希聲淵切矣

張翼 支鑑 王綸 附顧培 李元壽

予爲人物傳意在闡幽而幽者之不能必闡也則前志限之何則凡顯者詳而幽者畧也凡詳者又有志狀贈述子孫墳墓可攷而幽者未必皆有之取具名姓而已矣寥寥數言苟且完局則不見性情不辨品格漫衍雷同則何取述作蘇子瞻言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鼻口或在耳目傳神者得其意思所在則無不肖矣後世俗工便求舉體皆似亦猶作史者務令百行皆完豈不謬哉予讀前志所載幽顯之際[illegible]然心悲其所述數十隱士之梗概類忙時作頗疑其以甲之説爲乙之傳也姑録其名姓散見諸傳間而其僅存什一符所見聞或其他紀録可攷者有友五人焉

張翼字文翔性峭直不能容人小過然頗爲葉文莊所奬識有御史行縣貪而黷文翔舉其誤謬數端爲諸人分别言之御史聞㨿文翔繫獄謫戍開平文翔居嶺外數年多自得於選遇文莊許或言後御史貪



黷事文翔裸袒謾駡如曩時不少悔一座默然而心韙之文翔善行草稱歐顏入室嶺北公署及所過温泉諸名勝處皆有題識如虬龍拏攫勃勃有光氣京師諫院題名尤稱奇偉

支鑑字汝同整潔自喜都不與世作緣每旦起拂拭几案手界烏絲欄作百十楷字蟬頭蟬翼具有尋丈之勢或請書官廟墳墓碑版輒[illegible]白畫無異小楷人以爲得書中三昧云嘗戲作叢[illegible]蒲蒼翠如滴一時寫生家爭傳寶之

王綸字理之以字行偉幹修髯頂出人上嘗冠[illegible]
佩玉往來君子林中動止閒適吐音清暢不知者以
爲仙人云少師事沈啓南稱入室尤工篆隸楷書不
減率更令會重修闕里文廟撫臣檄公往視事寄碑
大額肉骨停勻至今爲廟榜之冠嘗與修　武廟實
錄及崑山志所著崑山續誌節烈編等書藏于家初
公之師啓南也然箋鵝素爭往其門公曰嘻此從師
門入不足奇遂用書法顯而啓南晚歲不勝求多稍
筆于公公[illegible]嘗出啓南索染帖數十紙每稱



公青尚于藍焉君[illegible]若公所居在郡南滄瀆里
顧培字起元以字行爲武英殿冢孫也性好閒適下
居東城養老殿不以門第自伐布衣蕈屨泊如也善
寫竹尤工篆隸時贈公已老壽喜述作每有撰著必
授公書跋而藏之而太保文康公亦時竊公餘派閒
寫竹石貽公公處金紫焜煌閒安貧守志子子自將
壽考卒
李元壽字仁山善楷書聞於閭里三原王端毅公恕
巡撫江南見公書聘之呼爲李生舟行巡視必携公

與俱啓牘箋素皆出公手或無爲于舟中則令誦大
禹謨皐陶謨而並聽之又嘗爲顧御史潛寫進奏書
天子以其書爲善爲人淳篤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
以是爲縉紳所重即他州碑石往往屬公云
論曰昔之工書畫者類皆不得志于時聊借此自快
以爲當吾身見諸行事之實何係何求而後稍營營
矣其不志何惟焉予弟大年字世長嘗受畫于吳趙
張元舉不祈形似要得其意思所在者也而世長嘗
語予此道非諧世之術不須有爲而作有爲爲之則



必不佳人稱世長畫似唐子畏書法李北海世長笑
不荅而私于所親曰夫然則安所置我矣世長之書
猶在季孟間而于子畏直旦暮遇之也予作五人傳
并志世長語夫亦其神之必傳者耶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 終

## 皇明崑山人物傳

吳郡　張大復　著

### 吳凱　子愈

吳凱字相虞生不識其父奉母居貧里胥召之役乃詣縣自白願養寡母不能遠離且有志于學令劳掖深器之許自便尋補弟子員貢入太學中永樂十八年順天鄉試選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改行在雲南司二司風號煩溷刑曹郎多憚之公爲之裕如



司無留牘亦絕無稱冤者久之又改禮部主客清吏司公念母老遂陳情致其仕公爲人端方凝重家居四十年絕未嘗有境外之問鄉人自長安来者輒道公故吏某某私詢公杖屨無恙甚悉無不欵欵情至公頷之而已都御史李秉嘗薦公沉練有局堪鎮鑰不報老壽卒里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子愈字惟謙成化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久之補山東清吏司署員外事主事又改雲南司署郎中事初貞孝以刑曹起家每爲公具言折獄之道公心晢然既領部數以閒繙閱舊牘遂精法理一時奏讞咸決于公亡何出知敘州敘故僰地夷獠吏黠反覆不可制公獨持鎮定無事勤兵安鰲者土黠也噪其黨以馬湖叛僚吏請擊之公持不可已忽遁去公勑十健夫縛以来諸吏請曰聽鰲叛前擊既已遁卒縛之来何居公曰叛者鰲也餘人可盡戮乎遁而縛之一健夫之力何煩兵爲衆乃大服馬湖因是改置流官而流官互煽亂至攫府印以去衆復洶洶公疾馳抵其巢諭之曰太守奉朝廷威福攫府印者殺無赦即彼



司失印將鑄與之而若曹以一寸敗銅自取僇滅何夷懼遂納印土司晏然公清強有守謀定猝發在敘九年終鮮蠶虎之禍撫巡最其奏遷河南布政司右叅政兼理屯田先是藩府影占匿屯田以千萬計廷詔御史直之彌連不可問公至立辦會有蜚語中公輒自免

論曰予家與賢里盖有貞孝塚云里父老過之稱北吳大人墓予考其行誠長者叅政治事又何烈烈也王司業言叅政偶與中使戲再敗辱之中使色赧堪

同列躡参政屨不聽又敗之躡屨者乃私于参政曰公毋已甚乎公曰吾故不與黃頭奴作緣吾向者直襪其䩕手絶之矣其風義如此司業又言叅政年八十餘居鄉恂恂與人易無少長貴賤文待詔亦云兩公皆叅政館甥知之爲詳而貞孝淵粹矣

周號

周號字德元秀爽多姿性特和易不務高亢嶄絶嘗以賢良薦京師薄遊齊魯燕趙間無所合退居鹿城讀書味道表章先哲一時節孝忠貞之事多所洸發



嘗留意譜牒倣古規圖作族譜若干卷具諸矩矱又嘗裨諶郡史爲劉昌李應禎諸先輩首事皆可有述于後而公意泊如也綸巾野服每從耆英社登高弔古談說當世得失之務風吹踈髯輒飛動看青天白雲倏然自遠人莫測其意之所會遊詠之暇潑墨淋漓輒爲好事者持去偶見國初人畫梅謂有意致濡筆揮灑遂盡其法而遒宕過之一日會飲某家且酣顧視素壁瑩然可鑑公索水墨甚急萬花立就鐵幹拏攫如混茫中玉龍變化見者驚愕公亦自謂神來嘗感揚子雲玄居寂寂自號草亭彈琴賦詩以終其志

論曰予弟大年嘗摹先生小像予得見之飄鬚倩輔五官隐見停匀僊僊有青城氣予謂大年古者特絶之人其意思所在都于形外得想如先生風調不煩摸索蓋五官載而行之矣大年又購先生所畫萬玉圖横幅着齋中笑指示予如此飛越可令夜半暗香浮動也先輩黃丹巖作周草亭傳與予兄弟持論頗合爲删次其語傳之夫予與先生故有所徵之矣



盛顒　曾孫洪

盛顒字崇養永樂十七年應詔詣京師　文皇試其才而悅之擢拜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公至清理逋賦決遣滯囚凡有施設必妙簡大僚之廉勤者畀之如天台夏廸河南時泰而後挺其成事剛柔緩急悉協機宜一時岳牧之選稱爲得體每廵行郡邑弘奬學校急親賢爲務故事江西首試暫寄學宮詐僞既多濫冐特甚壬子秋當大比士公乃行營轍地南城輿還貢院嚴餙關防士通經史方許應試以故是科

得人彬彬稱盛焉乙巳領群吏入計稱 昭皇帝旨
詔留陪祀南郊特加寵賚衆頗忌之遂因言事者落
其職 宣宗即位公詣闕辨理授南京工部虞衡司
員外郎歷官八年三使藩府皆有廉能之譽加奉訓
大夫後以疾還陪京卒又再傳而有憲副洪
盛洪字思禹性方貌偉雖盛暑必攝衣冠危坐未嘗
裸跣遇事敢前然不以才氣自雄多嚴重成化二十
年第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被簡命出
按大獄無非貴戚貂璫糾紛盤錯之事人或爲公難
之而公游刃裕如不濫不漏皇帝若曰爾洪聽斷惟
精肅飭罔玷可倚朕任使會黃蕭仔倡亂廣南廷議
方正廉能之臣往飭兵備上特詔公提督海道副使
公廉察情形特嚴舶禁一切通番買港私販私貨之
弊悉行禁革黃頭伍伯旁午夤緣求所以悅公而門
之竇者何不至焉公挺挺正色約束惟謹直令逆瑾
側目思中公萬端不可得乃用添設例裁革免官既
二年朝廷又以東事非公不可檄召公提督海道如
故亡何病歿尋擢山東按察司按察使



論曰人臣奉職循理皆可以爲治要之廉無欲者稱
焉才幹之士措辦有餘以當方伯憲副之任亦可以
濟退而攷其簠簋之飾鮮不怍矣其于臣紀何觀乎
方伯再考衣無重綺迨其沒年冬官如水憲副視獄
氷壺四知栽華歸家數椽棟宇以才如彼守如此故
乃可喜耳論者不察妄謂絳灌無文少飾吏治此夫
不揣本而齊其末者也官廉非職外之奇而廉之于
奉職由來尚矣焉用文之也哉

章賢 張肇

論曰丈夫面如紙不肯以手捉錢所在時有何有綰
章佩綬稱天子牧民之臣多惠政各數十年至不能
以身返其鄉寄死異地毋已甚耶昔者吾友稱君子
固窮政不欲爲世所物色故子路愠見以爲濫也夫
濫則不祥莫大焉傳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男子赤身
隨地何妨投淵自快政恐難爲固耳予每誦斯言而
壯之如所傳聞章太守張陵縣事何以加焉
永樂十八年南京中式舉人章賢字士希性廉謹毋
事必求無悔于心初授大理寺評事歷官漢陽府知

府啚氷茹蘗終始一操既免官念鄉無四壁而所携
甚狹不能歸乃僦屋留都低回之久得瘠下田數十畝
僅給饘粥病死僑舍衣不覆肘隣人儥所遺敝器殮
之歸葬馬鞍山北麓西去周氏祖塋數十武裔孫自
闇字與可秀慧有文聲名籍籍諸生間爲掌教沈應
奎所器重未久卒

成化十四年賜進士張翬字鳳舉曾父某謫戍滇南
遂爲滇南籍而先世故崑人祖宗墳墓在焉翬既成
進士選授桐鄉縣知縣銳志興革如夏日秋霜不可



狎玩然廉愛之心洽于鄰屋毋喪馳歸囊無一錢後
補陵縣持操如初會縣多名豪諸張爲患公剗削之
卒爲所中遂免其官道遠不能歸還至崑山依墓廬
居之七年卒年三十有六縣令楊子器葬之小虞浦
東滎陽里張子曰陵縣反初服年未三十誠稍自爲
計故不必降志然後歸要非其意也然猶自知其得
遂首丘之義漢陽歸秣陵進硯渺漭蓋在可知不可
知之間矣傷哉予每想其當年形影遲回却慮惟恐
人之知之也君子哉若人豈與賣潔者同日語乎吾
鄉故不乏奇廉之士如吕沁州毛褐渡江龔杞縣授
徒終老亦烈烈矣然其歸也井閭相望親戚相道故
方之兩先生蓋有幸有不幸焉胡威曰臣父清惟恐
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此非真語恐人不知則清者何
尚乎威蓋以其君知之故云爾吁嗟兩先生金紫熠
爚之鄉故自有避世而不悔者哉

屈昉　孫衸　玄孫儒

屈昉字季恒才情倜儻讀書不事章句嘗從軍崇明
爲懷寄遠詩葛傳播爲廬陵楊文貞公所知楊問崑



山令羅永年季恒安在羅不能答楊曰君尚不識屈
某耶羅有慚色心識之既還縣有詔舉經明行修之
士羅以公薦授廣州南海縣丞而是時選君偶見公
詩有云一官自信無慚色竊祿應知有厚顏疑以爲
刺也嗛之丞廣州十年不調累有惠政皆弗錄乞致
仕蒔花賦詩以老壽終有寓庵集藏于家孫衸

屈衸字處誠能讀先世遺書隱居不仕喜畫山水多
深遠穠麗之致嘗受竹于夏太常昶卒未盡而太常
故不喜向人寫竹公欲見其揮染弗得也故張絹素

于壁從太常飲侯其酣放時自爲之太常既醉輒馳
去公乃縱意潑墨爲風雨竹數竿他日太常見而訝
曰吾何從作此公以酒酣對太常諦視良久曰醉也
乃忘結索筆掃數葉其頂上覺雨驟風旋竹情頓倍
公乃自念吾終不能寫吾竹當作太常竹耳去學寫
松遂臻其妙孫儒

屈儒字汝爲少負遠志自以家世儒業未試于時乃
下帷發憤精科舉之學正德末年登第選南大理左
評進寺副寺正講讀律令增益新例多所發明終福



建僉事在官屢有建白以清慎稱

論曰吾鄉齊禮坊蓋有屈先生墓云稍折而西其南
爲龔安節壽藏東直上爲張新城父子墓新城世顯
然不改闕而安節無子以壻周其祔岌岌僅存寔賴
其裔孫時煥保持之萬曆初建祠其前塚如故獨屈
氏寂寥矣季恒先生與安節公往來唱和文采表見
于世處誠亭于松竹之間雅爲好事家所矜秘而僉
憲成進士一二傳無聞焉予嘗見其手書律例標注
甚詳乃流落一椽史家豈父子祖孫之間故亦有隱
顯乘除之數不可越耶將公侯之後多去其籍人情
大抵然乎由是觀之士之遇不遇故不足爲祥不祥
也以僉憲之清慎猶若是他何論焉予每登鹿城望
三松秀色競與雲際以爲處誠松也亦稱屈大夫松
云

## 蔣明

蔣明字奎章少孤力學以永樂二十一年鄉試選授
慈利縣教諭方嚴有體隱然以師道爲己任宣德初
奏請吳澄從祀文廟學者皆師尊之公益廉謹自持



挺挺不屑阿附每遇迎謁必令儒規憲度相御而行
會臺使行縣傲慢無禮色辱公公輒避黌舍皥居疏
之東皐決然請去士大夫不能平詣公謂曰事易白
也脫有請者不敢愛吾鼎公笑曰吾斯之未能信何
以請爲就令請之而得僕僕車塵馬足間俛仰顏色
能無愧于心耶吾甚悔不知廣文之賤徒取大冠如
箕綏若若趨走貴人前哉吾先人之敝廬可蔽風雨
薄田可贍饘粥遺文可示將來吾願爲一鄉之士毋
空文自見耳于是折節讀書考訂今昔作崑山志若

干巷行于世註文公小學

論曰吾鄉之有志自宋凌萬頃始勝國時楊譓繼之板藏太倉庫中今不可攷明興有李麓志蔣因而重之駸駸大備矣方志疑顧氏之太簡固當至謂蔣不足徵何哉鄧文潔有言夫子嘗絕四以信于天之春秋然後付知我罪我于天下蓋作史若斯之難也後之小人不求已信率爾苟作其甚者掩醜前美於相凌軋而并竊之此豈復有春秋意耶慈利避色於其禮辨誣求其信筆之爲志豈誣也哉



張翔

張翔字元龍耿介不群猝遇非類望望然去之曰此輩不可與作緣久必爲害嘗屢應鄉試不第正統初用薦授江西按察司照磨歷官甌寧仙居二縣知縣陞滄州同知終瀘州知州所至皆有德于其民口碑心祠往往而在當道累薦之封父恒如其官公性喜吟尤工篆隸間作喬柯竹石方尺之紙具諸生韻既歸鄉閭與孫秋官蘊章觴詠不輟然動如禮法曰詩以達吾意酒以適吾情則止矣沉湎酗德非所欲聞

天澤字宗恩正德中歲薦選鄞縣訓導方嚴整飭雅有儀度識者稱元龍有子焉

論曰語有之麗朱者丹附墨者黑交游之于人甚矣哉瀘州不輕與人晚歲偕秋官聯社凜凜猶恐其流也斯其隱衷檢柙直逼古人訓導之方嚴所從來矣朋友之交調劑五倫豈誣也哉予因瀘州事獨贅言之毋令後人托於于野之同作詩寫字淋漓自放爲任達也



王資　從子庠　孫億

王資字之深醇厚清鋭孝父母以明易薦永樂癸卯鄉試中春官乙榜選授浙江武康縣學訓導檢柙模範廣植爽李九十年陞南京翰林院孔目復滿三考將奏績長安語所親曰吾落落冷局久非所堪豈望復踰才分故念吾二人且老幸無恙可及一命斯不負二十年懍懍奉職之意將在此行矣其詞悽惻聞者心動既報最果超陞本院檢討檢討七品官及念法當榮父母公捧檄色喜益勤其職讀書勵行無異遊仕時未半載卒君子傷之子慶河南尉氏教諭有

祔侄庭孫億

王庭字元直髫年嗜學爲業文莊鄭介庵所器重天順壬午鄉薦成化丙戌授陝西鄜州學正鄜在邊鄙士不知學公至勤率之稍稍輩起有登賢書者辛卯典江西文衡故事御史聘學官典文先擬目試之示慎其選公持之不就試但署其牘曰未聞枉已而率人者也御史是其說命就事更加禮焉既撤棘一榜稱得士云丙申九載秩滿改授高唐州學正已亥還國子學録封登仕郎弘治戊申超拜瀋府長史端嚴



簡默每事必以禮匡王王嘗命作崔徽負心論公欵容曰此元稹小孺子浮謟假托之詞非其所聞王亦改容謝之君子謂王長史有江鄉長沙河間之風焉而其人直可爲朱雲汲黯當時以爲知言

王億字輔之幼孫奉母與其兄倴及從兄僔切劘爲學自念家世受易務搜討洗發著爲新論傳之其人門人日進稱王夫子公亦抗顏自負欲以見之行[illegible]不徒章句之工而已也母晚歲病癈寢而不寐公卧起榻旁陳黃帝岐伯之書究觀五臟胞絡之異嚼[illegible]

草木調攝寒暄更數寒暑不輟母病良已閒兄[illegible]歎輒屛立毋敢逸豫生平所得修脯未嘗異財落落贐校閱四十年無牢騷之色公好著書皆可底績甲寅之亂公上守城事宜令如公言得不敗使君熊其誠分司東南浚延浦公上三江圖說用其言而水利[illegible]以子貴益杜門却掃不造令四方同游之士持節過其門者必峻謝之曰使君不通故舊禮也里中伈伈敬憚之稱後舟先生

論曰予嘗讀晉王氏與鹿園謁長史墓志所載祖墓



後旁黃宇圩之原者也因得覽其家乘王氏出宋王淮之後國初福二者徙居崑山甲子里生義之義之生禋禋生資質長史公質之子也其後業儒不絕資以乾林起家生慶慶生億億生宇其人風雅文藻登嘉靖癸丑進士三守劇州多去後思歷官遼東行太僕卿遂致其仕次宙厚倫結客好施與嘗奇其子選謂可繼太史之業後不售而儒業至今彌昌云嗟乎士人讀書營進要必以孝友爲本予觀王氏累世良家後舟之裔孫有曰濟與新者思表見其先德如不

及馬以此知君子之澤五世未艾也

## 朱昌

朱昌字顯道重厚寡言不能匿其心以諧物義所不
出屹然砥柱初受春秋于吉水蕭引之旁通三傳[illegible]
于言外得想按事誅心雅與經合嘗謂經世之[illegible]必
就古人痛癢處磨切淨盡然後臨事有力久之下遷
由國子生選授中府都事故事府幕取唯諾修文具
而公引經據傳務行其心之所獨是僚幕不悦爲條
府中事宜數十欵令公廷對用相難苦公條對甚悉



若老于其事者一府震慴褒城伯某適掌事御下特
嚴獨禮重公曰此可不負吾幕賓矣又久之予告歸
里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常日中不能炊巡撫周文襄
忱籍田江南以羨畝五頃遺公曰聊爲丈人具饘粥
公謝却之退語人無爲子孫累也既寢疾布袍舊籍
盡粥于市後幾不能殮云

論曰昔鄭介庵嘗作朱都事志亦不能詳述其梗槩
聊據舊志所載兼引章漢陽呂沁州之義相比雖未
盡然已如點氷片雪颯颯凉沁肌骨矣輓近世溪刻

自處動取敝衣惡食責潔于朝後世無傳馬都事之
行[illegible]寥直令千載下人有所篡述十指自動夫其求
[illegible]之[illegible]然二無雜有以信于世世也孟子曰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惟風則長余爲都事
立傳惟恐其盡夫有所風之也夫

## 甘霖

甘霖字用汝博學工文詞累試不售宣德乙卯貢入
太學上舍尋授福建延平府同知轉浙之衢州在任
廉平不苛號能其職衢大旱公徒步虔禱俯伏移時



雨乃大澍其明日又雨田疇沾足民以爲神三載滿
考遂致其仕衢臬大吏及諸士民慰留萬端曰公何
不少須以仰朝諭而汲汲爲公笑曰古人急流勇退
其[illegible]矣既返初服縱情山水文酒間蘊藉風流爲
一時之冠先是龔安節諸賢故有耆社用以表正鄉
閭公躡而行之爲社長衣冠儼雅笑咏灑落動有先
正矩矱卒年八十五公性孝友父伯清疾亟以尊子
寄屬公俾善撫之令有成立公遊成均而寄家居竊
[illegible]博戲遂失所在公聞悲悼不自勝蹤跡萬端忽忽

五稔壯謁選長安爲文祝其先曰其不遇客不敢
職至則懸賞購求俄得之京民安士傑家爲安探
公相持泣甚哀知是吳儈田某誘致京師賣安爲
公請贖甚力安亦感公情至許載與歸既還友愛深
至訓養婚娶務倩于伯清時

論曰龔生嘗爲予言甘先生墓在馬鞍山右西去沈
氏文筆山居不十弓故有墓門石沒草間久爲染人
濡嚙殆盡不可讀予往視之五塚漸夷殘碑在地從
用汝甘公四字隱約可辨四顧亦絕無人堪備問者



㦗然久之歸攷邑志先生名姓履歷附載梁棟傳中
而所記里選選授時月互有同異反覆悶然當時碑
版去今尚百五十餘年定可攷何令沒沒至此已又
得沈玄谷所爲甘公壽藏碑文于沈之裔孫先封家
作甘先生傳龔生又賦予黃應龍詩文會叙首列先
生同社一十五人皆具名姓遂附列其後嗟乎士固
有一時燁然未久澌滅而此數十先輩流風餘韻芬
人口吻往往望荒丘衰草而出涕談何易哉易曰惟
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寘其信乎今古寥邈傳者
人隨所成就無不卓卓而尚論者何易言之也夫其
燁然者詳而寂寂者畧耶讀應龍氏之作知今昔人
之不相及久矣

甘用汝 霖　沈誠學 魯　周彥聲 振譽
張克讓 謙　周叔倫 敘　呂文遠 穆
周廷章 瓚　陳孟佐 琛　沈應禎 祥
張敬之 欽　張景文 奎　朱日南 夏
孫蘊章 瓊　夏徵聲 文振　朱德敬 瑄

龔理　子綋



龔理字彥文丰姿秀偉㩳挺有幹局堪大事宣德己
酉領鄉薦癸丑中乙榜詔賜冠帶讀書太學與庶吉
士同課翰林正統丙辰登進士第齎賚江浙還廉無
害拜水部主事忠勤清敏曹事不煩而治尋拜都水
郎中萬貨委積不名一錢廉幹之聲播滿中外會河
決張秋天子擢徐有貞以僉都御史相視又慎簡方
岳大臣協治之曰河工不成無廬吏故政府疏公名
銜以進上喜曰龔郎中手不捉錢茲往哉河清可俟
遂超拜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公至賑貸飢民恭

度地利先從上流浚渠數百里置八閘以殺水勢河流旁溢作九堰障之然後築大洪口以次底績漕路始通蓋公之出也毅然以河工爲已任夙夜勤勞銜冒霜雪然不欲自居成功每有恭畫輒削其牘朝廷知之未滿考已注爲吏部尚書而公疾作矣公在東時興革利弊敦行禮教諸屬吏廩廩奉職有改易弦轍終其身頌公義不忘者東方人至今思之稱爲廉布政云當公之爲都水郎也李文達賢適在文選兩人相得歡甚賦詩飲酒昕夕無間及文達居政府遇



主有爲而公沒且久天下謂龔公若在必能相與有成更進其道無疑耳死之日橐中蕭然惟先世遺集及所著最美集數十卷鄉人重之謚曰清惠公有子四人長紱有文行成化十七年鄉舉選授青縣教諭未久自免歸敦尚老成惟孝友爲政葉文莊盛張憲副和每言生子如龔朝美自可不愧彥文後朝美紱字也孫坤弘治戊午舉人

論曰英宗十三年河決滎陽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景皇帝四年再決張秋隄潰渠淤朝廷幾無造矣徐武功之相張秋也請疏其水水勢平則治決決止則濬淤于是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自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六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崔由李崔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遡流清源其功浩渺而惠利甚巨可澤百年然聞之劉文安定之其說多出彥文氏徒以朝廷之體悉歸武功然山



東人言治河功必曰龔公惟民有口豈不信哉先輩稱文安居官論議據理直言略無沮忌其肯以朝廷治河之事而率行其意也哉清惠之澤施及孫子雖百世君子以爲未盡其用也

夏佑　第遜

夏佑字存賢宣德中以儒士薦授臨海縣縣丞未一歲左遷廣東海北鹽課提舉司白石場大使時胡忠安濙爲禮部聞公才名薦陞本部鑄印局奉毋京師尋改戶部檢校批驗所大使九年通考陞福建建寧

府廣實倉卒于官公性豁口爽銳于立事自爲儒士
時綽有俊聲人謂公功名未可量而公聞命即行無
將来想遇事敢言不能容掩人過聞者意其險峻難
近久乃信公不欺絕無町畦崖岸然用是秩毀積官
三十餘年南北走萬餘里始得入從九品官銜不過
大使君子傷之第逖字存良穎異絕倫十歲先補增
廣生時少宰俞公山爲訓導目屬公而教諭朱公冕
故抑之令成大器公益感奮力學厚自淬礪十九登
賢書明年成進士子告婦娶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是



時天下太平夷人朝貢不絕于道賞賚勞午皆倚辦
本司公氣度倫遠瞻對豁如北送乑剌南護仈哇所
至無驛騷之苦而夷人帖服各歡其心正統十年充
會試掌試卷内簾十三年奉璽書遼陽陞賞有功將
士各稱任使本部胡忠安絕憐重公毋遇煩劇必以
相試公知忠安意慎勤弥至養亦弥冲亡何以疾告
帰未至一舍許聞毋病遂絕得年三十有三

論曰胡忠安立朝奬成後進因儀部識臨海丞辟爲
鑄印局使此非處賢者之路要欲覩其所由不次需
用竟于坎懍終其身人之知不知故未爲遇不遇也
然因是與其第奉毋京師聲華至今萱荊榮會之什
孝友略覩矣夏之先曰友諒者臨海祖也八歲能詩
十九而卒世共傳其神駿林參政奇之以女妻其遺
生子善長生子四人長佑季遂有聞于時何無忌酷
似其舅斯何負參政哉林毋方就館夢神人授一子
額有朱痕儀部生而痕朱癥宛然早成進士然而臨
海之挺勁不悅其第政復二難耳儀部殁葬馬鞍山
西麓臨海之墓在邵家灣延福庵後萊圃其前爲參



政故宅夏氏五世孫士琰暐居之讀書孝友多所不
屑余每與士琰語清强有守覺臨海儀部凜凜有生
氣也

張和 第穆

憲副張和字節之少警敏讀書數行俱下與弟參政
敬之穆治古文尚書數從明師問同異其學甚深正
統巳未同第進士名噪都下翕然稱二張先生未幾
憲副予告還家授徒自給益奮于淵學程猷經用擧
望弥崇景泰庚午主江西藩試號稱得人明年拜南

京刑部山東司主事執法平允稽析詳明楊尚書器
重之大小讞報必從公勘定乃行六年召入翰林修
宋元通鑑綱目遷白爲多天順改元進浙江司員外
尋陞郎中時申飭學政慎簡提學官乃以公爲浙江
按察副使公久著令聞浙人士想望風采不啻景星
威鳳既至品第人物晢于燭照又待士有體與論推
服亡何病卒浙中士大夫多跋涉千里臨其喪哭盡
哀而去初憲副里居時參政授行在工部營繕司主
事尋改刑部福建司遷員外郎甲戌同考會試再遷



山東司郎中凡折庶獄咸服其平進階奉政大夫贈
父母如其官公與憲副名位畧等而憲副在告久故
貤封之典皆從公貴　英皇帝復辟親擢侍從分布
憲臬遂授山東按察副使歷官九載大著憲績成化
元年滿三考擢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專理清軍故事
勾補軍伍率解丁查照道多餓死公令所在寬聚移
文申報而已有以倒請者公輒曰但使軍就伍而民
免勾解之害何倒爲二年奉表入朝尚書李襄敏秉
素重公薦擬大用會襄敏被劾詞連公輒自免

論曰二張先生自其受經時才名相埒彬彬稱昭代
機雲也以予所見篠庵勿齋諸集信然憲副不免京
兆之嫉落第秋闈怡然無愠參政年十九先其兄得
之曳公車弗肯進曰何有兄弟齊名而先阿兄一第
者耶已未之役參政舉第二人憲副以一目眇不前
臚唱從容語弟豈亦由京兆乎由是觀之則君子之
所養可知已參政副使山東猶衣布素兄製金緋分
衣之始備品服而憲副之喪幾不能瘞是何趣操哉
世稱二張師事同邑張經華亭陳文壁古水尹鳳岐



斯亦淵源所自矣故夫學問不深入見聞不廣大而
漫衍葩藻如鮮雲過眼豈不爛爛後漸灰飛也千載
下讀二張傳覺丰稜犀利逼人眉目豈偶也哉

沈愚　弟魯

沈愚字通理善章草工詩清圓錯落如聞珠相連淥
淥不自休嘗薄游秣陵十年受李公冕四聲字學不
越月盡窺其秘金粟武定諸公子皆折節下公公以
禮自持處夷惠間無騷人墨客之氣既歸里過劉跂
之墓緬仰高風作懷賢録通曉音律人有誤輒舉其

端而反之其音若綠識者比之公瑾嘗雪夜賦絶句云尾爐温酒夜燈前紙帳梅花伴鶴眠不似玉堂金馬客五更風雪去朝天業醫授徒以終其身卒年六十九弟魯銘其墓其銘曰胸藏千卷書音吐皆驪珠文章煥爛五彩舒風雲入手筆底驅天生逸才不受拘胱然扁舟游具區長林陡澗從樵漁從心之年未可逾殘霞返照帰桑榆清風蕭蕭吹㪚廬文筆峰高月轉初百年埋骨山之隅游宦有子来下車當時謂得情性云



沈魯字誠學爲文踈宕高邁有奇氣嘗與弟訥應試都下一覩即出不更往而弟得雋官至憲副別有傳公意思脩遠不受世網排盪然時有頓挫神骨愈全文理亦愈王一時碑版必出公之手爲重公亦寛然應之酒酣筆縱如項羽破章邯壁上軍無不人人震悚輒自取大白浮之顧影而笑周文襄公忱撫江南就公咨事稱爲練達太守况鍾有致于公公却不受退語人其即不類豈無譽墓金可給饘粥而溷廳太守爲晚歲養真味道以清虛自課間往斯文社尚

稱疊叙傳箋荅多寄于公未嘗少倦卒年七十

玄白窩公所自志也

論曰沈之先有絶聽老人者公之祖也名貞以醫顯嘗取李浩傷寒或問郭雍補亡自漢迄今凡論傷寒者以合于仲景之論爲一書名曰傷寒會通至其子方始用藏書顯通理以詩誠學以文二業並就知名當世猗歟休哉通理再傳爲金馬其後無聞而誠學之後爲存爲僎以鄉舉大楠紹慶應明以進士大楔衍慶尭封以里選豈其先有厚施歟而世簪纓勿絶



也沈氏自宋義倫以功開國傳十有八葉而宋革命迄元不仕隠吴縣之竹橋其後醫學正復本爲崑山人然稱者必曰竹橋沈云予訪易蓮峰先生墓通理墓適當其左始知志銘中文筆峰高月轉初之句而所謂玄白窩者則在天平東麓之穩厚山去郡二十里

沈訥　子僎

沈訥字文敏弱冠補邑庠生嘉興朱冕適掌教事課士嚴切少許可獨以奇適稱公宣德乙卯薦于鄉兩

試乙榜不拜中正統七年進士第授大理寺右評事
制部院大獄決平大理稍不當得批駁施行公持大
體不受私謁遇所駁能令受駁者無退言廷中薪斗
巳巳識考階文林郎尋署左寺副景泰元年陞福建
按察僉事專督松溪銀冶時沙尤盜起往來倉忽而
松溪利權所在冶戶洶洶公潔巳率人務清正供嶽
絕侵漁戶民帖然趨役踰年盜起慶元入松溪縣界
亂匿黃熊望浙湛盧諸山中統兵擒之得不滋蔓陞
食四品俸五年鄭懷冒㝡甚猖獗公在政和得報星



發各村民快并勒守塲官軍會同鎮守巡按三司憲
力征勦無使遺孼公亦披甲上馬屢獲渠魁懷冒平
尚書孫原貞具題曰鄭懷冒偽稱王號劫掠平民七
閩望風嚮聚為亂若非駐劄松溪僉事沈某先破巢
穴豈易授首疏入天子嘉之天順二年陞本司副使
階中順大夫卒于位公長不踰中人饒膽畧多算既
入棘寺始習刑書一覽便通曉律例且知刑家之患
無過淹滯苛刻及居外臺躔而行之兩喙爭鍒片言
具服凜若神明不廢欽恤閩中稱法官者以公為首

嗣子僎字公輔性敏博學為文有奇氣成化丙午舉
人雅為學士汪諧所知識者以大受期之未仕而卒
論曰鄭進士文康作沈憲副志詳哉言之惜其才用
之未竟也昔仲尼七十子之徒端木之達冉求之藝
不能相兼憲副判牘臨戎綽有餘裕而所著兎園下
里諸書議論悉自巳出真行草在晉宋人間駸駸求
賜之長也豈易哉沈氏孝友詩文于茲為盛憲副又
用吏治顯志稱其疾亟時執母恭人手泣曰婦當以
僎為嗣僎又才高早達卒阨于年豈刑官廉者法無



後耶果然然則天之報施何如也悲夫

龔琚　孫震

龔琚字彥中性好藏書周急為務賓從戚友至者如
歸或遇病痍死喪憂患雖倒廩傾篋無恡于懷有以
書售者即貴金必購之人或高其價以相紿亦無忤
聞故一時藏書之家能先屈人指而公婆娑萬卷中
能盡通其說亦復能了然于手其視一切世味泊如
也會邑子某請為陰陽訓術公亦聽然許之旋即謝
去築安晚堂自娛遇風日清美綸巾鶴氅曳杖行歌

于花香竹影中飄飄然故有林下之氣里人高之稱竹庄先生子綏綏子曰武岡君武岡君名震字敬修明谿有度自其爲舉子時已傾然有幹濟之望既領鄉薦通判漳州時王文成守仁平汀漳盧溪諸賊領調兵食將士宿飽已當一隊又能深入先登文成將薦之而公故有條議忤御史旨幾落職尋調守武岡武岡王淫酗縱諸健奴不法而王府第逼州南門屠沽負販數受凌奪無所訴公一夕發卒百餘人塞城南門而穿一便門通往來諸健奴震慴相顧愕曰吾



等望柱後惠文冠無非家令今日膽落州官矣王亦御屋氣息不敢問也其敢斂類如此亡何疾卒震再傳而有杞縣令

論曰柳下惠不卑小官必以其道此亦古人之義非尚然而已者也龔先生之爲陰陽訓術其進退必有道焉不然讀書行義如彼而沾沾祿仕欲何爲者武岡君不避強禦能相王文成殺賊斯豈無挾于中而一御史扼之能令不盡其用即文成亦末如之何矣嗚呼小官之于天下難矣哉而世俗卑之以爲不足爲嗚呼夫其人不能爲而故以此自解者耶

## 張能　子注

張能字尚德正統間以鄉貢升太學生景泰二年拜杭州新城令新城在亂山中民俗朴野少文藻公至勸學興禮不務督責而躬率之期年教成彬彬多文雅之彥獄訟寂然積十有二載無吏議最章薦剡焜煌于朝當道將欲用公而公賦歸來蕭然鼓篋東矣當公之在新城也嘗以俸餘得木數十章度家居隙地廣狹作室三楹寄桴歸里至是室成公宴息其中



問省老母外與縣人韻士浮白放歌意豁如也客有緩急未嘗以無爲解初游京師有故人奴負官租不能歸公傾橐出之而故人無賴反詐言公負吾金公亦賣金償之弗以屑意子注字時雨修幹偉畧豁達酷似其父饒孝行晚歲亦以貢司訓宜春課士有法時汲靈泉摇黃精啖之便欣然竟日忽忽三考遷教潮陽又復八載士風丕振嘗訪大顛遺址覧昌黎故跡慨然太息久之遂致其仕既歸神明湛寂齒德並茂閒嘗見夢書必響荅一日抱五代孫手摩其頂嘆

曰吾身經七朝眼見五葉于分過矣咄嗟閒逸逝後
年八十有七

論曰周茂叔有言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吾每想其優閒自得隨寓皆安之致信君子之所養也以觀二張先生其眞若人之徒歟按志稱兩先生皆倜儻有度嘯吟好施予而耿介之操有確乎不可拔者斷城梓室世服其廉斯又過人遠矣潮陽摩孫頎而長毋即尸解何以加焉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吳郡　張大復　著

## 皇明崑山人物傳

### 朱旻　從子栻

朱旻字希仁父璲以春秋教授鄉里稱素菴先生生公公年十九領鄉薦將偕計吏上春官母送之曰明年看花長安冠進賢冠偉然男子哉公跪受教比試中乙榜私自慰曰母命在不冠不見也于是遂謁選人云公既謁選歷官司訓者二曰諸暨曰浮梁教諭者三曰昌平曰臨川曰石首典文衡者三曰山東曰陜西曰河南所至皆有勞績[illegible]人能得士馬天順末朝廷頗事游豫令所司關[illegible]近郊前驅弗戒將逼陵寢公在昌平上疏曰昌平教諭臣旻昧死言天壽諸陵故王家玉韞之處列聖神靈實式臨之法宜安靜節承皇上大蒐田禽本以孝薦宗廟而負羽之徒過奉清塵時有馳驟饗廟所在不無震搖念旻一介儒臣越俎抗言義所弗敢懷芹未獻吞咽難堪伏承明詔許直言無諱臣昧死言上覽奏愕曰吳惡得有

是耶其令有司勿圍獵著爲令從子栻字良用學有淵源又能得所未發爲一時周易之冠成化十三年薦鄉試十七年登進士第授蕭山縣知縣均徭息訟扶善鋤強凡不便于民與便民而未舉者殫力爲之廿任勞怨縣故有湘湖久爲豪右所影占公立法開浚之以時蓄洩湖田大稔三載奏最詔公入朝拜監察御史時選郎貢欽弼稍自熾公率同列劾免之選法頓一肅天變求言公又疏言變不虛生必由人事感召乃指切時政又旁引春秋事應纚纚萬言讀者



竦服公爲人簡易沉默初在蕭山頗以仁恕爲用入爲御史立見觚直君子謂匡主牧民公兩得之秩滿便道省母卒于家

論曰朱氏自素庵先生有剛氣未嘗以言狥物然莫用于時至昌平用諫獵顯直指敢言事駸駸名御史矣由是觀之剛之時用大矣哉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夫人臣未有欺能犯者世之小人豈其必無敢言之氣一念橫生首鼠回互者皆欺也故又曰棖也慾焉得剛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而論者謂太剛則折此夫動于慾而欺之甚者也其何犯乎予所聞直指公義甚高人所應有無不有所應無無不無惜莫能詳而昌平一疏公正發憤使人主動色則剛者之所格遠矣

## 葉盛

葉盛字與中自少博學強記屛居泙川鄉田舍閒同里張憲副和爲諸生一見嗟異勸游膠庠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負十四年英宗北狩公帥同列劾將臣朱勇等依阿失律請誅



戮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問罪讎虜以還聖駕郕王嘉納之命掌科事九月郕王即皇帝位例有賞賚公以君父蒙塵辭不許十月北虜犯近邊公請罷內府軍匠更番班操仍令所在有司熟米豆以給戰士遣卒運兵器于天津以張聲援疏凡十上悉中機宜虜既退又請明賞罰以勵懲勸詔皆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虜騎未靖內閣大臣奏留守邊將士備援京師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

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僅保九
門無事而已其如社稷陵寢何上然之而大臣有憾
其異已者會河南陳州流民有變詔公往撫之公至
宣諭恩德發廩賑貸河南民安堵如故景泰元年三
月召還八月扈奉駕抵京而近會有匿名帖言迎駕
事大臣相顧不敢上而又有匿其名言不便者公曰
此野人無情之語當有省趣入奏匿不報三年以公
爲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監督宣府等處收放粮斛兼
管屯田頃之巡邊都御史李襄敏秉舉公協贊獨石



馬營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赤城鵰鶚雲州龍門
長安領八城經虜失守屯堡戍伍殘落未復公至列
利害之當興革者八條奏行之亡何詔襄敏還京公
上疏請留秉修復邊備當是時公身任天下慨然有
萬里長城之志念邊城武士勇而寡謀坐不學故乃
奏置社學于諸城中推有文者爲之師買經書字帖
以給貧者一時軍中子弟弦誦相聞邊城少醫藥間
有土產輒爲有力者擅其利公令所部督老幼及時
采之貯之官又奏請醫士一人教習醫生行醫于邊

官軍用濟道路流徙死者每城旁爲義塚一區收瘞
之八城相去特遠極目莽蒼無郵舍風雪寒雨相枕
藉死者往往而是公令于官道每十里爲垣屋中置
槩臥芻秣之具守以邏卒名曰煖鋪諸城附郭膏腴
地久屬勢力人爲蔬圃自便公籍之得五千餘畝以
次分授將師參隨軍伍題曰菜圃令受者得自力先
是軍中所需皆歛于卒伍公因襄敏請于朝得銀五
千餘兩買牛一千八百餘頭籍田以授戍卒之不任
戰者官給牛種使車力畊穫歲課餘粮貯于官供軍



中買馬除器賞勞䘏貧之用牛缺種乏則更給之蓋
經營五年而邊境足食歲亦屢豊六年正月偕參將
周賢等擒殺兀良哈于龍王堂諸邊帖服七年丁外
艱襄敏率諸將固留不可詔許奔喪仍限日赴任天
順元年　英宗復辟二年三月詔公馳驛至召見文
華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陳情乞終制不允再
召見文華上問公誰爾同輩公對曰臣商輅榜進士
上笑曰朕進士也可爲朕盡其用遂命公揔督兩廣
甫至而有田州岑鑑之事岑鑑者故田州知府庶也

不得後其奴呂趙根蟠中外抗鑑父岑紹之命而奪其嫡子鏞知府以與鑑已又殺鑑會鑑子玹病死趙又詐以呂族子爲玹襲鑑爵鏞不能堪上其變天子使岑瑛棠之土人洶洶爲鏞左袒而趙勢甚張不可制公廉得之會兵擒殺趙以岑鏞知府事土人大悅先是朝廷許廣西諸夷官世襲特羈縻之而後多出揔兵及巡按御史選授公奏諸襲者宜從舊例聽命于朝諸揔兵及御史肅然四年七月赴闕議事條上兩廣興革事九十欵更定均徭之法故事廣東塩課



不出境歲久塩積商人束手往往賂守者南踰梅嶺西過梧州公謂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塩滯而利歸關津守者皆不可訓請詔許商人願出境者入米于邊徼缺食處爲軍資商人至今利焉又廣西獞猺出沒爲患朝廷特設征蠻將軍鎮之後漸離其巢穴流毒廣東而兩廣守將素不相攝致傷和氣公謂廣西梧州實兩廣交界喉襟之地流賊往來必由于是請建帥府命征蠻將軍揔制而各設副揔兵及叅將分守要害令東西應援可無敗事違官違軍

夷種也請詔制廣東以夷禦夷不乃安民攘寇經久之計乎詔皆從之先是蕭養煽亂東陽蔓延兩廣雖復撲滅餘黨竄入蠻獞間累數十萬恣行猖獗公疏請勦之上命都督顏彪帥兵往擒勦事宜悉從公授俘首虜數萬破賊巢八百餘所而兩廣大定天順八年　憲宗嗣位遷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初公在獨石時行官牛官田法于八城自喻適志至宣府更修廣之計可得牛五千餘頭爲一千八百餘具墾田益多一歲餘粮可補戰馬一千八百餘疋刻日計程



邊人依賴成化元年又請勅宣府邊方守臣著立定規時省耕牧不得數易以妨成效二年又上言經畫邊儲五事復詔從之十二月有詔吏部舉文行超卓可入內閣叅機務者公名在舉中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六年畿內大饑命公巡視真定保定二府全活甚衆八年春陝西邊臣奏北虜出沒河套上以公曉達軍務勅公往視公疾馳延綏會諸臣議方略奏曰臣按往年虜寇自遼東至陝西諸邊去來無常天順間阿羅出入黃河套虜種遂相繼居套

中不去爲延慶邊患議者往往欲摟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而徙衆耕牧其中以拒虜若者道遠勢沮臣不敢妄意今日之計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爾竊照榆林一帶守臣嘗立界石爲屯田計屬者復議依界石一帶山勢縈廻剷削之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夾築墩臺以防禦來寇此係先年奏可尚未起工目今戍卒數少不堪是役合無于民衆豐收去處發丁夫山西萬人陝西二萬每年三八月一次赴工庶二三年可就緒是爲一勞永逸不戰而屈虜兵矣延綏西路如土門及銀州關諸舊城堡阻山近水可徙近裏守堡官軍往戍之銀州河外抵榆林一路並宜添堡收括近年清解各處軍人未行者編附榆林等衛以實邊仍調舊選延慶二府土兵五千人以時習戰榆林等城長計便利無切于此九年三月轉本部左侍郎十年春修祀四陵公齋戒將行忽中疾不能言扶歸西第卒公孝友忠信樂善不勌據案臨戎未嘗釋卷有以詩文贄者即與定金石交終其身勤卹彌至其臨大事斬如也識者謂有魏國韓公



之風焉所著有篆竹堂稿涇東小稿水東詩文稿閒封紀行詩西垣奏草邊奏存稿兩廣奏草上谷奏篇水東日記衛族考若干卷葉氏書目六卷碑目十卷得歲五十五謚文莊子晨卿進士孫夢淇以廕入太學歷大名台州通判衛州同知清嚴英敏所至有聲好收刻先世遺書傾囊不倦君子以爲不愧文莊後也

論曰予觀文莊公經畧邊廣可謂體國之臣實行其事者哉而知公者猶扼腕于希文之不相就使不相更馳驅邊徼數年萬里長城雖百世可也而廣之役爲朝廷汛掃累年逋寇可謂奇功乃不免于言者之口訾爲殺降說者謂瓊山從曳之夫瓊山故理學名臣何能受當年不讀禮之誚宜其及耳李文達方在政府乃使冠帶書生得行其意乎雖然瓊山之莊又胡爲乎來哉徒令傍觀者信天道之好旋也聖明在御綸音聿新此所謂論久自定者耶夫使論久必定人亦安能置毀譽其閒哉

鄭文康　父壬

鄭文康字時乂父壬號雙松居士居士精儒術而亨
于醫居恒謹言笑不喜聞人過失有相告者㽵聽之
胥令其辭不得盡其孝友天性也正統十三年公舉
禮部試觀政大理未匝月而居士有疾聞京師公馳
之不及含已又喪其母夫人公毀瘠不自支喘喘數
晝遂不欲前乃就廬闢舘弘奬後進督繩削墨必顧
其安令人人各自得也游誦之暇品劘草木香達戶
外歲所全活不可殫紀秋霜春露輙從一二耆英訪
遺郊外斷碑荒塚多所搜述僮僕化之皆欣欣有幽



討之致公偉幹豐順兩瞳子爍爍精光射人談說忠
孝如振金玉一時軒蓋旁午春和里中至不能容馬
足而公意泊如非其人弗與見也以故平橋之教迄
今如山斗云玄孫若曾有籌海圖編行世稱開陽先生
論曰以予所聞鄭先生之道甚大其地望可以有爲
而終其身用之一鄉豈有說與長老言先生與葉文
莊公相厚善蓋嘗分盟出處曰吾經畧不及下執事
表章先哲領袖後来庶幾近之請以相與卓哉斯語
倘亦非造作謂先生者耶予覩先生杖履所及即荒

[illegible]之間千載上死人重開生面述其一二蓋亦
[illegible]主之志焉述曰先生存唐李潤妻唐氏志石于樂
[illegible]之墓表貞元間姚仙客妻張夫人墓碣于陳諫營
[illegible]之時斯亦幽矣趙彥可者吾崑山人也洪武初嘗
[illegible]山東臨清縣知縣公勤寡欲好士愛民妻受民賂
[illegible]而遣之事聞陞知鞏昌府絕特之行晦于邑史將
[illegible]後世不復知彥可何人而先生出之鞏志之中無
[illegible]不彰雖幽必録斯亦褒者雙松居士不喜聞人之
[illegible]而死之者瞰然其道大矣鄭氏于吾鄉故在甲



乙之列至先生益顯而後寥寥也嗚呼此其天之未
定者耶

周泰　子鄂

周泰字存敬受詩鄭介庵先生正統丁卯以儒士領
鄉薦選授烏程縣訓導服闋陞楚東安王府教授王
二子異母同日生少長閧刺王愛少者叙立稱謂皆
先其長公憂之會修玉牒王祈公公曰殿下愛之耶
故宜安之王知不可奪遂從其序而是時母俞夫人
春秋高不能遠離陳情江夏王乞近地得常之宜興

仍支教授俸毋卒陞山東蒙陰縣諭亦支教授俸二
年致仕公性高介絶俗自號鄖軒受詩鄭先生時蚤
夜不輟父毋憐之乃藏膏夜發書讀呑其聲叅政陸
容知縣錢昆教諭陳諫俱以公所授詩顯于當世所
居鄰縣治不十步絶不造令丞簿有不識公者子鄂
字楚英由諸生歲薦選廣西都司斷事廣西古象郡
地險遠戍者多道亡都司輒械其解者付斷事獄纍
纍瘐死公詣司白狀請給文令還本貫追獲復解戍
補而解者不傷遠近德之三年滿考陞萬州知州勸



學興禮黎人悅服

論曰予讀朱怡菴昊所爲蒙陰公志稱學官年六十
例許致仕公遂請老先輩家貧爲養能不失時又若
斯之勇退也後稍不然矣白首淹留漫云有待夫士
各有志有待何不可焉乃不免黃髮皤皤垂頭苜蓿
簷下幾非例哉萬州公顧侍御潛家牢之也侍御寒
泉之感實鍾厥心其寫萬州之梗概大畧見于志矣
萬州從葬玉山之陽松楸荒落其裔孫曰球者式新
之予每撫文筆而興懷山光如潑黛悲兩賢在其下

也

陳翊　玄孫王道

陳翊字孟佐少學易當時未有深入其解者嘗就御
史王從道問義自謂得之已又有得焉乃喟然曰夫
子韋編三絶豈欺我哉正統甲子遂以易領鄉薦崑
人士之以易領薦自公始也明年登乙榜受膠州學
正推應山王傅改靖虜衛學教授公在膠靖時陶鑄
人物無令逾度其在應山也以禮匡王王雅重之手
書忠貞字以明崇尚公歷任膠陜廉靜爲務每爲憲



司所欽矚時有匡救膠判某以剛方見白泰弁其以
將才獲留皆繄公力絶不令人聞知即有問者公唯
唯終不言念繼毋衰老致政而歸時年五十有五拉
入詩文社雅歆投壺觴詠不輟布衣草屨襜如也邑
子憐其清苦以意賙之公頭面盡赤謝遣去曰無以
爲也得年八十有七故侯楊子器時補琴川扶服哭
之曰斯人不祿後生無以爲質矣裔孫王道字敬甫
白晳飄鬚美談論提學御史趙公鏜升公上等嘉靖
乙卯鄉薦乙丑成進士選知鄭州再補光州光鄭在

汝頴間地温民淳公游刃爲之皆上考擢水部員外
郎視榷南関公爲之湖上商旅晏然謝政三十年結
社東林圍棋賭墅時有拂意都以晤言消之至于飲
社讀法弔死問孤公必爲倡于時士大夫彬彬有先
進之風焉
論曰予以通家子嘗候水部東林見賓客欣欣如歸
其家也水部著綸巾徙倚嘉樹下談説膠州一官落
落初聘禮部試再聘河南再授陝右事纂脩　英廟
實録去膠陜三十年候貽不絶斯豈無因而至者哉



水部以新鄭簡拔故不盡其才當時亦有傳説其事
者水部不苓噫嘻夫亦膠州之裔蘊藉風流者矣

孫瓊　父宗

孫瓊字蘊章其先陸姓長洲人父宗字公武嘗後崑
山孫道庠遂姓孫氏後貢入太學歷懐柔湘潭令勸
農賑荒有廉勤之頌公其子也以易經領正統十二
年鄉試薦明年賜進士出身景泰改元擢刑部廣西
司主事階承直郎四年陞署員外郎事階奉議大夫
七年陞郎中明年丁丑　英宗復辟改元天順進階

奉政大夫賜金帛公歷官刑部凡十有五年勤慎如
一日每讞决先平喜怒務鉤得其情即推勘凛凛終
不失人世之用尚書官心下之每相與語孫郎中若
作廷尉天下豈復有冤民哉公每出部被訊者羅拜
馬首常數十百人曰但遇孫刑部何論其生即觸網
羅辟都無所根故事將秋讞部累終歲所訊獄若干
奏聞仍選公廉一人重加審録公受選審録無一人
稱冤者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黠而貪多羅織人
罪既抵部諸郎官莫敢異而公所平反獨多違心嚥



之太監牛玉者梟也嘗使其假子某攬民賦而鼠雀
之以爲家罪盈事覺部以屬公玉陰爲之間而祈其
生于公何不至焉公弗聽卒寘于法則牛玉者又心
嗛之矣會同曹郎貝其與故百戸某妻通有驗而公
引婦人不行禁例疏釋之蟬口共噪竟戍遼陽公被
旨即行囊底蕭然僚友會賮之却不受甲申　憲宗
即位詔復公官朞月即求去時王忠肅翺爲冢宰語
司寇某曰即吾輩持身不能不推孫刑部乃聽之去
耶久之三原王端毅恕巡撫江南屢疏薦公竟不起

公性凝遠每事自處古人不祈聲利晨起必祗謁家廟然後開卷對客談笑即竟日無倚側之容布衣蔬食僅贍朝夕沖如也里富者子裝百金為公壽公笑曰吾曩者納單履走遼陽曾不受贐乃今日投閒鄉里償取之耶其清介類如此子裕字德宏成化十二年進士終武定州知州先公卒

論曰吾鄉人好持清議知慕尚然不免溪刻用相口語至先生必曰孫秋官過其墓必式夫有所風之也先生之裔孫陸應孫言先生見廟必衣緋束帶既散



無所得緋趣染紡花布為之積三十餘年非甚病不廢謁嗚呼惟桑與梓必恭敬止過墓之式所從来矣

夏璣

夏璣字德乾嚴峻有志識與人不欵曲不肯相引為重意所不然雖甚親暱無能以一言相假孝友節儉其天性也景泰五年進士授應城縣知縣母喪服闋補新淦新淦富商所集積引若干緡鏹度可千計商以例請公笑曰知縣不例請貯庫按引徵詰府倫賍當道者耽耽側目公矣周其者富而橫殺人御史不聽公按將活之公白御史無減律故調公大庾曰才堪簡也而殺人者活矣新淦民立祠望思焉而公卒以不避強禦清操凜凜徵入為監察御史奉勅理浙江戎政籍無漏者民亦不知勾攝呼囂之苦照榜期發傳之為天下御史式亡何移疾免歸公歷三縣一為御史前後二十年家四壁立食無重味出無輿馬而長吏獨嚴侍公干旌不絕其門公卒無所閭嘗衣布衣倩籃輿請令門者不肯通令知是公倒屣迎之門者猶臼令崑山故無夏御史云公性好飲初爲府



城方撻人公醉撻不止毋怒戒之遂不復飲終其身公府閭里之宴不設卮有兄弟三人皆早死諸孫曩曩婚嫁飲食于公而公未嘗有中人產論者難之

論曰夏氏有兩族其一居齋禮坊故林參政舊宅是為禮部員外遂正統間進士別有傳而御史往来郡縣間無寧宇死葬吳縣橫山今橫山有純德先生墓御史藏也其子孫因家焉齋禮之族有纂字生其者久游長安豪貴習多口失令械之街彈故置譙楼上使人觀之令呵道出樓下械者故躡樓撞令令知御

史族也造而閭馬不荅竟瘐死而御史仍以族人禮祭其子璟之而泣御史曰脫斯人猶在者若曹無噍類矣凡御史之執法如山不肯施所親以干朝廷之令皆此類也

朱夏　子文

朱夏字日南少承家學力追往哲爲務性凝重不肯妄通賔客開塾授徒討論先世遺集作家乘十卷渡江後諸賢皆有生氣又摹刻所藏睢陽五老圖俾傳于世恐其後之軼也又封欝林墓陽抱山以識先澤



民遺事幅巾黎杖時從耆社題石賦詩具有作述之致子文字天昭成化甲辰進士連喪父母弘治己酉服除簡入都察院理刑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清戎兩廣巡按八閩憲度肅然然不務鉤棘之事閩鎮守中官死公籍其貲累萬以聞黄頭嗛之尋出爲湖廣按察司副使會沓舶事覺坐死者以累百計公署其牘曰造舶者不市沓市沓者舶非所造皆無死律詔從之例調雲南輒引疾歸卒于家

論曰吴文定言世人漫言隐士如日南乃可不愧斯語今攷其行誼豈不信然易曰含萬物而化光朱氏自秘閣公始閞宦端累世冠纓勿絶亦云光矣日南貞隐有含道焉御史持憲不濫署轝沓因迫恭靖益顯政事文學昭揭宇宙光之于含豈誣也哉當年摹刻圖本嘗流入申文定家且久文定不知也夢老人衣冠皓偉詣别文定質明其家斡捧圖以獻文定亟召其裔孫麟玉識而還之夏暐曰圖本色澤如新衣屨拱揖皆有意義前輩不愛工力可久勿壞如此嗟乎家國天下之務亦如此圖矣



朱萱　從子觀

朱萱字樹之性沉謹不茍言笑詩律細穩筆翰皆有師法少與兄芹齊名後先登賢書天順八年公舉進士第選授大理寺評事奉職循理不務法吏皦皦之名然多平反蔚有聲望同官者咸自以爲弗如而品資名地多出公上惜公者尤之公笑曰此豈人力哉吾求不負此官事辦矣謹畏彌加不二年卒葉文莊在垣省聞之嘆曰喦宇宏擴者長處不競之地猶干造物忌耶爲銘其墓深加傷悼焉從子觀字顒伯才

情犀利如太阿出匣不可睨視嘉靖二年以進士擢
授吉安府推官丰稜穎脫勘斷如神有殺人不知主
名跡久無驗者臺使檄公檢視公爲虔禱于社質明
吒吏縛周憲來憲至𦣻服獄詞立具公蓋廉憲與其
妻通同謀殺之云一郡震慴召入拜監察御史皂囊
白簡絡繹而上上爲罷放鷹犬盡刷光祿積獘省費
巨萬一如公言亡何忤旨廷杖二十謔謔如初會推
挍差勅公巡視陝西一時墨吏望風解印綬自罷公
至與勤亟忌陝右肅清奏築花馬池至横城壁一帶



邉墻延袤一百六十餘里永爲西陲之利累陞河南
布政司左布政考終于家
論曰御史宅山之陽里父老稱說其彈壓時事至今
猶凜凜也吾鄉之朱多澤民苗裔御史族來自東婁
至廷評兄弟始顯廷評父復初亦長者未有封爵御
史父蚤以子貴封吉安府推官再傳落落貧寠無餘
廷評寂寂山阿殘碑漫滅其存者獨千仞之山石耳
大理之況謹方伯之犀利竟何有焉而尚論者不能
不撫遺文而思慕也嗟夫

陸容

陸容字文量少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讀書過[illegible]
水利悉籍記之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成化二年登
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改北兵部職方司時邊
報旁午封事日三四上公隨疏條覆動中窾要嘗[illegible]
夜不自休海賊聚衆流劫廷議洶洶請調京軍勦捕
公持不可曰此狐鼠何能爲但朝廷許以不死當自
縛卒如公言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公夙
負壯猷持重爲用安南侵擾隣邦議遣勿問久亦自



戢所省供億累鉅萬賈胡請進獅子嘉峪關公白尚
書止之令知朝廷不貴異物錦衣百戶常瑛憸人也
罪謫宣府願捕妖言自効所根株不下數十百人妄
希再倖而是時捕禁嚴切例得襲所在引繩批根冤
濫之獄動以百計公白尚書置瑛于法罷襲封之例
戎政肅然改武選司郎中有求爲金齒參將者巨璫
嘱上命請于公公諍之甚力詔勿許又有黃頭棒內
批以某某陞都督者公持其勅請見上曰都督重官
某某豈其人耶即内批法應下所司遵照詔從公言

乜何陞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公條列浙中便宜十事
悉見施行後賫捧還京又疏滑渠利病纚纚萬言未
報讒口鑠之遂致其仕卒年五十有九

論曰孫生爲予言[illegible]政墓在州西陳門塘其上有吳
文定志陸氏世爲蘇之崑山人曾祖福祖繼宗父裕
皆冒徐姓公復其初爲陸氏云志又言公與翰林張
亨甫泰太常陸鼎儀釴友善三人俱以文行重于鄉
而公尤爲葉文莊所器重文莊臨戎未嘗廢卷參政
自其爲諸生讀書必期適用蓋淵源所自矣宋范文



正作萬言書貽宰相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
所爲無出此書者豈參政之謂歟十年武部諳練尤
多設有知參政者力排萋菲務老其才屢以鎖鑰之
任方叔元老豈顛悶耶文定與參政同朝二十年謂
其不平之氣宜赴會而發當不虛耳

馮釴　子琨　孫夢龍

馮釴字仲舉少孤力學[illegible]嗚咽不勝悲感閭
里性和易口不談人過失天順壬午鄉薦以乙榜授
永州東安縣教諭永地僻遠人不知學公設程刻限
以身先之永士感奮既滿秩將奏績于朝故事廣文
受秋試聘得上考或謂公何不少留公笑曰已及瓜
而寬之如詭遇何而不聞得失有數耶竟左遷爲貴
溪訓導而秋試果有以受聘得上考者公怡然弗介
于懷嘗校文河南江西兩榜所得士先是有權貴關
說于公公唯唯酬之既竣事無驗其人以間詬公公
謝曰偶忘之君子曰和而不流其馮公之謂乎子琨
玠琨字君美以成化丙午舉人授永康縣教諭遷知
薊州薊州民以牧馬爲耕作每戶承馬若干疋給草



場若干畝孳生牧養民賴其利而勳戚貴璫有盡攘
其地爲奸利者土著之民莫敢誰何公至按籍而覈
之盡逐本戶馬用蕃息雖貴戚廩廩敬憚公而蟬口
喧噪竟逮詔獄公列王名幾何影占幾何爲　孝廟
分別言之上覽奏咨嗟良久曰賢哉守也詔賜復職
武宗即位諸螫公者根連逆瑾再起詔獄詔下錦衣
鍛鍊之兩訊杖八十械街彈所靈寶許冢宰使人慰
公曰爲語馮太守厚自愛使者顧視街彈左右提盎
挈壺纍纍皆薊州之民如失父母螫公者邪屢[illegible]

其故昵于瑾私語曰馮太守第飲薊州一杯水非民見餉即國土死耳瑾愕然復還薊州尋遷杭州府同知再遷兩浙運副擢登州府知府清操弥厲屬有髙第者簠簋不飾公劾奏免之東土肅清未二載輙自罷林居二十年生理蕭索足跡不入公府弟玠癸酉鄉薦于夢龍字翔甫敏而好學不㒺其祖父提學御史黄公亟賞之升上等同舍生陳吉甫顧茂仁夏九範輩待公師友之間偃蹇秋闈十年不第用萬曆丙子歲薦選應天府訓導署知六合凢半歲兩奴鼓篋而



歸遷鳳陽府潁上縣教諭耳陞山西平陽府吉州學正遂賦歸来蔡憲長國熙為護送抵舍老屋蕭然藜藿不糝直指甘士价邑長聶雲翰嘆其清絶時加[illegible]問馬公既明德之後飄鬚玉立美文藻不可犯以非義學者凜凜嚴事之

論曰長老言馮氏世有特操靈頴絶人予不及見其永薊兩翁而識吉州先生又獲覩其所為晷測水碓易大衍流法黄中通理信其敏不可及也清非身外之奇敏非長傲之具然遙遙華胄以一衷一者多[illegible]如馮氏三世一節愈出愈奇故可貴耳予毎訪其遺徧散處不多有見諸生曰爕者而喜淳風穆如甚肖吉州公也此所謂予攸好德所不自知者乎

## 顧恂 父良

顧恂字惟誠父曰呆菴翁名良翁勇于為人能震熠豪悍令改步而悦服其心世居雍里旦起毋之城市必擁数百錢自衛務行其所欲為有擲而却者翁揮退其人而辱数之摶若辟易去其居家動修孝弟之行嘗盡産讓其兄士賢獨身居約久之貲乃大殖以



故所須卒辦而仁義都馬子恂陰行善益修父業而遜出之同里吳相虞凱辟為館甥領家政使代事其老母家政大辦吳母亦不知禮部之官長安也而公素蕭然不自與又役久之嘗第鼇峰里令其周可坐百人数蒼頭小[illegible]一而身吟誦不釋卷嘗往来斯文延齡二社間[illegible]字一時社家莫能易也嘗夢公曰神人賚天書降所居舍星露混茫公頂七星冠披八卦衣二黄頭捧輿圖以進公嘗紀之然不知何祥也其後公以子鼎臣貴贈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而武英公故嘗監國此其徵與或曰公見夢時武
英時爲舉子而公寢疾故爲號顧以巳壽益親也凡
公所行仁義不可勝述或以問公輒謝無之公得年
八十有八呆菴翁年九十二

論曰語有之爲善欲陰以今覩于顧氏信然顧之先
有千十四翁像元服而戎靴環其耳毎見夢其家輒
有顯者顧氏家老以千十四翁爲始祖或曰翁之父
名德輝其譜系可攷也顧氏自贈翁而下迄于今世
世而數之笏幾滿床矣然後来者猶繩繩未巳也豈



非善之較著哉語曰公卿之後必復其初要非所論
于陰之時義也夫

王鑑 子漳 孫繼孝

王鑑字與修少負經世之志以名詩薦天順壬午鄉
試好讀古文尚書謂二帝三王之道盡在于此又嘗
大書忠孝二字于壁日夕自砥勵今王氏有忠孝堂
自公始也成化辛未上春官卒于逆旅同年陸其若
巳爲大官適官其地視公瞑公執陸手語之曰本欲
稍自表見僕僕長安不幸客死吾亦無憾君殮我必
以古尚書吾志也而又手一書遺其子漳曰而祖遺
金千付我將以貽汝仲父二孫孫幼未償也吾緘甕
而藏之某柱下書到即相付吾無他囑勉思壁上大
書字而巳漳得書發柱取覽不開緘與之時年十九
君子稱廌孝馬漳號松軒孫繼孝字子忠嘉靖巳酉
舉人選授江西龍南縣知縣縣居萬山中城五里然
多巢賊窟穴諸山間公至斃險堤浸擒妖僧數十人
民廩廩顧化遠近聞風多頓質成龍南令而刺史撫
臣亦時時檄公往視諸縣事公往来諸縣間輒訊所



疾苦與地形之險易皆知之葉楷者故安遠弁據黄
鄉作賊聚兵千擁驍健三百人自衛僭立功王廟奉
其先春秋殺人以祭恣横莫敢誰何撫臣檄司李往
論之則聚群小兒譟司李禁絶文移或斷其飲食司
李不能堪乘夜脫歸而臺撫相與議計莫如檄龍南
公受檄嘆曰此幺麼子何足爲第念吾九十老母板
輿至贛不無心動然一往擒耳疾馳黄鄉則葉楷者
亦知公廉能吏備賓主禮不與司李等迎謂公曰君
[illegible]降葉楷耶安之也安之則與我所擁地我無他[illegible]

必欲相降請與君戰公唯唯笑曰此来必有處置且勿躁而公睨其所脅從者可散也密諭以歸誠之利而微啗之群心稍懈或叛去公設方略伏兵龍南爲後勁而自提兵猝臨賊賊躍馬馳公斷其馬足又斬其巨魁三四人賊窘甚焚死功王廟中葉楷平當事者議以府街調煩寧都朝廷廣公才應内召而府街無内召者竟調知寧都賜白金公爲寧都諸所受事皆在龍南時習知之無不立辦繼刺者不悦公卒論免公方顚修顩吐詞慷慨鄉推老成人歸槖蕭然至不能具饘粥處之晏如時從諸大夫談説忠孝衣冠皓偉稱一時人物之盛云進士葵度城故塋寧都公



未克葬

論曰度城王氏其先居澱山湖後以元亂播流六合返其居者自壽峰始壽峰生福源福源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瓛瓛生鄉進士鑑鑑生璋璋生杲杲生寧都公繼孝寧都四子元圭元貞元芳爲諸生而璋之伯子塘自爲宗不具載度城濱澱湖東隘而入居民數百家希自爲區宇其闡者惟王氏忠孝公始基之也松軒之付遺金寧都之蕩山寇不忘母老于進士寧有閔馬尚書之義駸駸見諸行事之實矣

吴瑞

吴瑞字德徵成化乙未進士初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清重居南者率卧理相髙而公以郎中員闕署司事甄别幽明即親做無少避會持服歸凡六年改工部都水司理滁州洪水利脩利剗害商人頌之尋陞本司郎中奉勑總督濟上時河南水涸舟膠不前公受命馳至疏故鑿新河流不梗覽社湖者故



隷髙郵州界地肺奔騰風濤晝晦舟人謹括支舵其色焦然如入鬼國公相度地勢得傍湖田横亘四十餘里鑿爲複湖今所謂内湖者也民始得占風違順而内外取道焉舟乃不覆湖田既鑿民無所出賦同事者議籍荒畝公毅然不可曰賦荒之害慘于覆舟不如請蠲之便詒如公言亡何以疾乞歸遂陳情致其仕公以易學起家迄于宦成未甞一日廢卷既請罷杜門却掃勤修睦婣任恤之事皆可師法晚歲營地陳墓逕題曰紫霞堆而自爲之誌子蘭弘治十二

年進士官監察御史

論曰吾鄉吴氏有兩族其一貞孝先生先公顯而公與其子參政公同年第進士鄉人重公如貞孝家稱南北吴氏南吴入皇明百餘年至工部始顯持官持身屹有大人之槩而位不滿其德御史之後無聞焉鄉人哀之予過髙郵春湖初滿東北風甚厲水風相搏若兕奔獅吼而予舟行内湖晏然舳後鳴櫓瞬息千里舟人曰故吴水部所鑿迄今爲百世利即漕輓亦無行甓湖者嗚呼鑿湖清賦利不貽殃委運達生



老不怯死古者鄉先生歿可祭于社其在斯人歟亦誰必其後之不逢年也

張汝舟　曾孫世皥

張汝舟字濟民剛毅有爲不能受物之汶汶而縱閉抑揚動得機用以成化甲午舉人授倅南昌南昌故有巨寇徐九齡嘯聚猖獗一郡洶洶公至誓平之賊挺矛接戰公被創幾爲所害民兵熊玉金以身翼公死之公益奮鏑設方畧自衛巢穴蕩平而是時寧庶人造謀久情形叵測每官遊新任多設詐頓挫意相引重見公蒞事精采輒以意致公公佯不知與唯諾而已會郡有温太真祠且敝公指俸葺之曰此晋忠臣吾所矜式庶人聞色頳相連致不已民家犬吠庶人之鶴折其足其健奴恣意笞掠甚苦其民又訟之公告言鶴故有牌民不得縱犬斃鶴公笑曰即帶牌如狗不識字何判而釋之邸嬖之兄爲盗且就縛庶人以其情祈公解曰本不忍嬖子晝夜泣意甚憐公唯唯趣具獄無赦由是庶人望公故縱火燒旁舍怵公牲赦將甘心焉公趣輿抵門不入問其吏曰殿災



耶將沿燒旁舍也吏以狀對爲誠邏卒力護而去庶人無所行其意居恒怏怏會九載考成遷貴之思南守幸免禍公在思南見民夷雜揉獸聚鳥散意不欲以南昌治例之跡蹈濶目時有縱舍而横啇深箐殺人如麻公聞悉寘于法無所貸忽念毋感夢亟䟽乞歸毋果瘵甚盖其生平至性如此公歷南昌思南自謂無悔晚更號二南又二使爲曾孫世皥字隆卿號振南云振南公以童子科領辛酉鄉薦荃蒔三十年推官慶遠客語公如道遠何公笑曰此古百粤地道清

獻之慈可追而企也吾特安之矣比至日僕僕監司
觀察間縮地而語磬折而退公意不甚好之遂引疾
歸公故有宅一區盆山砌竹軒窓楚楚嘗擁書其間
自喻適志既授慶遠推讓其兄之子居之歸無寧宇
乃僦屋居故人家破囊㪚篋不廕一壁已卜居流磬
菴右未幾卒
論曰慶遠公嘗爲予言熊玉金死義事至今伏臘猶
爲熊設筋云二南通理之才委蛇逆藩間九載不受
頓挫斯其難什百徐九齡矣慶遠長者貌如其心與

人無色詞之忤雖甚怒猶必以理自遣愛親敬兄宜
于家室譪如也一官落落不與俗遷化匿橐而歸清
矣予毋登楙中閣覽慶遠手澤低徊留之不能去其
誠寔心有以信于人也

陸鑑

陸鑑字汝昭其先世某戍洱海而非其罪詔許輪直
至鑑兄鏞當代既往鑑獨與母居將力田自老久之
喟然曰人生非仕宦不貴父母夫夫豈有四目兩口
哉吾故有微尚將爲所欲爲寧能槁項黃馘擊尾盆

自愉快耶乃夜發冊習二帝三皇之書學爲政學成
領成化乙酉秋試薦後累偕計吏皆乙榜弗肯就選
人既歸讀書里第亦不詣成均弟子丙午始稱太學
生丁未選通判東昌公爲東昌務集事有所規畫計
民課程無弗滿志而民用式和不苦溪刻然朝廷未
有知公者獨方伯滕某知之公將轉運京師備西北
邊餉而故事主餉者不無鼠雀又虞其耗也則爲飛
詭他郡縣以當司農取贏之令山東諸長吏患苦之
歲弗能支滕語諸長吏陳東昌在事若無恐公抵京

師鈎得其弊孔所在爲餘東昌緡錢千計以歸其明
年再往亦如之而公始有能吏名稱事集民懷矣庚
戌當覲忽念父母既不逮養而洱海公補黑衣萬里
外泫然流涕繪風木鴒原圖以申其意遂賦歸來迎
兄洱海共寢食賦詩自娛餘年卒得歲五十有六子
光安等奠公致和南原先塋之次鄉進士沈偰銘其
墓惜公才氣高邁世莫竟其用云
論曰予聞長老言城東葢有陸氏墓云其廣可數十
泫子孫摇落畫地而蕩之乃及其塚阿牛者自賣沈

原缺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吳郡 張大復 著

皇明崑山人物傳

陸釴

陸釴字鼎儀體骨深穩寡言笑讀書談義務破碎支離必求其是為他年可底之績耳目所際具有原委嘗語人學猶埴也薄者先壞天順癸未天下士待試京師局期場屋失火公以秋八月擢禮部第一人明年春 憲宗即位廷對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修



英宗實錄成遷修撰賜金綺成化丙戌同考禮部戊戌再考禮部 孝陵在東朝上妙選請恭持重之士充文華殿講官公在選中敷納詳明儀度莊飭 孝陵目矚良久問左右為誰其後進講多歛容聽之無倦倚之色壬寅始滿九歲考遷右春坊右諭德丁未秋 孝陵即位覃恩宮僚進太常寺少卿翰林侍讀同修 憲宗實錄充日講而是時公已在告例賜金綺就第宣諭未久卒上深用閔悼照三品例賜葬吳塘應子一人公為人沖澹沈默動必繩矩在翰林時移疾數年雖復病體弥連未嘗敢忘天下之事每有聞見憂形于色要所自負必不泯滅所著詩文格力高古盡洗穠艷當所得意縱筆揮灑非後人雕刻所及流覽千古無不注記

論曰李供奉才情絕特舉世願以為鄉人隴西山東夜郎人各云爾究未必然此豈有徵發期會而人情爭引為重也李溫陵曰亦榮亦榮莫爭莫爭真有味言之矣太常公其先崑山人冒太倉衛籍為諸生見李文正所為志墓石桑悅修太倉志亦云豈有附焉



然而作者之志固爭欲得之矣太常天下才年二十四登第五十長卑其間在告者又數年行事不少槪見榮華至今其器厚也文正又言公在翰林與彭教敷五張泰亨甫名相埒皆閒世奇產說者謂亨甫亦崑山人其系不可攷

高敞

高敞字德廣為人簡易疎豁美儀觀充然有大臣之度成化辛卯薦于鄉明年成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 孝廟正東朝充南京班貫副使承接上下儀度

雅飭文武大臣悉器重之陞精膳司署員外郎進本司郎中再使遼府行冊封禮還賚銀幣賞賚大同將士咸稱其職丙午以年勞陞順天府丞　孝廟即位與耕籍田賜宴三輔大饑請發內帑十萬賑之詔如公言乙卯補丞應天丙辰進府尹時政務紛委公以次裁決無漏無迫或語公畿輔非他郡比宜先綜覈公笑曰吾于事務理其緒無棼者急而張之雅非吾性人服其有體亡何病卒得年五十有七同鄉管儒珍爲禮部郎中籍其橐錢不能殮御史王用檢曹郎



王循伯根與賻歸其喪上聞深惜之賜祭葬如制

論曰京兆公廉不近名寬能範俗營第甚整而橐無縉帛產不及中上歿百餘年而駟馬涇人猶相矜重謂其里之人也豈無道歟即其生平自號强恕此必有人不及知之行矣　穆廟元初京兆之裔孫世臣甫歌鹿鳴而長逝亦至今人思之豈高氏代有令德歟何鄉人見譽之甚也

## 姜昂

姜昂字恒頫性廉靖遇事能挈領要應會輒發不令久而滋蔓初以成化壬辰進士知棗强縣棗强民樸鹵無迂曲性公心喜曰其上化導之此可用也于是一切與之休息嘗閱月不撻一人三年獄無繫囚每秋讞御史條棗强何無所上公頓首謝棗强民樸無害御史輒最其牘徵入北臺方士李孜省怙寵多奸利率同官劾奏之忤旨杖于朝改南臺御史出守河南公念守去民稍遠分親不如令計無先甄別屬吏可以速得志于民乃按功令劾去其不飭者月三四輩無問科目諸屬吏凜凜奉職河南大治藩校席勢



撻市人事覺不移時縛而杖之隨牒決遣王有言謝無及而已自公多暇輒閉戶讀書而毋有懷故鄉之色上疏乞近郡便養得浙之寧波覈吏治如河南又加號焉日本使道出四明橫甚聞公清操趣過之相誡毋犯楊伯起既再考進福建左參政公性不喜干牘閒俗稍通不如河南棗强信稍傾色詞士大夫交剌而退譖如也亦時有怨公者而心服其清强無異口焉會持母喪歸將闕朝議欲大用公卒于家子龍字夢賓正德三年進士

論曰蘇子言省事莫如勵精士綰綱領簿書誰甚多事而至于荆蓁榔比莽互不可究詰者不勵精之過也故曰一日廢一事一月可知也一歲而事之積者不勝紀矣姜先生嚴汰墨吏用親其民立遣藩按過謝無及夫事何得不省乎引而伸之古今吏道又何加焉予每覽其行事意所謂敬行簡者世之傳公者或不盡而領要居可知矣自崑山之東劃爲太倉賢士大夫往往去其籍如陸翰林姜參政王司馬之徒載邑乘者皆閒世之傑推本地靈其與有榮耀也哉



秦瓛　從子雷

秦瓛字廷贊小時不竟學嘗爲父代役于官官人辱之歸白其母人故有坐堂皇其色傲然役人者乎兒柰何忍息泥土中惟所咆哮莫敢出氣我非人耶語有之其惟不鳴一鳴驚人請以十年爲約去發書日夜讀不十年鄉薦又三年成進士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公抵部始讀刑書然爲曹長決事爰無覆老陞二兩司員外郎推掌三法司事外艱服闋除山東司轉四川司郎中何司寇其奏公才堪理劇復調廣西司御史彭程言事繫獄公首白御史無罪臺省繼奏言之釋御史又奉勅勘廣西安遠侯柳景鎮守不法事卒直都御史秦紘奪景爵壬子陞貴州按察司副使貴故羅施鬼國貴竹麻嚮諸苗出沒深林大箐間跳梁爲患公至諭以朝廷威福諸苗嚴居水飲不操戈入市踰年乞骨棒便省母里第依依久之乃喟然曰令我不受官人辱者不能取翠翟爲老母歡已試爲官人徒僕僕烟嵐晝晦之鄉報劉之日幾何矣自投劾免而家特貧所入常不能給饘粥枯魚麥飯對客



欣然時持兩筭器食澆昔賢墓隧澹如也所著詩文如碧落晴空不染纖翳至今人傳誦之公母周孫秋官甥也母既舉公嘗語所親郎他日當似其舅後官刑曹廉靜謹貼無弗似蘊章者吾鄉謂有兩秋官云

從子雷字起潛孝友淳謹明易理謂此道晦于九師乃盡刪其說發明聖人開物成務之意學者宗師之往往名家而公強仕時始領鄉薦授元氏令歲又大饑減耗革弊政在惠民滿任告老元氏民肖像尸祝之歸橐蕭然常不自給

論曰秦憲副代校發憤十年成進士不十年棄之
所謂千里之足見鞭影而馳者耶世之坐堂皇傲睨
人者其戀戀何如哉元氏以推抑頓挫之餘試爲令
稍行其志吾秦而歸斯亦不愧其諸父矣龔生嘗賦
予憲副詩一章附載于傳或可想見其人焉

題畫　幽彈不終曲起命囊瑤琴非惲柏甲勞所
嗟無賞書中心欝孤悶曳竹循空林松風有古意
石泉清俗心愛此澹忘歸前山坐夕陰



## 高以政

高以政字養民少孤鞠于祖伯齡翁翁明數學知公
當貴弱冠令游邑庠成化丁酉以詩經領鄉薦又十
年選闈之上杭令會閩盜竊發捕令特嚴黠吏貪緣
爲奸羅織陷富人武平民賣羊于市誣盜繫獄公甫
視事見籍無賣羊者名姓立開之而反擊陷者示衆
一縣凜凜溫文進之亂白沙里相煽抗官府情叵測
公督鄉兵李福鄧端等設計擒之巨寇盪平里無夜
吠之警汀漳大吏藉其權順使僚屬獨降階迎公咨
時政得失會六年再考銓曹最公績將遷而公念伯
齡翁年已九十母亦七十餘遂致其仕晨夕視色進
甘毳題所居曰宜晚自號歸田卒年九十有三

論曰歸田翁居城南蔡村無子女三人長嫁晋雁次趙
濟次葉蕃今里選志有趙士傑者歸田翁甥也是爲與
賢里趙家初冒高姓子孫興於文學其玄曰弘詰與予
善予得拜翁像溫文抑抑藹然欲笑欲語詰又出朋壽
圖相眎顧文康爲之序朋壽圖者故思南守張二南汝
舟封御史顧自如宜之與翁爲三魯頌曰三壽作朋故
云予家世居與賢里知翁歸田時事特詳嘗除夕晚食



罷潛行里中觀燒盆爆竹而里民有啟扉設酒脯相
慰勞者翁直入飲之里人更具迴燈請觴政翁政待月
一座互舉杯皆呼待月曙色爛熳東方翁始別去翁
即蔡村南規爲墓晋氏趙氏翼其傍桃花流水如入
武陵異境吾爾時覺漢循吏衣冠僊僊去人不遠矣

## 王僑　曾孫一誠

王僑字德高其先崑山人自洪武丁巳分籍太倉而
公與弟倬仍用先籍起家中成化乙未禮部試授江
西武寧令外艱歸服除補山東曹令皆有德于其民

然不肯依附上官取聲譽前後九載始入爲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内艱歸服除補故官久之進水部員外郎復爲營繕郎中授奉政大夫公誠直詳謹悃愊無華骯髒郎署間無竿牘寒暄之問惟書史是耽捲簾晝卧泊如也久之以老疾致仕用兩宮尊號恩進階四品其從孫世貞嘗爲之贊詞曰褐其服黧其貌不以爲田父則亦鄉三老乃儒而真乃吏而催課績不後人而官次不先人噫嘻公于名實所謂居其主而盡却其賓者耶故老有識公者謂得情性云子悌



鄉進士孫世芳提學副使載太倉州志曾孫一誠字明得仍以崑山籍中嘉靖戊午鄉試乙丑成進士甫廷對心怦怦動亟馳歸及侍繼母丘夫人含喩慶戊辰隸政吏部又二年選授温州府推官未任而卒公性不爲忮好以謙抑下人與人交洞見底裏而意一依于長者里人某蕩其宗子公少敕之其人哭公幾殆州守聞而執之困以三木公促駕爲觧曰非意也祈釋去乃已凡公之爲德于鄉類如此

論曰王氏自邱丘子覽傳始興文獻公尊爲江左始至宋郡度衛推仁鎬徙分水生孫司諫縉乃大之爲浙始又數傳古川公夢聲爲崑山學正爲吳始明興籍崑山隸進士者爲工部僑司馬倬而工部貌如野老積資二十七年不登方面豈復有徵巧與時委蛇者哉温州母毛文簡公女也又壻于魏恭簡當學憲功成名遂時吶然守柔無文士氣受哭而不驚此豈無挾于中而若是二美先生既已狀之志之又惜其功名若晦若顯五世而不遂大振豈天道哉豈天道哉



張潮　石璞　邵曾生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學也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惟明與氣不可强爲蓋必同之以學莽江寥泬之鄉得一人知已足以不恨况室廬相望歳時伏臘相往来而其人皆知好學稱忠信之士者乎易曰同人于野予讀邑乘有友三人焉著爲傳

張潮字思信祖士衡父元鶴積行累義不顯于時潮幼從仲父翔學慨然有拔起之志天順間被薦不報再試于鄉又不售遂擁書萬卷結廬幽徑四方文學

之彥執經問難其前潮爲剖析同異令人人屬厭乃
止良辰清夜乾樽相屬或笑歌搖青鉾綠之中聲震
林木脩然自老子璐鄉貢士
石璞字元素性脩遠不樂仕進卜居大虞浦東清溪
茂樹映帶茅屋課子孫耕植其中每徙倚林皋觀田
里所行撚成五字便欣然命酌或寫竹石以寄其意
筆興閒放嘗戲語人吾生平艅從門入者惟書法蔡
君謨亦時有君謨肖神處
邵魯生字師聖少受業龔大章力學自樹耕硯養母



晚築春水草堂臨流清嘯渺然有鴻鵠千里之思登
其座者惟石元素張思信冠帶之倫稱爲三老焉
論曰余每放舟虞浦望竹樹迴遭意三老猶在其下
語云耕者必有耦士處平世不能爲所欲爲而獨行
無悔者待其耦也每覽雜記當年座有張石士大夫
輒相矜重而師聖不與嗟乎其在管華之閒也夫

王倬 管琪附

王倬字用檢弱歲補縣學弟子成化十四年登進士
第授山陰縣知縣起復補餘千屢決疑獄多聲譽會
贛州賊發信豐令檄公往勦賊據險固守公乘夜縱
羊千群懸崖而上賊懼投木石殆盡詰旦進兵破之
時以爲神再補蘭谿其治如山陰餘干召入南臺拜
山西道監察御史以蹇直明幹聞嘗偕其僚劾選郎
中貴人及尚書方面之不職者俱報可進貴州兵備
副使時新中米魯禍公柔而綏之咸大悅服倒革歸
兵備瓊崖崖州千家村黎叛公當用兵數移師期以
急賊忽率兵擣之盡平其巢奏立千戶所黎大戢進
廣西按察使遂進廣東右布政使破誅臨賀砦酋活



其從遷貴州左布政使時大盜藍鄢勢張甚見逼省
衆議焚民居可以遠賊公曰此適張賊耳乃洞開城
門嚴兵以待之賊聞不敢逼彭某爲揔師檄州縣課
私馬從軍以萬計公匿弗下而令各鄉落馬入城避
賊其緩而遺馬賊者死馬既入而後課之數具足彭
又檄所司餉熟粮四千石于軍日中爲約公督市戶
分道抵軍日未高春數溢矣尋拜右副都御史撫順
天屬邑大饑公請通倉米十萬石賑之未至先給官
軍俸兩月直而權以餘俸米給賑民不苦饑所全活

以萬億計東虜入寇公會兵討之屯馬蘭峪乃策曰賊誘我西必以東擣我虜矣爲三覆以待賊果潰東墻入伏發斬獲過當悉儌其被鹵男婦歸久之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公請老後先凡十餘疏給驛還里公性豁達好施與家產不及中豪而割其田千畝以贍三族其藹然天地生物心于世未兩也卒年七十五

論曰弇州先生叙述其先司馬事如此予故盡載其說而先生曰小子何述焉有王文恪喬莊簡之碑存然稍詳覈矣按志司馬公輕眉禿鬢秀目細而長矐



然若不勝衣出奇應變動有成畫何烈烈也三令巖邑所去見思說者謂祠鄉密縣不能遠過殆所謂盎然生物心信于其民者耶玉氏其先嘗居駟馬涇與高氏晉氏讀書聲相聞高氏先第官至大京兆晉氏教諭宣平子工部亦成進士經上人至今稱王司馬高府尹晉宣平也司馬公故與管儒珍方伯善方伯長者名琪與司馬同年登第授中書舍人歷陞湖廣左布政使清饬不事干謁竟以老致其仕父昌先十二年成進士官太僕丞然其詳不可得聞矣長老言兩家翁嘗使畫者並列其像相賓主坐令後世子孫交相祝也予爲童子時猶憶弇州先生拜方伯像于管氏墓傍丙舍覽荒坵而出謁司馬後世顯而管氏無聞予推論之令百千年後猶相聚于一卷之間也悲夫悲夫

虞臣

虞臣字元凱成化十四年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奉勅安置來降夷人於廣西所過驛遞候伺惟嚴而公提一旅肅隊而趨無廚傳驛騷之費公私晏然遷



職方郎中時鈞陽馬公文升爲大司馬一切大小軍務公與互體而徑達事至立辦至一二近倖見侵迫有所上下公持鈞陽鈞陽持人主援理而却之歷武庫請車駕垂二十年未嘗以厄積譜意尋遷議蜀省會有所不可即上章致其仕臺臣慰留之不從又念公道遠垂橐爲溫語有致于公皆不受蕭然携數卷下瞿塘而去敝廬饘粥悉如韋布時而時時縮口藏美醞日使邸僕候客於巷遇鬚髮白者隱者儒衣冠者即邀致無論達夜平居下帷寂然丞貳以下有竟其

任不識公面者初公爲第子過里門鄭進士文康居平橋下從籬閒望見公愕曰此郎何爲者葉與中睿以揮壻見托豈其人哉遂往謁公父期以所課牘相訪至期不來則又從其父促之來父曰兒豈肯負約謂持牘將及堦而公坐不起則望廬返耳進士曰爲謝郎君故當以客禮見責僉其長不必介意詰朝且虛左待矣比進牘進士大喜竟以文莊女妻公文莊亦心許進士知人能得公也公長身玉立飄鬚若仙而兩眉茂茂如潑儵相法不利年少將解者盥洗忽



跣浮毫滿一器君子曰形容忽變于參藩信之得歲七十有九

論曰虞氏自海道萬戶樂閒公爲崑山人洪武初以閭右實京師籍上元至少司馬自廣文歷省垣爲王喉舌至于卿貳能以清白貽其子常春散人迨參藩公益顯虞氏之清不減葉文莊鄭進士尚論者亦以相比氣類之于人甚矣哉予嘗訪參藩遺像其裔孫號釆石者出所藏虞氏譜自宋雍國公始貂冠豹飾目光爍爍有忠勇氣盖虞氏之來舊矣

周瑞　玄孫汝礪

周瑞字應祥細瘦通眉清髭瀟灑小時病瘵醫者難之輒謝去人閒事即縈念必預策其所將然而游戲承之有童子甚不慧爲公煮藥公預策此童子必敗曰敗其分也若者不名知人耶已進藥果敗公大笑置不問瘵亦旋瘥就御史試御史賞公獨無上將受餼而亞公者師其公白御史第子故不賢于師請明讓御史許之或爲公計他日貢禮部當遲十年公笑曰爲師長遲我十年青氊不亦可乎然公名甚噪所



課義特高人知非青氊物也竟不第就廣文選授江右之德興時蔡虛齋御二泉先後提學江右試公卷皆嘆曰吾固知崑山多才然不賢于瑞州德興矣時黃丹巖雲適訓瑞州故云德興令缺即檄公視事魯桃源洞冦亂縣小苦供餉公調劑以時卒平巨冦而人始嘖嘖信公非青氊物矣公飲性中下然好彌留晝夜雜翻新聲令人歌而和之其音若縣毋許小誤人謂公豈師曠耶公笑曰家公瑾故爾卒年九十四先是有餽公笻竹者公規炊而坐弄之所著銀峰玉

峰諸稿迥出塵外如其爲人子京亦歲薦仕雲南臨安府通判號竹東居士玄孫汝礪字若金小字伯玄木呐而文不與世徵逐去所居橋梁道路皆不能識其名所作義甫脫稿即走四方隆慶丁夘薦鄉試第一人甲戌第進士南昌王侍郎希烈語人曰周若金恂恂如處子長安徵逐非其所堪選授應天府教授陞國子助教轉禮部主事皆陪京公杜門絶酬應懐刺訪客多不辨主名何人丁夘之役雅自負解省而捷音稍後公摩腹週行于庭誦所奏論語牘曰民未



施信則亦富强之國而已矣如是者百而捷至公父允中好佩解省印每三歲輒更其甲佩之人謂有先驗云

論曰周生昌儀爲予言先司馬竹東公自滇南乞歸養德興故無恙也耳目神明步履强健視竹東猶嬰兒然嘗手弄曾玄故禮部公小字伯玄也昌夜發書得翁牘云飄忽添年九十三風流未許斯𩰞盡筆意遒緊如年富時作此知德興之無縈無繫故神血如此說者謂翁損人益天永葆此身政不知邀壽於天與其邀貴也何遠而翁有之耶封公解省之佩不于其身輒于其子而後德興之非青氊物足信之矣嗚呼休哉

周恭

周恭字寅之安貧養晦賣藥自給性喜吟善酥自號三歟人曰何謂也公答曰凡草木之性血脉五臟之徵皆可以意取惟絶其未萌勿藥有喜者稱焉吾學之然幸名出其家所種秋足了麯蘖事耳後風生歌聲嗚嗚自快凡吾所取三事甚侈而鼠腹果然則歟



者能舉之故曰三歟客喜而笑已又更號梅花主人自爲傳傳曰主人性嗜梅嘗僦屋而居不可得年四十始得數畝之宅百椽之宮以寧妻子週遭有池池亦叢篠主人樹梅環之狎梅作客而已爲主人每寒日曈曈六花將笑主人負暄花外烹茗拈筆孜孜石湖之譜品梅次第倦則横笛吹落梅之詞廻風旋舞飛花作雪其或香雲既歛瘦影横斜輒歌小詞樂之歌曰山迢迢兮溪曲曲中有人兮結茆屋玄鶴無聲花渺茫主人吹遂花斷腸又歌曰溪曲曲兮山迢迢

中有人兮居衡茅桃清瑟兮夢瑶臺明月印花溪上來歌罷輒復著書所著有和中峰梅花詩一卷樵玉稿十卷西浜叢語四卷事親須知五十卷醫效日鈔四卷醫說續編五十卷增校醫史四卷卜史若干卷孫世昌太學生嘗續修崑山志不愧良史所謂周志者也

論曰予嘗見沈啟南作梅花主人圖用梅花道人墨法卷高尺有咫而横濶可一丈五七許矮屋歷頭野竹亂挿成籬落屋外冷韮踈枝嫣然欲笑簷楞寒寂



白衣匡坐其間隻袖垂膝有撚鬚苦吟之致柴門不関門通曲逕逕接小橋橋下流水從山中石澗瀉出似聞汩汩漱石聲隔水數峰隱隱如螺髻亂插雲外山嵐隱現都潑青黛色翠微散木叢立莽互不可辨一山勢峻而近峰極隱殿閣浮圖直倚霄漢霧靄冥濛宛然玉山風景躡屐問徑殆可得梅花主人隱居所在啟南墨妙名天下如此幅亦一二矣然啟南故不識主人主人嘗以一詩爲贄居然得之而啟南又語王理之此卷可謂神到雖復一時弄翰彼此慕尚之情想其風格蓋亦脩然物外者耶故侯方棠陵嘗造廬主人不値爲題鹿門二字貽之嗟乎如主人者其真若人之徒歟

## 黄雲

黄雲字應龍襟度踈豁議論慷慨自少以詩文爲巳任家獨貧不能置書嘗就藏書家借録之卷帙甫畢心口了然邑中子弟遇大禮大政必往咨公公應口標擧如數白黑持縑素者足相躡于其庭亦隨手荅之論者以爲山谷子瞻不能遠過高展濶步蹻行里



中見後生輩冠履不率或談笑喧閧瞪目叱視鬚顮輒張然意在奬成豪彦人亦不深怨之誠毋爽見黄先生而已訓餝子弟洞胸倒臆恐不相盡或其人摩天去不復置喙言或及之輒大笑弘治中貢入太學授瑞州府學訓導卒年七十二

論曰先生之裔孫名彪者善貌人能得情性嘗過草堂爲予貌先生見者無不凛凛以爲先生縱談時如此門下士有過先生者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遇二方吴佩之吴中英之徒皆然顧文康既官

宫僚先生書戒之謂世俗豪華易至消歇必以正法
服看破其見尋常蹈溺者滔滔故特相餙請銘座右
噫嘻世無此誼久矣先生有斯文會序與葉文莊送
徐朱二子說並在人口以予觀之蓋亦先生生平得
力事也

## 王秩

王秩字循伯其先亦即丘子裔嘗與王司馬通宗而
不名族云性豪豁猝遇非常無所規避挺挺有氣力
堪大事生二十八年成進士除授永康縣知縣富人



有影占脫畝飛其稅于他戶貧無力者其黨比周爲
姦利訟之官不能決公以身往按籍履畝主名其甲
乙而賦歛之比者莫能遁皆之百縣賦爾清三年滿
考入爲南兵部主事遷刑部員外郎逆瑾方用事凡
外任入爲京朝官者例有贄公獨不贄而瑾使人詣
公貸顴方口虬顙裝無資竟亦不問例亡何僉憲廣
東持法不撓巡按御史其瑾黨也踞見公公奉憲綱
從事每所需非例輒持之御史不能相加嘗被臺命
剿廣西蠻寇懷戰海南黎人威名頓起陞江西兵備
副使生擒張士錦降者免死量材奏授官職偽黨悉
平遷本省按察司按察使會桃源盜起副使周憲與
賊鬭陷陣死之公被甲躍馬冒矢石立斬害憲者搗
其巢且誡軍衆毋自屠戮全活甚多方公之按察江
右也甯庶人折節爲恭結納藩臬尤器重按察至欲
請其子與婚公遜謝之而私于人曰甯邸志滿氣揚
好武事陰養任俠姦人不出十年江右必騷動尋擢
雲南布政司布政使予告侍養師其卒住哭之遂殞
論曰閱西李獻吉嘗爲方伯像贊攷其集不載方伯



與獻吉同官江右雅相重也獻吉繫廣信獄燕御史
忠將甘心獻吉方伯在按察故不知操何術以處此
爲人臣子處明夷之季外逼强藩內逢閹貴非大雅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惡能不磷無災害焉予告暴亡
毋亦其神血耗散不可支乎甯藩之亂我吳陸太宰
以根株抵罪當請婚方伯而方伯無禍災人之智量
相越如九牛毛馬可誣耶

## 戚軒　孫學　附張翼

戚軒字宗軾杜門養晦教小學數十人以資饘粥已

稍瞻則謝去其生徒築杏林書屋居之竹爐瓦燈蕭悼楚楚日哦詠其中撚鬚顧賦五七字古詩簡澹真至晚歲格律漸細識者謂有陶韋之風士大夫愛其高潔多造之公俗賓主而已閒張汝敬至把臂入林飲奕竟日汝敬名翼少力學涵春秋久之不售遂卜築馬鞍東麓僻絶市囂對巖岫讀書不輟每與宗載小步微吟衣冠朴雅里人慕尚之稱一時肥遯之士號爲東巖二逸軒孫學

戚學字汝積意思瀟散讀書多于言外得想㓜白其



父請爲科舉之業父聽之弱冠受餼郡庠試輒高等蓰再三十年不薦後以貢分教開封遷東原王府教授劭公與同邑李廉甫張抑甫相友善廉甫既貴以御史大夫自江陵還臺而公始就開封明年御史卒又五年公還里每語抑甫吾自視髫年請業科舉迄今竟何所得尚大梁覽夷門平臺東苑之故蹟及前古帝皇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藩省之富與黄河之奔放差慰壯懷而廉甫奄忽舟過大梁吾東望黄河潸然流涕人世竟何有哉而乃今得與子幅巾杖屨訪其水其丘話童子釣遊時事斯亦幸矣未幾抑甫又卒公悲愴不勝又二十年考終于家

論曰昔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吾鄉二逸欲類此語矣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今古殊邈皆有以情然亦會其時可以安意肆志遯世不罹禍災也咄咄若人不謂之不遭逢矣教授吏隱老失嚶鳴[illegible]馬策叩門之慟乎吾猶及教授之里社也夏東山周鳳起李崇之徒綸巾屩履操豚蹄斗酒澆劉改之易



蓮峰墓猶有昔人斯文真率之遺焉

## 顧式　子邦石

顧式字正夫未冠明易游黌校受餼應對辯奕通曉當世之務成化間夏潦甚民饑無所得食撫臣檄所司援急賑戸公詣臺抗言救荒之道本無奇策遏糴平價皆可釀亂又況驅就贍之民忍死趨利十百成群聚不可散富者金湯庾廪詎肯欣然市義緩急之閒必致格鬭格鬭不已轉相讎殺爲害非細以臣而慮但有通商一路可救目前因條上便宜數十款不

穀永久臺臣被論勸令旋止公應舉三朝積龥四十
載始貢禮部念父母春秋高不就選會有詔選人不
願補官者授散秩公得杭州府經歷階廸功郎時父
恂年八十餘偶悶公長安燈市公告其婦許剪彩縷
綵懸綴軒幔虹光達四壁公與弟宜之衣冠皓偉奉
卮酒爲壽因話古今傳柑之宴用相娛樂至今爲里
中美談云子培別有傳次子邦石字孔安初名直能
讀父書傳又能更出一觧爲當年易學之冠七上秋
官試不第正德癸酉領鄉薦又五上春官除受南昌



府通判南昌既劇郡又兵變甫戢餘孽洶洶公至繕
甲整戈補伍深塹固扃鑰而富守之會鎮守交至黃
頭旁午郡所部兵壯二十人咸受苛索公下令一切
停罷萬學一者湖蜮也負險舍匿亡命出沒叵測公
率兵壯計擒之一郡廩廩咸若于訓袮公之倅南昌
也年已逾艾諸子聞南昌難治勸勿行公奮曰爲人
臣子不遷謫嶺海耶其意甚銳既涖事見太守以下
庭叅鎮守中貴人俛仰僕僕心甚苦之遂自劾免就
故所穿壙鹿城之原築臺榭蒔花木製樂府十數闋
令家樂雜歌之年七十考終方疾亟召故人陸愚敓
手足婿周鳳鳴受遺言執手書字正論不亂
論曰顧氏之興于舉業自廸功始然父子皆偃蹇一
第坎壈終其身惜哉予訪廸功志于其裔孫道煥家
見陳龢救荒事明義理切事情鑿鑿可見之行也南
昌老始一割硎發如新不耐伏謁中道罷去斯亦妙
有風裁骨氣落落者矣南昌之裔有光世者能集錄
諸家文字殆可充棟其墓敘先澤手跡宛然世人惜
廸功之後寥寥無聞而掌故嘗在其家徹家亦何負



先德哉顧于吾鄉爲賢族不獨科名聞天下也

## 張安甫

張安甫字汝勉性敏好學垂髫時爲文章穎彩葩流
多不屬草二張每語人此吾家千里駒將逃名不可
得公意沖然嘗自處不競之地弘治庚戌舉進士出
知祁州平徭簡訟視時一切民所患苦而休息之朞
年祁治每晨起坐廳事吏抱牘占署輒放衙澆花或
捲簾畫臥州人若不知有守者居久之持內服歸既
闋樓遲舊里規鑿方池有終焉之志親故諷之公慨

然曰吾父力耕以給諸父成進士而自笑長爲農夫
故有遺言今幸不辱命老母又以天年終吾事畢矣
家季鷹故有鱸魚蓴菜吾敢少之哉胡有爲人子親
已不逮捧檄自喜者乎遂馳疏引疾乞休朝論高之
詔加金緋致仕公既返初服尚羊山水間徒行不軿
遠近皆能識之呼爲天民嘗一再就其子寰官舍養
遂東遊闕里覽觀夫子之故宫登泰山望雲海日出
水天摩盪賦長短句數闋而返公質任自然逍遥物
外得歲八十有四或曰公受張蒼服食之法故壽然



不可得而聞也

論曰張氏其先居崑之蕭墅後徙横塘贈奉政用禮
生子四人惟伯與季不爲進士而伯之後自先生顯
子寰官銀臺季亦有子申甫任大理評事豈其有隱
德歟何枝起之異也先生屢作述之際駸駸顯榮矣
竟于葆光自守夫所謂善息者耶先生之孫曰恒淳
者篤論人也嘗言先生草治命筆力深穩不類忙時
作出示予手跡宛然蓋先生得道之精能旦暮生死
况其外者飄雲過之矣

周在　子復俊　孫泉

周在字承德早孤力學不務口語相高而立意雄邁
常出人群念父元學有遺言但置義田八百畝便可
給族子之貧無養孤無教者往来胷中二十年不能
就會仲兄承平卒無嗣乃請諸兄就仲產而割所有
益之以成父志弘治壬子領鄉薦癸丑會試上其事
于朝乞所司察如約又建綏成祠祀始遷之祖而以
絕無嗣者祔敦睦勵操傑然有大人之槩後謁選人
授廣西太平府養利州知州州故南越交阯之界俗



陋士瘠仕宦者多拱手待遷無所事公慨然曰仕將
以有爲徒取大冠如箕綏若若揖讓貴人前仕何事
學何學哉遂致其政而歸子復俊字子籲嘉靖十一
年進士歷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進四川提學副使
獨持風紀皎皎不受世俗滋垢一切請謁無所問蜀
人士心服其公而口爍之以刻覈見中歸丁內艱補
雲南副使歷官至其省左布政使回翔南詔間多所
建立陞南京太僕卿告歸鄉里公學問該達好著書
嘗游矯亭方先生之門精研理要在滇時獨與楊用

隃切劇往來其學益進所撰述抉輿流葩不爲理障
世脈其無學者氣所著有太僕集玉峰詩纂東吳名
賢記長子泉字若蒙自幼好讀書伊吾聲與曉漏相
徹祖母吳特憐之公爲篝燈默誦不令母聞既長爲
諸生不大售讀書愈力太僕憐其悴也爲入貲太學
補襄府良醫正公謝弗往乃築室玉山之陽題曰雲
東草堂買金削產奉太僕懸車之歡輒洗其槖意乃
大得太僕既殁公往來草堂中橋刺藤籍茂茂駢織
仰面看梅花古石欣然忘倦顧獨恥與貴游狎敝衣



草屨從一二奚奴冉冉行市中市中人皆識公相與
語曰夫非振振公子歟公聞亦自得也歲入不能了
伏臘事即有餘粒惟三黨數十老嫛婦是賚而餘以
葺草堂老眼涔涔伊吾萬卷中如少壯時間提藥囊
過所親貧無醫者一劑起之歡笑竟日孤姥村氓貿
貿求砭于公公施彌勤或慰勞之公笑曰吾惡夫居
其名忘其實者語曰上醫醫國吾以俟吾後之人矣
初太僕之官于滇也有御史求名家後未列青衿者
公念曰吾父甚德我家長史雖報不足償此其會乎
乃以其嗣孫洪祚往時有治家子持千金爲公壽公
勿應也蓋公之養志類如此卒時年六十有六

論曰婁江之東蓋有三家市云周氏其最著巳元學
先生以匹夫而修義庄之業卒成其志養利繼之仁
及三族至于太僕不忘長史之德貽謀襄府孝友之
爲爲政于周氏何負焉予妄見其裔今黄巖公傳巽
府之不逮養其苦心莫能闡知蘇蘇霣涕此其所淵
源矣養利父子以剛正顯襄府長者皤皤黄髮不失
赤子又何其隱顯之相映發也語云本深末茂尚論



者故不得不考其世矣

龔乾　孫邦衡　從曾孫時煥

龔乾字敬法強直倜儻好讀莊周列禦寇司馬子長
李杜之書獨不喜習應制文字曰何有壯夫沾沾雕
蟲之技徒取踊躋轅下爲世父朝美戒督之不敢抗
則取諸牘謬簽制家名字摘槧伊吾膏晷相代世父
信其聽受故不知所誦非所督也用是名不隸學官
之籍而雋聲彌噪友人朱燕靖希周顧侍御潛惜其
才美表爲駙馬賓客公笑曰麋鹿野性終在長林茂

莫閒大寇若箕何與乃公事耶遂去隱于江上終身
不入城市公有孫邦衛字世美十三能文章有雋聲
稍長占二經從游者率百餘人連楹傍舍常不暇几
席未久多摩天去而公七試主司獨不售然氣不少
挫談鋒犀利慕義無窮少年周其因事發憤相與謀
共毆贓吏借踞于公事發諸少年皆蒲免公坐詿誤
繫獄當事者欲奪其諸生公屹然不辨其明年耿御
史視學政行縣乃解公亦絕口不言詿誤事也居恒
授徒奉母推產贍弟幾四十餘年晚歲苦無寧宇嘗



僑居周尚書故第縣侯劉將僦地舍上官適來視之
公角巾匡坐訝曰公乃在此勅騶從亟去不得以轉
從相煩公韶歲名噪慕吳秀甫之爲人介執友沈世
叔將贄于秀甫秀甫謝曰此真中英之友願交不可
得如公言無世人之患耶中丞李廱南亦雅慕公期
晤談終不得偶過之促東報同列曰世美過我矣其
見重如此從子時煥字德明砥操安貧讀書懷古嘗
手錄先世遺集與一時名賢記頌贊序碑版之文幾
萬餘軸而所居特隘不暇筐篋則駕薄板爲覆壁而

藏之掌故家轉相咨問公抽帙以對腹笥便便殊不
可止真令人有汲冢柱下之懷嘗與從父世美約脫
得志當不令先安節授戈事不表于朝言既輒愴然
動色會有詔旌別革除效死諸臣公大喜時世美已
老不堪事公售產不繼則粥細靡零雜于市爲胥伍
設飲食而身被衿佩與世美匍匐上官前三年底績
公意稍慊又請白祖母周栢舟之操詔又許之而公
始葺一椽小藝花竹摘蔬釀秫談說古今成敗會司
訓彭其移令上林載公與俱歿上林官舍



論曰龔氏人物自宋殿中翁猗以來世以繩尺自檢
敕法獨好任達不屑世務乃其賡和唐集游釣清溪
覺張志和去人不遠又何必繩尺哉世美清修爲時
慕尚晚歲苦貧數從傭餘書籍自衛必數十健夫舉
之後漸減損自非德明纂集厥成乎自抄錄龔氏集
豈獨供缶腹爲酒家覆瓿而已耶人言德明求書雖
詐必信令後世觀者具諸繩尺太史公世掌史記請
以相與龔生嘗言其父建祠事空橐羞澁族親寡助
僅與世美形影相依一老慭時來注記而已慎終追

遠于吾鄉尚有典刑焉

毛澄

毛澄字憲清弘治癸丑進士廷試第一人授修撰預脩大明會典陞右諭德充東宮講讀官又預修通鑑纂要進右庶子兼侍讀賜金緋　康陵即位預修孝宗實錄逆瑾矯奪會典陞秩落庶子仍官侍讀尋以侍讀學士入講正德十二年陞禮部尚書公在部持正守典禮不與諸貴倖通存謝恭默靖慎諸貴倖亦不恨公逆濠嘗奏請令撫按諸臣朝服進見又僞



爲孝行脅鎮臣請旌表公爲禮官屹不動逆濠與其黨怨之　康陵崩奉　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迎　世宗于興邸有議請如陛見禮者公曰將來勸進時又何加焉議遂定上既登極勅廕子一人世錦衣指揮同知力辭充副總裁修　武宗實錄未幾有詔議興獻王大禮公意欲重大宗乃詣大學士楊廷和會議援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上疏言獻王孝宗弟也上考孝宗于獻王當稱王叔父妃當稱皇叔母凡祭告上箋具稱姪皇帝名而以倫序命益王第二子暫襲封爲獻王後俟異時皇嗣繁衍仍以皇次子奉祀上意不悅復命博考典禮求至當公又與襄毅議錄魏明帝重大宗詔以進因入見力言之上曰朕奉大統非所願本欲尊崇父母爲至榮今若此徐之而是時永嘉在南曹抗疏言公等議非是其畧曰　武宗嗣　孝廟已十六年遺詔尊祖訓兄終弟及之義迎　皇上入繼大統比之漢哀宋英當成帝仁宗時豫立爲嗣者不侔禮官不當妄引爲人後之說且獻王所生惟　陛下一人今稱以叔父質之鬼



神不能無疑稱聖母以皇叔母不知將以君臣禮見乎抑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禮竊謂宜別爲獻王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而迎聖母致養庶于禮稱　上覽奏大悅下閣部議公持前說益堅會　章聖太后至京公請由大明左門入不報上自啟太后請避位于是太后詔皇帝本生父宜稱帝母宜稱后朝臣連疏諍之事遂寢明年　上召閣臣及公至平臺温諭公等不屈遂自罷去詔加太子太傅給驛傳遣官護送還鄉至興濟卒贈少保謚文

簡父介祖百歲翁翁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公為
人方正端毅有濟務才與人語威儀抑〻其于是非
義利禍福屹如也少有奇志五六歲時受故人金錢
歸擲棄之曰吾手何可捉錢所以爾者不欲違其意
耳陳武選惟聞而異之許妻以甥是為徐夫人封一
品

論曰永嘉承蜩相位定大禮羸霄又敏鮨實從史之
文敏秩宗貳也昕夕魚貫而行又嘗貽書詆公公屹
不動豈所謂上殿如虎者耶而是時方御史鳳賛濮



議甚力其兄太常是永嘉議彔弟相糾忠蓋互見蓋
德靖之間吾鄉廩〻多大臣之畧矣語曰其愚不可
及也人臣抱愚之用不遭時榮名福祿自老日月之
下亦何知其不可及也哉

周震

周震字世亨別號半塘其先自吳興徙崑山有高年
公壽踰年百十六歲　高皇帝讌之便殿太守魏杞
即次乞言為戒　朝獻老盛事五傳至奭生公公生
而簡直寡嗜切事理喜讀書明當世得失之務正德

庚午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授江西饒州府鄱陽縣知
縣鄱控彭蠡川谷浩衍難制而時適有姚源之寇出
沒驚濤斷塹聞澗延數千里文武大吏厲兵臨境奉
簡書督責諸務甚急丞簿皆遯去公恊饒屬之能
者力勤之設苛用間餉擾無聞境內外不數月寇平
左藏晏然而饒屬之接武姚源者其民得以流徙故
免賦不及鄱公力請之久乃如例公曰鄱去姚源差
遠而鄱民之手足不勝疲矣夫獨非朝廷赤子而袒
左右馬且吾自料無負于鄱自可無負于免賦久之



聲籍〻起而公又簡鄱之俊乂子衿之良者提耳而
誨之良士烝〻輩起鄱民大悅召拜山東道監察御
史公上八事豫儲廣孝慈學勤治選將鍊士信賞必
罰皆當年石畫而詞旨激揚規諷緩切號稱得体己
卯清軍七閩甫駐節而有黠卒脫巾之變立擒其首
惡者數人奏斬之閩海肅然黃頭某者鎮守閩浚
塩獒錢萬〻公劾奏之商民大悅庚辰還朝會　武
廟南狩公疏請回鑾甚力　詔公視斬逆濠公冠大
冠衣急袖挾單騎以行既宣詔而濠有傲岸之色公

訖力士捽銅錘撾之淥乃首伏磔于市奏聞有銀牌之賜辛巳巡按河南未幾擢淛江僉事己酉擢廣東左參議識者謂公正色立朝與人多落落每談朝廷利病所由無少避就當事者往往齮公未盡其用而公意坦如也曰吾平生所見故如此及考傳記多先我同然者庶幾不負七尺吾事辦矣既歸里第索裝不蔭一壁為諸子析爨所授牙籤不滿束笑曰此閩裝也然嘗恨不能無此公有半塘稿南巡錄奏草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吾鄉重清議後稍不能無濯矣至周先生必曰清御史夫世之語清者所居不激風雨所立崖不滿百肩清耳御史職言事顧所樹立何如而公初平姚源繼定閩卒繼斬逆濠凛凛有特斧破柱之風而歸橐蕭然筋不滿束又不恨其無知我者為之聲援宦不配德一傳其子夢山嗜酒耽詩家徒壁立使一時婞脩之士共相嘆詫蓋予嘗讀弇州雒嶽志覺西腋習習風舉也嗟乎百年而後卿之人必曰清御史焉可誣哉予初作人物志不及公苦無徵焉乃今得傾文康公傳于其曾孫州守周新孟採邑志與其先後世傳記謹如例書之而清議出然已後矣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 皇明崑山人物傳

吳郡 張大復 著

### 朱希周

朱希周字懋忠幼岐嶷眉眼如畫姆抱御史側置之座却弗敢立御史奇之既就外傅誦習如成人唯家人紛委其傍不誤視見者知其不凡十四廩學官又十年爲弘治丙辰賜進士及第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會典成遷侍讀中人瑾嗛公遠之奪公侍讀公



以狀元及第六品二十年意無所恨已進侍讀學士禮部侍郎會大禮垂成議者相繼罷去公又嶽嶽持議帝與駁非是屢忤上旨乃出爲南京吏部尚書五年大計群吏公莅事惟公惟明輿論翕服而權貴欲引繩批根議論皆之者謂大計不當上旨勒公再察公謝再察非故典臣老不稱職願解綬去不能違上心之所安是非非是顛倒已定之品局爲也遂再疏乞致其仕爲築室陽抱山中琴樽自老歷三十餘年中外薦牘以百計公竟不起公爲人恬素純一行己八十了不知人間有巧詐淫佚之事聞人談說輒詘曰世豈有是哉人貌人情等耳毋告者過耶生平不一畜姬媵每夜秉燭一長鬚行酒行已肅立戶外更召行之籌盡則止不復飲里中年少每相誡毋爲不善爲冢宰知其黠者曰秋之所居吳趨里紛華相屬公庭寂然得年九十有四遺命毋乞恩于朝易名時請避父諱詔贈公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恭靖

論曰長洲文震孟作名賢紀稱恭靖惇厚長者平居抑抑耳乃其臨事又何屹然壁立哉凡大臣居鄉非



獨清謹貴也有所係于鄉之重輕乃貴恭靖屏居一室能使陰爲不善者念公而慙彼其行事有以深信于人也世人稱恭靖陰行善或以問公頭面皆赤晚語所知吾直以行誼爲當年第一人故略信其所指吳恭靖宅吳趨予得至焉庭中古栢枝相虬根出石上人曰此當年老蒼頭行酒處也

### 顧潛 父宜之

顧潛字孔昭蚤慧舉止凝然不與他慧者等父自先生名宜之故長者每事多遜讓獨心奇公爲

敺第令異日可通賓客年十四山陰司馬御史得公
牘奇之升入鄉校十九薦賢書弘治丙辰廷對主司
呈進其卷寘二甲第三人尋被命改翰林院庶吉士每
館課多第一爲王文恪公所重擢山西道監察御史
公爲御史嚴權倖請謁一無所問中貴人嗛之將螫
公偵伺無所得誣奏註誤朝儀下錦衣獄朝廷特寬
釋之庚申奉勑往山東河南印信爲匹公奏言馬政
耗弊多由折色子粒買俵等項互累軍民懇復洪武
永樂舊制庶民力可寬軍政清肅上勑所司罷行之



壬戌以疾在告思裨政理乃輯唐虞三代至漢唐宋
事蹟附以論斷凡奉天法祖訓儲恤藩育才子惠納
諫節用飭邊防清利弊無不具載勒爲一書名稽古
治要疾愈上之上嘉諭留備觀覽仍復山東道御史
劾奏光祿少卿祝祥阿附外戚太常卿崔志端左道
惑人累遷禮部尚書乞賜斥逐朝綱肅然未幾奉勑
提督京畿學校所至簡拔俊乂模範整肅三輔文風
翕然丕變先是順德永平諸郡士鮮知學公擇秀穎
者令有司資送至京從師肄業多所造就正德丙寅

公再滿考時許襄毅爲冢宰考公上上推大理寺丞
者一按察副使者四皆不報蓋　武廟嗣服逆瑾當
道而公屢踈遠佞息遊非其所樂故已耽耽側目于
公矣吏部劉宇者瑾私人也其子爲畿內令謁公公
絕之不與款曲遂爲所傾出守四川馬湖未之任以
瑾格例去其官公歸即舍南鑿池疊山奉封御史公
所謂展桂堂者也延賓觴奕娛養惝性又十有二年
而封公卒公壽六十有四
論曰顧之先樹德務滋起家成進士則自侍御公始



侍御之教潔庭宇齊僕媵爲務其男子操作奉令惟
謹婦人習女工機杼聲軋軋相聞也孝武之際公在
御史臺用其七而天下肅晚乃用之于家迄于今凜
凜稱有家法矣公性早起必手一編坐小軒下多謝
客童子曳踵而行不誤視晚歲時有觴詠稱真逸者
張思南高上杭周德興三人而已予每讀公所著崑
山志簡峻斬截如見其人焉

周倫

周倫字伯明弘治丙辰進士巳未廷試除保定府新

安縣知縣而縣苦旱飛蝗蔽天公率其屬徒步虔禱
三日大雨如澍明年大水疏請停派未發寄養馬匹
又請粟巡撫賑貸會長隄適潰公以粟募民負土築
隄不日隄成民亦得粟免死既滿考超拜山東道監
察御史奉勅巡視居庸龍泉等關正德改元又勅勘
太監李興擅砍禁林山木奏入上嘉其直而是時逆
瑾用事責令百官違限一年者致仕公除父喪還京
不及限致仕如瑾例瑾又發公薦雍泰疏罰米二百
石輸大同論西庫布花積弊罰米百石輸京倉公處



之怡然未幾瑾敗復江西道監察御史疏薦大學士
謝遷尚書劉大夏編修許讚謝丕檢討許誥御史李
熈等向以忤瑾見黜亟宜録用又劾奏大學士焦芳
揔兵張洪等官上納之癸酉巡按山西時虜騎入寇
各鎮皆擁兵自保不相救援公疏畧曰臣看得宣大
延綏雁門等邊勢相聯絡所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
而各鎮官軍例分爾我虜至則聲言救援逗挠不進
虜退則堅壁自守等如秦越我軍忤意虜志益驕積
習如常深爲可慮乞調各鎮遊騎官軍各駐劄所[illegible]

近邊酌量賊勢務相應援庶幾諸鎮一心邊陲可障
上又納之公在山西修築城關土堡及埰口月城凡
一萬二千丈有奇挑濬濠塹三千餘丈久之陞南大
理右寺丞尋陞少卿嘉靖改元拜都察院僉都御史
勅提督操江院事會同吏部考察南京官尋陞兵工
二部侍郎奉旨清理軍職貼黃戊子陞刑部尚書巳
丑改北赴京師命侍經筵未幾又改南刑部蓋公之
入也朝廷方論去桂相詔逮其私人李夢鶴等付刑
部獄張少傅以囑公公徐曰久有公論少傅嗛之故



有是命公既抵南京奉旨會審罪囚矜恤明允又上
疏推明律例七事下法司會議施行辛卯南刻進公
資政大夫壬辰滿刑部考引年固乞休不允勅會同
都察院考察本部屬官再上疏懇乞休致詔許之又
十年而公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

論曰康僖公其貌恂恂不疾言然終不可犯以非義
是非所在屹然山立不可動揺盖侃侃古大臣之風
矣懸車引年敦恤親故觴咏之樂亦裨世風里長耆
耆見公遊武林子大理丞鳳鳴侍而張通叅寰亦[illegible]

其尊祁州翁聯艦合樽四韻齊下積篇成帙題曰西湖唱和錄雖復流連魚鳥不忘諷俗維風而惜乎其詳不可得見也公性嗜書善行草今陪京刑部壁有尚書墨妙識者謂山谷似公公又好讀軒岐之籍身習其事常曰先王六藝之教惟此道可以養生養生則能及物古之君子愛其身將以有爲意念深遠矣

梁鳴鸞

梁鳴鸞字九章兄弟皆有聲名而公性尤爲沉至無髙華自喜之色居恒耽嗜史籍嘗倣古論賛體作史



論四十卷摘鉛刺槧朱黄不去其手凡數十年而後就又重自矜秘弗以示人一時學者爭師尊之彬彬多該達之士或去爲大官而公怡然殊弗屑意所至必以史論自隨點竄尋繹無問寒暑風雨晦明晝夜嘉靖中以歳薦謁選長安授黄州府黄岡縣教諭課率諸生外讀史不輟墻壖間皆有筆墨紀錄嘗携論數卷泛舟赤壁之下傳言學使者將行縣浮江迎之遂百里而遥舟過青山磯風波駭作舟人大恐公攝衣危坐數問從者史論何在寂無長言蓋其耽嗜如此公在黄州嘗有藩臬數輩過西陵見公黌舍執弟子禮甚恭而退黄人歎異之公故未嘗言其其爲門下士也晚歳獨居故里紙窻竹屋翛然自遠不復與外事相闗門人秦憲長鰲自閩還謁公公堅卧辭之秦排戶而入就床與公語榻穿敝無席秦欷坐聽之良久退而自得也公所着書帰太僕有光爲之序公嘗屬之曰子爲序吾書甚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惟好讀書甚老無倦而已

論曰昔蘇子瞻碇宿大海中念惟易傳論語解世無別



本此其故即子瞻亦莫能自喻古来著書之家窮見真性往往時有如孫之翰作唐史與青山磯何以異乎惜乎世無司馬文公及歐陽永叔蘇子瞻輩人遂令史論無述于後秦憲長心許先生將行之老病不果豈亦有好妬者歟龔徳明言顧文康在政府甚念先生家人度先生必不欲往乃相與謀惟直走長安然後相聞既就道先生讀史舟中顧見岸谷茅叢[illegible]閒狀便指清淮自誓家人惶遽返先生吁嗟先生[illegible]古獨行之士何以加焉

周廣　子士淹

周廣字充之少孤貧苦志力學登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知縣廉毅自持不謁鎮守中貴諸中貴耽眈睨之而公治行皆爲天下第一徵入試浙江道監察御史未閱月劾奏假子錢寧僭擬東朝諸不法事詞旨激揚群小側目上故弗深罪也貶丞廣東懷遠驛而側目者未已使刺客遮道必殺公公僞爲頭陀持波喦囉行乞四百里乃免而是時武定侯郭勛鎮守嶺南承奸人意旨故以金試公公峻卻之乃邀公



入謝鏈其戶箠公幾殆行省官愓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公以便道休沐故里羣口共譟再貶竹寨驛丞驛無房屋築茅舍居之與子弟講誦不輟寧伏誅詔復御史嘉靖元初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有不便公所爲者裁單罷歸起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加通議大夫公負正骨敢任事再蹶再起不十年至卿貳天下方倚公有爲公亦殫衷相盡愈見精采不久物化朝野惜之子士淹字孺亨年十三從通議公竹寨驛居沅湘間慨然有志于學三年還負笈星溪從莊渠先生講復性之學分授針芥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通議公宜餝其子勿爲道學通議曰天下大任令兒自負荷君何得云云公聞益自信卒稱入室弟子公以嘉靖丁酉領薦垂三十年不第死徐沛間從通議塟尉遲村

論曰武皇帝龍休明之運率由舊章可稱至治而金貂左右佞幸倡優之笑縱橫亂政上常御豹房輕騎佚遊六宮愁怨未有繼嗣之慶而胡僧方挾左道以



梵咒弭賊使河南河北嘯聚之禍蔓衍無窮淮南濟北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早朝而已亦未敢端言之也通議公正發憤奮不顧患上疏言但法孝宗便是堯舜斯亦本朝否泰升降之際矣箴銘藥石不見省采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歟即空言故足下朽耳龔生適黔涉沅江問竹寨草舍自詫吾鄉千載下死人凛凛有生氣云通議三子孝廉最著然皆未易才也孝廉嘗與其弟士洵視母夫人病必手一編坐床下歛氣柔聲色若孺子有趙白

者嘗借書于洵洵必乙其處與之曰令後生務曉首尾此豈今世之義乎士淳奉通議歷貧苦雖貴顯日閲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內顧慈闈菽水之養斯其形影又何如哉周氏之家學所以久在人吻令人遇其子弟而興懷也

顧鼎臣

顧鼎臣字九和身長七尺虬髯虎視吐音宏暢應事而發能厭服衆志各適其所欲得襟度豁如也弘治十八年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正



德戊辰與修 孝廟實録己巳陞侍讀賜銀幣丙子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八月主順天鄉試己卯武宗南巡賜麒麟服辛巳 世廟繼統開文華講讀充經筵日講官賜銀幣孔雀服纂修 武宗實録壬午郊祀禮成賜白鷴服再疏引疾得請家居究心當世之務念東南利弊慨然欲起而振之丙戌赴闕丁亥更定學士制以公爲翰林院掌印學士仍充經筵日講官分撰誥勅公在講筵數陳啓沃皆稱上旨屢勅輔臣引公專對至免朝叅止與講席公益盡心獻

納裨益弘多屢賜金綺書籍戊子進講洪範終篇上賜手勅曰卿久居淹滯勞苦可憫乃超拜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蓋特恩云己丑校勘續修大明會典庚寅舉耕籍禮特命公與九推之列賜雲鶴服辛卯上御無逸殿講無逸篇賜宴陞禮部右侍郎仍充經筵日講官不妨部事十一月歷三品俸考滿廕孫一人壬辰奉特旨教庶吉士呂懷等二十一人故事教庶吉士用翰林二人獨受簡命自公始十二月陞吏部左侍郎癸巳上幸大學御彝倫堂命祭酒司業



講書賜坐聽講公請録用曾氏子孫詔如公言擇一人授博士如孔顏孟例甲午滿考進資治尹乙未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趙貞吉等三十人公疏辭上諭之曰朕以卿講幄舊臣効勞有年特兹加秩專委教讀爲國儲才宜從朕命公就職程率訓勵模範肅然丙申從上幸山陵賜麒麟服銀瓢繡囊各一事四月賜飛魚服八月九廟成命撰祫享太享諸樂章九月累朝寶訓實録成特加太子太保賜宴謹身殿仍賜銀幣鞍馬丁酉公又

疏言東南財賦重地積弊甚多爲民蠹害懇乞差官
揔理清查舊額催辦錢粮預備倉廪期于振舉廢墜
不得滋擾上深嘉納命戶部官速行之加嚴切焉戊
戌奉命主考會試公簡在帝心久擬擢用爲永嘉所
抑棲遲十年是歲八月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内閣疏辭不允九月駕幸山陵公扈蹕十一月
朔駕幸圜丘上皇天冊表復詣太學上冊寶賜銀幣
召對便殿論經史十二月大駕再幸山陵相度章聖
皇后陵隧賜貂帽己亥召至玄極寶殿觀燈賜宴尋



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二月朔冊立
皇太子景裕二王就封賜銀幣新鈔十六日南巡承
天夏學士扈蹕公留守京師賜牙刻留守關防一顆
蟒衣四襲金寶帶一圍公上七事懇專事任上手批
勅諭若曰朕茲巡幸承天恭視顯陵車駕往回動歷
數月昨已冊立東宮命之監國特留卿贊輔協同文
武重臣居守内自禁掖外而都城遠及邊陲一應大
小百司庶務悉以付卿宜遵承朕命應啓請者擬請
令旨施行應聞奏者馳奏行在定奪其有密切緊重
事情宜用欽賜印記來聞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
茲重寄宜欽承之公拜稽首夙夜視事惟慤惟勤四
月大駕還京師公以嚴見憚謗掛彈章公引罪辭避
溫諭慰留不得請頃之賜御批寶璽聖製詩歌二函
及天靈茶筍七月一品考滿復職遣官賚賜羊酒新
鈔八月南薰殿書　太祖　成祖　睿宗三聖玉冊
寶賜銀幣九月賜白花玉帶一圍金織麒麟服三襲
十二月又賜白金蟒衣庚子上祈穀于玄極寶殿賜
貂煖耳五月有事于方澤公省牲郊壇感寒漸病噓



上遣醫視疾賜賚特厚公疏辭俸不允八月病甚懇
乞歸休又不允中使旁午于道溫諭如初公力疾草
遺疏纚纚萬言如興水利復鹽法修邊備復河套皆
國家經久大計云訃聞　天子憫悼勅禮部賜葬給
祭贈太保謚文康初公之生也封翁年已踰艾公既
長嘗爲封翁設醮又爲疏祈之曰某所應有年數以
其半益親而是夕封翁夢天門洞開風露澄澈身披
八卦衣仗七星劍兩黃頭捧玉冊示翁公試及第翁
登上壽而卒知者謂此其祥矣其後監國黃頭持玉

册如夢而公年数適與卦合始知公精誠格天如此
論曰文康公遭時清明天子向學數陳講幄十有二
年其所以啓沃君心者世莫能詳然使英主闇心箴
而感動遂曉暢洪範無逸中庸諸書格心之功孰大
于是南巡監國邉陲晏然此其功在社稷又何如哉
君臣相得時所未有而生平偉志未盡施設則年實
限之蓋自宅揆迄于遺疏甫及滿考而　肅皇英睿
性成長駕遠馭公宜何如凜凜爲國家養和平之福
也東南財賦之地修葺城堵經畧宜然城成而寇至



吾鄉十萬戶盡保首領緊誰之德歟而公未嘗故以
私鄉之人也至其手出賜金爲當年士民倡曰昔疏
廣以天子之賚惠養故舊吾欲用之築城則公之趣
操大都如是焉巳邑人爲建崇功祠載祀典

魏校

魏校字子才敏而好學一目四行俱下弱冠會試高
第授南京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公初入仕爲理官謂
是民命所關心大懼胡端敏語之曰凡用刑不難于
招難于審情若欲得情必須明理公感悟居刑曹八

載不揵一人民自輸服召爲兵部職方郎中會江西
逆濠情叵測移疾家居倡爲復性之學講道星溪從
游者嘗百人一日偶來溪上覺天文四垂爲宇混混
乎六合爲家也日星升沉雲霞卷舒乾端坤倪軒豁
呈露其學始大進自謂得之主靜云久之擢廣東提
學副使毀拆淫祠務崇正教有鄭生者從公渡海闢
斧琢聲動地心怦怦然意海藏龍宮故亦有之公毅
然不顧既發如履平焉生乃大服改命督學河南遷
太常寺少卿尋改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故事經筵



進講先呈講章于政府而公不然永嘉不悅且忌之
遽改太常寺少卿陞本寺卿詔議天地分祀公奏記
畧曰禮家謂冬至祭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丘然
考之周禮不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
祀社稷初未嘗以皇地祇與昊天上帝並稱宋儒胡
宏考定古禮謂先王祭天于郊祭后土于社而已人
與造化一體臣每論學必推之造化論造化必反諸
身驗之天地渾渾一氣正如吾人之身只有一箇主
宰獨運豈有兩節並持故知分祭天地之說非也乃

若天地合祭比諸夫婦共牢始于王莽其言不經後世因而未改耳且非獨于此後世訓詁爲學始于漢儒科舉取士始于隋煬帝資格用人始于魏之崔亮君臣不相接始于秦二世之聽趙高皆非先王之舊并賜照察疏入不報遂致其仕公所著書甚多五經大學皆有纂述盛行于世又嘗謂六典壞于秦後世不能行則惟以秦爲師作周禮沿革傳六書變於秦後世不能知亦惟以秦爲師作六書精蘊二書一轍大要謂古一字宙也今一字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



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識者韙其言云

論曰予少讀莊渠遺書心韙之謂其言皆足表見于世即不必見之行事可也然其論主靜之學微矣如曰冬氣閉藏極于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充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靜何以養吾仁又曰造化混沌而後開闢收斂而後發生是故歸藏于坤乃聖學第一義噫斯其爲天根乎又曰鷹立如睡虎行如病皆蓄其力而全剛生焉纔輕易發洩便覺浮泛無力又曰自欺最是國賊然其病只是一箇因循遂至長惡容奸墮坑落塹故不可不決裂也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由公之道無變公之學傳曰主靜立人極其至矣乎公既殁詔贈禮部左侍郎謚恭簡賜葬高墟有司建祠興賢里載祀典

方鵬　弟鳳　孫元儒

太常卿方鵬字時舉弟侍御鳳字時鳴祖盛王文恪所傳槐庭先生羽儀吾鄉者也父封翁麟更以長厚見推當世云太常生而岐嶷既長猶憶其前身所在處有聲黌校間而侍御早慧知向學則太常課之學



出入新瀆里里中人嘖嘖稱二難也侍御以弘治戊午薦于鄉既三年而太常舉鄉試第二人正德戊辰皆成進士當是時逆瑾多僞爲令挫辱諸進士逼令來見而太常念父母春秋高欲令弟輒歸省獨身受虀粉無悔乃夜起旁皇却立午門外同年陸其者見而訶之太常欽容謝不敢不數日瑾敗授南京祠部主事歷員外吏部郎中陞山西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編修充經筵講官主考北京鄉試而侍御用行人起家擢南北臺侍御史巡按真定當

是時太常望重爲時彦所宗而御史之言事也力王文成就閒海表則薦文成可勝大任胡端敏伐謀中讒則救端敏謂寧庶人必且行大事天下凛凛側目方御史矣嘉靖元初天子欲追隆所生永嘉安仁二曹郎緣廣其意以䟽請太常聞而徼是之御史再䟽辨非是奏劾其兄以謝天子然後自劾以謝太常相持久之太常晋爲卿而侍御僉憲廣東旋自免去太常忽忽不自得曰我預彼是不預彼貴也彼豈田千秋我哉亦遂移病歸與侍御養重新瀆里當是之時



兄弟怡怡閒童子時釣游訪先哲丘壠碑版載記幅巾杖屐往来田閒而天下之清望都馬太常善病多下帷薰掃端然危坐長吏問候帷謹則侍御主之而侍御性逸宕多笑歌管絃之樂太常亦時往不令曠日隔也太常得壽七十一侍御加六焉侍御孫元儒字思魯嘉靖庚子以禮經魁南服學者爭寫傳之嘆其超朗而公自謂未至務廣氣類之交于四方闢園亭田野中用相砥礪久之而公熟視彼所爲故不能有加于我也旋罷去爲清虛之學每偕計吏行時時

截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亡何病死年四十士林至今惜之

論曰二方先生冠冕當代矢志勿欺勇退急流各成吾是即小夫婦人知爲并心一腸不貳不雜而當年志狀獨于憲陵之際引而不發予故表出之不辭蠡測敢阿其所好哉槐庭翁故有兄年踰六十小得辠于父輒杖之翁鬚鬢皤如長跽以請父投杖而止當年以爲美談兩先生信其苗裔矣予每過陳儀封輙言孝廉口無世語身無世態豈有大惕深隱于中顧



性至氣高一弗能堪遂托于飲迯于禪謂之聊解云爾而吾友婦太僕以爲鬱于憤憾之所未酬縱酒凌物盡棄其已能而津航及于下乘太過或者其信然歟太僕儀封皆當代持衡能言之家闌發故交津津如是則亦可以知孝廉也夫

柴奇　從孫大履

柴奇字德美敏資强記楊俟子器見而禮之令薄游吳越閒用資耳目公挾冊負笈褁粮遂登會稽探禹穴觀潮錢塘慨然而還正德辛未與弟泰同應禮部

試選高第觀政吏部時楊文襄爲太宰發策策諸進
士公上書言東南水利其要害無過白茆塘瓦浦歲
久湮塞轉傷禾稼請以逆瑾沒入貲給濟工費言甚
懇至文襄上其議于朝特命工部尚書李充嗣往厥
功告成繄公之策也是歲授吏科給事中奉詔監軍
齊魯間討流賊舉劾功罪惟明克允明年賊陷曲阜
闕里禮籍樂器焚蕩無餘公奏移曲阜城就孔廟給
督將士擒賊部軍勇壯九月凱旋獻俘賜金織鷺袍
加俸二級初公之監軍也嘗止郵舍傍垣而寢見其



父呼曰起起公帶夢啟戶而垣敗訇然則逸馬觸之
榻虀粉矣公自負葢有天道云丙子服闋補原官丁
卯陞南京光祿少卿會　武廟南巡同大司馬喬宇
京兆寇天叙協力修備所須槩不應會而辦民力不
勞又查復廚役之占他所者二百餘人嘉靖已丑陞
應天府丞壬辰陞府尹清查官占埋沒地還之民間
復積科試羨餘以拓貢院會南太廟災引咎自陳致
仕家居十餘年卒年七十三公居諫垣時敢言事輒
焚其草今嶔菴集所載獨諫南巡劾錢寧一二疏而

已孫充年字欽父萬曆丙戌進士試同安縣知縣終
常州府學教授從曾孫大履字旋父刑部主事恭之
曾孫也少孤貧不能就塾師學每聞講誦聲公徬徨
其側輒有開悟故人顧茂尹奇而館之令與諸子游
入耳都盡課義可兼十人就諸生試皆高等萬曆壬
辰聯舉南宮甫踰冠乙未廷試丁酉授中書舍人辛
丑陞職方司員外郎郎中公性善酒無貴賤長幼皆
與飲輒盡其歡而在長安克精治事然不廢折柬之
召嘗酣飲達旦質明馬蹄特特所酬應無不先諸曹



郎立辦黃頭伍伯皆稱公忠勤無留事嘗主試粵西
得士爲盛張兵部其廉殁于京邸婦妒甚張不欲歸
其妾所生子留妾邸中翰林馮有經寔撫之而公以
鄉誼保持于外每過省必呼同曹郎善兵部者與偕
昕夕惟謹三年如一日曰張有寡妾在公自少挺挺
不肯以喜怒隨人既貴益自竪立被服寒素或見其
襯章惟毛褐表數年不易云丙午假歸暴卒公在職
方久餉遺一無所受既解而南倩師有持千金爲壽
者公醉之酒峻謝之甫別而沒既殮僅餘酒鎗數事

而巳公性孝友念與毋居貧起家兄大觀勉爲善不能自給既省毋畢出所持装進毋曰以爲兄具兒食禄于朝毋毋用相念也或言公卿薦時将校公攖命家人市一瀚布衣而易其既敝者至不得觸手語人曰服此六年而吾體漸溢不堪着然亦市之其肆中吾甚思久而渝也聊服此識吾念焉

論曰吾鄉稱兄弟同籍者自二張始方與柴繼之官至京兆尊顯矣刑部阨于年同安之政有聲於時就教而沒盛者故難其繼耶職方禄壽雖不配德而清



風穆如矣職方常召鑷者入几而不席僅取敝篋殿之其他服御皆褻敝而爲獨所奉巵酒盞底透見銀花耳職方嘗語人毋豚吾稟賦蓋庶幾焉職方死數日而里人傳說新柴復生倉皇馳走塵昏一巷中匪其愛之疇欲生之也耶里人謂同安先貴故稱職方新柴以别之云

盧志

盧志字宗尹自少讀父守恒公遺書好講素難洞悉包絡淹通諸家之義然名不出其鄉有病瘘久不起者一劑起之名乃大噪衆以爲神弘治丁巳應名醫詔提藥囊負笈走徐沛間一人衣短褎衣止先生坐與論運氣主客正對之法其言非常先生諾諾承之意忽忽如夢醒間遂行就禮部試試高等隸籍太醫院供奉御藥房奉詔修本草成賜金綺蜀藩奏迎先生詔不許孝貞太皇后暨聖皇后六疾診視立愈賜繡衣一襲名動京師正德癸酉治上痰疾授御醫乙亥治悖疾遂擢院判贈父如其官是時先生入奉禁御出陪乘輿眷遇隆重賜金綺三品服長安貴游競



相延致馬鞍所指輿隸促沓塵昏一巷中爭先御爲快而先生仁心應物無貴賤老幼一體療治察色按脉洞視五臟鍼熨湯液不泥古法所投立效如大將挾剔駛騎縱横皆宜内自禁掖乃至委巷一切痌瘝恃先生無恐詳具別傳中庚辰上南狩不豫召先生先生趣告諸大臣冬得夏脉法在不治願定國儲安社稷宮車宴駕例得罪先生超然免于廷論詔以院判致其仕時有院使王某者瘍醫也治背疽不効强先生視之其人喘嗽嘔噦以木榻穿底坐下不止先

生曰可活也王語先生兩尺俱絶恐無生理先生曰
所以生者政以兩尺絶耳經云上部有脉下部無脉
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今幸嘔噦何患焉請以枳殻厚
朴半夏枳椥之屬治之王曰疽背端瀉危矣藥非所
任先生曰此急則治其標〻乃取藥煮其旁香氣達
于鼻病者歆歆以手指藥爐求飲盡劑酣睡比覺病
去疽亦頓平凡先生所療類如此餘莫能詳既免官
促舍人治裝諸遊長安者強持先生留邸中嘉靖壬
辰子梗登進士補外先生歸崑山時已貴高門敞第



笙歌雜遝家人受旨進士務遂所樂以娛先生而先
生性固恬澹無一切姬媵耳目之好日與弟子數十
人解說素難不輟沈友者號苓坡侍先生久嘗與談
運氣曰人皆知運氣太過不及主客正對之化其間
所云中執法貴人行令最不易察盖歲運與司天同
化爲天符執法若戊子丁卯歲火運見少陰木運見
厥陰戊子運化炎火司天化熱加以火熱病心内外
邪并主血溢暴出故中者速而危天符歲運之氣同
化爲太乙貴人周甲之運臨歲者四若戊午感熱病

心巳丑巳未感濕病脾乙酉感燥病肺皆内外邪并
五臟主病不治故中者卒暴而死中行令者因乎歲
會其氣和平故徐而相持是緩急輕重之分也又云
歲半以前天氣主之勝之常也歲半以後地氣主之
復之常也内經之旨至切而當王氷以勝甚復甚勝
微復微爲解其理愈湮抑不知天運有太過不及氣
化有盛盛虚虚太過者化先天則巳勝妄行不及者
化後天則巳衰受制盛盛者風熱相火位乎歲半之
前木火之氣動而爲勝也虚虚者土金寒水位乎歲



半之後金水之氣本衰因時旺而能復也盖木火之
氣有餘而金水不足有餘則勝常多不及則勝常少
故耳然有當不足之氣而反爲勝此天令之變非由
恒紀不可以憶故曰時有常變氣無必然也言既顧
沈友書之而是時朱桑中以童子侍先生謹問傷寒
脉要先生曰昔人謂病從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
其外後調其内有指爲傷寒者此大不然稽諸至真
要論所指第言外感如諸瘧之類非傷寒也傷寒外
感之疾既盛于内則傳變入裡其勢至危此時尚欲

治外譬猶大盜已在堂室不急攻逐徒周章垣墉之
間豈理也哉故仲景曰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
愈奚待辨耶又云東垣謂飲食失節停滯者皆傷于
胃勞役憂喜悲怒者皆傷于脾其言固曉然易知然
暴怒傷陰其病筋攣血溢暴喜傷陽其病厥逆崩漏
驚悸引而不發之妙孰能知之苟不研精索隱因內
經以盡變鮮有不敗者也又云原病式以五行過極
反兼鬼賊之化故戰栗惡寒皆從火治予嘗不以爲
然仲景論三陰寒症亦以戰栗惡寒概從火治爲非



則是戰栗之症固多因于熱而亦有因于寒者不可
執一也是故別陰陽于疑似辨標本于隱微惟丹溪
爲能言之又云知迎知隨氣可令調人之氣血外歷
經絡內應臟腑寒則凝沍熱則淖溢貴適其中乃不
爲病蓋手三陰從胸走手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
從頭下足足三陰從足入腹實者迎其至而奪之虛
者隨其往而濟之瀉實補虛不能外是世俗多以經
絡諸篇岐爲別門甚矣仲景始發之于傷寒諸論因經
考症立方陰陽表裏各其病畢見如太陽曰頭痛脊強
陽明曰目痛鼻乾少陽曰耳聾脇痛太陰曰腹滿自
利少陰曰舌乾厥陰曰囊縮凡經絡所行部分發爲
病症較然可見學者必察乎此庶幾迎隨之法施不
謬耳先生好著書喜談脈理年踰八十衣冠皓偉嘗
以手捉其鬚話當年治疾快意事津津不置弟子嘆
未曾有則又曰盧鬍子豈異人耶知其說而已矣蓋
武廟時宮中皆稱盧鬍子云著有醫學百問辨脈家
典要增定醫學綱目進士無子悉亡去
論曰予家先節婦先生女也得聞其行事爲詳而予



猶憶吾王母晉晚歲病痞每據牀呼曰悔不如盧太
公言予跪問故則母年二十時有疾先生與之丸一
升曰服此可無悔否則望五而發無及矣其發也果
四十有五語云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先生以其餘醫
人而其大者默定國本于武廟隱微之際倉皇宴駕
宗社又安非上醫之流乎與古之醫和論晉侯之疾
扁鵲望見齊桓侯而却走何以異哉而惜乎其書不
盡傳于世也先生之祖曰彥昭國初以賢良徵爲四
川參議參議生佐佐生輔輔生常字守恒三世業醫

守恒生先生從崑山生進士梗官兵部負外郎娶靈寶許氏封安人次楠太學生娶周氏楚府教授泰孫女皆絕墓在真義西三里自先生歿朱柔中以治傷寒顯子孫能世其業其又爲龔侍丹之瘊厥沈懷中之中風沈慕汀之外感奚婁潮之痨瘵皆倉扁一時名聞境外技鍼劑草木必稱丹谷先生以爲此道中人龍也

## 秦雲

秦雲字起和識力强敏能任事由國子生倅霍州會



山西旱饑公被檄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一武弁董鏹數萬行而懷仁王府故隸霍宗祿久缺則使黃頭破梢而掩之公曰王需祿米急故當而柰何捍天子命常饑三晉民即有詒讓王其何說之辭王震恐完鞘還弁公取鏹列卓上照戸分給即胥吏一不涉手晉人以甦勑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霍故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公發庚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詬之曰汝何官而擅命發廩耶公唯唯承之然鉤考籍記甚明不能加罪而里甲遂免逋賦之患且因以爲利焉遷倅夷陵夷陵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群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公夢白袍者翹一足心知是秦武安君白起爲設重樓肖像祀之火患遂息車駕南巡省檄公統領輦夫萬人上居飛龍樓每一念至即如陵上不以朝暮間斷聲輒發無後期公與太守送抵樊城乃還而大鴻臚揭簿呼名會有旨事過界不問得免譴而監司猶責公避事公入白監司明府故後代不知此時事猶憶統輦夫時常懼不免死監司默然一日



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數千里南出夜即平時倅被檄但以文書羈縻官長無至者師帥取百鎰金苞茗中餽公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嘆賞之陞開建縣知縣不肯赴僦舟還吳日以著述爲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自號弘玄先生所著有地理正脉荆南行稿史統鄭畧藏于家世父璥別有傳

論曰歸太僕作弘玄先生贊詳哉其言之矣先生既謝事老而貧每言在夷陵建樓祀武安事樓上[illegible]

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巘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槳出沒于蓮沱漩渦之間極荊楚之勝矣先生賦詩談笑都不減古人而朝法非進士不成官其以國子生進者多自畫無能自奮于功名悲夫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吳郡 張大復 著

## 皇明崑山人物傳

### 周鳳鳴 弟鳳起

周鳳鳴字于岐長不踰中人饒膽畧究心當世之務動止嶷然父康僖公心期之年二十五成進士是爲正德九年甲戌授刑部陜西司主事初提獄即明習本部事宜多所注記部中每有奏牘尚書必諮決于公嘉靖癸未遷本部廣西司署員外郎尋署郎中事



奉勅勘宸濠逆黨按律定罪一無枉縱甲申寔授本司郎中時李尚書承勛爲刑部知公特深意欲以煩劇相試念惟廣東司所轄錦衣旗校驕悍難制調公往視事旗校肅然戊子李尚書擢本兵亟薦公調職方職方主將領多請謁竟莫能溷公總戎參將以下除目一出寂無後言上嘗命惠安伯提督團營豐城侯協同視事而豐城以伯不得先侯請下廷臣議公曰伯不得先侯者分也上所任使是公以下者莫敢抗矣議遂定庚寅擢大理寺右丞值星霾示變應制

上疏纚纚萬言其論兵食水利尤爲鑿鑿可見行事
當是時公方慨然以天下爲已任而張少傅江司馬
鰲之屢欲中公會馮御史恩劾奏大臣不法事司馬
將甘心御史而公所擬肆赦詔條適與忤遂落職公
家居十有八年內外章奏薦公經世之學可大用凡
六十餘疏公弗爲動嘗語人曰脫不幸吾亨于官者
那得十年父子相保乎蓋歸而侍康僖者又十年云
康僖既歿詔廕一子入太學公以讓其弟于霄于霄
諱疇起爲光祿寺署正能謹然所司與寺人爭出納



致廷杖滿考將遷以卿貳事波及謫山東塩運判官
終遼左行太僕寺寺丞敦樸愷悌號稱長者庶幾萬
石君家之遺焉

論曰周先生早奮于功名以爲天下而餘常以爲其
家謝政之後區處萬貨至于纖悉目量手箕莫不犂
然倘亦范蠡力耕海上之意乎而其後屢散也顧方
伯誌之詳矣曰明練似杜元凱勤然似陶士行介特
似楊伯起竟其才業可以無所不至嗟乎嗟乎天生
斯人乃又奪之耶先生晚居尚書里自外歸有烏百
逐板輿而噪小史曰彼烏有雛墮者某攫之去豈其
訴耶公心不然之召責墮者令納雛其巢以觀焉而
其人畏先生之將撻已也緣木如飛先生拊膺瞿然
曰吾爲刑官久凡所擾折獄者理耳亦何知理所必
無故事所常有哉後弗振矣然聞先生治刑書濡毫
忽起立或顧影而嘆人以爲求其生不得也

王應電　裔孫承慶

王應電字昭明格物強記讀書務深入又能自闢一
境謂不可磨滅云少游星溪師事莊渠先生授周禮



遂遍覽宋胡宏明季本之書與近世吳幼清何喬新
舒芬陳鳳梧諸家之疏殊未滿志喟然嘆曰夫子信
古所以述而不作後人多援經以翼傳吾斯之未能
信嘗指架上諸書此紛紛者何論乘訛襲舛即所載
冬官散見五官之籍其文不闕要是後人之周禮非
周公之周禮也周公之禮根極心源昭爲天象五官
離合皆有統會雖百世繼周而治必出于此故孔子
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雖百世可知也于是標
位列圖句解字析積有年歲殆可充棟胡莊肅松好

公書遂刻之江右公署先是公以兵燹無家西游吉安從羅中允洪先學初與羅語不甚見省後稍前席至相問難達晝夜三越月而後忘言羅嘆曰昭明此書如盤根樛枝附麗宛轉即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辯固莫能煽搖其中而凌駕其上矣然用以告世罕有識者楚人吳鳳瑞見之曰向歆之後罕見其比公雖流離轉徙手乃其行芳志潔一介不苟取與莊肅嘗避書院舍公公危坐終日指揮左右如其家晚歲自泰和歸崑山未久卒弟應宿鄉貢士裔孫承慶字孟



餘廣額通眉眼如漆談言亹亹父敏學奇窮遷徙無常公倚外氏居先輩范南江公孟嘉也說周易中庸論語往來淮揚間公蚤歲時闢領要遂能口傳其秘筆之爲文常驚一座父心獨喜念是兒可不負先世述作而公果用文章起家領乙酉鄉薦名噪都下公少失恃育于祖母其而父又早孙力貧奉母甚歡公逮養色如嬰兒父歿而大母存公遂不上計吏試依依膝前歿爲孺子泣也公年且艾乃謁選人授瑞安知縣縣苦旱痗税公調劑之恤商惠竈薄斂緩征所以休息瑞人者備至梟徒楊敬寓籍于瑞根盤不可問公捕殺之而高其者窟穴水碓寺患苦其僧公直之如律則瑞人凜凜憚公矣瑞鮮文物士不登籍者幾百年公至作人爲務嘗得林增志李元韶卷大悅之而乙卯籍始有瑞士名姓蓋林云亡何歿于官公口爽不能藏人過然用意故長者性至孝痛父多徙乃行營高敞居青黃而文之甚麗誡家人舁父襯先居之人語公非祥公訶曰事死如生祥莫大焉故人陸其與公善而公用薦起陸貧不復至一日持酒脯



艤舟餉陸并餽之鏹陸倉皇不能省公笑曰君今日滿甲忘之耶公少從父讀不能買坊刻備觀覽從其友李某者得陳貞外敬甫數十義公誦之以爲佳既貴臨文猶稱述不置云

論曰往與瑞安同舍舍李氏許瑞安嘗言其父在川翁率瑞安羅拜昭明先生深衣帷裳儼坐而受之如見古人翁問周禮圖記則云簡帙重道遠不可舉已付吉安官舍語亹亹多訓誨瑞安尚小不能盡憶也星溪之學滿天下述作如昭明寥寥矣予每見瑞安

挺而立尊其瞻視亦循行古之道歟乙酉之役與予偕卜之神瑞安得仙宗主盟之繇果爲凌公登瀛門下士神告之矣平居孝友爲政出則桐鄉瑞安斯何負磊落丈夫淵源本趣哉在川恂恂儒生老能孝養諒亦家學所自夫

張羽

張羽字子儀三歲失怙奇貧稍長不能就外傅則母王夫人辟纑紉綴將之夜歸就母讀兀燈熒熒相對達旦以爲常母又令公乘月課誦縮其膏爲風雨晦



朔需公讀稍怠母面之嗚嗚泣公亦泣書聲彌震聞者悽感而是時公已落唾驚人同舍生眈眈目矚公矣居無何有外家隸尺籍勾補不可跡者詞連公公煢然孺子無兄弟聲勢之援伍伯捽而盪之子母嫠嫠囚繫行亂頭垢服線蹊新故屬也所司憐其孤童許白之正德十六年公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視権蕪湖客使肅榜疾馳雖甚嚴重必誠長年毋得逗撓捍張使君閑法既還京遷刑部貟外署郎中事公與大禮議不合廷杖幾斃柄臣嗛之以原官改南刑部而貴客猶以閑法見挫螯公蜚語聞上竟免其官先是公未病目絶絡忽下垂王夫人之喪哭泣過毀遂障其視或語公不幾滅性耶公泣曰殆非然焉曩者吾就月讀書時風露薄之先夫人已知吾視涓久賊其外後殆不可支矣乃闢地城南湛思靜坐客至談說經史亹亹忘倦公性慷爽不能自匿其本懷即子弟有過必令人知既疾亟猶絃歌數闋賦詩如平生得年七十九

論曰予爲兒時從長老先生讀刑部制舉業音節鏗



然已聞醫者爲刑部起下垂而張之猶復摩挲萬卷中也刑部闢城南居規鑿園池遂不至廳事與世隔詩輪裒然然每言其少時就月課誦事血淚淫淫蔽面矣刑部既老雖不與世接而風流蘊藉至今猶想見其人子孫落落散處四方有冒他姓選爲弟子貟者邦人猶嘖嘖指刑部之後至垂涕云

張寰

張寰字允清長身玉立飄顏如仙與人若落落而英偉秀傑之氣時滿襟帶見者大恍登嘉靖元年辛巳

榜進士第知濟寧州旋改濮州内服闋又補開州所
至多惠勞去後甚久州人尸祝之治開未幾尋陞刑
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尚書以公才令攝浙江司郎
中事獨循寬法人以無冤刑部滿考封父初州公奉
直大夫再疏乞終養詔許之初公之守濟也板輿迎
奉直州舍而州故孔道驛騷良苦公飭儲偫候望無寧
時奉直心弗善也然不欲言公察色知之將疏乞改
官而費文憲宏語吏部曰張允清才子令作候吏耶
遂遷濮公既封奉直具璽書金緋進而奉直寄語公



自汝守濮掄西洪學常天叙等爲朝廷救此一方民
甚善而吾終夜凜凜毋持家報至手顫汗盈把矣吾
饗國家榮施汝毋損耶公又察奉直言知其心弗善
也乃遂乞歸戲綵奉直前如嬰兒既數年奉直以老
壽終服闋除授通政司右參議會九廟災詔京朝官
三品以上自陳而公秩五品徃見夏學士閣詔旨欲
自陳夏公漫應曰可竟解組去公有至性即顙如戟
手必奉直同臥起而奉直顧見公步趨旋折慄然惟
恐其墜也在告時從奉直觀雁宕登天目父子相隨

衣冠儒雅浙人望之若翛然在世外者奉直既殁孫
吟長嘯盂縱意名山水間渡浙江觀潮錢塘遂抵武
夷至匡廬還觀石鍾小孤釆石九華黄山白嶽足跡
遍東南而碑版題詠之作亦半天下

論曰銀臺公該達多端世莫名其學要之自親親始
矣公嘗社苕溪盖友坦上翁云坦上翁者前工部尚
書劉公麟與名士吳琬陸崑華爲湖社孫太初亦與
其中建安李尚書嘗稱見翁峴山了無宿具惟以孔
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而翁獨與公善不知



公學視其友懐王之會公嘗一再徃説者謂公學擬
王文成不必然公盖東方朔阮籍之徒不名一行再
會懐王亦如陶隱居遊蓮公社也歸太僕有光見客
降仙公憑乩自謂已得仙云

## 王同祖

王同祖字繩武少孤善病嘗自匿幃中看司馬通鑑
病起悉了其義誦可盡一卷脱句二三名噪黌序間
爲諸生冠正德巳卯舉于鄉庚辰舉于禮部會 武
宗南巡未及廷試以嘉靖辛巳賜進士出身選翰林

完葬吉士授編修公既績學有聞讀書中秘益事宏博六經子史外陰陽律曆山經地志下至稗官小說無不叫覽爲文章操紙筆立書驗暢爾雅居然合作然公意直欲見之行事故在朝多所建白今詳載九龍山人集中識者謂有出入將帥之畧云永嘉驟相倡議尊崇獻皇典禮一時諸臣死徙斥逐殆以百數公爲翰林亦在遣中永嘉卒公始用薦起爲春坊校書編修如故尋進南京國子監司業司業古成均地位望清重公蹶復起乃稍事振植意欲有所發明以



答主眷亡何諸生坐頌曆失儀宰臣震怒既免祭酒又欲盡奪其諸生公力救乃解已又上䟽言他事忤旨落職公弱冠登籍垂三十年立朝者僅五閱歲偃蹇顛頓卒以讒死天下共惜之

論曰王先生眉目竦秀抵掌談天下事無所讓或謂之曰翰林故冠帶書生君宜少默公笑曰政不欲冠帶人作書生事予讀其集良然然稍憊難爲言責矣九廟災議謂諸陵題主宜用春秋哭災漢儀變服例一做日中反虞之儀不得以吉服從事又曰宗廟藏主石室謂之宗祏公羊高曰主藏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漢儀藏主西墻埳中埳石室也今建廟宜于北壁鑿石爲埳納主其中以應古制引經據理可示来世駸駸與白虎諸臣爭烈矣

## 魏庠　子希直

魏庠字子秀世居真義里真義西婁江東遶大浦多湖瀼田肥美居民千餘家公襲其父璧遺田數百頃力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資補南京驍騎衛知事改光祿寺典簿致其仕公還里中見故里人苦重



賦上戶多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免者公獨自占其役俾休息焉真義里人用是特饒相誡勉其子孫必曰光祿之德幸無怨光祿縣令郭楠嘗造公見廳事側荒塚纍然問故公曰其子孫欲售之久矣與之直彼不以治生而棄其骸骨于水火故寧存之令拊掌曰杜氏之葬在西堦之下古人之誼也不意今日復逢于君咨嗟良久而去邑城西有宅與隣舍參錯人曰君胡不券公曰其人養母甚孝能守其業不忍奪也凡公之爲德于鄉任自然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葬高

墟子希直字温甫嘉靖乙卯北畿舉人急行義不必人知如光禄性高華淵達多戲所歷市橋村舍買金賑之不可勝紀然多出之嬉笑怒駡閭逆来順往人莫能測以故多取痴絶之名而人受無名之德里有粥菓者甚貧公思賑之無由而粥者貿貿然擔過公許公尾而竊之粥者見而跪進其美者公戒勿泄取什百價償之不納其進他粥者鬬競爲不知以希公竊公亦戲嘗之心知其偽不問也客某者久信于公意甚合故多平反嘗連其從者詐引無賴祈公施而



居間取金馬公弗知也嘗使乞者爲老婦哭于市詐言將戍其所父母已行公甚憐而呼金與之篋中金僅二鋌客某者故叱之以爲不誠公故必與之其從者又故言金且盡不足償則公盡二鋌與之矣居恒好買萬金奇方聞有賣奇者不遠千里傾囊購之嘗瀕淮涉河見纍纍析者瘠甚卧市左公取方藥募人療之愳不法又手擭其癱加護焉又手搥千許而和之令速達析者泣問主名不應聞者笑其迂不以爲德也公自爲舉人四十年不造令縣千牘之謁而散其家累萬金今之稱行義者必曰八相公其行也得年六十有四

論曰魏之先李姓家吴封門之莊渠恭簡所由自號也李翁嘗依姨母因從其夫姓爲魏氏而居崑山之真義至孝廉復姓李氏云李氏之在莊渠者尚以百數恭簡歲廪米有差光禄踵而行之誡子孫世勿絶太史公云千里之内賢人之富者光禄可以當之矣魏故有二孝子無嗣光禄謀祠之不果嘗語孝廉而孝廉年老散其貲殆盡又不果則又語其子尚賢曰



我將營世祠斷自朴隱至于光禄祀于一堂于同堂別爲一室祀恭簡公又別爲一室祀二孝子嗟乎垂老不忘其父之義又廣而推之疇謂孝廉多戲徒爲此嬉笑怒駡之德者哉尚賢卒成父志予特嘉之嘗爲作世祀述尚賢萬曆壬午舉人

顧夢圭　子允默　懋宏

顧夢圭字武祥十歲能文章十七偕計吏對公車不第輒下帷不肯見客嘉靖癸未成進士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郎中時公

年二十五輒從海內尊宿呂仲木鄒謙之遊相友善
嘗泛舟清溪看梅花色香孫絕仲木笑曰武祥如此
花矣其見雅重如此擢廣東布政司叅議分守雷廉
海北故有平江青鸎楊梅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
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道里遼絕往歲開採用舟筏
兵夫萬計往来海中因以爲盜近年剽寇黄山秀蔓
延縱横覆轍可鑒且珠蚌出海有漸生息甚難先朝
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
珠已耗竭自非積久欲求美碩繁顆此必不得之數



矣况蜑戶腰絙入海觸犯瘴霧駢首就死實可憫念
傳曰明王慎德不貴遠物伏望陛下亟賜罷採養寶
源以寬民力天下幸甚不報責貢珠如初都御史陶
諧議勦西山諸猺空其地塡以新民如韓襄毅公故
事公謂御史言猺不宜盡殺塡以新民勢必吞噬而
猺地荒落雅非土兵所習居先年襄毅于廉州流賊
殘破之餘召新民塡其空而廉地皆平原非今日比
御史卒從公言久之遷江西左叅議張毓秀者公故
人子爲幕官柳州時櫬歸里而公見所櫬舟挽卒伶

傳促驛騎偵得之輒假路符行其喪而舟隘便易已
舟載之灑淚而去尋陞山東按察副使改提學河南
訓士先行誼作高才生文訴人稱之會効廟覃恩進
階中憲大夫是年駕之安陸道河南省官出迎而公
居守攝三司篆三司事秩然有詔宗室惟親王朝行
在所公榜詔旨于省門宗王以下無敢佚游視省府
凜凜矣陞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分守延邵汀建其地
〻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
漸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



家歘然無跡兵去復出公至詢得所匿盡捕之其冬
復有浙賊自車嶺入松溪刼崇安建陽而建寧之民
竄穴松溪賊如壽寧公詢得又捕平之擢本省按察
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請致仕得俞旨公寬厚長者然
終不可犯以非義羈丱歌鹿鳴鄉人爭羨異之公抑
抑無喜色久歷外臺不內徙嘗戲語所親北河有權
舡者曰腰彎折吾爾時不覺心動云子允默懋宏
顧允默字茂仁幼習家學爲文章多根極理要宏贍
該博而秀色靈氣勃勃言表爲一時學者所推重已

讀皇甫兄弟諸書悅其菁華乃發其先侍御家藏摘
芬擷秀潄潤咀英吞吐六藝考叶宮商識者謂酷似
其舅而公不自喜也去從歸先生游為古文詞濃淡
相遭均節有式然公志在繩武藍衣幞頭浮沉諸生
間悒悒不自得中歲遊成均為辟雍弟子與海內賢
俊角則又輒先諸賢俊而藍衣幞頭如初公乃慨然
曰李將軍不封侯豈其數耶稍稍考訂音律徵一二
少年用相娛樂而讀書不減壯盛時晚年病噎其子
天埈憂之不欲對公車公促之行曰吾志也既病亟



闈報又强遲之曰此行不第一會必有異已聞泥金
捷賜及第索筆賦一詩遂瞑公長身秀目鬚顏如畫
與人語恂恂若處子雖復酣放淋漓談言微中而時
有不勝之色恥談先世功閥遇游冶王孫鮮衣躍馬
揚揚于道輒障其面促步過之不與通而鄉人推世
家子必稱公公聞弗善也公好讀書不問生產作業
家幹有負官租久不償者會海忠介清查粮額及公
而公方應試棘闈大梁王侯督其家幹如令不以聞
公曰毋以事分郎君念蓋其見重如此

顧懋宏字靖甫白皙虬髯語逡巡如寒士而氣雄萬
夫時有封狼居胥之意馳驟諸生間久之多口過竟
以此秩聢註誤繫獄既白家壁立將訪其宗老蘄陽
閣有雲閣大夫王圻載與適楚閉署中夢遊武昌感
司馬子長來觀七澤之言作楚思賦久之竟以宗老
籍為諸生蘄州時練水殷無美都官夷陵見而懷之
曰此吾故人顧茂儉也假道過蘄勸令東還遂游太
學萬曆戊子以太學生被薦告還鄉里公在晦時故
交寡絕有謝生者能間關順適公意公重憐之既得



雋謂一第可俛拾兩偕計不售公乃嘆曰嗟乎吾日
暮途遠寧自斷小之耳乃授新安諭新安士多就公
而公才濶無所大用于諸生間遷國子學錄自謂陪
京散吏守簿書而已其後出守莒州奉職循理無吏
議終非其好也尚羊浮丘諸山望劉勰雕龍故處久
之自劾免既還築室鳥夜村植梅花數十株召謝生
徵歌為樂幅巾杖屨顏雲色識者謂不減當年丰骨
云
論曰中憲公適閩過遂溪道渴不受墨吏水必劾免

其官此其中涇渭何如而猥以劉寛妻師徳栢比方也茂仁菁華之業不減其家劉牢之然非所顧靖甫閉署中感憤作賦騷騷與子長爭烈矣予少及侍長公好奬士類聞人不善巳有怍色與次公周旋久想其言論風旨庶幾令人所有無所不無者耶尚論顧氏之世多長者不虛耳

晉憲　父鷃　子驥

晉憲字其章父凌霄翁名鷃故宣平縣教諭性長者獨心奇先生八歲授古文尚書則先生通尚書授馬



班左氏傳則通諸傳授濂洛關閩諸儒之說則盡通其說謂諸儒弗畔于道然莫出其宗當是時意可俯拾一第試爲諸生則落落諸生間十年無所合日抱影一畝之宮環堵蕭然撑鏡而歎忽相者前揖先生先生訝然曰若休矣吾無所復覩天下事相者曰相期甚久念非足下之時弗以告今者從門隙窺若面有光氣如日翳而忽明也横秋必矣如不吾驗請就御史小勒兵而有不駴子冠軍者予却立良久曰故是嶔崎歷落人再誦其言而去是歲果就御史試第一人秋七月又爲都下士尚書第一人先生曰非獨相者信也吾性褊嘗自訟弗能下人日者賓于鄉有竹工無端戟手相詈吾趣過之弗與校知其改常也不三日竹工死先是與同舍生詣江陰同舍生之挽者與田者鬨諸田者負耒而前吾故自撻其挽者田者歡謝去否即奮耒虀粉矣吾故不能自見吾面此兩事者其有光氣時耶雖然吾無條達之會將不利于行是歲上春官果不第癸未始成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時永嘉安仁在政府先生心弗善也永嘉



以二子贄于先生受尚書則先生與說尚書不負贄而巳矣尋奉命視権荆南荆南既孔道権司萬貨所集先生氷蘗自矢政府不無少望賴本部趙司空廉知其賢奏爲諸部使者最會有疾在告三年補虞衡司主事適有慈寧宮之役謹物料絶竿牘如在屯田時政府滋不悦辛卯晉本司員外郎命甫下武部失火將延焼水署先生倉皇赴之悍禦節愼庫所存鉅萬而論者詞連先生先生因服請廷評評無害通判嘉興銓部擬改南員外郎命且下忽中格會台州有

噉聚之禍敕其守逐還台郡先生撐鏡語其舍人曰吾面盍有雀班如醫云春秋之役班忽脫縮入皮膜閒今又若醫其草殆不振遂自免君子曰先生之解也柔其㥜免也信諸醫豈相者之說故然耶先生初筮仕就故宅稍闢園亭則盜者敗之已稍繕則島夷又敗之先生曰嘻吾故嶔崎歷落人豈有憾焉或有言永嘉貳先生者輒謝曰永嘉即貴能隱現吾斑痕哉得年八十二考終子驥字子良孝事工部知工部之不能諧世也修植桑果種橘千章與從父其大翁



發明軒岐之旨曰凡為人子應爾然不廢科舉之試後應詔圖訂孝武兩朝實錄以之不得官請試遠郡歷滇遼中都幕慨然南歸橘敷榮且落其實作傷寒辨論數十篇語所親曰吾藉工部之庇游成均觀明堂辟雍遂盡覽兩朝掌故一時休明紛紜之變涉南詔登金馬碧鷄之山擷其明秀渡遼問女直毛憐朵顏泰寧寇所往來南浮大河瞻伊闕放舟而還棄心朱實纍纍抱弱子剖一味之甘論五臟關會之原辨草木甘苦之性所得既多夫又何憾而故園殘破不

可居將小築黌舍旁後人其有觀乎先生清癯玉立印堂黑子隆起時然後發言有義意書法顏平原醫說宗王叔和其人類王彥方陳太丘學者稱樂庵先生

論曰晉氏其先受姓于國子孫多散處太原平涼閒楚漢之際鄙始以晉顯歷東西京迄典午之代經與灼之外何寥寥也灼有文章述而不作工部豈其苗裔歟參幕在隱現之閒務滋宣平之德宜大其後而後如綫者何也天將有待耶悲夫



## 秦鰲

秦鰲字子元孤貧力學未弱冠里黠者中之徭親戚憂之公挺挺上書邑子請免役竟學邑子試之文立就英姿颯爽爲析其中者而延致公爲其弟子師嘗讀棄文莊公西垣奏草慨然想慕其爲人既補諸生有令譽中嘉靖乙酉鄉試明年登第授行人司行人勅使藩府再奉詔河南皆稱職擢拜兵科給事中公受白簡喜曰西垣故如是耶言事諤諤然不專以擊斷爲用壬辰彗星見公上疏災由大臣御褻誠讜權

相惡之出爲東陽丞東陽民生女不肯育公禁止之
民家生育如常陞樂清令遷九江通判德安同知所
至有德于民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會湖湘盜起擒殺
不可止公曰無庸盡清其原使民自不盜乎爲薄稅
緩役期年而盜息已轉本省布政司參議提督太和
山與中使王佐論香案例不合投劾歸服闋補福建
貧民李八仔者訟其叔爲富戶所殺有証驗而富者
行金祗八仔獄繫久不決公直之陞按察司副使入
覲遐轉布政司參政道暍病脾免巡延汀報遷按察



卒
於曰人臣致位通顯議論朝廷自謂擲之無上一遭
挫躓負氣虛憍宜復問民事哉秦大夫之外補慈仁
爲務弭盜必清其原即卓魯之政何以加諸然氣凌
中貴寬洗平民使黄金不得爲政西垣風調猶廩廩
矣是豈負平生景行之義乎余讀周太僕誌載大夫
慕文莊事特詳見士故有志凡居官任職烈烈于世
者非苟然而已者也

顧夢川　子允燁　允烈

顧夢川字禹祥性磊落讀書無間寒暑廣軸高函每
覽必盡首尾趣伏皆手自注記無所遺失父侍御公
愛其該達推所藏書悉以相與每一櫝必數十人擧
之品叙甲乙畧倣唐宋內庫書目有乾兌离震等號
外鐫顧孔昭甫藏書字羅列于堂公設胡床擁之而
坐綺疏玲瓏棐席芬潔嘗取大白架兩楹間客至則
沃之相與揚搉古今魚訏詼諧焚膏繼晷樽罍雲瀉
未嘗少倦或謂公人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醉于公何如公曰夫夫醉者非飲也人但不可一日



不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人之書
何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公遽曰盛夏不飲則耳後
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公酒容温克談論以時處父
兄金紫之間泊無所起觸事興懷亦時有遲暮之色
一往而深故未嘗縱擊唾壺自鳴伏櫪云晚歲貢入
太學益復棲心玄理寄興澹漠客語之曰子傲絳帳
耶公笑答曰吾擁先侍御萬卷何止南面百城饘粥
之餘尚足了麴蘗事乃復戀三升美醞乎公于飲量
人莫能窺其給事者度可一石即公亦不能自名其

際也王京兆少育于公見公嘗讀漢書達旦侍者更
酤飲之講論不輟既歿門人私謚曰淳靖先生龔世
美嘗有謚議不具載子允燁字　允烈字孚承能
繼先志惟孝友于兄弟生平不異財食不異味服不
異彩子婦不異舅姑童僕欣欣不異主將行父喪必
高敞其門如父命割產償之不異議內外宗黨病疾
死喪憂患朋友問遺不異禮讀書課義不異處以此
終其身

論曰長老言學問之于內與吾鄉自淳靖始也至兩



先生不然濂洛關閩之書口誦無遺矣豈時運然乎
侍御推擇子弟必首淳靖至不欲方伯冕而賀旦傷
其弟不遭時之念所藏書悉以相與夫有所試之耶
世廟時吾鄉榜頭絡繹多顧姓兩先生必雁行其間
終不一遇以老然其孝友之性豈容沒沒哉巴湖之
東有墳巽然曰巢鶴林者淳靖父子實從侍御葬于
此百世之下過者必式有以也夫

張廷臣

張廷臣字元忠五歲從父僉憲公寬令錢塘署災亟
取印潛抱而出僉憲奇之每會僚屬必呼與俱酬對
機警動中窾會有詐稱臺檄者公從旁立辨其非是
驗之果然僉憲喜曰兒任官矣時甫八歲十九補弟
子員已入太學爲增城湛元明所知戊子內江張學
士潮亟賞其文擢上第然文高六上公車不售年四
十三卒公骻肩廣顙修眉長準準上黑子隆起體尫
弱善病藥餌不去其口然幹局有餘遇事强敏精悍
揔理操切無所縱貸居恒不廢吟咏而家政斬然至
于纖悉莫不畢舉僉憲致政歸飲酒賦詩而已既疾



亟有相人郁生者言公必不起公偵得之召郁生與
對坐啜粥談論竟日蓋其精强自持類如此

論曰張氏世有詩文自新城公始至元忠益著元忠
嘗作秋夜賦予得覽焉首敘云少作鴻踪涕靡零於
故舊壯懷鷄肋夢弗任于長安其感憤激烈之氣亦
勃勃毫楮間矣四十不第卒以病死夫誠詩之能窮
人與王弇州稱吾鄉絕特之士困公車者三人曰吳
秀甫歸熙甫張元忠然熙甫晚第卒阨于官而其子
季思亦以孝廉死悲乎悲乎即造物者不妬才吾不

信也

顧儼方　子謙亨　曾孫天宿

顧儼方字仲立靜愼持重木質而理雖甚年少居然有長者之風十四補諸生往侍文康京邸門館寂然惟槐陰書聲相荅映戊子以太學生登順天府鄉試萬曆年罷春官試抵家汎掃庭宇簡飭童僕覲族兄弟外未嘗輕交一人會文康有疾兼程馳赴風塵骨立比卒扶護南還毀瘠踰禮不復有仕進意朱夫人勸令偕計吏勉再往旋亦報罷不二年卒公性儉約



被服如寒素然見文康豁達喜施盡出恩賚賙族人子弟及貧無力者心竊喜惟恐不極聞先尊爲文康周急贍孤寡輒不欲自名其德曰文康之意云爾公在邸嘗師事吳學士仁甫而華亭陸文裕以祭酒知公爲文字尺一之問閒一往復官其鄉者僅一交刺亦多不交刺未識面者焉年五十有六子謙亨字嘉甫年十六用文康三品滿考廕入太學授尚寶司丞滿九載進本司卿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公性開敏爲文慕司馬子長一時大家樂與游處年六十二卒曾孫天宿字元昭秀眉目骨見衣表二十薦萬曆戊子鄉試服御如常無境外竿牘之問庚戌易名春授汀州府連城縣教諭連城崇山複嶺公攀躋而至官味蕭然汀守沈公應奎一見器重之嘗語人吾于連城非獨他鄉之遇故有氣類焉亡何服艱歸病卒年五十一

論曰吾鄉俗尤孝廉多徒行飛蓋以爲之顧先生舉於鄉不蓋也偶飛蓋過市中而里父老聚觀之喜曰郎亦蓋耶先生俛首趨過里誡家人藏勿御奉政



閑敏有詞藻氣甚豪而不失爲長者故足貴耳連城之真素眼無黑白與予交歷三十年無親疏想子猶憶連城報捷時其季父崙巖翁誡之曰人生七十亦恒耳以子之年得雋其爲德而善不勝紀也其爲不德而不善不勝紀也傳曰樹德務滋顧氏世有令德而家庭之勸誨如是雖百世可矣汀守薦行君子也連城無事可見聊載前語証之

孫雲

孫雲字從龍嘉靖己丑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與

議圜丘禮成賜金綺進本司員外郎改浙江司而有
馮御史論死事馮御史者故留臺四鐵御史名恩初
以論南臺大計例怒御史大夫汪鋐鋐必欲螫馮御
史會星變求言御史又劾奏鋐爲腹心之彗又引范
希文百官圖例條上賢不肖主名爲朝廷分別言之
詞連永嘉安仁二相曰願陛下亟罷其召用者永棄
其已罷者上怒趣緹騎逮御史廷訊不能決移秋官
獄屬公公抗言曰御史得風聞言事上又以星孛故
詔諸臣皆得言之御史也而言盡其又何罪焉鈞



御史嶽嶽毁譽過當法不得論死即論死與比附上言
大臣徳政律不合當是時同曹郎爲公握掌掌透爪
公力諍不少挫會上怒詔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
淵歲俸而疑馮御史獄謫公爲廣東潮陽縣典史巳
調廣西之懷遠居無幾量移增城令改判東昌尋守
巴州繼守邵武同知踰年遷南刑部郎中未行陞湖
廣按察司僉事上躬視顯陵輦道飭屬所至藩臬多
受譴責公綜理甚張四賜金綺遷福建布政司參議
部有礦賊嘯聚千人焚刼爲亂公親率兵勦平之擢

江西按察司副使未幾引疾自免公偉幹虬髯聲如
巨鍾每披襟爲人談事皆服其有體無敢相撓而仁
心爲質要必以親親爲本始父桂蟾翁客死桂林公
爲諸生甫弱冠聞訃嘔血犯炎瘴冒痢瘧徒步萬里
得父骨晧乎僅函之以歸將渡江旋風颮起三老懼
而遺之公跳入江中浮行里許出函骨宛然號慟欲
絶曰天乎天乎吾曩者始奔父喪挾秉金墮水吾亦
從水攫得之而今日水又驚吾父耶公既謝政念一
及之輒語人吾魂魄猶在江頭也



論曰惟孝與忠生人之性也雖甚偉人故有不能見
之行事者獨孫大夫之事其當年掀髯振纓泪流灑
血之狀猶令人髮指注行下語云求忠臣必于孝子
之門豈虐也哉大夫臬江右時手闢孫許二公之祠
釃牲載俎必其成仁之日夫亦其生平之慕尚歟許
先生嘗爲大夫生志載吾鄉學田之義自大夫始吁
嗟大夫其于在三之節何負焉

張情　弟意

張情字約之故封繕部禎次子出爲封駕部樣後而

繕部有季子意字誠之少與兄同學父授之書公讀不輟弟頗好弄不事事然一覽竟無餘均及限弟登嘉靖己丑榜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朝廷方議建九廟公奉璽書徵材荆楚遷郎中封父繕部如其官大工告成得進兩階爲山東按察司副使與御史議獄不合免官歸而公方登戊戌榜進士選授處州府推官處俗嚚訟不可化公性長者理處獄獨辦處多逋賦監司檄公往公召逋者提爰牘示之曰若處民也聚族居此甚適而逋租者戍邊魂魄遊異鄉矣若



其圖之聞者感泣爭償賦如約監司咸異之而最後舒御史頗用深文相高每聞公訊莫善也會尚書特徵公且發而御史以金盤衛相告訐累歲不決事屬公公用輕刑奠之意愈不懌故稽公行公後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公念母老乞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遷車駕員外郎再遷武庫郎中除母服再補車駕贈父駕部如之車駕職上供船與管驛騎公庀材堅良三老無害給芻以時騎長不苦驛騷部民大悅馬鞭所指都人士咸能識之呼爲張佛子云甲寅冬陞九

江府知府公流覽民俗慨然歎曰九江民不勝逞矣吾姑相保以拙于是簡訟而息之惟休養是務爲之期年草茨訟庭無兩造者旦起吏胥押牘而退魚菽費不給輿皂纖屨自力絕不知吽囂何事公亦翛然自得也客過九江輒持斗酒兩箅器食相慰勞客愈服其真素時方徵三峒兵備倭所至郡縣多鍵關閉問意實遠之然剽擾特甚公郊迎勞苦又飲其酋帥悼恤死亡三峒兵亂流而渡寂無譁者即數數往来乎九江民不知也既滿考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尋以



病免歸乃小築玉山之陽蒔花賦詩與山東公爲白首兄弟之遊歡然無間初山東公之與御史相持也蓋有負券不能償而故詭豔妓爲妻以詐子錢家者御史論詐者死山東公爭非是手批御史御史劾公公亦自謂吾臬臣稱外臺例得與御史相識察亦劾御史當是時霍文敏在朝聞之曰副使故出吾門下我知之暴者副使使荆楚時積羨金萬萬無所取乃私詐者金耶山東公性稍戇不類闒公然事已則忘之其爲人急行義嘗貸粟於人人有告急者不弛擔

與之閭公耻人言居官廉而山東公廉不能自存其子勉具食與樂歡公公輙忘倦閭公有子三人長應文字茂實次應武茂仁次應忠茂良夙慧耆學能文章里人稱爲三傑

論曰吾鄉故有蕭墅二張後爲安溪張氏稱閭東两憲副云閭憲清凈自正卧理九江豈所謂政由專成民以親信者耶其後爲周叅政之興化顧司馬之饒州大都猶是而九江幾無爲矣東臯手批直指三十謝事人言速則易終固然至其安貧絶藥惟恐滓混



白雲卿斯何讓阿兄耻言官廉乎太倉公稱閭憲循于官長者于鄉合而表之曰有德君子不虛耳其實與東臯之操兄弟也

吳中英

吳中英字純甫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爲致書千卷恣所欲觀童髫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聲名大噪開化方豪来爲縣方年少自謂有文學會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謁方侯侯覽書大汲引與游甚歡後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而先生雅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貲甚厚乃按籍視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散其家千金久之迺更折節自矜飭顧不屑爲齷齪小儒篤孝友急人之難大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心下之游揚不置人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其其者皆稚子何知焉然往往一二年即登第去以故四方學者日進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鋒起群疑豁如



雲披雨霽天清日明其于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于其間　肅皇帝中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詔書數下修明廢典纚纚不一事而皆先生平日之所嘗言世益服其識不可及云嘉靖辛卯始爲南都舉人時先生且老營城東地藝橘千株市粥財自給閉門不復往還令兒女環侍几旁誦詩而已戊戌試禮部不第至淮疾作抵家二日卒得年五十一

論曰郭有道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豈吳先生之謂歟有道嘗著書

一卷論取士之本遭亂亡失以觀先生蓋誠有之歸太僕方八歲嬉戲山中得枯骨作文瘞之其父怒撻太僕先生請觀之曰班馬之才也遂與定交李中丞贊見先生嗟咨良久徐覽其牘曰故是八座上人沈玄朗半標奕奕多奇節先生愛重之相其面可封侯醉鄉是道何術哉嘗與人決賭以竹簪爲質贖之百金而色辭縣長之贈莫敢發言第以事置對先生不言也令閱其名察知之事立解抑何落落不可犯如此嘉靖中吾鄉多人物讀書談義必稱太僕而先生



始基之矣

沈世麟

沈世麟字明甫號玄朗初名金馬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勃勃有風雲之氣與同邑吳純甫周于岐齊名玄朗後稍放于酒不屑當世之務家藏書千卷小涉則東之不復省指語人吾神遊其間矣嘗髽髻祖跣行吟于市遇所與游頓足狂呌把臂而語語輒不可了或忽然疾走馳去里人目之狂生家貧以書抵縣令假擔粟令亦笑與之郡司理其悅其高義撻之室玄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暮年謝去餅甖堆積庭闈司李不懌也卒年四十二祔葬朱涇原之祖塋

論曰沈先生清狂自喜不屑禮法而禮法之士多從之游吳純甫對客指數生平之交獨稱玄朗有高行多奇節此于隱微幽獨之際信其人真可以避世而無悶有不能誦言于人者孔子之門小節必闕然不廢虞仲夷逸彼其人必有以取之而世亦不可以無斯人也沈氏墓故在馬鞍山西麓純甫偶過之語客



曰異時古栢甚奇當鬱鬱蒼蒼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玄朗其不起矣亡何竟死世稱純甫善相人或在四體或在神情或在文藝乃不知其草木榮悴之皆相也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 皇明崑山人物傳

吳郡 張大復 著

### 周大禮

周大禮字子和爲文精奥有奇氣十七補弟子員又十年爲嘉靖壬辰中南宫選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折獄不設詐善窮人情質成立辨論者知非一官之具將轉銓曹坐註誤壽寧侯事謫鄧州同知已遷汝寧府丞𥁞當事者歷試之而公故不以蠖屈自沮𥁞能



其官陞南京工部屯田郎中屯政畢舉辛丑出守興化會歲大饑公請臺省發廩賑貸略彷宋趙抃蘇軾救荒法自昇竹輿賫粟隨地賑之無問窮鄉下邑民賴全活者十餘萬當是時七閩不登米價騰踊所在有司議令平糴公曰此絶其來耳民何賴焉乃下令故高其價于是糴者輻至米價頓平是歲公入覲民無所得粟署者議借軍餉軍乃大譁幾釀亂公還立取庫錢易粟于軍軍趨令如鶩衆以爲神公曰故知其質粮票于債家爲日久矣公又興木蘭障水之役以備旱潦凡繕陂二十餘里民得粟𥁞多而又嚴督里書稽覈田賦以清下户之產廢税存者前後治莆七年惠政不可枚舉莆民歌頌之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兵備海南生黎稽顙戎兵懾服更兩歲凡七年補山東巡察登萊海道海濵民捕魚爲業亦時闌出貨物爲奸利吏取緡錢姑縱之公至悉弛捕禁而戒闌出物者罪如律民莫敢犯癸丑甲寅間倭寇東南道由成山沙門島入公飭兵嚴勒多斬馘有縛數倭来者公面之不類其人自稱朝鮮貢士爲颶風所漂泊



欵船揆之鄉録宛然公爲請於朝詔還其國御史何廷鈺議鑿膠河以便漕輓撫臣檄公往視公持不可上議曰謹按膠萊河堙塞日久故影僅如衣帶縱渇人力不能成流縱復成流勢不能遂達天津縱達天津必三四搬剝後致輦下其間交割何人折耗何出御史言非是議遂寢旋擢河南布政司左参政有詔糴麥河南所司會議將檄郡縣追比積逋以及朝令公慨然曰河南民甚貧逋且久非旦夕可辦而朝令糴麥又必不容緩合請藩司提編銀備糴而後征逋

以選蒲同于計便當道從之丙辰大計坐拾遺免官
公所至鋤强爲務不問豪猾拾遺七揭乃出興化一
給事手朝論譁之故事拾遺揭不署名部院議真名
自公始也子之爽字燕生之豐字京生京生初與兄
齋名而詼贍過之隨所著義無不曲折會文切理藉
籍莪林間爲一時眉目參政亦稚愛公謂功名且出
已上天性孝友哭父兄過毀病噎而逝

論曰吾師周次公先生于書無所不窺顧好觀司馬
通鑑必置一編几上自言其家學云而參政亦時時



過國中室輒言守興化事有徐御史者心知公乃得
公謗書幾一篋猝遣吏詣府取紙贖簿牘公立吏庭
下封簿畀之勾校無一漏失御史大服昌言公于朝
公因言人故不可廢事一日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
當叅政守興化時又有郁生者善相人遇公于都愕
曰此必本兵何遂之從至此已聞公語又愕曰故是
臬長然必名臣諒爲本兵者不必如是嗟乎人故不
能勝相耶蒲州楊尚書嘗薦公堪邊陲督撫而新鄭
未嘗識公亦云爾此知相人者之不妄矣周氏環吳
橋而居直橋並小溪以東殆成聚落至叅政父子稱
吳橋周氏頻年過之十不得一焉而名稱如故以爲
玆橋待參政父子而著也

## 王任用

王任用字汝欽爲文好淵深雋永之思修經術嘉靖
辛卯鄉薦累上春官不第學愈弘博積二十有三年
丁未舉禮部試第二人爲同榜士所推服初授太常
博士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曹郎服其長厚奉使還省
節母項安人里第會島夷內訌公與祝侯乾壽多設



方畧日夜往來睥睨間同心捍禦閭婦慰毋毋聞金
鉦聲色恐輒依依爲孺子戀內自計即城陷何以存
老母乃攀陟危磴得深穴於馬鞍山之西麓甚隱峻
而中夷公扶母往識之而納棗栗數斛其中爲母備
寇退乃已時有間侯于御史者公念侯以身捍大難
幸已濟而間之非天道入白御史猥且懟意不自得
而歸其明日御史置酒召公未終席病發扶携逆旅
間遂卒家人敦匠事見有任用字宛然木理間知爲
數之已定也年五十有四子亮臣萬曆壬午舉人玄

孫永祚已未進士

論曰儀部在公車久僮僕痛頓所歷郵遞中煬者灶者皆能識公公意不少挫丁未之役中夜起徬徨覆視所奏牘曰當無此理既雋趣馬歸第再取視之自詫雲霞五色矣蓋遲暮之相迫而眩亂生焉夫其隱衷自矢不忘祿養耶當年禦寇志在寧親山巖秉栗之思無復之矣世稱儀部公正發憤卒殞其身乃不知其直死孝耳迨乎褒節旌門有孫定昌能述其事而後儀部可長瞑也江陵每見宮詹稱汝欽之子低



迴久之故匪獨通家之誼焉已

王三接

王三接字汝康初與兄三錫齊名兄既成進士守光州未三十謝政而公始以江南合選第一人領鄉薦明年中禮部試選授長垣令長垣三輔巖邑公治之最有聲而隣有御史大夫某以譖不恱公將斥之太宰許文簡讚不聽調淅之景寧景寧山故多礦中貴緹帥奉上命履行其間必欲開礦公率父老持之不可既開無所得中使慚忿發怒于公公幾殆然名稱益著而御史故在臺太宰稍遷公爲南京禮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未幾出守柳州會張襄惠岳揔大兵平馬平寇行相地得千蔓村爲要害議創堡塹調狼兵雜他獞守之以控禦遠通公抗議曰巨憝頃已伏誅其脅從解散者良赤子也墳墓廬舍妻子皆在今奪以爲戍卒則無所歸使雜居必不安且狼兵非能久戍人也是不潰歸即四出行剽耳守嘗使人徼諷諸獞其父老携稚弱踵至叩顙願得長奉使君宇下歲歲供縣官賦役守請毋以狼兵雜他獞戍戍以土著



之獞必不倍德公曰善罷不復別置戍柳故環江而城阻水爲固惟北則平野無山谿之險有寇警則豕突而前不及乘郭公請闢北郭城之因工于餉因力于兵城堅若礪而民不知役柳人至今賴焉當是時臺薦屢上公自念不當得調而修郄者未已調公守潡江潡江土風清淑民饒樂無事君以治柳者治之效乃大著遷河東都轉運鹽使公爲鹽官謹奉職不能事權要人遂免詔加太中大夫得年八十二公爲人忠信詳整無輕諾既諾不宿與人恭而有禮老彌

敦居鄉三十餘年過里中必肅横犀衣青錦繡衣[illegible]
雪色步履屹然觀者嘆有林下之風焉
論曰弇州先生言其家轉運于古文詞少好歸太僕
熙甫長好俞徵君仲蔚晚而好子而轉運居恒亦嘗
語其子弟往在南曹所與游者許仲貽薛仲常兩人
而已古之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大率如此轉運懸車時太僕既歿所交游惟
仲蔚晚得從子安問而悅之門館寂然斯亦其生平
之趣操也哉



李憲卿

李憲卿字廉甫美姿容雅自修飭好交當世知名士
諸名士傾心下之嘉靖甲午鄉薦戊戌第進士授南
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均
派額田號稱簡易爲巡撫御史所重薦最陞山東按
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都城聲言將從井陘
口入掠臨清臨清故綰漕道商賈輻輳人情叵懼公
處之晏然或謂公計量移便公曰詎至于此勒民兵
數十萬屯境上進可以戰虜竟不至久之陞湖廣布

政司右參政督建景府遂修承天祾恩殿有功詔陞
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
都御史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摠督湖
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
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公至相度巴庸夔道轉
荊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于是萬山之
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瑋于永樂金柱圍長終
不能合乃上疏曰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
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



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
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
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
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貞州酉陽僉事吳
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
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
事顧柄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
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
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查

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
高柟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
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至守督會處巨材所生必于深
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
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
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
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
前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
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



建亦必有別處伏望皇上勅下該部計議量木取用
廠臣等得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
其次者其後山木盡出自江淮抵京師簰筏相接而
建殿顧未有期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取用畧盡公又
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之民使者相望于道詞旨
甚哀天子從之于是節比漕數凡得木一萬一千二
百一十章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
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藺州之木湖廣督容
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

湖南購木于九谿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
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于赤水猴峒思南潮
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是歲冬徵還內
臺明年考察天下官既畢感疾乞歸馳至東平安山
驛而薨得歲五十有七子延節字延之美秀而文喜
讀書時從一奚奴咨訪氣類講論不輟性好花木所
居廳事前時有點綴都無貴遊之色中歲苦徭以蔭
補南京後府都事累官太僕丞卒邸第篋中僅餘香
履京朝官嘆其清貴云曾孫與善今工部員外



論曰予自幼侍太僕公公每述其家御史大夫言綜
覈古今有學有行吾敬雷尚書禮兼資文武有猷有
為吾敬楊本兵博宇宙在手待時而動吾敬張編脩
居正此三敬者足明大夫之祈嚮矣　肅皇帝朝開
採江陵建九廟而西苑神仙長年之殿珍臺閒舘歲
有興造是時荆蜀材盡得木最難而將作大匠較量
永樂圍長意如有待天子未興廟役復議西工此時
大夫之焦勞何如哉親督三省臣僚使萬山之木蔽
江而下罷採之跡不憚諄複如大夫可謂敬事之臣

納約自牖者歟斯何負曩者所敬之如彼也而世之論者謂採辦非當務之急此從旁論砭疽耳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又況事英主奉特旨然後從事者哉歸先生作御史大夫李公狀予頗採其說傳之大夫官江右時盖有均田之法云嘉靖某年巡撫江西副都御史某照得江西田土不甚相懸秋夏兩稅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幅員百里多湖山稅額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稅六萬南安縣四稅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粮不及昌建二縣請照均支天子下其議于是



撫臣檄粮儲道折衷均派大夫之力多焉而惜乎其詳不可得聞也吾蘇州郡田不及淮安之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華上二縣粮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皆百二十萬盖國家以次削平僞借田賦往往因其舊額故不均如此歸先生曰吳郡異時嘗均田多止于一郡又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由是觀之李大夫之法可知也已

周兴

周美字濟叔精研易理析義純細學者傳誦其文章師事之中嘉靖丁酉鄉薦明年罷試仍罷徒自給癸卯冬將上春官獵刺日立程盡臘乃止甲辰登進士第授進賢縣知縣公宛進賢宛逼里中子弟猶雜閭所課不少借既抵任清强有守治最江右入覲謁政府公獨不贄然治行高無他吏議遷刑部主事進員外郎講讀律例覈平反一切傳爰之書悉與法比陞湖廣下江防兵備僉事駐劄蘄州蘄地寬衍當洞庭彭蠡之交稱盜藪白晝艇而馳突剽剌民財捷于篇激公至立團操之法作戰艘令材官遊巡江上所獲



盜獄成即殪之或折其脬盜相戒無捍周使君江洋晏然自公之暇進諸子弟講周易大衍之義旁及連山歸藏與作文揄刺張翕頓挫之法蘄人知學多舉髦選陞四川參議副使公佩金緋受成事而南人有爲蜚語達京師者誣公受賕枉法嚴文靖訥時掌銓部聞之訝曰豈有是哉巳持之至手顫曰勢重不可返矣覆公致其仕公既信其清操堅忍十年徒滋讒口忽忽自顧其影頓纓狂視如怨如怒竟以疾終

論曰易經義之推崑山自周憲副始規步尺視一禀

于法截如也歸太僕之學興而憲副稍詘其縱橫矣然純細一路弖不可沒憲副持身持官內外斬斬如其教將上春官刻日立程既貴顯不忘所課義也兢凜四知以賦誣敗雖欲不發憤豈人情乎憲副歿未數年其子淪落抵斬不自活賴僉事戢汝止保持之爲婚于蘄家馬稱蘄諸生清白吏之子子孫計是耶非耶故難爲求贏者道矣

## 季龍伯

季龍伯字子升敏悟絕人有言公一目成誦者公曰無之吾于書讀不過二遍庶幾不忘耳嘗與歸熙甫方思曾過王文恪公故宅周覽屋壁有都南濠當年壽章可二千許言約不過二遍還家錄之公詭二字方伯許太僕多詭脫輒以意竄入其文愈善公自訟曰吾政自苦其二遍不如熙甫忘學者傳說公言至今公喜豪飲而家居楊巷村少客有相造者多彌連竟日夜亦時乘醉讀書達旦不止毋御史行縣屆期輒令二子讀偃臥聽之不五日又輒從同志酣飲爲樂或馳馬擊毬山中試又輒高等公多隱德人莫聞



知既死而人頌之至今楊巷村傳說公遺事甚詳不具載公死時年六十葬楊巷村家貧就宅爲墓

論曰當五山先生時吾鄉蓋有雅社云吳純甫主盟玄朗子賓太僕思曾吉甫皆在其中群賢畢至少長咸集蒼黃默識必推先生而先生與玄朗飲可一石稱社中劉阮竟落拓終其身悲夫季氏其先汴人國初徙崑山父德諧名一鳳營什一四方能揮金市義老壽考終

## 歸有光

歸有光字熙甫七歲能屬文出見枯骨瘞而銘之父正以眎其友吳秀甫秀甫曰故是司馬子長班孟堅一流人遂與定交十四補諸生屹然有述作之志嘗謂聖人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故孔子曰文不在茲乎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太史公作史記序述孔子世家諒非知道者不能至其是非雅亦不謬聖人又嘗謂洪範亂于洛書易亂于河圖亂于河圖者執關朗九宮卦氣之說亂于洛書者信漢儒緯候養生之書于是作洪範傳易圖論二篇明聖人以天道治人無

與乎數圖與書政不必相表裏學者信其言爭師尊之會天子覃恩選公入太學當詣京師乃渡河涉汶達于洛汭觀大禹之跡攷禹貢循江之滸南入成均考明堂辟雍與諸生雜論禮樂作冠禮宗法二書嘉靖庚子張文隱薦公鄉試第二人上春官不第還得王氏故宅講學安溪弟子日進荒江寂寞時多汜覽遂攷三江故跡謂太湖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淞江細弱潮泥填淤漸就湮塞誠併力浚治使太湖之水東下餘水可不勞而治



作吳中水利書將以濬東南財賦之源永利無害乙丑始第春官補長興令亡何通判順德順德故邢地而司馬官隸太僕乃攷牧圉之法申明魯頌無邪之義作馬政議議曰國家苑馬之設依倣漢唐然又于兩京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盖不獨養于官而又養于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此何故歟盖馬繫于官民必以爲非民之所有官委于民官又必以爲非官之所專馬惡得而不獘乎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

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粮草之半每加優䘏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于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徒以法之獘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良法哉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也而又何



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急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急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於養馬

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巳之圖有駒不報而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顧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絶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巳衛文秉心塞淵致騋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于爲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觧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建良馬冀之所産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



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産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畿内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寛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巳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関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

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産至矣弛亘地而坰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議成書傳長安執政者嗟賞久之陞公南京太僕寺寺丞仍給筆札作馬政志尋詔纂脩 世宗皇帝實録未就其明年于公爲獲麟之歳云公沉酣六籍牢落公車前後不下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帙每著一書吳秀甫沈玄朗張子賓之徒爭傳寶之謂有金石氣公往來汶濟間甚久相度河源擬作漕



渠書未就而卒知公者至今惜之

論曰歸先生立言之士也其學無所不際而要本歸于孔子之言當 世廟時海内士大夫爭爲宏肆之文以相高而先生原本六經崇儒術竟以此名天下雖黄頭冉服呼爲才子然一行作吏偃蹇十年竟于郎官以老毋其爲道家忌耶將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也先生喜著書門人王執禮嘗諷就博士先生曰嘻故有儒者不能爲吏哉既抵吳興久之乃喟然曰今世以文學飾治爲不諳時務以經術斷獄爲不

奉國典將聖人之書致之無用矣傳曰天將以夫子
爲木鐸其先生之謂夫

張憲臣

張憲臣字欽伯性寬大多爲德于所不知非義相歷
此如也嘉靖癸卯鄉薦又十五年始登進士高第除
江西南昌令南昌故巖邑壤接分宜人以公長者難
之曰不乃拜跪稿耶公至積案如山棼不可問而黠
吏故取他繁牘雜進之以試公公乙其急者而擲繁
者地曰此何用溷乃公吏䦨吐舌公在縣親賢而容



衆無境外尺一之問若不知爲分宜地也段御史某
行縣問庫羨幾何將有所遺公白縣無他羨御史色
怒之竟亦不能相撓分宜敗名拜工科給事中即上
疏四事而于東南財賦尤加意云會有詔修備公謂
即武庫甲仗將士司命柰何一切屬中官宜付外給
事御史得覈之又謂兩畿試不宜諉司訓老生能失
士咸報可乙丑自吏科右給事中遷刑科左持節封
唐山充正使給事中之得正爲使自公始丙寅晉戶
科都給事中三上疏論國漕大計下所司行之丁卯

出爲浙江右參政分守金衢嚴三郡平礦寇能折義
烏人之驕横咸樂爲用庚午遷雲南按察司按察使
甫入境黔國公責三司苛禮請用故事公笑曰夫豈
昔日黔公耶黔望金馬門如天上而安得用故事輕
天子從臣乎退語其僚禮如是足矣尋甸土酋沒而
其妻安攝政移文請夫蜀酋某公曰殆非然焉毋亦
姦人詐爲牒將搆難于安耶夫酋妻攝而私其土之
人固恒不虞失土哉詐者果敗亡何都御史某修郤
于公論免公方順胡顏偉瞻視雖都貴顯恂恂修處



子檢柙之行揚人善而曲護其所不及論者謂有指
樹數馬之風焉得年六十二

論曰任生湙楫言其父某以門下士從公浙江官舍
居恒無敵扑聲忽笞人十者三而公怒未已父舉問
公公曰法負官租五十戍及嗣小縮則否吾甚欲其
人稍縮之毋爲子孫累而恨其不解也公有女嫁朱
氏者常問公亦有所不愜否公謝曰有之常夏月與
醉者卧觸不可忍突帷而出忘閉焉則饑蚊飽之矣
故予常自念所不愜者此也君子曰仁哉漢東陽侯

張相如稱長者豈有是焉弇州擬公王敦厚其官拱察同禄壽不配德又同則近之矣

陳敬純

陳敬純字吉甫德清教諭斌孫體魁碩負膽氣敢言事好爲淹博藻贍之詞名聞四方學者歛容請益公益喜自負援證今古千言俱下令人應接不給與同邑王京兆互魁里試嘗謁提學胡御史公問京兆君何所自京兆曰藍衣人何得自事公曰何有馮翊南不津游且長吾等效諸人謹閉其口默默揖讓乎遂



入爲御史抗言之御史不答而意許公明年馮首選吴縣袁宗伯未第時舍僧舍展公牘讀甚酣公入宗伯不知也公曰誠好之耶嘗爲君更作此其舊稿不煩爾宗伯拱謝輒以所課牘示公公覽之嘆曰成佛當在其前如其者固非時所急耳宗伯既謝政猶爲人言之而誦公牘不錯一字公浮沉黌校摧抑頓挫幾三十年氣不少屈穆廟元初貢爲太學生則又雄長其太學生袁馬甚都見故遊爲大官遇諸道時有不平之氣白眼言事喇喇初抵長安江陵相拱日樓

適成客請公賦之署客名以進江陵訝曰故有五經庫其人耶客以公名對江陵諷選人欲以翰林孔目相處而公謁選人衣紗衣偃蹇堂下遂授儀封縣主簿公怡然就簿儀封監司目送之曰此江南名士衣紗衣見選人者諸監司備賓主禮爭延致公而公嘗用詼語傲睨諸監司諸監司弗能堪將辱之會儀封令與公同里得免又退語令乃不知監司貴倨如此即君他日爲監司倨見長者非吾里人令大笑久之免歸先是公有屋一區在須浦上負隍並浦蕭然有



林野之趣鑿池種樹娛親其間所謂南陔草堂者也至是稍益亭榭雜樹花木與親賓觴咏其中無異壯盛時公既免歸而江陵始知公簿儀封不得志亟語客吾故不能陶鑄人

論曰陳先生在儀封與先君子往還牘甚多大都自述其應對詼諧之語且曰凡吾爲此甚苦耳諸監司嘗相與各叙援先生狀誤言衆口鑠金先生笑曰此非喻當是聚蚊成雷也其所述多如此先生在須浦故當市門南出走松江之道頗囂雜故獨自愛吾廬

曰晏平仲之宅近市所須皆辦予以童子侍先生猶憶草堂後有幽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又折而西二百弓爲先生壽藏也先生歿既久嘗與徐伯衡載酒脯澆墓下桃花爛然有葬姻者從爲作迴風舞酹先生欷歔掩涕而伯衡歿亦久矣

周後叔　始祖壽誼

周後叔字徹昌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視權荊州政務簡戢商人便之既還朝時從白雲司諸賢飲刻燭相娛樂俊聲蔚然遷屯田員外郎會



楊忠愍公死詔獄公賦詩哭之怒分宜父子驕又爭世蕃道怒愈甚曰故不識此郎何爲者敢馳吾道又哭吾讐屬吏部傳會之謫武崗州同知武崗故有岷王頗驕橫下視守貳守莫能抗公至頗從史御史繩之王不自懌而禮遇公遷金華府同知郡劇盜某以其黨負嵎而出沒爲患害吏莫可誰何公令市魁佯闌入之若與通而陰勾其虛實往來伏弩射殺之殆盡一境悉平而是時天子詔訪異人四方御史銜命且至公逆之境揖謝曰郡僻小孝弟力田間有之實無異人可塞上命御史慚爲辭去滿三載考進同知爲知府吏民歡呼相屬謂長有我君也而公以痾亂意稍怠又與御史爭試事遂劾去公歸營東林蕭寺左養痾賦詠年五十二終

論曰周之先有壽誼者洪武六年癸丑得年一百一十有六距其生爲宋淳祐四年甲辰跨元及明凡三國十三帝而不肯仕改革之際兵燹數矣然竟無恙壽誼而後得年八九十者又復三四人皆無祿金華公起家二千石祿矣卒無年消息故有數歟公受易



歸太僕先生太僕之學不與濟南相通而公從弇州諸賢飲甚歡同聲相應然公故不引諸賢自重也曰足吾才分之所當得則止耳以故其詩簡遠精至自名一家吳老人者名豫嘗以粟瀆給事金華金華愛其竹類太常數進與飲令侍者度曲公擊爪和之其音若縲小不諧輒曰若不虞周郎顧耶然時已病止酒酌而玩之意亦欣然老人又言公細瘦不勝衣議論獨無所推讓即甚病不釋卷嘗語老人國朝爰書足可不朽公家蓋嘗藏嘉靖間大獄招擬幾二十卷

云

孟紹曾

孟紹曾字少魯由諸生升入太學修文輯藻思自奮于功名久之不售選光禄寺署丞諸丞光禄者醉醲飽鮮被一京銜以去而公意實爲之惟慎惟勤雅爲堂卿所推重　世廟賓天蒋襄永陵重事進署正隆慶初陪祀茂陵賜白金文綺亡何以疾免築怡老園就詩飲酒其中聞義必徙見難必賉卒年五十有五

論曰光禄公嘗行營高敞地葬父母而餘其旁可置數百塚以賉閭里之貧無葬者予視其塚旁壘壘如螺髻蓋迄于今里人賴之予舟自小虞口入江折而東曰張浦光禄公所居處也時旱舟格格不得行舟者曰孟公如在豈有是乎予問故乃指示浦口蓋有孟公浚河記云其言曰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爲渚浦又爲帆歸浦斜折而南入于渚浦江復東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爲張浦又東爲顧仙浦又東爲諸天浦又東爲同丘浦又東爲新



塘皆南入于渚浦若爲塘爲婁爲涇爲浜凡若干所嘉靖某年孟公出粟浚之凡浚河三十有四廣長凡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二十有三萬九千觔是歲大旱全吳半鄉獨豊熟其後疏通者幾百年公以貲爲儒林郎里長者莫易之恩周三族施于朋友必曰孟公予不載載其爲德于鄉者焉

張鴻　沈孝

張鴻字子賓方簡無文飾資性絶異即古經深奥不可了者應口講誦無疑而家特貧不能具修脯走四方與母兄居新洋江口讀書無晝夜瘦骨稜稜母勸之曰吾觀人家讀書如捕風影而子貧又若是盍休諸公泣曰亡父命之兒何敢忘于是與兄並耕隴上貰酒養其老母促語歡然嘗挑燈夜讀同舍生倦睡去公以燈檠技之油汙滿几哆口譏切如其師公即耕隴上手然謡達多長者游每歲動動荷笠負擔與田者雜行城市間或過其友吳秀甫歸熙甫家輒貽擔入縱談天下事往復搯擊無不酣暢遇非所堪目

直上視氣勃勃如怒仍擔而去既列衿佩久不能贄而廣文先生責贄甚急便欲捨去亡何病死其門人曰沈孝字敬甫好讀其師歸太僕子寗先生文剩稿單義無不纂録嘗稱太僕之作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子寗如長虹亘天光芒不可逼視慎篋藏之終化爲龍飛去公貌瘦氣高無脩顏談論輒張莫能攖其辯嘗讀易乾坤之旨未解是義蹬埤凝望俯察仰觀渾渾不知身何處所忽自嘆聖人象形果有此事學者竟亦不敢請其說有言公于觀察且云太僕文多



藏公家公怒言者罵曰吾恐世人不能好揚子雲譴其鍵必不出而世人誰不浮慕之者及我在也猶能衛之脫死而吾妻子無類矣汝何惡于我乃盡殺我妻子言者大笑心服其真好子雲也大梁王侯聞而造之見壁上一名姓累數百書而字形怒突不可解徐問公公曰佃戶也歲不輸租即一二輸而粒無圓潔者荼毒二十年侯立召田者責之輸且誠輸圓潔免汝析田者退曰吾固不知其荼若是吾徒見每歲輸租多着藍衣幞頭恨謝而入然公自是不復書佃戶名壁上矣公爲諸生不得志門人周詩顧懋宏顧允元之屬勸公應詔冠帶爲進青袍革帶公曰嘻官人不緋耶笑而受之不復御公有赤脚婢小奚奴各一人與公雜語甚肖公既歿而人呼奚奴爲蔡家虎賁云

論曰太僕集有張自新傳即鴻是已太僕言吳秀甫好獎後進心實好之不過一二人而自新爲最太僕又言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傳以爲自新不亡也吁嗟乎此可以知自新矣予故集錄其



語系以所傳聞爲張先生傳顧莒州靖父之傳沈先生尤爲詳盡予多不載載予所見聞者太僕家安亭江去沈先生居數十里有疑必相質或乘夜徒步詣之太僕夜寢聞叩門聲特異語家人此必沈郎亟延之公皇數語大愜彈指叩心再拜而出吁嗟乎世路浮佻行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豈易哉莒州嘗于傳端鐫先生像幞頭藍衣張顏欲語以爲從先生好也

陳時　子延經

陳時字子行十歲能屬文語多艷發十六補郡學弟

子二十受廩餼嘉靖癸卯再就御史楊宜試拔異等華學士察以山斗夙望典試南畿寘公犢應天府第二人學士意猶未慊曰留對大廷放此人出一頭地甲辰上春官罷禮部試學士怏怏公益下帷發憤摘鉛次槧務為沉博絶麗之文嘗因所親呈草學士學士愕曰將毋病耶揚子雲作太玄何必令一世人不好而是時傅夏器在邸中跡公久不至私語人曰陳先生病免吾姑高枕作天下士矣未久公卒年三十有九子延經號雲麓幼讀父書傳即悲咽不勝每從



壁帰就毋寢晨光達于壁倉皇納屨去既為諸生下筆滚滚不自休宏博婉麗有父風然不利有司試丙子已冠同考房又不果選人或尤之公曰藝言命試言文皆不違理道非持身之法屹不為動生平不妄交人已要必信樂為知已用而惡無禮如遇箭激嘗主葛運使綸而盡運使托孤以之終運使之喪公無不盡也葛氏子函金以進則公嘸嘸謝之矣曰若以其為秉金來哉公主于葛遂久嘗植木奴千章于庭圃後落其實而公沾沾喜語葛曰語有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學問之道如此橘矣公既滿甲善飯健步履面可四十許人病無為于室則課孫用勛讀屬纊前猶刻日而乙之若將遠行者坐而脫猶尸解也得年六十五子其柱癸丑進士以慈谿令湍考封公如其官

論曰先貢士嘗言癸卯之役楊御史測先生犢當第一已難之曰故不如錫山尤瑛後彌賸也其測瞿文懿天下才非解省之物如燭照然青衿生和墨伸帋吐所自得而衡者之甲乙由御史受者之榮悴由學



士是遵何術哉雲麓公用先生之道督繩削墨簡練為揣摩何不至馬曾不得一當主文試豈今昔果不相及耶語曰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如學士御史豈易哉豈易哉

顧夢羽　子允元允諧　從子允杰

顧夢羽字舜祥自太學奔父喪隨兄躃踊不問所遺已又取所遺讓其兄熊而獨身贅婦家婦翁金夏宇子大時為中兵馬副指揮使力能抗御史獨心重公委家政馬公為金翁力家政甚辦盈饒公又無所取

于金翁父之授四川塩課副提舉將渡江江流暴漲
三老大恐公嘯咏坦然人問之曰此心甚夷江何能
險我既至僦民居而舍公意不無怏怏蜀留守都司
黃公快士也心知公俾署司篆公署篆惟謹惟氷蘗
自砥礪于時全蜀之民翕然望丰釆矣成都缺倅則
攝倅華陽崇寧缺令則又攝令而諸所部士民歌詠
公如留守都司軍民歌詠公也考皆上上遷貳蘄州
守在蘄五載攝篆半之至今蘄人德公祀公循吏之
守而刻石紀功德歲時歌頌之不衰公性長者能勤



苦而寬其力以賙人從子烈貧死方暑而公年六十
餘會有疾身自含殮徹曉乃去親故難之其老友王
南隐曰凡公所爲皆如此其施于族黨者即此月二
三矣公有子皆貴杜門端坐亦時有剝啄聲或謂之
曰即公挾重而居閭有司不可爲娛老計耶公笑曰
何能爲婆白首而失節即其不自愛獨不愛兒子輩
手得歲七十有八考終子允元字懋善敏視方願居
心坦恵不欲以惡語加人隆慶丁夘中鄉試詞藻品
格爲一時譽髦之冠然偃蹇公車七上春官登萬曆

丙戌進士第授甌寧縣知縣閩俗生女都不肯育即
育輙賣之操作貴勢家至老不得嫁公至爲諭貴勢
人必令嫁老婢而嚴罰其不育女者期年而嫁育者
以萬萬計會有疫甚厲公誡獄卒洗滌械杻潔掃圜
土而又多設方略療之兼擇醫之良者行藥于市四
境全活無筭公爲政務循理初用杖不過十後漸益
之至爲十者三而民稍稍有耻且泣曰使君豈固以
杖楚我自速戾耳大中寺僧苦徭不能堪公念僧占
役而使狼倉吏督之何不至焉爲設方略免其半僧



徭用蘇戊子分校秋試得士爲盛先是公才名籍江
左丙戌之役主司以謄寫糢糊擬議未定時漢陽蕭
良有在事見公諱喜曰顧懋善今日第耶歸濮甫後
易有人矣議始定御史連三標上公治行當七閩第
一會上計遂持母服又一年暴卒次允諧字懋尹萬
曆壬午舉人終德安令從子允杰字懋俊父曰夢穀
早卒公挺挺自立名埒諸公閒雅爲司理龍宗武縣
令程達所器重壬午薦鄉試已授興化縣教諭遷知
偃師偃師故有柳梢河夫二役民莫能支公爲徵其

價而雇役應之民以不困又僱當秦蜀孔道疲卒旁
午易爲盜有以尺縷半菽議斬者公心傷之夜治書
輙不成寢多所縱舍盜聞亦稍稍自戢有鑄案一牘
罰粟十鍾公慨然曰盜以半菽論死而民以十鍾抵
罪要與盜同死法耳其仁心爲質類如此公細瘦通
眉恂恂若不勝衣而持論侃然不避權貴會分守不
善公別駕又從史之遂免官橐篋蕭然僦屋自老
論曰蘄州之爲長者何疑焉然能載其才而用之無
縱無急至甌寧而民以爲慈母以爲神君所從來矣



德安之政不能詳甌寧故有奴人老且腴矣外損家
政甌寧笞之五而竟夕徬徨一室閭曰夫不有縊道
歟夫老且腴矣質明使人偵之則呼偵者醉之酒甌
寧聞笑曰小人哉乃自忘其縊道而酒人然則甌寧
以其才後勁而行長者念也偃師自幼嘗見推擇於
蘄州卒行其志福邸之役力抗黃頭偃免採辦斯豈
負家範哉允元子天叙元城令孫錫疇巳未進士

王執禮

王執禮字子敬十歲喪父外祖馬湖公過之指所居

閭曰毋子苦貧亦賣否公聞而有愴然之色翁顧語
其母即非屋下人十七補博士弟子即弗與諸弟子
群搵紫伸紙和墨聲擦擦几席盡穿嘗奏牘歸太僕
太僕輒曰吾十年理學當以相與會胡御史行縣得
公卷語所司曰吾寧惟放一頭地欲三舍避此子矣
自是理學名大噪而公退然不色喜已酉薦於鄉計
偕上春官不第益下帷却掃并日而進嘗語所親千
古浩浩他日一登仕籍寧有晷刻可自恣如今日哉
且病毋老矣如是者五始登乙丑榜進士第觀政兵



部大司馬楊公博濟世才也令部進士各就其鄉條
上兵政所宜公上備倭議因以副本寄示太僕司馬
得公牘喜曰東南有人而太僕亦寓柬于公昔鍾將軍
不識魏長史欲類此語矣是歲授建寧推官捧檄見
毋遂抵建寧未閱月而開府汪公徵賢否册于司李
公舉所知缺所不知者以進汪公甚喜公之有真心
也而直指胡某縱橫問所知甚急公徐曰人才不甚
相遠明府策勵而器使之皆可以爲才即明府指數
某某盡耳而目之耶直指意殊不然久乃稱公縝密

臬司與鹽司較秤其輕重就府索之公公念此天下之平也何有鹽司獨重哉是必有說亟問之藩司曾爲户曹者藩曰有之鹽與獨重故祖宗征商抑末之意也公馳白臬使兩司疑立解一時推公持重云公即持重乎乃直指意終不然公量轉南刑部主事尋遷北曹既三年贈封父母如其官即上疏乞終養萬曆壬午服闋轉儀曹尋陞尚寶司司丞丙戌轉光祿寺少卿戊子轉大理寺寺丞己丑以五品考績還家陞應天府府丞公在告十年官陪京三年未嘗一日



釋卷每有讐校按甲證乙筆墨紛然雖復亂抽卷帙觸手而是未嘗浪擲光陰苟安疑義而十年養母醫學尤精即編户下走請之必得客至命弈或强子弟戲爲之勝亦欣然其于世味泊如也得歲七十葬小虞里東賓之原

論曰予嘗謁京兆于清夢軒中即隆冬盛夏必手一編乙其處而後進予與語否則聞落子聲續續耳京兆子好古亦長者于世多不可自言其小時從京兆觀弈目不能及案爲設兀立而籌之時先京兆京兆輒喜好古贏瘦甚京兆活之後亦知醫如京兆京兆更大喜也好古作京兆狀纚纚萬言不具載載前輩之流風非復後世所有者亦可以知其父子之遊矣

俞允文

俞允文字仲蔚隆慶間永嘉王叔杲觀察吳中呼仲蔚徵君人稱俞徵君云徵君早慧而父評事璋之棄徵君也徵君甫十三毀瘠踰禮所遺產不當中上徵君奉大母陸母王侍兄撫弟一如成人十七補博士弟子耆俊器重之而徵君獨好爲古文辭多讀六朝



以前書久之兩母繼歿上書學使者胡植謝去其諸生使者許之而意甚憐其才俊徵君於是發書晝夜讀日不能三食則縮其一已又縮其二徵君怡然自喻適志也而所賦五言古進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謝矣歌行騷賦無不古人徵君或善楷而書之篆隸雜然直入褚河南米襄陽之室然不自矜秘來者勿拒云徵君豐顙巨準秀目眉劍脊飄鬚若神中歲病頭風初冬御氈裼披紅罽衣或加貂馬而讀書不輟甚于諸生時徐子與張肖甫之徒後先使江南無不願

下榻徵君而王元美常語人吾家世吳中乃以新安
汪伯玉故識仲蔚幾非人哉徵君子伯安聱廢後遂
絕
論曰汪伯玉云仲蔚名傳者也非傳名者也其說信
然元美爲俞仲蔚誌以文徵者月至焉以詩徵者日
至焉以字徵者刻至焉而晩歲忘其年交張仲立薛
君淑夏士琰輩多設枯魚麥飯相對竟日其風不可
及也先栝吳秀甫嘗以徵君詩示都進士元敬其詞
云黃鸝飛過江亭暮欲語不語顏色苦岸高青草畔



亂蛙風急漁舡暗燈火進士曰崑山盖有三絕古仲
蔚詩㬎甫文張子賓舉子業幾無所用吾手矣

梁辰魚

梁辰魚字伯龍長八尺有奇踈眉目虬髯曾祖紈父
介世以文行顯而公好任俠喜音樂多飛揚跋扈之
氣不肯俛首就諸生試作歸隱賦以申其意御史弗
聽勉游成均竟亦弗就乃行營華屋招來四方奇傑
之彥嘉靖間七子都與之而王元美與戚大將軍繼
光嘗造其廬樓舡弇樹公亦時披鶴氅嘯詠其間或
鶡冠裼裘擁美女挾彈飛絲騎行山石曲折上下不
知者以爲神仙去公性善酒飲可一石大梁王侯請
與决賭左右列巨觥合數十引滿轟飲之矣幾八斗
而醉公盡一石弗動時有梨園數輩更互奏襍調公
渏而和之其音若絲無不盡態侯大笑樂謂伯龍之
技如香象搏兎具見全力如此所製唐令宋餘元劇
乃至國朝之聲多飛入內家藩邸戚畹貴遊間千里
之外玉帛狗馬名香琛玩多集其庭而擊劍扛鼎鷄
鳴狗盜之徒乃至騷人墨客羽衣草衲世出世間之



士爭願以公爲歸公巨口亮節攘床東嚮坐自惹其
鬉如鳴金石與巧喉倩輔相荅響不差毫髮或鷄喘
月墜烟紛消落其神愈王華亭莫士龍知公好戲爲
具綵鳳風箏公令徤奴數十輩就大野駕之風適日
薫歌聲相屬有百鳥盤旋其旁公亦大笑樂甚謂聲
音之道固與天通昔重瞳子奏簫韶而鳳凰儀豈虛
乎哉嘗除夕遇大雪既寢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諸年
少載酒放歌繞城一匝而後就睡曰天爲我輩兩王
可令俗下人蹴踏之耶時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惡語

不甚了有光炊李周着頗省其説尚有注記得歲七
十有三
論曰吾鄉自顧仲英 稱以風流豪舉特聞勝國之季
蓋嘗反覆玉山草堂集而傷之意情與境相值無如
仲英者後百餘年而有伯龍氏豈其後身耶何天放
之肖也丈夫不得志縱帙獵奇擁姬酣卧秉燭行遊
皆足以消耗其日月然不得其所與俱吾將安儌如
草堂之勝正賴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
永嘉李孝光羽衲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諸人相與

舒發志氣而伯龍游七子仲蔚光範靖甫仲立启淑
彧千里神交或同堂笑語其高華覆為勝之矣吾鄉
人物莫盛于肅皇帝之朝即賦歸隱如伯龍無不得
直行其志令後人徵實而論其世也

朱景運

朱景運字際甫父曰希陽嘗官閩浙間有幹局為時
所重公生而好學有文性醇謹進止不踰尺寸從父
恭靖公深器之試有司輒高等顧獨難一第年已艾
陞為國子生萬曆丙子卷在魁選中遺錄策對仍不
第乃謁選人得浙江廉訪幕時兵燹甫熄餘氛未净
諸即多唯諾受成事公獨恭伍便宜條上之試輒效
嘗與慮囚使者多平反使者心重公含已從之有以
美妻故陷為盜者獄久不決公詢白之民以為神亡
何遷廣南幕府公慨然曰吾拔异貲郎閩稍為所欲
為乃貲郎故不可為耶遂解綬云先是閩浙公故有
賓玉堂宅山之陽時松菊已蕪公稍葺之晰夕味道
其間嘗經歲不窺戶後生輩無識公者獨故人謝治
虞黃門張棟孝廉歸子慕時見款接相對語亦不

交諸英俊從其子弟游都不得望顏色有鮑生治
從門間窺公見公衣冠皓偉儼然危坐良久曰人耶
可以前知耶生故莫測所指也楚黃樊孝介雅重公
造請賓席出語人曰故不意今日見三代以上人後
袑別駕固賓公公一往道路擁觀竊竊疑非今人也
得歲八十有三賦詩謝故交端然而逝無一語及身
後事云
論曰憲慕公嘗以其子幼宓執經于予予幸侍公者
再然都不得數語其語無不可書諸紳也公伯子俻

棟又與予爲顧氏僚壻每述公迎母武林官舍事問
閑服勤道亡欲絕狀又傳其翁丈喪閩浙公爲孺子
慕也世人輕言孝友如公之敬兄厚族恒自處不競
之地故乃可重耳孝介之稱三代人物豈虛哉予究
禮公之志勉搆賓玉堂於故址即以其旁祠恭靖公
而棟特貧然事親惟力是竭喪葬無悔又能追景世
家訓熟諳其家祭酒之所不能詳嗟乎人故
仁富厚爲善繼述也哉
道

隸之里嘗自號蓍里云姓曹氏名治
六先世孝弟力田環蓍叢而居姓無殊者以人
治經生言不售以處先生先生推明四聖之
易抉摘深隱自闢徑路而御史某將偈高唐生言於
大江之南江南生以帙重難之先生奮曰優優大哉
不學禮無以立請以期月習之期月薦高唐生
上等諸習其說者司職先生遇諸塗足弗前而故所
雁行先生者方元儒鮮南省先生喟曰吾姑落其實
思會摘其要夫將碩果吾耶時方年少意殊倘況而

原缺

#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吳郡　張大復　著

## 皇明崑山人物傳

### 章志

頃章志字行之爲人簡要精爽饒幹局然多廉慎之
性嘗令不盡其有餘嘉靖丙午鄉薦癸丑成進士授
行人司行人奉使南粵還朝朝名香藥執政目異之
改司副尋轉司正公故不以清局自閒講讀律例
是民命所關他日當任恩遂不及精其說遷刑

廣司郎中讞決平允每出爰書爲西省郎所欽服
守饒州饒瀕湖多盜其民悍而好鬬公至之日訟
填委棼不可解黠吏窟穴其中稽違萬狀公平心鉤
校凡三閱月召吏立庭下清問所由吏莫敢仰視乃
析數十人重法三四人庭無滯獄其後待訊者不費
粮以爲常每語屬吏吾不欲令人溷若縣庭若惰毋
怠我事即事有不便縣者吾能得之上官亦弗以相
溷以故諸吏奉職唯謹七縣宴然浮梁故有景德鎮
陶利被天下五方之亡命藪集之其地又與安仁二

縣相錯小有睚眦即依遲而閧忽一日蒲聚千人勢
叵測而公適視供器來就輿占撽諭以禍福利害千
人立解散且相戒曰慎毋犯顧使君使君實生我在
饒四年每直指行部輙監馬鞭趣過饒言饒政可無
問尋擢湖廣按察副使舟過九江毋恭人見江濤而
有顫色公即乞養歸凡六年補廣西尋進貴州參政
又晋廣西按察使明年丁丑子紹芳成進士選讀中
秘書懇疏乞休家居又七年歲癸未天子詔求遺〻
公以原官補山東未久陞南京光祿寺卿晋應〻府



府尹尹尊官而得行有司之事他尹多持大綱〻貴
倨而公尹留都一如在饒州時事至纖悉莫不躬訖
曲筭其便諸曹有私會同館馬者馬日疲耗公悉勒
還之不敢避怨乙酉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時方考選
而郭尚書卧病請公肩其事朝論翕服會應詔陳言
公言留都馬快舡爲中貴人上供所需歲編甲而役
之十九皆環衛之戍猝遇差遣夕不留行已極疲瘁
又時時有所摧剥則傾帑以供無厭不則棄伍走耳
又不則自盡死以故戎籍日虛畿輔大困甚非所以

廣子惠而固根本也夫力分則行之遠利聚則趨之
衆臣請如馬舡例凡役于船者俱用募以充而稍益
其直又須編舡額𢿙之大約費可二萬五千金米三
萬石令衛戍之願輸者已得萬五千金又願除領給
米二萬石朝廷但捐金四萬兩米萬石以佐之而紓
其力則費小而所惠甚大爲豊鎬萬年之利便疏奏
上從之遂著爲令公又以事關禁近恐他日從中掣
之成功易毀也又疏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
四事以圖經久上又從之亡何疾作卒于位詔贈都



察院右都御史
論曰司馬公歸喪出都門衛士馨爐哭于道頂相望
也蓋百世之利只陳四事以固之宜其爾矣公毋料
理治行輙言不及治饒快人意至莞留鑰貽書洗馬
君吾暮年出山斯舉差可不負云凡人精力所際必
有深入之事公去饒二十年饒人小不便輙思公此
其際難言之矣公又言吾守饒祇謁官長至即告歸
不候伺而官長未有以予爲簡者以此知世之謬爲
苛禮者政不必然凡公所爲簡要斬截大都類是而

詼言徼婉中事卒發無非國家大計殆所謂知幾之神者海忠介嘗撫江南務達民情不避强禦既掌南臺與公並輿而出民猶赴訴不已公徐曰若無溷海爺今非撫巡時矣忠介默然感公之諷已也丁丑星變江陵奪情事起或謂公國家無金革之事何得顧意臺省必有言之者公曰即有言必不出臺省何故臺省久受樊𦁧然事出非常民之秉彝必不泯臧其後臺省合疏請留而直言者五人皆非臺省卒如公言有以舜亦命禹爲試目者公愕曰漢册董賢策大



司馬有允執厥中之語蕭咸知必有禍至絕婚姻今何爲者耶至甲申主司被論幾陷不測世人服公之先見如此然莫能詳至其孝友天性宦成髩改無異寒素中歲悼亡怙恃洗馬抵足而卧爬搔而起又何恂恂醇備饒内行如此哉劉文叔有言吾治天下亦直柔耳司馬公蓋庶幾焉

## 徐子英

徐子英字韜仲質厚耻藻飾與人不設城府而内自檢柙不易事居恒好讀諸史輒能憶誦其文書卷無脱誤嘉靖壬子薦于鄉公不自喜慨然欲得一當快生平自期之念而偃蹇公車至老不售每落第輒屏跡舊廬非公謁不入城市歲時伏臘與野老均席耻人稱貴人萬曆己卯子維瀛領薦迎公新第與親故周旋五日趣舟而歸曰吾崑斗大城乃又另一世界耶吾既不能從諸君後僕僕造請即冠服奇衺務爲譸張相艷耳吾不欲觀之矣時年已七十猶復讀書不輟癸未率伯子偕計上春官神情慷慨然無伏櫪之悲偶小恙不入棘猶課所試目示人曰吾力猶堪



一戰乎否耶既歸未踰年而卒公事母周盡孝母疾革時欲有語不得公泣請曰將毋弟未立耶兒幸自活毋憂弟也趣推所受產畀之相與共有無終身勿間

論曰徐先生斤斤長者長身古貌頁有瘦如杯人或睨之輒曰木瘦是病而世以此貴于君何如蓋先生善戲不虐能爲月旦語刺褒一切物無所遁其質任自然不與世俛仰天性也善乎顧官賛之志先生曰自世道交喪士一挂籍公車即鼓其氣力援納長吏

漁獵同里以自封殖衣食之欲恣所羨好異日所以待國家之用者夫非斯人歟而以蘄其砥節首公名實中窾毋亦樹表曲而責景直乎如先生拔足于風靡之外此其中疑有以過人者假令資適逢世即倜儻非常之業未知何如其于坐鎮雅俗恢然有餘矣而又不幸不及一第以老悲夫

## 秦霑

秦霑字光甫頎晳凝重踈眉目好讀垂周司馬子長書喜談經濟推陸贄年十二避父讐自上海九團鎮



徙崑山依族兄東城居十七補崑山諸生而族仇必陷公父具大獄御史有入于仇家公囚服白御史御史怒抶公十五叱之出召府吏取狀事叵測公覺急詣府捽吏而搜之得病狀公奉吏故使府君聞則府君者已廉其事矣公白府君曰父具獄非法也今又不死獄而死吏如天道何且御史不念其爲父請而必箝其口視吾父三木囊死耶言訖淚蔽面目眦盡裂府君入白御史得持獄明年慮囚使者至公又挺白使者卒從末減云公既白父獄再補諸生則寒暑七變家與書俱蕩矣而公春秋義最高登嘉靖壬子鄉薦屢厄公車華亭徐文貞在政府與公有連頗諷公就選相與了經世志公謝不敢每過華亭輒聯席竟日夜談多朝廷大計無一語自及鄉方伯顧公圭亦時寓書華亭托公言江南要事八世莫聞知時見施設華亭知公嚴冷亦不復言謁選事又十年幸未鄧文潔元卷出公愕曰將遂已耶始謁選令閩之德安民久中倭多流徙公至首覈戶冊均徭稅積穀訓士繕陴政爲八閩冠時訪李晋江廷機山中深相結



納會持母服既闋補令寧陵有大盜剽攻敓壕得富人屍以要其家弗遂則磔而暴之野吏兩令不能得公立捕得之一縣凜凜縣故多屯田壤接睢陽衛睢陽老兵謀侵地而移賦于縣公嘆曰寧有是耶民倍賦稅之輸而軍享不役之利乎挺入兩御史臺請丈勘明谿縱不歸畝于邑亦宜辦核于衛兩御史臺是公議而屯田僉事其若婁吏也嘗議欽饋于寧陵公不聽以是故兩持之公悒悒不樂俄得疾治事如平時公歷兩縣所遇他務皆立剖獨至獄重持之不已

曰竊者父獄起吾仰視堂上人以爲人耶而狼虎國家柰何以民命付狼虎爲令吾坐堂上庸知堂下之不狼虎我也朓我萌枝而一家哭矣以故公所至負嚴明聲而不殘公病踰月卒不起得年六十子伯寅字汝敏仍原籍爲上海諸生有文行病卒

論曰寧陵公爲予先輿業壻既白父獄從輿業居丁涇口夜簡練納兩足甕中縛燈於几而書之已輒大慟蓋痛其父閼雲公云寧陵既歿數十年予族子小販寧陵見父老皤皤持香舁一兜輿入寧陵祠問之



答曰予寧陵父老也以使君屯田之義子孫相保朔望賽而哭之至于今勿絶王弇州銘寧陵墓其詞曰再爲令而稱良能使其人尸而頌諸以爲達則不足以爲不達則有餘世稱確論焉

傅遜

傅遜字士凱其先嘉定人世居黃浦東東族枝懊而先生慷慨多大略不相服習徙家崑山仍爲諸生嘉定晚用歲薦起家任嵊縣訓導遷建昌縣教諭選傅河南王終老于家公長八尺豐頷廣顙眉目有異曉兵明習當世之務尤好讀左氏春秋嘗倣建安袁樞紀事本末體作春秋左傳屬事若干卷上自公穀暨張賈劉翟杜預而下亡慮數千家無不纂集每書一事必具首尾其成敗始終盛衰離合抵掌可盡而雅無所左右袒于宋儒之論鉛槧家習而安之嘗語人自上視下者不竟末閒登泰山可見城市蓋忽之也讀書之法登高自卑則古人之味愈出否者驟飫秦漢後習宋唐鮮不木蠟棄之矣蓋公志在春秋深入其奧故云公居江東時家素封蒼頭可百餘人每有



差遣必小試勒兵以行其意晚歲擁皐比深居首宿簷下嘗悒悒不自得其友徐壽昌戲與人書云適見士凱氊帽羢裘據胡牀而坐儼然戎王也乃就廣文選亦太貶損矣公聞噴飯滿案公膚碩不良于步每出必數人擁之衰衣加貂見者輒避去意非今世人云孫冲之萬曆癸卯鄉薦

論曰傅先生敦古矯俗喜談事自三公弼亮之職下逮里閈繇役之徵鑿鑿如指諸掌王文肅趙文定諸公多就之彌連竟日少與徐尚書謨同卧起尚書官

秩宗過先生感氣不相下至語邯鄲夢覺猩侃倪不肯然其說壯哉先生部勒家人必以兵法晚署嵊縣輒用懶罷孔子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夫夫先生豈其人耶

王逢年

王逢年字舜華五官秀叢肩稜稜起顴頰間手神兪出行如御風嘗著淡黃衫冠鷸冠捉麈談詠見者不知爲世人也手不捉秦漢以下書好讀離騷漆園列禦寇汲塚天竺真誥諸篇而心慕司馬相如李太白



之爲人雅亦多如邛之遇令給事捧硯而已去不復省　肅皇帝尚玄脩表文榮械書幣倩作青詞上之公荅書君以時文得官以玄文得相何知古文詞而涸浮丘丈人爲輒辭去時王司寇逮繫獄底公往哭之詗者曰夫夫不常哭三楊者耶趣緹騎將縛之公嘯詠都門題壁曰予無當世交攬結千載心騎見公貌而喜公去不顧晚歲結廬河渚礽學爭就之輒與縱談盡一日許貴務人間往弗屑也公家世青紫多著書都不闞念獨從子衙璿裔孫在公造之呼爲爾

汝交〻生不善病忽命洗更衣抱所書般若經奄然而逝得年七十五公著書最多所藏有文統百卷爲好事者傳寳之都不得全學書十九體必歸晉法故嘗自號小王右軍也

論曰王先生好眉目晚年彌秀觀其臨書作字吐詞飛舞何必斌李供奉欬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哉予猶憶其臨化詩句自識前生紫蓋君當不誣也海虞錢翰林謙益得公書意欲傳之其人即未就其不沒沒無疑耳



龔起鳳

河南杞縣令龔起鳳字瑞周崑山人以太倉籍中嘉靖戊午鄉試壬戌會試中乙榜授定州學正而州守故諳官甚貴倨欲以屬禮見公公怒曰博士不屬守即貴何屬爲守莫能抗河南秋試檄聘公故事學官在聘者就監察考第之而是時顏御史鯨監察河南將第公公持不可曰禮聘來者師也師可試耶御史心然之而慍其戇抑爲同考官既入簾與御史叅論甲乙所拔多雋士卒重公頃之以薦入爲大理司務

廷尉王其令司務澂免役錢甚急公櫼之弗與徵廷
尉怒笞公隸公亦笞堂吏相持甚久又不肯詣廷尉
謝廷尉乃自劾并劾公無堂官禮冡宰直公而笞堂
吏非法乃謫公嚴州教授未數月遷杞縣令公至杞
逐上而巽下務直行其志杞囚三百人多寃者公訊
得一夕遣之留者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他
檄有弗便者率罷之具牒覆報而已吏持不敢署輒
張目曰乃公自爲之何與奴事歸德府李豪殺人賄
其令脫死監司檄公往訊之將入界令謬爲恭謹嚅



嚅囁公而使吏持鐵千以進公大怒以囊提吏額流
血被面而去卒伏豪辜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他令
固有之矣公令貯庫供往来繹騷之費至今賴馬公
在杞自月俸外即馬薪皆付公帑日出銀二分付小
吏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遯歸官舍蕭然每
夜自闔門撲被而寢當其御史之行縣也冬無爐炭
御史自取錢易之以諷公公偃蹇弗爲動召太守語
公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脚床耶公曰此瑣事令何
從知之監司皆掩口笑御史用是螫公欲微公陰事

不可得乃論公不及詔免其官公既免官歸壁立耳
又易之債夙逋而自處荒圃中引小學數人伊吾澈
魋自給然多不繼鶉衣蔛履綫蹊新故屬也公故處
之晏如每料理居杞事自謂無悔于心云

論曰龔先生清强有守凛凛修處子檢押之行而不
可令見不善如含疢石必盡吐之爲快也盖自其少
時與張太守振之共砥清操凛乎如秋霜夏日不可
狎玩而太守亦時時諷先生好怒易發言然其天性
不可奪矣王文肅錫爵過杞問宰夫龔令何如宰夫



曰令誠賢其去者寃也因道先生治杞清白廿蘇蘇
泣下嗚呼何有令人涕泣悲惋于數十年之後而其
才不及者耶予嘗往来金潼里渡錦涇有墳鬣然而
後漸夷也訊之數老故老曰此故閩清廉令龔公瑾
字汝器之墓盖撤屋爲之而今不可保矣悲夫及孜
龔氏家乘汝器是爲杞令族諸父杞令歿時家貧不
能殮里人爲之謡曰欲爲清視龔卿嗚呼夫其爲龔
氏之世謡也哉令後人動色相戒廉吏安可爲也悲
夫悲夫

朱熙洽

朱熙洽字鴻甫十八試諸生第一尋受廪餼鋭然有鵰鶚横秋之志已復連蹇不得志于有司公益敦尚名節務貫穿爲經世之學積三十餘年歲薦中萬曆癸酉鄉試明年甲戌成進士除湖廣潛山縣知縣潛故土城當漢水建瓴之勢善崩潰法宜改築潛四封與隣境犬牙錯故有藩封泊軍屯又别隸各河泊所爲漁課宜清疆界公到潛甚司築城之令甫下計無所得鏹公意欲令出于田而田在境内者課多輸于旁州縣漁之賦僅當民田十一豪右乘貧民求售而邀之往往以民田約而以漁田劑故多田去而賦存棼不可問公曰嘻吾知所以築城矣爲設方畧請之當道而清田之議興或有止公者曰制三歲而一令寧無有念者鋭意剔抉竟于逡巡而止則大姓之捍令多而犬牙互也已乎公奮曰潛之田不清將户益耗賦益虧是潛爲無民而朝廷無潛矣會有檄公加丁以繕城者公曰嘻潛民已病矣加之丁其何以堪吾清田所以築城也乃屬里宰照所上方略履畝而



溝封之其屬諸王府者爲軍之屯者按所籍記歸之又以漁課歸之鄰而民間之田盡出因令民得入貲自占積鏹至萬餘四閱月而築城之役竣尚以其羸代償逋賦若干初潛之民亦有以清田不便擁馬首譁者至是帖然以服辛巳陞南昌府同知適五開衆譁調辰州丙戌陞刑部員外戊子副考廣西陞口北道僉事己丑調福建海道辛卯陞本省參議壬辰陞貴州副使公才識練達饒血氣嘗語人吾三日不視事則神不疑一日課數十事而手足矜奮腰膂有力年八十三考終



論曰憲副入贊剌宥出備藩臬若按籍而爲無留事者其才練達而神强固則晚成之效也始基于潛破衆譁而持不撓適其湊理一割之後迎刃解矣憲副以艾年服官年至致仕猶優游十餘年晨起婆娑萬卷中三日無事則倦齒强髮黝黑其神人耶嗟乎士負其志患不遭時爲世用既進用矣或以遲暮不暇有所爲者豈少哉

顧永慶

顧永慶字子高長身巨準飄鬚髯雅步詳視軒軒殊出人群雖復歌舞雜遝聳襟危坐盡日無欹側之容幼孤貧學于外氏沈從憲副周先生美說易抉摘深隱稱上座弟子而與朱廉訪熙洽爲切劘文字交即才名相埒弗敢先也偶有摘次應聲從之學士執經來者大畧與廉訪等或子弟驕惰即壯朴治之不少貸時就遠方聘一歲不再省館海上王學憲圻十年不尉至白首猶稱顧先生云公會文切理有根據七應京兆辟不第將歲薦子秉謙領鄉舉遂自謝去奉誥



爲儒官會天子覃恩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公起家經生修禮教待弟妹有恩勞服御飲食皆有常度年七十六考終

論曰先生嘗主予萬卷樓予得侍先生再閱歲禮文相先如一日也每旦起必攝衣冠拱揖週視諸生所課義目徵與輒喜謂天下事須從難處超出始有力見意思怠漫者莫善也常曰日出事生後悔何及遇子弟所游處或不善嚼齒過之矣先生以子貴衣緋衣腰帶其所稱說猶如是處貴不驕爲善日益其先生之謂夫

潘蔚卿　從孫士元

潘蔚卿號玄山巨首秀目饒膂力能舞偃月大刀騎射絕衆家貧怡聲奉母遨遊如鄙人母小恙輒抱持以行嘗偕友人讀[illegible]玄墓山中鄰舍生爲巨蛇所嚙破吭死公聞欲除之時梅雨廉纖望見林薄間有物盤據如大墩山僧搖首吐舌戒毋近公知爲蛇也提刀赴之蛇昂首向公故旋舞數迴奮刀斬蛇斷其首首落飛越上垣中犬犬立斃公又亂刀斬而厝之玄



墓山遂免蛇患甲寅之寇公提兵斬獲甚多嘗貫數十首級上功幕府語狀幕府卻之公怒遁去乃陷大澤中大澤中寇方煬竈治飲公奮刀盡殺之血濡牆壁間有睨視叢篁間者公又殺之提刀而出不復斬首歸太僕聞之呼爲潘將軍每北上多載與俱亦嘗殺賊數人徐沛間晚歲種豕黃渡輒令其子擔過友人家短葛劘屩侍飲食公意恬然年七十餘考終從孫士元字長之生有至性母嚴得末疾若俛仰公起臥抱持閱二年如一日無悴容母死毀瘠伏地嗒喀

嘔血家又奇貧未嘗廢禮父質夫故長者好客喜奕公盡所得問奇贊爲設具不給則賣金償之母令知乏絶如是者二十年御史甘公士价知公賢語縣大夫賙之立償人殆盡嘗貰酒忘償召娼與之娼知其且盡也不肯納曰姑徐徐爾公笑曰娼以其爲負金郎耶必與之而後手碎金語所親煩製一綿布褌時歲且暮猶生褌也始知公善貧如此公喜說詩學者日進名亦籍籍黌校間未嘗至公府得年四十六附葬東一保祖塋之穆



論曰潘將軍好相人喜讀照膽靈寶達磨麻衣諸書嘗爲人言之津津不置人言將軍畏鬼有相怖者輒據床疾呼其母色大恐而提刀陷陣何烈烈也將軍蓋萊子之徒故爲啼笑以歡其親者耶長之慕義亦時有勇壯之色孝友天性都不減其宗老潘將軍宗老亦絶稱之考潘氏其先汴人宋學士炎隨駕南渡卜居崑山十三傳曰敬洪武初以貲特聞所謂飾轂浜潘家者也敬數傳爲彥編彥編生澤南昌教諭澤生麟麟生文燦字與夫將軍之子隱于種瓜長之三子一爲諸生亦善飲無他諺舉

陳淮 陸懋

陳淮字禹治父周嘗仕爲新昌令改教青州歿于官公持父喪歸里遇盜青徐間挺鞭爲的目攝公公抽矢擬之滿引不發盜歛騎而去當時年少號武健者傳說公事公心獨喜自負嘗操筆爲文章滾滾而下時仰天投筆狂叫曰嗟乎哉男子無殺非義所安會須搗截陰山取封侯印繫肘後先新昌攘案朴人必障其面殺之時義請以自屬矣會甲寅寇至蝟起蘇



集殺人如麻公請授甲扞東城則東城賊梯木奮刃內向公服韝弦弩連發連斃四人賊爲辟易轉鬭南門則公又扞南門隨所向又斃其二人賊勢小沮城中軍人人自奮武健諸少年號公陳先鋒且必後勁而文墨吏謂書生怯矢石令守陴公恨不得一當意常怏怏明年流賊五十七人皆酋長梟悍莫禦自上江突留都轉走東下入蘇之西境靈巖山公聞奮曰致命遂志此其日耶跨馬提偃月大刀率領家丁詣督府曹邦輔請以書生自効督府壯其氣授藍號信

幟督領嚴家兵爲奇兵衝突左右陣未集猝與賊遇
公揮刀馳之接戰甚力同事者不策後應遂遇害家
丁吳循文瑞来祥死之越二日得公屍于亂骸間色
如生婦翁孫雲從弟王道婦櫬于邑東南之蔡巷後
三十餘年遺生子應期舉鄉進士上疏請恩賚其畧
曰臣應期昧死言臣聞之以死勤事合在祀典陣亡
首功當蒙廕卹臣父世無剖券責非死綏方作養于
恩賚未膺委乎城社而義勤君父仁惻鄉邦臧賊爲
期捐軀不惜忝之國典禮合優崇竊見先年甾祭孫



鏜近日僉事莊用賓弟生員莊用晦俱以征倭陣亡
特蒙贈官錫廕臣父比前二臣雖職守不同而以身
殉難義無優劣宜得照例蒙恩上可其奏兵部下所
司旌其門仍立祠祀焉

論曰初陳先生倡義時邑有陸懋者字邦美其姊嫁
蔣氏而父特愛更相命也賊譟西北城邦美適在城
上見蔣氏姊與其夫爲賊所執將加害邦美瞪目不
及縋突城而下跪泣請曰殺吾姊必死吾父幸見殺
爲姊代即父心傷不死也叩頭踏地不肯起賊意感
動釋其姊姊夫而令邦美擔邦美睨其姊之去稍遠
也提擔而朴之踉蹌走田間賊嚼齒逐邦美瀼滑賊
顛仆怒益甚而邦美走叢棘中棘傷其足遂遇害身
與首異處矣邦美兄愚慟哭睥睨間亟識其處按所
衣禪襦得之而髑髏纍纍糢糊不可辨兄慟哭曰是
吾弟邦美者死眼當開有髑髏眼閃閃動與頸領合
遂藁葬城西嗟乎人生不幸罹禍難忠孝乃見如邦
美兄弟姊妹之間可傳于世恨無有氣力者振之陳
先生烈烈而生烈烈而死旌門建祠人情讙暢嗟乎



人生有子有美必彰蓋可以忽乎哉

## 何天衢

何天衢字道亨其先汴人祖貴三公徙崑山數傳至
其父鉞領賦敢任怨不調于諸賦長徙常熟生公十
二能文章以其業貤外家翁魏恭簡恭簡目爲清才已
從其婦翁周見梅訓長興爲徐子與所賞識旋補長
興弟子會清籍告歸崑山聲名愈噪督學趙御史薦
爲第一始授餼文高幾三十年超薦太學謁選授太平
司訓五載遷諭鹽城未任而歿得年六十有三公白

哲秀眉目胸次開霽劇談輒大笑聲出金石與人坦易然有特操不能以言徇物訓姑孰時受知蔡御史夢悅將薦爲京朝官會有持之者竟不與剡或爲公言之公笑曰幸不以其名溷使君豈人力哉公少更轉徙壯還故鄉多賓從戚友之歡談必願解其父子之游若更爲命天性也晚居姑孰時見戚容識者憂其形不逮矣孫夢得字原錫性明豁如其祖多勇壯之色垂髫游郡庠郡庠士無先之者然試輒闌輒不第中歲貢太學又首其太學生又不第年五十選訓



新都會其父蒼梧公卒嘔血扶服骨見衣表未期殁

論曰新都公居母喪予往弔之聞其爲孺子泣不成聲謂何氏孝友之性固然比喪蒼梧公而面黧黑其音內入幾于有人無情矣豈病自內生所謂死孝者歟墮城公爲姑孰而頎歛憂其所與游與新都何以異爲丈夫生不逢世退欲歡其父子而又不可得于人世何如也悲乎悲乎初姑孰公擬選新都行或止之新都公既得之矣又不果行范忠宣有言此亦豈章惇所爲哉尚論者故可以爲一笑也

張士瀹

張士瀹字心父敏頴無人學古惟肖嘗爲上舍生與海內賢豪士遊慨然有騏驥千里之志再蹶秋闈遂息機用惟幽討自耽隨所覽涉務窮其奧必令了然于心手然後滿志其于一切世味泊如也偶感家釁畫橐相與獨提先世千卷自衛曰此中何所不有而必以貲爲釁者又避去其賦使公身之公自是家徒壁立剝啄萬端日手一冊伊吾床笫間即督隸盈庭勿問也會島夷焚掠煩賦益不可支又中讒口乃擔



笈走建業僦屋居之不蔽風日男呻女吟四壁夜靜公喟然曰天乎天乎古之人皆用之何獨張生至于此乃賦七歌又賦樂玄樂玄公所自號也其詞曰鷹隼病于罻羅兮騕褭困于鞿羈蕭艾實于重笥兮蕙蒞棄于道涯琢燕石爲圭璋兮指卞璞爲瑕疵西施綽約而見妒兮嫫母昭質而云虧即其所自傷悼若不禁情而展毫舒彩有翛然自得者焉時有留曹長稍振之始結廬青溪塢羅綜群籍研覃銓義殆無虛晷暇則偕一二詞客寅搜石城牛首棲霞烏衣諸勝

仰面看天掀顙長嘯素心俠骨于是益堅而詩律更細矣中歲哭毋旁皇兩地背膺交判忽忽不自勝渡江歸里修歲祀道遘危疾卒年四十三子二人棟文柱各有傳

論曰公之故交有張桂峰者不造客造必風雨中張蓋而行曰吾故不欲以面孔向俗人公雅重之相友善吁嗟乎斯可以知公矣公世家子有文而安貧亢節挺挺自持至帶索淪垢不少挫此豈無抶于中所爲狐往獨詣者乎公著書甚多有張氏嘉靖集二十



卷皇明文纂五十卷尤所矜秘世不盡傳蓋聞之王世周先生云

丁允亨

丁允亨字孟嘉少貧能自拔于流俗十六補邑弟子二十五中壬子鄉試海内傳習其文往往顛脫爭稱私淑門下士而公偃蹇一第意氣自如嘗夜雪旅泊淮徐間攟舡清嘯吐音謳亮同征之彦皆知是公癸未選授太湖縣教諭令王大謨楚上材也雅重公請著太湖縣志志無濫者陞知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漳水環合可灌可溉而歲久堤湮沮洳爲梗猝遇暴雨衝激城垣公周行相視慨然曰本欲去所害而就所利其在茲乎往白御史請築長堤以扞水激且爲永利馬御史是公議覆問所不便公覆議畧曰謹按漳源自山西長子樂平清濁二漳分流南達于涉自涉合流經安陽豊樂入于漳漳東北歷魏館陶入衛勢如建瓴東隘則決所以遷徙不常遇雨驟漲脫有礙阻可禦倡獗漳自六月以來霪潦如澍不三四日河水南決勢欲崩城阻堤而北流入成安大堤障之轉



入魏界脉散力分透迤而去由是言之水勢縱悍不能衝堅築之堤與堤曲折可殺衝突之勢鳩工牢築允繫事宜然恐前事無因爲力未易謹率父老相度故渠西自漳丘東距羊系絡繹聯亘宜設堤防而河壖故址隱約可見召詢河民知自弘治間知縣景芳所築捍禦百年始就湮沒揆其前議可幸相符但使注意高堅自免沙崩損壞邇年培疊暫救目前旋築旋頹實由人事請按衛河事例堅椿橫枝用土填實拒水橫流可保闔塹至于調度工食借有處分按漳額

歲辦河工解府收貯合請便宜庲可底績昔西門豹鑿十二渠引漳水灌田慮始甚難樂成則易敢附斯語不愧前賢議上御史嘉之覆如公言于是築漳堤凡四十五里高一丈二尺廣倍之濵河之民至今無衝嚙之患公率同事者落之弔華林之故墟覽觀銅雀頹然荒丘公曰嘻斯不有人事哉爰出餘羨頓還舊觀公又買張氏廢園稍營新署客至如歸焉亡何忽語其舍人曰往與吾友李温甫遊嘗兄事之昔昔見夢握手相語君長二年此何祥哉未幾病卒先是



温甫之歿得歲六十二公得六十四云

論曰丁先生喪出漳河御史周孔教損路符行之趙王為掩涕漳民巷哭如考妣仁義之于感人甚矣哉先生性至孝慷慨多大畧雖嬉笑怒詈之用不昧本心所從來矣往聞先生在漳時每信使至必問親舊中夜偶憶呼燈識之及其返也香履必均令沾餘祿斯非古人之義歟先生無子予每惜其行事不可攷有張應者少依先生出所條䟽宦業秩然予得採為傳嘆先生之真實心不容沒沒也

## 王執法

王執法字子欽在母失怙既生而母病彌連不可止居常飲食牀褥間公亦善病骨稜稜如削母抱之必泣公亦呱呱戀母寢處與俱無寒燠相為命也已就外傅蚤慧能文章母令公受業其兄京兆京兆不煩又能自出其意為沉藻之詞驚喜京兆于是受繩墨于京兆而自足其才分之所至五色八音相宣叶唱一時慧業之人爭相引重而公亦自負庶幾得一當可歡病母嘉靖辛酉御史簡士于鄉故獨失公公意



弗少却曰即不能盡知大江南北之彥有如主文者拔一士于吾鄉當不在御史高第弟子既放榜吾鄉以諸生薦者獨公一人無御史高第毋病立起當是時京兆且倦游欲令公先一第而獨身家居奉母母弗聽然亦後先行皆報罷有為温語慰公者輒曰高堂無恙不愈于榜頭題名姓哉又三年京兆成進士公益杜門養母郡縣交際都無所問有閫客持千金祈公居間建寧者公恨然謝却之曰吾纍者舉于鄉至親其其以腴田葢我愧謝弗受至今恨其不相引

重乃欲倚建寧爲城社耶又久之始釋褐倅廣平廣平地牧馬所居職惟俵解事故事廣平馬折價出納之耗一毫莫取嘗蹲蹇驢扶服風塵中向圉人太僕講說其事心慼苦之會永年令缺兩檄公署事公爲建閣鑿井興永年百世之利既代蕭然兩蒼頭相鼓篋而行清風穆如終以最貳守建寧公遷延不進或語曰建寧故京兆筮仕之地盍一往慰閭中父老望公謝曰先京兆有特操故難爲繼吾自顧此七尺骯髒軀無聲折性吾意在茂林松栢矣拂衣南歸不造令



門舘寂然曲周聶黃岡樊兩侯者獨雅重公候問惟謹公爲一下榻而已會上　兩宮號覃恩公應進階朝列樊語公惟明府真不愧斯典促膝數杯深加嗟賞而去公于世無所嗜顧獨嗜奕然不能廣與戲獨陳僉事至則闔戶相對棋聲沸然而僉事手顫子都不得下則把一箸指童子下之公晏然達夜無倦色遇通家子弟必先就位而後命之不引坐其於出處進退泊如也卒時年七十有五子庚於潛令

論曰嘗先生去廣平時司馬世楊語張黃門世人多言廉吏夫吏安得廉以吾所見廉不雜者嚴尚書清廣平倅王某吾廣平人知倅特詳真一介不取諸人矣黃門竦然曰微君言吾亦何知其如是語有之雖有藻飾不能驕獨坐其司馬之謂夫於潛才美不售落落泥途亦時有不豫之色先生輒止之曰人生逆境何所不極而以今日爲逆境耶脫過此以上者將使誰衛之於潛既試爲令先生熟視良久曰爲作氷霜傲吏歸耳先生善相人然必要之于道聞世路不平事悵然發聲其音一往而多味人謂充先生之



操直可以爲伯夷然微拗謂一切皆可已嗟乎其拗不可及也

沈楠

沈楠星溪里人七歲喪父母姜氏備諸恩勞迄有成立與衆襍耕壠上竭力奉母定省問侍未嘗學問而與禮合嘉靖癸丑母感瘵疾喘喘欲盡楠迎醫療治萬端莫可誰何乃齋戒盟于佛許刲乳瘥者請恭武林戒壇償願于是右手持刀盡左乳刲之火煆爲末點沸湯以進而母已闗其口不可下則取匙灌之九

數進而毋息稍屬已微咳盡乳而甦楠浣衣納屨償願武林僧玄定者楠族也見衣袵多血漬而貌臞孱伺其寢察知之表于佛願證明孝子一時緇白洶洶傳說其事乃達于令令劉某旌之以文楠皇恐再拜答携以歸隣童黃福者排闥得之徃告里長者李希直等贈以粟俾養老毋長箋短什漸盈几席而楠私自訟曰某須乳以生毋病無如何也刲以還毋此豈異人事哉而李長者饋以粟又錫之文夫以一乳爲名高耶將遂食其報乎自是僂行壠上雖甚暑必以



半臂蔽之勿令人見如是者三年而毋病傷寒絶矣則又刲其右服如初毋病立愈人莫能知也聞其家毋子懽笑聲異甚隣男女擁門入有血濡濡出楠衣袵下而毋霍然無異平時是歲毋年七十有四御史周如斗縣令陳子佐爲請於朝旌門如制

論曰予徃過星溪見儒生沈逵用言孝子事沈又言李長者希直欲窺孝子乳不可得詼詭而觀之恨莫能詳龔生孟得之畯儀集云畯儀集者先輩龔邦衛所篡故嘗表孝子狀請于御史縣大夫又存其概于集此仁者之心也希直家故有二孝子附祀其先牆泉祠然其事不可攷畯儀集焉可誣哉吾鄉故有庠生顧允烈刲股療毋人莫跡其所在近世太學生許獻吉亦刲以療父至執喪不能起人始知之傳曰爲善欲陰性之者也非其欲之者也予因論李孝子事并及之

陳允升　子如京

陳允升字晉卿家貧幼失恃父封公抱持之如毋稍長不能贄經人師則封公授之經十六補縣學弟子



尚御史行縣亟賞公後無弗賞公者丁卯受知蔡太守國熙耿御史定向薦令鄉試既畢卷則不知者擲之矣孫學士鋌拾諸地而拔之署其牘曰奇人也抱負甚大或淹滯者出言皆凌厲高邁殊出人群薦高第戊辰會試亦高第名稍却鄉書二學士飲公巨卮曰吾所定也何却爲其見賞如此出守開州開古澶淵地沙鹵窪下當上衝而有淳富名其民實巧侯伺公至閉閤踰月獨取編戶按甲乙列爲九等而又盡廉得其弊竇所在析爲兩冊曰此可以治開矣開馬

頭苦役也州故有種馬一千六百有奇分派孳生輪
戶輸之京師有銀差力差銀差解銀猶易力差解馬
最難而貴勢人多方居間占其易者令小民獨任其
難破產亡身多由于是公按冊一體均撥即甚貴勢
人不得獨占銀差隨撥張掛不得居間又念俵解[illegible]
生州實未嘗有馬勢必招販買補買補愈甚則馬價
愈貴力差何得不困乎公故緩其征發坐索馬販之
氣而徐買之不一月而馬集價不騰踊閑重役無如
均徭則公又先徭算其便凡里甲有訴于公者視其



人椎樸可信則取冊問所甲乙而書之胥史如畫則
問胥史或閉閤受簡使書之所往來鄉亭精舍則問
所往來亦受簡而書之期年而戶口消長之數若燭
照然及其戒事民不貰粮徭乃大辦凡公所爲治開
狀皆本諸開之民以故開雖沙鹵當孔道乎公實無
所事事餙儲傳問疾苦而已癸酉擢兵部武庫司員
外郎大司馬譚綸奇公薦之江陵甲戌分校禮闈尋
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學校弊孔所都黷吏
夤緣爲奸多在更代之隙以照詳混入照驗公又廉

知之密按所呈簿牘而果有混驗者摘識之併以付
吏使參伍焉則其吏者果混公矣公取所摘質吏桁
之百群吏凛凛無敢混公丙子將放秋榜公書所拔
士二十一人懸鼓而揭之塗與吏約令一人雋者三
鼓之旦起坐堂上鼓聲不絕則雋者十九人矣先是
有儒生千人譟求衡試公將弗聽而譟不止乃乘夜
試之得二人又皆雋公笑曰吾今日故當得士二十
一人乃兩譟者價之耶楚人至今傳說其事以爲神
也公爲人闓敏有才勇于赴義未第時同舍生忤州



守死非命公與同志兩生白其冤守坐戍公既第學
使者故昵守無以難公則黜兩生舒其怒公必直之
兩生幸無恙歲大祲以書抵江陵蘄賑赦詞旨激切
語侵撫臣撫臣不能堪以他事齮齕公公無慰容請
益力吳民賴焉得年七十有二卒子如京字鄂州美
秀有文語便便似僉憲僉憲絕憐之萬曆甲午領鄉
薦樵官台州有衛士索餉于府而譟者洶洶叵測
公適至平氣以待之衛士伏謁如禮而公已廉其黠
者卒寘之法每慮囚多平反故事開大辟則舉砲而

公所讞獄多砲聲爲引滿一危人謂台州公名家子
不必習吏事公爲之裕如嘗視篆太平不半歲就利
而去害削掛馬包納等弊省民脂數千比行民遮道
乞留無所置馬足亡何竟以委查勞損病卒于官年
五十五
論曰僉憲毋死甫三歲既疾亟而里有捧黃紙禁其
隧者令嫗抱僉憲往觀之還問僉憲兒異時能否僉
憲應聲曰能毋遂瞑其後以員外考贈毋焚黃于隧
而僉憲嗚咽不勝也封公曰兒可以報毋矣念吾陳



氏自先教諭以鄉薦起家有模範于太平之士寂寂
至今兒盍顯諸僉憲唯唯志夫逮也台州公以攝篆
往而教諭儼然祀學宮稱名宦矣更掃石而文之毋
懸乃祖之志教諭公名爨字用常弘治五年應天府
鄉進士先是台州之毋亡冠帔弗具心傷之既滿考
而疾亟恩綸適至趣命畫翟茀然後瞑君子曰陳氏
之孝無言不酬其天之報施也夫

周詩

周詩字與言河目踈顴齊玉映衣冠儼偉談笑豁如
也十九中嘉靖乙卯鄉試高等受特知于海虞嚴文
靖訥時論翕然歸之顧獨偃蹇一第六上春官不售
公自負不肯就選人每罷試與故交及諸俊異者社
亦時就鄉老賦詩飲酒談言讙亮無不自得嘗謁邵
陽劉侯白事具首尾喇喇謙之侯以爲閤也巳久諗
公非閤嘗語人但得開敏如周先生者數白事吾治
辦矣萬曆丙戌始以乙榜選六合縣教諭縣少文滿
手無第者公設方略作人爭自奮與于文學公所拔
士厲昌謨聯第南宮文教大振陞應天府江寧縣知



縣無攝上元應天廉額倍他郡餽特廉公白京兆請
如他郡例條上學課盈縮行之畿輔士感奮江甯籍
天界寺奸人窟穴其間半屬影占公曰此萬壽祝釐
之賦徒資奸利不虞餒寺僧耶爲清其額歸之寺擢
工部虞衡司署員外郎郎中泗水衝齧陵堤詔公相
視二載底績賜帑金嘉勞奉勅視榷蕪湖時大工方
起巨筏橫江而下公時啟閉商民賴焉陞思州府知
府公嘆曰馬齒長矣朝格非進士不成官即橫金于
腰仍僕僕作牛馬走耳上疏致其仕會　東宮覃恩

晉三品階大中大夫公即以年至致其仕乎飲興如少壯時傲歌比竹流連達旦許先生公旦戲爲歌以與言玩世無否臧杯中有物即雁行孰爲老兵孰侯王醉扶孺子走踉蹌公笑頷之先是公與王太僕宇姻婣連丁漳南允亨太僕殁兄弟在原漳南左袒其倩語侵公公訝然曰孟嘉誤耶等太僕郎也而吾與若分曹左右袒乎夫婣者爲其子計而吾與若析之矣是孟其鬬也漳南首服稱與言條暢公死得歲七十一



論曰周大夫蓋有五兄弟云大夫早售四人者後先稱諸生產皆中上大夫之爲也而大夫開口談笑絕不關有問産居間事以此理天下猶掇之矣吾鄉才髙不登進士薦者如吳秀甫方思曾陳子行之徒學士悅惜其文而有文有局不終沒沒卒見其梗概則大夫一人而已矣

顧履吉

顧履吉字■太保文康公少子法當以廕得官而公好治經生言不就補公治經生言而善選爲學官弟子則率其家爲弟子者揖讓御史博士前魚貫出入連蹇不得志則又謝去其學弟子領家世掌故諸宗老執冊問伏臘所宜公按家政以告而謹儀將之無怠事或謂公黑頭祭酒公笑曰昔周公制禮作樂去成童政不遠耳公即爲家祭酒乎而性好文史讀其父書傳至老不輟市壓湖酤韋素無異或又謂公何不自喜稍稍遊當得官公又笑却之曰子不云乎惟孝友爲爲政嘗與親知結社終夜不寐所賦詩累籯盈篋多不傳于世得歲七十有二子謙光字■



■儒步細視怯怯若不勝衣明習典禮周覽古今之繇能束其才識以就當世之格弱冠補郡弟子郡弟子無能先公而公與弟闡服頡頏當世每使者按吳中甲乙人物公輒爲冠二弟各霸其曹而公獨有退然之色屢罷秋試不色愠發書課讀知爲其事而已矣平生自信不欺嘗與客言事客頓足曰寧有是否公報竟一日自訟不能使人無疑我也年四十有

論曰吳族無宗法紛紛家異政矣顧氏自贈武英而後八葉於茲家世顯其人寡無代謝而伏臘相聞病

瘐死喪相保德業相觀孫婺相收恤則惟祭酒焉是
賴而奉行如先生者得其人也即先生亦自誋孝友
爲政豈屋乎哉先生既沒太史埈常有所瞻其族之
人請[illegible]宰之惟均君子謂顧氏雖不至學古宗法
尚有典刑焉矣

支可大

支可大字有功嶽頳方頤雙眼如漆語及之便便不
可止具諸首尾其儀抑抑也隆慶丁卯鄉試高等甲
戌成進士既廷試皆第一不果選以臚傳授禮部儀

制司主事儀雖清秩曹務塡委公爲之井井犂然貫
璫祈上恩澤多暮夜挾公公介介自持屹不可動江
陵相心異之將引爲銓曹持不可歷本部員外郎郎
中出爲廣東提學副使號稱得士苦瘴移疾歸田里
幾十年起爲浙江學憲參政江西時鄧文潔憂居山
中公單騎唁之一見欽重爲設枯魚麥飯相對移日
公退欣然自得也丁酉入爲應天府府丞戊戌巡撫
湖廣當是時稅務旁午宦者陳奉銜天憲欲行其私
至有所參擊公揭其詐稱陛辭密語及沙市鼓譟顛
末爲上分別言之上心動嶽旋解先是有播之役公
聞報移鎮沅州遂降九股白泥諸寨又連破黃岑四
巖乾溪寶兒囤關爲京觀遂長驅入播七戰塘保破
板角關又三戰煉砰克苦菜關而經畧始至受成事
遂以播功延世賞公任一子而已論者爲公扼腕公
怡然曰吾束髮受書自場屋迄陛對幾成輒有物敗
之進寸退尺吾處之素矣吾平播不無斬擊上又錄
吾功俾黃口兒得與世冑之列吾豈敢少之哉角巾
故里小築城西隅與親賓觴詠十一年卒得歲七十

有四公爲人持重識大體居官治政不務矯矯之名
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嘗語人國家資俸所以均臣勞
及瓜而代何悔于心乃自取躁乎以故公所歷皆滿
俸無異數而公心安之宦奉之變持議者用相口語
將以螫公公置不辯迨撫楚諸蹠出而世始知公重
臣不得猥以摧擊爲務潛移密轉其苦心不可磨滅
如此公既去楚變愈潰決當事者至不保首領公訝
然曰獷悍乃至是耶然終默不洩公家居藝植卉物
輒鮮異亦時琢小石作漢章自娛云

論曰中丞公居黃瀆里與星溪相望昔莊渠先生嘗往來里中莊渠既殁有候氣者云地氣今在黃瀆里中丞髮未燥也萬曆壬午公以曹郎督學海南而莊渠董海南學政亦以前甲之壬午豈偶然哉予觀中丞造物者殆以其不盡相遺而公亦務留其不盡者耶乃贈翁良知者始基之矣翁風義灑落喜自負中丞既鮮省每自山中歸猶計日按牘及程始命酌晚貴必下里門與諸生等人言星溪之學信道無餘而中丞父子用長厚顧不務高亢嶃巘其信然乎



王炳衡　弟炳璿

王炳衡字伯欽意思瀟散喜讀書工舉子業不與外事相關少時雖諸生既得遂領鄉薦隆慶辛未第進士授歷城縣知縣愛民造士有古循吏之風然不能俛仰上官取聲譽調知臨安臨安佳山水古名勝地公至甚歡琴堂清晝惟聞鶴唳書聲臨安人歌頌之會上計公傲屋杜門不造客竟以是免弟炳璿字幼文初與兄相師友韻相高名相埒也臨安既貴公亦尋登萬曆甲戌進士第知上饒公勤廉敏多異政召入朝將選拜御史臺有要人持之陞刑部主事公笑曰部不可爲理耶試部能其官尋遷本司員外署郎中事折獄平允考上上出知德安府德安之政均于上饒公嘗校德安士無當者惟拔童子科七人皆稚小公語之曰德安待汝等而第汝必勉之後七人皆第果無先七人第者楚人以爲神久之覲歸里第而公病嘔不起矣先是德安名噪膠庠且久而臨安始爲諸生臨安薦于鄉十年德安歌鹿鳴歸臨安曰咄哉逼人遂掩關三月而第德安亦曰恒恐先呵大着



鞭今斯可矣旋亦登第里人笑稱之以爲二王之軋乃其韻也初臨安公之第進士也報書其友張宗翰曰進賢冠甚佳狀如其然不可以漉酒又曰池上芙蓉爛開相知一二人舉酒相屬吁呼嗚嗚亦復念王大拘迫卷攣之苦乎蓋其韻致如此

論曰二王先生隔垣居鹿城坐卧一小樓不盈十尺而留驒門故有譙樓甚敞臨安每邀客嘯咏其上自號留暉主人德安上計歸猶撲被卧小樓中起則撤之皆任自然非有所取于時也而斯人不可復見矣

出留暉門西百十步曰西園有梅數十株堤邊楊柳蓊蘇可人兩先生時徙倚于此曰吾甚思張緒風流不敢望陶彭澤門前五柳樹也嗟乎嗟乎而今不可見矣

## 許承周

許承周字公旦好學能文多靈氣隆慶元初有詔科場限字士苦限類以束溢相高公獨馳騁新思不過其則寬然有餘耿御史定向亟賞之趣領批待試既出闈意甚自得不睬人有與同名下者陳允升索公



牘不可得故爲好語促之曰吾所畏惟君君何拒焉公笑曰君又以予誰畏哉是歲皆中式明年皆成進士公授蕭山縣知縣蕭山西瀕江北薄海蕩析民田公相地築西江塘已築北海塘不費民間一粟而竭鹵稻粱今所稱許公塘是也吏陳夢鯉蔡經綸等侵年公帑公收而摧之隨桁配遣豪吏震恐任其者黠胥也告其子佐不孝笞之百而召其父數之曰夫非若子歟而柰何欺近死之父得撤若舞文報哉佐叩頭泣行下俗以嫁女費不勝生則溺之爲定婚禮而溺者法連坐遂變國俗長山諸里白骨彌望爲義塚收瘞貧者予棺未期年而蕭大治御史臺掣塩恒昇郡理攺畀公公辭御史曰知非蕭令不可勉視事魔去大賈千金而罷偵伺者事竣報御史御史喜曰故知非蕭令不可耳亡何鄰邑僉憲陳其黠而貪遍蕭用昇夫百許搒掠吏死上其貪橫狀于諸臺陳造蜚語熒惑人其黨與閒之執政遂罷公當事者廉公寃以復故官請卒不得初公對簿客武林蕭人涉江而西涕泣懇無失我父母既三十年修志列名宦傳已



五十年祀之名宦祠所著有西園公集子旋吉字元倩經明行修終其身不攺父道嘗與弟歇吉觀吉私試肯穫堂風燭淋漓蕭山公設短屏自衛哦咏以需之既畢試輒浮白相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政可無霖里人傳爲美談觀吉萬曆丙辰進士

論曰李雲杜志許先生墓無溢詞予故採其說而傳之至其家居奉母友于兄弟訓飭子孫以雍睦退讓庶幾萬石家風則閭巷之口可攷信也士大夫登高能賦吐納風流故所時有然一時未有如先生者乃

耻聞人過不欲以不善意人又何恂恂篤行君子哉
予每望西園樹色思王右軍修植桑果今盛數禁傷
先生之不待而仁者故有後矣

顧咸和　子震宇　孫晋瑛

顧咸和字公節少失怙恃孝事繼母查太宜人公告母将游北雍伯父譙亨跣言　世廟覃恩先文康其奉有蔭子成命請以臣弟譙益子咸和嗣入太學詔許之時公未弱冠廣顙豐頷動止有則雅爲從父方伯公圭通叅張先生衆所器賞遂陪飲社稱佳子弟



云公以胄子謁選授左軍都事遷後軍都督經歷掌叅軍事府故居庸山海兩關要害地叅軍掌賑驗出入故事罪人出關携童稚未登籍者没爲奴公曰從徙而離之如恕道何爲備登其數使父子不至離散馬丁卯陞順天府治中署尹丞事凡朝廷盛舉有關京兆者公游刃爲之無所墜失會省臣料理稅傳有所陳乞公謝却之爲飛語中公遂致其仕人曰姑遲之可佩二千石印綬乃歸愈于巳乎公投劾不顧居二年消渴卒年三十六子震宇字宇清萬曆乙酉鄉薦選授滄州學正三載教成陞仙居縣知縣仙居古括蒼地川陂巖壑深秀甲天下而公性坦遂喜栽植雅與蒼嶺諸山相能琴堂清晏鶴唳書聲相屬也嘗闢東衙雜植芙蓉木蘭来禽含桃箭竹細柳之屬競艷爭葩公撫欄檻問民事而舊俗溺女易妻班銀包攬之習一變而即于新仙居故無志諸名家濟濟少記載爲聘諸生領其事而公考成焉志成公又令家督刻成之藏之縣亡何聽調京師補順德府經歷居三年陞五臺縣知縣歿于邸中年五十九從子晋瑛



字韜父敏慧兼人有竒志父震宇被酒露寢君方八歲脱所服生衣覆父而拱立候之子夜不去爲諸生有令聞與兄琦齊名試後先屬也壬子薦于鄉不二月卒年二十[illegible]檢其篋得遺文千首刺繁刋潄書幾萬卷

論曰予登馬鞍訪劉改之墓問仙居園亭卉物無恙因想京兆當年風流倜儻上下五十年間隱約可見而其人皆化爲冷風矣傷哉天與善人俾昌俾熾如京兆祖子孫三世亦希遘矣然不免修短𡵉岵之感

人間福澤盖可以厚望乎哉獨其人不負先哲可傳于世則予有取焉耳仙居子曰璠者能令風雨渡江之先民重開生面東巖片石殊有生氣傳曰善繼人之志于今不能不推斯人矣

## 支如璋

支如璋字德藝其先崑山人永樂初始祖德奉使西洋有功賜籍行在太醫院祖貫父三顧高苑教諭公幼失恃事毋白宜人惟謹所游塾去舍特遠毋計日具粻糗餉公公受餉讀書不輟或食冷無所忌塾師



心異之萬曆丙子薦順天鄉試省墳墓故鄉仍居崑山崑山學士先生抱其奕氣多心下公者已薄游徐淮間多豪舉皆有錚錚之氣積十二年不第選諭吳橋吳橋士鮮科甲公曰豈其地氣耶夫不有人事乎乃捐所受俸改葺學宇而身輯藻式之五年閒舉於鄉者八人登第二人自　高皇帝定吳橋斯最盛矣久之遷國子監學正陞貳南康防湖適鄱流汎濫彌望滔天公署篆爲相地高下多設方略不可救則又捐俸以活草者自星子都昌而下可三萬五千餘人

饑民大悅然所隷倉廒毀塌無餘而城中米價如玉矣公曰嘻粟爛則無積移之不免生民心請以兵餉之在官者權爲代俟其熟而輸之餉未碍也而亟以全力繕廩可乎踰月役竣公又計所以久安康民者凢酌幫量鮮通塩開堰拯溺捕盗何不至焉康郡故界南昌奉新靖安之民嘗與安義民爭堰而鬨公抶界相視曰吾知所以息爭矣夫安義與奉新共堰而灌者非上下藍塘堰盧堰耶奉新灌田千安義田萬義不得稍懈修築而安義民有便心于藍塘自爲新



堰則千畝者勢不得無爭然不知就近取便于安義民未爲踰界也安義築新堰勢必斜捶而上不斜捶水有順下走耳靖安故有茂埠一路地界藍塘可灌可溉即斜上何與靖安民事斜奉新而助之攻也請以新堰聽安義茂埠聽靖安而盧堰聽奉新仍其故斯不亦兩利求久之策乎符至奉新靖安民卒不能有加于安義當是時公以二守攝篆既四年康民懷之然不廢勸學與禮主洞踰年楚士來學者百餘人躬爲授餼不以煩洞賦也壬子遷福建都轉運使分

司囮關轉運古鹽官于公上考非當公曰此非漢文學大夫相與議利弊之司耶而世毋以鹽官不足爲輒借漢法重辱商賈爲之非吾意吾吏閩計莫如通閩鹽矣朝廷以鹽利民而以其稅利國奸民蠹之至壅官便其私圖吾在事其必不然爲榜于衆曰照得泉州私鹽由永春透入永安沙縣出沙溪口則建昌邵武之官鹽格興化私鹽由仙遊透入光澤出尤溪㳓口則松溪政和之鹽格漳州私鹽由寧洋透入大田徑至永安沙縣出上洋口則順昌富屯泰寧之鹽



格私戶積而有餘商幇日且不足國課日虧奸民益橫請與子大夫籌之符至而順昌延平濵河浮橋之民無敢窟穴其間者公又爲嚴捕哨禁私牙通水客艑梔舡詳載運誌不具論當事者無不德公而奉行之吏賜奸民中之卒罷免既數月蔣方伯某以誌来公笑曰誠如是誰謂鹽官不可爲哉公既歸里開第奉母率其子萬春永春省侍宜人惟謹如少壯時撫親故有恩勞亡何病疶先是公就塾多食冷腹有物如痕既貴不復見即公亦忘之矣後以悼亡積勞苦復發治者莫能喻也君子傷之

論曰轉運公清癯玉立吐辭侃侃其能勝天下之任豈顧問哉貳守南康協理鹽策皆足有述于世即第何以加焉支氏代有令德至留守公青袍霞毋以孝特聞而轉運具金緋奉母白宜人孝友爲政終其身無異毋之色又不知留守若在宜何如也予毋見萬春述其父病瘕而殞涕色意慘然欲以此論支氏之世矣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

皇明崑山人物傳

吳郡 張大復 著

## 李同芳

李同芳字濟美父棠勤修孝友之行明經術里中稱長者號懷石先生先生夢大士以香嚴童子相與生公公生而嚴正有度讀書一覽都盡無所遺失弱冠馳聲譽校間雅自負然莫能窺其際戊辰用天子覃恩貢入太學名高兩都爭幣聘經人師即脩脯必劇量日月不苟受癸酉鄉薦讀書茗鄧閣山中人鬨履聲輒能識公庚辰舉禮部試第二人授刑部主事嚴尚書清器重之問所平反咲非筮仕所及甲申遷禮部祠祭司時江陵在政府王司寇篆諷公以文贊公謝無有司寇拂衣去乙酉陞員外主湖廣鄉試丁亥陞郎中故事儀郎缺必以祠郎調公力讓俸深者主客郎某歸德不可公徐曰郎吳人也歸德悟聽公讓祠郎領大典禮公廪廪奉職雖聖母介弟椒房特寵請乞一無所問戊子上覆閱壽宫有旨照丁酉例例



載幸西山儀注費鉅萬公曰禮官不止游幸更導之耶爲削去煩例上之己丑陞浙江提學副使浙人文甲天下多貴游公惟文是視不問主名四明嘗與公牘有云此仲父所以服伯氏孔明所以泣廖立也壬辰陞湖廣荆南道叅政清澧州浮粮三千石郤標兵操賞餘銀三百六十兩止征播調發萬人雪寃辟張福祖等七命其詳載澧志公亦自謂無悔于心乙未陞貴州按察司按察使黔酋安其白公請與太守班見公叱之出班戶候酋又請還新貴縣授甲襲伍土官公片言折之不敢仰視亡何其庶孽安國貞以困辱來歸公又請當事者却之曰蠶叢魚鳬猝難顧化其後國貞跳入西川父子讎殺屠及多命當事者服公遠識焉丙申改調補廣東左叅政壬寅陞本省按察使會鑛稅兩璫在事飛而食人制府手璫揭令公酌處公曰道受院檄不受璫揭制府色變目公良久曰居官嶽嶽不當如是耶自是稅額小減語具粤志中而是時新會令以附會激變從化弁以募夫挠商公皆調御之毋使滋蔓甲辰陞山東右布政使丁未

陞左公按籍嘆曰杼軸其空如二東何首鉤枝登萊屯以抵兵餉歲減編可數萬次立常平法捐俸薪贖鍰下歷城令買穀可數十萬石乙卯大饑民賴以濟壬子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會福藩請賜土田公奉嚴旨按視曰民以食爲天又荒落之後而奈何奪民田以共邸業義不可即割湖壖荒田賜之而荒田賠稅民必不堪昭陽湖係國家運道壖可割耶力持不報　予告免或語公例故舉薦公笑曰身隱矣焉用文之爲吾門植桃李盛候問哉飄然解組而歸杜門却掃寂寂如寒素時小有登覽必問故所與游通情款嘗過鄧尉山上行春橋望青芝樹色追想當年同社諸人皆穎脫爲大官然無在者慨然久之公無聲伎之好然遇歌舞曲不得誤每上食子徹昌必拜或諷公家居省禮公笑曰父黨無容不闓無禮年餘八十神明湛然每閱一書必焚膏繼晷盡帙乃罷子徹昌萬曆庚子解元辛丑進士

論曰中丞公性至孝痛母夫人不逮養即贈公逮矣不逾年卒中心傷之故嘗捧黃爲孺子泣敬製金緋



翚翟焚之路人悲愴今與昔未有也其敦手足之愛施及三世訪故如不及施于有政豈顧問哉贈公庚事呂祖得仙術中丞知之至今荅響如平生交君子曰是惟無神仙則孝友者是耳中丞與先貢士約兄弟先貢士歿十年不入予里入必紆騎行後呼予言疊疊竟日曰吾曩者服官如三日新婦閉車中不得動轉今吾與子談理不談事不妨盡臆言之矣

## 馬玉麟

馬玉麟字德徵蚤慧勤學甫六歲從贈公龍光宦滇南見永昌守弋中和長揖不拜試之對應聲而就守目矚良久曰玉光劍氣看眼自知二守唐時卿請與其子學日見器重十八補縣諸生耿御史定向目異之已已御史周弘祖視學江南擢第一庚午鄉薦丁丑登進士第聞贈公訃奔還先是公大父修亭嘗不善于族梟涑涑居甫里號軍四故嘗欲螫贈公贈公偶過甫里卒爲所螫病死公歸里第哭幾絕衰麻扶杖徃白都御史胡執禮觀察王叔杲許後之甫里故隸長洲而是時長洲令李尭民于公稱私淑士爲公

晝不日而復兩世之辟公慟哭曰痛乎吾父忍死待
捷未四月得罪首即見吾父地下不恨矣服闋授工
部主事視閘南旺巡視泉脉啟閉惟時又以其閒登
泰山觀雞鳴日出偕汶濟諸生于若瀛戴堯天李燦
之徒懷古賦詩稱吏隱辛巳大旱河水澌流張秋告
竭公念漕計南旺正與張秋等姑與之券三日而漕
使者不懌有蜚語上聞卒無能相中公又以其餘力
築高家堰坎河口至今德之壬午持母服歸甲申復
補工部視榷南關滿一歲陞營繕司員外郎奉詔修

卿雲宮中貴張進者與公俱廉公清慎狀故大其事
意欲有所上下公溫言諭之六越月事竣費不過三
萬四千前此未有也壬辰陞雲南叅政三月罷免歸
鶻適圜城西飲酒賦詩圍棋盡日達夜無倦色非公
事不入公府或曰公自爲童子時其詩已成帙云
論曰叅政公服御不渝諸生不敢溉圍棋不問晝夜
不敢違飲酒談笑不可止不敢醉仕宦不至卿相不
敢矯俗言衝于口吐之多逆人不敢直斯亦質任自
然矯矯於巧拙毀譽之外者矣叅政游武林海上獲

島夷千人將磔之然無寸鈇叅政語方伯史繼辰曰
風厲不得泊耳方伯卒釋之蓋其仁心爲質又類此

## 張棟

張涑字伯任長身秀目光爛爛射人正容談事能以
簡摧繁切事理聞者竦服然不喜摘人隱過遇事乃
發無所避就嘗龍豁諸生間却立注視同舍生多戢
影避去萬曆丙子鄉薦丁丑擢上第選授新建縣知
縣新建故巖邑臺司旁午供億不支公戴星視事無
註誤而民不苦騷理冤釋滯又廉其一二軌黠者榜

諸市而笞之重者至死邑人震慴會清田議起率父
老躬行相視按則壞列上中下三等可久無弊事載
南昌志中癸未徵入爲工科給事中糾詣政府論事
嶽嶽政府改容良久意不深然之乙酉受勑典試西
粵西粵稱得人于斯爲盛既報命巡視廠庫立科部
互稽之法會慈聖宮成賜白金文綺丙戌陞右丁亥
進刑科左給事中條議荒田改折白粮徭役改折之
議即賜施行爲東南永久之利而白粮帶解未嘗罷
允盖政府實持之公嘆曰吾吳民也吳民運白粮破

産相繼毋寧軍受脚價之利而民免領運之勞于討甚便然如政府何遂移疏引疾歸養其老母甚歡庚寅以毋命再詣京師補兵科左給事尋進本科都給事中會肅軍政公奏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衛國本錦衣掌印栢子祥宣鎮總兵李迎恩而又奏言軍政考察宜如文臣例一體糾劾內不得遺南北二司外不得遺副叅遊守疏入執政訝然久之且恨公不入謁公曰拾遺入謁不過欲受意政府商所便吾不能發法不免失政府意寧無謁耳蓋公自爲諸生時



已有經略九邊之志至入兵垣慨然引爲已任直陳安攘畫戰守機宜披牘執奏無顧避久之洮河虜變天子引執政內殿策戰守大司馬鄭洛以甘肅水泉功次叙公公列章糾正之司馬不悅公意屹然亡何議遣內臣分閱邊鎮公掌篆倒不命遣而政府必遣之公得固原固原巨鎮與寧夏稱唇齒自弘治間火篩入掠後號爲虜衝公單騎馳閱精查勅諭八事無漏無縱固靖甘蘭諸地騎所不能至者公徒步至之或寄宿僧舍立石土門乃還河湟之民相詫爲希有

曰往見閱使出塞雄旗數里而張黄門以一旅見臨動省供億萬萬卽土門軍見閱使亦自今日始耳既還朝出所閱固鎮利獘動與經略本兵司馬諸大臣相忤公仰屋竊嘆知無能爲也不閱月李獻可以論儲降罰上怒叵測公申救甚力而同官鍾羽正孟養浩陳尚象鄒德泳又相繼執奏不止當是時嚴旨疊出促召緹騎朝論洶洶公張燭危坐候命有餽蚺蛇膽者公笑受之曰老母在不得不服此俄傳諭落職爲民公大喜滿引數觥曰本謂鐵心石腸須聞緹騎



而色動凡以爲吾母也今幸歸事老母又以閒料理六世遺集賜執大馬乃角巾草履徒步出都門意甚自得既歸里第杜門卻掃不復言天下事而臺使大臣及郡縣長吏嚴事公如在朝廷時凡利病興革必往咨公諸長吏見公多以色受神相喻無忤公者里後生有不善惟恐張先生知公事毋柴夫人甚孝既歸養數年夫人以老壽終公爲孺子慕毀瘠骨立竟殞其身君子傷之

論曰黄門公家山塘廳事不容旋馬規扁于戶述出

入而巳而立朝見憚與其在鄉無以異也豈有道歟黃門寡交少許可自其少獨與弟清淵君闔戶縱談天下事必多設不然務窮其變之所止往復輙數十交頸面盡赤必各得其說乃巳語去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此所從來矣晚歲家居鄉人有以事謁者輙廢然而返乃不知其一言之出能令官長神色相喻大人之舉動有德于其鄉如此黃門旣歿人乃敢行其意士大夫相與語張先生若在必無此事其定論夫其定論夫



## 顧紹芳

顧紹芳字實甫九歲喪毋王躃踊如成人父司馬公携之官舍同卧起謹身勤務即如司馬公弱冠補諸生試輙先諸生輙焚其稿居恒好讀先秦兩司馬書把汗剃槧濯筋漱髓至于大家萬曆丙子中鄉試明年登進士第選爲庶常吉士公在庶常則又以秀察温官之詞爲諸吉士冠授翰林院檢討而是時司馬公以外藩家居公移疾請侍司馬公汎覧古今商摧當世之務往復談笑若師友然三年滿考補檢討預修大明會典丙戌南宮校士稱得士時清望甚都客從容請曰即公入相當作何等公曰宰相安可爲也嘗見先輩其其在宮坊時真有壁立萬仞氣象一莞機務幾不自持夫宰相安可爲也聞者竦服亡何司馬公薨于位公深墨出都門觸石尢渡江寢苫畢葬便有終焉之志孫毋促公行久之乃行進經莚日講官遷左春坊左賛善兼翰林院編脩管理制誥當是時公益謹凛自持含香視草秉燭歸院城外竿牘一無所閼而周覧時事意忽忽常不怡辛卯將秋試議



者欲以順天處公冊陽姜士昌從容爲公言之公曰如其其者才皆上駟一入榜議論蜂起獨奈何姜曰棄之公曰棄之吾惜其才收之不免爲射的不如避之便遂具牒當事者當事者持不可議予之假乃請假歸盖公以家學用世職禁林意欝筆橐簡有所關說而上方決事齋居堂陛萬里又北虜跳梁人情首鼠天下事度無可爲者乃小築于崑山之陽題遺清見志孤吟長嘯不二年竟死公細視白晳弱不勝體而神采奕然使人無所致其親踈之意嘗語人窮通

有命政復倚藉他人不得何也榮枯得失吾所必有豈能無介于懷而我所倚藉之人亦不免有榮枯得失使我擔憂此小人所以長戚戚也吾已身擔子尚欲放下何暇爲人是故持官持身要自不妄交始王文肅公在政府嘗語公自吾居此士大夫有向也密而今踈者有向也嘵嘵而今靜默者何故公曰此不足訝即如某者與公分故不薄然不能以無味之身數向政府數向政府不知者疑有交涉其知者以爲趨炎附勢而已矣文肅默然



論曰宮贊世顯自其先給諫公立朝謇諤厥有令聞司馬繼之功滿中外論者以爲未究其用而宮贊職親地禁喁鉉可期竟于修文地下傷哉然其言論風旨表見于世者駸駸古大臣之識力矣宮贊生平不妄交稱管鮑者獨張黃門一人每相見必屏居一室務摅發其事而交數之斯其意豈淺也哉人言宮贊恬靜似其家司馬激揚似黃門即未盡欲類此語矣宮贊在翰林目異馮青州琦摘其詩文無所不盡宮贊既死又十五年而東海集出人以爲似宮贊也

## 王伯稠

王伯稠字世周自其爲兒時寄與脩遠都不與外事相關父黃溪公絶憐之携入京師令觀天子城闕臺榭戚里之盛輒有歌詠多非意表所及時號神童同里王弇州先生在比部請與相見曰故是我輩人嗟賞而去會郡試升入順天府學稱諸生要非其好須渡河顧見溺者心怦怦若悸形神大削遂謝去其諸生而東閉居僧舍常經月不窺戶人莫測其意所往来啟關發牘文采葩流如李太白醉臥月下花影凌



亂幾滿襟袖以故詩名大譟好事者爭傳寫去偶置中篋間莫可識辨公曰嘻豈唐人能封我耶吾每嘔心而思自謂吐其所欲言而質之往哲故有合者我則愧矣則又務爲擺落抒所自得爲快刻畫魚鳥嘲弄風月即徜徉市橋田舍間多大山長谷之想口鼻眉眼盡載烟霞氣色嘗遇楚僧洞十曰公仙人耶何爲在此公亦竊竊誦其母夫人就舘時蓋嘗夢大茅真君隱約見紅罽鶴馭云自是斂氣守柔惟清虚自課居恒説詩都不及長慶晚間一省輒語人香山有

言路人回顧應相怪十一年来見此翁吾深愧斯語然非爲詩語也亡何病痩雖盛暑終不廢訪舊嘗過其友張生曰人言宮詞婉艷如王建十五殿頭聞索鱠隔花先喚打漁舡故是作者張生語人即此老近自然故不乏菁華本色耳然聞其詞氣喘喘矣既疾亟忘年友周球過之舉手曰遂病甚竟瞑得年七十有三

論曰王先生土木形骸語不及世事獎成後進津津欲吐惟恐其不入吾社也性好游覽然無濟勝具或



遇蹴踘樗蒲鬪雞走馬飛丸跕屣之戲無弗諦視令有述于世蘇子瞻眼中未嘗見不好人其意政爾然于是非短長之際偵之了如矣先生慕孫太初之爲人詩寔過之而黃谿公與雅宜山人游蘊藉風流冠冕當代人謂荻扁王氏不減杜陵父子其信然歟先生有白虹集二十卷今行于世

沈曾唯　弟曾魯　子一源

沈曾唯字達之與弟曾魯同居縣西南十五里之黃溪魯字得之黃溪故與星溪相望弦誦之聲相聞髦士相矜奮然無先沈氏兄弟其所歷類選歲季月試大畧兄弟相先後而名第正等積廩各三十年達之以歲例貢入太學得之用天子覃恩一歲同薦于朝里人異之得之意怏怏恨不得一當舒發其志氣晚用貢起不逾年卒得歲五十有九達之俛首就選人授永康縣訓導然廩廩奉職不以寒氊自貶其操遷武進縣教諭歿于官時年六十有三達之長者都不知人世嬉遊徵逐之事布袍草屨屢空晏如而得之抵掌談笑目無前人義之所不出斬如也嘗舍任觀



察寰許觀察愛其清豁令少就居間得之瞪目視推案而起曰小子非人耶乃令使者挫其廉以相試觀察赧謝退語人吾每以沈先生自礪也達之既廷試請詣南雍有故人强之選當爲子力而達之憤然曰吾與若同起家黃溪上不日不月而遂能陶鑄人耶人稱溪上沈氏非獨其才名相埒其正性兄弟也得之子一源字元澄戢頴被面勃勃有光氣耳垂珠通知二父志自奮於文章知名當世多小直而大却婦翁李某且死以其子之用屬元澄又授之鑑元澄掩

面走曰何有以孤託而以鎩盟者乎婦翁聞之曰故知其人必爾可瞑矣後卒如婦翁言元澄好酒飲喜歌詩博奕投壺談謔慷慨必婦舉業既疾亟醫者視之憯憯然猶自言已解省當去得年四十有六

論曰余猶及侍黃溪兩先生永康溫文竟日無忤色貢士談言譏亮亂呼茶酒元澄諾諾奉行之老屋疾盆有禮有義何必減荀陳風哉兩先生之父鈇古貌窄袖無爲其所不爲洎乎元澄彬彬文物矣然元澄爲父穿壙中夜仗劍擔牛酒氷雪擦擦亂鬚間役人



感動大都文章之彥從孝友發脉者故是覆别不復可期于今之世矣

## 諸壽賢

諸壽賢字延之六歲入小學即龕孔子像危坐對之父師訶責弗動十三能文章汜濫强記放筆千言都下同社生推爲盟主而心特下王於潛庚切劘無間王亦雅信公生天當在靈運前也萬曆己卯領鄉薦丙戌中春官第公既鯁直自負遭時彌勵與同籍顧允成彭好古意氣相頡頏數言事廷詒回籍待選讀書里第三年戊子改河南南陽府教授公慨然以師道自任勸學興禮務躬行爲諸士先諸士相應爲有用之文霞蒸豹變甲諸郡省庚寅遷國子監助教六舘矜式動遵矩矱壬辰陞禮部儀制主事教習駙馬都尉許號忠勤有體而是時蘭溪在政府與大司馬石星取唯諾惰窳爲務公劾奏之直聲凜凜震動朝廷戚畹黃頭有所祈請都不得一盼曰若曹詎可與作緣而公亦默覽世情無可與直道行者會病瘍告歸田里便欲以所學用之于鄉鄉子弟之秀異者朱



大典俞琬綸王騰程之徒授室國中以來四方奇杰之士四方士雲集其庭一經指授無不改觀公亦擁皐比伊吾揮毫落紙轉相傳誦自甲乙試至童子科無不人人滿志也公即杜門養晦乎然不能忘當世得失之務與民間一切水旱疾疫坎壈盆覆之若遇有請必直之即倒廪設方畧無所靳郡縣大夫亦時就公咨所便公盡膿縱口絕無揣摩迎望之意久之築室寶華山中專意復性之學篡述周易身體而力行之駸駸自謂有得亡何病死得年七十有一公秀

目豊順長七尺日啜粥不下數十器而性簡澹都不
食塩醯被服寒素惟孝友于兄弟施及三族乃至賓
從戚友病瘦死喪憂患與所不知何人疾痛痾痒不啻
其身痒也遇時政闕失或親故阽危顛墜者輒大慟
欲絕誠心懇行亦時使人流涕晚築易山中間還里一
時冤滞者填委門巷人人自詫有所頼藉云
論曰儀部之喪宗老哭失聲弔者數千人無弗掩涕
至有馨爐於頂相扶携擁門哭盡哀人無識者亦不
下千人其死也哀其生也榮矣儀部墓易絕筆于蹇



喟然嘆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古者鄉先生歿可
祭于社吾非斯人之與而誰與扐朱氏其先河南人
後徙常熟又徙沙溪洪武初避國姓改諸居瀾漕儀
部之祖翰林憲嗣祖曰寧津正皆清正自許有述于
後要自漢州寛始顯漢州詩曰萬里歸程孤寉瘦半
篙春水一舟輕儀部嘗爲予娓娓誦之唯恐其先烈
不述於世也儀部又言漢州父福母盧氏喜種德庚
廩甲漕上多不自予盖諸氏始基之矣

## 徐應聘

徐應聘字伯衡十二應童子科大梁王侯撫其頂曰
玉堂金馬之器將不即名而名即之焉用早計爲癸
酉補諸生壬午鄉薦爲歸德門下士癸未登第選翰
林院庶吉士明年授檢討三載秩滿階徵仕郎封父
汝龍如其官時歸德在禮部政府忽召公語多侵歸
德公出爲歸德誦之且曰古人一辭而退寧能受物
之汶汶哉歸德笑頷之顧謂公且爲具疏公手具疏
如歸德旨竟引去君子曰勇哉歸德然青尚于藍矣
己丑充詩經同考試得人爲盛庚寅察免所引皆非



其事論者寃之而公意怡然曰與吾策欵段僕僕泥
土中稍冠帶書生毋寧從鄉邦耆老作弔古社自娛
快耶或勸公稍通長安問輒醉之酒丁未起公行人
司行人進尚寶司司丞公勉就道亟假歸庚戌陞光
祿寺少卿奉詔冊樊府事竣休沐里第客勸公進公
遲延不行語人曰吾曩者居長安見同籍生怒馬而
馳髮黝目遠視而此皤皤者盡改其常半烏有矣吾
安能以青衫對諸年少不令御者揶揄我乎客曰政
以君青衫故勸了此局公笑曰官須自了侯河之清

人生幾何矣乙卯陞太僕寺少卿丙辰公御金緋駕
秋濤而上親戚送之猶復遭延不進既抵任罔政旁
午出納紛拏公戴星視事未四月疾作對客談欵而
逝公性真率事父母盡孝人有頌公德而溢者輒泚
其顙不發言久亦漸薄其人良辰清夜盛絲竹更曹
而進然不敢忘寒儉之素得歲六十有三
論曰故友王恭亨稱檢討真人對客輒誦之有一人
知己之感以予所見檢討其于宦味泊如也公嘗誦
蘇子瞻此處有甚歇不得謂是當官快論卒違其志



似有物使不然公能決歸德之勇退已身悖之耶世
人多言恬澹不必然昔者吾友謂可庶幾而未之逮
也談何易哉公年五十請予作傳朝廷方議起公田
間予唯唯將有待而公數數爲予言檢討故如此矣
嗟乎其澹不可誣也

張文柱

張文柱字仲立父奉直公好客喜吟必携仲與俱時
有雋句年十二嘗賦關山月云閨裏紅顏愁少婦塵
邊白骨怨征夫一座嗟賞從父遷居留都耳目開滌
學問彌遠歸崑山補弟子員升上等嘗以文贄周太
僕復俊嘆曰司馬相如之作今無此人直指邵陛按
吳中行縣得公卷亟懸國門期爲大廷之冠聘公修
纂群書龍司理宗武與定爾汝交公色瞿然每徵文
使者相屬于門意甚苦之恐爲附會者所踪檢押益
至又十五年戊子始薦順天秋試高第既試禮部不
售除守臨清清故冠帶之衝萬貨所集他守者疲于
奔謁念不得及民公按部見五民雜處狡獪譸張之
徒窟穴根株爲奸利如絲棼不可解與之休息則獮



偈起而更張之則滋其蔓計省事莫如勵精嘆曰吾
知所以治清矣乃下令刻日聽諸告訐者訐千牘公
首批其不直者九百餘牘皆深誅其隱衷纚纚數千
言而存其直者聽候伺老吏吐舌清民不苦奸利監
司其駐節清州令邏卒得詗民閧爭閧卒遂爲政境
內騷屑公白監司罷詗卒風弊頓革公在清四年凡
錢穀詞訟下至閭閻單細皆獨身親之黠吏束手如
偶人客至欵接如儀時爲歌詩相贈荅格力整暇撫
一切忙卒酬應之習清澗一路倚爲福星而公以積

勞苡暴卒清人如喪考妣云公性至孝母柴夫人特嚴峻與兄黃門公不敢修萊子之色以相歡稍拂意夫人輒面壁竟日公亦侍立竟日回視公在色輒解故嘗與黃門約他日即貴顯當更互出入無使慈闈有陟屺之嘆後黃門以言事罷爲民而公始出守清淵其素所自盟也公與黃門閑閤論事必具首尾毋使疎脫而黃門嘗語公仲立一思即得吾十思亦不至失蓋其兄弟心相許可任天下事如此公爲諸生時已都清望郡縣長吏多咨之公闢其口無所陳乞



必公正然後發憤亦在齒輔間一噓拂而已

論曰世稱清淵公脫顧莒州之難其誼甚偉至莒州送清淵之葬滴血于墓然後人知之而王兵部志堅亦言其先中憲與世父太學君頌義如莒州夫清淵居恒恂恂明是非覈事情充類至盡乃其行長者如是耶公自言人生產千金即有餘藏登一第綰尺符生平足展進此徒自苦耳不乃粘壁枯手而世之論者徒以不得一第爲清淵公遺恨嗟嗟夫既已行其志矣

王

王安鼎字孺和少孤奉母家亦貧然無寒儉之性母又素斯遠大責以先世儀節伏臘婚葬必如則乃止小不愜輒加詬詈至累日無所容當是時公必謝免一切獨居屏息以俟母恚解即又欣然婉戀母傍如籠鳥于飛頃忘徃境嘗秋夜被譴風雨迷離公跪泣中遂達于旦乃發大腫恐而見母母問對以夙遣瘇濕而母以爲詐也詈不已友人聞之戲問公胡爲泥塗公曰非泥塗母怒何從至母聞亦大笑甫冠補諸



生籍名已噪而母望彌殷責彌甚然用是學彌深穩擷英漱潤斐亹逼人識者謂公詩膚骨皆清饒格力不減其家弇山翁書類率更令公聞而有退然之色人愈重之公兼資敏視色清澈能苦吟疾書人或請之不甚矜秘毎遇佳山水或絲肉彌連即飲不能書一蕉葉達晝夜不辭去母或召之輒面使者無喜色汗如漿矣公蓋有異母兄三人云三人者將盡洗公之産母不欲聽公勸母洗之而後遂不能支公嘗語其友吾安所逃毋責吾母慈母也脫能自立如毋志

猶將兼愛三兄君子曰孝哉王子勸母修讓而自引
咎馬公既坎壈焦勞病肺渴乃達于喉幾瘖母嘿爲
持佛號公聞之支床悲咽淚盡而逝得年四十有七
子徵嘉夙慧有文通知父志年十六殤

論曰予所見孺和實如此楚孝介先生稱孺和純孝
書旌其門不虛耳而孺和不敢居也義頌而藏之不
以示人而當時耳食者謂孺和實怒其母猶不免置
于唇舌悲哉悲哉孺和既死南昌王侯嘗曰御史上
其事矣然非孺和意也孺和故王右丞米南宮之流



家不如而其孝直可爲曾參今亡矣夫予嘗見惡于
鄉之人而孺和鄉人皆好之予以孺和爲未至神骨
漸老當時已有惡孺和者孺和竊自喜而予始無所
逃見惡之實矣悲哉若人今亡矣夫

## 王臨亨

王臨亨字止之性沉敏多深湛之思遇事寬大喜通
脫不屑爭咫尺之嬴自快落落贅校閭會有觸以貲
入太學萬曆戊子領薦聯舉進士令浙之西安西安
俗多盜盜不畏人民莫敢捕公廉得之毋詢盜得其
蹤跡真偽輒止有稱其其同盜者置勿問嘗曰盜賊
何親惟同黨是賴凡繫獄發遣之費取給焉寧肯自
剪其羽翼輸情於官其連者必怨家或他盜之怨家
耳平民一稱作賊伍伯到門雞犬立盡縱以實得免
而中人之產蕩然矣公爲西安數月民始敢捕盜而
是時烏夷匪茹督撫念海塩巖邑疏請公往公至發
奸爲務立縱誣服者若而人讞辨文者若而人論死
窩姦殺人者若而人一縣凜凜探九椎埋之夫屏息
于道十龍者海大猾也或殺人圖財復移其屍詐人



或乘醉誘人他出而淫其妻或沸湯殺人以其骸飼
犬狗翻覆攪搶呼吸毒瘴海塩人莫敢忤視公悉繫
之召縣諸父老集蕭寺覆問十龍殺人狀父老叩頭
泣請如法公重刑笞之相繼死民大悅而豪强累客
亦遂無敢貪緣爲奸者乙未被徵海豪貴故怨公以
蜚語賅主爵大夫量遷比部己亥奉命慮囚江北明
年奉命審錄嶺南故事審錄嶺南者例減大辟百人
公取故牘屏胥吏繙閱見冤濫者纍纍欲浮其額吏
持不可曰浮額非例也不便使君且多駁焉多駮之

累累君多減之活活囚于使君何如公奮曰吾珍重一官冷眼覆盆下人耶卒減死至二百餘人當事者服公爰弗駁也是歲遷員外郎再遷雲南司郎中明年復命守雲南司掌都下獄事故事緹騎多羅織人爲盜既請嚴旨部臣莫敢平反公得情必反之京師爲之語曰遇蘇州人則生蘇州人盖指公與同舍郎嚴㪚云明年擢知杭州便道歸以疾卒于家年四十八初公之在嶺南也將讞獄高涼臺使語公高涼有寃獄六十人公往釋之公曰君知寃矣何不遂釋之



而以語不佞臺使曰此採使上請獄也吾曩者請之採使不從心悔之不如其自釋之也公幸無語採使遂釋之便公曰諾而風聞此六十人者具獄所由則税使督民造舟網珠於雷廉 天子奪採使權而網無所得其民遂相引爲盜將償所費於廉廉兵捕得之事聞採使採使惡税使之傾己也悉奏死湛江等六十人無一人免者公曰臺使言竟釋之固當脫怒中使以白簡從事即一官不足戀如諸囚仍弗活何往見採使問曰君好積德樂施予毋見丐者塞途輒活之有之乎採使曰有之又曰聞有丐嫗貌類太夫人歲給禀餼贍之有諸荅曰此鄙念何稱焉公曰今天下苦鑛税極矣自君涖粵而民若安瀾其爲德甚厚雖然尤願君之廣之也日者採珠之盜外論以爲未實必不然其爲真盜無疑然盜無贓証請以採珠罪罪之于君何如君振溝壑之瘠不忍一夫而忍六十人耶採使唯唯謝惟公言六十人者皆不死

論曰予嘗讀比部公粵讞書論次其淅西治狀以生道殺民殺之而適生之辶張釋之于定國之後代有



人焉既又覽其自志了然生死之際無怖無雜豈其進乎道哉公性喜飲酒嘗與所知箕踞浮白話小時風箏粘竿面具之戲率群兒勒戰陣爲樂往往卜夜或張燕而招之疾首不赴令東方生王無功之徒津津地下矣

## 陳嘉猷

陳嘉猷字盟之五歲喪父從母周僑居郡城之兄舍族人終齕之公詣府候訊面吏而不荅吏問孺子何不白狀公泣曰覆巢之卵不言且壓吏憐其孫童然

白之公歸發父書傳晝夜讀膝抵櫃盡穿十八補郡
弟子爲巡撫都御史陳道基所器重而是時江右龍
宗武司理蘇州攝府正課諸生戒勿舉燭諸生執題
問難于公日晡都不得下公就月書月蔽僅一目而
贏司理覽之曰此人即片言自冠況一目贏哉時論
快之已就試無不冠也卒難一第公益發憤爲該達
之學擘畫時政旁及陰隲感應之書無不纂錄萬曆
丙午舉順天府鄉試第二人庚戌子世竣登第乃謁
選授桐城教諭毀餙學宮奬率多士壬子冬將上春



官告歸里歿松陵道上初公之爲童子試也同舍生
請祈于神公書牘曰藐馬孫童願不失舊物公父儒
蓋己丑進士司理興化撓勁有氣骨其後終刑部主
事云

論曰博士有友四人焉今所稱四子金蘭社者也陸
觀察徐檢討以進士顯仲立守清州博士諭桐城雖
乇一第亦少概見矣後皆客死官舍無還者博士生
還矣又歿于松陵豈四人者數之所定人莫能抗歟
博士葺文廟取材于江而筏解桴人駭散有義冠朱

衣者捍之得不敗卒以成功故博士好談太上感應
爭今其書抵掌可述而死生之數要非感應所得囿
也悲夫余每愛顧仙居有子璠能述父事潤色東巖
而博士之子壆表章蘭社有祠翼然吾鄉多才子弟
願得如璠與壆者數人民德歸厚矣

王在公

王在公字孟夙耿介而慈有遠志少從父德安太守
宦京師感痰疾狂走長安街怒罵恭順侯忽忽不知
所爲嘗見兒物飛蓋揚揚而至群視孟夙且拂拭之



一日躁甚取所御犀導自刺其喉幾二寸許德安公
駴絶扳之無害痰亦漸瘥顧怒生如戟德安公歿孟
夙益折節讀書修經生家言而善祭酒馮夢禎亟稱
之進爲忘年友萬曆甲午舉鄉薦四方誦習其文可
冠都下竟不第選爲青州府高苑縣知縣高苑民就
之如父母歲大旱孟夙登臺而祈甚虔不雨已詣府
行可二十里許入臨淄界顧見片雲點青天而黑雨
脚垂垂念莫是高苑雨耶旋宿民舍質明有隣縣官
某亦詣府後至者賀孟夙曰公真神人乃能使滂沱

雨不出境孟夙遣問臨淄人昨雨幾何則隨所止民
舍止矣環問高苑四境外皆不雨是歲青州一郡獨
高苑大稔民歌頌之陞濟南府同知會新守沈聖岐
不至攝府篆幾一歲獲上治民廉能聲籍籍孟夙故
獨身舍官舍毋放衙蒼頭五六輩侍孟夙曰嗟爾来
前吾欲謝去其同知亡何一童子跪曰郎言是也郎
無中人之奉而家幸各天一方之安吾視此僕僕辰
酉政為五六輩供具耳郎何戀焉孟夙驟然曰善趣
燈書牘明旦拂衣去守道甚頗諷孟夙將及瓜内轉



可須也孟夙否否德安公有宅一區孟夙嘗貴之分
給二子所得俸稍贏隨贍三族解組之日猶存房值
百餘金以其半自與舟過吳閶竟亦不入其家
論曰吾崑蓋有柴道人云柴道人者名告字于聐入
黌為太學生工研桑之策忽有感散其貲親族棄七
歲孫獨身走武當又之泰山又棲伏牛垂三十年家
人持金與布往省之道人受布歸所主道士而還其
金誡勿再至說者以比孟夙而非也道人頗事長生
之術孟夙驟驟世出世間矣要其擺落故正等孟夙

自言閱大藏于宗門忽有省然亦不廢净土曰他日
見佛庶不生慚愧也

歸子慕　弟子篇

歸子慕字季思髫齡穎脫篇章甫就里人士争傳寫
之雖厚自秘惜而其名愈噪性簡遠多特絶之行嘗
掛壺自隨醉卧花露下影宿襟袖得句驚人亦欣然
舍去初無意足成之人以是愛其高逹不愧歸太僕
兒萬曆辛卯領薦對春宮不第慨然南還神情孫往
動止凝寂知交竊竊諷之弗應忽載糗携一奴奔入



武林山中埋名閉閣僧寮視之意甚畧而武林黄汝
亨心知是季思排闥呼之褰其裾而出季與黄語大
悦久之復還崑山築陶菴三江口植梅柳各數株殊
有野趣諸弟子從之于茅索綯各就亂棘為籬落期
年成聚錫山高攀龍嘉善吳志遠時詣陶庵相砥為
復性之學其志甚苦世莫得聞公又作陶庵儀置座
右大都自序其遠嗜絶嚚任真自得之致亡何病嘔
血喀喀不可止讀書或不能盡一葉遂去之而學彌
深造邑宰王時熙與博士沈應奎就與語嘆其絶俗

楚黄樊王衙間關数千里来視覺圭華都温令人知
身安之留焉季淩海虞令耿橘題其墓曰清遠先生
得歳四十有四弟子簫心形古渾綺思逼人先兄卒
論曰清遠故季思所自許蓋嘗自名其稿亦云世之
知季思者殊不盡要之不如其自知也人生如春夏
花實以時學猶溉也不學將落溉則必歛爲實未有
終歳長花者中下之性溉亦不花夫焉取實此天下
之大凡也季思敏而好學其天性然然而張黄門實
始基之矣予過南江望陶菴如壺子梅花垂垂欲笑
春風拂枝以爲季思往来其間也



張振徳

張振徳字季脩清憲副情之孫父曰應忠慧識通朗
有大志晩味禪悦公頗不好其事父嘗以言箴公意
甚堅父曰學道先生耶公荅曰兒聞明經不聞講道
父聽之輒語人昌吾世者必此兒公愈益折節讀書
破萬卷欲以馳騁當世十三能文章與同邑歸子慕
王在公顧天叙朱大典埒弱冠補弟子員會　神宗
東朝恩選入辟雍時輦下才名推二張孟公與華亭

張以誠云大司馬王象乾重公有品以其子北面公
稱知乙丙辰選授叙州府興文縣知縣非公志也興
文漢夷雜處地瘠衍易生物而民習惰竊呼米穀為
活路不治他種公教令取麥菽稷黍薏及其他菜茹
等雜植之曰為若等廣活路不可乎期年有成民大
悦山壤宜楠杉拱把之材騈羅野外如灌莽公亦課
民條達之所在成林采薪不論錢民好拳勇俗以正
旦相撲誤死勿較公嚴其罰瞿然顧化又招撫流移
羅明德等一百七十餘人各完生聚無為宣撫所苦



民又大悦道府臺使奇公治行壞俳不展其用乃檄
署宜賓長寧宜賓長寧民徳公如興文三年滿考贈
父應忠如其官母周氏贈孺人邑故有巨盜張拱極
既論死脫逃又殺人公猝擒之又白正倫常忠等殺
越人于貨變姓名匿他界公又猝擒之四境凜凜縣
東門慈化寺盜常竄穴其間公為文告城隍神蕩之
曰吾生平不能佞佛何並徒藪盜耳公在縣倏白利
害身諭禍福下筆滚滚皆成文章而才用優然常恭
謁道府必率其子紀緄含輿徒步萬山間覧萬松海

棠紅蕉刺竹荔枝茗荈欣然樂之殊不作金碧夜郎
之想性好文史雖復簿書堆案不徹卷軸與膠庠生
不滿四十人科試二人公請廣其額至十有二人歲
升于學者亦復四十餘人天啟辛酉九月公竣事棘
闈聞奢酋巳下重慶乘夜疾馳與文至則人情洶洶
莫可誰何公厲白兩與賊接戰不勝尉諭以下見公
而有欷歔之色公笑曰吾每讀史憑千古雖平之事
及絕代有心人未嘗不淹涕此豈我淹涕時耶亟入
告錢孺人可行矣乃纓其冠手提與文長寧二印坐



堂皇賊黨有覘公者公瞋目詫之賊踉蹌走遂縱火
公佩印入則錢孺人與二女淑安淑慶自刎死矣公
提劍端坐其旁神色不變須臾火烈公竟死居民哭
視之獨袍袖燋灼款款如隱几狀賊既退相與葉葬
與文之天壇山御史薛敷政聞其事于朝董御史翼
御史周宗建董羽宸陸顯明錢士貴張捷侯補給事
中陸文獻南京試御史陳必謙後先昌言其事　詔
贈光祿寺卿謚烈愍蔭一子錦衣千户公秀目銳視
而眉稜稜起轉項顧盼面多不可之色嘗讀唐史張

中丞傳悵然曰死生何與人事故有男子就縳項耶
識者知公臨大節不可奪云公治與文崇奬忠孝節
義爲務搜剔懿行祀名宦者五人曰前知縣李旺魏
珊趙汝礪教諭丘廣訓導張芥鄉賢四人曰國子監
學錄許文美桂陽州訓王源建昌府知事石琅順天
府治中淄璐孝子三人曰許金堂石勝禧王官義夫
一人曰王文翰節婦三人曰李嵩妻趙氏白倫妻何
氏苟愷妻李氏

論曰自有宇宙而有崑山忠孝頗有如與文之烈烈



未一二數矣唐盧龍節度使張鎰輦貲從幸奉天道
遇朱泚黨李楚琳竟飽其毒宋孫察用朝散郎使金
金人攝降罵賊不屈果油絜焚死二人者皆崑山人
可庶幾焉然而閨門之義故難爲與文矣錢孺人以
幃房之秀驅率愛女赴燄如歸卒成公志或云孺人
父家瀕海故嘗高其樓望翁卒訛傳寇至將去之孺
人時年十三告母婦人避亂當安之母異其言題與
俱促凭纑以覘其意目不忤視竟纑如他日程斯與
與文之恨張中丞俠烈豈異哉夫所謂天作之合者

乎與文之政予頗得其手錄爲詳獨就義時事慮無
覩見之者乃今得之遺事所載何有作吏五年至于
守死徒取一金付次子組自明其無愧且留此以勗
後人乎組一童子奉治命間關萬有一存之中稍賴
諸生羅似龍賑之竟於不辱亦烈烈矣予每見紀兄
弟組道其父取羅憒覆組頷未嘗不嗚嗚欲絶也組
又言上虞有徐大禮者傳長寧亦罵賊死其妻弟謝
文奎亦死之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不凋也忠義之表于世亂可無悼其不幸于九
原哉



李流昌

李流昌字文長父中丞舉公差晚而中丞故以力學
起家掇巍科意在暐映所以勗公者甚勤而公負可
數千人之資歘瀾咀英落筆五色雅爲楚黄樊孝介
先生所器庚子秋試卷爲西浙徐公可求所得道
解南服徐頗自詫廬陵眉山無能遠過比國門懸書
引入下士盡推公固是出藍之青也時中丞方督詠
在京師公上春官試過中丞逆旅商杪元牘執手珍
重而去明年辛丑中禮部試選改庶常癸卯授編脩
當是時寧波歸德山陰同在政府稍立異同有所屬
草皆以諮編修編修放筆滚滚無弗當政府旨者然
亦時有補捄政府各退語其客李編修非獨詞臣之
冠他日國體端有賴焉丁未分校禮闈得尤光斗林
欲楫二十許人無不特絶壬子主試三楚公私念曰
此家大人已酉役也有如不稱何以塞任使謝大人
哉已復曰楚材誠天下雄然其大者屠龍其小者刻
楮豈不爛然熌爍究無所用之乃分别主賓菁實之



用而取裁焉三楚橐囊之彦無不脱穎出矣既竣事
紆道黄岡拜孝介先生祠問所著書盡付梨棗未幾
解遜侍中丞山東旋歸里已中丞解組歸田趣公治
裝公遲延弗欲行題其壁曰側身天地尚懷古回首
風塵甘息機客莫喻也丁巳有借公以祈自免者中
丞聞知投筋而嘆寧有是耶公跪進曰使天長與兒
爲大人昕夕歗不愈于冠大冠乘欵段僕僕泥土間
乎于是乃稍稍洗腆徵歌集諸親舊用相娛曉或賡
筵喧劇就床耳語中丞輒解意乃大得嘗秋桂盛開

中丞不可以風問侍者花無恙否則公亟秉夜爇擗
勝亭質明而訖中丞大喜徘徊金粟下澌引自勸曰
花亦連夜發耶戊午侍行鄧惠上虎山橋望青芝樹
色巳未侍游七十二峯宿包山精舍庚申中丞開八
袠公從容進曰兒今日所得孰多中丞亦啞然而笑
謂諛者之無與也亡何中丞疾甍公悲愴久之會西
浙徐公陷虜公大慟悒悒不自得嘗獨居念父倚石
浪軒覩蓊藹而賈涕或坐滌閣前山如黛忽忽與客
語若自謂歲行且盡者竟以壬戌冬卒



論曰編脩初第時遇日者京師布子而葬顧語編脩
甚類顧贊善也贊善得歲四十有八編脩中讒歲與
贊善等編脩曰此身在則我有餘矣由是觀之人言
編修大慼讒者不必然昔申文定王文肅皆有連于
編修而編修居京師又嘗為三相草發訖針芒之介
蓋亦難為用矣而編修超然自處清淨地非識體烏
至是哉編修明經術所著書甚多稿留邸弟者殆可
十人數之惜不盡傳于世然而導款一書駸駸與蘇
氏易傳爭烈矣吾鄉父子之進周康僖以廷尉張祁
州以通參顧司馬以宮贊其後為中丞編修豈易哉
夫所謂長與昕夕不頏儻僕長安閒者邪乃其巍科
暉映斯又度越諸家矣

顧天埈

顧天埈字升伯敏秀通理讀書都于無味處得趣直
徹針芒無所詿漏年二十鄉薦既落第為有非意之
干便捩恐懼邵陽劉公立白之而公意激昂感發提
書囊從奚奴胡某直走萬山中不扃不爐無問晝夜
數常過金沙與同藉生王肯堂相砥為沉博絕麗之



文力務獨詣王第己丑進士而公以壬辰登上第臚
傳第三人授編修詞林諸先輩皆心下公黃頭宮滕
俱称公才子公委蛇受事惟謹提書堂掌注記管理
制勅與不敏辦巳亥充冊使周邸贈父允默文林郎
母張氏贈孺人庚子超陞修撰主試順天丁未分校
禮部試李光元公爲劉錫玄之輩皆出公門下時以
為知人先是平壤之役朝鮮受困　帝命選威重清
華之使勞撫外夷廷推公遂受冊往公念諸弁請行
者不下二百輩毋猶以彼為市耶殘掠之後朝鮮不

勝遲矣將入境則檢校諸弁者橐篋封識旅館而又
使使告其明王請得見故府所藏儀制王謝無有公
憫然曰殘缺至是歟乃出所持大明之憲與王約自
儀以外者但擇所利行之朝鮮王大悅而公又蕉得
其戶部某者故嘗與閣白有通平壤之役戶部遣執
國柄多所更易公至則使譯者請華語公不許又請
諸執事餞者得左右班立公又不許笑曰外國禮左
班世子豈可以世子不與餞而站其班耶諸夷悚服
戶部屏息不敢仰視既出郊有冠大冠衣青繡衣持



簡進者公視之則彼國新狀元許筠也所賦詩楚楚
如律公心獨喜已而歎曰其細已甚國無振矣公既
已都夷夏之望而東寮勅諭又有外夷知誅內望攸
歸之衰不悅公者藝之奏聞上公方與客語持牘笑
曰吾意也角巾出都門遂以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
院侍講謝其政公讀書多超乘之悟然必使楷者手
錄之乃肯寓目朱黃爛熳標位精入積卷軸至萬餘
意不少怠諸楷者請直都買金價之既還里門館請
寂閒若無人非遇水旱盜賊風俗大故未嘗造令邸

一二大寮有事東南者一切利敝所由必以諮公公
傾囊而出旁引曲喻動中腠理雖傖伍小史必傾耳
竊聽相與言宮諭居恒恂恂寡言笑乃不知其底裏
如此居無幾或次第罷什之而公未嘗受盡言之德
或語及朝政公默不答四方文學之士聞以執請多
見獎拔亦時就牘刪抹乃至無餘一經點竄爛然成
文皆可書而誦也公嘗語人吾于世間好文字即覩
之無所得遇不愜者甫旋目而機躍至既脫草故自
斐然吾每笑昔人學書日臨蘭亭一本那得佳亡何



疾甍得歲六十有七甫屬纊簡書適至仍以公為左
春坊左諭德或曰朝廷將大用公而公不逮矣閭巷
人擁門哭之如喪考妣云

論曰宮諭公腸熱面冷與人語嘔出肝肺人或不勝
任而始和之終去之于宮諭何與焉而見為道廣意
忌也其然豈其然哉宮諭要是有天下盛名言論風
旨不忌人而人忌之蓋嘗自述其使朝鮮也曰吾出
盤山渡鴨綠登摩天嶺始知天體之不盡覺兩司馬
壯遊如所稱上會稽探禹穴來觀七澤不足使入吐

氣也夜望燈火蚍行委蛇長數十里荒沙寥泬之鄉旌旗隠現多出雲際爾時自詫人間之奉無復之矣世人眼孔如豆嗟感黃閹正不必然丘長孺爲予言宮諭度嶺時甲士列營而寢有閹蒐伏帳下不動此豈人力哉嗟乎宮諭歸田十年豈少帳下蒐而令其瀆書味道老壽考終也夫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者乎

## 顧天寵

顧天寵字元錫讀書敏疾多慕人之悟析繭抽絲便



了然于手而性特長厚不務高亢斬截弱冠遊黌校累升上第弟子諭十年薦丙午鄉試又十年第進士選知河南府盧氏縣盧氏古虢地民貧瘠不自重其生人死輒詐言仇殺因圖奸利公廉知其狀衆百牘弗及抵民始譁公公不爲動既一歲訶無誣殺者諸訟亦衰止虢山伊水間多礦盜故有毛兵守之每使者督捕急盜愈熾公曰嘻夫非有他盜患苦吾民即其守者自爲聲援督之則熾休之則自息耳乃下令令所在要害嚴爲防守不責其斬獲幾何盜果翕息民歌頌之亡何持內艱歸里第公嘗自課其治盧狀無愧于心者獨盧民不能輸賦賦不登逋相積也吾近者即請之力幸免諸逋而吾去後不可爲常將柰何既免喪補令遵化會素廟改元出帑金十萬犒邊士詔公代閱使者申建撰行邊故事帑犒至必貯庫照驗乃行公即馳之不更驗將士讙呼聲相屬而吏有竊竊之色相與言胱明府驗者吾曹逸樂終其身餘以爲子孫計矣使者聞知甚重公公亦有知己之感亡何遼陽失守虜逼廣寧而陣臺使李瑾移鎮



永平永平密通關口議者謂當此倥偬時鎮臣不得輕動爲虜所窺公獨心知其以身翼遵化也乃愈益自力當是時角聲沸天烽火燭地又境內所集五方之民販繒挾寶貝與債帥黠虜相錯情形叵測公細心鎮之寂無譁者一日馳見臺使使者從容語公睹此茫茫安內賴耶公徐曰令固守土之臣不得輕遣妻子爲民望使者矚公良久曰真賢令也吾無憂遵化矣當是時四方黠行之卒屯寨相錯數與監司門乃至脫巾圍柵諸司震恐公條諭利害令自解散邊

徼吳然監司無掛吏議者緊公之力也公在遵化所積考上上剡凡一十有六未及選試俾受兵部武選司主事銜以歸封父母暨所生母如其官或爲公少之公曰吾畢者淹留諸生間第知孝友爲爲政吾事既濟矣幸邀天子寵命以報父母敢復求多乎哉蓋其恬淡自守有至性類如此

論曰顧氏多長者如武選之父咸寧恂恂若處子七十餘年其爲長者于諸長者之間尤較著矣惜乎未見行事武選少嬰寒疾嘔嘔如不勝既令盧氏崎嶇



萬山中不色攎再理遵化凜然節操可比長城而後長者之用始顯晚歸私第聊就其先霖雨堂小營菟裘遂洗宦槖公爽然弗屑談笑如平生嗟乎漢東陽侯張相如固稱長者其于經世之業則無餘矣許生爲予言屢過遵化甚急武選衣緋衣入言曰姑着此爲報黃金臺上意其夫人周慷慨語曰既不幸爾爾固足千秋何患乎里中人至今傳說其事謂武選撻撻負荷蓋有内助焉

許士䎘

許士䎘字文舉十三能文章日可數目父奉政公深秘之而心奇其絶特憐愛彌至未久爲諸生海内修文之彥爭願結納公遜謝厚自秘獨與同邑顧文學維徐進士開禧妹壻葛錫琬爲爾汝之歡讀書談說講求當世得失之務了然心口可見行若絶不令國門預懸其書爲奔名嚆矢曰男子具七尺要必以文學進身不自令沒沒名未登籍而先之自政漏洩耳歲辛酉舉于鄉主文者署其牘曰以二十八膳力寫千萬頃波濤讀者韙其言稱知人能得士而是時奉



政公歷官中外命公秉家政公稍稍通賓客然必告奉政公乃投分一切厚倫睦俗卹故賙貧周急活人之事即也已棄必以爲奉政之德情鍾無已乃稍私覿獨檢飭藏獲小小牴忤于物必重其法而後聞曰吾先祖大夫家大夫之義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賓客樂從其遊然終不及褎登公堂者真然有大人長者之氣云公好談古方畧自六經二十一史乃至國家經世之籍無不纂述時有擬議尤好觀趙文肅華亭江陵陸尚書諸刻曰此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每罷

公車對䣘吁弟朗哉影延綠圃拷金擬石無間寒暑
或策蹇省視奉政公操篪塤而奏之父子之遊喜徹
肝肺亡何朗病歿仲父太學公亦相繼遷逝公哀叫
摧裂五内為損已又恐其至痛欵曲慰奉政公公母
孫安人不遠公登籍公心痛之會捧奉政公恩冊告
廟喜見眉宇已而雨淚蘇蘇交于膺頤自見其影而
增傷痛弟翀之又莫逮也君子謂公之感疾自丁卯



年始公為人厚自檢刻令此身常處不競之地其學
以一物不知為耻不喜徑約嘗曰學從博入久乃脫
落斯則真約耳然不感發不足以豁其志氣故嘗東
瞻天目之奇峻北覩黃河之奔流南涉夷門之蕭颯
徘徊許下慨然賈涕曰天文四垂為宇河山渺邈誰
得在者即約亦安歸乎君子謂文舉之學已見大意
如此

論曰予終始文舉三十七年之間積竹累叢整肅庭
宇雖處青華之胄通籍十年不造令即千秋何以加
焉而猶惜其年不待祿行不酬志乎文舉歿而悲吟
太息之聲徹于閭里無問老穉朋知相視抆淚如喪

手足其定論可得而考已吾鄉孝廉之雋不及一第
而歿者如黃希聲吳純甫方思曾陳子行之輩至今
追慕之然無從考其生死之際獨吾友歸季思折節
清肅倔然長畢可謂知死然不免支床喘喘瘖黯之
甚而文舉易簀時距未十晷顧見客至手解貂帽然
後長揖學問之力于是乎不可及矣

梅花草堂集

## 皇明崑山名官傳

吳郡 張大復 著

按志崑山古婁縣其以婁長名世者自三國顧雍始五代之季南宋祖冲之梁陸慶陳殷不佞唐王綱萬齊融劉綺莊宋邊做趙稅保適張方平韓正彥沈遵梁潭民姚辟明程沂涵桑征張漢之潘友文項公澤徐開諱元王安貞八資刺劾羅鐵木兒史文彬倪僕斯芸



復初皆一時父母千載猶良與天壤俱弊無疑者也明興妙簡銅墨得人為盛據所見所聞所傳聞斷自爲侯而下九十人敘論二人勸農丞三人作名官大傳

### 監察御史前知崑山縣事鄢城爲侯翀

爲翀字子翀初姓魏河南開封府鄢城縣人洪武二十七年張信榜進士除四川重慶府墊江知縣持母服歸補鎮江之金壇三十一年遷知崑山縣事時宇宙初闢庶政草昧庫耗胥奸根盤穴窟不可究問侯俯下車即嚴葦庫子祇候等與堂皇肅然而催糧勾軍官蔟方旁午于縣擅攊丁尤沈三姓決入厭房因禁里甲動經年歲駢首狼籍未易枚舉而官旗又娶婦生子影戶匿丁恣橫彌甚公清查解進無漏無濫又首訴匿名丁壯二百餘人上之廷 詔御史李嶽械送京師民籍犁然而諸緣文軍校多流言譁羣下矣永樂元年 詔發侯遵化炒鐵侯被命單騎日夜行而耆老王榮等百餘人詣闕擊登聞鼓訟侯冤抑且言凋敝後勢不能暫離慈母 詔就遵化馳驛送



崑公至奏免包荒積欠錢糧一十八萬三年大水奏開吳淞江淤墊者二十餘里時尚書夏原吉太常袁復為政侯條上埋塞故道與水勢衝擊所由纚纚分別言之尚書用侯言江南水利永賴至今五年持繼母喪歸鄢城甫除服按察馬祥昌言于朝謂當今才堪煩劇可福一路者無如崑山故令爲某而部臣亦雅知崑山令將非侯不可 詔知崑山縣事如故而句軍百戶修隙于侯誣侯阻撓後 詔逮京訊問事白復馳驛知崑山十三年以父喪去其任民前後治

崑凡十有八年而精采彌著百姓樂生訖者謂盪滌嗔咻之功百世不可磨滅云侯性淵大敢任事然不尚赫赫之名與利補敝一切與民更始至其物色譽髦尤稱具眼初到崑拔陳鼎于府吏振吳凱于孤童實夏杲于數歲蓋皦皦郭有道司馬德操之鑒焉後徵廣東道監察御史未久改知泰州泰安縣再徙大名清豐宣德六年以疾卒于位繼侯者山陰馬文炯宛平羅永年舊志各有傳

加六品服色知崑山縣事襄陽鄭侯達



鄭達字叔通湖廣黃州府人父庸占籍襄陽而襄陽令方以士不登籍為憂聞侯名召補博士弟子有聲宣德乙卯登省錄第六人入太學選授盩厔縣知縣撫字勤敏封父如其官舉赴部增秩景泰五年吳中飢疫非常民食草木殆盡巡撫李尚書覓之請以六品秩借侯知崑山侯至勾校濟農預備二倉盡耗鼠雀沈所存餘不能給貧民之半就給貧民沙埧藁秸又不當賑數之半侯詣府請太府發貯庫折色銀兩數萬分給諸縣推濟饑貧則太守已遣糴湖襄侯曰崑吾故知崑山民無蓋藏而就其中稍贏者可勸也則徒步泣諭中上戶得穀數千斛撤公府廢材神壇斫木得薪億萬餘束煮粥糜日飼其貧貧者奉行勾校皆有成績侯又擇良醫葛仲明俾董貧民疾疫免死者無算是秋賑田稍稔侯又念即民能復業如露處何則又市竹架屋以居之又給種焉民相謂曰吾曩者棄犬狗而食之資其皮已甘麥查已甘草木之根皮婦子牽挽乞于市旦纍纍如囚幕隸鬼籍矣使君寔生我使我父子兄弟相保也蓋崑自兵燹休息



之後及此又一再造云侯博涉經史禮下賢士嘗進老儒龔大章沈誠學咨訪民間利弊又推轂教諭陳登儒士周號俾有述于世始至之月有千夫長捕盜殺人撫幕官倚勢作威皆請寘之于法不少貸既滿考便趣裝上道請歸養當事者不允仍知崑山天順二年閏二月二十八日患瘵七日卒進士鄭文康泣而識之繼侯者京山唐素儀封楊謐臨海余璣各有傳不具載

河南布政使前知崑山縣事慈谿楊侯子器

楊子器字名父浙江慈谿縣人以成化戊辰進士選
知崑山事甫至縣即刻大猾數人笞掠無餘一縣凜
凜莫敢犯父老相與語使君故威嚴為務比白事必
問所便安日見和易問過民舍遇耕釣織紉種藝之
事及里塾子弟課誦之聲輒甚喜為言務本節用孝
弟力田之樂可永無斁見小學對課句讀必字解而
並訓之或設方畧散揭壘以勸勤惰即窮鄉蔀屋寒
暑無間邑諸生以蘇請尤加獎賚嘗突柴京兆奇勸
令薄游以自廣京兆遍遊越西諸山歸呈其稿侯笑

曰太史公周覽名山大川作史記豈虛語哉其弘獎
士類多如此嘗捐俸葺夫子堂廟而餘以表彰先哲
文墓賦詩弔古欷然與間獨不喜土木神像見則毀
之撤其材為公署之用嘗語父老曰凡所為崇亟而
事見者為其賞善而罰不肖也有吾在若等勉為善
而已矣未滿考竟以憂去後補山西之高平調常熟
有過閶閭崑吏民擁馬首大譁願赴闕借任侯既治
海虞又三年召補吏部考功司主事轉驗封司員外
郎上中懸官湖廣右參議福建按察提學副使河南
右參政進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卒錫山邵尚書寶為
侯志稱侯性介直濟以寬和與人交能以量容以情
恕下能以辭色假故與交者無喜怒而有感慨云崑
民祚祠侯馬鞍山陽俎豆勿絕

監察御史前知崑山縣事開化方侯豪

方豪字思道浙江開化縣人正德戊辰進士選授崑
山縣知縣時吳中大水外隍與民舍相連瀰望如海
而朝廷徵發之令數諫有司侯請府請緊曰非獨願
以身代計吾民不能舍令或者其有償乎被繫四十

三日崑民數千人環圜土而泣莫可誰何侯乃就獄
草奏其畧曰天災流行世所時有然未有如此歲三
吳之甚者臣豪代罪一方豈不知朝廷財賦仰給東
南誠倚東南莫如休養今日伏願渙發德音亟下漢
唐蠲租之詔令魚蝦雜處之衆少延喘息倘來歲成
熟賦可如常否者半飽魚腹半斃催逋是江南無民
而朝廷無江南矣奏入詔免蘇松常鎮嘉湖杭七郡
漕粮皆侯之力也其明年春雨漱綿水妨耕稼會撫
臣行縣侯又延步力請勘視使者意甚畧侯乃大譁

於是左陷入坎窞中老孫牽挽奔救哭声沸地使者
惻然改容為請于朝又得藏半焉凡侯之勇于為民
類如此侯才思奇逸喜自負十二解聲律二十九為
崑山令旋以母喪去其任其後徵入御史臺未久卒
平生不輕與人所師事者吾景端友事者黃河清其
在崑山獨折節吳中英秀甫所至嘗有題詠魚箋鶩
素畫意揮洒為一時倜儻風流之冠然當時宦江南
稱動事者又必以侯為首蓋已巳庚午之荒壯民有
口決世不能忘云繼侯者餘杭施德禎志有傳



崑山縣知縣應城祝侯乾壽

祝乾壽湖廣德安府應城縣人嘉請癸丑進士選知
崑山時年二十七開敏流利通曉土俗所宜而緩急
布之民安其教樂其惠先是島夷內訌由嘉興府寇
穴松江之柘林川沙窪勢焰甚橫已潛入嘉定縣界
未幾而有採淘港之敗陷軍殺將至三千餘人江南
大恐是時侯已戒嚴繕城撥守稽察非常開納父老
子弟之願入城堵共保護偶者亡何賊猝至竹節戶
涉三江口薄東關鼠跳蝟集遂逼滿山城下侯微服
乘城鼓衆作氣或望見村塢籬落有被虜蹂踐者輒
籲天號哭躬率丁壯守埤老弱運瓦石揚灰沙晝夜
力守不怠而是時鄉紳王任用朱隆禧孝廉歸有光
丁允亨秦霑多畫便宜助侯攻守庠生季龍伯徐偉
深夜追出城上書赴提都司梁鳳持諍甚力又有諸
生浦蔚鄭晉日亨陳淮等擐甲跨馬與賊接戰時有
新獲侯稍稍自堅亡何四月十三日賊薄西關潛避
板屋逼關下濡絮被裹之箭鎗不能入鑿斷声動地
城不下者一薄板角聲滿天與婦女號慟声相聞侯



衣短後手執金鉦鼓之莫可誰何顧見一老父指侯
曰但沸桐油襍廁穢熱下之虜可擒也侯如教試沸
油果得其渠魁號二大王者縛旌竿上射殺之令丁
壯雜啖其肉頃刻殆盡賊望見悲愴氣焰稍稍衰止
公循城小憩土神祠睨其像則所見西關老父者也
遂上其事列春秋祀是為有唐將軍卜文起勝去祠
不十步蓋有將軍墓云按甲寅寇亂征兵幾半天下
諸將坐索金錢搶殺覓者為首功世廟震怒遂遣工
部右侍郎趙文華經畧東南其禍愈甚至逮都御史

張經恭將湯克寬庾死詔獄至今言者雖互有得失要之客兵之禍亦少概見矣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提山東民鎗手聲言揚兵詐坑乾者偽報俘斬倭八十餘人株陶港之敗民鎗手自相蹂踐三千人無脫者

世廟即軫念東南差訪甚急亦焉知其至是哉田州土官婦瓦氏提東蘭南丹歸順等狼兵秣馬請戰張經徒以其好利輕進抑之紓遠而始有平望王涇之捷亦文華與經意相傾奪微倖一決以形其短耳都司梁鳳令提一旅逗撓不進請餉請犒竟于



不滿志而去郡守土之吏如二府任環嘉定楊旦崑山祝乾壽詎非鐵中之錚錚者耶侯既去崑山民祀之土神祠右春秋勿絕既五十年黄岡樊侯題其祠曰勝生旦為之記其畧曰神敎一日之靈令竭三旬之瘁民數世而戴之誰謂民不易德者而要之盡瘁如侯斯亦千載一遇矣其後又十餘年侯與樊並祀南山蓋新安商人某等琭祠樊侯奉侯像而義起焉以知民之不能忘也

禮部主客司員外郎前知崑山縣事祥符王侯用章

王用章字汝平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以嘉靖乙丑進士選知崑山既抵縣趣吏抱故牘按所部田賦及諸奉行催督之籍周覽竟日嘆曰崑民不勝逞矣賦繁而役重焉如此哉即如上戶產易盡耳即民富豈能知錢穀出入之數而輸總縣總否者總軍儲總部十年之間其不蕩析隸尺伍者幾人耶于是詢謀父老由算其便定雇役之法清改兑之弊免儲總之役期年崑民大悅會撫臣畝頭粮長之議下侯喜曰賦



長其有賴乎凡吾所咎民之領賦者飛詭為甚蓋畝甲有限而詭寄無窮故有一畝之内了無現田一甲之中寂無丁戶巧者寄靡于鄉紳拙者飽暫于公府賦稅何得不詘小民何得不病耶然欲清飛詭必先清畝甲之路乃下令嚴限推收攢造徵冊令主賣者不苦原戶催徵主受者不至客戶影射于是七十二區之田盡出而畝甲中各有人矣侯乃按畝照田戶以編役按區照畝甲以撥運役均賦省民欣欣有樂業之慶云三年入計考上上時薪鄭在政府嫺以奚

秩颯侯意欲他調侯謝不可曰吾不忍蚤成于崑而
卒去之夫豈不知東西南北惟命哉政府卒從侯
志而崑民大譁于當道者惟恐失侯旣滿秩當遷則
又譟諸闕號嘑于是執政者增侯秩貳守常州治崑
如故聞一往常州民又惟恐侯不早還崑也旣七年
召入為主客郎侯乃喟然曰嗟我故不能提臬恐息
久廢折責務人前而我清夜料理治崑狀庶幾不負
此一方民亟望廬而返賦詩飲酒不復談天下事有
御史大夫以年誼求見者侯拱與謝之終不肯與世



接侯性謹敏搦管千言都下如河漢無極即勞心撫
字時不廢投壺雅歌都與宮詹王定禺山人梁辰魚
為讌歌管絃之歡常慫恿沈氏文華山園排細輙竟日
曰吾崑山一片石乃為孝廉影占耶輙索酒飲之盡
醉乃罷侯所獎拔皆一時知名士初不識今中丞李
同芳一見嗟異令就務廟單恩選果得雋侯大喜又
上舍顧允默名下士也方應秋闈試而臺責逋賦甚
急將加罪侯召其家督數之曰取若等敗乃公事有
我在無令郎知楚其氣亟如約免耳益其天性憐才

如此侯晚歲舉三子廷樞廷棟偶至崑有老氓言傾
慕侯者邑人士擁覲之無弗掩涕又有結髮者特百
錢泣曰毋亡留此錢嘱其為致辦香報侯不意今日
得見公子也敢以請公子揮淚謝却之其人嗚咽不
勝而去時侯去崑已五十年次子廷棟天啓甲子河
南鄉薦侯祠在玉柱塔左邑紳朱燮治李同芳支可
大徐應聘等建

南京太常寺卿前知崑山縣事邵陽劉侯應龍

劉應龍字在田湖廣寶慶府邵陽縣人萬曆庚辰癸



進士第明年辛巳蒞任崑山時吳中大水廣民艱食
都相嘯為盜公甫至便單車巡行勘視勞來不倦是
歲有秋民輸租狼戾黠弁禽緣為奸利淆亂斗斛務
以魚肉吾民旗軍恣胸臆白晝斂起捽人于市倉猝
至公前公訶斥之不聽嘖有煩言公怒縛旗軍召弁
平量而去伍儈審肅御史有入于弁劾奏公左袒賦
長幾開軍隙廷論直公無害時江陵當國清丈田畝
公白御史崑山自周文襄公清丈以來二百年間生
齒日繁民居稠密勢不可丈而田額固未嘗減于往

昔國賦如籾不如勿丈便御史又劾之公又無害久
之召入御史臺四川道監察御史巡鹺淮楊終南京
太常寺卿公為人樸魯有識力猝遇非常都以色意
消之其為政務遂下而直上苟不便民必以身任其
責雖摘挫無悔在仕五年絶無儌〻自見之政有諷
之興芥利者輙笑曰吾居此遂久日惟除害不急何
利之能興與人語郷恂〻長者而告者之意色雖在
五臓之内萬里之遠皆知之一郷紳謀譖其所不快
者為公指數其事茂〻萬狀皆出之嘻笑問從史其



力公曰夫如是將自及紳慙沮而退益其敏而有度
類如此丁亥公在北臺吳中後大水甚于辛巳公疏
請甚力詔免崑山秋粮數萬人有見公京師者談欽
委至無異家人父子或指其所御供具曰故崑山物
也公既去諸生陳嘉猷張大復王安鼎俞良棐陳朝
禎等先諸父老祠公馬鞍山下春秋祀勿絶

禮部主客司主事前崑山縣知縣曲周聶侯雲翰

聶雲翰字搏羽直隷廣平府曲周縣人萬曆壬辰進
士除授崑山知縣侯長七尺容止軒〻士民擁馬首
觀之已心懾侯又聽其議論敏辯酬荅如流私相語
曰嚴父也然吾等可高枕卧矣既蒞事搬桀揮洒六
曹吏抱牘候押一無所闕詭期年幷編賦役侯按上
中下差列為三等覆閲戸籍抵畝則飛洒不可辨侯
曰凡所據役于官者為有田也户清則田出田出則
役均乃為總其戸役畝而校之自畝零以上至百千
萬計名虎頭鼠尾冊照冊編役自郷紳學士優免外
一體輸當㝡無譁者當編户時見有僧田若干與民



田錯侯曰賦長催租于僧不虎狼耶則取僧田自為
里甲相徵輸而又以其賦排恤狄曰毋令此輩免賦
長催更為兊軍魚肉也故事里甲在郷謂之排年在
城謂之坊長役等耳而坊長戚應上官一切帳具脅
命煩費十倍排年侯曰嘻此令民弱者怨其故習而
強者憑射為奸利矣則取庫銀自為帳具隷會計冊
中以時修輯而責掌應于坊長遂置為令侯蒞事精
敏至于纖悉莫不畢舉修繕城坪所度丈尺幾何甎
灰木椿幾何役夫若干人工費若干䌇損補邪移若

千件皆屈指籌之不握筭民以為神嘗有役捕盜者
户田二項餘侯問役若隸也而田二項耶役以祖業
對侯笑曰即崑山之盜為若祖耳盡其洞悉民隱巧
論事如此治崑四年野無吠蹤之警户無夜吠之厖
吏民相與語曰初以侯為風為雷者也而竟于為日
為雨若此哉前後所校士如燭照然嘗鐫上首弟子
課義十二人称為必得之技侯甫離任而絡繹榜頭
者十得八九矣乙未召入兵部職方司主事有鹺者
賚引金數百溯淮涉河以例請侯笑曰故非辭例以



貴薫由憶在崑時曾弛鹽禁令若等不得志焉盡以
償若侯才大而見析㮣清不自喜亦嘗自許吾于崑
即未能有利必與故欲無弊不革矣既官職方諸將
吏懍懍敝過不暇嘗病背疽與同侯官吳中者公安
袁宏道往訊之談既竟日亹亹不倦偶及三吳水利
侯具言吳淞白茅諸要害處如指諸掌公安自謂弗
如云未幾告歸曲周卒

予告侍養崑山縣知縣黄岡樊侯王衡

樊王衡字玄之湖廣黄州府黄岡縣人細瘦骨立自
少有正己物正之志初以萬曆乙未進士知縣商城
晋華係歌馬快之弊商民翕然稹化曾鏤使懸陵侯
僱塞不肯下直指憐侯才請移崑山或謂侯崑繁商
簡崑不可以商治治也侯笑曰自惟繁將治之以簡
既抵縣按故侯曲周牘喜曰賴先官之義聊為曹參
諸所為平賦均役通商恵工禮賓客肅曹吏者一視
曲周所剏量而緩急布之或自以其識力足成之崑
賦四十萬隱竄萬端侯勾校數日悉得其弊孔所在
不差毫髮或謂侯豈神人耶即開敏如曲周猶累月



得之侯笑曰吾豈異人哉吾第于平居訟牒中默識
其飛若干詭若干某田浮役某役浮田若干十得二
三焉又証以徵逋之籍十得五六焉又詢之鄉紳又
試之胥吏十得七八焉君子曰仁哉樊侯細其念以
寧民侯坐堂皇治爰書析繭擢絲必肖其物有告訐
者諭以禍福利害勸之息民不可則姑聽之又勸不
不則兩造而剖之無論勝者生色即受禮無怨曰侯
寔生我而我致死之也期年縣亦知有事六曹吏相
約為字學多頭罷者又一年且不知有令間析一二

不逞之徒堂下呼喝而堂上朗々誦華嚴經默証卞
心不負矣庚子上計吏不待一鉞往卒錄吳等議召
入兵部武選司主事不果則又單車詣縣而縣治亨
責浆屠狗之家充斥旁午侯笑曰若以撰侯不復〻
耶諸屠沽撿帘罷市街弹寂々如初先是縣官責逋
賦甚亟奪長吏俸及崑々逋可二十萬侯惻然曰、、
民逋賦時吾甫數齡耳今其人少者壯々者老々者
死吾何愛數月俸遂忘此不可究詰之民哉止不徵
民亦輸負恐後居頃之部又責舊編數千金侯又〻二



之隨𨛲該縣節有銀兩照數補價民不知也有寄戶
長洲縣者叱其奴崑何得無此故知之侯病咯血嘗
請辭既數日出事々則又周思故侯之蹔革未盡者
已革復竄入者陽革而陰未然者如皂快之爲燈夫
門役之爲輿夫皆可爲百世不易之法君子曰由周
之妙賴侯守蓋愈守而愈通其變爲不可易焉侯嗽
食日不過二器不齋素則食二鷄子在崑六年未嘗
製一鮮衣接士大夫以禮撫百姓以誠信待諸文學
子弟有禮而不廢其情嘗被學使者檄令鼓門禁簿

稱諸生妄言事者侯笑曰故欲求士聞令過何以禁
爲萃署云求瀉毫生以斷當侯之世士頻知自重云
無何父吏隱公煒有疾時部議處侯吏戶禮工諸曹
郎矣侯亟上書臺司曰職年十六已遘虛損嘔血之
症杜門謝事者五年幸而愈又杜門如故者五年幸
而叨甲乙之科選除河南商城縣知縣調停鑛稅前
病後發二十六年調赴今任事冗民囂病發益烈屈
指今日誠不自意妄以危困之軀遷延此地荏苒五
年此五年間自知罪孽如山徒以咫尺理々之守士



信民懷逆巡歲月然而兩年之內職病益深無句不
發時對客嘔血時伏案咯血此萬耳萬目所共知見
非權詭也職早夜自思危如朝露而蚤白在堂後嗣
未啓不覺骨悚毛豎顧戀積年之勞希尺寸之效牽
纏不能自決職則非人前月二八日忽家僮樊守持
書來報職父陡患中風昏迷冷絕合家環哭未知所
爲越一日復甦手足不復能舉語言糢糊時閉目呼
職名職聞痛烈血湧如泉又家僮樊伴踵至稱父苦
狀多端病勢益添晝夜號呼時問兒子到否偶寀片

時或假聲動搖即驚起曰二郎来矣孰知非是長嘆
悲哀盖因職為諸生時杜門十年與老親周旋日久
故今昔上相憶職言至此肝腸寸絶血盃騰湧此亦
左右僚屬所共憫惻更非飾詭也就使此身堪殉鷄
肋恐心不念病父職之良心未盡泯滅其何顔面立
于天壤之間又况抱病有素心事如麻頃刻不能強
恐於繁劇者哉伏望鈞臺憐其萬不容已之情察其
必不可留之勢俯賜題請照例休致不勝感激候命
之至臺司覧書愕然曰及瓜代矣何斬絶乃爾耶亟



草慰留語纚纚各數百言而侯又上書曰頃者以職
身病苦難堪之狀及職父委頓幾危之情輸瀝具申
懇請休致原非貌言欺上謂必情真見允不意鈞批
下縣示蒙信許本月十六日又得第三家報職父病
狀漸篤旦夕間安危已不可料職本久病之人自家
報特聞肝腸層殞至今病卧床間固已游魂幾絶非
復全生縣務如麻寔難供職切職父今年七十三歲
所得中風之病手足偏枯寢食久廢起卧由人大肉
盡脫即幸而得延不過數月之間况造物操柄莫覺

莫知異富昔人所稱報劉之日短耶今望子来訣恐
兆相呼職雖石人能不悲咽夫问類有難猶且饑不
及飧朋友見格尚欲奔走相赴况乎人子能堪斯恐
職遭此酷烈身不自保安得保此一官職豈不知量
移在邇委成可惜無奈父之呼子聲聲是血子之憶
親日日如年情當至慘念不及此耳倘上人過為矜
念謂職四旬之強仕未登七年之微勞可念則願處
職以乞恩改教之例姑留一線于異時以侯進退之
自決特准馳遂于即日以全父子之至情不勝大願



是日侯拜書即行吏民遮道留塵塞城巷中馬不得
前乃乘夜遁發蕭然而奚奴舁一竹簏而去許觀吉
顧謙開等梯石麗澤門錫山高攀龍為之記又二年
侯卧邑崑小民巷哭如考妣捧土揭木遂特祠南山
又建祠玉山繞崗水旱必禱于侯春秋之祀至今勿
絶侯志在聖賢學求聞道嘗師事張甑山先生蔬食
廉蕪七越月慕尚海忠介自謂不可學絶羶離群獨
與漢陽李若愚為氣類交而友視介弟玉衡其在崑
山也王文肅公錫爵知侯特深嘗撫侯背笑曰崑民

肥矣如公瘦何既歸養則又題書於侯曰吾臺脫屣一官寸緑不掛此不肖平生飲氷知甘者第六年宦索不熟布禄養資清苦如此能不為太公作嘸貧想乃真學問矣蓋侯宰割一方江南士大夫爭先快覩如景星鳳凰故其沒也海虞瞿汝稷以辰州守為侯定嗣歸安茅瑞徵以知縣編志華亭董其昌以提學建祠謚侯曰孝介先生而地改續詳具侍郎郭正域編修王衡志傳中

太常卿前知崑山縣事南昌王侯時熙



王時熙字緝甫別號止敬萬曆辛丑進士初選知河南府靈寶縣靈寶古函谷地醇簡僻小不足展公才用遂以三十二年甲辰移知崑山崑山當龐樊相繼清風大略夐絕千古邑人士目矚公甚厚見公器度崇偉磊落肝胆在外巳心下之然一時無所試其才平獄登賦奉而侯約束惟謹民以寧一臺使檄下所司得以便宜白事公條上官戸傾銷蝉口籍、嘌公公屹不動曰吾固不欲傳舍其官稍計長久乃諸大夫不肯自為計耶巳又檄下議領度支公持不可曰虹霓鼻息無故且啖食吾民乃又傳之以翼領度支乎嚚吻頓息御史楊廷筠敕按蘇松先期送母還越道經吳門有境外鄉紳抗御史鄒卒者為所窘詐称崑山令御史以是恨公檄公典武試色意甚惡公坦衷亮語無半吞後吐之節既旬日而御史色解出語臺使風其曰崑山令大良何必減漢循吏其如負性不能忍重鷩老母公關終不置一言辯也竟以御史薦遷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孝弟天性為政好古教化而絕不能容其閒閒者初在靈寶有兄弟爭產不肯



下露齒相狠如仇讐公察其人直人朴耳每受詞兩人者輒匍伏泣訢更寒暑終不聽一日內袒詣縣願相讓公笑曰若毋詐耶其人叩頭泣謝曰曩者赴鄒亭以其情訴公見公執轡而迎其兄甚謹某等懷慙而還昨者鄒亭之餞又見公兄弟臨風灑淚也吾獨非人哉公嘗以其事語崑之人曰吾終不願我獨為君子崑即去靈寶遠固是天壤間耳公性強記給事于庭者不下万指一見其後無弗識者或者謂公繼而庚起崑人目躭、矚公万端莫能間斯其風略直

通兩侯矣至其兄事沈應奎于博士尊禮張大復于病瞽表彰孝子王安鼎順婦秦氏于獨斷皆有古循良之風焉

崑山縣勸農丞蕭山金公華

金華郘興府蕭山縣人性慈和有質不與物俛仰正統初選受崑山勸農丞先是崑山比歲不登華到任時洪水為虐朝廷責所司賑勘秋災甚亟公奉堂檄當往見民舍飄搖洪水間嗷嗷麥查襍蘼蕪菽食之公終日流涕身行汙邪中自辰至酉都不肯嘗食寅長



議報蕭然公法然曰民饑如此據所勘游青薄報二頃僅以償賦猶不能當十之二三倘一旦司農田泳會計民能拷履受鞭扑乎即長吏亦坐秋糧正折遣矣不如報全災使條長詢足曰公受檄則柰何公曰吾寧以身當之猶愈于目擊吾民食麥查不給而襍之蘼蕪也是歲竟得詔免秋糧如公所勘先是飢民爭起為盜閭井蕭條室家都不得相保及是稍稍安其養生送死樂業如初未久卒于官邑民為位巷哭如喪考妣云

崑山縣勸農丞南樂石公肯構

石肯構直隷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歲薦選丞崑山骨相道雅美鬚髯士大夫一見公輒相賀曰吾鄉水廳多廉吏當又見石公耳公亦雅自重不踰自斷小之居月餘廉得蠹猾根連株結窟穴不可窮者五六輩摘其狀扑殺之胥史震慴長吏不責其擅稱廉無害云公嘗讀邑乘見宋丘與權講水利崑山其畧云西治小虞浦自顧村至鰻鱺瀼東治新洋江自朱涇至清水港北治山塘自南山至于東淺諸涇六十四浦



四十四塘若干自是陽城巴城諸湖瀼皆通田無汙淤民不病涉公訝然曰吾北人不知其利若是乃請長吏得以時勘視遇諸港淺滯及岸塌不治者輒勸佃戶自為之曰夫非若子孫利耶佃戶所不能給然後聞長吏請官錢補助之而是時民方勤業歲卒有秋故公得以其間潛修水利而民不知相視之日野艤撚舞港濱閭所供惟杷韭水薤風雨蕭蕭欣然自得性不飲酒一青布袍五年不易士大夫以禮際者即菜茹無所受亡何病免官舍僚長檢其橐不十金

還櫬時送者數千人鄉民不時哭臨遂祔木主祀楊柳塘先生野鶴軒中

崑山縣勸農丞鄖陽李公三省

李三省號思東湖廣鄖陽人萬曆初以歲貢授吳江主簿考最陞崑山縣〻丞〻職水利而崑山頻年霖潦歲比不登公乘小艇自移米粟搵醢循行阡陌間十九居外未嘗受民一雞一菜巡歷市猾必叱辱之毋令得志胥吏窟穴能一〻分別其利孔所在而平抑之不以得情故沾〻自喜襯章華帶常質子錢家時大務牢嚴清當計吏語人曰居官如李丞天下豈復有墨吏哉亡何病死縣令劉應龍躬視含殮顧見狀笄無幣流涕竟日太常卿王世懋臨其喪嘆曰天固不可問耶若人何為至此公在吳江嘗置一竹兜出則舁之櫬還之日惟一僮持喪行竹兜外無長物劉公從衆議奉木主祔祀楊柳塘祠



崑山縣教諭嘉興朱公冕

朱冕字士章嘉興人剛方沉毅務以廉潔自律其身造次顛沛未嘗簡率正德初掌教崑山公首定科條一遵卧碑勅諭懸範後來不少假借朔望陞座令諸生拱站班次拜跪排散講課之節諸生凜〻如在朝廷稍不如儀必更序演為之常至日昃不肯撤而諸生畏公半哭亦彬〻相應以舉律身度之學無敢譁者月有課季有試雖晦明風雨寒暑非常不許後時或夜闌燈燼必潛行號舍間嚴察勤惰或秉燭叩門與諸生辨析蘭摧毛標位精與乃至烏啼月落意乃大得數年之間學行璀璨高科聯起如張憲副和郎中務棻文莊盛鄭進士文康沈憲副訥孫秋官瓊夏



御史璲瞿郎中泰安梁平定昱周東安泰布列中外茂著勛動無弗出公之門者崑山自開科置學士有矩度始基于陳公潜夫再振于林公鏜然皆風雅相先文行相砥礪猶不免浮靡釣詭之習公至力刪之士習又一丕變矣公嘗語諸生士先器識豈有身不中度能為朝廷厚植標幟有述于世者乎公既歿百餘年學者猶稱南菴先生談說其事凜〻也葉文莊公嘗表其墓

南京光祿寺卿前掌崑山縣教諭事武進沈公

應奎

沈應奎字伯和直隸武進縣人萬曆辛丑以乙酉舉人選授崑山縣教諭人曰沈先生異人也足其才分固將經文緯武為海內推如春風絳帳何先生至則晋絕削墨進諸弟子提耳誨之原本德行講明經術然不肯小技制科義曰士人先貴之信獨在于是諸弟子彬彬相應以溫密深至之文展采流葩題情煥發先生喜為設醴春非相與談說當世得失之務鑿鑿可見行事諸弟子退而各自得也癸卯之諱一



郡搶攘先生挺身慰諭蝉口捐瘠立脆無辜生者千人說者謂大厦將傾了不知震風鼓盪蓋先生明義理切事情其于利害是非之界瞭如黑白人莫能干之以私即懷其私說意欲徼倖于一試至先生之所澌然返矣故曰擾觀量猝觀守惟先生近之有胃濫生與其主關而露刃敗者先有入于御史先生爭之不能得急起解綬謝御史御史愕然疑為解人曰沈先生脊如鐵此始見其一班云而先生不自喜也退而廉諸弟子之生無養者貧無葬者長無娶者舍館無定者遷徙不能自致者孤童無怙恃不能自奮于文學多設方略數捐貸以周之而是時南昌王侯雅重先生相與修葺文廟祭器表彰先哲墳墓子孫亦略殆盡先生曰嘻我故首翁籍下入聊為其事而已矣乙巳遷南京國子監助教先生曰我嘗慕楚黃樊孝介之治崑山後先不相值也孝介死而崑山民禱祠之我欲為之孫代孝介因以通焉我朝夕對衛洗馬庄故石天下奇石也挾之為友五年于茲故以此自礪矣且別獨奈何為賦奇石歌一章與公孫百章



而去諸弟子建祑遭延惘惘若有失縣為罷市後以國子助教出守裕州拾活流亡二十萬人遷入白雲司欽恤山東及遼而返活數百人後守汀州諭散左道數千人所省巨萬萬先生神明湛寂事至立辨助教時已為福清所欽矚引諸大事而孫侍郎鑛鄒大理元標劉翰林曰寧各相師友云

論曰予嘗作名宦大傳傳者七人要舉所見聞之詳悉者言也石南樂李鄭陽清風勁節不肯以丞貳少沈志就所耳目斯何愧一第哉附之傳後

焉而令口碑漸出人間詳矣劉邵陽王南昌先後淪沒其傳不可闕也苟侯而後朱嘉興以諭顯金蕭山以丞著凜凜皆有開創之力矣予得採為傳合十五人

高皇帝置郡縣設官爲縣有令有丞有簿有尉學有諭有訓此數官者百姓之所以生成也崑山二百年來其以令著名宦者十人外故有山陰馬文炯宛平羅永年京山唐素儀封梅謚臨海余紱餘杭施德楨主簿南海王貢通典史岐山韶蘐皆不可沒而寥寥數語外無他考焉不敢妄溢為傳其布在人口未立傳者則有正德鄧文壁嘉靖朱伯辰王應璧彭富天啟蘇寅賓縣丞方鋐 廉勁有為見司志 王養民 漢陰人明敏任事 教諭陳則 崑山人見薦舉 蕭引之 明春秋見周志 周謨 俊敏有鑒識後為御史見周志 吳宗周 古雅君子見周志 宋茂時 有碑 吳敦本 謙恭朴實見司志 林輿 以文學稱見周志 計坤亨章廷堅林士挺訓導陳潛夫林鐘 俱見寓流 季龐 有文學修崑山志見方志 蔣貴達 質直敢言見方志 張倬 通詩經工古作 周璿 重厚淳謹見方志 王儒 確實溫雅見方志 陳謹 篤實溫恭死無以殮見方志 張爵 平易開爽士得禮經之傳見周志 張汝才 有碑 劉文正 性剛直以累去官 楊汝諷蔣之芳堵應鐖尚亦有待焉已嗟乎士人砥行立名足可傳於世豈易哉而今沒沒無聞乎又安在彰往而勸來矣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　終

原缺

題補訂梅花艸堂人物傳

崑山人物傳十一卷故明張元長先生梅花草堂集之一也聞之前輩謂先生文不苟作々必淋漓盡致嚴情欵絶極其意之所之務俾曲肖夫人而止要其立言必準諸忠孝以為指歸茲刻付梓行世已久字畫漫漶故失幾半歲癸巳先生之族曾孫阜才檢所存板授余曰殘缺雖多文獻攸繫子其為我藏弃之余自問謭陋方懼不足以辱良友之命乃不數年而阜載又賫志以歿悲夫余惟物之成毀雖各有數其一段不可磨滅之品英貫金石而泣鬼神則固有歷久而



崑山人物傳十卷名宦傳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張大復撰大復字元長崑山人與歸有光同時是書舊本名曰梅花草堂集而以崑山人物傳崑山名宦傳為子目蓋皆編入集中故總以集名實則各一書也先是方鵬有崑山人物志六卷此則斷自明代起洪武至萬歷得三百餘人其間父子祖孫以類附傳畧如史體又於宦是土者取十五人為名宦傳附之敘述尚為雅潔而詞多揚詡亦不免標榜之習其名宦傳別有鈔本題曰玉峯名宦傳析為二卷佚其中王南昌傳一篇僅有十四人又佚其論尾數行蓋傳鈔脫漏不及集本之完整也